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一部  
第一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B25/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一一〇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石龍菴詩草六卷

〔明〕徐學詩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三年重慶堂刻本

一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明〕朱曰藩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八四

石室私抄九卷

〔明〕魏文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七八

白雪樓詩集十卷

〔明〕李攀龍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魏裳刻本

四七四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四卷

〔明〕李攀龍撰 宋祖駿 宋祖驊補註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宋光廷刻本

六一一

石龍菴詩草六卷

〔明〕徐學詩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三年重慶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龍菴詩草四卷附刻二卷》提要

諭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爾直遺三代氣塞兩間甲第蜚

英西曹飭法辨冤獄於廿載活繫囚者

千人迨至遇變發奸忤權鷹杖天高君

遠振如孤鳳之鳴山重葉輕矯若冥鴻

之翮放舟謝客刺逸屐高風偕箸籌軍

石龍菴

諭祭文

一

徭仁言利溥暨下賜環之詔特晉銀臺

詎演易簣之期曷司袞職雖崇階之已

贈奈加邊之尚稽特勅芳酌於故邱用

追忠魂於往禩如存盼蟹式克靈承

勅命

崇禎七年歲在甲戌十月 日

之寶



重刻石龍菴詩序

士有得天地正性忠直劉方為國指斥權奸言人所不敢言蹈九死而不悔雖志抑未伸其氣節自足不朽豈必以能文名哉埽闕一疏廷辯數語此即文之

石龍菴詩序

一

磊落軒天地者較雕蟲小技求工字句聲韻間孰短孰長孰得孰失余竊於上虞徐氏重刻先賢銀臺公石龍菴詩不覺三嘆也明世廟時奸邪嚴嵩父子柄國先後直諫諸臣得禍最烈者

曰楊曰沈廷杖牽不死削籍家居十有八年遺詔復召晉秩卒於中途而學行最純者曰徐明史具載凡讀書者莫不知公為一代偉人明尚氣節頗倨東漢嘉靖當正德後部曹爭以詩才

石龍菴詩序

二

勝館閣李王諸子名聲籍甚公在林下篤於孝弟沉靜淵默既不以氣節自矜間有詠歌亦無絲毫怨怒意摹倣變雅離騷不讀畢公原序及何公名山藏不知公涵養性情之功實出諸公

上也至聖稱志士仁人論者謂  
慷慨捐生與從容就義稍有不  
同如公殆志士進於仁人者耶  
方其應詔上書家人皆不知固  
自公必死以冀君之一悟乃得  
出獄為民父母相賀素位而行

思不出其位在國為忠直剛方  
之臣如疾雷發聲能使妖魅喪  
魄在家即為恭謹溫良之子養  
志承歡又如春風冬日可親可  
愛王龍谿最重公德行招以講  
學則堅辭不從公蓋深知講學

漸成黨禍其害必流於國家不  
可不預防也公節氣言所當言  
名心早絕即諄學義事猶毅然  
不為况與小技較量長短得失  
於字句聲韻間乎詩不存稿隨  
興所之其孫采輯成集經百數

十年後人能再付開雕皆非公  
當日所料及也然以後學教公  
氣節慕公學養則是刻也亦足  
以見公性情之正深於詩而不  
失之愚云

曾

乾隆戊寅十月望日天台後學

齊召南書



右龍卷詩序

五

明史列傳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援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培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成都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

右龍卷  
列傳  
一

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蘇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嘆憤而無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于陛下陛下亦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



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  
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  
禍之于正言之時莫不假事托人陰中之于遷除  
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暘陳瑄御史謝瑜童漢  
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  
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  
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  
脩隙耳帝于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  
優詔慰諭嵩疏謝伴爲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

右龍卷

列傳

二

詩竟創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  
里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  
朱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  
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悉嵩所爲嵩疑學詩疏  
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迎和門辭  
特旨畱用嵩患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譴于帝  
竟杖殺之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常州  
推官擢御史嵩爲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桺  
謀襲郡王爵秦府永壽王世子惟熿與嫡孫懷增

爭襲皆重賄嵩嵩許之二十年八月經指其事劾  
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辯帝乃付襲爵事于廷議  
而置嵩不問嵩由是憾經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  
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  
十斤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  
副史談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由嵩報復也穆宗  
卽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陳紹終韶州知府

右龍卷

列傳

三

石龍庵詩草原序

往

嘉靖時分宜父子用事以片語榮辱生殺士大夫士大夫建言有纖芥及嚴氏父子則

天子立與杖論死謫戍謫爲民無倖脫者刑部尚

書郎上虞徐公首攻嚴氏語最悉

天子意不能無動會方士陶仲文爲嚴居間遂遠

公於理然猶暫停其子世蕃官公謫在野凡十

有八年

石龍庵

畢

穆宗卽位亟召公爲納言踰月卒公卒後若干年

而公孫爾一登於賢書始錄公之詩稿屬池陽

畢鏘序公詩無稿今所錄者皆孝廉爾一搜訪

於親戚故人與其諸父伯叔諸父伯叔又或

於記憶多誤謬篇或不全止二百餘首畢鏘敘

曰此吾故人龍川徐公詩也平澹而閒雅溫柔

而忠厚奇興在林皋草木而忠君愛國之意未

嘗忘此固吾故人龍川徐公詩也方

嘉靖之會多知名士哉直言則楊兵部繼盛趙御

史錦沈經歷鍊給事東而文章則宗吏部臣吳

給事國倫王刑部世貞與其同舍李攀龍徐中

行號稱五子此五子自爲標目名重天下卽沈

公猶倖倖喜以其直自見而公惴惴羸弱如不

勝衣於二者之間皆不屑也乃直言之疏則公

最先上自分死矣從容定身後計家人不知也

明日就逮晚會賓客笑談引滿恬若平時賓客

不知也旣杖而罷官亦罷其父安寧公官父子

夷猶溪山閒觸時吟咏隨手棄去意不欲以著

石龍庵

畢

作令後人知也今取其詩篇讀之才情豈必減

當日五子哉特不爲五子色澤耳同時直節最

著者無如楊兵部然未嘗不手錄年譜以付其

子使示後世前古節義最著者無如靈均乃離

騷山鬼諸篇亦何其牢落不平若是公詩旣一

出於忠愛而畧無幾微感憤之意併不欲以其

語示後人然則今日而欲以文章節義知公者

非公意矣雖然在後世烏可以不識公之文章

節義天生孝廉使爲公後固欲使公有知于後

世也老臣銷昔逮事

世宗皇帝親見楊公以直言死濱死不回見徐公

直言不死亦濱死不回生不以自異每縉紳先

生枉顧而問

先朝遺事及當日廷臣誰最賢者則輒爲拱手舉

徐楊以對

肯

萬歷丁未年夏仲戶部尚書池陽年弟松坡畢鏘

謹序

石龍庵

三

石龍庵詩原序

嘗考

世廟時言事者則嘖嘖以言徐先生云先生行畧  
具在鏡山居士所爲傳中厥后寔多賢者孝廉君  
其孫也君來諭分弟子時手一編示人曰此不肖  
王父狀國史家乘班然可睹已又蒐遺簡得先生  
詩如千首謀諸副墨以志不朽而屬分水令龔承  
先爲之序夫古來悲憤之士每托歌什以鳴其不  
平如楚屈子則最著者當時上官大夫構蘭袖等  
爲奸蠱君於耳目之側而靈均不得行其說走吟  
江皋繼之以死斯可謂奇於不遇者已至今讀離  
騷九章諸辭蓋猶有濤飛雲白山凋木落之象焉  
而說詩者類取其忠而傷其怨夫騷上無知已下  
無同調四顧煢然卽欲不怨而不可得也乃今觀  
先生詩颯颯大篇殆忠而不怨者歟夫絲綸之地  
父鬼子賊不減於上官氏托窟妖狐授機嗾犬播  
弄二百年來搢紳未有之難不減於子蘭鄭袖輩  
而獨忼慨出一疏以磨虎牙痛哭流涕長太息而

石龍庵

墓

四



言之幾與楊沈同禍此夫衷所鬱結亦不減於江  
臯憔悴叫帝呼荃也而先生何以不怨蓋當疏上  
之日

天子已心識先生忠故爲拔去眼前丁以快其志  
而繼是言者愈出愈奇爲朝陽鳳不爲伏下馬若  
浩氣丹心之詠卽斫頭陷胷無所憾此固屈子所  
不能得之懷王與景昭諸人者而先生獨能邀知  
已於不可測之聖明結同調於不畏禍之羣詒則  
又何以怨也故其爲詩情深而不刻氣宕而不佻

右龍庵

不集

五

溫厚和平而不使人味之易盡晚年更銘圭隅發  
道妙于音律而春風所噓當者心醉豈若是意氣  
自矜鏘文周以爲奇者哉愚于是悲屈子之踴厲  
于才而猶未躋夫道岸也夫不遇而怨卽賢者不  
免先生而不遇也怨乎曰不怨何以知之曰先生  
嘗道之矣自喜一節者不足以進全德之地未免  
鄉人者不可語于賢聖之徒大哉斯言人品心術  
舉由此造固其學力所詣亦天性然歟然則此嘯  
吟之餘亦止性情鼓吹未足以盡先生又何必強

實楚騷之旁而定其怨不怨否也愚愧不文無以  
闡揚先生萬分一屑與孝廉君同官五雲之間且  
附有年誼世講莫逆故不可辭因爲誦其詩論其  
世其人而僭贊一言云爾

年家晚學古泥龔承先頓首拜撰并書

右龍庵

不集

六

陳太宰手柬

走 善病柴立闕然久不

候昨聞

駕從有意乎辱臨之也徑燕身親不敢以當

重客是用布辭且 不佞 蚤聞教於

先翁矣夫既以交臂失所侍而

金石之遺

足下又不鄙而命爲役是 不佞 所上効諸

先翁下藉以托不朽者併在此舉何敢自棄焉

石龍庵

陳

七

惟是哀憤迷忘業屏筆研不復理如其以無

當而浣

大業安事此爲竊願

足下之改而他屬也忝來以

札慰焉申命副之

腆貺竦汗何能當無已敬領

先翁遺稿將奉以卒業倘邀

福延視息或幸窺一斑當効片言第不知此

生何如得終役否區區之衷盡布諸左右惟

足下委照

諸貺藉手璧

上臨楮馳誠

十月廿二日有年又頓首

有餘

石龍庵

陳

八

黃山人手柬

承

命閑

尊王父集不穀以坐疾稽之至壯月而始卒業

尊王父作大抵渾淳不漓天真朗然自是白地

明光不穀辱以

親昵味同骨肉稍綴以越廣

足下與

尊公細覽之知足爲宮錦累也日者聞

右龍庫

黃東一

吾丈灼艾頃相請北上何日病夫皆未盡傾倒

冀以後期爲懽旬日時切懷思力疾八行不

悉言

脊弟之璧頓首

左長

考訂諸公姓籍

陳有年心穀餘姚吏部尚書

車任遠遠之同邑山人

陳治安爾道會稽邑西

葛曉公旦同邑山人

黃之璧白仲同邑山人

孫日章蘊父仁和國子生

劉以聚會嘉分水库生

諸公各有訂正至于句字之殘缺者多由黃

山人訂補圈以表之不欲混實也

校正同門子侄

侄

右龍庫

鄰士午見任保寧府同知

良棟辛丑見任四川按察司廉司

如翰辛丑見任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

侄孫

震丁卯見任大理寺評事

宗孺丙辰見任工部管膳司員外

景麟己未見任太常寺少卿

人龍丙辰見任工部尚書加一品服俸

觀復庚辰見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

景行壬子見任山東德平知縣

曾侄孫

宏泰己酉見任南直隸縣教諭



參閱

劉康世庫生 章士正伯廟分

章華國發甫分 從正實泰鄉分

重校族孫

白修庫生 夢旦庫生

一飛庫生 自倣庫生

倬庫生 維焰庫生

英雄庫生 殷景增生

登雲貢生 嶽降庫生

石龍巷

殷邦貢生 尊德庫生

繩武庫生 修德庫生

繩木庫生 士龍庫生

華國庫生 繩模庫生

軾癸卯侯 騰壁庫生

水若庫生 袞衣庫生

穀增生 受采庫生

賀庫生 思東庫生

英貢生 月士庫生

錫祉庫生 錫山庫生

鳳來庫生 興周庫生

之驛丁卯 錫川丙子

芳癸酉 鳳齋庫生

士奇庫生 之駿

之驥庫生 印申庫生

肇淵庫生 錫齡

天善庫生 純庫生

有光庫生 煥庫生

石龍巷

宇和庫生 宇參庫生

東庫生 煌庫生

立綱庫生 學宗庫生

元益庫生

重編裔孫

益瓚九十 琳福清

顯職 顯夏

光訓 光虔庫生

光地庫生 光被

德基

光華  
庠生

樹檜

承鼎

樞

桂昌

敏橋

敏栻

石龍卷

四

石龍庵詩草併附刻目錄

詩草卷之一

治平寺觀袁比部履善仲春題碧桃之作時

已北上悵然有懷因次其韻

蚤發寧陽望嶽

登扶京樓

薊北秋懷十首

乙巳上陵同諸僚長登望湖亭

丙午元旦雪霽蚤朝和蕙韻二首

石龍庵  
目錄之一

題紅梅次韻

挽用光陳太守三首

送潘明府之武陵兼呈賈侍御

元日蚤朝

秋夕李于鱗王元美諸君登城南樓翫月病

未能從用韻

送丁叅軍之曲靖兼呈潘明府

西省諸僚長登毘盧閣以茱萸賜朝士難得

一枝來分韻得來字

送豐城杜子民曹長謫滇南二首

詩草卷之二

白雲樓夜集適謝山人至分韻得開字呈諸

曹長

白雲樓漫興三首

同歐希甫諸君登宣武城樓

庚戌歸田過萬松嶺

戊午中秋

嶺北閒居二首寄陳孝廉用章

石龍庵

目錄之二

春日題方山屋壁

答友人

九日家晏拱北堂

析爨

十月八日籬下獨酌

十月十二日家君邀客賞菊侍席二首

郡倅雷公新海翁像於奎文閣祀畢譙坐時

憂海寇

壽仲山兄五句

漫興

留客見却詩以嘲之

送郡守宛溪梅公擢兵憲於賦贈

七夕

宿杖錫禪堂

遊杖錫石橋和陽明先生韻

小樓夜坐次羅念庵先生十首

逸其六

送張汝玉年兄錄囚江北

秋懷二首寄皇甫子約年兄

石龍庵

目錄之三

掃石

送唐汝賢考績

小樓晚坐

詠石笋

癸丑冬春之交大雪和蕙韻四首

冬底大雪漫山太平歸然特異開歲朗霽洽

旬輝映因憶丹崖霽雪迺余鄉八景之一

也追索諸題賦之

逸其三

雙峰挺秀九

溪滙潔檀燕仙踪石笋春霞龍頭

玩月

臥病有懷二首

上虞直南四十里釣臺山有雙石筍臨倚山  
嶠參差並峙高各數百尺縣誌云若冕而  
立者其巔有異花開時爛若霞錦宋高孝  
二宗殂落連歲不花會稽賦中所謂花含  
威者此也予生則未及見花而巔有古松  
挺然獨秀巖冬大雪殊爲可玩緬惟陽明  
先生偕徐曰仁氏同遊賦詩於此實爲正

古龍庵

目錄之四

德壬申之秋距今五十六年矣山深道阻  
寥寥絕響而予與武進金閭野同邑陳疊  
山偶會山中復尋茲遊徘徊瞻眺悵然懷  
人者久之已廼訪獲遺詩於野老雜抄簿  
中字且訛落稍爲訂正因次原韻附見仰  
止之私云時隆慶改元四月十二日也

題嚴子陵釣臺

遊石梁

贈趙元朴應召北上

贈總督劉大司馬羽泉

錢塘觀潮

無題

輓萬都督鹿園次唐荆川韻

擬古三首送侄師聖僉憲西川便省東越

四皓圍棋圖

詠白燕

冬至書懷

輓荆川先生

古龍庵

目錄之五

蚤渡曹娥

雪簪與聞人信齋步月東雙橋次韻二首

熊侯國用招賞並蒂蓮和韻

無題

詩草卷之三

五日偕雷柏山陳蒲洲泛舟東明追踐春郊  
之約

遊焦山寺

贈雷別駕蔣雨有應

水東精舍燕坐有感次陳用章丈韻

甲寅臥病經秋次韻答陳用章四首

贈雷別駕署邑

謁箕仙作

和箕仙韻

舟中同阮督學應薦話舊漫及時事有感

初夏偶成

秋日偕侄師聖閒步漫詠

聞信齋赴試病歸見過詩以慰之

石龍庵

目錄之六

壬子秋日衆遊石龍山崗

冬日訪錢八山於泰望山中次陽明先生韻

三首

寄陳進士用章文

山家四時吟

題時苗留犢圖爲柏山雷使君作

寄吳郡倅鼎庵

同觀政諸年兄遊香山寺

雪後東歸

擬送河上翁一首因謝四溟有唱而漫和也

南洲

客有談白燕來巢者主人繫而玩之戒予慎

言少出感其意戲爲此答

閩閭城下別林太守時擢兵憲

宿洞庭東山法海寺

林屋道中逢老人遺櫻桃一籠賦贈

登縹緲峰寄林毛二使君

洞庭山別張納言

石龍庵

目錄之七

丙辰春遊荆溪夏回棹西陵遇淺徒涉屨蕭

山丁令君寶山留飲爲舟峰先伯故交也

次松雪韻

次王龍谿先生勝果寺韻

題鴈四首

秋夜憶唐荆川二首

送王明府之任龍溪

春日同錢緒山過靈芝寺次唐荆川韻

次韻答葛公旦



別關泉省長兼呈讌會諸君

戊申中秋泰山翫月

聞名

謁闕里

放鶴亭送友人

雲卿八景吾宗先叔祖九溪翁壽域題也緬

惟癸卯之秋授簡命賦適計偕北上未遑

戊申冬余以使事還省而翁捐館舍四載

矣贈拜封塋悵然懷人追書諸策以附掛

石龍庵

目錄之八

劍之私云 逸其三

玉屏圍勝 象鼻春墟 石筍龍胎 隱

地浮青 釣川涵白

登潤州城

重遊金山寺

江天閣夜坐

同雷別駕柏山浴釣川

九日舟次淮陰驛懷故園種菊二首

詩草卷之四

卜鄰

善卷寺

張公洞

玉女洞

上方寺送潛賓毛使君

贈鄔中丞玉峰

贈陶孝廉景熙

答和三峰朱太守

贈張槐東

石龍庵

目錄之九

題玉潭山龍谿先生遊寓

獨坐

送畢學使廷鳴赴廣西大叅次龍谿先生韻

晏坐

贈善溪顧大司馬

夢王東華僉憲

答和朱三峰先生雪後訪梅

答葛仲韜

題榴花

和箕仙韻三首

辛酉立秋日假楊惠安山堂南瞻白鴈有遠

覽之興

觀月和箕仙韻

荆溪返棹

過清風嶺烈婦祠

題石城大像

呂蓮峰留飲

千丈巖觀瀑布

石龍庵 目錄之十

寄謝李憲副子高

和箕仙韻

和箕仙韻二首

和箕仙翫月歌韻有懷未盡次韻遊仙二首

陳敬夫年兄招西湖泛舟二首

觀杖錫龍池今爲井和陽明先生韻

御校場懷古

偶成

贈趙元朴移居越城

嘉靖庚戌冬予下錦衣獄時杭人朱珠山承

案過蒙軫念不相聞者十四載矣茲會武

林歷數前事恍如隔世頃以衰病一切廢

置偶借李君少愁真聖觀少山樓將有所

適顧南宮劉望陽繼至顧君意氣甚偉長

於詩歌分韻索題得樓字聊賦此章以贈

癸亥十月廿三日也

陳敬夫年兄總憲吾浙轉轄閩藩比其行也

缺爲面別詩以送之

石龍庵 目錄之十一

登昆廬閣

贈陳持齋發粟

過長山精舍贈葛仲韜

次虎泉贈韻

西省白雲樓最勝獨慕之尚矣已酉轉副四

川部得朝夕登覽繼今改歲將週而予適

在告多暇瞻言興懷聊成二詠庚戌又六

月廿二日也

七聖庵別圓上人三首

江湖覽勝亭

次山谷木人洲

贈相士因猊齋謝公走東至山中

元夕三首

寄謝葛公旦次韻

贈七十翁

九月晦日

賀思明潘大宗相公五旬

附刻卷之五

右龍庵 目錄之主

一疏葉遺蹟

劾權相嚴嵩疏

復麗省庵侍御書

一贈答詩文

李攀龍

贈龍川先生奉使便省

潘 晟

贈龍川先生奉使南還

賀徐龍川親翁五袞二首

陳 綰

射虎行贈龍川先生

秋日懷徐龍川

再用前韻寄龍川三首末致欲訪之意

五日偕雷柏山徐龍川泛舟東湖追踐春郊

之約

徐龍川見訪別去有懷

王世貞

答寄徐龍川三首

右龍庵 目錄之主

葛 曉

夜過管溪欲訪龍川先生不及却寄

張獻翼

贈徐以言先生起任通參

胡正蒙

送龍川先生獻獄江北

秦鳴雷

贈徐比部出錄便省

李 奎

携酒過瑞蕉池同顧南宮劉望陽錢龍川先

生賦得塵字

又

顧聖之

同前題賦得齊字

箕仙

贈龍川先生起任銀臺

又

董份

石龍庵 目錄之南

送徐龍川出錄江淮

王崇古

省寮古虞徐子會稽陶子永康徐子奉命

錄囚兩畿鑑川王子偕諸君祖於惠河之

水亭酒行歌開悵然爲賦用續驪音

朱朋求

贈龍川先生起任南臺

陶欽臯

送徐龍川先生出錄便省

侄惟賢

丙午沽頭寄龍川叔

王國禎

送鹿川徐君榮歸兼呈龍川

顧

寄謝徐龍川

豐道生

癸亥二月六日步至靈隱午倍徐龍川王龍

谿趙麟陽顧南宮李珠山孤山觀梅

石龍庵 目錄之北

釋其贈龍川子

楊繼盛

送徐龍川審錄江南

附刻卷之六

通政徐公傳

徐龍川先生小傳

先祖龍川公行畧

述先小錄引

增補 請優卹易名疏

目錄終

石龍庵詩草卷之一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治平寺觀袁比部履善仲春題碧桃之作時  
已北上悵然有懷因次其韻

石橋隱隱接湖堤水抱峯迴寺更西芳草橋邊春  
已去短蒲迎棹綠初齊啼鶯何處關離思看竹無  
端續舊題聞道扁舟數來往桃花津路未應迷

蚤發寧陽望嶽

東望初生秦觀開日高遙見始皇臺千年碑在應  
石龍庵  
卷之一

無字五樹松存豈舊栽幾幾遂令空宇宙蒼茫何  
處覓蓬萊平生無限瞻依思此日巖巖意轉哀

登扶京樓

層軒高棟榜扶京新築沙河百雉城萬歲由來居  
北極九重端合向離明紅生海日鯨波靜翠擁開  
雲鳥道繁指點自疑霄漢上遭逢何幸泰階平

薊北秋懷十首 五言律

出郭迥添愁風烟古薊丘遠峯孤落照大野曠清  
秋鼓角殷城闕旌旗拔戍樓生來孤矢志溫飽未

甘休

其二

莽莽塞雲北漫漫湖海東千山髡朔氣萬里颯秋  
風躍馬誰家子杖藜何處翁浮名兼浪跡佇立嘆  
飛蓬

其三

搖落層臺上蒼涼四望孤暮雲低斷壘秋色淡平  
蕪向夕羊牛下迎風鶴雀呼歲華看又晚壯志惜  
長途

石龍庵

卷之一

其四

燕京昔定鼎文祖自提戈北極居恒在中原望  
匪他大行天設險滄海日無波萬里擒胡羯皇  
靈永不磨

其五

勝國山河在荒原雉堞存寒鴉猶作陳東曦若爲  
屯天府開金闕皇圖亘玉門泰茲何匪茹薄  
伐竟宵奔

其六

開塞極西北秋陰鬱未開紛披木葉下蕭瑟野風  
來射石空飛將懸金有昔臺斯人不可作懷古重  
悠哉

其七

極目莽蕭條淒然魂欲銷遠天歸鳥沒孤戍夕烽  
遙課歛秋方急村墟業半凋腐儒仍抱病何以答  
清朝

其八

申旦獨無寐清笳懸曉闌北門誰鎖鑰西塞更風  
木龍庵 卷之一 三

塵旅食驚寒節儒冠愧此身興言覽晨鏡投筆是  
何人

其九

秋稟歲將晏天寒日以熈繁蟬淒重露孤鴈失層  
雲物色俱衰變羈懷方糾紛關山今夜笛淒斷不  
堪聞

其十

嚴霜下野草日暮轉蕭森坐惜羣芳晚嗟其遊子  
吟浮雲千里色明月故園心鴻鴈天南在何時寄

北音

乙巳上陵同諸僚長登望湖亭

望湖亭上望湖中木脫天高一鑑空北極星辰宵  
燦燦西山雲氣曉濛濛五陵遙薦霑行露匹馬  
晨嘶遡朔風共訝鄉心思泛菊漫攜樽酒慰飄蓬  
丙午元旦雪霽蚤朝和蘓韻二首

禁城凝素

詩多殘缺同邑黃之璧白仲  
為訂補之圖以志實後同

耀朝鴉紫

陌連暉照乘車曙色天顏春並霽日華雲樹曉  
爭花宮中卜吉方祈穀海上占豐共慰家何幸含  
香龜舞踏幾回指筭欲忘久

其二

霽華達曙曠纖毫綵仗皇輿夙戒嚴三白有祥  
先賀麥八荒無禁盡開鹽揚塵積絮翻朝袂望  
闕飛花落帽簷宴罷正思歌郢曲朝回共擬和蘓  
尖

題紅梅次韻

丹葩瑤質本

非倫何事紛紛笑北人玄圃另分姑

射種西岡獨偕洛陽春餐霞欲蛻凌雲骨索笑驚

舒點絳唇圓吏不妨頻折贈仙胎元凝億千身

挽用光陳太守三首 五言排律

金章悲冥漠玉樹想丰神素秉羔羊節曾埋驄馬  
輪一麾五嶺郡三載萬家春早魁方爲虐風雷遽  
作屯額天寧計日矢志竟忘身送送泉臺路馮誰  
話苦辛

其二

蓋棺韶郡守哀挽曲江濱淚逐隨車雨魂招度嶺  
雲銘旌歸故里粗豆想遺助疇昔誰知已生平我  
石龍庵 卷之一 五

識君循良應入傳太史足徵文何日生芻蕘重過  
宿草墳

其三

小弟遙扶襯諸孤邈在縹緲危踰嶺日淒斷應復  
聲冥數終強仕清時失老成雲霓南海望月旦古  
虞評共已推先達端無愧此生百年俱待盡夫子  
獨含情

送潘明府之武陵兼呈賈侍御

天末涼風已變秋送君千里倍離愁仙島霄漢雙

南去旅鴈汀洲各自求賈使正持湘楚節潘郎今  
泛武陵舟相逢一笑蘭臯上翹望長安憶舊遊

元日蚤朝

雞唱銅街星彩稀嵩呼齊祝奉天扉禁城色動千  
門曉闔闔春開萬國暉金闕卿雲圖寶蓋玉階仙  
笑迓朝晡含香忝綴鵷鸞末朝罷從容畫省歸

秋夕李于鱗王元美諸君登城南樓翫月病  
未能從用韻

天末涼風欲變秋賞心朋輩憶良遊仲宣詞賦空

石龍庵 卷之一 六

千古元禮襟期隘九州塵世幾人還下榻 帝城

何處自登樓白雲亦好看明月乘興能過一唱酬

送丁參軍之曲靖衛兼寄潘明府

滇池燕塞路茫然忽憶參軍蚤着鞭萬里鄉心殊  
去住中天月色幾虧圓洞庭葉下舟南渡江漢春  
生鴈北旋若向武陵逢茂宰封書應爲故人傳

西省諸條長登毘盧閣以茱萸賜朝士難得

一枝來分韻得來字

梵閣鳴鐘拂署開省郎結駟蚤朝回燕關極目三

邊靜塞鴈橫秋萬里來懷士謾憐王粲賦清時不  
美郭隗才遙瞻萬壽時上在萬壽宮重陽燕正獻金莖  
玉露枯

送豐城杜子民曹長謫滇南二首五言古

驚飈激浮雲朝日曛未光良友夙言駕薄送燕山  
陽問之適何適云在天一方攬袂欲從之道路阻  
且長極目雲中翩翩兩迴翔如何同心惟一別  
徒相望情相望所均而我更悲之顧瞻滇南道遐  
哉萬里餘夢寐足妖好羅施多魍魎我聞雙龍劍  
石龍庵卷之一

其二七言律

聲名十載漢庭郎此日滇南尉亦香荒檄忽憐人  
獨去遐陬何可吏無良刑書草罷甘霖夜劍氣光  
寒瘴瘴鄉莫道孤臣身萬里賜環終自奉明光

孫庠生景龍編

石龍庵詩草卷之二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白雲樓漫興三首

曹長

白雲清夜集明月綺窓開喧景坐方寂故人期正  
來含香司憲署作賦建安才勝會良難數誰能醉  
百迴

白雲樓漫興三首

伏枕經旬省署幽興來聊復此登樓雨餘忽動三

石龍庵卷之二

秋色病起初開萬里眸絕塞風烟勞悵望滿城

惜淹留自傷蓬鬢垂垂短慚愧當年馬少游

其二

獨倚危欄望薊丘商飈颯振長楸浮雲城闕空  
時序落日關山起暮愁王粲荆南懷故土季鷹江  
上憶扁舟長安高閣多統綺搖落能同此意不

其三

殘暑纔看暮雨收碧空河漢漸西流九衢夜色澄  
新霽雙闕鍾聲度蚤秋玉笛暗隨商氣變金莖高



傍月華浮坐聽邊鴈銜雲過散騎潘郎易白頭

同歐希甫諸君登武宣城樓 庚戌年作

御陌塵飛戍角哀壯懷愁思宛難裁經旬烽火嗟  
無及直北風烟慘未開淒斷不堪聽玉笛蒼茫何  
處問金臺相看此日登高侶誰是當年定遠才

庚戌歸田過萬松嶺

十年不踏吳山路此日重經歲欲殘過嶺萬松參  
漢碧披風雙鶴落聲寒蚤春物色行多興故國朋  
交好共懽今夜扁舟江上宿一簑清夢在漁竿

石龍庵 卷之二

戊午中秋

佳期霽色每難開坐見清輝海上來芋栗但隨村  
舍有壺觴莫問漏聲催共憐後夜光逾迥自覺因  
時首重回清肅劉琨今不見鯨波長泛使人哀

嶺北閒居二首寄孝廉陳用章

年來習靜轉成迂自笑支離一腐儒白首豈能遠  
我性青山真已遂初園石潭夏吸寒於鑑溪碓冬  
春潔比珠卽此簞瓢過陋巷便應耕鑿老潛夫

其二

十年奔走 帝京塵萬里生還 聖主仁多病實

甘清世隱閒居真得故園春板輿花下長携酒蒨  
屋山中自卜鄰蚤晚溪頭新雨過短簑輕笠獨垂  
綸

春日題方山屋壁

花滿林間山滿川山家風景暮春天十年躍馬長  
安道此日歸來始愜然

其二

倦倚空牀心自冥柴門無事晝還局塵中車馬渾

石龍庵 卷之二

如夢誰識山房睡獨醒

答友人

長羨清溪與碧山那堪此日更生還一丘已卜計  
將老十畝之間心自閒駒隙歲年今莫問雀羅門  
徑只常關五湖烟景君家在漫說奇蹤不可攀

九月家宴拱北堂

西省幾年懷節序北堂此日侍庭闈黃花正對娛  
親酒綵服今非遊子衣隨意嶺雲從片片多情簷  
日更暉暉一樽欲盡歡無已百歲相看願不違

析養

編籍歸來十七春力耕織膏敢羞貧蹉跎婚嫁隨  
綏了補葺茅茨歷歲頻俗債幸今無累我乾坤從  
此作閒人呼兒呼婦無豐養簞食栢羹足老身

十月八日籬下獨酌

樽酒山堂歌獨酌東籬秋色翫逾嘉繁華不競重  
陽節冷澹猶開十月花幾樹傲霜還特一枝榮  
露故斜斜卽傷遲暮寧無賴始信吾生自有涯

十月十二日家君邀客賞菊侍席二首

石龍庵

卷之二十

四

廉潔窮秋罷復飛初冬寒旭始喜微賞心尚愛花  
枝好對景何妨月令非金盞黃流香共滿玉翎白  
髮坐交輝稱觴戲綵真吾事清世寧慚蚤拂衣

其二

春暮移栽今幾時若爲佳節泛花卮漫憐荒徑人  
情淡自識深山物候遲叢竹尚堪籬落伴蚤梅應  
結歲寒期忘形一笑真同瘦對景相看可廢詩

郡倅雷公新晦翁像於奎文閣祀畢譙坐時

憂海寇

雲影天光一鑑開紫陽祠閣水東臺當年土木傷  
遺像此日丹青拂舊埃俎豆未聞軍旅事笑譚今  
見折衝才看君更愜滄洲趣日暮馮欄興不回  
壽仲山兄五旬

英年意氣卽相期忽漫蹉跎向暮時未論買臣今  
始貴蚤知高適久能詩夜牀風雨多幽興春草池  
塘幾夢思此日蓼莪聞有賦稱觴先慰北堂慈

漫興

小園閒尋得勝遊登臺非復濟川流漫言丹鳳歸

石龍庵

卷之二十

五

千載自撫青松成一丘何處城中皆翠壑誰家門  
外卽滄洲浮雲過恐須臾事不向樽前賦四愁

留客見却詩以嘲之

停雲懷故友幸爾過柴門芋栗園中菓魚蝦江上  
卽聊供四草具共對一清樽縱乏留君住東籬菊  
尚存

送郡守宛溪梅公擢兵憲於■賦贈

東風吹碧草送客越江潯千里平蕪思孤舟榜柁  
吟雲泥終異路去住豈殊心何處遙相憶春山黃

烏音

七夕

空山初見火星流，又說今朝會女牛。  
渺渺鵲橋何處度，盈盈河水故年秋。  
藏身自分名愚谷，乞巧何心問柳州。  
向夕涼風，高樹獨看新月倚西樓。

宿杖錫禪堂

山僧邂逅不知名，坐久禪堂亦暫迎。  
落日浮雲看屢變，上方初月喜生明。  
幽棲自我須巖壑，大隱從渠托市城。  
相對無言亦無念，夢魂入夜有餘清。

石龍庵

卷之十一

六

遊杖錫石橋和陽明先生韻

遊興年來不憚高，芒鞋踏樹復攀條。  
危梁駕壑泉如瀑，古木號風秋未凋。  
到處姓名惟爾汝，隨身行李只簞瓢。  
此行小試登山脚，欲向浮羅訪鐵橋。

小樓夜坐次羅念庵先生十首

逸其六

年來呼馬或磨牛，懶散無心復夢周。  
空谷閑關疑伏枕，良霄隱几好居樓。  
意因虛室時生白，人貌榮名漸覺浮。  
世路輪蹄誰暫息，信如陶令感行休。

其二

世途儘好讓人先，率性何嘗有累牽。  
長倚小牀安處坐，不妨高枕倦來眠。  
心期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  
無限英雄忙裏老，這般消息幾能傳。

其三

習障驅除力甚艱，古來忘寢又忘食。  
洪爐鍛鍊那容雪，珠子圓成自走盤。  
漫說枯亡猶具足，須知後獲本先難。  
等閒舜跖分頭面，誰謂將心與汝安。

其四

仰鑽瞻忽昔賢曾，欲罷應知又不能。  
頓覺喟然才已竭，俄知卓爾見初凝。  
樓居莫訝仙爲侶，面壁休疑我亦僧。  
想見心齋真氣象，怡然陋巷復誰稱。

送張汝玉年兄錄囚江北

恩流祝網出燕臺，萬里霜天曙色開。  
淮海星纒瞻使節，江山文藻憶仙才。  
白蘋洲畔行馮賦，鴻鴈樓前數舉杯。  
更羨南歸及春蚤，彩衣花下試新裁。

秋懷二首寄皇甫子約年兄

搖落悲秋霜露客，淒涼去國芰荷裳。  
思君此際腸能斷，况屬燕山南鴈翔。

其二

冉冉京華歲屢周  
西堂蟋蟀又吟秋  
重陽風雨三年夢  
故國雲山萬里愁  
海內弟兄堪墮淚  
天涯時序獨登樓  
自憐虛識山陰路  
未得相從魏子猷

掃石

清晨掃石坐臨流  
賦新詩卽此玩物華  
悟彼天地機  
進乘夢龍位  
退與回參期  
白雲在齊天  
舒卷自有時

送唐汝賢考績

石龍庵

卷之二

八

齒舫輕橈耶水濱  
此行何地再逢君  
探書禹穴懷司馬  
載酒蘭亭憶右軍  
報主心懸霄漢日  
起庭夢遶武岡雲  
自憐多病遙相憶  
黃鳥嚶嚶爾獨聞

小樓晚坐

癸丑年作

佳節初晴堪極目  
小樓晚坐當登臺  
平沙十里秋容淨  
落日孤村返照來  
白鴈天邊看獨遠  
黃花簾下向誰開  
蕭蕭短髮迎風散  
又覺清霜一度催

咏石笋

五丁開混沌  
雙笋削芙蓉  
峭節凌霄漢  
孤根倚澗壺

淒光搖滄海  
日影臥碧潭  
龍忽聽濤聲  
起風來絕頂松

癸丑冬春之交大雪和藕韻四首

極目郊原不辨鴉  
停炊門外望柴車  
流淅澗道寒仍合  
破臘梅梢凍欲花  
乘興未能將遠棹  
遣懷聊復過鄰家  
無端盡醉歸來晚  
獨掩荆扉手自叉

其二

無住不安庭樹鴉  
漫空誰認百牛車  
塵寰此景真無垢  
結習從渠自着花  
但得靜觀無俗念  
應知僧舍卽吾家  
稿心苦行何爲者  
冷坐蒲團足疊叉

石龍庵

卷之二

九

其三

經旬積素尙飛纖  
向夕號風未解嚴  
遠屋饑鳥思得食  
服箱老驥噴如鹽  
庇寒徒憶千間厦  
獻曝將依何處簷  
佇想高樓回晚照  
卽看懸霽盡垂尖

其四

初霽風來陣陣纖  
餘寒猶傍積威嚴  
山家有幾通烟火  
村市無多兢米鹽  
預想尋梅應著蓋  
幾回索笑欲巡簷  
閒中得句聊隨筆  
漫與何心擬闕尖

冬底大雪漫山太平歸然特異開歲朗霽洽  
旬輝映因憶丹崖霽雪迺余鄉入景之一也  
追索諸題賦之逸其三

雙峯挺秀

雙薦高峰秀且圓北來剛對草堂前同登奕世推  
茲勝特立雲霄魄後賢謾說山靈真可據偶逢地  
主遂爲傳說學子方加簣萬仞工夫須勉旃

九溪滙潔

碧澗鄰鄰九道趨東西迴折抱村隅紛然異派終  
有龍庵

卷之二

十

歸壑正爾同流豈合汚泉飲固知人共足谷居敢  
以我名愚如何涇渭楊清濁不似山中混混初

檀燕仙踪

千古旃檀護有名羣仙讌集亦難評牧兒猶謔初  
平石樵採疑聞簫管聲巖有方石十二列成行次  
清風明月山下時聞絲竹  
之聲相傳爲神仙幸已全身歸舊隱敢云脫屣美  
蕉譙之所見縣誌  
偷生時來阡陌頻瞻眺松栢蕭蕭獨愴情高王父  
塋于山  
上

石筍春霞

雲根峭拔倚鈴鈴絕頂芳菲簇錦葩異卉似承仙  
掌露高標疑見赤城霞不爲春風開爛熳祇云空  
谷競浮誇遊人莫話前朝事萬載皇明樂未涯

龍頭玩月

碧溪清夜浩無邊水蒲澄潭月蒲天照影但誇遺  
石在潛身寧識抱珠眠昭回雲漢思霄澤想像風  
雷見在田莫謂臨淵勞悵望且須攜酒弄潺湲

臥病有懷二首

閉門十日苦懨懨節值黃梅雨更滂伏枕祇憐同  
石龍庵

卷之二

十一

病客囊琴猶憶舊知音空林寂寂雲門道野艇悠  
悠曲水海安得共攜衾簞往冷然是處卽披襟

其二

綠槐初過小庭陰靜臥懷君思不禁城市儘消多  
病日兵戈應見息機心藏身已分名愚谷懶性由  
來羨竹林寄語東鄰十三丈山亭菊臘幸留斟  
上虞直南四十里釣臺山有雙石筍臨倚山  
嶠參差並峙高各數百尺縣誌云若冕而立  
者其巔有異花開時爛若霞錦宋高孝二宗

殂落連歲不花會稽賦中所謂花含戚者此  
也予生則未及見花而巔有古松挺然獨秀  
嚴冬大雪殊爲可玩緬惟陽明先生偕徐曰  
仁氏同遊賦詩於此實爲正德壬申之秋距  
今五十六年矣山深道阻寥寥絕響而予與  
武進金聞野同邑陳疊山偶會山中復尋茲  
遊徘徊瞻眺悵然懷人者久之已迺訪獲遺  
詩於野老雜抄簿中字且訛落稍爲訂正因  
次原韻附見仰止之私云時隆慶改元四月

十二日也

幾向山中玩此峯蒼松絕頂覓宜冬昂霄宜若冕  
而立抱節豈爲陳所封竹實未舒應待鳳春花落  
盡任遊蜂祇看清影翩翩在猶詫嚴潭有臥龍

王韻

其二

勝景良朋會偶然清遊何藉杖頭錢真成倚玉墀  
雙表更憶題詩仰二賢峭節未經竭氏煉盤根不  
受祖龍鞭遐哉卓立超塵土任爾滄桑幾變遷

徐韻

題嚴子陵釣臺

三聘故人來草澤一宵清夢共衾裯忘形不覺天  
文動占象虛疑太史籌豈是客星侵御座祇緣龍  
袞迫羊裘白頭諫議成何事自合絲綸付釣鈞

遊石梁

誰自洪濛駕此虹斷崖蒼壁鎖重重宜厯彼岸疑  
蹲虎偃跨中流似臥龍履險謾尋羅漢跡濟川透  
憶傳巖功望中總是天台路惆悵仙源未可窮

贈趙元朴應召北上

念年心跡共滄洲明詔何期並見收愧我空言

石龍庵

卷之二

三

叨簡擢知君入告有嘉謀時當共濟存無競道以  
和行貴不流此日迎薰俱北向一朝分袂忽驚秋

贈總督劉大司馬羽泉

瑣垣京兆久巖廊推轂臨江重海防先事經營存  
保障相幾勦捕恥張皇四郊虎旅紛無擾三載鯨  
波鎮不揚更乞錫輪陳黼陟桑田處處咏甘棠

錢塘觀潮

天空水脫快清秋與客觀潮共倚樓雪擁浪花山  
卻徙風排江樹海西流千門駭望何容瞬萬舶奔

迎各掉頭消息等閒何處問斜陽把酒對浮鷗

無題

幾人空谷羨逃虛九曲清溪舊隱居海內弟兄誰  
得似山中羣從日相娛春風洲渚閒垂釣秋月山  
亭共挈壺自是仙家留故宅葛翁丹井未全誣

輓萬都督鹿園次唐荆川韻

嘗聞太史將投筆更爲將軍一賦詩掛劍幾時逢  
季子匣琴何處覓鍾期總戎久繫江南望遺壘空  
傳天下奇此日機槍猶未掃悲君奚以得生爲

本龍虎

卷之十一

古

擬古三首送侄師聖僉憲西川便省東越

五月望日作

行行重行行送子燕之圻凱風自南來吹彼楊柳  
枝如何連理親折此贈遠離晤言未終竟征馬忽  
以嘶丈夫志四海胡但傷臨岐顧茲相須殷執手  
重踟躕達士策奇勛努力在明時行矣勿復道皓  
首願相期

其二

行行重行行送子憶故里故里渺何許瞻望片雲

起誰無南枝懷况切北堂倚老父前月歸緘情獨  
寄此今爾復言邁看雲還陟屺遙戀趨庭展想像  
何能已長風振高翮洪流馳巨鯉攬轡登前途萬  
里從茲始

其三

行行重行行送子適西蜀高會集英僚清商激妙  
曲相顧獨黯然戚戚誰爲蹙傷此遠別離而更在  
異域劬閑摩層雲峽濤振窮谷信茲行路難壯遊  
恥踟促况當強盛年高軒抗長轂最哉慎馳驅昔  
賢有芳躅

本龍虎

卷之十一

古

四皓圍棋圖

商洛相看已白頭紫芝歌罷復何求百年坐隱藏  
高着四海旁觀較罕儔應笑重瞳空霸楚似爭一  
子爲安劉懸知拂袖歸山後當日殘棋恨未收  
咏白燕

玄鳥司分至仲春差池玉羽詒奇新莫嫌此輩非  
同類稍得相依亦故人久謝烏衣仍戀主由來玉  
匣可容身也知皎皎能爲累且着尋常黑角巾

冬至書懷

開闢空谷悟潛幾萬化原從一息微忽報管寧迎  
夜氣即看梅柳動春輝形如槁木甘同腐心似寒  
灰欲盡飛卻笑牛生虛習靜反觀猶覺熱中非

輓荆川先生

博覽萬卷世無倫下筆千言若有神草木春風多  
色態芙蓉秋水自天真篇章誰復誇前輩膏馥還  
應及後人解道遺編能迸淚年來几案欲生塵

蚤渡曹娥

時以家君病東歸

石龜庵

卷之二

六

秋後曹娥水輕橈幾度經江流含宿霧山色帶殘  
星涉漲迷常渡呼舟遲遠汀漸知行路苦何事遠  
親庭

雪齋與閩人信齋步月東雙橋次韻二首

對月無須問客愁兩橋烟色坐來收堯夫且欲探  
蟾窟寧戚何心歌飯牛雪與疎梅相掩映星將遠  
水共沉浮行歌斗酒黃泥與寂寞遺踪今幾秋

其二

佇望徒懷平子愁眼前風月要人收百年空塊立

伏馬念載難成露地牛泛雪不須過剡曲臨梅恍  
覺在羅浮相看才力如君幾其遣尋常兩髯秋  
態侯國用招賞並帶遺和韻

琴堂兩齋景初涼池上開鐫拒晚芳紅藕一莖驚  
異蕩碧波千葉照新粧同寅正協如蘭吳麗藻遙  
傳等夜光相見和風揚瑞霽滿城應被令君香

無題

斗室似爐開永晝寸心如冰湛冰壺原非消渴文  
園令何待秋風病始癒

石龜庵

卷之二

七



石龍庵詩草卷之三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五日借雷栢山陳蒲洲泛舟東湖追踐春郊之約

端陽擬泛湖中舸舊約追尋郊外春彼姝者子慙空谷不速之客忤故人艾葉榴花爭節序蒲觴角黍聊情親迴舟忽展水東眺昨日懽悰今已陳

遊焦山寺

妙高臺上振衣還遙望雲林更一攀北固倒江飛

石龍庵

卷之三

斷石南徐控海屹重關雲濤四壁疑無地砥柱中流別有山千載焦君應識我可容牛榻共投閒

贈雷別駕禱雨有應

三月無雨夏將半農妨栽植公憂旱俄興一念禱穹蒼倏過四郊爭泮換青衿童子連袂歌白髮耆英稽首贊轟然一夕驚震霆須臾萬壑看冰泮連朝飛灑盡霑足百里焦枯同汗漫既雨仍懷未雨憂中宵催吏防湖岸更問府園多積穀亟欲散之拯塗炭我公得請六千石給發之餘存其半喁喁

待哺長苦飢何適斬之寧非算頻年倭寇畧浙東

今復驅駛向吳中攻城殺將不可當放火夜掠系

雲紅此夷出沒信叵測軍儲倉卒誰能供我虞安

堵賴保障迺曰何敢貪天功琴堂晏坐殊整暇憶

懷常如對敵營脩築團練無寧日神機器械羅百

工昨來城中初識面不須決拾彎雕弓整刷鞍馬

日馳試臨危擬向開前鋒

水東精舍譙坐有感次陳用章文韻

空谷年來常臥疴登樓感慨不勝多簡書遯左還

石龍庵

卷之三

二

曾不烽火吳中近若何

時傳遯左遣兵討肅寇疑妄

正苦萬方

同寇盜敢憐多病獨維摩只今撫字勞陽于此邑

循聞黃鳥歌

甲寅臥病經秋次韻答陳用章四首

百年遺虜犯燕山萬死孤臣叩帝關斧鉞幸寬

明主宥犂鋤敢放此身閒餘生自分終南畝朽

質何堪鍊九還多謝故人憐我意白雲黃鶴果誰

攀

其二

草堂幽坐對南山身世浮沉了不關  
黃菊自開三徑晚白雲長護一溪閒  
秋吟思逐涼颿起晚眺心隨倦翮  
還想見淵明真趣在高風千古共誰攀

其三

違世孤懷誰與晤知君親誼獨相關  
溪山有夢馮詩遣城市無心共我閒  
草閣晚涼人獨倚荒原烟澹鳥初還  
開函忽對窓前月咫尺清光不可攀

其四

空谷杳無人問訊幽窓惟聽鳥  
間關躬親稼穡非多事趣在田園  
卻自閒設訝三秋成曠別應憐萬里  
得生還年來料理安身處小結蘆庵  
斷宿攀

石龍庵

卷之三

三

贈雷別駕署邑

人言小邑漸彫敝百廢聿興無迺費  
當歌無暇樓樓陳請舉其大一二事  
古虞城闔板作扉檻析樞脫宵不閉  
我公訪寺得廢鍾八百錚錚亟昇至  
悉發鑄冶鼓洪爐鈎銀鑄銷須臾備  
向來荒草臥追蠡今日鐵門鞏犀兕  
一夫當關自委蛇萬騎仰窺空鼎願  
更思城頭闕戍寓適來糧戶呈常例  
羣然

白銀富庭出何忍罪之徐引譬我身未足爲干城  
我口安能肆吞噬爾等無知不足呵爾等有心聽  
我誓環階羅拜呼青天各願罰備安敢避登城一  
鼓競子來百室崇朝遍鱗次人言攝令鮮庶僚一

身叢之無迺勞豈知從政貴得體真宰不以劇自  
撓覽勝尋幽興不淺閒吟得句親題標朝登夏蓋  
爲巡海夕臥東山還聽潮紫陽精舍久頽圯一朝  
輪奐肅情高張筵復舉奎文譙蒲堂愛客皆吾曹  
吁嗟百年太祖妣猥蒙旌扁光衡茅比時五月春

石龍庵

卷之三

四

正烈萬巾野服思逍遙披襟象洞心如水濯足龍  
秋興亦素月明溪路肩輿度青山兩岸何寥寥孟  
陽飲酒真浪跡杜甫東帶空煎熬憶昔郡國試九  
載吏稱民安久難治只今還轉僅三年未及相親  
望相代邇來沿習頗成風萬事不理日以懈矧茲  
攝縣數月爾種種端如一生在河內冠恂不可留  
并州郭伋焉能待安得如公十數輩參領方岳清  
四海

謁箕仙作

蓬萊長駕玉龍車朝攬天風暮海霞  
養院彼庄何足較僊踪是處卽爲家

和箕仙韻

夾岸桃花開正新劉郎重問豈無津  
虛疑天上驂鸞客應識山中避世人

舟中同阮督學應薦話舊設及時事有感

詞袍共省舊論文一笑相逢坐夜分  
當日壯懷期白首十年岐路望青雲  
觀風暫倚江南棹攬轡曾空冀北羣  
珍重濟時還我輩可無投筆策奇勲

初夏偶成

卷之三

五

初夏偶成

節序清和候溪山錦繡文新秧初出水宿麥望成  
雲斗酒自爲樂流鶯亦可聞眼前暮春景點也孰能羣

秋日偕侄師聖閒步漫詠

秋日澹清輝良辰展懷洽邂逅洲清華躋山磴  
狹諸昆憶舊遊小阮忻同甲落日倚餘酣登高望  
衣袷啜茶若解醒吹竹猶翻箴(鈴)(籍)(望)(廣)(像)譚笑  
罄緬劄山深蕘未開潭靜鷗可狎獨愧餐簫疎菜

黃將安揮

聞信齋赴試病歸見過詩以慰之

三試期君已見奇機聲何事到江籬  
一念自擁孤舟病千里相過風雨時  
壯志尙看青鬢在高懷暫遣白雲知  
行藏莫謂天無意和壁由來出世遲

壬子秋日來遊石龍岡

節至親闈隨燕賞興餘羣從復招呼  
出門便爾登高去攜手慨然自友予  
丹碧晚霞通爛熳石臺秋水若虛無  
此懷此景真忘世千仞岡高一笑孤

若蘭

卷之三

六

冬日訪錢八山於秦望山中次陽明先生韻

三首

初冬風日開新霽乘興探奇跡五雲自古山林多  
獨往由來鹿豕可同羣三年苦行思超乘四壁空  
巖更杜門須識靜中還有事莫令着處轉成昏

其二

翠微杳杳千峰靜此日山樓倚暮雲客抱枯茶聊  
遣興夢回孤枕悵離羣溪聲到耳傳清韻月色依  
人度石門便欲攜家此中老肯教塵世坐來昏

其三

憐君學道心偶苦黠黠三年臥白雲遺世肯容妻  
子累入山不與鹿麋羣已知夙種無根樹更欲新  
開不二門堵室猶嫌窺面目祇餘石竇度朝昏

寄陳進士用章文

聯牀暗語幾經宵別後空齋倍寂寥黃雀依然喧  
徑草白駒何似食塲苗棲遲祇憶朋交好寤寐寧  
爲兒女勞千里相思還命駕計程奚惜數山遙

山家四時吟

石龍庵

卷之三

七

花滿青山水滿川故園風景暮春天未須童冠閒  
遊咏處處農歌出野田

其二

雨收黃梅日正長平疇風細稻花香省耕緩步歸  
來晚一枕山窓夢亦涼

其三

天末涼風初變秋山田蚤稻每先收月明庭院開  
新釀共慰辛勞且暫休

其四

柘枿地爐堪擁膝木綿舂袂且披肩三冬小閣凭  
欄處雪嶺蒼松儘耐看

題詩苗留墳園爲栢山雷使君作

空山積雪歲云莫野無徑兮川無渡何處老翁踏  
雪來共攜一卷權相顧自言同鄉適異村生來不  
識山中路昨聞雷侯攝縣時虞人愛戴真猶父當  
日攀轅衆莫留惟公傾蓋情如故欲往從之良無  
因敢請茲圖爲一賦就中指點駕車人云是晉時  
苗壽春政成秩滿一朝去焚香曳杖爭迴輪慙慙

石龍庵

卷之三

八

共勸一樽酒下車慰藉何肫肫彼時駕牛蹇一轡  
猶不忍私遣之民可憐牛犢宛相戀回頭瞪目含  
悲辛矧茲人心需萬物欲別未別情難陳相逢大  
樹偶稅駕他時應指甘棠舍是誰摹此太留情願  
想良工殊有侄拂拭珍函數十年重之不減南金  
價試問圖與意何如中藏耿耿那堪畫茲圖未罄  
願留真意在難留圖是假憶昨雷侯離會稱傾城  
擁餞城江涓蹇予抱病不獲送幾回想像首低垂  
展轉披圖見真意千載物色殊光輝人生富貴倘

來爾何事汲汲遑遑爲吁嗟此圖君請受吁嗟此  
意君莫違威君交誼辭不飭願君秉志矢無或相  
看祇作座右銘莫令空掛塵中壁

寄吳羣仲鼎庵

躍馬提戈奮紫髯渠魁薄海幾經藏黃堂別駕才  
初展交幟先聲盜自潛以例論功猶未稱如公遜  
美抑何謙 明庭拊髀須頗牧蠶爾遺俘詎久淹

同觀政諸年兄遊香山寺

遙望香臺興屢馳同袍共結賞心期燕山（翁）皆

石龍庵

卷之三

九

名勝秋日登臨此振奇歌帽漫傾桑落酒看花散  
坐竹邊籬樽前一笑（空）諸（界）獨倚南雲有所思

雪後東歸

蕭條歲暮客舟行雪滿郊原興轉清紫翠條看成  
皓皓叮咛恰喜盡平平沙鷗自慣寒流浴釣艇偏  
憐遠漱橫萬戶經過喧處少扣舷時爲一含情

擬送河上翁一首因謝四溟有唱而漫和也

千年石鼓車攻在何處騷人興復多作賦楊雄才  
迺爾受書黃霸意如何白頭老去渾無事青史傳

來定不磨便向終南雲霧裏採芝猶有頌堯歌

南洲

家聲遠藉南洲裔譜系今傳下管徐十世衣冠猶  
古貌一邨雞犬自秦餘結廬不羨高門第投老真  
堪下澤車海內故人休問訊無心更作絕交書

客有譚白燕來巢者主人繫而玩之戒予慎  
言少出感其意戲爲此答

輕身素質未應珍穴處巢居孰與鄰肯信烏衣常  
戀主恥隨粉蝶浪矜春羽毛偶爾殊同類來往何

石龍庵

卷之三

十

能不近人其怪呢喃頻自訴玉成多謝及烏仁

閩閩城下別林太守時擢兵憲

與君同向曲江遊屈指升沉十二秋憲府共迎新  
使節吳門誰繼舊風流天涯浪跡襄帷往海上餘  
氛（覽）辨（攔）改此別雲泥空悵望未知何地復登樓

宿洞庭東山法海寺

閒尋邂逅宿山亭松竹幽窻夜不扃一榻慈雲心  
共寂半幃（神）月夢初醒風飄疎磬來何處響入虛  
堂清可聽此際萬緣空似洗回頭應不嫌山霧

林屋道中逢老人遺櫻桃一籠賦贈

五湖春水正冲融一棹清篷駕晚風採瑤華度  
林屋偶逢丹實問仙翁望中點綴星堪摘熟後圓  
明雨更紅信美平生未嘗此何緣卻獻野人羞

登縹緲峰寄林毛二使君

澤國東來滙具區千山繚繞貫如珠鶯花晚送三  
江柳海嶽晴開萬里圖春水盪空爭碣石白雲隨  
浪入虛無亦知地主遙相憶此日登臨興不孤

洞庭山別張納言

石龍庵

十一

前身曾伴赤松遊七十年餘髮未秋標邁昔聞漢  
長老(青)徽(今)領晉風流浪跡湖山雙短屐寄生天  
地一虛舟洞庭信宿難爲別浩蕩烟波孰與儔

丙辰春遊荆溪夏回棹西陵遇凌徒涉辱蕭

山丁令君寶山留飲爲丹峰先伯故交也次

松雪韻

年來交態漸蕭疎偶向荆溪問隱居久客敝裘非  
季子長途病渴豈相如過門不解通家後倒屣渾  
忘誠面初酒美茶香情已適呼童慎勿打泥魚

次王龍谿先生勝果寺韻

上方晴日俯崔嵬吳越江山四望開欣賞難同朝  
與暮高懷共適去還來游心物外無常住寄跡塵  
中不受埃試問空巖何處月應知明鏡本非臺

題馮四首

寒空萬里靜陽鳥幾行餘雲路呈儀羽霞天映錦  
書翩翩邁陸漸翼翼向風舒梁苑蒙瞻顧池潢不  
敢居

其二

石龍庵

十一

隨陽初奮翼孤叫忽離羣遺響驚燕塞餘音振朔  
雲秋宵千里思客枕五更聞何日回天聽榮還持  
節人

其三

秋夜寒初厲南征羽倦颺回翔時復集欲賦意何  
長寄跡經胡雪棲身耐野霜上林春色蚤信宿寓  
衡湘

其四

旅食遊南園乘春向北歸懶隨羣猿競移傍折蘆

依少跡還相顧飢冷不願肥汀洲多增七候莫近  
漁磯

秋夜憶唐荆川二首

搖落空山夜未央無端離思繞迴腸清霄孤月同  
千里秋水佳人自一方亂後音書仍阻絕愁邊霜  
露倍淒涼幾回夢入荆溪棹陳渡橋南問草堂

其二

英年抗志蚤焚魚苦礪潛脩念載餘已向名山藏  
秘術還期瀚海試雄圖（儀）不受鳴鳶嚇涸跡從

石龍庵

廿

牧牛馬呼此夜月明空萬里誰知清影對君孤

送王明府之任龍溪

蕭歌一曲謝離筵惜昔逢君重黯然明月幾華雙  
解開清秋同泛大江船竭來領任八千里忽漫論  
交十九年此別漳南會何處朝天雙鳥鳳樓前

春日同錢緒山過靈芝寺次唐荆川韻

丈人久矣息機心春日相從祇樹林花殘紫芝無  
復採歌傳白雉有遺音空門自證因中果苦海誰  
乘處尋何幸投簪同此地追攀鷹不憚高深

次韻答葛公巨

閒居常有感世事漫無端空谷還誰晤孤懷祇自  
寬性真便野服心竊媿僞冠偶傍東山臥無勞比  
謝安

別閩泉省長兼呈諸會諸君

送梅雨過青蒲蔓對客筵開酒滿卮四海洋踪憐  
併合同心蘭臭更誰期閩橋有夢事非偶僧夢長  
見閩泉乘甘露從天瑞亦奇甘露曾降閩說高堂  
軒遇之甘露從天瑞亦奇省中樹抄  
猷渥閩泉家遠蚤揚明德慰相思

石龍庵

廿

戊申中秋泰山觀月

岱宗峻極雄天下崑崙連雲幾百盤千里正逢明  
月望萬山高倚碧霄看振衣日觀滄溟破（創）天  
門星斗寒夜半酣歌何限思望中北極是長安

聞名

空谷遙虛向暮年何期重荷主恩憐敢云衰草  
隔風助祇訝殘花沐雨鮮老去有懷空愛日生來  
無識漫憂天多情臺史勞相慰感激涕洟力莫前

謁閩皇

已登岱嶽窺滄海復謁宣尼到孔林千載共瞻綱  
簡在後人能向仰○尋秋風古木聲嘶化雨空  
壇憶鼓琴此日宮牆仍數仞入門慙媿負初心

放鶴亭送友人

天畔孤亭秋日微送君千里思依依江城向晚誰  
橫笛野戍迎寒半掩扉落木蕭森聽不盡長江浩  
渺念將歸登臨惆悵更思古不見鶴來空夕暉

雲鄉八景吾宗先叔祖九溪翁壽域題也綱

惟癸卯之秋授簡命賦適計偕北上未遑成

右龍庵 宋之三

注

申冬子以使事還省而翁捐館舍四載矣瞻

拜封塋慨然懷人追書諸策以附掛劍之私

云 逸其三

玉屏圍勝

崑崗一片真如障壽域翹看儼作圍旭日晃疑開  
藻鏡閒雲時見拂僊衣荒原宿草猶餘潤疊嶂凝  
嵐媚遠輝珍重地靈人孕傑森森委樹滿庭間

象鼻春嘯

丘陡郭璞賦形何年來越微洞開今日見公卿陽

回一息風先動氣鼓羣芽草自芳不向金門迎御  
輦堪依巖竇作山房時來行樂真如畫指點松楸  
徑已荒

石筍龍胎

雨露風霜秋復春依然雙筍石嶙峋蟠根絕壁應  
無種驤首浮雲若有神蒼蘚剝餘疑解簪碧潭窺  
處見潛鱗千年尚有遶東鶴雙表堪歸跡未陳

隱地浮青

萬峰迴麓下幽棲咫尺雲霄若可梯脩竹故廬還

右龍庵 卷之三

注

密必 芳草自凄凄居鄰木石人稀到望入烟

霏路欲迷此日高山徒在仰雲鄉杖屨更誰攜

釣川涵白

羊裘誰占此溪頭世遠名亡不可求銀海光搖波  
似練玉蟾寒浸夜如鉤鷗羣滅沒空中影魚隊分  
明鏡裏游弔古懷人倍惆悵空令佳景對荒丘

登潤州城

南徐城壓大江流越客重尋感昔遊舟過帆檣齊  
鳥去三山鐘磬隔林幽向來風景依然在名後茲



踪等是浮萍落孤懷無與晤暮雲春樹不勝愁

### 重遊金山寺

憶昔隨親髮尚童那堪雙鬢已如蓬念年重到金山寺一宿仍依慧遠宮風斷鐘聲湖上下月明帆影岸西東馮高不作閒愁思坐看雲飛萬里鴻

### 江天閣夜坐

後夜凭欄寂不譁江空月白淨無瑕塵機暫息諸葛界浩思疑乘萬里槎正使參禪能證道未妨倚金明何年解脫蒹葭縛小結茅菴傍水涯

### 奉之三

### 別駕柏山浴釣川

釣川一鑑湛空明長夏登臨快濯纓吾道共尋溪水樂使君真比石泉清遠沙月出明於洗齒清風來水不驚相送溪橋無所贈知君三復有盤銘

### 九月舟次淮陰驛懷故園種菊二首

淮南秋水正湯湯越客停鱸思渺茫不奈關河常萬里那堪風雨又重陽故園種菊虛佳節驛路開樽憶舊香惆悵征帆何處落一聲哀角正鳴榔

### 其二

舉俗佳辰同九日他鄉尊酒自孤檣天涯官序僻遲暮客路風塵悶歲華幾桂秋殘空不抱官梅春遠尚無花東籬一種幽芳在恨並閒時不在家

大

石龍庵詩草卷之四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卜鄰

許趙元朴侍御

越嶠吳山只數重長於秋水憶芙蓉卜鄰擬定終焉計連世同依若个峰野性自便隨鹿豕明廷端合讓夔龍雲冠白髮終歸盡布襪青鞋任所從

善卷寺

陽羨南山間最勝善卷千載更稱雄奇探石室開丹巖靜憶嚴秋臥玉龍雷家尚留唐殿古圓碑猶

石龍庵

卷之四

識國山封芒鞋踏遍峰頭路極目烟霞幾萬重

張公洞

灌木叢陰蔓古藤洞開絕頂駭峻嶒益珠幻結諸天像嵐氣寒凝六月冰巖竇暗迴須秉燭石橋齊度偶攜僧平生漫有探奇興如此幽奇信未曾

玉女洞

滿眼紅塵祇浪遊洗心真得此潭幽千巖麗景迎朱夏一鑑清流照素秋不見玉顏留月空餘靈跡費雕鏤可憐大塊同歸盡何事吾生嘆浮

上方寺送潛賓毛使君

細雨輕帆陽羨來湖山隨興復登臺不為樓閣遙相望澤國風烟慘未開留滯尚憐司馬在笑談真見折衝才真言助業終遲暮不信英雄盡草萊

贈鄔中丞玉峰

吳門風雨夜停舟忽報仙槎逐穩流邂逅塵寰應暫謫飄零江漢亦奇遊啣恩尚憶雲中鳳浪跡聊隨海上鷗聖主親臣今幾在藏身未許覓壺丘

贈陶孝廉景熙

石龍庵

卷之四

兩省聯魁仰素脩

景熙會傳北戴被革

賢良真擬仲舒儔明珠投暗光何損璞玉懷珍久自售宦海狂瀾看可

折詞林健筆握千秋明廷三策期君獻肯為平生溫飽謀

生溫飽謀

答和三峰朱太守

避寇移家亦幾番深山深處盡驚奔江東漫繫蒼生望海上誰營細柳屯環堵僅存聊息燕千林如燬若亡猿空譚誤國慙晴昔密勿古來不在言

贈張槐東

蚤年高志在青雲晚就儒官亦不羣重席信應推  
講秩曳裾那復籍王門二郎必做槐花槐三徑無  
資菊尚存八十太平林下老好將詩酒繼陶君

題玉潭山龍谿先生游寓

丈人蹤跡遍寰區偶向仙巖一卜居何處登樓非  
故土此時隱几卽吾廬簷前蹲石疑聽法檻外聞  
鶯亦起予坐久不知塵境遠巖光潭水自如如

獨坐

獨坐空齋且罷書靜觀物態自真如落花樹底紅  
石龍庵 卷之四

猶在芳草庭前綠不除常見雞雛來赴食未妨鼠  
壤有餘蔬眼前莫更安排得生意無端各任渠

送畢學使廷鳴赴廣西大參次龍谿先生韻

江臯幾歲紉秋蘭采采餘芳欲贈韓吏部文章堪  
範士漢庭 恩命又彈冠王程肯厭三湘遠風雪  
行看八桂寒十載重逢還別去浮雲應嘆聚星難  
晏坐

伏暑經旬都謝客空齋晏坐謾焚香問來白日心  
如水靜對青山思獨涼

贈箬溪顧大司馬

聞道尚書八秩強端居長日對書牀松風茶竹風  
猶在韓圃黃花晚更香一代具瞻同斗岳十年高  
臥自羲皇何當再促東山駕薄海蒼生慰索望

夢王東華僉憲

契闊十年成永訣秋風夢裡復相隨慙慙猶似生  
平日寤寢真懸故舊思伏檻詎忘千里志渡河其  
奈百年悲烽烟未息君何處一束生芻漫爾期

答和朱三峰先生雪後訪梅

石龍庵

卷之四

四

何處尋芳欲散愁梅花雪後更清幽一枝近喜開  
東閣千里遙知寄隴頭對影漫須驚歲晚和羹先  
已覺香浮聞君更羨方來實未標還應番鳥收

答葛仲輅

孤踪慙我隘塵俗賴君端豈厭過從數何當禮數  
寬吐懷時拂劍對酒或欹冠身世逢 明主行看  
策治安

題榴花

灼灼庭前榴正花綺羅晴照碧天霞托根萬里自

安石分種一枝來，溪槎不向春風幹。國訖以應秋，實微霜華可憐。文士珠駢賦，欲憶湖上楊柳斜。

和箕仙韻二首

空山夜初寂，乘約此尋幽。驟雨將梅潤，涼風已麥秋。雲霞頻命駕，萬衆一虛舟。千古遺靈在，應同川上流。

其二

十年臥空谷，病懶廢將迎。坐對青山老，心隨流水清。雲林甘寂寞，草木任枯榮。何意乘鸞客，投詩問

石龍庵

卷之四

五

朽生

辛酉立秋日假榻惠安山堂南瞻台鳳有遠

覽之興

孤蓬開罽刻，溪涯信宿僧。堂頗自宜天姥，諸峰真入夢。鴈山南望更多奇，蚤聞落葉秋初到。晚逐涼風與已馳，婚嫁年來粗漸了。不妨隨地可棲遲。

觀月和箕仙韻

乾坤一鑑共輝娟，海嶠初離已碧天。積雨霽來看漸滿，滄波隨處映俱圓。應知山館停松客，試問塘

宮搗藥仙俯仰，今宵何限思寂寥。千古向誰傳。

荆溪返棹

千里尋真不計程，扁舟北去復南行。春山蘿薜聊隨興，遠水蒹葭若有情。歲月幾時能眷我，乾坤何處更逃名。臨流悵望伊人在，漫向閒鷗自卜盟。

過清風嶺烈婦祠

自從兵馬息，江東路長松杉祠。宇崇一片貞魂，溪月白百年遺血。嶺雲紅事當時會，是非異心在網常生。死同懸魂中原多草腐，獨留山水偕清風。

石龍庵

卷之四

六

題石城大像

浪說桃源可避秦，石城天造古藏真。不緣絕壁留奇像，那識深山有巨人。俯視塵寰凭玉局，坐超幻劫現金身。老僧更欲誇神力，千仞巖頭耀覺輪。

呂蓮峰留款

雄文久擬似相如，杯酒重論慰索居。覽勝未妨窮五嶽，研精應已足三餘。春盤留客惟蔬菜，麈尾同殮兩腐儒。促席共言真共適，平生肝膽向君輸。

千丈巖觀瀑布

千尋誰闕兩崖開  
縹緲懸泉噴峽來  
赤日半空飛  
朔雪玉龍騰  
甲動淵雷奇觀雅  
愜莊生悲作賦  
慙非李白才  
徒倚不知明月上  
徒瞻銀漢共昭回

寄謝李憲副子高

歸臥空山十二年  
杏園髯鬢已蒼然  
門前茂草從  
羅雀檻外清流只釣竿  
祇謂浮雲終蔽日  
何期披霧復瞻天  
古來知己良難遇  
管鮑於今重結緣

和箕仙韻

暴雨崇朝罷蒼烟  
向晚凝寧知空谷裏  
驟聽海濤

石龍庵

卷之四

七

生

和箕仙韻二首

重機探藻翰韻高神  
更爽何當千載下  
刪後聞遺

響

其二

良宵欣此會深夜坐來清  
新月一鉤墮長河萬里

明

和箕仙說月歌韻有懷未盡次韻遊仙二首

勞生碌碌空白頭  
車馬競逐誇衣裘  
何當解脫塵

中綈並騎爭鶴青天遊  
瓊樓玉宇望帝鄉  
翩然若觀雲錦裝  
凌虛倒影探月窟  
桂子散落紛天香  
夜深新魄杳何處  
坐對星河空問此  
想像清風永不  
移何時普照還無私  
吁嗟今夕玉華仙  
矯首閒庭惟碧天  
未須滿目飛明鏡  
明鏡皎皎靈臺懸  
更無晴晦與圓缺  
滿腔清賞寧論錢  
泰宇定今天光發  
險夷隨遇皆能安  
本來此物無汚垢  
寶珠常在金盤走  
迺知人身小天地  
一竅清光貫牛斗

其二

石龍庵

卷之四

八

獨坐空山十二秋  
靈臺黯黯不勝愁  
煩公示我光明訣  
高臥銀蟾照九州

其三

深山獨院靜無埃  
萬里長天一鶴來  
祇是形骸分爾女  
未須塵世羨蓬萊

陳敬夫年兄招西湖泛舟二首

山雨乘新霽湖船傍晚開  
十年秋水意此日故人  
柁返照樓臺盡寒城  
鼓角催月明如可待  
放棹且徘徊

其二

湖山元宿契城市復塵囂正憶扁舟從何期折簡  
招秋客一鑑淨雲物兩峰遙不盡登臨興聯興渡  
六橋

觀杖錫龍池今爲井和陽明先生韻

白雲深護萬峰尖峭壑陰森不受炎靈沼苔荒留  
古剎清泉竹溜映疎簾千年神物歸何地此日僧  
家幾近簷俯首淵然空悵望固知能躍亦能潛

御校場懷古

石龍庵

卷之四

九

絕頂空增一帳而宋高南渡此揚師千峰峭拔旌  
旗閃萬派奔騰甲馬馳眼底山河隨指顧帷中將  
帥足分麾那看慟哭金牌後想像鸞輿比望時

偶成

陳編竟日坐來枯過眼千言一字無長夏空齋惟  
寂寂比憲高枕自于于遽然寤寐乘真覺嗟兩形  
骸喪故吾此際靈臺何處見石潭秋月照冰壺

贈趙元朴移居越城

抗疏歸田十載餘自姚遷越意何如肯堂入識承

先志避俗何嫌濁市間室靜無塵披散帙門清如

水映長渠卜鄰莫訝他年約假榻相忘卽我廬

嘉靖庚戌冬予下錦衣獄時杭人李珠山承

案過蒙軫念不相聞者十四載矣茲會武林

歷數前事恍如隔世頃以衰病一切廢置偶

偕李君少憇真聖觀少山樓將有所適顧南

宮劉望陽繼至顧君意氣甚偉長於詩歌分

韻索題得樓字聊賦此章以贈癸亥十月廿

三日也

石龍庵

卷之四

十

虹梁桂棟若丹丘與客閒尋共倚樓感舊漫追燕  
市別採真重結武林遊霜寒樹影依巖瘦日暮雲  
陰近水浮邂逅南宮吳處士分題聊爲故人留

陳敬夫年兄總憲吾浙轉轄閩藩比其行也

缺爲面別詩以送之

平生意氣謬相知二十年來復若茲我自山林甘

閒寂公今社稷繫安危閩中正切維藩望河內

難淹借寇期此日茆簷開曝背北風岐路不勝思

登昆廬閣

傑閣綈迴丹檻上飛甍縹緲碧空浮漢京文武雍  
熙日秦地山河百二州天險重關臨絕塞帝畿

千里俯平囿禪宮勝跡如麟次冠蓋年年此共遊

贈陳持齋發粟

百歲曾誰一日閒無過斗室與三殮守財可笑甘  
爲虜索債何當巧化難祇爲兒孫供酒色寧論鄉  
黨有孤鯨丈夫此舉千秋事不減當年晏子看

過長山精舍贈葛仲韜

久向宮牆識步趨考槃山麓學如愚紛華等是浮  
本龍庵 卷之四 十一

雲過夢寐真成野鶴孤舊業未須窮萬卷閒情那  
復賦三都心齋尋取簞瓢樂陋巷於今我丈夫

次虎泉贈韻

褰絨歸田傍海濱閒居病懶不衣巾隨呼牛馬皆  
吾與竟作巢由亦帝臣白社笑吟聊取適扁舟來  
往未妨頻武林諸公欲招入社尋常慣見風濤惡敢謂中流

砥柱人

西省白雲樓宸勝衛墓之尚矣已酉轉副四  
川部得朝夕登覽繼今改歲將週兩予適在

告多暇瞻言興懷聊成二詠庚戌又六月念

二日也

上林花發柳初齊畫省高樓試一躋櫺檻凭虛開  
廣陌轆轤引水散平畦千山遲日都城外萬樹春  
雲御苑西欲向仙郎問佳句池塘芳草正萋萋

其二

三伏炎塵滿市闌端居真得此開顏芙蓉江關心  
同遠楊柳春風意自閒湘簾桂樽聊對客玉泉金  
甕西山漫看山可憐河朔誇逃暑何事昏昏醉忘

本龍庵 卷之四 十二

還

七聖庵別園上人三首

其一

吾宗老伯七旬餘少小離鄉傍佛居今日通州城  
外過小庵下馬一踟躕

其二

背郭禪房隔市塵初冬簷日煖於春一樽且就山  
公醉明日長安車馬人

其三

何事當年別大輦南枝越鳥古今情白頭空憶孩  
童侶不識存亡問小名

江湖覽勝亭

羣山迴合一亭幽坐擁江湖左右流紫翠千重樓  
閣晚風烟萬里鴈鴻秋新宮競道攜蓬島古刹誰  
知卽帝丘城角未傳漁遂起間情不覺落滄洲

次山谷木人洲

山林失足復滄洲漂泊摧殘漫不收萍水總憐桴  
朽質風波難撼稿心頭枯槁未鑿園堪濯機械都

石龍庵

卷之四

三

忘鷗自投極目微茫雲樹裏千年物色恨何求

贈相士因循齋謝公走東至山中

考槃在深谷歲晚聊棲遲肉食豈吾相麻衣空爾  
知溪山景松栢歲寒姿對此將忘老行藏信

有時

元夕三首

殘星點點墜蓬瀛萬頃芙蕖出水明騰沸笙歌雲  
漢裏熙熙民物樂昇平

其二

元宵對景人人樂五夜觀燈處處譁隨俗不徒酬  
節序奉親兼是愛年華

其三

山中令節競春妍溪上花燈映水燃萬國賞心同  
此夕高堂具慶復齊年

寄謝葛公旦次韻

齋居逃暑碧山隈何意高軒入谷來不是剡溪風  
雪夜豈應清興及門迴

贈七十翁

石龍庵

卷之四

古

聞道先公舊司馬喜看令弟復乘驄槐堂琴瑟春  
風裏花萼樓臺碧海東鶴髮稀年偕老在鹿門攜  
隱幾人同清秋初度長生燕並坐吹笙月滿空

九月晦日

多病終年守故籬漫看節序幾推移千林楓葉彫  
落盡一徑寒花開更遲晚節未隨秋令改良宵還  
待月明時空山短景無相慰細酌清吟當在茲

賀思明潘大宗伯公五旬

帝京冠蓋憶追隨忽漫升沉各艾時樽櫟豈堪親



玉樹萬籬何幸附喬枝期君學孔應無過槐我希  
還尚未知脩竹山窻情莫謾臨風遙誦武公詩

補遺

題寶蓋

聞道山僧開法界若爲雲物散天花因輪五夜凝  
蓬苑想像千官擁翠華

彭水部邀登放鶴亭

九日登高多感慨千山對酒復霏微歌風亭古空  
殘草戲馬臺荒半夕暉遠客依依憐此會長河渺

石龍庵

卷之四

圭

渺念將歸月明徒倚聞嘹唳不見鶴來空雁飛

石龍庵詩草附刻卷之五

一疏藁遺蹟

劾權相嚴嵩疏

謹奏爲奸貪輔臣欺 君誤國乞 賜罷斥以清  
治本事頃者逆 犯順侵入畿甸焚殺之慘前所  
未有致厯 皇上勅諭文武羣臣凡有見聞可以  
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昨又指示部院科  
道諸臣仰見 皇上憂勤惕勵之心先事預防之  
慮羣臣莫不震叠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

石龍庵

卷之五

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

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不容死伏念

委質爲臣身非已有覩事積憤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許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昧陳之臣惟

外攘之備在急脩內治內治之要貴先端政本歷

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言似迂其應如響

竊見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

貪黷無止以內勲貴之交結以外羣小之趨承賄

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遊以下

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擅擬 上用者猶難數計蓋不如是卽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糧則剝民脂膏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十輩回籍樓櫓坐船更番迭運擅役夫隸冒支開廩沿河驛遞州縣望風迎順嵩輔政十年不爲不久不爲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制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所由來漸矣而嵩猶泄泄焉自爲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記嵩往歲參論序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帛不敢收受門可羅雀等語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誥戎兵之日况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殉國圖贖前愆而何繆引老子佳兵不祥之說以謾 清問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省薊州總兵羅希韓奉旨拿問嵩子太常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培植邊軍取

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爲京師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收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培植軍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爲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概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卽邀爲已力而預索顧希曾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缺至猥瑣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卽許爲註撥而預受盛堯相銀三百兩蓋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臨勢託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滯耳固不能以悉數而亦不敢以竄聞網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所未有之富也夫嵩節蒙 皇上之優養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承平無事實官鬻罪賂遺請託之賊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奈何宵旰不

遑國家多事緊急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倚賴之官而復賄囑李鳳鳴郭琮爲之不知嵩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來嵩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搬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又潛自直所出私宅看發女輜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卽世蕃衆多之妾勝也今潞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船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又聞主憂臣辱嵩旣平時不克任事以

右肅庵

卷之五

四

示於外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可以以廣交自固乘機擣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甘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卽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天威在上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入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卽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海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並賜罷斥別簡忠良委任責成乾綱總攬于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脅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安壤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患哉此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

右肅庵

卷之五

五

臣岳飛以精忠神算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況今四海一統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大臣不正而責小吏之廉必不可得文臣愛錢而欲責武臣之死亦不可得今街巷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閣老還要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于嵩實無一毫之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謹奏

方龍庵

卷之五

六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廿八日

復麗省庵侍御書

伏唯明公按節初臨德威憲度遐邇震疊自藩臬鉅公下逮郡邑庶僚爭自濯磨以承德意而豪家武斷亦且預爲之革面而歛跡蓋由公剛大之氣不計利害屠實之密不厭繁瑣上之所以令乎下者悉本至誠而下之所以承乎上者罔敢虛應故雖片帑下頒而窮鄉僻壤莫不風行而雷動是豈昔人所謂執一御百者可同日語乎詩屏居深谷

想望丰采何啻泰山喬嶽巖巖屹峙於霄漢而悵然無從一快靚之也去冬偶寓湖剡乃辱台旌枉顧誨言色笑平舒和暢藹如春暘之被物令人心醉而神怡者久之既而復拜案行事宜盡釐夙弊弘濟時艱猶復虛懷周詢下逮椎魯勞書未竟旋見舉行如驛遞庫役之裁革里甲坊頭之節省司差府牌之禁止昭布方冊在在稱便是何我公練達之素而聽斷之敏也兩浙士民誠服愛戴咸願稽首闕廷暫借寇公而才名德望簡擢臺端馳輪迅邁可少違哉然而宏規締畫堪著令甲俾得良有司奉行斷可施之百世而無易者更乞我公留意是誠南國之棠陰也真切詩編籍以來寘身草野不敢比數衣冠伏承大君子不鄙寒賤先枉台教重錫多儀迥殊常格詩何人而敢當此唯長者之賜有道之貺對使拜嘉感愧無地筮憑尺素願布寸忱此皆兩浙士民同心發愿無由上徹而詩迺不避庶人之嫌信恃知己之愛代申感激冒瀆清嚴非敢爲一人之私謝已也萬唯台慈

方龍庵

卷之五

七

照原幸甚

王父嘗被公延入署中三日夜細叩浙中利病  
所在而家大人以髻亂從之公復爲廣以報王  
父逐條疏具行止而藁不存矣僅存此札聊附  
鐫以見意云

右龍庵

卷之五

八

一贈答詩文

李攀龍

贈龍川先生奉使便省

同省啣梧賦採蘭西風灑袂倚離鞍青雲莫謂論  
交易白首猶悲行路難南國錦衣花下燕東山彩  
桂月中看乘秋何處逢歸鴈欲寄芙蓉江水寒

潘 晟

贈龍川翁奉使南還

金旌玉節指南州草色河梁動別愁仙佩暫驚分

石龍庵

卷之五

九

鳳闕宸章初捧下龍樓丹毫日映中臺曉

寶劍霜清碧漢秋傳語故鄉同學侶莫將榮寵問  
車裘

賀徐龍川親翁五泰二首

綸巾野服任逶迤贏得清名舉世推一壑獨看流  
作枕九天應覩羽爲儀嶺猿汀鶴寧終戀風虎

雲龍自有期莫惜髮毛今已艾太平全賴佐康熙

其二

當年段玉槐相隨每憶清宵晤對時蚤識鳳毛偏

有種應憐樛木久無枝世途休戚惟君共生事蹉跎祇自知何日重依雙闕下逍遙一誦白駒詩

陳紹

射虎行贈龍川先生

藍山山南有猛虎磨牙殺人共苦昨見射虎山下郎彎弓欲發身先傷行人畏途祇爲虎昂頭白面多威光耶耶少年負豪氣楊鞭爲問山南事人言畏虎我則殊下馬偏袒衣短褌翻身一箭入虎窠虎縱嚙我奈我何歸來飲酒邯鄲下拔刀砮膾石龍庵  
朱之五

軍

秋日懷徐龍川

苦憶山南徐孺子秋來長日閉雲關黑頭辭宦應多暇白晝窮經總未閒興到擬將懸榻下夜深疑是泛舟還叢叢芳桂空山裏未許高人獨自攀

再用前韻寄龍川三首末致欲訪之意

幾日思君稀會面獨於清夢得相關梧桐月上秋將半草閣雲停人自閒漫憶風波驚往事且隨雲

鳥共迴還明時豈合沉淪久矯首龍鱗尚可攀

其二

金鼎遙望見南山中有佳人獨掩關陶令歸來非太蚤潘郎官罷正堪閒門依脩竹開三徑爐有金丹煉九還莫道維摩長抱病知君高臥已難攀

其三

足音長不到空山闊別經旬欲扣關蟋蟀夜堂入正寂兼葭秋水意俱閒月明溪岸蒸藜熟雲起峯頭放鶴還正擬此時來問訊石林松關共躋攀

石龍庵  
朱之五

五

之約

出郭偶因端午節追憶猶當去時春且看艾葉初迎眼莫道繁花不待人西蜀文翁真不俗南州高士坐來親他年越水傳遺事此日風流尚可陳

徐龍川見訪別去有懷

佳人昨來草堂暮青眼相看意轉濃別去歡踪又陳迹幾宵明月自山中南州高楊懸何在北海清樽倒未空何日論文重過我相思多在暮江東

王世貞

答寄徐龍川三首

憶昔公車亂後開當時諫草壓霜臺金雞北極驚  
孤下威鳳中原好再來我自江湖甘落魄君知天  
地尚憐才山陰倘有乘舟約莫遣王猷與盡迴

其二

折檻封章動九重匣中雙劍鎖芙蓉歸舟剡曲  
家家雪採藥天台處處峯歲色平林空虎豹春聲  
大海起魚龍向來雷雨皆天澤未許逢干地下從

其三

十載容城涕淚殘京山宰木夢仍寒批鱗北闕  
狂誰在息翼南溟老自寬何地可償明月璧故人  
仍擬切雲冠風江大有波濤思舟楫毋歌行路難

葛曉

夜過管溪欲訪龍川先生不及却寄

行盡山隈復水隈到來橫北仰崔巍龍門深鎖溪  
聲月惆悵無緣首重回

張獻翼

送徐以言先生起任通參

北極新明主南都古納言整冠還魏闕投袂起  
衡門雨露天家澤風雲客路繁詞臣兼抗疏人譽  
一何尊

胡正蒙

送龍川先生獻獄江北

輕鷹吹爽散林垞淮北畿南攬轡行詔電遠從

雙闕下法星深映大江明風生筆底春先到霜

凜臺前宇正清孺子門牆經駟馬里間爭說漢廷

平

秦鳴雷

贈徐北部出錄便省

井梧初下葉秋色滿平陰旅食愁方泥離羣威更  
深路分燕柳外棹弭越江濤使罷趨庭日懸知慰  
夙心

李奎

攜酒過瑞焦池同顧南宮劉望陽餞龍川先  
生賦得塵字

霞館靜無塵青山對故人  
馮唐今未老鮑叔舊知  
貧菜落池邊樹湖平江上  
津明朝別離去幽思復  
誰論

又

十年隔別寒風塵池上逢  
君正小春古洞閒花寒  
弄石涼林孤鶴漫隨人遣  
時且看登山屐混世難  
道漉酒巾握手放歌須劇  
飲不知斜日下西津

顧聖之

同前題賦得齊字

石龍庵

卷之五

五

惜別同留約春遊恐未齊  
地偏容我醉山靜足獨  
希照瞻平池深僅人落葉  
變近來傳土馬高隱莫  
深迷

箕仙

贈龍川先生起任銀臺

聖主當陽萬化熙普天共  
切帝臣恩班生遙羨登  
仙日唐介重還懷報時  
玉殿龍飛春蕩蕩丹  
山鳳起日遶遶念年秋  
臥經綸熟細檢封章對  
仗

又

抗草當年入禁鸞奸雄落  
魄瞻生寒由來下榻  
聞徐孺未許東山臥謝  
安耿耿葵心傾日老迢  
迢帆影傍雲看東南民  
力多憔悴此去須教稅  
歛寬

董份

送徐龍川出錄江淮

漢署郎官英妙年材名已  
在洛陽前省中照映常  
如玉天上超遲儼若仙  
奏罷法垣多著令賦成  
建禮共推先更看持節  
南歸處冠蓋傾城擁別  
筵

石龍庵

卷之五

五

王崇古

省寮古處徐子會稽陶子  
永康徐子奉

命錄囚兩載鑑川王子借  
諸君祖于惠河之

水亭酒行歌關悵然爲賦  
用續驪音

採蘭曲

秋日水亭蘭葉長送客臨  
流酒盤觴西風在道蟬  
在楊採蘭相贈餘馨香  
請君聽我歌鳴榔商聲  
未發別思翔懷背投簪  
各異方幾年盡省日相  
將運甓陶侃志廟廊南  
州徐幹俱鸞皇一朝出  
使各參商爲牽天威劍  
拂霜燕冀江淮皆帝鄉  
百年禮



樂稱隆昌願君紉我幽蘭芳蚤布皇仁報刑祥法  
星昨夜生輝光

朱朋求

贈龍川先生起任銀臺

聖主勤求舊旌弓到海陬幾年歸嶺北此日送江  
頭政在銀臺紀勛從玉節籌山中只我耳所願治

伊周

陶欽臯

送徐龍川先生出錄便省

石龍庵

卷之五

六

自昔同遊漢苑春天曹雲省更情親高槐日上趨  
衙後古柏岐分攬轡新爲報使君傳斧鉞絕憐仙  
侶動江津錦袍蒼鬢遙相望故國蓬萊鴈正賓

侄惟賢

丙午沽頭寄龍川叔

憶昨金門別蹉跎又二年每因逢過客接得寄來  
篇總荷箴規益頻勞魂夢牽何時竹林下清話共  
樽前

王國貞

送鹿川徐君榮歸兼呈龍川

難弟櫻心月蒨梁難兄衣綈又還鄉雲開千里馳  
騏驎天遠孤飛有鳳凰尊酒看山分越翼片帆帶  
雨下淮楊白頭笑醉班衣舞回首龍樓日正長

顧

寄謝徐龍川

白沙翠竹護茅廬臥病山城十載餘直以衰年棲  
陋巷設勞佳客駐高車呼童旋雉庭前草設榻忙  
收几上書卻笑腐儒籠篋甚無能歎曲魂何如

石龍庵

卷之五

七

豐道生

癸亥二月六日步至靈隱午陪徐龍川王龍  
谿趙麟陽顧南宮李珠山孤山觀梅

仲春戒時彥言訪通僊堂麗日啓重闥和風泛孤  
航澄湖渟玉液潛藻涵瑤光香飄羣剎聳影落雙  
峯長六橋煙柳碧九里雲松蒼放馬依豐草鳴鶴  
聞高岡解節濯清泚移樽浮夕陽江梅燦餘馥參  
差侵羽觴戲歲惡桃李明節愉冰霜物性有如此  
伊人期自將俛仰壯懷激管絃羈愁忘鳳笙歌伐

木瑤瑟揮隰桑古祠欽往哲象賢閔中唐郭井沛  
餘澤蕪提藹遺芳白傳亦良牧惠政堪比方君復  
廼山人豈徒金玉章陳橋恥爲佐柱斧義尤傷雅  
抱寄玄虛隱德存網常四賢徵易地千載增慨慷  
遐暉烽火息當塗狐虺藏馳暉不可駐庶以詠時  
康

釋真贈龍川子

夫子贊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  
焉弟子記之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  
石龍庵

卷之五

大

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莊周云道之真以治身夫人之生孰無  
慈良愧恥之心遂而充之擴而行之自淵居而放  
乎四海油然而興默然而應不號而孚不繩而同  
是故以真感者物皆真應之矣以罔施者人亦罔  
之矣養生者匪食則芋匪衣則盜匪室無以辟風  
雨不得已而圖所以生菽粟茂藿食之真也絺褐  
布素服之真也祈因夷曠居之真也杖屨櫟俞行  
之真也不傷其生可矣罔於食上弋鵲鵠下狩熊

猩河涸魴鮓海登鼉龍太官之露雲芝之飲閭  
之果滇狄之蔬一席百品未爽於口充腹云乎哉  
罔於服冰紈霧縠錦相綺襦籠纂玉枕翠衾珠舄  
金蟬之裘火鼠之袍蛟綃滌暑崖貂禦冬萬里誅  
求日易數襲蔽體云乎哉罔於室柏梁榭棟珉礎  
麝壁金縷玳瑁地氍毹錯雕樓五重瑤臺十仞回  
廊萬步曲巷百折索材川楚歲無虛日商周鼎彝  
晉唐書繪柴汝尊益齊其宇姚黃魏紫扶桑未麗  
月桂洛菊設其庭孔雀鸚鵡皓鶴白鹿炎豹青獅  
飛鳴決驟于其間巴童吳兒鸞嬰蓮炬導其出燕  
姬越媛空侯笙簧俟其入容膝云乎哉歲輸金帛  
於家舳艫數百蔽流而下絕夫億萬晝夜勿息凍  
餓殍尸過棄川谷養子義孫馳饋十舍監司守令  
膝行千武匍匐道旁莫敢仰視簫鼓喧前劔戟森  
後瞋睨不顧一顧爲榮徒步云乎哉嗜欲深者天  
機淺喪其真而欲無涯志非望不族不已梁冀董  
卓石崇桓玄爾朱榮李林甫楊國忠元載張彥澤  
蔡京童貫秦檜韓侂胄賈似道胡惟庸馬順劉瑾

石龍庵

卷之五

九

江彬錢寧郭勛胡中中後先相望暨其終也不能  
持一物天之定也惡乎免至於嚴氏而集羣姦之  
大成矣余年三十有五乞養還山唐太宰霍宗伯  
交章薦之始嚴氏從先大夫後因寄聲周壽康欲  
召余直史館余謝曰爲親而棄又奚爲而出嘉靖  
世蕃名虜入寇距京師僅二舍 詔百官獻  
計龍川子疏入忤嚴氏逮繫之假掠備毒不屈請  
戮之 世宗皇帝不許赦戶部放歸戶部猶希嚴  
旨持其牒無食再日而龍川子怡然無色望隱嶺  
石龍庵 卷之五  
北山中侍兩峰先生寫太宜人養志康壽益探六  
經靜驗于身心性情之德行著習察酒色等獻之  
欲一洗而空之爲名者罷輒殖居虛驕間里或崇  
聲伎狎屠沽學仙釋昨名教唯龍川子暨麟陽子  
四五公不然甲子秋世蕃伏誅丙寅冬 世宗遺  
詔錄百事坐廢者 嗣聖皇帝徵龍川子納言于  
留都人亦未見其色喜余謂龍川子和而不流中  
立而不倚值有道不變其塞可謂善葆其真矣龍  
川子亦悅余指之不來礙之不懼老且病而不勸

於學既窮屢空而不動於中韓退之歎百世相感  
其之間也余爲山人忘乎人間世已逾三紀顧聞  
忠孝正直之士其心感觸不能自釋矧亞僑倬同  
升南岳憲燈同曹夢楚應陽終其身弗晷意氣相  
許疆域之懸未給顏面迺沒谷吳悟齋海剛峰董  
幼海何古林蔣味懷之若麟陽子猶齋子紫墩子  
立峰子則罔與之進矣矧與兩峰先生偕升於浙  
闕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它余與龍川子殆近之  
矣金陵佳麗納言清優 聖天子將徐而進之先  
石龍庵 卷之五  
逸而後勢先暇而後劇先歷試而後柄善繼述之  
道也

楊繼盛

送徐龍川審錄江南

寥落雲司庭牛虛有功此去更何如西臺月下幽  
人楊南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况  
是繁飛初秣陵若遇相知問爲道疎狂病未除

石龍庵詩章卷之六

通政徐公傳

贈大理寺卿原任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徐公學詩當嘉靖世爲刑部郎中上書言事頃者逆禍犯順侵闖畿甸焚殺之慘前此所無羣臣知効條舉目陳而未有以探本之論進者臣惟外攘之備在脩內治內治之脩先端政本大學士嚴嵩奸險莫測貪黷無厭見今虜勢猖獗尚引佳兵不祥之語以謾清問而厥于世蕃復以貪倭佐之薊鎮

石龍庵

卷之六

總兵羅希韓奉旨拿問世蕃接受失事問革總兵李鳳鳴金二千代其任漕運總兵員缺世蕃接受年老昏庸總兵郭琮金三千補其缺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此時委以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概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卽邀爲已力而預索顧希曾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缺至猥瑣也舊吏未滿之白世蕃卽許爲註擬而預受盛覽相銀三百兩蓋大而銓曹本兵之選

樞微而官辦胥吏之營求藉世蕃權臨勢託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又自九月初旬嵩後門暗集車輜數十搬運行李旬日未息發回輜駟四十餘非嵩眷屬則世蕃衆多妾媵心亦知非凡座船封識悉假用別衙門名號於已得矣如君父何如國事何臣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莫不切齒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牾者誠以世蕃狡鸞擅執父政內外結成諸衙門奏請稍涉疑懼者必先關知而後聞奏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

石龍庵

卷之六

二

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脇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其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關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懽當路而緘其口若前此論嵩者嵩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託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聖恩寬宥而令安在伏乞勅下科道詢訪參論將嵩父子並賜罷斥此聖諭所謂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公西曹

冷局耳而能知分宜相如此詳者益公宗兄應豐以太常直中書數知相事故公內憤而發之疏入上責公爲親報復私仇下錦衣拷問獄上放公爲民而亦令世替罷職養親云 上旨云爲親報復益指疏中御史謝瑜也謝公同里人嘗出按蜀自蜀中飛章詆相相乘大計假中旨民之矣始公疏上時 上蓋三置三復徬徨至丙夜命大闢曰來日留殿講說話而嵩末之聞也既聞大驚亟行金 上所幸陶真人所真人亟入侍泛言相忠狀右龍庵 卷之六 三

人至酬之少物一校詎擲於地一校曰徐公清官安得重酬并取納公袖中詣錦衣使陸炳拷掠備至必得主使者姓名公曰夫人臣盟日夜瀝肝膽不憚蒙誅爲朝廷發大奸惡父母妻子不與知誰主使者彭鳳以場屋文字相投因交道耳謝雖同里蓋計七尺軀輕十室邑耶公羸不勝拷問絕於地錦衣吏錢堪李奎石首王爵等相向憤惋曰徐公卽死謂公議何微舉足踢械鍵鍵稍寬痛稍以不楚使亦頓悟杖數四連舉碁拍案若怒杖卒不力者卒悟使意杖亦轉輕旣入獄局衛甚嚴棗餽之入輒爲羣校所標而給事中沈公東久繫獄具有一切飲食藥餌出周旋公公得不死凡四十餘日獄上當事者當公絞刑相擬謫之 上直民公也公得爲民旨詣禮部除名戶部註籍贖黑負創出城相猶私遣二人尾公居數日 上忽詢公名於諸閣且令志之而相始返尾公之人矣後醢壇青詞有列姓名同公者 上復問卽其人耶其人聞之遂更名學謨云而公宗兄應豐明年相以大

計去之矣乃 上則特留之後且十年相竟中應  
豐以他事亦被廷杖去公出城之夕同舍郎劉公  
松詣送不及而有黃主事某輒以劉貢懼於相相  
亦去之以大計公家居十有八年歲之丁卯 上  
晏駕遣詔錄言事諸臣朝議首公遂起公南通政  
司右叅議至未踰月而卒始公舉嘉靖甲辰進士  
授刑部主事蓋隸曹貴州司貴州司分掌吏部訟  
獄吏部所送獄卽多探其意旨爲重輕而公不少  
徇假嘗一貸微肯之吏而重正賍濫之官千戶李  
右龍庵

卷之六

五

雄有前後妻前妻生二女一子女曰玉英桂英遇  
書史能詩子曰承相後妻一子曰亞奴雄死後妻  
私於其弟榕謀以亞奴襲雄職因共毆殺承相誣  
二女有婦行故殺其弟滅口而証以送春別燕二  
詩蓋獄成者二十年所公閱玉英自理疏有臣母  
事臣不敢言之語一訊得實卽生之且以二女請  
宥亞奴存雄後丙午夏京師滿雨決旬忽夜半水  
大作獄處最靈囚千餘人且立盡公適提牢丞督  
吏卒借溫祠所集民材架巨櫺悉處囚其上過祝

之曰吾以意縱汝卽逃亡族矣諸囚羣泣曰敢哉  
囚仇且病公出私錢市餅餌姜椒療飽之出三日  
水稍平於是諸囚盡躍呼謝公大司寇入部閱囚  
囚無一死且亡大奇公也戊申奉 勅慮囚江北  
却一切例餽餽金所平反不下數百人己酉陞四  
川司員外其秋晉江西司郎中歲庚戌八月虜突  
騎薄都城旣去 世宗赫怒屬士下旨求言公劾  
相書上矣歸則奉其尊考及母安人色養至備遺  
屋數椽舉以讓其伯兄薄田不給瓶無宿春而宗  
本龍庵

卷之六

本

族孤貧不吝分賑問耕課讀待鄉黨稚少如親弟  
子有爭訟者往往以禮諭止之暇與親故留連其  
獨居終日端坐不發一語邑令欲一覘其顏色不  
可得胡公宗憲總制浙直威名赫甚而亦善敬禮  
賢士大夫顧獨不得一交公胡公跡公甚切而公  
避益堅他日上百金爲安寧公壽公拜遣之其後  
龐公尚鵬以御史按浙所以跡公如胡公而公竟  
見之爲條浙中均徭之害請更其法曰條鞭而罷  
公捕行之今則江以南盡用此法矣公所以避胡

之堅而辭餽之峻寔以胡爲分宜相之人第口不言耳其後相敗胡亦坐罪公則嘆曰雖然胡公保障可念也首爲頌冤公故以論相廢哉同時諸公有切齒相父子者亦卽軟慰解之生平不見喜怒之色而氣度兀然其靜證闇倚超然自得往往見之吟咏箴銘如曰洪爐煅煉那容雪珠子圓成自走盤曰心期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進於全德之地求免于鄉人者未可與語于聖賢之徒王龍溪先生稱公之于

石龍庵

卷之六

七

學庶幾默而成之者趙公麟陽亦謂公早歲豎立本於天資之厚其學問之涇滿充拓得于中歲以後者淵乎未可測量也公字以言別號龍川浙之上虞人

何生曰當分宜相在位論相者如公疏中所云王陳謝童諸公竟罹置畢此時嚴氏之惡如方天之棘人有言之而亦未盡知之而諸公先言之故其受併也隱而諸公之直無所伸其後言者則容城楊公羅水沈公仙居吳公上海董公柳州張公諸

公此時嚴氏之惡如將潰之毒勢且備裂四决人皆知之而不敢昌言而諸公言之故其受禍也裂或以死或以戍惟公與南海何公先後建明其時若虎方牙如隼始擊而二公折其齟齬其羽雖未得有所殞落而知人所共知言人所難言適當其會故公與何公並坐廢逐視死戍得稍間乃天

石龍庵

卷之六

八

當時立以言蒙難容城麗水禍最烈 穆廟登極以後名亦最著卹典亦最隆何吳董張四公皆至大官公方展鴻遠之翼而奪於天則世道不幸也公孫孝廉爾一命予傳公且言公被召時同行三公皆應召出者會於武林而三臺共餞之迎謂曰朝中三直公笑答曰海外三絕蓋當時客衣以縷積爲被三臺服俱載衣而公與二公則直褻而已直褻野人之衣也屬對絕奇而公之簡朴此亦其一端哉

鏡山居士何喬遠撰

徐龍川先生小傳

蓋吾師水部望平公教爲予言銀臺有龍川先生  
云爾時予初釋褐心猶童談銀臺舉相事輒爲引  
大白叫快絕不細請而今得悉之于孝廉普伯氏  
也銀臺公姓徐諱學詩幼穎異十七爲諸生常傾  
倚二十七上春官爲翰編彭公所賞識並首之不  
遂而戒以廷試時必相授卷公感其恩而故左  
之已而鄭比部吏曹謹一胥浮其罪公減之不爲  
獨世廟時千戶李雄女王英作送春別燕詩爲

布龍庵

卷之六

九

後母所文入上書自白得免死今傳佳話一段有  
曰玉英之獄者則徐公識之也獄秋涼公急出多  
囚約母逃我囚如約不逃一人公多方夷墮而湯  
熨之慮囚江北平反三百人會分宜相方謙恭下  
士人人以爲伊周而公首攻發之卒爲言者地公  
幾死虎口賴世廟天鑒杖六十爲民去一時謫  
播豚子到門前閣老還要錢天高皇帝遠不學  
詩無以首世廟聞之愕愕問徐某在否乃得生  
還事之類末在何儀部傳公生平學問孤高淡易

還家來布衣草屨娛二親如平時逢人坦坦絕不

言溫室事亦無一毫做睨怨望之意然有人偷鑒

總制胡公宗憲故柄要赫甚饒交公爲重得公至

虎林遽出訪公覺之千旄甫動而竹輿已渡錢塘

胡趣出訊明州而公入天台矣是時縣令某責世

禮嘗齟齬公遂侵公叔氏舅氏不爲動及胡公造

請令負弩驚悔如失公返謝之而胡公事敗公後

獨疏其有保障功其美惡不掩人如此代胡公者

劉公叢別公頃悞掉其臂公不候車徑長入麗御

布龍庵

卷之六

十

史尙鵬入境以師事公公入其署偕箸三日今海  
內通行法目一條輟者皆公所以諸屬也公極愛  
王龍谿先生敏妙而不喜其講學公善奕張江陵  
在史局時每爲飲乎竟日不語公器之云異日當  
國家之用嘗泛大湖遇石尤舟幾覆公指顧湖山  
自若走天台石梁往來魚背上數番以習陽明先  
生之意界不善飲而飲不廢左右嘗師飲人得至  
三十杯輒自頌又曾灼艾四十九壯火駢鎖必痛  
持之不聲色世廟上寶璽詔首起公報至公



方睹聖終局乃起知 上不豫泣數行下曰奈何  
且報我吉耶同舍者三公會武林三臺俯百壺之  
餞解衣迎謂曰朝中三直公戲答曰海外三絕蓋  
三臺俱鑲積截衣而所召三公則直報耳其爽結  
疎朴皆此類也始公疏奸相時以其太公若母託  
同鄉沈公太公以賢科爲州刺史亦以公罷父子  
反相賀公遂遷留都太公戀家山而以太母行邑  
大夫造導則甚盛公以悅母不一辭過鎮江訪太  
公所判署有黎一本是太母所手植公落其實而  
奉之以爲惟公之王父號拱北翁者嘗懷黎獻母  
夜夢帝錫數人爲孝感之應至此爲一事云有宗  
兄應豐公以太常直中書數知分宜事常語公故  
公疏最嚴而應豐公亦以公及踰年亦延杖爲民  
兄弟衍衍反又相勞苦而公之敦睦退讓產取其  
饒祠則獨任族指繁矣吉凶教養之舉皆於公焉  
待火至令虞芮不忍訟而沐德邨之清風直灌于  
峻婦之耳也下管徐公豈非盛德可師乃今日救  
時之急務哉願將撫汀賴薦登卿相而天遽奪之

不展其大用五十一而死天道何草草也或曰公  
瑞時值七開月而生天垂降之以靖國氣故氣血  
未穀不宜壽嗟呼以公之正氣凜凜春陽萬移卽  
此時言及猶恍見其眉目可愛而可敬者公何必  
以形體生也

遂園居士王思任撰

石池居

卷之六

七

先祖龍川公行略

緬惟我王父生平志行則京兆陳公絳嘗狀之冢  
宰趙公錦嘗銘之矣而掛漏特甚諸所稱舉自活  
囚建言二事外不少概見至所深思力踐以有得  
于身心性命之間而未可尋常測量者不及一爲  
議擬以我王父捐館之日家伯父輩屬俱貌孤  
未能悉徵當日行事爲之地耳他如 國史稗官  
郡志邑乘載記不乏亦僅存涯畧未易緬縷爾一  
不孝心竊傷之間從二三長老有所稱述輒載筆

石龍庵

卷之六

十三

以從得若干事而因有以想見王父就將所至私  
念王父背捐垂四十載先民故老日經衰謝及今  
不爲楊挖悲我王父一生刻勵大節炳然幸就湮  
沒而一旦不免越厥命以自覆是用不辭蕪陋  
錄如左王父諱學詩字以言龍川其別號也世居  
上虞之下管鄉五世祖妣孫氏以貞節旌高王父  
諱教以所居面北號拱北翁嘗自吳歸懷黎十四  
以獻如母氏夢數人咸謂孝感所至傳于邑誌孝  
子曾王父諱子忱別號兩峰起家正德己卯鄉薦

初判鎮江誌稱其剛方練達再判寶慶誌稱其清

介諳練祀名宦擢知涼州尋補安寧會王父建言


得罪力懇致仕配葛氏以王父 恩封安人初王

父姪七閱月生故多病及免襁在羣兒嬉戲中有

成人之度稍長知讀書卽秀敏颺發軼羣趨庭應

對未嘗闕一語高王父奇愛之指語人曰是兒不

止以一第自潤者惜余不及見之耳年十七補邑

弟子員嘉靖癸卯舉于鄉則郡司理  袁公祖

庚錄之時年二十七矣明年上春官禮科給事中

石龍庵

卷之六

十四

寧鄉周公采業僉薦第一人矣偶編脩彭公鳳以  
本房承乏密搜各房得王父卷輒持去與編脩袁  
公煒所薦瞿公景淳卷奪第一人迄以諱周不果  
所薦乃旣傳王父第八人猶爲扼腕不已則戒以  
廷試日必授卷于公王父竟不授卷于公而公  
乃益器王父也周旣爲王父言其事則王父退而  
就弟子位矣試居三甲觀吏部政乙巳授刑部貴  
州司主事七閱日而曾王母以 恩封益拱北翁  
幡然在也司故分掌吏部訟獄吏部所送獄卽多

謂其意旨爲輕重王父不少徇假有吏以薄誼必欲重視之王父一訊無他卽還其役賞劾一州官  
贓盜獄且具賄囑其鄉里要津祈解不聽卒正以  
法于戶李雄有前後妻前妻生二女一子女曰玉  
英桂英通書史能詩子曰承相後妻生一子曰亞  
奴而私于其弟榕雄死謀以亞奴襲雄爵因共醜  
殺承相誣二女有婦行故殺其弟滅口而証以送  
察別燕二詩蓋獄成二十年所矣而玉英自理疏  
有臣母事臣不敢言之語王父訊得其實卽生之  
石龍庵 卷之六 五

獲囚呱呱弗子也王父在部六載聲稱赫然時尚  
書鄭邑開公淵雅器王父凡一擬禮科一擬銓曹  
輒往從吏部持之曰吾部中不可無此人耳戊申  
奉 勅慮囚江北却一切例緩餽金所平反幾三  
百人已酉陞四川司員外其秋晉江西司郎中故  
相嚴嵩貪黷險奸而厥子太常卿世蕃復以狡鷲  
佐之賣官鬻獄門如市屢自給事中王燁陳璘御  
史謝瑜童漢臣等詆嵩得罪猶屬嵩爲宗伯至癸  
卯執政後權勢日盛士大夫無敢建言纖芥及之  
石龍庵 卷之六 六

矣歲庚戌八月突騎薄都城下恣所侵闖焚掠  
既去 上赫怒厲士下旨求言 旨曰文武羣臣  
凡有見聞可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而所  
分布要害尚以賄置若薊州總兵李鳳鳴漕運總  
兵郭琮其最大者王父奮然曰此何等時而大臣  
猶乘危邀利以私非其人哉遂疏其事上之時王  
父宗兄應璽公以太常直中書荷 殊眷數知嵩  
事言之故王父疏最嚴而斥世蕃事尤多 上覽  
疏大驚蓋三置而三復之務徑至丙夜命左右曰

來日留嚴世蕃說話時王父以應詔言事不由銀  
臺故嵩父子不得預聞爲地恩甚有爲畫策者亟  
趣萬金 上所幸黃冠陶仲文人侍泛言及嵩派  
立盡忠任勞任怨狀則 上從袖中出疏示仲文  
矣仲文曰是直爲其進師解人甘心耳蓋彭綱脩  
鳳與嵩同里開自爲諸生常面斥嵩貪橫至頸顏  
發頰色嵩啣之及是嫉言者誣以他事廷杖去而  
爲王父南宮座師謝御史瑜王父同邑人嘗巡按  
四川飛章言堯代四凶嵩居其一嵩乘考察燭內  
批民之而王父疏適及其事于是仲文爲指言子  
上 上以其言爲然而疏乃屬在中書也其日  
世蕃入朝諸少年中貴以 上命關而譚之甚窘  
微仲文幾殆云王父具疏前一日召會賓客談笑  
引滿如平時囑家奴成爵嚮棺以俟曰勿令家人  
覺則身詣朝房候 旨猶給王母曰結正署中事  
耳時尚未曙因就謁同部會稽沈公橋以父母託  
抵朝房未幾則逮校二人出矣王父戒少物酬之  
一校詬擲于地遽以拳特加王父一校曳其肘曰

徐公請官安得重酬并取納王父袖中是爲十月  
朔日蓋疏上再閱日矣 旨曰這廝爲親報復私  
仇好生無禮着錦衣衛着實打了來說時錦衣使  
陸炳銀掠備至必欲得主使者姓名王父慨然曰  
夫人臣盟日夜瀝肝胆不憚誅夷爲朝廷發大奸  
惡雖父母妻子不與知誰主使者彭綱脩偶場屋  
以文字相賞固其職耳謝雖同邑至舉七尺殉之  
豈情也哉詞色抗朗不少挫第體羸不勝及以械  
具夾脛而擊之遂悶絕於地於是錦衣吏錢塘李  
奎石首王爵率其屬十人前抗聲曰徐郎中言事  
爲國耳械故浸漬百毒卽血濡及之不三年必潰  
爛死豈不傷哉因共擊碎械具杖行至三復悶絕  
如初然而杖以十計者六矣杖側使欲重斃之歎  
然而已至是炳大連舉拍案若重怒其不力者杖  
以頓輒杖已昇出梟以革箔自杖所至獄所經一  
闕檻獨峻杖而未絕者搜從其上不勝楚必微有  
聲息而昇者知之至是微聞王父有聲曰生也夫  
旣入獄肩荷甚嚴索館之入則羣校擇食之家奴

成爵往訴沈公橋公戒令翌旦執標食者以號而召之入然已再閱日不相通矣適給事中會稽沈公束繫獄久具有一切飲食藥餌以資得不死在獄凡四十七日嵩以餽至却之乃嵩於沈亦歲再餽而沈直詬而受之迄十九年不異也時次輔某擬以誣妄論絞呈嵩嵩曰能言人之過亦好事母爲深求令更邊方雜職以上而上則自內改批云徐學詩不必別處着他原籍當差爲民去嚴世蕃罷職養親 聖明獨斷蓋以黜逐示保全而嚴奉龍庵

卷之六

九

氏亦稍折其肱矣先是京師有臊子到門前閣老還要錢之謠而王父疏及之至是有續其謠者曰天高 皇帝遠不學詩無以言殆羨爲朝陽鳴鳳云其日出自獄則負而之禮部除名戶部註籍黑猶負劍疾馳出城時親友無從者獨前李王二吏繫之行俄聞有策一蹇驢朗吟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者王父曰必謝茂秦已果茂秦至矣編籍例用長解王父獨遞解遞解嚴矣而又督以嵩所私造二人良鄉令

簽解見其人卽勒返之而其人則尾之於後居數日 上忽詢王父名於諸閹且令志之其人始返王父既從彭城部使者聞其事於是有生還之望矣而王父宗兄應豐公明年亦以大計黜乃 上則特留之又十年公力懇外補嵩遂乘間言於上曰豐固不樂在 上左右耳竟被杖爲民去王父出城之夕同部新喻劉公松詣送不及一策馬過邸門而去有主事黃某偵其事進之嵩嵩亦乘大計去之後離垢青詞有列姓名同王父者 上

奉龍庵

卷之六

十

復問卽其人耶其人卽更名學謨云大事活囚建言二事皆伯祖學成公所身閱能言其詳而濫先不可復作後有所聞未有及其悉者不能無慙遺之憾矣王父既歷困踣自信益堅靜證關脩一肆其力于六經而日唯娛奉曾王父曾王母以爲樂布衣草履自奉蕭然當道餽遺無所受亦絕不通一刺有暇日與二三同志若王龍谿趙麟陽先生輩放棹于吳山越水間追然樂也胡公宗憲以軍興制浙直聲名赫甚願獨不得一交王父嘗介龍

谿先生請見先生屢爲從與不可則以天真書院  
會邀王父至西湖而公遽出訪王父卽日返渡錢  
塘公則趣汎明州蓋汎必由虞而王父入天台矣  
公至虞爲默然者久之曰此直避世士耳旣奉百  
金爲會王父七秩壽拜而遣之王父所以拒之堅  
者以公頗附於嚴氏第不令人知耳而猶以公多  
東南保障功不可忘及被召出將疏浙中四事行  
之則復公得其一焉邑令某頗齒齒王父尤貪橫  
嘗以城工拘王父親叔某某輒荷插就役以要王  
父王父不爲往會王母母弟連贖緩令輒乘王父  
入城繫之邑門王父爲出錢代償而不與言所謝  
去一切餽遺令輒冒以贖贖後稍聞亦一晒置之  
至胡公一嘗造訪以後令蓋不勝屈服矣而王父  
遇之無以異總制劉公儀謁王父且別悞揮其手  
蓋京堂例耳王父遂不候輜而入公詰朝躬詣謝  
過則王父過歸矣是時浙方患苦軍需一切輜車  
所經其舟車供億之費皆有產者徃爲備具晝夜  
均之或所占不過畧刻而偶磨煩重至破產鬻妻

石龍庵

卷之六

廿

見者直指麗公尚鵬之按浙也甫下車卽以幣交  
請見而王父辭之旣就訪王父西湖王父趣僦返  
棹而公復詰朝辭儀從至矣時王父尚在牀褥辭  
以他辭不見公去而旋至始見之則延王父入其  
私署蓋閱三日夜而別而家大人以髻亂從之時  
王父所條舉浙中利病如庫役里甲方頭司差府  
牌種種不一而軍需爲最請更法曰條鞭輸財于  
民授役于官而公遽推行之今則江以南皆用此  
法矣公初盛治具邀王父至其署中所供不殊寒  
士王父每欣齒其事云龍谿先生以王父大父行  
降友王父卽王父稱先生亦曰此游夏選也而獨  
不從之講學唯勉爲一赴天真書院意講學非逐  
臣所宜耳手譚特妙當在比部恒與同部袁公福  
徵對壘而江陵每坐觀其傍局已有言江陵無一  
語唯爲逐子欽入俟觀後局王父以此深相器異  
曰此當今人傑也嘗特造訪荆川先生而不過蓋  
生平誠鄉慕之乃先生亦卽踵復王父子家矣宗  
中有碑產而急無所售卽王父應之故王父置產

石龍庵

卷之六

廿

自曾王父所遺百二十畝外才七十畝皆人與顧視之者

嘗受句讀於從祖兄璋璋後貧甚贖之田六畝先世喬年公有懿行當太祖時以明經聘授福建僉事而屬係大宗嗣垂絕王父倡宗中好義者與娶婦有子且爲置產樹碣而族共供之祀以不廢宗中有產者當往任梁湖驛儲胥客若干時刻合之得三日卽所云軍徭法也王父曰不亦殆哉爲計產合贖所需而身督子弟之幹敏者往慮之

本龍庵

卷之六

七

蓋宗中賴保護焉居恒命駕轍遞宗中後進弟希明侄啓東共事後以甲子丁卯繼登賢書宗中五經甲乙科唯麟經未傳就童侶中擇叔氏鄰習之後以壬午舉于鄉一日家集問今叔氏良棟生以指稍爲掄擢卽云此當出身科第者卒成辛丑進士伯氏鳴鳳與叔祖希明伯啓東同進而資尤倚異乃獨以逢時爲王父所難伯兄兆龍幼而敏甚愛之然每辱其首曰好秀才耳已亦無不懸瞻者宗中少年或從事京師而爲王父謗書賢之嚴氏

歸而匪弗敢見既過諸途輒避去王父呼與俱來轉慰解之曰吾定知汝無此事汝不得自疑也性不善飲而喜飲嘗置一小杯習飲至三十杯嘗約艾四十九穴並然不爲動色行坐晏然不左右顧視有所顧視則身與俱旋舟過太湖風驟舟中人俱嘔眩不能支王父兀立舟前指顧自若天台石梁稱絕險履之如平地政以陽明先生嘗經往冀得其遺跡耳王父在田間凡十八載蓋十有三年而嚴氏敗繼王父起如沈經歷錄揚爲都糧盛取

本龍庵

卷之六

七

禍尤烈而鄒侍御應龍獨以專斥世蕃得請上旨蓋上任用嵩久不輕以耳目易股肱卽王父固有不專詎世蕃之恨至是讀其疏慨然曰吾意固如此耳乃當日所以攻詎世蕃未嘗不悉而世蕃亦輒坐罷職扼吭拊背以啓侍御公納牖之機則王父早計哉于時浙中巡按若黃公廷聘鳳公尙鵬張公科先後薦王父於朝而屢係特疏云迫世廟上賓遺詔起王父爲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時廟議差次諸言臣死事者首椒山公錄用

者首王父故賜環十九人俱原官獨王父超貳銀  
臺而卹典亦唯椒山公最優耳王父聞召之日與  
客別墅手談從容留與終局已更布子而客辭之  
始歸歸輒訊 上起居曰不豫則洒淚擲巾起曰  
汝不報計而報吉耶耶報人茫然失所望既與同  
召三人會於武林而三臺餞之迎謂曰朝中三直  
王父笑答曰海外三絕蓋當時客衣以襪積爲敬  
三臺俱截衣而王父與二人則直褻耳王父念曾  
王父暨曾王母俱年高欲疏乞終養曾王父曰不  
可若父子亦唯 主上所賜優游田野幾二十年  
矣今日乃汝致身之日矧吾尚善飯母吾念則偏  
侍曾王母抵留都任矣其日自田間出邑大夫所  
以遺藥甚盛王父一無所辭蓋以此娛悅曾王母  
耳過鎮江奉以游曾王父作判時故署其署中衆  
曾王母所手植者至是聚實取共歌而樂之未幾  
擬撫汀嶺時外王父藩公最爲大宗伯念王父體  
羸多病遽事遠輿非宜往言之銓部銓部曰然第  
叙推有體乃此公既抵留都可徐徐推轂乎仍以

石龍庵

卷之六

七

副推上而 命朱下染痢忽劇猶自謂無恙勉慰  
曾王母疾車前一日始請一訣以逝時蒞官僅逾  
月耳家伯父輩俱留侍曾王父無從者聲橐不足  
以繫棺賴合都緝紳賻奠喪事其屬續之言唯恨  
不能盡忠盡孝無一語及私云時浙江巡撫邢臺  
趙公孔昭南京河南道御史麻城周公弘祖各特  
疏請以王父卹典比椒山公例太宰 楊公傳  
業爲題覆得 旨贈大理寺少卿而未及請誥也  
宗伯高公儀則自按例議覆一祭餘悉持之時少  
宗伯山陰諸公大受少司空餘姚趙公錦爭之不  
可曰盍留疏俟其後人蓋語近激而高持之益堅  
竟留疏不覆也王父天資潛靜其學問所至一以  
陽明先生爲宗而本之夷易不見艱難之意故以  
論嵩龍同時諸公有切齒嚴氏父子者亦卽輒慰  
解之其獨居端坐或終日不發一語自爲諸生衆  
不屬草唯默坐構思不問家人生業幾無宿舛欣  
然自得也事曾王父曾王母靡所不竭其力宗族  
有孤而貧者不吝分資贈之過父兄執子弟禮必

石龍庵

卷之六

七



恭尤善誘掖鄉黨後進以底于成所與告勉雅俗  
以禮諭而止之會幸臨變不少動徐爲裁定數語  
如有成畫者縉紳先生自二三知己外寡所接與  
所接與多親戚故人所至留連或邂逅立談竟至  
移晷家人時至失其所往至其吟咏箴銘之間亦  
往往有以自見曰洪爐煅煉那容雪珠子圓成自  
走盤曰心期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曰須  
識靜中還有事莫令着處轉成昏曰分外不加毫  
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  
進於全德之地求免于鄉人者未可與語於聖賢  
之徒龍谿先生嘗稱王父于學庶幾嘿而成之者  
一生也晚及接見麟陽先生先生曰自尊王父早  
世以去使吾輩擔當當世之志消磨強半其銘王  
父則曰先生早歲堅立本於天資之厚至于中歲  
以後其學問所涵濡充擴者政未可量耳爲詩不  
存彙今所存二百餘首率由親戚故舊所繕寄或  
家父伯叔所憶誦者故多謬誤不全至所投贈詩

有龍庵

卷之六

七

歌篇什家大人嘗擇取其品翰之情者貯之一筒  
而旋亡于丁亥回祿之警建言以前則王母當被  
逮之夕傳且抄究主使急付煨燼然時已交傾海  
內自七才子而下各有賦贈今鮮子遺良可惜矣  
王父距生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五日卒於隆慶丁  
卯八月初九日家故多壽自曾王父曾王母以上  
三世暨曾王父之兄若弟俱以結髮同躋上壽而  
中唯男壽一女壽二未陟九旬王父圖爲坊表未  
逮而又自以受體薄所以守保厥身靡不至獨不  
獲一膺遐算豈非天哉享年五十有一配劉氏  
勅封安人安人之外王父則余宗聘君諱文彪當  
武廟時同以布衣對策忤劉瑾廷杖戍鎮番者也  
王父有子男三長鳴望邑庠生娶職方司郎中陳  
公綰女次鳴旦邑庠生娶刑科給事中張公承賚  
女次鳴玉國子生娶武英殿大學士新昌潘公晟  
女卽爾一所自出今 上戊戌授池州府照磨是  
時楚瑤陳奉赫其所斷訖無不立徵械一日直  
徽屬家大人稅六鎮故事照磨象郡守操之至是

有龍庵

卷之六

八

兩遠之家大人而家大人力返之且迄善御所造  
二人稅不啓瑤以不怒則池陽賴爲保障矣女一  
適順天府尹陳公絳子泰興薄翌孫男六女三望  
一男兆龍邑廩生娶庠生黃君鳳岐女一女適松  
滋教諭陸君定子元善且二男長攀龍娶庠生陳  
君孟麟女次從龍邑庠生娶河南按察司照磨張  
君綢女一女適湖廣巡撫車公純孫庠生仍安玉  
三男長卽爾一娶頃者張給諫公孫女繼娶工科  
都給事中仁和孫公枝孫女次景龍邑庠生娶庠  
生萬君挺女繼娶山陰庠生俞君宗文女又次承  
龍蚤卒一女適車駕司員外新昌呂公若愚孫庠  
生初閨會孫男十七女六兆龍五男長慶源邑增  
廣生娶頃者陳京兆公會孫女次慶澤娶庠生陳  
君繼忠女又次慶滙邑庠生娶會稽陶君志莊女  
繼娶庠生陳君光裕女又次慶淙邑庠生娶庠生  
林君一棟女又次慶洽娶陳君毓英女兩一三男  
長言達邑庠生娶頃者車中丞公會孫女次言興  
出繼弟承龍又次言近尚幼未聘皆側室褚氏出

石龍庵

卷之六

九

一女適光祿寺監事山陰王君鍾琦子崇夏孫出  
景龍四男長言中邑庠生娶庠生陳君果女次言  
敬又次言慎未聘又次本洽尚幼二女長適江西  
參政山陰何公繼高孫育仁次適兵部尚書新昌  
何公間玄孫裕如攀龍二男長言直聘石君化女  
次言正尚幼二女俱未字從龍三男長言楊聘會  
稽陶君崇達女次言灝又次言煥尚幼一女贅望  
江尉鍾君成功子振承龍以爾一次子邑庠生言  
異爲嗣娶兵部左侍郎山陰王公元敬孫女玄孫  
男四女七慶源二男忠裕忠初二女慶澤一男篤  
業一女慶滙一女慶淙一男忠祁一女言達二女  
已上俱幼今 上丁丑諸生請祀王父子邑賢祠  
學使關中喬公因阜羅然曰此公尚未膺俎豆耶  
遂檄祀郡祠云嗚呼我王父生平梗概具此矣卽  
其造詣所至節目所存亦既不媿古之君子屬以  
昊天不弔門戶中衰家伯父輩方以憂在蕭牆之  
內不暇憫釋爾一生于最後勉自激昂竊冀親揚  
我王父于萬分一而才弗逮志迄猶未有所成乃

石龍庵

卷之六

序

屬於人亡世遠之後搜訪遺聞底竭罷歸熙熙然籍  
以邀榮當代名公之出少寬擢髮之諫又復自念  
兄聞寡眇文質無底思終不免隕越貽王父羞惟  
是王父千秋不泯之志實與海內作者共之倘海  
內有知志士仁人俯垂悼念賜其孤寵錫  
片言垂之千載則爾一幸甚家伯父輩幸甚世  
子孫幸甚

已西南宮之役值給諫盧陵彭公維城侍御翼  
城史公學遷各疏請追謚王父爾一爰次所聞

重刊

卷之六

王

投呈當道因復互有所聞得十餘事私誠不惡  
棄去悉爲綴入附錄亦美牆之意云

萬歷庚申仲春 日不孝孫爾一肅沐百拜謹  
次於分陽署中

述先小錄引

徵善而卽誣譽先以藉重人情乎爾一誼不敢處  
此唯是質文名實之間厥有攸底矧在祖若父記  
曰先祖無善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  
知而弗傳不仁也古之君子未嘗不論撰其先祖  
之美以明著之後世其兢兢有如此耳豈其令終  
於廢墜以速戾于厥躬唯我王父諡先館舍垂四  
十載褒嘉闡釋迄俱泯泯乃問者彭史二先生疏  
議易名俱亟及我王父是唯宇宙間忠義流行薪

右龍章

卷之六

王

盡火傳不容終昧我王父死且不朽一更何言一  
所痛者我王父立朝淺而匿跡久見諷者十一齋  
志者十九不暇具舉如矯脫繫囚千餘議革軍徭  
諸笑種種所自表監皆在建言一節外卽建言一  
節當是時七八年間士大夫無一人敢與少掎而  
王父獨不惜矢口攻之此楊駕部逮戮疏所以獨  
致倦倦而疏重排振世蕃世蕃亦輒坐罷職厥後  
鄉侍御竟以專斥世蕃一舉回天則王父早計哉  
歿之日趙周二先生請以王父卹典視椒山公良

所稱事蓋棺議始定而當事者以未及殺身重難之夫身亦願其初真捐不捐耳其究至於殺身不至於殺身遇也矧我王父百鍛遺範十八年棄投草野寒操徹骨嗟嗟奚遽不當一死哉且當日賜環十九人獨王父超貳銀臺不踰月推撫汀贛而未及命下以逝相提較論先皇帝施而未竟之恩殆未可量詎意寂寂至今區區名字混在儔人而其他人不暇具論亦奚以謝先帝而慰忠魂方令一人在爵百辟惟刑千載贖儀一朝聲舉

石龍庵

卷之六

三

當事者業惟慎法周詳而矢以公執敢以私干唯我王父生平曠曠義無終晦而其遺時處數之奇雖生萬死僅存雖祿沒世食貧雖官踰月彌留尤令人沒齒不餒平者竊思當事者或未悉茲本末而振興一節自好尋常被放之夫同類而稱不唯我王父一生砥礪終歸煙沒而亦奚所當於當事者決微發幽礪世磨鈍之盛心記曰孝子不譽親良友不譽墓一不孝亦安能明著其善克免于不仁不知之稱乃嚮者數君子所共推稱業章章如

是比邱風馬白簡相將豈盡無見而然者唯當事者鏡核其指歸而審圖進之爾一卽率就類越有餘榮爾

萬歷己酉季冬日不孝孫爾一齋沐百拜謹書於長安邸中

石龍庵

卷之六

四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會試舉人徐爾一

奏爲孤忠首諫清論素孚優卹易名湛恩未霑比

例載陳情惻懇乞

聖明俯賜特典以光

聖治以風臣節事臣頃借計吏至京奉際

聖恩初御漢澤弘敷敬爲故祖原任南京通政司

右叅議贈大理寺少卿徐學詩具疏陳乞

卹典蒙禮部覆題予祭一壇而先是萬曆年間臺

臣史學選科臣彭維城等亦先後疏列祖名於

著龍巖

卷六

五

茲議公冊發門羽息奔額未能涓滴分銖

天朝恩露臣祖有知當稽角九原而臣竊不勝

凜厠聞

國家

卹典所以崇獎忠直褒闡幽遐不令潛施而開觀

倖之門不至齒與以沮効慕之途臣伏觀近日

天恩恢廓陳乞紛紜間爲裁抑要于至當而至於

不妄求于格外而止循詩于例中不希

神廟以來優渥之恩而止援

世廟以前詳慎之典不濫祈磨賚爲子孫利益而

止籲求

恩寵爲泉壤先榮如臣疏所懇竊庶几爲

聖明不悛優給者臣伏查

卹典條例一款大小官員有明諫顯諫身死國是

者或與祭塋或與贈諡或祭祭贈諡兼給又查

得嘉靖年間兵部郎中黃輩建廷杖爲民起用

贈大理寺少卿給祭塋優卹其家諡忠裕兵部

員外楊繼盛疏劾嚴嵩被戮贈太常寺少卿給

右龍巖

卷六

五

祭塋廕子

勅建忠祠諡忠隱臣愚不肖聞管取臣祖生平梗

概畧與二臣比較如常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臣

祖以刑部郎中應

詔列嚴嵩父子奸惡時自嵩入相後七八年無彈

文臣祖爲首發則有楊繼盛劾嵩疏內三稱臣

祖及京師括臣祖名與字而有聯子到門前開

老還要錢天高

皇帝遠不學詩何以言之謠可據如

世宗皇帝閱祖疏至再命翼日留嵩說話行荷轉  
問而爲黃冠陶仲文所中摘疏中語指爲同邑  
親謝瑜報仇錦衣衛欲得主使根據拷掠備慘  
再絕復甦則有這廝爲親報復私仇好生無禮  
着錦衣衛着實打了來說之

肯可據如臣祖扼吭拊背之杖在詆悉世蕃罪狀  
觸所深忌擬絞擬選謫必寘死地卒類

世宗皇帝保全則有徐學詩不必別處着他原籍  
爲民當差去嚴世蕃罷職養親之

石龍庵

卷六

七

中肯可據如始終勁節不撓高所切齒爲世大創  
則有直隸徐學詩聞

世宗皇帝於青詞內見其名詢及臣祖遂更名學

慎事載實錄可據如臣祖歸里後遭世蕃危中

屢瀆不測則有波及族黨乘大計勦祖兄太常

卿應豐祖兄故荷

世宗皇帝殊眷

中肯留用事見楊繼盛疏內而卒中他事廷杖編  
籍可據如臣祖究德全名爲一代直臣之冠論

平朝野則有

世廟上賓召用以言得罪請臣十九人差次等第  
各起原官而獨超授臣祖銀臺之

遺詔可據至里居十八年閉門著書絕跡公府獨  
因御史龐尚鵬式廬造請建議初改均徭爲一

條鞭垂東南數百年利賴及廷杖之日賴錦衣  
衛當該黃爵李奎等感憤倡義踢碎世蕃所製

藥械併其他宰節懿行慘禍奇窮不可枚數事  
稍稍見於郡邑誌書名賢紀傳而爲子孫所得

石龍庵

卷六

民

因緣附會搜拾疵瘡者一切不敢錄舉以瀆  
聖聞臣愚不肖竊謂臣祖節義官階恰與二臣符

肯而至於當朝野側目之日首發昌言事難於

羣當賜環彌月之時適先朝露數窮于羣幽囚

行徃殆幾闕庭多方撓陷流離草莽不卽誅死

而九死一生楚毒同於繼盛今蒙禮科抄參得

徐大理學詩當嚴相炙手可熱之時首列奸貪

幾幾詔獄蓋楊沈諸君子之前茅而蒙

世廟生全

穆廟起用所過爲過之矣獨身後

卹典未得親貴少卿輩楊少卿爵

恩制所不斬者抄出覆之禮部覆得本官百鍊

剛陽千秋勁骨當分宜稱政之日政世排扇惡

之時需欲賣官炙手者甘爲陳大翻雲覆雨結

舌者自比寒蟬羨此寒蟬先鳴杖馬廷羅百城

甘爲待斃之忠魂恩出

九重幸作生還之逐客以孽子而褫峻秩似罪其

身而用其言由郎署即晉銀臺則肩于前而伸

石龍龜

卷六

五

於後願忠無不報

聖明之雨露方新奈數莫可知直臣之草木已拱

公論既定

卹典宜加據所推辭亦足定臣祖墓棺公案而起

蒙予祭一壇上不得比隆繼盛次不得同科貴

輦使

熙朝有未敎之識澤而地下有未瞑之貞魂此臣

所以仰瞻

天闕俯弔先魂撫膺悲感而不避呼號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貴楊二臣事例果否符同

恩賜易名并給應得

卹典使亡者勤銜結之私而存者竭捐糜之報所

隆施在一人一時而所風勵在天下萬世其裨

新政而作敢言關係匪淺鮮也臣曷任激切懷

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

日具

題

石龍龜

卷六

甲

聖旨禮部知道

石龍庵詩草跋

如翰爲兒童時每侍先王父及先君之側必稱  
引吾宗先正爲後生小子法程則必首聘君與  
納言公云聘君爲如翰曾王父以布衣應經明  
行脩徵件逆監劉瑾燬

旨下詔獄謫戍如翰曾其疏

上聞以易名請茲不敢贅納言公以英年登上第  
爲北部郎抗疏劾嚴分宜相

廷杖謫爲民及

有書卷

穆廟登極以南納言卿

賜環未幾卒于邸則如翰諸父行世所稱龍川先  
生者也翰生也晚不及親侍公乃公之人品行  
誼則耳而心之久矣大抵人臣盡忠極諫擢剛  
主之逆鱗易磨權奸之虎牙難當分宜柄用時  
其毒饒爲何如哉而公優游白雲署中又非有  
言責者比乃慷慨抗疏又委曲以達之

聖覽至使先

肅皇帝爲之丙夜動容相寤乃賂黃冠俸免而卒

困公以杖維時宇內人士無間識與不識皆仰

公如景星慶雲慕志節者望風內謁幾同龍門

每出游閭里則童叟聚觀填隘阡陌其所譽歎

著述聞之者五內爲傾得之者什襲爲寶又不

啻如球璧珠璣矣第公卒于宦邸平生著述多

散落遺失其孫孝廉爾一訪求搜輯得詩稿十

之二三又多脫誤則托黃山人以意爲之訂補

乃付之梓而以跋語屬余余與孝廉聲氣臭味

最稱莫逆而公又翰所心模神注後一希光附

石龍庵跋

名而不可必得者也敢不竭其愚心而効一言

于簡末蓋嘗聞之宇內有大不朽四事功節義

理學文章是也公節義英英龍震今昔固不必

言而潛心性命之學妙契文成宗旨本于天資

而涵濡充靡于學問默而成之爲諸名公所心

服惟是年不配德位不竟才人或惜其事功之

少概見而不知公爲北部時屢議重鎮雪異寬

平反聲特著且脫諸重囚于械活之淹汨中卽

大司寇亦嘆息懷異里居之日值吾鄉困于饑



役直指龍公議欲更法補之乃延公于柏署中  
同餐食者三日出而條觀之議定蓋屬浙之民  
至今幸有寧字則龍公之德而公之指畫實多  
則公之事功已見一斑其厄于年而不獲竟則  
天也乃若文章則公之餘矣若韻語則又公文  
章之餘矣然謂公集而因想見公之為人其經  
緯博達時時見之憂時特錄則公之事功也其  
壯爽激發精神者長臨而神悚則公之節義也其  
溫和不亢之旨遠詣有超然于物外而快然自

石龍卷

跋三

得于胸中者則公之理學也數十年之後凡字  
內人士猶得儼然如覲公色笑而恍然如會公  
神情則今日之刻又豈特聲韻法律之爲矜式  
哉子輿氏有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余如翰業已知公之爲人矣而今且得誦公  
遺言敢曰尚友庶幾其無忝私淑乎則願與我  
後生小子輩共之時

萬歷四十八年秋七月中元小侄如翰頓首撰

鄭後學余詠書

石龍卷詩稿後跋

戊寅之秋重鐫前銀臺卿 龍川公集成凡  
四卷并錄其奏疏傳狀及名公倡和詩附之  
仍貴山人白仲之舊而稍增焉承先志也或  
惜之曰片羽吉光未登全豹豈墨守之失傳  
而言金果出自貴室耶余曰不然忠諫文苑  
皆不朽事也特精神之所注有本末耳彼以  
多文爲富者騁風雲月露之章羅秋實春華  
之句苟可馳聲菰苑卽一屬翰心宗之以範

石龍卷

後跋

誇於世此子長鴻毛之論足爲新八極而  
王仲任所以有蓬殘玉屑之喻也若夫忠諫  
之臣當其束髮受書卽以有用之學自期一  
日立朝論事凡有關於國計者非公正不發  
憤雖權貴不挫折苟利國家生死以之至詩  
古文詞之傳不傳勿計也而後之讀史者雖  
得其殘章隻句必珍而惜之以爲出於某公  
之手足垂不朽無他本末之數較然也族祖  
龍川公當世宗時以言事觸分宜遭王忱

之後廬開楊都之先路十年箝舌一疏秘心  
朝士大夫莫不爭先覩之爲快所遺石龍原  
詩草畢司農叙之趙家宰傳之王山陰狀之  
抑聞之公年十三應童子試入城卽首謁同  
邑御史謝狷齋公具請其劾嵩疏讀之爲流  
涕蓋忠義之氣本於性成云後建言歸籍幾  
二十年其登臨之興偶托於詩未嘗爲鳴劍  
籌邊之激而惓惓至意時寓於諷咏之餘至  
賜殿起任南通時有黨於嚴者元之出郭叩

石龍卷

後跋

二

所建曰公慨然曰吾當廓清餘氛益其忠  
耿之氣終始不渝也夫詩者志之所之公之  
詩溫柔風雅本性情爲佚蕩雖無心於律而  
行雲流水之趣盎然其詩家之正宗乎杜少  
陵以稷卨自許而每發於詩以顯其社稷著  
生之志文苑亦忠諫也公以正大之性情著  
聲於朝秉節於野而偶發之詩忠諫亦文苑  
也雖寥寥數卷而不朽之事存焉觀彼忠篇  
累牘又多乎哉嘗讀楊忠愍海忠介二先生

集其卷帙亦簡而皆爲後之有志者輯之公  
殆其伯仲之間歟是集也初鐫於萬歷間爲  
其孫工曹善伯公所輯錄論撰祖德而表  
揚之亦綦詳矣善伯公亦歷官卽署曾上三  
疏辨熊經畧毛將軍之罪以劾奏表崇煥所  
著有沙頭警夢等書凡十卷世傳祖孫忠諫  
不衰云

族孫錫川頓首謹跋

石龍卷

後跋

三

石龍菴詩稿後跋

虞中四諫首標清望於銀臺海外三長獨著  
忠聲於竹冊當我 顯祖觀政兵曹之日正  
明世廟寵任介休之時突騎臨城首指鷹鷂  
逐雀高山難射羣驚履虎噬人臣操如水幾  
使貴臣失意千金賂及黃冠君顏幸繁終憐  
清暑御寬甘載編歸白屋攜遊檀燕花濱晚  
風絲竹潛迹石龍溪畔夜月澄潭雙拱鷹峯  
從容幸侍千尋雁宕安步能移羣龍以薄  
功名間或尋章問句既躬行而學有時  
浣性怡情諫草未焚仰辰居於天上心苗欲  
活胎甲都於人間夫何鴻翼初展鳳鳴聞歌  
官囊虛貯士林議皂簡之香巾快希存菴花  
重履璫之賦念茲 先業雅賴傳人何儀部  
之表揚尚慰銀羽折麟之志黃山人之綴錦  
不諱鶴雁鬼胆之機卽此片翰遺輝幸積可  
年薪火乃

聖主右文之世詩教崇典承 督使採拾之餘藏

書待獻爰是重新剞劂用誌編摩亦類死節  
客城浩氣丹心尚待後人之補納言江左  
函碧廣不忘前烈之遺云爾

八世裔孫

光地  
光華  
蕭沐頓首敬述

石龍菴詩草四卷附刻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學詩撰學詩字以言別號龍川上虞人嘉靖

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以劾嚴嵩父子罷

職隆慶初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未上而卒贈大理

寺少卿學詩不以詩名而所作音節頗清亮蓋嘗

與李攀龍相贈答故流派與之相近遺稿多缺字

邑人黃之璧爲補入以圈別之後二卷則附刻劾

嵩疏稿及傳畧諸篇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明〕朱曰藩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帶閣集三十三卷》提要

山帶閣集序

海內談藝家言必稱朱氏父子云其  
之叅政公在弘德時與徐昌穀顧華玉  
號江東三才有凌谿集行於世而其子  
子价守九江有重名學士又爭說射陂  
先生不休以為司馬談遷復出今山帶  
閣集是也余得而遍讀之嘆作者之難  
云夫古今脩辭之士曷嘗不欲著經世  
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乎然詩與文未  
易能也少陵昌黎業各擅其長矣乃先  
生兼之其文溫純爾雅明實精典有兩  
漢之風詩則磅礴蘊藉未易窺測大都  
古詩宗六朝律則初唐之才藻而感唐  
諸家之體裁至於題跋翰墨有晉人風  
致即無方諸古人乃先生平日好古慕  
序獻古而能去陳脫近秦漢是宗卓然  
備一代之體博學兼揚用脩而玄言  
詞標出指示朗徹千古奇俊慕劉元

幽思絕塵神游于八極莫可蹤也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信矣余聞叅叅  
公雅好構書手自讐校先生少負奇質  
所聞已與人異而借計時久閉門讀書  
又二十年及舉進士官郎署守令每携  
書自隨即尚書之期公家之會不顧也  
即以薦寤食以當飴至其會心欣然永  
日先生之自謂也宜其言文而傳遠哉  
余往來寶應湖上問先生之家世於縣

序

今李源補賦文雅好脩遂惠先生所著  
書屬余以序又遣其孫肆夏過淮而請  
因道其嚮往于先生者如此余友郭次  
甫吳曰南皆先生莫逆交又促余序且  
言先生嘗云後世有定吾文者不佞豈  
其人哉不佞豈其人哉

萬曆癸酉秋日溪陰陳文燭玉叔撰

### 山帶閣詩序

經揚朱子討政以授其深相契  
以予其稿字余批評細閱  
少快其傳其苦其金刻  
乃秘之匣中持以呈印州  
以序公見而珍之而屬慎  
以序公見而珍之而屬慎

山帶閣序

枚數之士林多宗杜陵子矯健  
為古不為今而為之既不以人  
前裁其句與題既不相似與人  
亦不相值且其子杜也其手其友  
松溪吳石公語余曰論詩如品花然  
子為蔡下事其棟刺桐少果習  
天然一種風韻之其子杜也其手

然子為余了而輕薄在四月  
折浣柱詩活剝不美之喻意  
是詩法一變而二教生也余  
方刻于教以俟知音獨見  
討改子之詩初平然者予心  
取材文選樂府而憲章于六  
物而唐石事蹈襲外似經制

山帶閣序

予心時世以真法為宗以說手為  
山張子之口必以東坡倚牆  
不其珠也黎以六物密作扣傳  
樂子印尊六朝之甚也余為  
之文人抑揚太過每如太白之  
詩僅及地謙去建書者道是  
黎之視六朝則秦越矣如金

誠居之高古陶淵明之冲淡  
以二朝例之哉而此亦在黎談  
宋人而不從今人也予之詩  
在道宋如道唐而代柯取則  
獨予宋人餘數之於母乃  
道宋張子飲世曰非夫子之世  
無義也吾友誤一生并其至

山帶閣序

三

後之為詩者必以山門云  
嘉靖乙卯六月金伏日詩社通  
家楊慎序

陶集目錄卷之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雨

竹西

觀漲

嘲博支子

長歌行

平河曉發淮陰作

水西仙人曲贈黃丈

園菊盛開諸友人來看

夜別鄭允之高郵 雨雪篇

泛白馬湖

春歸

湯興

秋日諸人集于林

不帶陶集目錄

涇上夜賞芙蓉

贈王子美還吳無訊其內弟二文氏

即事

初夏

不見

出郭

月夜泛舟至范氏東原草堂

不寐

北園春日雜興

題堦下新移小崑石

溪上待月而雨

雨坐

寺坐書感

十月一日上冢過松林作

山帶閣集卷之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雨

積悶卧空谷不禁風雨繁秋陰西候短淮圻濁河

吞徑又妨人過橋危帖石喧孤城早休市擎柝閉

柴門

竹西

望望行宮地遙遙大業年山光連古寺水調尚遺

篇軟纜千花妓迷樓五色烟繁華何可弔高樹起

秋蟬

不帶陶集目錄

觀漲

青天雙白龍下上石潭口噴作萬斛珠箕踞忽醒

酒

嘲博支子

康裘帶索鶚冠低夢覺承明尚草廬時時著書人

取去湖南風雨即空居

長歌行

杪秋蕭瑟天氣涼商飈習習振曲房三五圓景揚

素光美人高譙在華堂授衣同試寬惣長蘭殿菊

酒薦芬芳衆賓精妙進樂方主人敬酬萬年觴



嘉明河夜未央湖波木下遙飛揚北斗橫天鴈南  
翔不覺霜露沾我裳及時游衍匪太康樂往來  
摧肝腸皎日爛爛生東方

平河曉發淮陰作

酒鑒罷燃蠟舟寒更擁裳避聲沉遠戍商語襍殊  
方潮應淮洲月烏啼海樹霜軍城連北極回首感  
行藏

水西仙人曲贈黃丈

星槎直指斗間迴霧島烟洲天倒開照夜雙珠跳  
日月飛雲五采結樓臺

嘉興集卷之二

瑤編金簡萬言餘仙手緘藏太乙居祇是神光埋  
不住風雷白日取天書

園菊盛開諸友人來看

上客秋尋菊行厨晚擊鮮過時花始綻舊賦草仍  
傳玉女明珠珮瑤臺隔米烟氤氳紅燭裏醉眼對  
相憐

碧水芙蓉落清霜鴻鴈哀與綠蓮暮放花閨艷陽  
開紅吐星毬爛香分月朵迴妙婦元絕俗蜂蝶草  
輕猜

夜別鄭兄之高郵

淮海讀書臺立壁雲峰萬仞開寒彩燭天星  
亂夜深龍女送珠來

雨雪篇

玄英霏霏雨雪墜東壁中昏日南至曰為政歲亦  
既勞役車載休厭民隕

黃蒿古城日無色野田滯穗雪一尺有鳥有鳥東  
南來鼓翼張喙不得食

增冰峨峨雪千里北風舟楫淮湖汴居非樂土行  
畏途短衣匹馬胡來此

南有佳人美如玉我欲從之騎黃鵠山中瑤草凍

山帶閣集卷之二

三

不死素書臘月無雙鯉

泛白馬湖

萬象肅玄夜兩湖粘碧霄魚龍海藏伏星月玉壺  
搖俊味飛霜刃清歌倚洞簫祇疑天路近河漢轉  
雙槎

春歸

春光三月暮林卧逼朱明櫻笋分張畢琴書置頓  
平狀洄穿密竹花劇隱流嚶長日蒙騰去吾將適  
此生

浮興

北斗揅河河色明水樓殘夜月華生荷花不語簫  
香睡醉勒飛瓊調玉笙

秋日諸人集于林

打魚沽酒前谿近藉草園花小逕通谷口松杉藏  
曲折水心臺殿愛玲瓏海門月吐中宵動淮浦涼  
生萬壑空眼底風流二三子山陽真賞將無同  
涇上夜賞芙蓉

冷

贈王子美還吳無訊其內弟二文氏

八景閣集卷之二

四

湖水不可涉行李走荒城下馬吳音別帶水海雲  
輕燭遙忘客夜素土話鄉情歸見潘楊好因聲寄  
友生

即事

野夫嗜酒愛風竹日日茅堂坐翠陰獨樹山樓堪  
取醉乍飛梁燕忽流音神遊五岳佩真錄龍卧一  
丘耽苦吟閒門草合斷行跡不到天涯春已深

初夏

千章秀木雲晶晶城南草堂朱夏明桃花塢中游  
客散龍女廟前湖水平落日風煙空惘恍殘春離

恨劇縱橫繁華過眼那堪戀望徒傷萬古情

不見

官河一雨水添尺河上園林花盡飛病客尋花脚  
無力夕陽臨水淚霑衣江湖落魄真耽酒土木裁  
名自採薇悵望心期獨不見草堂明月待人歸

出郭

盤壠穿松入雙橋倚角開石流當飲馬風葉背臨  
臺雲氣淮湖合鴈聲邊朔來南村釘面敦邀置辟  
寒杯

石塔標雲古風旗表墅高白毫翻葆羽青海送波

八景閣集卷之二

五

清縱酒高陽里呼鷹代北家平原侵殺氣雲木半  
蕭騷

月夜泛舟至范氏東原草堂

水門蘆葦月娟娟醉飲天風晚放船不向江湖流  
落久豈知身是酒中仙

東原草堂千竹開三道湖波盪月來莫向高丘望  
遠海人生樂處即蓬萊

不寐

萬感因秋集殘燈委壁昏平生無定力中夜怯驚  
魂流火窓前度陰蟲雨後喧殷憂自不整中湯藥

心論

北園春日雜興口號

大江以北無花園二月流鶯尚未喧曉夢覺來悶  
百轉似嗔桃李不能言

豔豔江梅歲一香風爭引入西家先春誰肯夢  
雙鴛縱晚猶能領百花

垂楊故自是嘉樹濯濯新條春月前即使中園無  
此綠天挑穠李若為鮮

花庵屏風周四角大半山茶間木香昨屬花朝仍  
九畫繡袍先貴醉花傍

八卷開集卷二

六

吾園海棠只一窠記得春前曉好歌莫怪花心愁  
欲斷奴紅猶繫舊羅

粉牆紅藥三四種云有揚州金帶圍笑看酒徒誰  
是相太牢元不換吾微

大都好花無十日聚匝紅堆卻恁驚豔人怕見銷  
魂處才過清明即閉園

去年宿麥今年抽逸舍寒渠注碧流長日數行渾  
懶讀素陰負手聽鳴鳩

團香小塢青玉屏過客相尋懶送迎幸仗百花為  
地主只巢雙燕話春情

林鳥養雛渾嬌翻弄花穿柳太分明壁夫病酒拋  
春卧此物撩人苦未平

昨日花開今日穠花綵十分宜日中黃昏酒醒月  
生暈多少嬌憐仗主翁

白頭浪裏亂帆張湖亭一望春茫茫誰家紅樹管  
眼過愁殺多情船上郎

碧天中斷鴈行哀日暮花林扶醉回腸斷壁橋那  
忍過夕陽一半在萋萋

藥闌分得寶粧成欲開不開殊有情貧家斗酒未  
易買一顧休論國與城

八卷開集卷二

七

水面樓臺日半斜誰家春恨送琵琶翠蛾細瀉清  
潭月紅粉偏憐小樹花

題墻下新移小崑石  
冷鑿何山骨峻嶒此見分球琳來洞府羅刹面峰

文金屑宜調乳朱明亦吐雲北窓清夏晚竹助  
清芬

溪上待月而雨

積水昏生霧明河白界天月光愁裏減秋色雨中  
鮮冉冉荷香起涸涸竹溜穿薄寒侵病骨行問舊

青袍

雨坐

香氣濕不散竹光青欲流崩雲微見日疎雨澹生  
秋歲月消黃犢江湖寄白鷗閒看高士傳吾意賞  
巢由

寺坐書感

四角風鈴語神傷斗閣昏毫光披雪壁仙唄微松  
門撥火分煨芋揮絃罷奏鷗白衣唐相國心事懶  
殘論

十月一日上冢過松林作

冬氣入林早先聲警歲寒平湖當北挂孤翮正南  
搏霜翦海草綠日烘仙杞丹浮雲暮迴首何處是  
長安

法華閣集目錄卷之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寒食偕家人上冢比回小園西軒海棠半謝  
悵然東同賞諸友

仲氏南園呈取翁 首夏園林對雨作

湖西白蓮草堂同王子

淮陰覽古贈吳子 別汝忠

贈子長 寄程自邑

中秋環樓讌李海州伯材醉送湖上作

寄空同公用其體 寄程自邑淮上

八卷閣集目錄

春雪亭上作 雨中有懷

湖上送友人還吳門

壯川一首 亭雨

四月二日亭上作 伐竹

林中作

九月十五日夜樓上對月作

樓上感朝雨作 揚州觀獵作

東傳支 感落梅作

春雪引

山帶閣集卷之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寒食偕家人上冢比回小園西軒海棠半謝

悵然東同賞諸友

白楊步銖晴郊遠花絮霏霏鎖門兩日風沙太  
無賴一年春事黯銷魂狂歌客散青天月回首誰  
憐蜀錦園彷彿深枝猶可數亟呼銀燭坐黃昏

仲氏南園呈取翁

飛閣臨衝支徑穿古壇風冷杏花然千門小雨鈎  
簾外青草群鶯染翰前春服未成聊出浴漁翁何

山帶閣集卷之二

事獨鳴舷世情祇覺滄洲好白眼青騰醉看天

首夏園林對雨作

繡經書掩扉默默感春違坐見衆芳歇徒憐好客  
稀桐花落茗椀莓潤漬絲衣童子知人意焚香

寂機

風雨前林暗蒼蒼卷耳齊五湖花水外萬竹草堂  
西物象成陳賞春情想醉題安排非妙理流浪信

漁棲

湖西白蓮草堂同王了

寒嶼山潭曲曲幽芙蓉亭子碧雲秋踏歌儂亦解

吳語一笑端能破客愁露下採香霜袂濕月中搖  
影入杯流君看印渚何如此况復司州得並遊

淮陰覽古贈吳子

引領睇臯陸茲實俯要衝國大體自尊形勢得其  
中雙城九萬戶與古邛鄲同陽鳥出浦樹射出蓬  
萊紅樓船揚大旗伐鼓汾海東三洲卷白雲千里  
羅朱甍天寒大澤凍勁翻搏高風前有一母漂正  
對韓王宮感此千古意入市與子逢把臂入酒壚  
拓池如山公鄭重飲我酒雙環歌玲瓏唱到玉關  
詞絕倒摧群雄傾杯吸淮水桐栢為之空北斗掉

山帶閣集卷之二

瑤席霜大照芙蓉肝膽一夜盡欲發聞長鍾天明  
挂帆去腸斷南飛鴻

別汝忠

城陰把袂意勞勞水舸雲光動白袍海內文章君  
自愛眼前益益我將遜黃盧伐鼓驚鷗起北斗迴  
船脾脫高一自風流嵇阮散山陽空往長蓬蒿

贈子長

綠潭未泮冰朱樓初罷雪腸斷金翠花歲暮不忍  
折

北風孝廉船計偕凡幾站長河有怒蛟慎爾腰下

劍

澤國魚龍氣征途冰雪文悲歌過燕趙一叩望諸君

萬柳園圍殿飛花引御舟棹歌雙綠文催過洗妝樓

碧水金明池片片桃花色念我孤鶯爲何由生羽翼

寄程自邑

爾自三河返誇予二華遊衣囊盡岳霧行李汴梁舟客禮初筵減交情未見投殷勤花下句催夢過

吳洲

一代空同子人人願執鞭贈君詩滿篋恨我見無緣綠水蓬池上黃華良岳顛平生高才遇徒感昔游篇

西華金天外君歸八月涼騎驢別仙掌收土扶干將沙裏河船暗雲邊聳樹蒼新詩真妙絕吾亦亦能揚

老鮑西行日題書誦李公畏途終不到哀夢望誰通幸汝來淮上將秋發宋中閒居理前章應不待歸鴻

中秋環樓讌李海州伯材醉送湖上作五首

塢上秋風無桂花并衣今夕醉朱家醉來欲跨飛龍去王屋峯頭看月華

泠泠方響按新歌散水玲瓏苦調多不是酒樓留太白只因明月醉嫦娥

紅點丹砂白映雲海灘之鶴百爲群使君不是浮丘伯那向蓬萊頂上問

金光岌岌塔墮水午夜氤氲秋滿雲我是淮南白毫子爛銀盤裏一逢君

蓬萊飛梁幾千丈倒挂青天雙綵虹月中時有仙人過手把芙蓉拋海東

人過手把芙蓉拋海東

寄空同公用其體

縮地真吾願從天有此來三山停病舸六月離繁臺行樂將豎返授衣驚節催菊花芳意晚猶及故園杯

記得高沙送龍門此路長驚呼出苑屋失喜拜匡牀是夜牛女節兩湖雲水鄉經過如不忘應有寄來章

每憶楊園會從公信有神江山一老寄眉宇再看真強酒竟難醉告歸良亦頗平生村劣性不吐相

八

湖口停回棹茲時秋正中今來月幾望念別自長  
東詩關金山壯歸將玄鶴同閑閑想眉宇飛夢到  
崆峒

到眼強中作驚心頽上傳方言採俗楚藥力奏聲  
錢風水前程定川原喜氣放康王城下路記得上  
南船

寄程自邑淮上

梁苑沙墩路幾千客情冷落逼殘年兔園賓酒樊  
樓妓一曲琵琶欲笑天

春雪亭上作

今年春早氣尚微小亭雲晴雪亂飛飄花落絮不  
到地弄日吞烟故點衣窓裏過帆昏更疾酒邊高  
塔坐忘歸商歌郢曲漫愁思一笑看梅無是非

雨中有懷

樓前鳴雨送中宵河上園林隔畫橋春水故添三  
堰雪陰風偏勒百花朝亭梅古色愁堪折旅鴈青  
天氣不驕澆酒采詩俱有意風流早晚得王喬

湖上送友人還吳門

風岸桃花瞥眼嬌鵝夷舟穩卧吹簫誰能載得西

施去却弄吳王送女潮

牡丹一首 先人手摘已總復華

庭前木芍藥生意久堪嗟誰灌千聖乳重令二枿  
華故香仍馥馥新態特斜斜富貴非吾願子孫能  
幾家

亭雨

亭雨消長日徒傷靜者竟春歸 花送天遠五湖  
尊白鳥沙全濕紅橋柳半昏年年幽徑草長為護  
籬根

四月二日亭上作

喜霖開能賦傷春醉怯歌林深肅朱夏沙軟走黃  
河雙翠桐初引殘香蝶自過楊花太愁思故故點  
衣羅

伐竹

長夏剽叢竹丁丁聲滿林不材雖自託疾惡固子  
心逐覺東南美而懷山水音前湖月色古誰為抱  
鳴琴

林中作

野人傲兀甘青丘高鳥涼雲何所求沙嶼焚焚水  
寒碧火是清澹星氣流摧殘花膝扶風嘯慷慨回

青山梁秋浮湛濁世竟何益萬里江湖從此遊

九月十五日夜樓上對月作

無限倚欄意不禁秋氣微湖空有哀碧木落見群  
飛玄月白林酒仙人碧海衣蓬萊如可到吾與羨  
門歸

上感朝雨作

皇皇一剎欲何成綠帙卅經學養生沙雨絲絲引  
愁絲蓬蓬莽送孤征湖天白羽波心起海寺紅  
樓木亦明端坐獨持千古意蕭條忽憶謝宣城

揚州觀獵作

△山帶閣集卷之三

七

邗江至後水口晴無數款冬臨水生原上雙行雪  
色廣風前誰誇胡纓美人却啼却郭道狂士空  
談廣武名率爾會心成獨笑紫泉宮殿暮雲平

東博支

憐君卧病西風裏湖水柴門晚照斜心定枕邊聞  
墜葉目昏燈下見空花熊經欲引無筋力鴈序重  
臨感歲華疎竹脩脩半窓月更將秋色屬誰家

感落梅作

羣病拋春白日眠禪心不到散花天狂風忽送西  
鄰玉一片相思落小前

春雪引

晴雲洗閣朝霞明吹花弄粉人盈盈誰家擬絮空  
爭長此日頗繁倍有情燕王沈吟聊躑躅龍沙佇  
立獨屏營東鄰謗說饒方地只把高歌動郢城

△山帶閣集卷之三

八



帶閣集目錄卷之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虞美人草

孟夏二十七日行田雜歌

九日許仲詒顧懋涵邀遊碧峰寺晚酌雨華之顛

發京次靜海寺是日江上始練水軍

邵伯道中

蜡日雪讌環樓言懷

功德寺

玉泉

望湖亭夜酌子言子美

帶閣集目錄

玉泉寺小山子言將卜居因贈

碧雲寺

香山寺

聞自邑南游寄之

送子美還吳因寄雅宜王丈

桔槔篇

雨中憶園北梅落

中秋值雨懷友人

帶閣集卷之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虞美人草

清和池館麗人天妙舞婆娑應拍傳便覺有神依  
落蕾敢云無策庇嬋娟傷心鈿粉難禁淚落日薰  
櫳更著煙千古怨歌留意氣月明空送載花船

孟夏二十七日行田雜歌

迴谿宛轉入垂楊鷄犬村村白日長葉裏鳩鳴九

扈氏水邊人立萬春鄉

草閣南東霽海煙萬家耒耜雨餘天更憐村婦多

帶閣集目錄

新餉潮落平沙蛤蚌鮮

雨過青坪不見人剪茸新麻白如銀數聲鼓笛叢

祠近知是祈年賽水神

田田荷葉大湖西千隊鴛鴦掠水低卻似吳娘機

上見綠羅初簾錦茸齊

卧看青天覺岸移花谿轉轉使人迷白魚驚榜蘆

雖短黃口穿林棟子齊

九轉澄湖深幾深一歌一轉有遺音湖南柳林歸

晚晚雨脚平拖蒼耳林

九日許仲詒顧懋涵邀遊碧峰寺晚酌雨華

之類二首

高會唐丁卯能來顧虎頭江昏一線去雲碧萬峰  
流梵樂偏娛酒天花故入樓上林霜氣早同醉御  
梨秋

秋已六朝遍吾能九日來龍沙去者淚鍾岳太平  
杯臺雨古花濕山寒小草哀烟帆眺不極誰挽大  
江迴

發京次靜海寺是日江上始練水軍

試罷樓船將吾尋幕府山夕江寒淅淅霜樹錦班  
班白羣鴛驚起金樓鵲鵲閑北來王氣重飛采逗

龍灣

龍灣

大江東北走此地忽卅丘佛日斜人海牙旗閃堞  
樓五天施食夜三宿落帆秋醉鼓崩崖望明朝發  
石頭

邵伯道中

去日流火來肅霜兼葭大澤鳴鵲鵲鵲龍已卧忽  
人立遠山將盡如眉長古寺斷碑羅尹偈碧灣川  
樹謝公棠舵樓北望黑煙直好共乘春早鴈翔

蜡日雪譙環樓口懷二首

元化貞且夷四運成廿六愆倪仰身口累豈不懷康

年愛此玄冬雪綏綏灑離筵靈襟盛冲虛流覽素  
素前瓊甍破暉色海笑沈鹵煙融液弭蝗遺華黍  
宜開先冰枝伺晨鳥求食不遑眠明發忽萬里念  
我遊子顏

馮軒俯涼野春此北路長生平昧薊立去去逾川  
梁矯首聖人居鳬藻馳明光決起豈不駛懷哉萬  
里翔縷縷策策名英袞播徽芳吾斯苟未信半路  
終低昂天人出廣川涕泣感洛陽歲暮無芳草何  
以慰我腸

功德寺

三

馳道柳沙碧春風倒玉甌飛泉八解吐行殿九霞  
扃石鏡翻龍象大池洗日星先皇避雨處猶結御  
香亭

玉泉

采仗驪山浴白雲汾水歌戲魚天一笑在藻樂如  
何捧劍金人立投壺王女過無嫌海小千載不  
揚波

望湖亭夜酌于言子美

古寺翠微裏湖天暝望開山精聽說劍法供助傾  
杯沙月千巖動金元百戰來生深移斗柄更上盤

星臺

玉泉寺小山子言將卜居因贈

笑指蓬萊石春桃幾度花仙潭飲白鹿童子戲金沙一榻居士室三車長者家馮君磨案壁重過賦青霞

碧雲寺

采秀攀初地千巖拱石堂松雲綴碧網花水落金梁象外有佳色空中聞妙香流杯分片片隨喜據匡牀

香山寺

初日照不徹香山隔綵烟三花金澗轉九疊玉堂懸寒食宮幡送飛觴袂帖傳都人解盤馬寧識未和賢

聞自芭南游寄之

二月荆衡客南游水事多雪奇收岳市花吟怯湘娥夢入驚猿斷書因回鴈過平生濟勝具流滯奈予何

送子夷還吳因寄雅宜王丈

南樓曉風秋倏改白頭浪起三洲匯遶樓五兩如竹林酒醒楚雨連滄海滄海東頭誰所居念爾歸

心在閨間佳期獨迫蕙草晚昨夜新收徐淑書  
上秋砧聽不歡紅羅綵絲白露寒美人只說相思苦  
遠道誰知行路難我昔失意長安陌悔別青山淚沾臆慰藉若非君與張也子言  
泥途踰跌頭應白張訪三花石室中君乘素舸向江東嵇康自歎無仙分王烈重逢有素風別調競將灘響峭離顏不醉水花紅水花紅嫋越溪烟清興長懷月下船遙將雙淚隨君去滴作明珠寄阡天

枯槎篇

枯槎者朱子園柳也大風拔之卧川上成枯

槎朱子感焉作枯槎篇

有苑中園柳遠揚出高屋流亂濯輕絲下映秋水綠我亭適對之灝氣朝如沐方託山中年詎詫流言木飄風爾何來忍使穠蔭絨玄蟬失所翳歸羽尚翩翩伐樹太行盡帝弗省其麓何期樊圃姿反為栲栳惡五沃失祥祥電根指河漢一罷山陽鍛且問成都卜

雨中憶園北梅花

小樓坐兩惱不徹况是梅花隔野園何事亭臺妨一到傷心天地漸黃昏含翠恐妬蛾眉色拭淚空

疏玉筋痕翻手陰晴君莫較碧林明月有芳尊

中秋值雨懷友人

昨夜清輝眺遠林  
小山大山秋未深  
淮南賓客一笑隔  
天柱風雲萬里陰  
廓落酒杯江海氣  
逕迴人代桂花心  
鄰家兒女不愁思  
擲敲從金撓靜吟

山齋集目錄卷之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子春

鷄籠山房雨霽

春盡山中書事

枕上

還涇上園

枕流橋避暑口號

授衣

雨

雨夜

小至對酒堂菊尚妍欣然有作時聞王師問

罪大同

得幼靈書卻寄

早起

甲午贈子韶弟

顧中丞席上賞菊作

月夜鷄籠山房留別雙梧湯丈

阻風靜海寺憶城中湯陸諸友

夜歸湖中作

正月十一日與子春晚渡獻縣城北橋堤堤亘

十里橫跨河上水合將泮水物翔泳四起益

壯來異境也率爾占絕句六章歌之以暢道

亦對之况

山帶閣集卷之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子春

八月濤頭滾雪流龍爭鼉鼉截江舟棹歌催出鮮  
花漾笑指琉璃五鳳樓

鷄籠山房雨霽

客樓睡起西日曛鍾山曳曳擁歸雲鏡中島嶼後  
湖出花外池臺上苑分何處攀龍光祿讌當年怨  
鶴草堂文殘英儘及東林醉莫遣流鶯醒後聞

春盡山中書事

山帶閣集卷之四

樂游苑前烟草萋狂夫酒病五陵西花心獨抱殘  
春苦物理惟將一醉齊龍武新軍虛節制櫻桃原  
廟對招提客窓故事供時眼藥盤香爐坐午鷄

枕上

如意山相當戶然支離倦客頂風眠竹西歸路拋  
書裏太液晴波展簾前空翠淋漓燒作雨雙旂旖  
旎可論禪手巾香帳渾忘暑消盡空門不住人

還涇上園

湧座槐陰青障天南山雨脚北山懸臨川不廢齋  
中讀欄水真從屋下穿文簾香牀供卧病黃鸝石

聲夢游仙風花長夏無機事自汲月砂弄井泉

枕流橋避暑口號

竹牀花簟坐蕭閒好是儂家銷夏灣誰道屏風無  
九疊彩雲飛作洞庭山

水井輓轡青絲柔玉繩三五挂西樓龍鬚小簾卷  
海草牛女雙迎紅燭秋

授衣

大布新裁野服寬尚方遙念菊衣單九華掩映有  
奇色空翠冥濛生晝寒霜露中原秋黯黯魚龍平  
海夕滂滂竭來久負東籬醉多病心情太懶殘

山帶閣集卷之四

雨

長口攤書不整冠野情依約此林端病來參徹人  
間雨木落遙悲天下寒苦還一條封竊窺湖窓千  
里送波瀾同心久枉岩中贈石上瑤華秋未殘

雨夜

多病維摩獨倚牀蕭條寒雨響空廊定中鑪氣戀  
清夜風來鍾磬隔上方一片冰心隨境徹半年絲  
淚感交長悼最吉也平生鴻鶴輕千里不為江湖滯稻

梁

小至對酒堂菊尚妍欣然有作時聞玉脚聞

罪大同

吟松還持小至觴尚憐甘菊蔭茆堂孤生義分明  
霜見絕世風神空谷藏笑指九華談始復似聞一  
旅定河湟太平歌酒閑愁破漸覺簷前白日長

得幼靈書卻寄一首

有鳥雲間來尺素向我遺反復相思字淚為故人  
滋潤起日夜波連林無媚枝屏營空岩側煌煌三  
秀披春此東南美曷日不念之詎意竹箭心晚  
蕭艾期水居去人遠遙天商氣悲欲訴萬古懷芝  
也胡集茲酬歌響金石殷殷流三詩卻盼南駛帆

山帶閣集卷之四

三

一夕嗟此離

早起

高齋一雨早涼生玄髮蕭蕭解散輕物外林泉相  
枕帶秋來雲日自淒明薇花對起山中草蕉葉能  
傳病果情卻惟華陽老居士也從阿育託身名

甲午贈子韶

川流與岳峙去住情軒軒力疾坐前墀送子酒一  
樽六翮養已齊凌厲游中原繾綣居人思先申行  
役言

同侶戒前期長帆駛風旬望望白雲鄉采采綠水

薦方山暮投宿西陵朝有獻子病會將蘇爾去無  
多戀

秋鍾鳴景陽時哉協金奏過庭肅令超同枝競雙  
秀出入群彥場文采何衰衰窮窈天人篇三年下  
帷後

維北黃金臺獨往慙躡步今剖連城珍復振西雍  
驚定勝物乃超蓄大道自遇努力相翱翔直以家  
國故

金虎望舒圓帝鄉三五節淮水天上流鍾山斗間  
揭匡坐警司寒闌夕鳴括桀勉副食萍音無令和

山帶閣集卷之四

四

樂缺

顧中丞席上賞菊作

霜城落木滿長安甲第留賓夜不寒十月菊花他  
自媚四方文酒會真難箇中銀字翻新令杯裏流  
黃映合歡病起一飛思報主場來天上接鸞鷟

月夜鷄籠山房留別雙梧湯丈

相戀不成醉相思追此時酒邀雙樹置塔語一  
奇白月照眉目青山生別離朋簪盡自足吾  
何之

阻風靜海寺憶城中湯陸諸友

南歸客滯江干三宿維舟倚石欄絕壁夜籠紅  
升古題閑刺綠苔看斗斜鵲鵲樓陰直江斷虛  
龍朔氣寒恠爾離筵虛邂逅北風明發路湯湯

夜歸湖中作

平生逸氣吞雲夢此夕歸艖犯斗牛萬頃琉璃長  
不夜五湖驚鷺劃中流霜華送酒天齊落海客吹  
簫晚更適南國故人拋漸遠明朝回首望京樓

正月十七與子春曉渡獻縣城北橋堤堤亘  
十里橫跨河上冰合將泮水物翔泳四起蓋  
北來異境也率爾占絕句六章歌之少暢道

卷四

五

路奔薊之況

枕上滄浪夢不成驚鴻別鶴太分明天吳夾我襟  
朱轂直跨金鰲背上行

中水城邊沙鶴呼硯磊填胞無酒沽我有醪船滄  
海畔一篙珠玉裏梁湖

萬古天開洗玉河雲中岡脊走渾沱君王不奏龍  
池樂到慶春風魚藻多

燕月斜河五色明桂枝嬈嬈意中生眠雲舞石沙  
鷗路借汝看花一線行

飛霜撲袖碧蓬蓬清曉驅車玉女潭誰把悲茄吹

梅花惆悵隔江南

同軺揚子濟時雄獻賦長驅入紫宮  
鴈聲更添新藻壯河東

入山房閣集卷四

六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方官店見西山

盧溝橋

和衡山太史春日石湖臨汎之作

四月三日於呂梁見新月呈友人

樓鴉

送范客還里

張子言書齋看移樹因閱案上大唐西域記

戲有此贈

潞河

贈莫氏

任城道中和得蔡大行子木岱宗四首兼懷

山帶閣集卷之五

許泰安子春

送人還南康

亢父行

南中榮橘柚送勞子還洞庭

雨過樓上看月作

午日和王維禎年丈夜讌環樓留別之作

橋上納涼即事口號

伏日憶湖上作

逍遙館詩

七夕橋上讌集

中元日齋中作

九月六日至逍遙館呈家叔

九日館中讌集

山帶閣集卷之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方官店見西山

御氣西瞻五色文玉蓮千朵散氣氤野人不識天

山雪錯向空中禮白雲

萬仞青天雪打圍燕乾河北鴈歸飛春風催獻達

萊賦先放桃花照袞衣

盧溝橋

銀磧平鋪御宿川雪峰晴盡五陵煙行人莫話江

都好一朵瓊花白照天

山帶閣集卷之五

禁柳春風第一橋平沙蹀躞馬頭高垂鞭醉看長

揚雪笑拂鳴弦落皂鵞

和衡山太史春日石湖臨汎之作

乍明乍晦山半晴欲蕩不蕩湖船輕一色麴塵堤

柳接二月縠文春水生笑折早梅浮臘酒背看暈

鴈起江城年年楚客傷離思夢裏來聽茂苑鶯

四月三日於呂梁見新月呈友人

呂梁山前新月明流坐不禁千恨情行來獨樹除

開盡望入雙蛾淮水生孟夏滔滔憤長往百年誰

辨嗟何成題詩一問道門侶爭遣時人習氣平



樓鵲

年年銀漢橋成後樓上昏鴉接翅歸御史府中樓  
未穩倡家樹裏聽應稀絲垂槐穗歲朝雨紅入蓮  
衣浴晚暉春去秋來渾忘事只輸鴻鴈塞門飛

送范客還里

風潮行欲盡小艇入湮谿灘水千盤折巖花六月  
齊歸裝解江北稚子候門西去去相思夕秋坐  
雁低

張子言書齋看移樹因閱案上大唐西域記

戲有此贈

入 卷五

侯高自比殷太師王適復稱天下奇高齋安穩坐  
朝雨種樹卻如波叱釐我來看花不得意五陵年  
少輕相棄喜看居士婚嫁畢招傍同去栖靈寺

潞河

潞河春曉不飛沙桑榆啞啞到處家星露半壇鈴  
索冷水仙祠下折梨花

舵樓十里桃花班上都女兒送客還離杯倒吸燕  
支色春興渾過口外山

贈莫氏

嘗誦昔賢語結友到臨淄何期稷下游獲此雲間

奇君侯生民秀為國楊令儀朗然一相觀神寶光  
陸離和璧本在礦隨珠翻見啣飄風與徂雨東翼  
翬低垂春此歸飛心卑不遺驚斯徙倚杯酒間數  
語肝膽披乃知貧賤交釋去按劍疑魯壘非卑醪  
齊爭激哀絲仰嘯岱宗小俯歎黃河駛

居父沒已久倪默經舊疆皇皇祇役心阡術軌跡  
長大道難違時宵人貴安常東臯有素業嚶鳴已  
在素驅車向前去去去逾太行引領顧京邑朝寺

正相望泰清高中天朱精應節昌赤旂既霞曳黃  
圖復龍翔群賢羅天堦四海咸化光之子夔龍姿

山 卷五

三

陶唐遲明敎小往怨在野大來歡食場努力勗英  
猷阿閭行頡頏歸來荷鋤暇為子歌鳳凰

志士貴逢時旅人偏感遇大江阻生平倏爾得萍

聚聯輶齊魯遊攜藻山川趣去去遠修門行行循

歸路朝經聊攝城夕望大庭庫覽物詢土風是節

春之暮麥熟玄扈鳴幸墜秋胡駐淺瀨戲輕條踈

林振新羽解帶藉落英酌洞蔭嘉樹既儼東武吟

亦弔靈光賦緩此行役勞紆我丘壑素戀別鬼周

章邇往夢迴互非君解天殘幾為樊籠誤

落鬼家淮南賣番入城市饑從王孫飯倪首跨下

馳願窮山海情亦究天人理夢寐東南行欲飲三  
江水離居屬英眇投分尋知已在旅子敦余親仁  
吾賞爾雕龍刻天姿竹箭武庫美君然體裁才衆  
翰東溟駛示我承明作二俊恐羞擬持此棟隆資  
下問遠遂累海以微消輪山以一簣止斯道苟揚  
確請從國風始

任城道中和得蔡大行子木岱宗四首兼懷

許泰安子春

石闕披三島天窓散九川我將觀海日君已嘯春  
煙禪古亭亭樹香逢處處泉莫驚詩語峻搖筆興

八  
卷之五

四

天連

之子告哀日春晴海岳明麻衣倒景出玉節步虛  
行白馬吳門色天鷄午夜聲皇華問使事莫訝訪

蓬瀛

陰洞何年雪天壇夜半星回頭看濁世拊掌在僊  
屏寶籙千年秘金芝三秀靈飛來王母使偏覺羽  
衣青

玄度同年友論交吾亦神百城迎玉冊雙蓋接朱  
輪吳觀僊閣對秦碑樂石湮幸分同賞趣飛藻烈

沉淪

送人還南康

清波左蠡分秀色東林接日射金芙蓉香館晚明  
滅

亢父行

勿歌行路難聽我亢父篇阮公守東平茲地與之  
連奏賦悲幽虛偃偃存顧瞻客從遠方來遺襟懷  
古賢軌輒倦修坂邱傳界旋淵日入不遑息饑渴  
中自煎孤獸向我躡晨鳴惡木顛川唯覓葦區區  
被拷桮椽畏人警前途終夕無安眠郭亂部既分  
邾滅城亦遷危邦古不入躑躅以迤邐明發即更  
路歸我涇上園

八  
卷之五

五

南中榮橘柚送勞子還洞庭

南中榮橘柚秋實世所欽包山僻遙植震澤滋玄  
津天文璇樞應地氣鶉火紛紛緼播特采煌煌精  
色新州貢共推擇明堂享嘉賓一笑喻淮枳厥包  
失其真翻令伯夷像不為堯舜甄抱此碩果憂雕  
飭向澗濱毋以歲晚慮自委下體屯子其一爾志  
三秋撰良辰自有金華宴照耀席上珍

雨過樓上看月作

什子倦遠道客游還舊邦迴蹊既繞宅原薄亦當

愆夕月清夏滿時雨涼海空遙惟素景輕襟披  
凱風仰視雲間翼儔侶嘯相從詎意羈縻餘得此  
妙善同獨往為誰思端居秘樓冲危言極星爛長  
吟步仙踪王喬紫烟上蕭史綠雲中但覺形神王  
不知歡燕終

午日和王維禎年丈夜讌環樓留別之作

高樓望鄉路南入敬亭雲爾到青山宅長歌白鷺  
群停杯談使事露坐動星文莫恠渾忘暑清風秀  
句紛

用世無長策歸來卧海雲當途不相假落羽敢求

八詩集卷五

六

解梵俗離騷節王人封禪文聞君話海岱奇思益  
續紛

橋上納涼即事口號

上林獻賦恨空回水驛冰鮮夜半催枕上坐蕭聽  
漸近楊梅盧橘過江來

聞口東開水氣涼網船催運過襄陽合歡花裏家  
人語明日湖南了愿香

伏日憶湖上作

伏天謝人徒烟熅暑未闌大塊置洪鑪熾此陰陽  
炭望望有淪興番番初日肝林飛高凌燭庭葉赤

年燠如何困象居重此羈勒絆延頸澄湖陰何異  
求涼應方舟宛中央清暉晚凌亂菰葦映清泚泚  
魚戲文瀾窮窈窕延露曲羅縵秋水辨有懷懷即陳  
思樂樂易辨之顧水井臺右眇凌風觀下流非所  
希沿泗且江畔

逍遙館詩

邠氏尚薄游疎公樂當年諒哉父子情不為時世  
賢東臯有先榮馮棲與靜便崇岡左右抱陽湖舒  
其前版築即曩基渠渠架修椽南榮海光炮北窓  
暑氣鮮樂志山陰論繕性蒙莊荷酒德逃閨暑琴  
緒引商絃蟬鳴六月稻鴈種雙渠蓮足蕉漁侶  
息有功德園朝游賽杜若夕飢閒旂相水絕塵外  
曠時吐篋上言小童欲問道何當順風旂

七夕橋上讌集

飛軒俯流波涼颺起衝漢昊天垂光澤鮮雲一何  
爛新月照前庭共此牛女譙果菜屬時新何爾隨  
風轉哀哇微清商碧樹先秋變感彼天上期樂爾  
人間見星渚服箱池閨道仙衣絢鵲起即迷津鷄  
鳴嗟戒旦彌年清殘曲空懷嫵婉歎中飲感七襄  
擬賦玄龍煥

中元日齋中作

陶枕卓衾障素屏空齋獨卧雨冥冥輞川舊擬施  
為寺內史新邀寫得經窓竹弄秋偏寂歷玉蘭乞  
食久飄零年來會得逃禪理長日沈冥不願醒

九月六日至逍遙館呈家叔

九轉蒼谿深復深逍遙高館敞秋陰踈鐙夜就林  
間宿落木朝開海上岑西候雲霜初釀菊東都父  
子不留金墜場莫繫重陽馬千古龍沙恨叵禁

九日館中讌集

廣洋湖前霜日輝高齋一望送將歸酒邊落木來  
天近轄上饑鷹學海飛黃菊兩開心賞異丹砂可  
學世情微莫辭五斗供高醉况是東臯獨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冬晚

對南東徐楊二先輩

清明揚州道中憶王端公

雨中感山房桃花之作

食櫻桃呈傅支兄 送陸子還洞庭

五月鷄鳴寺

午日林屋蔡丈見召不赴

雨中過天隆寺檢楞伽遺教諸經

山房雨讌重贈陸貞山

送陸子玄游泰山 江上別友人

水樂亭成詩以落之得十首

齋芝歌為袁淮安作

落日水頭作

贈袁河

山帶閣集卷之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冬晚

饑渴非心害圖書與目謀營茲一丘老同荷百王  
休晚飯山僧去霜鍾海寺流寒梅意無著隨月上  
簾鉤

對雨東徐楊二先輩

長安飛雨灑輕埃萬戶千門畫裏開霧樹稍迷蓬  
閣觀烟絲猶嫋建章臺故園紅藥誰同賞旅榻青  
苔客不來莫恠殘春倍惆悵一山風景各啣杯

清明揚州道中憶王端公

江花江草淨春烟北望空懷乘興船水國人家種  
楊柳清明士女競鞦韆客厨未乞龍蛇火旅食頗  
催犬馬年遙想風流王柱史西臺銀燭拓枝顛

雨中感山房桃花之作

離恨長縈露井妝六朝烟雨斷人腸多情誰是題  
箋客妙相空留說法場天女獻花飯上座朝霞迎  
日返飛梁春木典盡春剛去一月山樓費酒狂

食櫻桃呈博支兄

故里櫻桃食殘春修竹厨相思一水隔離別二人

俱見樹梢黃鳥傾筐瀉赤珠情真直欲獻不謂尚  
方無

送陸子還洞庭

五月江門暑氣鮮水祠簫鼓賽龍船最憐別樹當  
官路不礙歸雲入洞天樓閣兩山搖碧落楊梅千  
礪瀉紅泉葛裙紗帽吟長夏莫擬平原赴洛篇

五月鷄鳴寺

五月鷄鳴寺山僧集講臺梵輪轉圓覺初地見如  
來法喻銷金鑷茶分文竹杯坐深如有得一笑海  
榴開

午日林屋蔡丈見召不起

佳辰風雨殢山居雅會空傳長者書望裏石渠耽  
寂寞意中宮樹轉扶疎白頭供奉題瑤帖朱夏高  
明想玉除最是淮南好端午旅人還自愛吾廬

雨中過天隆寺檢楞伽遺教諸經

歷陽飛雨過江寒亂石高杉路萬盤不向諸天行  
處險豈知三藏取時難深林貝葉僧翻少中夏批  
杷鳥啄殘獨惟世緣非偶爾到門先認說經僧

山房雨譙重贈陸貞山

笑鍾山當戶披翠微臺觀雨絲絲草堂故事春

將通江令鱗魚貴不遲祗樹鵲隨朱夏轉陽崖花  
映碧天垂沉冥自是浮生理爭忍春歸惜酒卮

送陸子玄游泰山

若是蓬萊使經過太乙家仙壇握石乳玉女掃松  
花匣裏靈文秘壺中內景斜應教儻相遇携手五  
雲車

不到天門久今來幾易春發狂觀曉日揮手謝時  
人御道五松古神河九曲湮云亭問消息流恨逮  
狂秦

江上別友人

山陰集卷六

二月江上來桃花簇春洲多謝王歷陽迎我凌波  
舟奮刷振鷺羽嘯集西雍倚飛閣對鍾山紫翠口  
夕浮題詩江東寺弔古白下樓連船載壺觴策蹇  
睨王侯本懷濟世心不為賣林丘彈鋏桂玉苦朕  
篋衣囊羞歸去翳負郭惜別臨清流多君送遠情  
日暮猶沙頭烟樹迴目昏榜歌浩悠悠暮潮正可  
漲相憶歲方秋

水樂亭成詩以落之得十首

漚東涇西秋已分紅亭交媚水花文裁詩欲報白  
雲子把酒先浮滄海君

雙橋對峙看人閒九曲紅欄環碧灣好是白家伊  
水宅涼州歌罷日沈山

水碧瓊瓏秋可憐江湖真在卧房前端居好養維  
摩病銷得天人第一絃

五湖秋水淨琉璃依舊垂楊接汴堤莫聽龍舟五  
更曲揚州花月使人迷

把酒沈冥話達生世人久已棄君平明河直在朱  
欄外誰趁靈槎犯斗行

白馬洲前魚笳秋彈歌不作越鄉愁朝來載入旗  
亭裏親故門前置兩頭

山陰集卷六

四

黃河南走下淮洲千里一曲無時休野人拾得支  
機石濯向崑崙五色流

風流最愛永和年四十二賢何處澄懷家亦有蘭  
亭水洗出鷺群媚碧天

董生陸生吳下豪斗酒經過話久要莫道勸石無  
妙曲醉鄉絲竹不須調

曾因梵樂動鄉思為爾潯溪日夜馳何似鷄籠山  
下聽半天樓閣日斜時

齋芝歌為袁淮安作

淮水東流挹邵城城頭佳氣夜分明使君拾得金

竹馬兒童歌太平

靈母雕盤象太微甘泉舊屋是耶非聖人正御明  
光殿壓裏遙看一騎飛

小山大山秋月明八公賓客夜吹笙淹留好伴淮  
王醉玉酒雙行石柱英

銅池曄曄吐三花曾是劉安服食誇好共仙人騎  
白鹿不須綵女餌丹砂

三洲無塵淮水平山陽太守著書成清時不遣人  
文秘化作靈芝五色明

鈴閣重陽夜舉觴高建明燭蕩秋光尊前不用茱  
入山帶閣集卷之六 五

萸女笑折金花過酒香

雙城揮斗瑤光流夜半望氣來中州金莖三朶象

嵩岳太室少室分兩頭秦時轉懷慶

江淮草木已知名借寇仍傳河內行即看五雲隨

五馬更分三秀映三城

落日水頭作

春堤殘雪盡澹澹水生陂不待桃花盛真看竹箭  
馳下田通演淙又景駐淹留隨處舟堪繫番楊正

散絲

贈袁河內

漢郡由來重仍傳借寇行山從上黨斷河入大伾  
平訪古停千騎班春徧百城西征雲物長馮軾賦  
先成

入山帶閣集卷之六

六

市閣集目錄卷之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園藥盛開築臺以賞之得二首

丁酉七月十日水樂亭酌別子韶

上海董子元樂志圖

露筋祠

為石民望題畫

別俞子

採秀山房歌為丹陽孫志倫作

望至逍遙館作 坐館中五韵

劉朱二鄰叟來看館中

市閣集目錄七

睡起

雨霽晨眺作

飲罷

將發館中留上家叔

七夕雨

樓居值雨作

中元

七月望夜亭上

秋日病起

寄答王子新

齋居讀經有懷湯二子重

秋夜長

秋閨怨

隋堤柳

明月子

北庄庄在射陽湖之西

初冬亭上十二韻 忽憶

臺上有懷沈烏傷

冬夜有懷博支子率爾贈歌

贈王滁州還郡兼訂再過之約

歲暮作

市閣集目錄七

二



山帶閣集卷之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口藩撰

園樂盛開築臺以賞之得二首

落日平臺賞因成獨酌誰可離誰可贈相謔故相  
要謝眺中書省揚州萬歲橋較量春物美應不詫  
前朝

是法皆平守奇臺結勝因門無問疾客室有散花  
人漢廣思游夢黃初賦洛神我心能解脫相外轉  
相親

丁酉七月一日水樂亭酌別子韶

山帶閣集卷之三

一

雨過谿亭清秋散桂庭承家有祖武擢第及兄  
年拔劍長虹斷看花麗藻傳鍾山喜迎客先賦濟  
江篇

上海董子元樂志圖

夙愛山陽論憐君此道敦欲從江海去不談帝王  
門三湘神龍卧華亭玄鶴軒蕭晨蕩暄濁霽景媚  
中園霞外神游爽風前壁聽喧酒花應獨對竹素  
與誰翻王集聞成帙清詩莫感婚精和要在戎弱  
喪貴忘言幽右倘有悟題翰慰思存

露舫祠

水殿不生塵荷花作四隣乞靈平嫺醉失歲壁叶  
貧行雨甘堪賦分風又送人前林霜月白千古見  
青真

為石民望題畫

空山不見人飛翠淋漓濕雲裏三石梁咫尺愁相  
失

別俞子

咫尺兩鄉隔鳴鞭隱暮塵山空風色起腸斷未歸  
人

採秀山房歌為丹陽孫志倫作

山帶閣集卷之三

二

修然五內長金沙服食空巖閣歲華并爛桃花紅  
一簇與公休賦赤城霞  
君家雅擅蘇門嘯響徹林端天劃開水落雲高秋  
似沐七峰橫掉酒杯來

石門松火祛幽陰暗入包山不覺深巖頭但訝風  
水響地底更聞鷄犬音

望至道遙館作

昨來忽往道遙篇無事要我高齋眠望裏仙家不  
易刊水楊深處一燔然

生館中五韵

長嘯入重湖田廬音未蕪  
窓文搖水鏡雲朶媚香  
鑑靜飄楞伽偈閒披山海圖  
勞生竟何益道在且從吾

劉朱二鄰叟來看館中

青蘿齋閣白雲交俗駕那能及  
遠郊却訝東鄰老田父逢人亦解話三茅

睡起

代畔復不果卧此海上林詩書還夙好稼穡知天心  
澹泊世累遺蕭閒道趣深寄謝當金子榮名非所欽

雨霽晨眺作

東皋夜來雨晨起眺前原欣然野中作值彼農人  
言黃雲侵麥壟白水注楊園自是天機妙枯禪空爾翻

飲罷

沙谿雨過漸通潮新漲潮來拍小橋九曲湖堂藏  
窈窕數株門柳伴逍遙時魚饌客烹蘆笋海鶴驚  
人起稻苗飲罷中庭不成寐夜闌河漢正寥寥  
將發館中留上家叔

一春客裏夢難常七日遙頓獲舊時補題張

統論新歌翻出接輿狂晚風村巷棟花盡宿雨疎  
塘麥氣涼環重桃源不易入空勞酒食饌漁郎

七夕雨

閣道中宵急雨鳴遙憐牛女渡河情吳臺驚鵲飛  
來重長信流螢洗後明不謂金壺能續漏祇緣玉  
筋賸露纓江湖亦有佳期隔愁見秋濤混太清

樓居值雨作

高閣凝香晝寂寥秋陰不散氣蕭蕭海田已沒綠  
草蕩淮南猶添白馬湖望裏三山那可往愁邊雙  
樹蹙相饒孟公酒興年來劇誰把鴟夷一見招

中元

七月十五士女喧淮南競會盂蘭盆功德未須論  
上乘歲時聊爾識中元香花夕散頭陀寺龍火秋  
飛長者園斜倚水窓驚物變淨名心事與誰言

七月望夜亭上

城外重湖已合圍雙流分月瀉清輝積陰遂見秋  
風起行潦休驚海水飛娟娟銀河低案戶金盞玉  
露稍霜未季鷹元不營當世豈為鱸魚始憶歸

秋日病起

焚修一室內零雨響前楹老樹秋生籟寒鴉昨入

城觀空悟無學得米小群英病體脫然愈人恬泰  
氣平

寄荅王子新

兩家父子擅風流江左相看三十秋徐庾爭吟玉  
臺體王謝父關鳥衣游客夜紅燈何處酒病山黃  
葉隔年樓西洲風惡船難繫空遣多情恨莫愁  
齋居讀經有懷湯二子重

積雨淮南館淹留無一欣秋花落淨水暝鴈響朋  
雲不減衆生病長勤初夜文平生誰與晤拋卷忽  
思君

秋夜長

幽憂獨卧秋夜長起看階下月如霜前門葉落  
無數洞庭去鴈儼成行貴游珠履竟長陌美人  
庭瑟滿高堂此時但愁天欲曙此地惟知曲未火

秋閨怨

合歡樹上烏欲棲空房織錦實家妻遙遙夜夜誰  
能奈三三五五並相携鏡花對影慚雙笑燭淚分  
行伴獨啼莫道回文能妙絕陽臺雲雨隔安西

隋堤柳

興道里前楊柳新蕭娘攀望獨傷神憐儂正好留

佛住若個帶他遭個春紅顏忍拋妝罷淚翠蛾長  
帶睡餘顰龍舟風起花如雪三月揚州夢裏身

明月子

碧草庭中望明月纖阿西去無停輶誰家歌吹哀  
以思妾人身世賤而浮玉露襲衣衣帶緩金波滴  
酒酒心柔從來焚鄧多帶客空遣妖姬哭遊舟  
北庄庄在射陽湖之西

西隣春築捍海堰北庄秋漲監淮亭山陽濁水不  
可白射陂草田那得青即看鷄鴨擇高木便辭蛙  
鼃揚空舸滿携一斗挂帆去直向天河寄酒星

初冬亭上十二韻

蕭索水亭上炎天此勝場涼波逐秋落靈籟入冬  
長氣比青蘋蕭濤非白鷺翔溜沙全學篆回柳即  
成梁下釣禽驚翠懸曾葉委黃奇峰飲雲色明鏡  
拂湖光祇共溪童語難逢酒伴狂茶坡望淮向水  
碓廢河陽穀洛聞方息溜澠味已嘗寒來遷枕席  
節去罷壺觴獵響傳空澤衣裁感後房無為寒女  
歎成貸理之常

忽憶

忽憶東林好胡為火宅留誰携長者子同上智人

舟應器隨長仕靈圖恆卧遊停心自有處  
悠悠

臺上有懷沈烏傷

亭泉落木莽蕭蕭村酒凌寒力易銷霜猶故畦猶  
滯穗風林斜逕只歸樵為農頻荷成功退負郭寧  
嫌獨往遙咫尺柴桑不同賞謾持殘菊向西招

冬夜有懷博支子率爾贈歌

玄陰晦冥朔風烈后七吹來十字裂君家草堂湖  
上頭中夜玄冰瑩奇絕復值明月海底來琉璃不  
動天倒開勁氣鼎鼐絮袍薄君也當門方定脚墻

八  
寒山集卷之七

七

根寒梅漸有花男兒身世不落莫博支子人中英  
爾今胡為卧空城明經六上欲罷舉讀書萬卷翻  
逃名世人結交樂軟媚三春桃李方爭榮冰心玉  
壺誰賞汝明堂清廟徒崢嶸只今君持後母服鯨  
父寒宵苦孤宿鴛人日辦皮閣羞女孫晚進山樽  
酥邑子三五來授書偷閒時坐湖南屋經月不飲  
偶過我一舉大白歸去速猶言酒濕太傷脾一日  
治之禁衛復窮冬契闊奈君何天畔哀鴻斷遠續  
博支子歌慨慷莫採山中藥休拘肘後方上聖貴  
運節卑人易周章徐卿的是有二子元亮問貧賤

一觴如問注易今已畢東巷空齋獨坐忘歲晚  
岐知不惑煩君為我指亡羊

贈王滁州還郡兼訂再過之約

歲晚琅瑯路官程不可攀簿書牽縶雅獄市寄仙  
山幸爾還趨府不然長閉闌草堂蘭燭短早得慰  
春顏

歲暮作

端居逼歲陰履運慨方深碩果非終剥羣鵲未革  
音曲房深宴養後圃暫窺臨莫道天心遠極已  
滿林

八  
寒山集卷之七

八

閣集目錄卷之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家園種壺作

三日不飲酒

野雀滿空園

園居讀老子因懷王滁州少白

夏日閒居作

贈張舍人子明奉使還朝

潭上作

伏日獨酌亭上

汎湖西荷花蕩作

秋髮

上方寺雨坐感秋髮作

入閣集目錄

中秋觴客水亭屬疾不出

塔

等

宿子良分司話別

失壯冊

重宿圓通寺呈大梅年兄

揚州北門夜別陳山人

宿上方寺觀賜公夕課

書漂母祠壁

田館獻家叔

駕幸承天作

留徐子九宿

雨中簡支廣文

別子九作

閣集卷之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家園種壺作

春柳半含黃春鳩屋上啼弱苗何日引長柄得誰  
携瓠落非無用鴟夷愛滑稽揮鋤不覺倦新月在  
樓西

三日不飲酒

三日不飲酒兀然陶野園竹葉一樽滿梅花兩樹  
繁把書觀大略即物唱高言偶覺形神暢并開道  
妙存

入閣集卷之八

野雀滿空園

春來無所適野雀滿空園獨酌鄰家酒閒從長老  
言揣摩說事屋談笑隱金門而今有何疾終日卧  
丘樊

伊余抱微尚微尚在丘樊夙好養生術兼通運命  
言黃河千載俟白壁一朝冤囚之且高卧野雀滿  
空園

園居讀老子因懷王滁州少白

坐久拋書起懷人步野園覆巢翔瑞鳳汗漬戲狐  
豚客路青陽轉關門紫氣屯向來玄牝意微妙共

雜論

夏日閒居作

夢樹蒼蒼玉不如牽風弄日庇閑於牀前竹冷新  
鋪簾架上梅過自曝書散騎自虛誰偃息平津客  
館久丘虛種瓜莫道東門近肯為鳴騶暫倚鋤

贈張舍人子明奉使還朝

若房秉筆紫微遙  
楚奉天書下九霄  
西掖文章傳近侍  
明堂典禮布中朝  
香貂乍醉梁園雪  
畫鷁便驚楚棹潮  
唱徹竹枝留不住  
鳳池秋月待吹簫

涇上作

山帶閣集卷之八

二

北窓午睡覺信步出柴門  
谿靜蟬噪林喧衆果繁  
遠書來白杜野老刈青園  
意到即堪迷底須遺世言

伏日獨酌亭上

荆門畫掩少來賓  
大暑誰逃火宅屯  
一道清谿飛閣裡  
解木槃罍酒仙人

汎湖西荷花蕩作

蘭橈盡櫂下前川  
誰道江南可採蓮  
江南蓮子青如水  
江北蓮花香滿烟

愛殺江都夏日長  
芙蓉高彩溢金塘  
蓮前不見司

花女千古留傳水殿妝

塔前水店尚鈎簾  
花月留人不放船  
姹女數錢紅燭下  
蠻童沽酒白雲邊

龍堂對起大湖東  
雨過停舟看棟隆  
萬栢荷香秋在水  
青天雙掛美人虹

秋髮

秋髮不盈握  
秋蓬仍苦飛  
何須五日沐  
自信九陽晞  
病覺星眸改  
心從種種違  
漢家方尚少  
素領媿朝衣

上方寺雨坐感秋鶯作

山帶閣集卷之八

三

蒼蒼古木隋家苑  
三五秋鶯帶雨飛  
貪士性情多感激  
前朝歌舞有光輝  
傷心柔弄絨蠻語  
瞥眼嬌憐閃菊衣  
莫道相思無處寄  
西林紫棋會應肥

中秋觴客水亭屬疾不出

水亭八月望尊酒  
集同游數武妨  
追逐中宵想獻酬  
塔翻東海影  
濤涌廣陵流  
如何楚太子  
強起獨無由

塔

何代芙蓉塔  
長留碧海西  
徒憐浩劫盡  
那得半空躋  
象外胡僧禮  
花邊估客迷  
大堤明月好  
夜夜足

招携

第

日者西園宴宴和獨未收弦張鵬轉急桂促鴈相  
求靡靡懷惡纖纖繞指柔多情如有待庭樹莫  
先秋

宿子良分司話別

猷畝獨明時世人無所之聊因荷鋤暇一與故情  
期勝地追遊反離堂風雨思秋禾猶未穫稚子莫  
朝飢

蕭條吏人散高館張燈初誰言狎野客元是在村

入帶閣集卷之八

四

居零雨濯叢木流潮通暗渠他時一樽酒抱影處

躊躇

失牡丹

倏忽采雲散春風無處尋也知得喪理難解曾覺  
心

重宿圓通寺呈大梅年兄

記得高齋宿孤雲往復還往還惟北卡  
關水落收窓果樓高盡海山春杯如昨

花斑

揚州北門夜別陳山人

雪花如手落銀塘紅燭青尊夜正長莫惜離情向  
人盡北風吹倒九龍岡

宿上方寺觀賜公夕課

上方佛事作兩齋肅秋陰寧論學無學自覺心井  
心草荒參請絕花飛迴向深十洲元不遠同越海  
潮音

書漂母祠壁

瓦罐終朝數屢空清淮千古照慈容男兒命落悲  
臣院多少人間飯後鍾

故國旌旗散海烟王孫飲啄自天憐歸來不道黃

入帶閣集卷之八

五

金少亭長惟銷百箇錢

田館獻家叔

秋盡東臯不掩扉酒旗橫颭蟹螯肥放舟試就田

翁飲採菊還從野寺歸遠水淪漣寒月上高窓寒

歷暮林稀即心自覺塵勞斷底事驚鴻夜半飛

駕幸承天作

見說龍飛久章陵幸舊廬不因留守奏臨漢即回

興

真人思舊里南即襄漢路借問載筆臣誰奏南征

賦

留徐子九宿

涼雨宵覺顏然豁族愁貧家唯茗粥仲夏尚余  
稠漢翰帝連得清言信宿酬嚶嚶喬木果欣見鳥  
相求

雨中簡支廣文

時雨濯庭木夏屋生澹蕤多病成高卧懷人妨獨  
往三逕披草中雙禽語花上近局似可招高山豈  
徒仰

別子九作

不醉長安酒春花病裏飛故山殊可遠吾道未全

入常關集卷之八

六

非客路鳴咽急吳門盧橘肥亦知離索苦難挽老  
萊衣

五月南湖道歸程日近吳送君自厓反憐我閉門

孤架上收詩卷床邊徒藥壺莫帆不可望蒼露

平蕪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九

九江太守賈陵朱白藩撰

西歸內人曲

射雉曲

臨春曲

放螢曲

幽居感秋寄賜公上方

九月一日行田

早起

野步

田館侍家叔

至北合作

蘭泉

贈河岳山人

為同橋題屏風

偶懷陸給事浚明無題二首和王士新

六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九

一

和荅懋涵

送陳玉泉之京兼似石城吏部

贈顧孝常移侍北省

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

蔡子木改南曹遇贈

送王鯉湖賀萬壽表

赴大府阻風湖口作

舟次諸友携酒來看

贈吳女忠

涇上園即事

置酒園梅下饒家叔南遊



贈殷時訓

酌牡丹下

寒食

栗庵為賜公題

松林同友人作

山帶閣集卷之九

山帶閣集卷之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西歸內人曲

石頭城下桃葉津妖姬夜度淚霑巾行雲忽散湘  
東宴落花枉負江南春倉皇岐路弭纔口寂寞空  
宮剩病身回首王郎遺曲苦幾時升楫定迎人

射雉曲

端門不聞鼓漏聲湖北埭上鷄始鳴宮人嚴妝度  
中夜隊主新翳移空城草烟暮歷雙媒起花采  
毬一箭明立馬至尊催獻賦蘭英文筆劇縱橫

臨春曲

閣上張星舊在天閣中壁月夜仍圓雲歌宿鬢初  
臨鏡風研乾紅未葉箋兩臂舞釵金阿那一般歌  
樹玉嬋娟君王萬歲歡無極肯信江花易夕烟

放螢曲

九曲池上新月微芙蓉夾岸熠燿飛飛熠燿風  
不定採採芙蓉露未晞今年七夕相逢樂誰家八  
月避暑歸見說西都有征婦餘光獨照流黃機

幽居感秋寄賜公上方

澤南木葉已紛紛十日清齋禮白雲  
皇離未能越

有學阿難何事樂多聞雨餘山院空花<sub>一作</sub>假罷寒  
塘信鳥羣見說法門元不二誰憐居士志長勤

九月一日行田

見說東谿樂秋風引興賒帆低拂稻葉舟又礙藤  
花白日逢村靜青天入鴈斜門前高柳樹望裏近  
陶家

早起

野外安仁室閒居養性情聊為拙者政不怨退而  
耕束帶鄰鷄慣開門秋漢傾錯然群動裏默荷歲  
功成

山帶閣集卷之九

二

野步

役役悲人境<sub>一作</sub>頭萬事慵年豐鳥散樂秋燠樹陰  
濃次第經墟曲逢迎話老農今年釀秫早吾子儻  
從容

田館侍家叔

板橋依舊映疎楊歲晚逍遙過草堂古道風來動  
禾黍高原日落見牛羊割鮮每損回家餉飲酒仍  
同秋社狂千載南村還可續共吟佳句<sub>一作</sub>上蒼茫

至北舍作

廬舍疆場步步新誰披平地出荆榛旋呼斗酒食

鄰曲便揖雙墩論主賓井稅未輸須晚稼魚陂盡  
展入寒蹟洛陽二頃元知足李子何心復怨秦

蘭泉

春泉蘭氣薰初日蔭高樹起看九畹滋因知夜來  
雨

贈河岳山人

鹿車手挽入關門仙客南來紫氣屯擬古先傳十  
九首<sub>一作</sub>註書應了五千言青天塔廟長千里綠水鶯  
花太傳園放浪自教風格在肯因瑤瑟易銷魂  
為同橋題屏風

山帶閣集卷之九

三

杖底清瑤流泠泠堪洗耳風遊前山鍾遙出白雲  
裏

楓葉日以丹村旗引沽酒借問持竿人今朝得魚  
否

大雪滿平原蒼茫一歸騎昨與山僧期晚飯感配

青山昨夜雨澗花尚沾濕橋西春酒多緩轡須臾  
入

偶懷陸給事浚明

碧山朱閣占臺城三月飛花蕩諫情記得相逢無

別語先將脫腕獎流鸞

無題二首和王子新

十二朱簾卷夕照楊花春莫轉紛紛  
遙憐鴛手明如玉只恐翻身化作雲  
心事謾栽金鵲扇淚痕偷寄石榴裙  
相思好墮雲間月莫學羅敷誤使君  
葱青玉樹宮槐陌婀娜纖腰楊柳枝  
多病心情寒食後小樓風雨落花時  
陽臺未夜難為夢洛浦微波可寄詞  
何許鑒儂心獨苦朝來青鏡有垂絲

和荅懋孺

上書長不達把袂忽同遊未覺風情減寧傷年髩

山常閣集卷之九

四

秋平生介然分之子藐焉儔出谷營求友停枕月  
隱洲幾年中散駕今日越人舟緩步長楸近文瀾  
曲水浮榴花初夏醉桃葉別時愁好在江南夢尋  
君到蔣州

送陳王泉之京兼似石城吏部

一尊市得丘公遊百合花開月滿樓  
叔問向來傳宛葉新篇真見山錢劉  
黃河水早生瓜蒌兩舸風輕轉石尤  
我有相思何處寄消秋雙佩鳳也頭

贈顧孝常移侍北省

漢城五月雨絲寒都省移居便問安  
到蓋風流爭

少異韋賢文采及孫難盤中時物供盧橘砌下  
花媚渥丹東閣下簾休報事自公應見日加餐

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

禁垣西畔夕郎家足馬岩扉翫物華  
白下池臺厭鐘鼓奇春章奏入烟花  
隱愛獨抱籌邊策長嘯唯看泛海槎  
落日三山懷謝眺隔江紅樹散餘霞

蔡子木改南曹遇贈

幾年天北倦風沙玄武洲南繫寄家  
山畔貫城衝白鳥波搖甬道入荷花  
簿書自乞分曹便觀闕元非去國賒  
昭代兩都無賦者郎潛日見有光華

山常閣集卷之九

五

送王經湖賀萬壽表

誰賦南山競彩毫長生殿裏醉僊桃  
朝端喜識班行舊州縣徒令法從勞  
河復黃樓休喬鍾秋回紫塞庸弓刀  
乘時好獻平胡策見說今年太白高

赴大府阻風湖口作

望望不可度南風吹客衣海上颶初起  
天邊鷗退飛烟攤林殿暝雨翳水鍾微  
如何異方意只尺故園非

舟次諸友携酒來看

春日芙蓉渚奉花送遠遊多情愛臨汎  
幾千日

雷酒散靈場夜潮來海樹秋祗應殘月上枕單更中流

贈具女忠

眼前時態日紛紛物外心期獨有君最喜相思無遠道即從欣賞得奇文春婦學圃經芳草雪壓淮清溪莫雲珍重大才行端世少年人謬比終軍

涇上園郎事

臘梅剛盡春梅發綠萼紅英爛滿枝老子故情渾約結人間多事強支離夕陽占塔欹前院隨意蒼苔立片時婚嫁向平粗就畢迢迢名高足幽期

六山帶圖集卷之九

六

置酒園梅下餞家叔南遊

邦江仲春月物色尚蒼茫偶話林間別因逢年外芳參橫停勸酒花劇殢他鄉桃李肯溪上長歌謝傳堂

贈殷時訓

送君重入承明廬計君休沐忽年餘林間但愛尋真諦天上渾忘讀秘書朝寺故人懸榻久關河春水進卅初隋堤楊柳嚶鳴合一日淹留慰索居

酌牡丹下

小橋水暖蘸垂楊黃鸝恰恰春景長已聞市上吟

刺王更覺甕內醅香翰林當日供奉曲洛陽至今遊冶郎自笑腐儒頭欲白也來花下領年光

寒食

水滿春湖花滿城况逢寒食雨初晴花深不礙秋千山水濶從教舴艋行午愁旗亭分杏酪夜歸錫市有蕭聲多情一樹山梨白小立柴門待月明

果庵為賜公題

米熟尚欠篋飯來即問口願此一粒義遍恒何所右賜公大導師傳法自牛首偶飲蜀井甘卓錫岡之右上方秋雨零禾黍晦南嶽我來一問法慙作

六山帶圖集卷之九

七

獅子吼鍾梵聲清夜江山徹高牖笑啓甘露厨共傾三昧酒一飽香飯餘深慚問升斗

松林同友人作

翠巖陂陀返照孤天風灑灑肺氣蘇迴岡東折見城郭透林一片明淮湖久坐時聞松子落重來應泛菊花無杜門裴足豈吾事要趁清秋送百壺

六山帶圖集卷之九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過子新

書主人壁

南村

北庄望射陽作

涇上桂開諸友携酒樂來賞有懷博支子作

宴罷早過涇上作 戲東友人乞舟

葛氏藏書樓歌

贈沐太華無憶升庵楊公

贈陽公

七月二十八日淮陰舟中見月

山帶閣集目錄

寄幼靈白下

秋日臥病水亭有懷

燕莫引

暑夕水樂亭放歌

感辛夷花曲

寄上大司寇顧公

不寐

病中贈北上諸君

至日寄友人

有司舉餞北上病中書懷

山帶閣集卷之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過子新

昨夜前谿雨開門芳草多偶將清景值更覺惠風和初日籠高竹沉烟揭滂波右軍渾喜事自起放籠鵝

書主人壁

閑來偶出田間飲一騎翩翩度郭斜盡日並河行馬麥狂風吹海漲魚沙高情不負新豐酒小隱翻饒章曲花花下淹留君莫笑青春何處送生涯

山帶閣集卷之十

南村

楊花滿院燕翩翻睡起南村獨悟言三遲不愁芳草合空林唯見白雲屯田居有作傳聞巷政府無書奉晏溫潦倒枯生達俗久只將琴酒寄黃昏

北庄望射陽作

故國東來射水深土人猶說魏陳琳建安文字無如古鄴下風流只至今雙笛參差吹落日踈墩迢遞帶中林孤少書劍仍無賴謬把花枝醉後簪

涇上桂開諸友携酒樂來賞有懷博支子作別業小山邊淮南秋可憐可憐叢桂發復值望上

蘭美酒沾平樂新歌按麗娟不知居士室誰是歡  
花天

宴罷早過涇上作

淮王宴客罷桂子尚氤氲城邑憐雲散房櫳戀夜  
分紅粧迴燭影翠帷留釵文腸斷梁塵下餘音詎  
可聞

戲東友人乞舟

邗江積雨水半烟嫋嫋新染媚碧天天畔迎人桃  
葉渡江邊帶客木蘭船吹簫詎擬招飛鳳却扇先  
教見採蓮珍重五湖風日美報君多奏定情篇

山陰閣集卷十

葛氏藏古樓歌

中郎葛君有道士三世僑居廣陵肆天生妙志用  
不分金雞琳瑯殺青字漢帝虛遺三篋昔邊韶曾  
稱五經笥竭來傾蓋邗江邊知我所癖心相憐不  
辭寶藏出琬琰更開武庫森戈鋌嘗言心悟法華  
轉莫使多方惠子偏墓中威斗豈足辨宮內騶牙  
空復傳君家世傳稚川學不獨遠尋勾漏藥聞君  
購書起樓時飛梁聳出彭城閣用砂句讀細磨勘  
蜀錦裝池恣裁削金樓子內收未備竹素園中舉  
還略輟車重馬四方來秘府靈山一時繫樓西住

近買胡宅櫝中十襲來重譯夜夜文光薄斗牛火  
齊珊瑚爭敢射乃知真好不誤人世間尤物皆無  
益江花漠漠江水陰江上芙蓉千竹林頭乘素舸  
汎秋色上樓一解囊中琴為君彈出衆山響滿壁  
皆成金石音

贈沐太華蕪憶升庵楊公

蒼梧花底星回天醉卧昆池秋月圓惆悵江南夢  
來處誰家雲樹琵琶絃

濯錦江邊霞滿天博南山下草如烟相逢偷把刀  
環視腸斷孤臣謫九年

山陰閣集卷十

贈楊公

金錫飛來即是家蜀岡千里走平沙秋林細雨無  
人到靜看殘鶯度落花

七月二十八日淮陰舟中見月

北渚降帝子西方思美人蛾眉盡轉細羅機月曾  
新的的夢中覺熒熒波上親小山叢桂早應見滿  
水輪

寄幼靈白下

赤室鍾鼓饗初筵共道南都獲俊賢鄰氏桂枝今  
曾摧陸機文賦早年傳同袍老我祭酒客伏枕懷

君京兆天合眼鳳臺如可到林風吹斷藥爐烟

秋日卧病水亭有懷

斷崖森木帶溪堂病骨偏驚秋氣涼枕上白雲博粉絮林頭綠水學瀟湘西山鍊藥還丹秘北海傳書尺素長望圭臬仙家可乘興幾時浴月下陵陽

燕莫引

上林苑西重陰垂漢家馬乳秋繁繁群臣未拜金盤賜正是文園病渴時嘗言逾淮橘為枳淮南亦種燕莫子一朝偶患齊后廢七日方寤趙簡樂起來燔極華池乾菱藕堆盤懶咀嚼何人旋摘此逼

六言閑集卷十

四

側冰丸入口生顏色不用玄珠固象求雛疑舍利苦提得淮南隴右限川梁燕燕蒲萄味各長底事千金通大宛空勞斗酒博西涼詔中但見誇珍味席上誰能延樂方樂方久悶尊鼎燥親故化離那可道流年時物感飭風拘方服食依農草憶曾弱冠客安西醉裏親嘗掩露時囊盛其致燉煌種浪說天南生荔支

暑夕水樂亭放歌

洞房昨夜秋風度江南采蓮今已暮夕看牛女渡紅橋朝見蕙蔭生白露白露空博朱火光慙楊柳

伏猶披猖銅炭洪爐重鼓鑄鑊湯世界少清涼小亭結構豁之酒曲曲闌干映綠漪一部清商聽不徹三江水碧詎能緇石供朝堆赤馬瑤簞文夜發黃琬瑤窓裏白雲初泛濫簷前銀漢自逶迤逶迤銀漢宵將半枕上唯瞻星火爛馬援烏鵲站水中越人篁竹沿溪畔北朝始識常侍熱齊兒空下臨緇汗井中謾剖綠沉瓜盞內時調飛雪散憶昔公子游南皮徐陳應劉同一時園中珍木鬱映帶神機夾轂賓從隨懷人自遣朝歌訊公讌長傳鄴下詩我今胡為獨閉關玄霜猶閱鏡中顏坐待風生

六言閑集卷十

五

士囊口起看月出房心間擬尋莊叟談秋水懶學岑參賦火山

感辛夷花曲

昨日辛夷開今朝辛夷落辛夷花房高刺天却共芙蓉亂紅萼小山桂樹猶連卷五湖何花空綽約連春綽約宜秋日端居獨養微君疾高枝采采艷木連密葉層層賽鷹橋山鬼已見駕香車文人應是夢彩筆幸夷辛夷何離奇照水偏宜姑射姿蕭蕭長東海霞光爛玄夜西園露氣滋檀心倒卷情無限玉面低回力不支見說東都便露坐惟應御史

歸。吹此花愛逐東風煖故人逸韻稽中散山陽  
聞合歡齋石湖亦樂辛少館嫋嫋展擁碧樹圓  
紛紛磳戶香花滿塢裏王孫舊路長卷中裴迪新  
詩短新詩已舊不堪聞江內荒館隔秋雲多情不  
改當年色千古芳心持贈君

寄上大司寇顧公

後湖秋盡沙水清孝陵紫翠轉分明獨持北斗調  
元氣更闢東園豁野情羅逕夜携山客入竹荆朝  
聽省郎平滄州病起趨承倦聞說郊居賦欲成  
不寐

不寐

殘燈一盞藥一爐玄冬肺病稍欲蘇童子番頭  
壁睡還卒接踵當關呼四大形骸長不疾三餘文  
史強為儒天明還擬策高足竚待城烏尾畢逋

病中贈北上諸友

倚伏謬無端春來樂事寬華燈綴綺席木藥媚雕  
闌一病幾番死餘年敗愛官王陽爾先達何預真  
生冠

至日寄友人

一冬伏枕苦支離旋喜青陽到海涯候鷹即看成  
北鄉早梅依舊發南枝丹砂未就憐同病花信

中懷未歸見說曲江遊事好遲君聯騎真春時

有司舉饒北上病中書懷

聖明求治幾臨軒疾病經時尚掩門狗監誰能薦  
司馬舊川固欲上公孫龍飛漢殿王春早花動泗  
橋林思溫願得陽和均普物倘因流落晚承恩

不寐

七



山閣集目錄卷之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將入都作

道中寄博支子

王河堤見新月

即事東友人

書懷答友人

謝邢雉山梁王卷二人史見訪

九日出塞有懷

上谷龍音寺夕眺贈蘇寒村參省

天城道中

將入雲中作

雲中樂

浮圖峪

山閣集目錄

塞外野寺夢亡友履吉

仲冬十四夜園亭還丘永嘉

十五夜

冬日涇上承半憲梁湖二丈同集餘處顧子

分得烟字

贈石城文選拜南太常

至川園亭作

贈張府檢

贈倪南城

雪霽過涇上

遊恒山山在渾源州南十里

立秋日書懷

山閣集卷之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將入都作

曉月不盈尺虛溝已辨照稍稍日離海油油山出

雲緹騎羽林集宮鐘長樂聞還將萬年策來謁聖

明君

道中寄博支子

湖上春風吹柳條湖邊春水蕩蘭橈聲只在三

官殿草色初回五里橋遲日園林長獨往鄰翁杯

酒甕相饒誰憐病起金臺客足馬關山路正遙

山閣集卷之十一

王河堤見新月

垂楊東下轉金溝忽訝纖纖並馬頭班駁未秋寧

似扇秦樓初晚正如鉤雙蛾映水遙傳恨一掬當

窓不攬然謗道南州歌黃草薄情元不為封侯

即事東友人

朝來枕上驚電飛客堂起坐雲霏霏意蘭已惜鳴

鷗早首宿即妨胡馬肥群公齋沐起方澤賤子屯

留歌式微問訊北門梁學士好書夏五各垂衣

書懷答友人

竹林曾獲米清真晚謁山公作選人潯倒豈能近

水鏡淹留初得濫朝紳步兵酒美空傳法太樂官  
閑尚繫身落日汀蒲那可采江南腸斷白華新

謝邢雉山梁玉菴二太史見訪

通陌浮雲合嚴城樓易頻未卜千金夜能來兩王  
人願言觀世哲曾是京嘉賓才子邢居實名家梁  
國珍長離元比翼絕足觀驚塵幸竊孫陽顧仍叨  
王翰隣開花傳麗藻拂霧觀清真嘉樹還堪賦明  
河自可親望舒遲日馭大火澹星曼更漏消長局  
茶湯奉角中王談霏滿座蘭室馥經句珍重相知  
樂湏教白首新

六出閣集卷三

二

九日出塞有懷

笳鼓咽刀秋龍沙賦壯游帶他陳學士空坐白雲  
樓

上谷龍音寺夕眺贈蘇寒村參省

穹廬不在遠寒月上龍沙壯士思橫草閔氏笑採  
花一鐺屬國酒雙樹法王家預恐他宵夢空房警  
斷笳

天城道中

奉使偶承之何人術不然孤身絕大漠入口寄荒  
田別淚刀頭盡歸程馬足穿關山今夜月作意為

詩圖

將入雲中作

只尺分胡地崎嶇出漢關敢云杖馬聊得視刀  
銀蘆卷邊聲苦楓經戰血殷今宵看太白一上紇  
干山

雲中樂

寒門楊柳未經霜錦帕貂裘馬上妝帶得相思出  
關去銀釵嶺上斷人腸

浮圖峪

城上飛孤口城邊巨馬河新霜祭寶壽大將擁彫  
戈地險真堪據天驕未肯和高樓有少婦紅袖濕  
燕歌

塞外野寺夢亡友履吉

幾年濁世斷相聞仙馭何緣出塞雲讀盡金剛經  
一卷不圖成佛頭逢君

什冬十四夜園亭遲丘永嘉

不遠泥湖邊中宵南下船月歌帆影駛風熟鼓聲  
圖操音莫良觀折腰憐大賢行行康樂後春草有  
新篇

十五夜

月色白太甚佳人三五期  
樓林整霜翮坐檻望思  
寂靜念如有晤孤情不自持  
西輝那冉冉徒倚謔  
思詩

冬日涇上承半窓梁湖二丈同集餘庵顧了  
分得烟字

園亭別來久松栢鎖蒼烟  
整對林中酒欣承月下  
篇歲寒同社友淮水未歸船  
率爾酬嘉藻深慚沈  
宋賢

贈石城文選拜南太常

我祖都江左鍾山萬古馮  
朱旂唐國簿白露漢園

入卷附集卷之十一

四

陵懷里心長往分曹事有恒  
清齋三五日贈子玉

臺水

長干讀書寺宦達奉常歸問法  
山僧看花酒伴

稀東曹辭水鏡九列權金緋  
敢謂閒情得潘輿不

可造

至日園亭作

短髮對霜林蕭條自不禁  
柿殘餘半果杉頽泊雙

禽煩惱無緣斷聲聞與耳深  
唯心何日在頻見一

陽臨

贈張府檢

淮海諸從事無如之子賢  
菊天辭大府雅頌對初  
筵以著幙中畫旋投囊裏  
篇殷勤一斗酒同步酌  
橋玄

贈倪南城

初發南城道知君水宿歡  
吏民迎內史那食寄仙  
壇謝屐紅泉遶顏碑綠字  
殘漢庭與樽樂早晚逢  
倪寬

雪簾過涇上

水鳥入林飛寒梅亂點衣  
虛亭人不到神女折花  
歸

入卷附集卷之十一

五

遊恒山山在渾源州南十里

畫戟朱旗疊嶂間千秋玄岳得追攀  
宋人空祭飛  
來石禹貢重尋大茂山  
桐裏河流迷九曲霜前軍  
令肅三關新詩自愛蒼苔好不是燕然勒石還

立秋日書懷

明光奏賦早無緣在野長令習氣偏  
懸想喜音聞  
臥畢携書還就北窓眠  
開門草色臨湖水窮共楓  
花咽莫嫌驕省金貂非不貴  
髮毛爭肯待流年

山帶閣集卷之十一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喜蔡比部考績北上奉遲一首

涇園梅集諸君子有作奉答一首

贈子長刺泰安 鶴泉引贈王儀部

王泉比部宅邂逅秋渠端公醉後放歌

秋夕奉懷荆川太史

食橙書感 石梁公餽蟹

九日至廣洋湖田舍

月下望東莊作 湖上

山帶閣集目錄

醉題逍遙館 東林

兀坐 過顧氏庄

行田即目歸示城中兄弟

入城作

山帶閣集卷之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喜蔡比部考績北上奉遲一首

春江不用楫挂席候鷄鳴莫辨濤何氣直看風始

生雪消瓜步派花近廣陵城願及隨陽雁雙飛入

帝京

涇園梅集諸君子有作奉答一首

三徑梅初發求羊昨見過贈芳辭甚妙終夜飲無

計斜月當歌住生香與酒和他宵笛中聽離恨滿

江波

山帶閣集卷之十二

贈子長刺泰安

太山太守才且賢舊遊曾賦天門篇嶺上白雲迎

建寧廟前香井識投錢 聖朝未覺登封急良牧

惟開撫字先見說屬城燕似昔兩岐歌頌聽真傳

鶴泉引贈王儀部

我聞玉霄峰靈湫與天通環視海上山羅列如屏

風屏風九疊金芙蓉青天雪瀑落長松內史讀書

處乃在青田之西綠嶂之東有時或與仙君逢仙

君含笑入竹中內史謁帝明光宮明光起草春日

長素心藻質映文昌坐見松雲生粉署戲看花水

落金蟾、玉兔無纖翳。飛觀凌風，起雲際、得道  
由來天上。心藏珍且避人間世，永嘉山水足宜搜  
子亦將從謝客游，相思儻見南樓月，夢得臨皋濯  
素秋。

毛氏三都宅邂逅秋渠端公醉後放歌

平生江海人，世事我何有。十年結交長，十行江表  
英雄接杯酒。旅榻長棲鍾阜雲，燕船遍繫秦淮柳。  
前春清涼寺，把袂陳夫子。今夕長安城，傾蓋張林  
史杜。聲華白下傳聞名，未得相周旋。朗然一笑  
觀世，如披雲霧覩青天。入門示我兩巨軸，江上

大山帶閣集卷十二

二

搖動赤霞篇，首儼謝康樂之官臨海，作次憶許  
度携家會稽住。二子風流與予善，一朝落羽辭金  
穀。人知避世在朝廷，豈意勞人有州縣。子亦領縣  
太湖濱，下流磬折獨摧眉。陶潛志意多所耻，張敞  
胃臆固無奇。今夕復何夕，共此君子堂。西山過雨  
苑樹涼，白雲司裏水盤出。卅鳳樓中銀箭長，柝上  
青袍襲。身繡櫺間，驄馬嘶玄黃。高談耳熱，寡思諱  
金杯。豁盡烏臺霜，陳夫子酌巨觥。笑引兩童吹玉  
笙，彷彿緱山雙鳳鳴。參差訴盡今夕情，人欲何堪  
不合弄天河。兜轉北斗橫，北斗橫天已侵曙。烏雞

小吏便旋去

秋夕奉懷荆川太史

此夜游塘獨掩扉，新涼舊社有餘閑。黑頭世味渾  
如水，黃閣身名剩在山。負手祇應行藥後，解頤多  
是授詩還。塘前蕙草饒秋色，遠道含情可易攀。

食橙書感

綠橙挺南國，香苞微近枳。賁名奉高堂，斲之每不  
喜。小齋鮭菜餘，聊以漬吾齒。年年夏秋交，時物固  
堪紀。婆娑雙樹間，風日自清美。吾豈慕金齏，迢迢  
太湖水。

大山帶閣集卷十二

三

石梁公餽蟹

不解吳興纔持杯，待蟹黃東湖田稻盡。何處得新

九日至廣洋湖田舍

行藏不自料，乘興信虛舟。一笑茱萸熟，幾家鷄犬  
留。楓江明日路榆塞，去年游靜聽長泝水。潞溪似  
龍吟。

月下望東莊作

此夜秋場月，其如抱景何。漁燈起平楚，柵墮界通  
波。回首追歡地，傷心作苦歌。沾衣元不惜，草露本

無多

湖上

湖上楓林晚柴扉隔水關偶因行藥去遂作泛舟  
還吹竹商飈裂傳花海菊斑卅霞低照酒東望有  
神山

醉題道遠館

不到田家久隣翁取我歡池中覓青角屋上乞黃  
團滄海當年變重陽昨日寒平生步兵酒回首獨  
沈瀾

東林

絕勝東林夜柴門片月閑綠烟生水上白露滴松  
間携手懷三益齋心受八關重陽新酒熟盡放縣  
人還

兀坐

門前狹塘路盡日無人行流覽周萬象兀坐烟孤  
明啁啾羣雀散淺潏戲魚驚歷歷平生事徒憐星  
紀更

過顧氏庄

古木帶連岡尚書舊草堂霜春田稻白酒壓釐胥  
黃劔履鬼應返樵蘇業就荒西州他日路掩泣度

行田即目歸示城中兄弟

游絲罥高樹婉孌逐相親感彼物外趣念我意中  
入湖田足朝夕秋水塋心神沮溺終須耦誰云力  
不任

入城作

惻惻秋原上墟烟起暮津殘鐘三楚寺歸棹五湖  
人懷役牽黃緩留詩贈白蘋鱸魚非我志僅得遇  
玄真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大司空南坦劉公志樓居樓未成翰詔衡山

文夫為圖一樓系以詩贈之司空公出以示

門下客伴各賦一詩且約不必次韻用成字

春日吳興喜友人見訪

舟泊北固讀外方詩錄

月下泛邵伯湖喜而命酌

宿甓社湖

高沙舟中曉望

東平夜發

魚山道中

山帶閣集卷之十二

過陳思王墓

元旦早朝作

立春日早朝

盧溝遇審使入貢

過琉璃河新橋

東阿寒食憶都下盛游却寄江兵部端州

東原驛得巽卿大行消息

奉天門領勅作

九日宿坦上有作呈大司空劉公

賦得雪山重贈大中丞林公入蜀

山帶閣集卷之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大司空南坦劉公志樓居樓未成翰詔衡山

文夫為圖一樓系以詩贈之司空公出以示

門下客伴各賦一詩且約不必次韻用成字

華陽登樓不復下司空慕之樓未成招隱謬言無

結構卧游還擬居高明浮雲西北帝鄉遠碧海三

五仙人迎心期只尺九垓上肯向人間借路行

沈約有陶先生登樓不復下詩

春日吳興喜友人見訪

山帶閣集卷之十三

東亭楊柳綠綠烟日日春陰咽管絃一斗未銷盡

市酒雙桺忽送洞庭船洲邊蘋葉愁如積水曲桃

花嬌欲然明發峴山僧棹事風流添得永和賢

舟泊北固讀外方詩錄

蓬窓手把故人詩多景樓前夕照時萬古雪江來

有派三山錦樹對含姿憐君絕似辛棄疾好我不

殊劉改之滿眼相思無處寄寒鴉飛盡佛狸祠

月下泛邵伯湖喜而命酌

樹統邦清盡天圓斗野歎湖空水不響人靜月相

隨簫鼓沈沈去樓船默默移醉鄉欣入手先趁

蘇詩

宿覽社湖

回首吳山盡獨坐江南船日月不隱避空水共潏  
鮮吾鄉覆盂地今夕翫珠篇醉取雲笙吸飄飄狎  
海仙

高沙舟中曉望

水上望落日盈盈入故園不辨邦溝路祇疑朝日  
瞰霞區標遠觀霜侶嘯前騫側想寒梅樹吹花滿  
北軒

東平夜發

夜半趨朝過陽谷年前乘障返陰山朔風兩度礮  
礮口明月一天游子顏獻納長瞻龍尾上飛騰無  
計馬蹄間故園回首春如海酸得梨花待我還

魚山道中

鄆州城頭曉角悲魚山山路轉威夷征夫篝火來  
炙轂客舍斧冰方作縻披草曾尋曹植墓獻花難  
問智變祠祠童相聚渾無賴爭逐餘聲送畫旗

過陳思王墓

夫人貞感魚山響千古高情寄白楊洛浦錦衾徒  
爛熳鄆宮劍爵久荒涼詩成獨贈同門友勢去潛

悲異姓王隧道風填飛藿滿爭教來者不心傷

元旦早朝作

晴雪初消太液池春風欲動萬年枝蛾眉斜綰朝  
班合仙掌纔分淑景遲代馬自隨胡部樂宮鴉慣  
識漢官儀小臣江海慚無補願採田波入壽卮

立春日早朝

閣道斜蟠太一宮羽林仙仗日華東臘辭龍袞飄  
殘雪春動雲韶協早風諸將隔年歡飲至名山幾  
處待升中承平月令無多事祇望農郊杏乳紅  
盧溝遇番使入貢

出常關奉卷十三

三

西極名王款近關旃裘半曳耳雙銀繁華初上千  
金堰紫翠偷窺萬歲山禁御年深羗果羨沙陀天  
遠戍旗閑漢家作意求龍種爭及輸來汗血斑

過琉璃河新橋

聖明親賜萬方歸雙鳥猶循舊路飛白晝雷聲生  
積水青天虹影掛斜暉江淮烟火逢寒食京洛風  
塵化素衣駟馬重過春好在盧溝殘月莫依依

東阿寒食憶都下盛游却寄江兵曹端甫

朝下軒車滿路逢獨驅疲馬向關東冰紉乍縶  
齊女臘燭遙傳隔漢宮楊柳陌斜宜便面桃花馬



簇若屏風銷魂千里江潭苑別恨誰牽夕照中

東原驛得吳卿大行消息

驢背東平道行行意自閑平沙千樹棗故國萬重  
山古泉看碑立斜陽探騎還始知張惇望已度穆  
陵關

奉天門領勅作

玄極齋壇散寶衣彤庭初旭閃龍旂香分洞案開  
黃道花擁扶欄上紫微仗外平看三事列御前親  
捧十行歸都門明日辭天路草色青青棧馬肥

九日宿坦上有作呈大司空劉公

人山齋集卷十三

四

下山西走長城去呂山揖之少延佇我來不及採  
菊期扁舟獨宿山邊墅石壁縈紆浦月斜夜深如  
到秦人家隔溪火度犬吠處趨來曾醉林中花林  
中邂逅憶初夏綠湯衡臯帶幽榭偶遊俗吏携酒  
來正值高齋觀易罷欣然把臂共入林山花始丹  
酸而冶笑折花枝簪髮邊跪領歡情向深竿風流  
南坦老尚書終歲蕭閒只隱居人間八座皆甲第  
物外四壁空籬廬黃昏饑虎出西嶺藤磡槿籬猶  
未掩飭材湯道若予工治垣自哂師吾儉長日肯  
山藥鏡成洞天雲氣接前楹臨流懶奏琴三疊對

月惟聞嘯一聲干時久謝安期策洗耳蒲輪向蘿  
薛但話初移坦上時幽貞頗協南村宅會心握手  
誰敢親甘泉老人孫太白從此湖南雅社成故事  
留連歲華積年來漸覺勦力遠欲構飛樓坐空碧  
閉關不受弟子朝問津已與漁人隔龍津橋下水  
長春玉芝瑤草闢嶙峋童時誦得華陽句豈期重  
拜白綸巾一行作吏增多累半世尋師始遇真指  
厥願留供賤役不知將法付何人

賦得雪山重贈大中丞林公入蜀

人山齋集卷十三

五

鏡光玉壘靈關相盪射喜逢年事再得蠲更抗檣  
名仍跨竿六花銷作錦江春長真華陽作磐石中  
丞昔降壺公時具瞻已共五岳齊會稽尋山不快  
意扶鉞却向蛾眉西西南羗戎大統行行好把  
甘棠種謗聽人歌蜀道難自覺公來雪山重籌邊  
樓上井絡懸十二雪峰俱眼前使車正及陽和候  
二月錦城花滿烟垂崖濟猛元因俗諸葛貴和書  
有篇殊方分袂情偏切至後江南尚無雪孤山梅  
花正惱人他日相思向誰折接船鏡吹渡寒潮滿  
青潭疑雪未銷見說西山高不極好持歸闕壽

唐堯

山齋閑集卷之十三

六

山齋閑集目錄卷之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黃鵠行贈來仁甫 迎暎草堂曲

夢東草堂歌為參省廖公賦

陳道復牡丹八仙花寫生

夏日邑齋新製涼閣成因題一首 小翰苑諸

同志

尚書劉公賜訪邑齋授我手書蘭亭跋一卷

金砂泉一壺聖有四黃耳可以施鉉蓋非聖

錡者之所宜承敬置水堂輒成長句馳獻于

山齋閑集目錄

時莫春三日

古冲相公五十初度壽之

聞孫員外遊天台山回奉訊一首

洗心亭為工龍溪賦次念庵殿撰韻

午日同盧明府及吳興諸公泛碧浪湖作

山閣集卷之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黃鵠行贈來仁甫

黃鵠橫絕游四海種菜忽值山河改可憐斤鷄困蓬蒿終日啾啾竟誰待仲冬雪雨灑寒苔霽後升山當戶高雲中鳴翼何迅厲有鳥有鳥求其曹入門意氣宛如昨夫君何讓代北豪十三同筆硯十四頭角變十五授經義真如肉貫鼎二十文賦雄直奏明光殿秦越分飛知幾年每驚邂逅即離筵青袍小試不得意長嘯歸泛鴟夷船去年觴我吳

山閣集卷之十四

山顛江上潮來噴白烟西與落日望鄉處遙指茅亭樟樹邊君已冥冥脫網羅下流潦倒奈予何奉君愧乏玉山禾君不見古來萬事直如此歸來且著龍門子

迎暎草堂曲

君不見天墉夜半海波赤三山離離相盪射夸父空教化鄧林何如卧待東方白禺中元自近衡陽暎將出兮照扶桑仙家引領望光景小兒拍手歌滄涼滄涼曙色散成綺窓裡幽人猶未起長日惟耽竹素園高情頗狎神仙士檻外春風百鳥喧

泣花枝綴瓊華嶽巖崔嵬湘水深苑堂突兀烟光紫幾年服食寄丹砂吸盡天門五色霞鏤金句好顏光祿奪錦才高丘永嘉葵藿傾來心不轉葉榆影入興還賒靜居獨思偏耽寂鬱華自燭幽人室山中先聽玉鷄鳴天邊不歎金鴉疾陽澤光昭六合新喜看冠珥抱孤輪蓬萊正在方升處天保歌成萬國春

零東草堂歌為參省廖公賦

武陽真人駕白駒東臨天水心踟躕至今石上有遺味霞蹤千載標黃雲黃雲之山饒怪石朶朶芙蓉

山閣集卷之十四

天碧山口飛泉七道來匯入東江兩相滂夫子昔日此山居五湖身世心皇輿壯志懶投湘水賦少年不上漢庭書二十登朝何矯矯觀風共美安仁少斯文正印在河汾水部新篇落江表江表龍門十八年竭來趨走省臺前文翁寫至零東曄笑指草堂涑水邊康樂空懷斤竹澗輞川謬賦金屑泉大人有作營世業雲臺巖閣高中天我聞茶陵富名德嶽降繩繩徵夢卜清河學士早從龍西平相公舊懷麓黃雲續起更明秀擬作崧高奠南服南望南衡如陳雲汎隨湘轉九疑分膚寸已

天下雨星沙更麗斗間文謝公久負蒼生望肯向  
東山卧策勳

陳道復牡丹八仙花寫生

尋常姚魏浪風流誰伴君王月下遊珍重玉妃初  
出院內家雙引水晶球

夏日邑齋新製涼幃成因題一首寄翰苑諸

同志

吳兒竹枝越女絲炎天偏與水堂宜白蘋風起寒  
帷處蒼弁日斜支枕時山熟茶人爭茗薜水荒漁  
父失鷗鷺長官公事無期了清夢何因入鳳池

八詩閣集卷之十四

二

尚書劉公賜訪邑齋授我手書蘭亭跋一卷

金砂泉一罌罌有四黃耳可以施鉉蓋非挈  
鉞者之所宜承敬置水堂輒成長句馳獻于

時莫春三日

真人來自曲林館乞我茶泉淨客塵入手不知金  
鉉重勞心空笑竹符頻盤中山果堪消夜窓外時  
禽久報春寂寞禊堂蘭事晚自臨瑤帖度佳辰

古冲相公五十初度壽之

代廖參省作

宣父自叙知天命天子勵志夙希聖行年五十遇  
聖隆尚爾維藩服官政君不見天地之數五十五

皇極居中為衍母冲而用之道不窮五福若

岡阜紫薇樓下群仙迎四月九日天氣清

籌海屋近吳山呈瑞卿月明我聞問氣賢哲生如

公無乃玄元之裔長庚之精或曰武夷之仙伯託

化來甌寧公昔修學冲岩上鄉人久擬山中相高

窓已表壽雲徵危峯特作繫天狀不信君看右轄

前巖巖大石森相向酒中爭唱鶴南飛踰躑轉覺

形神王他席他鄉共此杯樓中鼙鼓聲如雷薇花

向人如欲語張公索酒林公催湘西野夫醉無力

徙倚闌干望天色紫宮新報換中台丹書即下朝

八詩閣集卷之十四

四

南極

聞孫員外遊天台山回奉訊一首

天台一萬八千丈爾祖當年欲到難金聲徒向賦

中聽岳色遙將畫裡看此地問程由剡縣名家高

舉復都官杖藜曾過寒山否雪院無人虎跡殘

洗心亭為王龍溪賦次念庵殿撰韻

聖人藏密理即事思其居身既在濠上寧知吾非

魚獨樂愛君繁文併子虛遙憐隱几處時到物

之初

溪上秋山起山下秋溪深龍目亦已久真源誰復

事並觀靜者趣戰勝淡然心試照溪中影素標寧許侵

亭中抱膝坐世念息憶憶處柔符上善尋諦得其空彼我魚鳥樂大矣造化工為語支離者須知物理同

拾去春池礫湛淡無一塵靜觀象外色悟得法中身久撥形骸累寧憂骨相屯師門真意在持覺禹川人

午日同盧明府及吳興諸公泛碧浪湖作

傾城拾採岷山頭避雨競乘輕利舟爭標忽憶楚

人俗並機叨陪謝傳遊中流吟嘯去不止薄暮雷

五

電歸何憂潭口雙魚瑩如玉醉看新月生汀洲

常閑集目錄卷之十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神樓一何峻

已酉仲春祀壇宿齋碧浪湖舟中雷雨大作因述所懷寄獻南坦

幼靈見訪雪上冒寒獨遊遂爾病作戲東

邑齋以新樣吳筆寄兒子無示自意

江南春和倪雲林

沈青門劉望洋章南衡王箕永相招泛西湖

至孤山作

八

夏日同武林諸公集紫陽菴各賦

浙江驛看潮因憶故人來禮部子禹

過七里瀨卻寄方十洲年兄

江行紀事寄上坦翁

自三衢入常山道中憶豫陽田丈

常山還舟憶南衡諸公

下七里瀨

沈青門楊南泉李岫嶠劉望洋方十洲章南

衡洪方泉招遊飛來峰比赴諸公追晚俱返

駕遂移觴于大佛寺臺上

八月十七日夜陪天泉翰長屏石曹長泛舟  
吳興城東甘棠橋分韻得空字

山帶閣集卷之十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神樓一何峻有序

序曰神樓一何峻古清調曲秋胡行也歲戊申  
大司空安仁劉公初度之辰通家小子廣陵朱  
曰藩感事矢懷用此調歌厥樓壽焉公欣然舉  
觴領之凡七解

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  
安胡不京洛遊畏彼狹路間狹路能摧輶險於太  
行山仙人主子喬招我戲雲端笑取雲門瑟洋洋

為我彈歌以言志神樓峻而安一解

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  
人大道無我一氣孔神手翳華芝舌嗽龍津高視  
九州外汗漫來相親憶我壯時年北海稱主臣歌  
以言志樓中有真人二解

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  
平閭闔九重無為自寧紫壇蕭蕭珮玉鉤鳴詒我  
嘉穀異穗連莖四方露積如京河湟休用兵歌以  
言志天下方太平三解

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室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

室周公大聖人尚不信君冀東征避權首成王執  
書泣未聞凡几外跬步縱赤舄欲犁北庭寬先歎  
東門窄歌以言志鬼必瞰其室四解

我願樓中人長享黃髮期我願樓中人長享黃髮  
期道遙九天上高明誠有之嚼藥挹飛泉肯為腊  
毒悲後天而不老蜉蝣爾焉知窈窕道之極廣成  
不吾欺歌以言志長享黃髮期五解

大江浩湯湯歲莫心獨苦大江浩湯湯歲莫心獨  
苦前有毒蛇後有猛虎朔風吹翳素短褐裂如縷  
行宦三年歸簞食欲遺母江步豈無舟誰人為把

入山園集卷之五

二

鵬歌以言志歲莫心獨苦六解

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役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  
役回首華陽樓迢迢幾千人帝鄉渺何許俯視一  
氣白學人初入道敕坐面石壁三年始與言長跪  
授老易歌以言志百年會有役七解

已酉仲春祀壇宿齋碧浪湖舟中雷雨大作  
因述所懷寄獻南垣

浮玉山前雲覆湍湖南二月起龍蟠春風久礙在  
沂水夜雨若為仍灌壇望杏又驚農事動翳莽猶  
怯客袍單江舟肯渡何須鵬只向玄真乞釣竿

幼靈見訪雪上冒寒獨遊遂爾病作戲東  
首

具趙遊客真好奇相逢只恨尋春遲山南浮圖雲  
作頂水北女兒寒鎖眉停管詎有中入望排戶誰  
知上客飢暄來稍稍勝事出陸郎且莫乘班騅

邑齋以新樣吳筆寄兒子無示自意

相國池頭春又分朝來衙鼓懶相聞長官尚擁黃  
紬被故事曾傳白練裙滿地幽香綻蘭蕙誰家新  
綠散鵝群鄉園被袂行將盛留滯應憐老石軍

江南春和倪雲林二首

入山園集卷之五

三

江鄉春事過櫻筍夜深方響遊船靜橫塘初日揚  
沈烟妝樓照見吳姬影薄羅初試飛絲冷娃兒去  
汲西家井欠伸花底拂香巾粉得新茶賽麝塵  
夕陽亭亭鼓聲急隔江露冷瓊花濕相思欲歸歸  
不及楚天如醉波搖碧莫上高樓望鄉邑十二闌  
干人玉立西湖鶴首轉流萍日暮歸來抱劍帶

沈青門劉望洋重南衛王箕泉相招泛西湖

至孤山作

年時約醉孤山雪此日相逢春已回蘇小曲中  
白紵連山亭下摘青梅句傳主客圖堪選天入

山盡自開為語蘭桡且停轉夕陽波色湧殘盃

夏日同武林諸公集紫陽菴各賦一首

支徑鑿空出瓊瓏石笋穿紅樓嵌洞穴碧樹障人  
烟江外魚沙湧窓中鷺嶺懸諸公話丁鶴吾與亦  
翩翩

浙江驛看潮因憶故人來禮部子禹

樟亭送客雨氣昏坐見汀沙沒舊痕高塔逼雲迷  
白社兩山蟠海豁青門潮平不覺鷗夷怒石立猶  
憐羅刹存歲歲西陵芳草合天涯孤劍獨消魂

過七里瀨卻寄方十洲年兄

大華閣集卷之十五

四

蒼崖中斷綠江斜客路初分洞口花雨後亂泉聲  
急沫水遶高樹着浮槎下龍不住鳴津鼓隔瀨猶  
看埋釣車莫怵懷人心獨苦滿牆嵐翠屬詩家

江行紀事寄上坦翁

漸江東下日潯淺薄命驅馳敢自閑夜火還投宿  
春郭早潮已及桐廬山齋心喜撥崖芝秀洗眼驚  
看礪石斑卻望華陽天路遠高樓應待落帆還

自三衢入常山道中憶豫陽田丈

鷓鴣山前舫打灘蒲口亭中客寄飈風旗引路雙  
崖合雲碓春江五月寒玉版聲寒慚紙戶木奴寒

喻媚園宮翠微西畔林扉好欲共游巖賦考槃

常山還舟憶南衡諸公

扁舟遙指六和塔一葉飄然下瀨輕祗愁多雨壞  
水色未暇披霧詢山名鮮綬即看成遠客唱橈聊  
得慰孤征江樓薄暮重雲合屈指應勞數計程

下七里瀨

水駛崖傾舟箭馳入瀧便覺天地奇飛泉琤琮亂  
人語白雲翳鬱疑晨炊欸乃又聽漁父曲徘徊欲  
賦山家詩高窓半掩松蘿頂消受清華自不知

沈青門錫南泉李岫巖劉望洋方十洲童南

大華閣集卷之十五

五

衡洪方臬招遊飛來峰比赴諸公追晚俱返  
駕遂移鴈下大佛寺堂上

九里松前有餘映入山出山俱不能繫舟且共停  
中路飛石無由扣上乘樂府伎歸收綵扇禪林鳥  
宿傍金繩烟華歛盡湖如掌特借南軒更一凭

八月十七日夜陪天泉翰長屏石曹長泛舟  
吳興城東甘棠橋分韻得空字

洞簫高揭入瑤空柳浪蘋風觸處通童子謾歌青  
玉案道人真在水晶宮秋光自傍雲官好野興還  
將騎省同盡醉莫辭聯夜舫天涯轉眼各飛蓬



山齋閣集卷之十五

山齋閣集卷之十五

六

門人蔡翰臣校

山齋閣集目錄卷之十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同吳門諸友泛舟至雅宜精舍

夜讌王磬山房有作呈衛山太史

金山  
盆石詠

滇南七夕歌

八月十六夜顧子伯健自淮上來訪館之西

深精舍連夕月色如畫樽臺松徑頗愜幽賞

酒中放言得五言古詩

識吾邑舊刻

山齋閣集目錄

集卷之十六

九江太守廬陵朱曰藩撰

同吳門諸友泛舟至雅宜精舍

自我抱茲獨惘惘三十年因從酒船去始拜草堂  
前神位千竿竹心香一縷烟平生山水遇愁絕伯  
牙絃

一片石湖白書堂隔暮雲古松因蠹折寒鶴更誰  
群谷虛神不死風行水自文參差臨極浦猶似望  
夫君

夜譙玉磬山房有作呈衡山太史

六山閣集卷十六

懷役不忍發山房兩梧桐中宵選芳席四顧譚群  
雄但覺觴來盡寧知髮已蓬伯通門廡下潦倒愧  
梁鴻

妻子盡相笑追憶何太顛琴逢賞心者花醉去官  
人起舞嬌紅燭分題詠白蘋不博柳家句枉度江  
南春

金山四首

躊躇蒜山北客子久傷離牛伏連巖古鳥飛出漢  
泉通派溼雙樹豁禪枝蘚壁尋遺跡驚心鎖  
楓鰲成寅從先君來遊

舫舶來香象天宮降寶幡百生逢盛日一柱壓東  
原動浪眠鷗起披林下葉翻憑高空有賦老病向  
文園

歲月屹孤柱魚龍界四圍水心唐貢獻京口晉邦  
畿後夜寒潮廣前程遠岫微南岩無限好欲下更  
依依

親舍白雲近我行猶未還孤城背邗水落日下吳  
關沙上田家靜蘆中釣艇閑小樓淹坐處剛對五  
州山

盆石詠

六山閣集卷十六

焚香讀楞伽難字羅梵筴年來心力微強學不如  
昔拋卷呼山童解囊出吾石貯之古銅盆磷磷水  
生色瀧勢上下分汨洞循地脈衆竅攢一拳吞吐  
怒流清孤柱對臺起東南何則力東南何則力則  
咄不可迫仄想故人心瑩然尚堪即嘗聞了元供  
寔自齊安得而我証此戲大末正于後二年縛塵  
纓清淺印遺跡群兒施力罷反袂還面壁

滇南七夕歌

予少日遊滇南見其土風每歲七夕前半月  
家女兒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

水果為供連臂踏歌乞巧于天孫詞甚哀婉暇  
日因採其意為滇南七夕歌五首末首有所懷  
因併系之曹子桓云爾獨何辜限河梁悲夫誰  
則為之動念哉

上馬下馬雙臂弓鈿車奕奕五雲中橋邊莫射填  
河鵲枕畔偏憎絡緯虫

高倚銀河搭綵樓女郎三五對拋毬拋罷繡毬無  
氣力鸚哥花外月如鉤

一宵爭抵一年長猶度金針到繡牀天下真成長  
會合昆明池上兩鴛鴦

八帶閣集卷十六

三

綵袖飛來山上山小樓金馬墮雲鬟奈花滿地無  
人掃二十年前菩薩蠻

錦窠何必奪丘遲畢竟還他蜀錦奇近日錦官空  
擅巧博南山下乞蠻姬

八月十六日夜顧子伯健自淮上來訪館之  
西深精舍連夕月色如畫樓臺松徑頗愜幽  
賞酒中放言得五言古詩五首

夜來天柱陰倏仰意耿耿相邀徐偉長共坐西齋  
靜幽闕忽離鍵人月心兩徹今年鴈候早連翩散  
林影墜頭見青天笑把山樽癭勸君勿悵情秋深

雲華令

歷歷三古樹覆臺如白榆把杯呼明月躍出滄海  
隅高臺非昔有今月不古殊勸子盡此觴繫子衣  
上珠降墀歎遠壑相輪說浮圖寧知一指間已目  
非今吾

中亭名四照愧無若木華其東曰綠滋亦未馥秋  
葩何以奉伊人西臺雲月嘉松下布几席踈柯影  
交加小弟將進酒陶生歌兼葭徐卿意有適焚香  
候月華

八帶閣集卷十六

四

洞門影沈沈夕與滿月期上有望湖臺萬頃堆琉  
璃欹扉穿曲廊朱欄四步之場廢亦喜客呦呦隨  
履慕懸榻為子下中夜話離思昔別猶火旻今來  
庭綠滋

君種步騰亭我守卻平川用盡野中力秋瓜不值  
錢帝城競五色美好有別傳達人解其會一笑委  
自然願君歡此飲無事空熬煎古賢際遇時不待  
桑陰移

識吾邑舊刻

縣北罕堵波上刻詩二首一為穎濱作旃旒熟在  
日其一七言律勝國初已有何日打之下慰余瞻

禮久

客話射水西龍竿舊禪寺殿前一片石盤螭作唐  
製野老習見之自恨不識字誰知灰劫中妙有千  
古事

八尋閣集卷十六

五

八尋閣集目錄卷之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冬夜涇上小臺有懷升庵太史公

雪中承咸唐宰公偕諸僚携酒饌來看奉謝

廣心樓絕句

贈孫平石曹長出守承天兼憶蔡衡州子木

問鳳原兄

安平迎春曲贈岳明府

贈水部郎中芷江鄧公致仕還龍陽

沈氏兄弟自吳興來弔感贈

八尋閣集目錄

贈顧孝常領南太常簿

贈譚子羽

大梅兄以沙苑見餉且致辭云往充武進蘭仙

供感謝

秋夕涇上園與韓山人話舊

新月篇贈張子

莆谷泉檀子舊于吳興相識今秋特訪余于

家湖之上聞連彌月臨別贈詩

九日泂谿子至遂集涇上小臺

池上話泂谿

汨谿子至館屬值屠禁戲東

池上月色皎甚汨谿子已卧行吟菊下獨酌  
寄懷

山帶閣集卷之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冬夜涇上小堂有懷升庵太史公

五湖凍合一片玉五兩攢成千竹林高臺獨立者  
誰子明月中天倚此心東閣祗驚梅信早南雲猶  
歸鴈書深美人望望那能即榜棹空思効越吟

雲中丞咸唐辛公偕諸僚携酒饌來看奉謝

二首

政美天人協淮南臘雪深寒宵一杯酒不肖百年  
心片石延陵字重泉大隧吟夜烏驚客散啞啞起

山帶閣集卷之十七

東林

大雪衡門下而雷車馬蹤辟公問過軸野老愧龍  
鍾水陸行厨送月星終夜從來醪渾底物三咽盡  
春容

廣心樓絕句十首

樓西鸚哥樹單栖鐵鸚哥兒童作蠻語花鳥入滇

歌

海水平如鏡山空春不向片帆挂金碧遠樹落丹

青

林通香影句慧句非慧句爭似清谿邊圍情人山

停雲獨倚闌扣門問來使云是張公子未昌送詩

張公子未昌  
張愈光也

披衣下樓去看賽碧鷄神中途逢置酒大有周旋

人

拾得玉傘蘭網來金線魚醉裏窮愁失虞卿轉著

書

瀟池放溜時水木互明瑟主人不出山影落江南

筆

山南詩集卷之十

踈南州見楊

牢愁誰是伴論衡書久松語言此樓小芥子納須

彌

學士天祿閣水相錦官祠芥柯不在手龜山苦蘼

之

贈孫平石曹長出守承天無憶蔡衡州子木

銅魚新佩出承明驛路梅花接郢城楚地尚憐三

戶困帝鄉親注一麾榮青陽欲動章陵色白雲

應添江水聲聞道衡陽天更遠可無回鴈寄離情

問鳳原九

平子罷官歸楚城田園春到堪娛情抗疏不避明

主怒得罪甘與齊民畊寸心向我問生死病骨剩

爾占陰晴青棠館中臘酒熟何日杖藜來細傾

安平迎春曲贈岳明府

鎮湖門外青旂轉通海橋邊采仗回三雪歡聲騰

楚甸六龍佳氣護燕臺饒歌靜帶軍中樂巾舞橫

飛馬上杯莫訝谷鴛喧太早漢宮喬木喜春來

贈水部郎中芷江鄧公致仕還龍陽

拂衣而去有何難直道功名進退安魏闕浮雲從

不定洞庭春水自來寬上陵力盡他山石轉漕心

六弟月集卷之三

懸衡士殽雨坐為君成獨笑欲尋周禮補冬官

憶昨經過涇上園茅齋一枕帶春暄起來對向花

前酌語次偏承物外言自辛林亭成雅集豈期軒

蓋動離寬園東綠水千家繞不獨鯁生解感恩

沈氏兄弟日共典來平感贈一首

高帆破浪下江東衰白驚呼二妙逢昨夜苦蘼疑

有夢一春湖道苦多風家林絮酒薰天地國史人

材看始終此意眼前誰可及新詩占罷授兒童

贈顧孝常領南太常簿

少年從事得青曹夙夜寧辭奉職勞郊祀帝牛瀆

讀栗寢園春果及櫻桃青谿舊繞尚書府白馬新  
翻太祝袍世務別來談更熟為君笑解呂虔刀

贈譚子羽

邗江朝雨閣平蕪只尺雲帆閣上都海嶽新圖呈  
外史栢梁佳句接鴻臚宮衣到日應裁葛關吏過  
時急剖符為問西州別來事與君執手躑躅踟  
也

大梅兄以沙餽見餉且致辭云佳充孟蘭仙  
供感謝一首

沙桃風味動江鄉每近中元筆寄將敢謂目連能

入帶明集卷之七

四

抹母祇憐阮籍尚存喪旋操盆鼓分來瓊虛儼瓊  
瑤作報章供奉似君才不忝漢庭早悅識東方

秋夕涇上園與韓山人話舊

山人昔在長安市邂逅識我平陵姿韓康尚半賣  
藥價朱雲空掉直言旗長年漸覺初心召多病猶  
聞大道進語到夜闌群動息一輪明月照華池

新月篇贈張子

南樓向夕待情人西池秋水搖白蘋吟邊忽訝雙  
蛾細愁裏驚看片玉新幽洞纖纖穿窈窕平橋淺  
溪帶翁淪桂花尚有經年約莫惟仙娥半面親

川谷泉檀子舊于吳興相識今秋特訪余于  
家湖之上留連彌月臨別贈詩

憂病謝人事荒園盡日閒留君池上酌貌取海中  
山舊雨迷頻消新臺護枳關那堪高興盡又伴碧  
雲還

九日泔谿子至遂集涇上小臺

今朝九日風日晴仙人巾舄來霞城馮高且喜成  
勝會別久未暇申離情斷塔雲標雁序直遠湖霜  
落對田平籬邊菊花細無那一花一吟杯一傾

池上話泔谿二首

入帶明集卷之七

五

廿載不相見今宵奉欵言論心對明月交臂倚前  
軒病後倦為客別來聞有孫閒徵少年事走馬說  
桑園

今歲江淮水楚昨殊可憐聞君探禹穴愧我種荒  
田鰕菜一杯共逢蒿二徑穿多情池上月還為故  
人圓

泔谿子至館屬值屠禁賦東一首

水落人心定秋深歲計疎如何祈穀禁恰值聚萍  
初曹氏屠門嚼莊生鼠壤蔬莫嫌同食淡射水有  
新畬

池上月色皎甚，澹澹子已卧行吟，菊下獨酌。

寄懷

獨坐板橋口，羈鴻斷續聞迴看。一窓月如隔兩鄉，雲吟裏黃山近樽前。紫菊芬清輝真可攬，拊掌接

朝燕

山谷集卷之十七

六

山谷集目錄卷之十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張旼江尚寶 和澹谿子病中見示

和澹谿臺上因憶空同公會集此園

贈姚贊府

程自邑話往日與李海州伯材遊駒山事因

吊伯材

贈蒲塘先生之遂昌

酒餽博支子以詩來謝奉答

雜言贈北湖贊府之共城

山谷集目錄

贈子敬游茅山

春日東城同澹谿博支作

池上望南園梅花 諸友來集梅下有作

涇西杏花雜興十絕句

涇上夕眺東友人 夜合花

仲泰安招遊湖西荷花蕩分韻得深字

贈顧伯健秋試

西齋書懷寄上吳興一庵居士



帶閣集卷之十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張旣江尚寶二首

之子趨朝日南來未隔年欲歸丞相府  
暨臆度支船鹽美終調鼎籌深謬助邊何須見優孟自是識  
韋玄

浣湖三百里長伴使君遊大雅承燕國新波榜越  
舟蕭聲吹月上塔影入烟流回首飛觥處汀寒起  
暮鷗

和泖谿子病中見示

六帶閣集卷之十八

大雅東來重起予歡言終日坐前除池中水瑩論  
心後橋上月明行藥初覓句不妨公幹病攝生新  
究伯陽書天都見說芝堪採杖屨相從計未踈

和泖谿臺上因憶空同公曾集此園

荒園草樹翳竟日無人遊惟君賞茲臺睠焉念中  
州白雲入大梁黃河走商丘祗疑孤塔下猶繫李  
膺舟

贈姚贊府

別院梧桐雨秋深獨掩關敢勞青雀舫遠下白狼  
山解縣詢前事憂民識舊顏七區征稅急猶望

公還

諸郎爭向我還遜阿翁來一罷烏程酒重逢姚合  
杯疎花殘逗水纖月巧臨臺不斷江門約寒潮去  
復回

程自邑話往日與李海州伯材遊眇山事因

吊伯材

平生遠遊志歲莫此齋同閒共子華子細談東海  
東陰火鯨波裏桃花石室中石即轟飲散誰有古  
人風

贈蒲塘先生之遂昌

六帶閣集卷之十八

吾道逢南至君今道更南秀家縉雲嶺買棹富春

潭子夏元通易商瞿始有男从知傳述日孝弟口

奚慚

淮海稱奇士無如鄭所南閒情寫蘭竹薄宦歷江

潭柳惠齊三仕陶潛合五男大樓殿上石獨對我

何慚

酒餽傳文子以詩來謝奉答一首

夫子閉關久門無好事人手持一編易坐待五湖

春畢甕初浮蟻陶樽旋排塵卓醪方愧薄挾纊敢

當仁

雜言贈北湖贊府之共城

東下何纂纂桑中日開關共城渺天木興落蘇門  
山蘇門山空百泉響嘯臺只尺臨泉上泉將地脈  
來汾晉雲湧山形連上黨衛郊二月草萋萋雜花  
滿樹鸞亂啼縣君香車塵不起贊公紫駟嬌且嘶  
我聞三湖寺北湖更奇絕君作北湖遊祇惜淮南  
別憐君宵中小雲夢斗水寸鱗真瑣屑北門王事  
寧敦我先天易學須誰說北湖子進一觴堂前春  
月皎夜光華燈十二燦成行銀花碎碎進長廊同  
心列坐如河陽落梅折柳歡未央小孫延頸侍君

八卷閣集卷十八

三

側爾侯如拳許寄將君莫忘月朔望君朝尚方

贈子敬游茅山

三日齋心坐道場前程遙拍白雲鄉茅家兄舍歡  
相送贈爾一雙金鳳凰

老去名山興未忘每於真誥識良常羨君直入羅  
姑洞抄出仙家服水方

春日東城同澍谿傅支作

幽居意無賴同上土山巔白水圍城郭青林指墓  
田花遊他日盛草坐數杯傳目送來風翻聯翩入  
遠天

當杯不自惜默默感年華日夜和清冰春風楚樹  
花漁歌歸別浦遊女散平沙獨有雲頭月殷動伴  
酒斜

池上望南園梅花

政爾一水隔盈盈不可親吳中採香徑漢上弄珠  
人容臭寧須飾形相即未真遲回通一笑風掣玉  
臺巾

諸友來集梅下有作

園梅大繁品風煖散晴葩暈入闕氏血香生萼綠  
華五加薰酒氣四照絢綺亭霞莫訝東林暝今宵月

八卷閣集卷十八

四

更嘉

涇西杏花雜興十絕句

新闢高齋看杏花一枝離外特天邪朝來強忍春  
寒立笑殺司空未聖家

張村趙村與吳村千古空牽豔客鬼塋東一樹穠  
如錦莫恠先生獨閉門

靜春堂上晝遲遲一樹生紅照酒卮入手風光須  
愛惜莫教輕到退房時

成都才子玉堂仙一謫南中三十年錦樹烘春枝  
裏月夜來新夢到連然

不分山禽逞強喙折將瓊藥向南翔傳枝可道新  
巢好肯信詩家惜杏殤

小榻支願向日眠維摩老去不參禪正憐覺性渾  
無著花外一聲金磬圓

仙翁今年政八十神樓遙望隔華陽杏花底長  
生酒更祝春風六萬場

堂前雙杏艷春陽累歲西枝減舊芳羯鼓倩誰來  
判斷惡詩聊爾為平章

一片行雲纏楚腰綠楊紅杏水迢迢春來依舊青  
溪路錯認仙娥立縣橋

白雲池上四樹杏日日春情著綠霞卻似名姬薤  
別館短轅來往迭為家

涇上夕眺東友人

臺下平池池上花春風無日不山家紅歲塢壁攀  
危磴綠浸闌干繫短樵小市漸沽寒食酒中林長

隔美人車夕暉也戀西枝好不管城頭已暮鴉

夜合花

夕陽西塢有蟬聲一樹當軒報晚晴冉冉細香穿  
澗入茸茸高彩隔池明毫端似禿詩翁筆果下疑  
懸戰馬纓青劍年來成底事欲從中散學長生

仲泰安招遊湖西荷花蕩分韻得深字

雜佩搖湖目明妝隔鏡心輕橈隨鷺轉別墅入花  
深翠蓋水中空丹霞酒畔吟非君能泛愛詎得獨  
開襟

贈顧伯健秋試

合歡樹底靜佳眠白下豪遊到眼前商女尚歌淮  
水月宮衣偏帶秣陵烟六朝文物雄江左四姓聲  
名屬彥先聖代只今方重禮曲臺進學待君傳

西齋書懷寄上吳興一庵唐丈

連朝零雨掩柴關樹色禽聲別院閒倦倚小童呼

鹿鹿戲拋殘果乞山山淹留出岫雲心懶拓落當

窓石性頑惟是采真秋興逸白蘋長夢雪溪灣

山房閣集目錄卷之十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癸丑元日揭坦翁引年圖于墳恭焚香瞻禮

卻寄

雪霽攏上作

涇上春日六言

淮上別舍弟子敬

下邳雜歌七首奉兵憲李公

將至臨清寄周萊峰水部

扶竹山房為臨清俞二守賦

憶垣上松花寄上尚書劉公

六集閣集目錄

敬贈座主詹端毅齋相公謝病還華亭

東谷歌為萬提舉作

贈何柘湖之任南院

聞警一首和文石太史

次坦翁韻敬贈大中允午塘閔公入朝

文石太史以胡桃見餉啓謝之餘復辱報章

本答

過通州水史屏城冀康川二戶曹郊饒本謝

金浮丘乃正王夫人為內子寫心經楚辭代

為贈之

黃鳳巖視推清源事竣還朝奉贈

癸丑子敬生日因閱逍遙館漫抄次韻

癸丑季秋行田與子敬夜發官庄

塔壘 廣洋湖夜泛

關車蕩

射陂

卜居一首呈同卷諸長卿兼答鹿門憲使見

寄

至日齋告次宜山省文韻

宿省酌華峰長官署次韻奉答

山房閣集目錄九

二

山帶閣集卷之十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癸丑元日揭垣翁引年圖于堵焚焚香瞻禮  
卻寄一首

急雪打窓風折綿玉爐溫溫朱火然諸人皆為六  
時攝夫子能幹三陽旋座上青幃似搖動簷前白  
日任麝圓看花不顧玄都約只憶江門弄酒船

雪嶽壘上作

三朝大雪封墓門東林雪霽朝日暎山禽倒啄女  
貞實田犬戲撥來平根城關風雲仍個儻村庄節

大澤閣集卷之十九

序各溫存荒蹊不是山陰道招隱吟成自舉樽

涇上春日六言

三徑履綦日絕二橋戶柳人行別院海棠猶睡小

堂翡翠相迎

雙去雙來燕子自開自落桃花過客齊歌白紵老

犬不鍊丹砂

白雲池上花發青棠館裏頭啼載酒門無好事逢

春壁有新題

淮浦春潮可渡隋堤官柳成行日日尊絲入市家

蒙峴斗堆牆

春事已過九九月間更值三三芳藥最宜江北杜  
鵲不到淮南

高塔亭亭送客平湖綠絲連天柳外打魚船去花  
邊沾酒旗懸

扶老閑來矯首如意倦即支頤小草終慚遠志名  
花羞對將離

明日落花寒食誰家芳草高樓樓上休吹玉笛樓  
前正繫蘭舟

淮上別舍弟子敬

幾年憂病卧林廬穿得新池試養魚三徑蓬蒿積

山帶閣集卷之十九

過客小窓燈火只殘書致身自分青雲未學道空

慚白髮踈此日沙頭重回首不堪淮北有難渠

下邳雜歌七首奉兵憲李公

林外聲聲婆餅焦白門寒候甚蕭條將軍不辨沙  
中戰老父空餘水三橋

飛廉作惡雲屏屏舞簾浪揚沙白日冥暗起掩蓬惟

願坐豈容舒卷及蘭亭

泗水南頭徐廟山險於峽口遡潯溪三朝祇見黃

牛故一日誰辭白帝還

金龍太子碧霞君一路荒祠瑣暮雲胡餅蒸羊新

汗酒舟人惟乞柳將軍

河勢中高巨呂梁渾黃新吹漕渠長陽侯不伏人

拘束立地黏舟顯勝場

夾岸新工櫛櫛斜兩條甬道築長蛇渾河久失丁

溪水廟議空求贛口沙

臨淮功業正當時滿眼瘡痍白羽麾即道歸蕭歸

大澤肯令篝火集叢祠

將至臨清寄周萊峰水部

晨波綠瑩心連林鳥聲寂望裏相風竿似欲迎我

入山常關集卷之九

艤有美舫司空行即良觀豈無新知樂念子飢

如怒解愠快雄風問奇得雌霓小華山水圖已堪

米家教將子篤明義千役奉省檄二入承明廬誰

誇劍刀若冉命臨留城君困車轂擊胡為抱瓊璫

翻令守篋甕

扶竹山房為臨清俞二守賦

憐君種竹清溪上竹幹對抽尤可憐祗須團樂夾

池水自愛婢娟籠曉烟合歡見說武林笳獨箭不

數柯亭稼君家素修伯選業會持雙管調鈞天

憶坦上松花寄上尚書劉公

夏駕山頭晚月橫山家侵露採松英別來幽勝腹

空轉語及分張噴即驚香泛渚茶宜紫荀味調羹

密失朱櫻前身合是仙壇陳夢在劉綱案側行公

白麻食其案上松花

敬贈座主詹端毅齋相公謝病還華亭二首

黃閣朝朝聽履聲祇將文字卷昇平素絃本協董

風調饒萬其如淡水情壺遂當年虛漢相申公再

起為蒼生竭來莫道神功斂泖上寒華也自榮

步兵共飲三江水內史空標萬始亭鶴唳入秋偏

歷歷尊絲迎客故青青賜金聖主優賢逢出祖

入山常關集卷之九

群公重典刑獨愧受恩江海士披簑無補老遺經

東谷歌為萬提舉作

玄谷何蒼蒼朝旭升其東卜築此城隅君子有素

風誰言萬盈數退然抱謙冲輪蹄遠俗紛水竹成

幽叢幸負外家花樹好香撲玉缸堪絕倒數年空

把劍江書一笑相逢日畿道相逢復相歡月光明

素盤疑是池上出春草長闌干君今持節使臺去

豈直東南充一尉到日江淮多白雲回首牛斗有

紫氣羨君兄弟雙飛龍莫謬長吟向谷中

贈何拓湖之任南院

紫殿南頭白玉堂年深珍木鬱蒼蒼閒徵故事翻  
黃案細辨殘塵看畫墻會稽書名標爾雅友于官  
舍接文邑中郎琴酒追隨地東道君還倒屣忙  
星舊雨  
院孔目

聞警一首和文石太史

海畔孤山烽火明狂寇蹴踏勾吳城繭絲見說東  
南盡抱鼓那堪日夕驚前輩通番留一穴國初  
備倭修五兵天心本為承平厚此際鯨波已告平

次坦翁韻敬贈大中允午塘門公入朝一首

載承恩下赤墀玉堂鈴索畫遲遲侍臣歸近天

八  
游園集卷之十九

五

顏喜國史功多日曆知華蓋星辰迎入直吳興山  
水謝探奇不才負弩先驅吏官滿正逢開閣時

文石太史以胡桃見餉答謝之餘復辱報章

奉荅二首

西羌名果餉公車仙掖驚傳退食餘摘栗枇杷大  
官句或監旂別右軍書勢來定出紅羅袖摘度應  
留白玉除塵上三桃猶未備潘郎苦促賦閒居  
華林園中秋色新八十四樹高嶙峋胡鵠奔逃預  
以兆古賢剛樣誰其倫書堂亂擲獼猴果茗益香  
泛蝦蟆仁由來微物有本性敢向金華覓席珍

通州承史屏城冀康川二戶曹郊饒奉

一首

候館疎花暑氣鮮使君送客啟行遲幾年離索才  
傾盡半日淹留更促絃漕水新從人漢洛成樓高

正斗城懸相看不足當杯興通源亭前起暮烟

金浮丘乃正王夫人為內子寫心經楚辭代  
為贈之

校文仙媛葑溪清妾在淮南仰止勤王舍初逢月  
上女秋風為駕雲中君華花五色浮絳扇帶草千  
絲結畫裙見說大家師望重漢宮早晚挹清芬

八  
游園集卷之十九

六

莫鳳巖視推清源事竣還朝奉贈一首

夏木陰陰省署幽焚香長日肅清修賈人入市爭  
聞鐸官舍臨流欲下鷗又擬吹毛早智數更憐  
骨訴徵求攀留莫礙朝天路去住元回不繫舟

癸丑子敬生日因閱道通館漫抄次韻一首

寒月漾廣川默默知有悟咲摘野田花為子浮初  
度致身乏資用為郎屬選幕何言一尊酒良游得  
同華細和蕪篋章觸行不知數

癸丑季秋行田與子敬夜發官庄

雙舸試寒漪肩隨信所之勝交行不配稜遠沈

逢月印中霄語雲迷空谷期云胡投未去元不若  
長飢

塔壘

塔壘有先業疎棟俯平阜菽麥雖能辨鑿刀豈自  
操但守天之聚寧知作者勞不見示陵伯提封誤  
計曹

廣洋湖夜泛

中散不復疑吾道已如斯寸寸碧闌下雙雙青翰  
移霜整擘蠅斗水髮摧尊絲回繞止無賴何處吹  
參差

山帶閣集卷十九

七

關車蕩

清霜脆榆柳大澤響蕪葭魚鯨四通水鴈分半席  
沙蕩田連綠草海寺爍丹霞記得東林醉樽前又  
女華

射陂

青青陂水上草田常不區漢屬廣陵郡乃產臧陳  
徒沙墩排萬馬烟海失群鳧目極菰簷下歌長費  
酒壺

卜居一首呈同巷諸長卿蕪谷廨門憲使見  
寄

太平門裏三條巷龍廣山邊一畝宮竟何無心追  
謝眺解嘲聊自比楊雄澤居腰臘惟餘水蓬轉飄  
飄但信風老大求安非我志幸因有道就墻東  
來詩云又音  
玄暉江左來

至日齋居次宜山省丈韻

攝官初擬爽鳩司潦倒即潛不恨遲子夜辛聯華  
省月太音先寄早梅枝迷陽七日回天意湛氣三  
宵定我私便儼隨君朝象帝俗心寧肯作焚絲  
宿省酌華峰長官署次韻奉荅

山帶閣集卷十九

八

里共清言初得兩心同秋卿位迥依叢棘園上集  
空子乳桐邂逅不須驚歲晚青陽回首荷遭逢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敬贈太廷尉方崖趙公入朝

敬贈大司寇著溪顧公考績入朝

題天泉山房圖別潘僉憲之嶺南

春雪禁體和王寄山長官

代姬人怨 春日憶家之作

贈謝與槐參省之浙江

送陸負外考績北上

春日偕比部諸長官遊牛首山用先君子舊

韻

贈蔡郎中出守辰州

立夏前坐東二谷兄

送人遊太和三山

許太夫人八十壽詩

贈甌江張子暫如東嘉雜歌

鷄鳴寺閣夜餞王寄山運使之歷下次二谷

長卿韻

碧溪精舍為歐鑑齋題乃翁年伯卷

後屏詩壽右堂盧公

望牛首山贈石城太常

贈邵裕里年兄兵憲川東次二谷韻

贈二谷參省之廣東

七言長句贈二谷侯參省之南海因便道過

家

贈顧戒亭郎中出守始安十四韻

贈楊朋石負外之北禮部時此君侍其父展

陽使君同行

贈黃鳳巖長卿考績入都

七月十五日於靜海寺餞二華年兄過江受

山東軍

贈阮沙城長官發兵廣右

贈宜山兄奏績入都十二韻

張子節孝詩

石川張子避寇金陵遇贈

力為臺座寺 叫少峰兩江二長卿集納言石

瑞雲寺為揚州津賦

龍山曹奏 頌入都索余賦金陵歌扮太白

舊韻和贈

舊韻和贈

舊韻和贈

舊韻和贈

贈惺菴比部兄以奏績歸壽乃翁一阡老先

生兼呈存奉 吏部舊曹長

冶泉馮伯子之計至自臨朐王泉憲使有作

石城太常之予忝同游次韻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五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敬贈入廷尉方崖趙公入朝

北寺懸秋典南都晉月卿久疑虛上列猶未副群  
情撼木家風舊鳴騶祖道榮嚴程先旅鴈候館及  
山櫻夫子生人秀于今絕代名詩傳臨海嶠標映  
赤霞城汲黯匡君略高恢求友聲不才慚受簡窮  
巷累迴旌郊衢新柳暗春江潮水平平生陳伯玉  
感遇獨心傾

敬贈大司寇若溪顧公考績入朝二首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鍾山蒼翠後湖澄都省中當貫索星七宿象天禹  
執法三年報政喜無刑春聲欲動朝元引斗柄先  
回老圃亭霄漢賡歌

皇春切咎繇稽首入虞庭

紫氣親承雅社遊俄分節鉞向南州花迎諸葛曾  
籌筆草翳函關舊結樓四海共懸霖雨望  
侍白雲秋春風解識將離恨未道垂楊祿

題天泉山房圖別潘僉憲之嶺南

升峯朝靄散崔嵬蔚藍天若水春流駛縈  
果人文昭絕代靈氣孕高賢憶昔徒勞且

沐年閑居騎省賦名山太史篇晤言來  
其風前紫筍談茶事金鑿列鱗筵離居  
政亦三遷舊雨蕭閒館新波輕利船  
道遙人欲仙未按番禺節且省匪沮田  
聖主方虛席蒼生未息肩祗應東閣裏  
懸

春雪禁體和王寄山長官

聞道都官退食來急風吹雪馬頭開  
拍佩秦法空教重棄灰栩栩爭翻新  
拂舊家槐大田勝有豐年慶更憶應  
將不可垓

出帶閣集卷之十

二

無央瑤花拂面來鍾山後湖相映開  
墮樹懶向胡僧話劫灰望裏遠洲迷  
陌失宮槐高情不向山陰盡汗漫應  
向九垓

代姬人怨

丹青謾說可傳真攬鏡朝來忽自嘆  
較淺漢宮玄的鎮常新小星三五余  
圓筍篋人便欲將身倚輕機桃花愁  
殺渡江春

春日憶家之作

阿觀看花涇上園阿課從之阿練喧  
泔水草際頭當牢守門異日興情消  
簿領多生嬌

官長兒孫阿都相見應能語慰我龍鍾勸一尊

贈謝與槐參省之浙江

百二雄秦塞東南美會稽旬宣薇省使  
栖頭上休簪豸腰間已鏤犀賢誇魏公  
子書寄庾安西三舉肯冷刺一燃天祿  
藜芙蓉初出水桃李下成蹊白雪菟園  
興亦霞台海題微言粗領略先達荷提携  
祖席春波綠江干草樹齊他宵見顏色  
應怯曙鶯啼

送陸負外考績北上

莫愁湖上花如雪新林浦口行人別  
行人別路入

出帶閣集卷之十

三

雲長白馬青袍朝建章建章宮殿雲中  
出萬戶千門迎曉日未試金爐侍史香  
先簪畫省郎官筆郎官簪仕美且都三  
載汾牒來江吳承明常吟陸內史奏讞  
每驚兒大夫記得茗溪奉標格柳家洲  
畔蘋花白君到朝廷遇故人誰憶平生  
歌舞席

春日偕比部諸長官遊牛首山用先君子舊韻二首

牛頭參道有心期老大尋山不為詩  
到處莊嚴成佛土隨時齋如美園葵  
梵流諸壑香花滿塔湧中天日月遯一  
宿觀空了無著法門應許証韋師

樓閣危欄倦即凭眼前遺景恨難勝大家謾說圖  
樂話古寺長傳無盡燈洞口逢迎多異鳥林中接  
待愧高僧烟窓半掩薔薇上身在天宮第幾層

贈蔡郎中出守辰州

竹枝離恨繞天涯沅水辰山候使車不為酉陽多  
逸興肯同勾漏覓丹砂散衙坐列窓中岫問俗行  
穿洞口花見說遠夷能慕德頌聲還許到京華

立夏雨坐東二谷兄

急雨脩脩初夏寒石榴花底獨憑欄家僮打酒偏  
提滿婢子加衣半臂單病骨重驚天地肅閒心忽

六山閣集卷之十

放水雲寬清時雞肋終難拚細請星官筭一盤

送人遊太和山

青嶂挿雕梁送君游武當審林試茶味樹榭發梅  
香天柱多仙室真人授異方金針磨得就到處是  
鴛鴦

許太夫人八十壽詩

攝山高士明僧紹吏部人倫許子將兩世通家嫌  
隔縣百年拜母喜升堂凍醪斟酌春杯滿卿月留  
迎舞袖長醉卧萱叢天地穩任他槐棘爵蒼蒼  
贈甌江張子暫如永嘉雜歌一片

解我紫綺裘換得金陵酒孫楚樓西一送君勞勞

亭北重回首我聞勞勞亭一名臨滄觀古人惜別

處楊柳如絲亂君不見康樂祗役將東還隣里相

送至方山又不見玄暉覽從西府入夜發新林至

京邑京邑自昔稱佳壤九維都城騰王氣我逐群

公餞光祿君向山頭望廷尉羨君高才足文武擬

君真是楊德祖甲辰之歲始觀君後來左遷到吾

府汾泗邗江畔遇我蓮花浦萬柄芙蓉醉楚腰一

聲霹靂鳴天鼓廟堂不用籌邊策至今西北猶驕

虜君今未嘉去復此清和天未嘉太守當代賢維

桑上謁禮必虔王琇孟顗何足傳君家先太師一

代偉經綸封留無萬戶令子以官貧歸來尋別業

蕉花初燁燁洲上富木奴盤中珍石峽二谷侯君

君所親共余聯騎簇征輪君行若到江心寺秋月

先傳寄故人

雞鳴寺閣夜餞王寄山運使之歷下次二谷

長卿韻四首

軺車吳小戎梵閣隱花叢是日張離譙其東對煩

宮鳥歸祇樹夕客散大江空不盡攀留意山燈一

徑紅

宇內方多事縣官憂更長君今佐計府何以慰思  
腸管子策雖在海沂民未康寄言齊相國休牧上  
林羊

君昔寓憑虛于今歲幾除江山自高閣南北又離  
居壁上紗籠字腰間金佩魚均輸有新議愧乏次  
南書

漉海煮成鹽難云信手拈牢盆徒自設積貯未曾  
添濟水躁而伏杜陵清且廉大明湖上月行矣豈  
相淹

碧溪精舍為歐鑑齋題乃翁年伯卷

入山齋閣集卷之十

六

碧溪何處尋九轉入雲林落落皇王事僮僮獻納  
心一丘藏曲折千古見高深戎欲陳明薦藤花滿  
礪陰

後屏詩壽右堂盧公

恭聞縉雲郡名因黃帝傳下當少陽位上應玄都  
天匪直產王佐蕪不乏古仙藥有龍鬚草丹成土  
釜烟平臯欣快鬱秀竹美連娟相承降嶽地久賦  
卜居編郭郭倚三面流泉抱兩有溪迴星突瀨山  
伏石如船大業元軒豁清修更靜專衣嵐翠滴瀟  
洞孔玉濺濺太合疑無路花飛別有川明時山甫

東大屋拾遺椽門外高峰對窓間岫領縣中臺卿  
月轉三署法星聯史局收宏議文衡秉化權招搖  
廻北斗玄武動南旂酒熟醪醑後筵開山水前白  
雲飛画省玄鶴下青田長歌具瞻曲蒼恬自依然  
望牛首山贈石城太常

城南雙闕日嶙峋編置宣州恐未真謝朓白吟窓  
裏句許詢曾是景中人禪關夜扣鍾鳴後法座朝  
參塔影新洗耳莫嫌牛渚近巢由何愧外朝臣

贈邵裕里年兄兵憲川東次二谷韻

峭壁微分一線天使君樓艦上巴川孤城閃日朱

入山齋閣集卷之十

七

旗外百丈牽雲疊鼓邊高峽兵書封有待平沙陣  
蹟踏何年知君大計能安蜀嚴武韋臯未足賢  
昨日同為都省郎故都春事足平章祖堂參透融  
師偈江縣吟成召伯棠三蜀山川開遠道六朝文  
物又斜陽贈君欲擬巫山弄沈宋其如重有唐  
一代揚雲人雅宗無端留滯老嵩同憐余濩落耽  
奇字羨爾扶搖值便風諭蜀定知馳筆馬渡江應  
得遇涪翁浮雲西北關山迥春酒年年憶射洪  
六合江邊召父祠君行又繫劍南思聽猿已似三  
峽後叱馭初經九折時吟處蠻牋番美錦俸中貧

布衿長絲相望不道雙魚遠底事君謨懶寄詩

贈二谷參省之廣東五首

便道循歸路何時到永嘉風吹合浦葉秋及日南  
花歷歷江中嶼飄飄海上槎王程無遠近談笑即  
天涯

侯羸與朱亥意外獨相親君寧抱關者予愧鼓刀  
人簇馬天街晚看花省署春杯中後湖月深酌見  
吾真

海有蛟龍悲樓船盡置戈漢軍偏下瀨唐檣慣凌  
波席卷泉山近旂飛浦口多願君揮白羽談笑靜

南訛

牛首南郊寺梅花西塞泉旃林同繫馬香閣互談  
禪城闕空多事江山自往年相思一收睫到處是  
諸天

楊越東南盡朝臺一振衣天晴諸島出秋燠清風  
微銅柱馬人集冰絲鮫女機樽前荔子色偏映使  
君緋

七言長句贈二谷侯參省之南海因便道過家

石頭城上烽火樓南望朝臺送客遊部曲新兵歸

典午參軍舊事付長流宮中久罷收珠使海上須  
添下瀨舟多難不勝身在客羨君先到好溪頭

贈顧戒亭郎中出守始安十四韻

英英桂林伯言擢尚書郎藉藉曾俊無如顧長  
康一麾欣有託二始屬惟良好續騷騷錄行吟八  
桂堂山形控陽朔水勢抱離湘風俗虞衡著封疆  
會府長珪璋元特達琴瑟想更張五管通夷夏三  
公逼廟廊判花仍戴華視草罷含香征帆入隨湘  
轉瀧歌與棹將洞中迎石鷺山上採都梁舉白君  
須盡徵黃事有常海氛銷茂苑文教被狼荒明發

東門道爭看建隼光

贈楊朋石負外之北禮部時此君侍其父辰

陽使君同行

蕭蕭燕京道軺車來徃頻掌儀重謁帝學禮不  
違親七月涼風發千秋聖節新嵩呼聯父子虎  
拜慶君臣名表光清秩文昌切紫宸錦窠真足瑞  
蘭握自生春家口鍾山下田園滄海濱亂離生計  
廢去住俸資貧大雅須公等無才愧我辰莫令憂  
漆室不待遣蒲輪氛祲行看熄瘡夷未絕呻皇  
仁念胞與君子以經綸好去論心友南宮吾故人

贈黃鳳巖長卿考績入都十韻

一自妖氛起加之旱魃災戎成真不逞解作幾時  
來雲漢群心切天官列宿推君行占七政指日近  
三台歲月丹陵節江山藻鏡才世英初到洛叔度  
可方回閣閣馳龍勅增進羽杯莫雲江樹開  
秋水水窓開祖席收殘豆歸鞭動遠埃願言承渥  
澤早下鳳凰臺

七月十五日於靜海寺餞二華年兄過江受  
山東軍

幕府名山古中元吉日俱寺門臨道上祖席置城

大華閣集卷之十

隅建牙師尚父出車譚大夫東入歎行邁南國望  
來蘇烽銷吳苑茂草拂楚城蕪聞說長鈴手能持  
丈二爰先聲來歷下猛氣無東嶠但恐戰場窄翻  
令長技拘君今秉妙筭何以佐兵圖邇泐舟欲至  
談笑酒頻呼蘇題三宿石香飯十方玉削壁吹朱  
閣滄波閃白鳬長嘯掛帆去無勞歌載驅

贈阮沙城長官發兵廣右

元瑜留省考書記獨翩翩國有門庭冠

天分斧鉞權鷹揚推尚父狼跋檢遺篇奉使詩三  
百勒王卒五千蠻方漢威遏猛性上官便宿飽派

書急還舟水事先驅除須此輩盤錯見高賢山靜  
聞寒狄江清泛喘鳶蒼梧雲氣直白帝軍圍偏兵  
後加枯旱民真在倒懸市空無赤米井渴及黃泉  
即看軍容入如聞凱樂傳王城抱龍虎秋口羅戈  
鋌防身一寶劍相贈統朝鞭長干楊柳陌為別莫  
經年

贈宜山兄奏績入都十二韻

三五月華滿關山行役勞獨是朱從事能憐何水  
曹白雲連省閣青海漲秋濤片帆凌枉渚六轡入  
神臯夫君謹道術賤子荷甄陶文義決疑獄國風

大華閣集卷之十

流楚騷山游詩滿篋花署酒粘袍分曹一相隔雅  
會久難叨巴渝歌邵伯石門酌侯高君也亦序補  
行矣當寵褒嚴霜委時菊五夜醉仙桃漢宮方有  
待家人望大刀

張氏節孝詩

寡鵠中夜啼發人心悲酸古云殺身易又云立孤  
難敬妻無私愛屋父知禮嘆舍卒牌合離矢志於  
孟棺九原見夫子子立家道完晚也矧至孝母老  
病在莞流賊焚其廬凶醜不能殘賊驚入見號抱  
母淚沈瀾太息捨之去三老談諸鄰劉君典留獄

值我來都官見我頭搶地再見免厥冠袖出節孝  
傳華袞頗有干感之為叙述繁蕪悉與刪

石川張大避寇金陵遇贈一首

昔作程鄉尉公來峴社遊湖山自浮碧天地幾清  
秋水宿舟中宅神栖畫裏樓詩將白頭贈人以赤  
松求無住從雲散如斯歎水流西榆當暖景東鯢  
起豪酋列戍連京口懸烽照石頭沼將沈茂苑王  
已燬崑丘家室倉皇問圖書辛苦哀奔亡衝賊過  
失路望門投不謂懷仙引翻成遁世謀元曹聊問  
馬逸駕忽停輶夫國歌黃鳥忘機信白漚朝廷蘭

不出閣集卷之十

十一

絲地群公障塞憂簡書雖遣士才戟未同讐何日  
鯨波靜關心系陰稠翠鳳翔淮海朱鼈飛吳洲孰  
是無營者因家且住休長千多古寺處處可淹留

九日高座寺同少峰兩江二長卿集納言石

川張公憲使仲山王公餘峰張公作一首

省中踈雨點朝陽退食邀賓石子岡高座道人元  
卓朗遇江諸老每相羊荒堂不見萊童女清梵猶  
傳孔雀王薄暮海氛銷欲盡為君更盡萬年觴

瑞稷詩為楊利津賦

明乘何鑿鑿兩岐摯一科故人楊執戟歸我歷

阿齊有循良吏民興愷悌歌海濱雖廣斥樂職  
中和雲散灌壇雨霜澄渤澥波六穗導真異八耒  
鋤須多陶令瓶中粟唐侯壘上禾不用躬晏撤應  
將拒宅羅聖明思今德無事貸監河

早赴朝天宮

不知江月向西傾但訝金波觸處生喚起監興行  
十里夢回天仗打三更樹聲磔格冰枝勁人影駢  
驛水路明欲向台城尋故事白頭寥落伴長庚

龍山戶曹奏績入都索余賦金陵歌粉太白

舊韻和贈一首

不出閣集卷之十

十三

金陵自古稱盤踞二江平迥潮來去潮來猶打石  
頭城潮去空餘海門樹此地興王今幾秋淮泗即  
驚馳急流飄風吹我至吳會美日殢人為楚囚隗  
君黃金亦壯哉西都賓客東都來離情已寄燕臺  
月春氣先飛鄒律灰二吳珍毒太堪嗟連歲殺人  
如亂麻只今督府無消息愁來簷下問梅花征虜  
亭千里道贈君歲晚無芳草喜看鴈入雲中白  
日行天方皓皓

贈惺菴北部兄以奏績歸壽乃翁一所老生

生兼呈存庵吏部舊曾長



君家易知復難忘兄弟開閣尚書郎欲歸萬石沐舍久躡三公登降堂執法中臺平獄軒談兵幕府憤天狼中山春早荆花合屈指蘇及壽觴

冶泉馮伯子之詩至自臨朐王泉憲使有作

石城太常繼之予忝同游次韻一首

不見大馮今幾秋人來驚報岱宗游行吟想對長安月徙倚空餘故國樓自古高才無貴仕即今諸將說討侯殊陵信是多知己爭答遺書涕未休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十四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首春卧病承雒山太史見召不赴奉謝

上元有作因似陳仲極兄弟

榮山人荷葉仙酒歌

西營種蠶豆成留贈後來長官

入宅

贈金允庵庫部使湖江二蕃便道歸省

贈楊魏村考功奏最入京

蓬萊道人寄書曲雨中檢道經作

贈王美中

贈王栲溪長卿奏最入都

沈玉岩扇頭見坦翁淮漲見憶舊作遶升庵

先生寄至廣心樓新曲有云中山老劉蓋指

翁也因而識感

贈石南駕部兄考最入都

見莫中江新詩感寄

贈張玄超下第還松江

十月一日上陵作松陵楊明府殲倭卷

台州知事武君死節詩

清涼寺臺

寄壽張文洲

蚤赴朝天宮作呈南橋省丈

憶太平門宅東梅花寄姪孫纔

山閣集卷之二十一

二

山閣集卷之二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首春卧病承雉山大史見召不赴奉謝

城南只尺若天涯聞道春還學士家座上併欄堪  
作頌門前楊柳未藏鴟珥瑯琊高榜懸金雞綸綽新  
銜換白麻白欲問奇妨卧病敢勞折簡向侯芭

上元有作因似陳仲極兄弟

雪霽鍾山生碧烟影燈初動月娟娟人家盡向門  
前劇病客翻從白下眠雲冷獨驚連鴈起風回誰  
把落梅傳香衫細馬城南陌獨自癡心妬少年

山閣集卷之二十一

一

榮山人荷葉仙酒歌有序

乙卯正月二十二日夕夢同數客在茅山有丐  
者來巾褐藍縷佩大袖作藥瓢云能造先天酒  
出藥少許置大荷葉中俄傾酒熟首授余飲且  
謂余曰造物戲人世之惟鬼匿跡矜名義矣自  
喜其醯雞舞甕耳小子戒之余再拜謝因請其  
姓曰我姓榮夢中儼作榮山人荷葉仙酒歌記  
事覺而摩目扣齒揚摧成篇

山人不是薊子訓山人不足安期生安期瓜瓞一  
時戲子訓酒脯四座傾山人解造先天酒袖作

壺懸肘後解壺瀉出丹數粒十尺高荷擎在手酒  
史酒熟把似人翡翠盤中真永走色溜桃花雨香  
噴松醪春首持乞我飲淨我道心塵朱陽館前風  
日晴芝田柳谷高烟平滿堂朝士來問道峰頭白  
鵲爭飛鳴山人顧我語造物恒忌靈虎欲食人肉  
尚惡奸神明至道之要貴無我天地一指稱大寧  
世間恠鬼強自好桎梏疏屬矜虛名爭如安坐飲  
我酒令子齒髮老復丁余聞楞然拜長跪請厥系  
我系自啟期偶遊伏龍地覺後猶疑酒在唇客樓  
支枕曙鶯新從此刻舟應自笑胸中添得榮山人

不常開集卷之五

西營種豆成留贈後來長官

肉味忘來久青畦色新休嫌美芹者不是拔葵  
人

入宅

西營大樹漫遮樓二十七竹無驚湫門前講肆非

馬隊宅南對新泉書院溪上官府為鴻溝地冷不妨花自

發林深惟見鳥相求鳥蠻橋下童時路向市猶疑

放學遊先居馬南戶部舊宅在會同館前今為總巡廳

贈金允庵庫部使湖江二蕃便道歸省

長離驚鷺揆曾霄又見鷓鴣決起高兄弟豈惟俱

兩綬省郎還許時三曹稅疾忠孝方馳慶江漢經  
營敢告勞我有一尊雲母酒倩君海上摘瓊桃

贈楊魏村考功奏最入京

楊氏載德史所誇羨君新冒表長沙文章吏部堪  
名世禮樂中朝迭起家太尉旌忠傳石鳥廣陵懷  
惠滕棠花近臣見說多虛位好去明光共草麻

蓬萊道人寄書曲贈郭次甫

幾行碧宇寫魚牋繫在小兒衣帶邊海中大波若  
雷響山頭石室與天連清虛祗愛披裘樂謳唱誰  
知引詐賢史宗謫限計當竟白土塋上煩相傳

不常開集卷之五

雨中檢道經作

銀燭森森掛四簷靈編朝啓碧牙籤林中鸛鳥音  
相和門外臯蘭路欲漸合眼覺時如悟道沈心何  
口可棲巖泥途偶爾妨趨府不是君平畫下旃

贈王美中

翁子辛勤困負薪棄繻辛逐出關人西京文字慚  
同傳人見終家對白麟

贈王樵溪長卿奏最入都一首

三載彤庭拜衮衣文彊聲價自來稀春回建禮先  
書最天發陰符似息機老駕無裨空冉冉芳蘭初

握即依依承恩莫忘江南信郭隗臺邊有鴈飛

沈玉岩扇頭見坦翁淮漲見憶舊作遠升庵

先生寄至廣心榜新曲有云中山老劉蓋指

翁也因而識感

惟是尊前欠老劉白家詩句太風流角觥尚燥中

山酒商調新翻渙水樓何日瓊瓏歌七犯頻年昏

塾問三洲負新捷竹非吾事願逐靈槎向斗牛

贈石南駕部兄考最入都

時菊發華滋停杯念遠離送君出門外謁帝燕山

陞政報三年滿官聯兩省奇石林陪燕語祖席卜

入山帶閣集卷之十一

四

良時川源猶沃若締谷未棲其旅思履霜節宮恩

湛露詩塢東初間闊湖北久追隨好去承天寵因

旋及我私五花馳錦誥三秀伯瓊卮願言家慶畢

莫忘縉雲司

見莫中江新詩感寄一首

美人無如莫瓊樹度得新聲字字清出水蛟珠秋

月瑩落天瀑布冬冰明歸飛程憶林中侶適軸渾

拋世上名二十年前同採藥白頭驚見大丹成

贈張玄超下第還松江

一片丹楓落硯臺無邊離思為君裁蕭蕭暮雨是

娘曲湛湛長江楚客遠信未傳烽火定明時底

見網羅開孔融自愧能知爾汝相石但舉杯

十月一日上陵作

山氣蕭森寢殿幽石橋決決暗泉流二陵風雨那

堪避高廟衣冠正出遊博士臚傳斯色動更人

漏盡唱聲收頻年鄉國稱多事欲扣神軒想隱憂

松陵楊明府殲倭卷

東南正瀕洞忽爾捷書聞楊侯樓船將吳子水犀

軍虎林乘盛氣鯨鄉掃妖氛晝夜十餘戰水陸百

千群嬰城自作屏探甲敢言勤海波稍容喬烟閣

岸閣集卷之十一

五

轉風飄半生一寶劍端不負明君

台州知事武君死節詩

漢末將子文骨青神合貴戰賊死鍾山廟堂至今

歸借問台州掾何如秣陵尉君也慨辭人志在敵

王愷居鄉表豪雄攝縣昭敵節倭臨台州城倉卒

海波沸惜哉無制兵一鼓即成潰罵賊口不絕元

喪手猶銳台人組豆之新宮掃空賊戶曹與總官

三忠魂魄毅傳世禮園塲白馬擁朱旗南望赤城

梁金霞問生氣

清涼寺臺

依舊寒潮過石頭  
遶城霜樹結皇州  
絕憐一雁寒  
中下正對三山水  
上浮太白獨酌板橋清  
玄暉初  
登烽火樓氛祲未銷鄉思惡却看江漢轉悠悠

寄壽張文洲

十年不見張京兆  
三泖相望欲到難  
記得同車過  
下澤幾時拍珮出  
長安田園亂後惟生草  
土釜歸來父合丹  
九轉若能分我喫  
約君海上共騷騷

蚤赴朝天宮作呈南橋省丈

肩輿豈不穩路滑自難安  
遠夢徵新境餘醒散蚤  
寒霧開馳道直月隱洞門殘  
曲徑之玄入虛壇龍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一

六

虎盤齋方候遙祝留署集  
群官甲仗連宵合朝衣  
點雪乾迎長增聖曆多辟  
損皇歡至前斷獄頌得  
微陽長是冬孫生無令沴氣干一時中外意同委佩

珊瑚

憶太平門宅東梅花寄姪孫鍾

都官舊宅鍾山脚  
山脚寒梅一逕通  
水豔幾回消  
夜月雪香將不勝  
春風折來刺博燈  
前醉別後曾  
從馬上逢北渚  
近傳多異術  
願因頃刻慰衰翁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一

門人蔡翰臣校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除夕書懷和石城

元日試筆次石城前韻

元日承瓠川世丈見示偕南山仙伯唱和

尚廟之作恭次

上元坐雨書感

贈彭冲溪

口號贈餘山

贈下虛樓之任廣省

贈彭魯溪年兄出守邵武

封君東隱輓詩

山帶閣集目錄

一

贈南橋省丈出僉閩憲

補贈鈞玄生子蕪致雙珠之祝

楊陽海經堂乃尊暨其伯叔皆享高年徵詩

為壽

四寧話

補佛齋為汪子元蠡賦

在齋年兄之任江省

贈陸郎中出守雲南歌

吊攝泉許丈

夏太常硃竹為馬石翁題

西山採芝曲壽阮太夫人

贈凌雞山之宮成都

寄贈林竹泉

思唐八詠

鎮湖門

迎春橋

八寶亭

宋湮河

凌谿石

白雲池

槐角樓

白馬湖

汶上寄陳玉泉

雄縣贈范明府

白溝道中

入都道中戲成寄南曹諸同志

入山詩集目錄

二

寄駕部盧郎中十七韻

入都首晤吳比部峻伯喜而有作

冬夜偕霖寰比部方城史部集况升湖禮部

宅得天字

同峻伯吉夫集子相宅得初字

長至雪後早朝作

戲擬吳歌嘲文大官

贈金元賓

夜過海印寺

季翁相公席上作

方城席上留別諸君子得山字

同文三橋吳霽寰集馬孟河宅用三橋韻

別三君子

席上再和三橋韻贈孟河

藥湖別業為亢吉夫膳部作

葵陽歌為李中舍調甫作

張周田吏部席上留別分賦長短句

入山詩集目錄

三

任帶閣集卷之二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除夕書懷和石城

令妻壽母共君三膝下斑衣作隊參天漏不妨來  
闕下春聲先已動城南新絮綠蟻歡多酒在累青  
雲任有男莫笑王戎成俗物林中觴詠我猶堪

元日試筆次石城前韻

西園新築徑三三獻歲過門未得參閣道春星雖  
拱北天池雲翼倦圖南一鳴驚世甌龍虎五瑞朝  
元輯子男珍重山公推轂意嵇康心事久難堪

出閣集卷之二十二

元日承瓠川世丈見示借南山仙伯唱和

高廟之作恭次一首

憶昔

高皇定鼎年南琛西貢共爭先青雲固是能干呂  
白日何嘗不展天康老舉觴歌憤憤高騶拂袖舞  
翩翩憑誰一掃鯨波靜王鮪春行免帶鞭

上元坐雨書感

小樓睡覺瓦溝喧坐對鍾山獨悟言天上不妨祠  
太一酒中誰去奪崑崙城南歌鼓豪游減江北燈  
花野市昏縱使歸來心賞異祇應寂寞掩蓬門

贈彭冲溪

海內爭吟才子詩漢庭新命下何遲但知旅思隨  
花發不伏春光被雨欺買誼盡如諸老意正衡能  
解學人願多情未厭分曹冷願採幽蘭慰所思

口號贈餘山

十里垂陽陰御溝綵雲偏繞鳳凰樓傷心重到笙  
歌地頭白蕭郎感舊游

贈卞虛樓之任廣省

越王臺上海氛收荔子椒花媚遠洲廣府人傳五  
手舊下家君是六龍優到官先入紅蓮幕按縣應

六書閣集卷之二十二

翠碧玉樓白沙樓也七十二峯秋色裏相思寄我小羅

浮

贈彭魯溪年兄出守邵武

彭宣早負漢重望昭武獨當關上游碧玉環中舊  
山水朱幡影裏古諸侯厭聞角鼓綠邊郡喜見桑  
榆蔭道周莫說一行天更遠惟良先已動宸旒

封君東隱輓詩

買溪水木湛清華夏屋高車司馬家萊子方營累  
泥詔仙翁俄返白雲軍佳城鬱鬱由拳近飛旄翻  
翻京口斜故里兵餘舊散幾人會哭野田花

贈南橋省丈出歙關憲

烏石山前荔子丹，  
三閩山水畫中看。  
積薪自笑謀官拙，  
歷塊休言行路難。  
留省且拋名表印，  
外臺重整惠文冠。  
聖明夢卜元非遠，  
且把經綸向晉安。

補贈鈞玄生子公致雙珠之祝

南國佳人沈禮曹，  
獨持文筆冠時髦。  
賈公謾說充閭慶，  
虎子驚看墮地豪。  
采芣入春仍采采，  
芳蘭趨省太勞勞。  
賀箋我解題瑣字，  
湯餅新筵倘許叨。

楊郎海經臺乃尊，  
其伯叔皆享高年徵詩為壽

入海經臺乃尊

三

三人二百五句上，  
況是同胞親弟兄。  
真訣定從前氏得，  
壽星齊傍太微明。  
仙家合住香魚館，  
春酒偏饒古柳城。  
好向里門安綽綽，  
大書人瑞紀昇平。

四寧謠

序曰四寧謠者為休邑人夫三泉林君作也丙辰春大夫城休寧城成以應召入民不忍其去余為作四寧謠以贈之倘亦休人之志乎

出新城步念之白日忽移光行雲無返期三天了都青峯兀漸江日夜東南馳南窗與白嶽紫紆帶兩關洵美林夫子來尋問政山晏坐彈鳴琴堂上

清風還王公矜險設承平久  
舉撤四十七賊來休

人俱整躋躋躋何所之天壁  
崩高卑賊來不得上

吾民盛在茲民感三泉恩  
應同百雉長唱者呼邪

許和者稱睢陽高城與折  
天子朝未央吾民卧

車下征旆徒煌煌何所期  
留君留君萬寧門留君

不得住東山朝日暇何所  
留君留君齊寧門留

君不得住西巖夕照昏何  
期留君留君王寧門

留君不得住君諒懷輿璫  
所期留君留君松寧

門留君不得住君遠念迷  
乃知離別難猶勝築

城苦吾人不化心一寸  
驂山自古成城多哲夫

入海經臺乃尊

四

山甫曾聞去薄姑朝庭  
衰職君須補頌職聲發

戒途 緇佛齋為汪子元鑑賦

應化總非真高齋法事  
惟應四句偈長證六如

身懷古因緣在緇塵色  
新頌修補處位梵率上

生春

贈奎任齋年兄之仁江省

十日大暑不出門鍾山  
阻濁霧中昏見說匡廬動

秋色遠排雲錦候行軒  
作人君比棠棣好倚玉我

愧兼陵草政聲久播山  
黃兒仙格常談太白老只



金三子已金葉家江廣漢孝子里南來頗得豫章  
香金馬橋邊一雙紅屏風九疊引雙旌分曹先擬  
向湓城煩君手輓西江水倒向揚都洗甲兵

贈陸郎中出守雲南歌

歸化寺前松謾謾夜火人投板橋宿東越一升滇  
海光金馬碧難相何伏依稀風景類青名道邈川  
原連貴竹行盡黔中數十程五華高塔遠來迎雲  
邊嘉鼓隨千騎微外煙花絃百城君是平原陸春  
秋歎疑獄忽撥都省駐去問昆明俗昆明我舊遊  
其俗似揚州山水勝圖畫士女習風流握貝買楨

入峯集卷之十二

柳一貝呼一庄四庄呼一手一手買一口太平官

府神仙候若除朝格得刺使使君蚤負王佐才良

二千石何有哉朝傳友德前元宰天赤近時名

守童會稽吾家山字鶴貞石董名復少半北父先  
君子為作去思碑

從此西南風氣雄華夷一統使君需簪嗣何須立

山例儲胥總見田租文翁教授能安蜀諸葛天

威已渡瀘化行海外知若易回首中原轉多事王

室雖應在乃心欲贈魴魚何處尋

弔攝泉許丈

攝山虎窟寺新臺龍尾灣經過訪生死使我推

顏徵君江左彥隱上元間依投三十載林茂  
飄飄高言慰寒雅詠劇妖嫵道大轉偕俗滔蕩  
超人寰騎驢省門遊行馬施新園令子官久成伊  
余髮亦巖神期若存音徽香難攀玄度來何莫  
遠遊去不還惟堯庭徵古秋花滿樹殷

夏太常硃竹為馬石翁題

誰向簞簞谷戲化珊瑚擲春風尚書省笑搗太常  
迹歆歆敞朱堂凡凡步亦烏儼截赭玉鞭持贈騷  
驚客

西山採芝詩寄阮太夫人

西山採芝詩

西山芝草長閑山中仙媛名彩鸞採得靈芝來

獻壽鍾陵市上如畫仙郎家住南昌里下榻盡

飲徐孺子起家即入司馬門上最還稱職方氏阿

母今年八十強臨池笙鶴降西王琅函已授長生

錄霞帔還地錫命草堂前置酒陶嘉月膝下兒孫

各羅列東離九華初獨非東瑚三羊離不結爭似

靈芝生向陽換卻八間頭上雪煌煌三秀世間強

頭君先把入彫闌八指西山問前路春風走馬阮

郎歸

贈凌雞山之官氏都

鵲角金吾仗山頭五壘旌中丞行官地提舉相離  
稽國課輸鹽井家實說錦城秋風上峽路先尋  
江平

寄贈林竹泉

君子營世業小人亦不閑一為形役累擾擾征途  
間丈夫不稍意滿衣還故山參軍懶醉長沙酒看  
竹弄泉怡白首自不比君之清竹不耐君之久即  
令高興落何處想菊花應滿手君有五男兒季  
也蚤名世餘皆俊才子挺出燕山挂勸君有酒莫  
惜傾世間萬事必有恒蘆末不將鴻水止銅丸那  
得地寒停夫君高山總不驚飛瀑瀑雪林青背先  
君舊說延平府求山水最奇古羨君長嘯竹泉  
深目斷春雲橫劍

思唐八詠

鎮湖門

古塔掛城隅遠客湖中見水口鎖金霞帆轉三官  
殿

迎春橋

絲仗簇花毬橋東瑞鷺浮一聲春鼓動爭看採蓮  
船

八寶亭

陰陰當年盛元符下建州至今建子月寶氣滿邦  
清

宋涇河

新波漲石橋曲曲垂楊轉遂令水樂亭漁舟來賣  
蜆

凌谿石

季子延陵北羊公山首西千年名不滅六字汝南  
題

白雲池

回廊繞曲池無山少芳律時有白雲來只可自怡  
悅

槐角樓

淮南一葉下五湖雲水秋使君送客罷一上夕陽  
樓

白馬湖

綠水平如鏡芙蓉媚遠天時聞採菱曲唱近使君  
船

汶上寄陳玉泉

汶管瀟瀟酒魚蟹寬涉酒猶堪耐薄寒惆悵江南別

來事誰憐捧盞話長干

雄縣贈范明府

白溝南下鄭州連十里荒城水浸天上國車書通  
六詔旬人芻秣困三邊民拋耒耜求鮮食客藉  
殮得飽眠默數城頭更鼓盡的知君是好官員

白溝道中

霧淞纍纍帶雪花近村茅屋淨無沙一聲煙禁中  
流下疑向淮南問酒家

入都道中戲成寄南曹諸同志

憑誰傳語草堂靈鍾阜休教使勒銘縱使西山晴

山常關集卷之五

九

雪好肯將金葉換銀青

寄駕部盧郎中十七韻

湖上一為別掉頭成兩鄉不愁波水惡祇見明星  
煌君讀三年問余春千里糧舊曹仍偃息新借漫  
翔翔梁月夜行白汀頻春自芳採採憑誰寄遙遙  
託夢將云寄越 楓陛經過向草堂上來極眼縱  
讀罷忽披猖語笑渾無度妻孥訝改常懷之字不  
減封處意難忘欲憶下朝日同為倚郭郎美材携  
製錦末路隔舍香典客名空在籌邊策自負新駘  
滄海靜秣馬虜庭荒臨協千芝集晨徵三雪祥

時各喜起遠道獨周章不嫌公舊牒同荷

聖恩長

入都首晤吳比部峻伯喜而有作

日日汀洲採白蘋相思相望又殘春何由天日  
來使忽漫瀟湘逢故人省署年過無風侶江潭  
後有浦津緇衣笑把從吾好莫厭重霑京洛塵

冬夜借霽囊比部方城吏部集况丹湖禮部

宅得天字

北陸冰霜候南宮詩酒進羈懷入冬緒野性洽  
賢家醞開缸面庖人出豆肩厭厭不覺醉西掖

山常關集卷之五

十

釣天

同峻伯吉夫集于相宅得初字

只尺天門懶上書偷閒來酌侍臣廬紫衣祗覺  
青在簪名翻憐昔好疎玄谷浮灰來律動碧疏  
月孕林初莫辭解纜傳公謫得仙飛蓬轉後卓

長至雪後早朝同吳峻伯作

曙色初分雙闕開西山抱玉崔嵬相平風木  
竿頭動吹律先從殿閣來萬歲新宮蟠碣石三更  
凱樂奏靈臺極知郢曲人難和且願留歌待早梅

戲擬吳歌嘲文大官

家在吳菰蘆中北風吹我似飄蓬明歲搖檣下  
灣去見說秀州春酒濃

贈金元賓

妙語驚心扣玉宸一廻拈出一廻新蓬萊宮裏三  
場雪天意分明答聖人

夜過海印寺

閣上青山失鏡光石橋煙雪夜蒼茫北城月暗嚴  
更動西苑風傳仙樂長過海有人逢寶塔揮天無  
日見雕梁興衰自古元難定祇合齋心奉紫皇

季翁相公席上作

冰雪關十苑倒昏坐來東閣漸生暄不知身去中  
台近祇覺詩從大雅論台鼎寒苑烹復進竹爐凍  
頽炙能溫一盃日昔昔難何況出平生忠孝門

方城席上留別諸君子得山字

朔雲只尺暗燕山滿座詩人送我還天畔去鴻元  
不斷庭中青樹未堪攀清朝雪調傳空谷半夜霞  
杯炙寒顏好去江南梅信早春風先到秣陵關

同文三橋吳簪雲集馬孟河宅用三橋韻留

別三君子

日論交晚更親花生顏色酒生神西清下直還

文事左掖傳符罷微巡白雲調高元和寒青山歸  
去苦家貧竭來回首園樂夕知爾停杯憶遠人

席上再和三橋韻贈孟河

勞歌一曲醉顏消欲向鮫人買織綃新詩舊傳  
掖近故山寧待鶴書招青門送客離筵早紅燭留  
人舞袖嬌嬌嬌鬼芭葵官醞美季長奇氣舊凌霄

藥湖別業為亢吉大膳部作

綠水青山梅口紅鈴黑錫丹頭借問真人何處況  
家新起高樓

檣外澄江如抱樓中列岫縱橫讀罷崔公藥鏡轉

山常閣集卷之五

十一

令心地分明

石髓時流丹洞玄鶴白舞芝田便有羽翰白日何  
如家世青天

華京不廢丘壑高門誰進咬漁閑來石上垂釣聒

起齋中讀書

葵陽歌為李中舍調甫作

江淹昔作草木頌隨意權桃皆可供即今前北榮  
紫葵遼海傳來日南種西平公子挺奇傑特地問  
渠植翠條高豔亭亭爭捧日脩翹冉冉總凌霄  
軒指客忽大笑似我丹心向本朝君不見洛陽相

忠孝家當年曾進姚黃  
化爭如調元握斗柄畫  
今四海皆桑麻葵乎葵乎  
用太榮秋葵之下小葵  
生師曠占來知歲事公儀  
以去非人情豈惟藿食  
厭其味自是冠冕超群英  
直金華省逶迤侍垂  
拱結友不羞貧作人忠所  
本勝此高墉德遂令孤  
生重歲晚憐余滯逆旅欲  
式葵陽無好語十日揆  
之相始終七月烹之識節  
西園燁燁會有時為  
君更歌春白紵

張周田吏部席上留別分賦長短句

淮南路掛城頭望入屏山  
小苑幽雪暗盧龍寒月

六朝集卷之三

十三

沈丹鳳樓底事淹留不歸去  
侍臣新典鵬鶴來

歸園集目錄卷之二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郭山人

早過涇上見小亭牡丹偶成

新築朱千草堂考藝盛開志賞

月夜泛舟涇上因懷次父

朱千草堂成寄舊游諸同志

再題朱千草堂 坐草堂作

出縣橋望涇上園

焦山霽公以禪衣贈次父遊泰山

六朝集目錄

休承寫梅竹詩次父題其上

避寇入淮作 寇近半夜入舟

小楚書屋呈主人 再呈小楚

亂定還家志感十絕句

嘲傅支子 草堂諫懷之作

月下看芍藥

郭山人重宿朱千草堂有作次韻答之時山

人將入東觀海市因以為贈

聞先人舊劔為人所獲

次韻答贈三橋文郡博

八月十六日張雲石學諭剪酒過涇上園看

月燕奪其條雙谿張君寒泉雷君同至次日

雨中二君以手植秋葵鷄冠相贈純謝

冬夜寓館集新安十岳王子吳興虛谷王子

吳門質山黃子金陵太華陳子雲浦盛子得

深宇時虛谷將還吳興十岳將為廣陵之遊

因以為贈

飲柘湖翰林宅 阿五行贈江卨

荅客問 山泉為慎道長賦

贈盧冠岩年兄考績北上

六山帶閣集目錄三

三

金惺庵北部告疾歸養予以舊條例綴贈言之末

嘲魯雙羅 贈江兵曹

栖雲道院同青城荆石沈湖三省丈讌集之

山吳子海樵陳子十岳王子士雅黃子幼海

周子分韻得齊字

小至齋居有作呈諸省丈

贈吳之山時之山將遊南滁

席上以後湖憲使所寄棋榔分贈十岳王子

感而作歌

樓上對雪贈王仲房

酬楊伯海寫雪山障字見貽

贈黃士雅暫還吳門

魯雙羅餉蜜橄欖為奴子竊食詰之成歌因

似雙羅兄一笑 徙宅作

喜潮溝路重修贈黃省庵庫部

丁巳除夕待家人不至

鳳泉大言贈子來

六山帶閣集目錄三

三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郭山人

塘塙新淦影脩脩一笑能來郭四朝  
擬接土山開靖寧月支丹竄向疎寮扣  
絃慣愛池中戲相杵時聞城上謠見說  
五游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遙

早過浮上見小亭牡丹偶成

公烟妥嬌幕鮮妝支徑西穿暗有香  
步砌自憐如壁者折旋還可奉君王  
李太白詞折旋處何旋消得君王  
多喜蛺蝶飛來只恁忙水際竹間元絕調  
肯將新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三

怨寄昭陽

新築朱干草堂考藥盛開志賞一首

芳藥揚州品中園此日花不愁春色  
晚且覺更情除綴戶嫌朱網封詞謝  
白家白少傅為上官郎中知制誥草詞畢謝  
曉紅藥當壚翻句以為未盡更作芳藥詩十六韻  
靈砂如可就一為掛龍

霞

月夜泛舟涇上因懷次父

弄月清溪曲花源覺有香中宵綠烟合  
拂曙卿雲翔搖蕙人未返秉芳歌獨長  
何由稅歸鞅水榭湛燈光

朱干草堂成寄舊游諸同志

結構非玄迹有形還有因聊將上池水  
一淨明窓塵壑室養虛北圭塙奉應真  
太息驅馳事男歡豈盡輪

再題朱干草堂

一曲紅窓影幾級清瑤流泉通滄海  
眼屋接土山頭藥氣穿橋馥茶烟攝洞  
幽倚闌觀易罷月出衆魚遊

坐草堂作

仙家多碧落吾室且朱干暗井潮痕上  
高堂楚望寬微風動窓柳疎雨灑丘蘭  
日整瓶中粟無人誦素餐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三

出縣橋望涇上園

虛舟日來往欣賞在中園解脫雖無計  
浮海稍避喧綠房欽華色丹火蘊靈根  
最是會心處禽魚滿北軒

焦山霽公以禪衣贈次父遊泰山

剪得秋雲製衲衣奉高山上雪將飛  
江千一笑非傳信珍重平生郭泰機  
休承寫梅竹壽次父題其上

仲武情多易斷腸絕憐高竹倚新妝明年此日

生酒何處題詩寄草堂

次父人  
口初度

避寇入淮作

朱干回首付樵蘇亂帙堆牀再見無老去未能空  
所有猶教稚子讀陰符

冠近半夜入舟

阿覲提燈抱阿貽舍皇數口入鴟夷莫言居十家  
財盡靈照猶能賣漉離

小楚書屋呈主人

堂前兩株安石榴一石曾聞可易牛誰為主人相

人帶閣集卷之三

三

料理山童箇箇似獼猴

霞帔朝來無一絲離羅九色任紛披山人不伏相

消遣戟手山禽叫樹枝

禽言一  
兒羅披兒

再呈小楚

兩世同年世所難兩年多難佛相看誰知瀕洞烽  
烟裏却為鵲鶴定合歡

亂定還家志感十絕句

變酒無恠舊空天占得休囚向壁箋欲為未千重  
起廢梓人先覓舊身錢

南鳴高杉三樹奇相應結箇小茅茨倭奴全不知

天道盛夏元非斬伐時

豐屋高門一炬空堆牀亂帙尚還公易安居上休  
相妬傳癖終難比臭銅

倭金小鑄釋迦佛長與丁蘭作母供衣線鏡儉無  
暇恤傷心何路覲慈容

莫厭神樓是俗居乾坤何地著吾盧天公似肯憐  
縻竺留得湖州一篋書

閣道平鋪偃綠波涇西長是夜深過如今還向涇  
東望不分牛郎得渡河

無由水榭湛燈光謬把郎當笑郭郎郎惟是迷盧新

人帶閣集卷之三

四

月過金波不改舊塘墻

官滿歸來香醉山身名已在有無間無端遇着齊

皇后打破西家白玉環

富家高樓百尺懸貧家八尺亦堪眠人生謬作千  
年調到底相將宿露天

亂來哀哀轉茸茸一縷衝風舞白龍便欲乘之問

王母蓬山何地可相容

嘲博支子

三年不見徐無鬼火候偷掀大藥成坐上弟兄猶  
欲盡白頭相對說長生



草堂詠懷之作

清池曾證阿羅漢落日猶懸空堵波只謂朱干堪  
隱几豈虞白地忽橫戈道人應憶燒丹竈童子還  
尋澆水羅途窮阮籍正無賴林竹青青奈爾何

月下看芍藥懷次甫

莫恠留連清夜遊草堂花月足忘憂直從爾果知  
名品剩把螭蚌助拍浮傳彩幾枝皆沒骨銷銀一  
色正當頭玉笙吹徹無人和誰在揚州十二樓

郭山人重宿朱干草堂有作次韻答之時山  
人將入東觀海市因以為贈

山帶閣集卷之三

五

淮南叢柱花欲開門前忽報幽人來高窓斜日耿  
離枳暗井新波生海苔遂忘但從公理樂驚時不  
作子山哀蓬萊閣上秋容淨獨往知君幾日迴

聞先人舊劍為人所獲

自從斗野辨張華鏽得延平舊土花不用飄零歎  
身後眼前猶見落南家

次韻答贈三橋文郡博

積雨經旬卧中園忽歎非故人能枉駕秋月復揚  
輝以我亂離瘼看君戰勝肥華京信可樂貴使願  
無違

三橋入京諸老欲留之於都  
下三橋以便養丐得嘉興

八月十六日張雲石學諭携酒過涇上園看

月兼辱其僚雙谿張君寒泉雷君同至次日

雨中二君以手植秋葵鷄冠相贈統謝一首

文昌仙史意蕭閒携酒來看香醉山本為月明聯

桂藉反牽秋色到柴關金莖渴後欣承露絳幘聲

中愧合班人世路岐元不定長因芳品憶歡顏

冬夜寓館集新安十岳王子吳興虛谷王子

吳門質山黃子金陵太華陳子雲浦盛子得

深字時虛谷將還吳興十岳將為廣陵之遊

因以為贈

山帶閣集卷之三

六

虛堂風雨夜蕭森短燭熒熒客思深不謂亂離成  
聚首却談兵火轉驚心茗谿山水清冬緬隋苑烟  
花白日陰欲解囊琴重進酒江南江北愧知音

飲柘湖翰林宅

何郎懶係西州直買斷青溪醉物華菊院燒燈延  
散吏丹房臨水學仙家當歌絕勝金陵子唯酒那  
堪玉樹花淹坐不知霜月曙潮溝歸馬散銀沙

阿五行贈江郎

阿上行五年亦五天然白哲好眉樞堂前曳拱蒼  
客來揖客周還視無忤開口如將詠鳳凰能言誰

嚴調鸚鵡潮溝北岸文通家霜風吹紋東籬花不  
騎竹馬遊三逕却解香囊佩九華九華燁燁森相  
向綠酒金英兩搖漾星郎席上值方千淮陰亂後  
憐朱放興來但覺天地寬醉後不知雲月上周顒  
送客到向夕卻抱阿五加諸滕持樽細課杜陵詩  
欣賞祇酬盤裏果兒家自有侍中貂莫持汝父郎  
官筆阿五同生有四兄連枝競爽各崢嶸嘗聞寶  
氏連珠盛即看燕山擢桂榮擢桂之榮早通籍鯉  
庭氣色侵鸞掖他年世好五忽忘一笑升堂歌主  
客

山齋集卷之三

七

答客問

顧渚故人相借問年來何計作生涯朱雀航頭賣  
曆日紫花瀨口待新茶客曹再入身如寄屬國將  
歸髮已華但願天梁工有助酬緣不敢歎無家

山泉為慎道長賦

天目乳長出茗水太湖背穩負鳥程觀物惟應知  
著樂發源誰識靜而清竹符調處金沙遠文鷁浮  
時碧浪輕獨有繡衣歌古調閒來石上濯塵纓

贈盧冠石年九考績北上

北城盡角曉吹霜襟被遙携入建章木遇莫口淹

漢署感文偏自念盧郎風塵瀕洞似稍息宮室  
鬼正未火客路喜逢陽道轉願秋天保贊時康

金惺庵北部告疾歸養子以舊僚例綴贈言  
之末

恠君團扇上只盡天台雲親也舍其下遊子意長  
勤君家何由鼎三時尚書省朝來府中趨繁若叅  
差荇明發心不爽振衣何所之迢迢赤霞城舊藉  
白華詩兄歸不待弟母病只緣子星聚真人盧春  
生冠蓋里去去且承勸人間行路難北風吹落鴈  
知我到長干

山齋集卷之三

八

嘲魯雙羅

盤中幾莖苜蓿菜窓下一盞薰膏油多才終夜不  
成寐明發添脩五鳳樓

贈江兵曹

驅馬西山道落日上河橋引領過京邑雙闕鬱嵒  
光輿績載新圖宮署罕宿僚街衢積凍草江海生  
冰潮竭來湏我友舟子謬招招  
招招欲何之結綬赴王畿粵以甲辰歲得奉子音  
徽子有徙戎策大剗生光輝鉉刀泰一割栢丹查  
不飛誰令勞赤縣而以補皂木

皂衣典屬國直廬連建章仙闌月傳粉賜被烟簾  
香旂裘送質子槃木歌夷王阜魚一出門風木雨  
含傷三年司馬續十載尚書郎

尚書余羨子司馬子承余胡將北典謁來傳南隄  
輿栢梁火災後江淮兵亂餘聖人思道久臣子  
入告初握手欲有言太息浮雲徂

浮雲雖北徂長景喜南至出宿將戒途致齋且即  
次青帝萌感生玄夜耿不寐沉瀝一以殮豈復憂  
穢累大道苟忘言中和良可致

栖雲道院同青城荆石沈湖三省丈讌集之

不第開卷之三  
九

山吳子海樵陳子十岳王子士雅黃子幼海

周子分韻得齊字

越水吳山惜解携朔風相聚絕能齊歡來不覺尊

中盡醉後還分席上題天首鴻飛驚霞集簷牙松

老伴雲栖歲寒莫厭過從數春草萋萋又馬蹄

小至齋居有作呈諸省丈

省署過從若比閭盤蔬相媚飭齋厨不知灰律飛

陵管但覺冰心在玉壺守素自能謹道術結丹詔

解握靈樞復亨本是吾儒事好為君王奏六符

贈吳之山時之山將遊南滁

京兆詩雄吳長公烏巾白恰古人風有時悲怒發  
座上獨出歌謳行道中謂我淮揚粗柄管與君江  
海共飄蓬環滁酒熟濠魚美豐樂亭前禮醉翁

席上以後湖憲使所寄栢柳分贈十岳王子  
感而作歌

青天寥朗空人心我行昔到栢榔林昆池一鏡湛

海色禺山金碧何沈沈雲津橋畔行人走邂逅相

供人一口坐上寧煩班竹盤袖中各帶烏銀鉤臉

霞偏如少年姿我亦隨時咀嚼之深谿回谷不可

徃清風明月長相思張鸞按節金濟北驛使南來

致消息囊盛初捧喜欲願緘題細注勞相憶旋尋

古貴出扶留精好特為諸國極南朝文士王僧孺

啓中曾謝千陲利國名出栢榔特種好為諸國之極萬里提携感

舊歡百年許與存高誼西邸休誇四韻傳各徵新

事賦新編彥昇夜燭應須續任昉贈王僧孺詩云嘉爾表登借今夜燭

遠想長吟也可憐

樓上對雪贈王仲芳

蓬華無軟蔽江關驛路梅花不可攀明日故人從

此去落帆先上大樓山

酬楊伯海寫雪山障字見貽

望裏三山接冶城，冰花兩澗石梁橫。神天樓閣那  
能到，應有仙人字玉清。

贈黃士雅暫還吳門

朔風雲樹黯江岐，客子出門何所之。漢上題襟頗  
有淚，咸陽沽酒苦無貲。亂來里巷從殘草，雪後林  
亭獨杖藜。端脚來梅萼，滿待君携手賦新詩。

魯雙羅餉蜜橄欖為奴子竊食詰之成歌因

似雙羅兄一笑

有物梭腹兩頭尖，美人持贈意太忼。我時病肺怯  
飲酒，又恐生食火上尋。拜嘉即令藏蜜室，他日釘

六書閣集卷之三

十一

坐當魚驗昨來入室偶經目，鉗口已改原封嚴。啓  
封旋視旋咀嚼，始覺一半為人拈。封來合示冥果  
字，記室他冗遂失籤。亟呼小奴正厥事，泥中曳置  
褫上襪。天生席珍豈易致，乃與汝輩供無厭。汝知  
此物何所自，霜苞遠出西昌巖。博羅曾表三衢異，  
章貢非同六日詹。舊櫟未聞透白蜜，峻枝須是落  
紅鹽。朝醒不待柘漿析，和羹枉說春梅點。金華筵  
上貢，盍至宮女新開玉手摻。追窮雖未得餘肉，獄  
具合將鼠子鐵奴也扣頭了。不懼如雀對鵲口，甚  
慙吾儕偷食何足算。君子博物殊未覩，此物何以

稱諫果。所貴苦澁不貴甜，大人能將送耳受異日。  
豈至噬臍嫌耳言，納交易如醴。美疾在身誰肯從，  
盡將嗜好諧一世。請劔折檻誰為銛，何況鼠穴不  
易塞。西苑狸龍胡可曉，敬為主入通此惑。罪重何  
暇羞，傷庶奴言甚辨目之去。坐對雪風吹破幃，傳  
聞妻孥欲就我。月圓之夕離茅檐，大奴趣為辦梨  
栗。莫令稚子慙陶潛。

徙宅作

烏蠻橋北省郎廬，歲晚寒流不滿渠。官舍除來真  
若客，客裝移處愧專車。驚心玉曆再逢閏，落珥金

六書閣集卷之三

十二

陵八徙居官業無媒，家業散欲從何處。託成書

喜潮溝路重修贈黃省庵庫部

春潮泝雨過鍾山，官舍蕭蕭竹樹間。門外一條羅  
帶水，屋西幾折蛾眉灣。羨君指顧能平險，憶我淹  
留只閉關。興發不妨尋叔度，月明偏愛枕蓑還。

丁巳除夕待家人不至

獨把屠蘇酒，燈花兩穗新。江南春信早，七日定人  
鳳泉六言贈子來

蟲蟲變格對起後天鑿地初成鳳德還符井德泉

明合瑞文明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三

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奉 旨進銀助工

沙羨知府贈小若憲使之湖省

試燈作

送余伯祥讀書求興寺

春夜雪用先祖韻識感

楊鷗海經臺宅同冠若水庵二省丈賞梅作

贈林確齋納言出倅高州無似郡守白谿周

子

柘湖內翰致仕得

山帶閣集目錄十四

立諸公次衡山舊韻為贈予亦勉成

再贈柘湖用韻

日者承海樵陳君以大雅見投即擬和答因

循春莫始克成篇

贈董約山出守尋甸

書感

江九川道長太夫人壽詩

清源道中子長子春限韻立成

贈廬次梗

金陵勝游冊為林大理迎養作

贈白岩太卿年兄入都

壽碩少峰

東大樓歌贈汪子元蠡歸新安

贈真上人印經還菩提寺

汪少母吳孺人壽詩

汪子元蠡構綉佛齋終日閉關以鑪薰經卷

自適又性有玉川之僻頃游金陵黃子士推

出所藏茶鼎贈之形製絕古余亦投以陽羨

御茗二串元蠡喜甚趣余作詩因邀士雅同

賦

山帶閣集目錄十四

鷓鴣天辱宣城諸公惠梨填此為謝

日雲樓為孝豐吳石岐考功賦

贈狄駕部環溪僉憲楚臺

感張幼于史叔載南歸賦贈

贈潘芳渚春元北上次毛青城韻

贈汪禹又下弟還新安

遇湖南舊僧因寄所知

九日高座寺飲饒大司徒石渚馬公

敬贈大司徒馬公奏績入朝次韻

送族孫縵兒子方中還寶應

贈吳煦堃

贈蘇民樺還休寧次黃士雅韻

白嶽草堂歌為何侍郎年兄作

贈毛青城十絕句

蜡月一日公座戲成因呈旋峰長卿

贈張水庵食憲之湖南

贈陳維敬北上 寄什庵先生

贈鳳南年兄考績入都一首

焦山圓瀾上人携中冷泉過金陵見訪紀贈  
長句

郭次父詰朱干草堂

山帶閣集目錄二十四 三

傷沐太華

南柯子荅孝符送梅

小歲日金子子坤黃子淳父郭子次父盛子

仲友顧子孝符譙集齋中得唐字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奉 旨進銀助工

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鸞鶴能  
割股願同屬王可攘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  
知數破財安得黃金過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

沙羨郭引贈省若憲使之湖省

江漢滔滔南國紀何況龍飛稱

帝里送君去食武昌魚笑我惟甘建業水君也行  
年三十始十載聲華淹粉署鷁首行看問俗來牙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四

冠且喜寧親去鸚鵡洲前綠水嬌香蘭滿把媚春  
袍到日應瞻鶴樓峻吟邊猶指鳳臺高憶昔昔降  
有茲地小字武昌吾相乞江舟橫對漢陽軍日愁  
滾出金濤沸老大無成祇悲詫羨君佳境初殮瘞  
世系雖叨近紫陽風流獨許馳江夏大文鐫石為  
我國小篆題曰沙羨郭沙羨楚地郭我姓長使清  
光接鄧都吾人去作觀風使數月相携一朝棄臨  
岐不惜解贈君願因惠好傳文字

試燈作

臘月不寒正月寒酒樓燈市晚風酸閒情頃與丁

年異韶景元非午夜闌歲耗磨成故事家家則  
劇動長干兒童乍見街頭戲歸傍殘燈弄影看

送余伯祥讀書永興寺

蒼燈照榻蓮漏達坐掩遺經有所思欲似沙門精  
義學故從天竺扣仁祠山堂桂子元無隱劍客桃  
花更不疑自古入神方致用秋來與爾定佳期

春夜雪用先祖舊韻識感

潮溝官舍翳叢篁雪灑寒燈酸吏揚往事傷心評  
王濟遺文酸阜証三谷國恩欲報身先瘁家業渾  
拋世未康擬向東臯藝黍稷剩將西候備蒸嘗

不著聞集卷之十

二

楊鷗海經臺宅同冠岩水庵二省夫賞梅作  
端公宅中春酒熟折簡邀賓來看梅但覺高吟逢  
水部頓忘執法近霜臺紅瓊迸處醉眼纈玉屑霏  
時笑口開莫謬稽留閒主客參橫月落不知回

贈林確齋納言出倅高州燕似郡守白谿周  
子

何事高州郡徒勞漢寺郎八閩承閣閱五嶺動軒  
裳住近烏蠻邸離言朱甌鄉感時花進發積雨草  
空長祖席江光暝爰方山氣涼夫人傳錦繡書院  
祀龍驤榕蔭欄干綠焦陳俎豆黃雅言動楚抱鼓

瘞滬華粧今日衣冠地古來鱗介場長官稱有道  
聖化儼無荒祭饌同韓愈還珠美孟嘗莫辭勸遠  
績相望在巖廊

柘湖內翰致仕得

肯諸公次衡山舊韻為贈予亦勉成二首  
不作常參住帝京新詩更比玉堂清扶搖豈肯因  
風力廓落自然遺世情煙淮野陰滋畝蕙長楊曙  
月響山巖南朝古寺經行遍日暮田園歸冶城  
千古鍾山擁晉京門前淮水為誰清即看江令還  
家日肯作平原驕宦情異代風流草市宅江令宅在草市

不著聞集卷之十

三

故鄉離亂柘林鷗東田見說堪行樂莫惟經句懶  
入城

再贈柘湖用韻二首

學士聲華動兩京歌章傳誦滿西清樂游不負城  
南約歸夢新添池上情未信在山為小草誰矜出  
谷有遷鶯故園聞說烽烟淨扶醉來登石首城  
高臺隔水眺宸京承露遙憐檠太清拍佩仍為五  
陵客買山暫割九峰情天閑不驟新調馬御製猶  
傳舊詠鷗我皇祖御製集有鷗詩二首報道後湖  
風日美候君監舉過臺城

日者承海樵陳君以大雅見投即儼和荅因  
循春莫始克成篇

昔見元龍到將州不知為別幾經秋奏伎還看小  
垂手移居新住大航頭青山寫出從人乞白雪吟  
成愧我酬病起何從望顏色風林纖月一痕留

贈董約山出守尋甸

君家祖德流滇海遺廟至今香火繁去作月狐新  
太守月狐尋甸山名應逢竹馬舊見孫夷歌慣愛褰帷聽

蠻俗偏知露冕尊祀罷碧雞歸路晚蒼梧花下月  
黃昏

書感

高鳥未盡良弓收有人攘臂欲封侯天公自爾羽  
開眼此輩無如亂帶頭幕下謬言青玉案民間爭  
唱白符鳩腐儒不是從軍客一感東山一淚流

江九川道長太夫人壽詩

鍾山百疊秀春雲山下官梅二月芬阿母喜看開  
壽域太微先已動星文紫泥宣詔天邊近青鳥

却畫海上聞愛日滿簾風色好北堂初試越羅裙  
清源道中子長子春限韻立成戊戌下第作附錄

夜衣行貴防茲地古諸姜登艦眺淮甸田廬南指

倉昔往冰未泮今來微亦剛吾謀適不用非無三  
耳減

贈唐次梗

河北春深鷹不飛江南二月過芳菲一行本為酬  
知出千里翻饒採秀歸茂苑墨花添嫩藻越鄉奎  
葛煥生衣感交詩好元難荅海內誰今劉振威

金陵勝游冊為林大理迎養作

聲名文物帝王州榮養誰營白下遊歸鷹無勞問  
南海探梅長喜過西洲平反共美張廷尉侍奉能

不孝圖集卷之四

五

將陳太丘朱雀航邊歸路晚風花何異大橋頭

贈白岩太卿年兄入都

傳望山頭曉月斜凝笳疊鼓引仙槎喜承君命仍  
將母不礙王程一過家王輅正求臺上駿金牌賣  
堂漢中茶極知考牧中興事沙苑行添馬鼠花

壽顏少峰

相勸隨時愛景光相從已過少年場新詩漸逼高  
唐事美酒先浮願建康庭下兒郎森玉樹筵前烟  
煙集金闕古桐陰裏青溪月樂事偏饒養範堂

東大樓歌贈汪子元蠡歸新安



昔日泝溪子話及東大樓云是秋浦山下帶雨  
流夢中不識路長吟李侯句千千石楠樹萬萬女  
貞枝山山白鷺滿礧礧白猿吟猿吟誠知曙陌上  
行人去君從長安歸一見相勞苦客裝先遣上蘇  
湖蹇蹇獨跨來瓜步坐間示我前門作覽古懷賢  
意寥廓五噫無事出關悲三表共羨等邊客一時  
朝野爭倒屣野看秋旻奮鵬鵬採蘭忽起故園思  
江門歸路有姜詩一樽且對金陵酒七日可抵黃  
山君不見泝溪今幾年送君因述大樓篇風塵在  
青髮毛改世事浮雲如等閒問君西歸幾時還君

六

六

贈真上人印經還菩提寺

汝是東川大導師誓必三藏化清規西來設道無  
文字南去還應有路岐稜峽日欹樹又公漏天秋  
動雨絲絲深山石闕何人見終愧韓陵一片碑  
乞我為藏經閣記  
未就末句及之

汪少母吳孺人壽詩

遲日家園卉木敷阿母行遊少母扶歸樂無勞感

仲氏止戈今見植遺孤泰臺漫重懷清客國學偏  
憐歸親徒閨月補觴秋未改莫因風雨感離離

汪子元蠡構綉佛齋終日閉閣以鑑薰經卷  
自適又性有玉川之僻頃游金陵黃子士雅  
出所藏茶昌贈之形製絕古余亦授以陽羨  
御茗二串元蠡喜甚趣余作詩因邀士雅同

賦

清齋耿無寐烟穗引綠髮因以證圓通遂令智慧  
發俄頃風浪鳴江聲撼深樾童子呼不應松枝掛  
斜月

六

七

鷓鴣天零宣城諸公惠梨填此為謝

記得花開月滿樓美人樓上撥琵琶當時曾辨雲  
中樹此日猶勤天際丹持碩果感離憂青山又  
見卸梨秋侍臣最有相如渴一寸文園添白頭

日雲樓為孝豐吳石岐考功賦

昔與故鄣鄰孝豐為故青山阻問津含雲幽岫夕  
向日遠峰晨葉吳均與友人書云僕去月朔病  
雲云云 龍縣無黃犢當有一犢而持贈後人懷  
人有白蘋高樓雙美合更遣憶吳均

贈狄駕部環溪金憲楚臺

使君家在投金瀨使節秋隨泛斗槎黃紙分持奉  
日下白雲望盡是星沙陪京天遠空司駕行省官  
尊更觸邪岐路相思何處寄小春江畔有梨花

感張幼于史叔載南歸賦贈一首

樽酒新開對夜航下塘烟月正蒼涼臨河不用歎  
秋水接輿自為歌迷陽彩筆誰憐花有夢青雲共  
指日無光讀書於人本樂事豈曰結網專求魴

贈潘芳渚春元北上次毛青城韻

採花喜入少年場御苑春歸杏早芳漢策萬言如  
水注唐巾篋帶受風翔高門閑閱回看斗遠道冰

入

霜數舉觴奏賦久聞工射雉玉堂應羨獨穿楊

贈汪禹又下第還新安

寥々虎館月當天客子停杯待贈篇坐久總驚寒  
氣至吟成翻為美人憐黃花節序持餐裏白岳風  
烟落鴈邊識取孔門真樂破肯將章甫易鳴絃

過湖南舊僧因寄所知

吳興耆衲到長干掛搭因逢舊長官古寺誰憐卿  
子乳遺碑曾見錯龍盤亂來山水自清遠別後心  
情更懶殘回首白蘋亭上月相思無路共憑欄

九日高座寺飲餞大司徒石者馬公二首

高座前朝寺長干九日臺簡書非有暇劍履豈能  
來樂奏紅樓徹花吹玉醴開都人快瞻衣隔竹拱  
三台

日下儲胥觀雲邊烽火樓都人漸行樂計相久分  
憂六代青山古三江白鴈秋并州回首處還憶舊  
疆不

敬贈大司徒馬公奏績入朝次韻二首

鳳凰臺上敞離筵望入楓宸雨露偏邦計新從會  
稽定省廬舊與建章聯地卿班在南宮上天市春  
回北斗邊先把平成敷禹績載歌喜起祝堯年

入

九

老臣憂國赤心存夙夜寧知八座尊已見司徒推  
鄧禹更將宮傳待劉昆花明北闕春開仗竹覆東  
山雪滿墩轉盼履聲霄漢隔有懷空憶謝公論

送族孫繼兒子方中還實應

孫山孫下弟子月子還鄉汝避青雲路予慚白首  
卽兵餘楚城急滂後海田荒聞說西窓下今秋菊  
更黃

舉世學干祿何人思致君是以聲華盛徒令帖括  
紛未湏歌楚調且與念張文此意終能領他年看  
策勳

贈吳煦堃

僕本江北人愛唱江南春斗酒長千里一笑得吳  
均十載汀洲採白蘋吟成南岳畫生雲入東不寄  
相思字別後猿聲那忍聞

贈蘇民栢還休寧次黃士雅韻

與君交臂便情親一月淹留始問津自是雲山待  
逋客不因花鳥弄歸人蘇耽與在城頭鶴屬國功  
成閣上麟聞說桃源接仙境有人相約共逃秦

白嶽草堂歌為何侍御年兄作

我昔汾陽遊黃山籠裏曾剪雙白鵲君今入奏過

六書圖卷之五

十

白岳冠上我簪一豸角白嶽秀出齊雲傍東連斗  
野西闕荒名都環拱三天子靈境咸稱小武當仙  
翁何處去採藥中使有時來降香懸崖直上幾千  
仞絕頂有泉瓊牀潤芙蓉繡壁藏雲笈紫翠丹房  
封玉印真形誰為寫山圖故交昨日傳島信問君  
別山今幾秋留都日騎驄馬遊堂評共推游察院  
吏治久欽元道州題詩每向臺城柳對酒同登蕭  
寺樓登樓指白嶽隨山望箇閣回首見揚州風江  
竹箭流故鄉兵火不可住欲就松蘿卜一丘聞說  
尚書代祀歸醴壇風冷杏花稀爭如雪後尋丹壑

共向天隅把繡衣丹壑重開舊草堂繡衣到處有  
輝光元君坐真顙氣白正可別作一嶽當少陽

贈毛青城十絕句

門下東吳舊文學尊前南省老同官試問三周華  
不注何如一醉小長干

瓦官閣上吟風箏別調依稀自有情一線利名牽  
不住朝來掛在錦官城

姚園綠水也堪憐一樹梅花小雪前斗酒何人能  
縮地孤帆明日漸摩天

我愛君家童子郎慣駕小車騎白下向人亦說還

六書圖卷之五

上

鄉好二月嘉州見海棠

喜園樂樹帶秋陰夜半潮音起梵音君是梁臺傳

大士金剛講罷返雙林

南下江門幾日程屏風九疊漸來迎欲窮左蠡揚

瀾勝不打偏梁閣道行

今之沙巾古沙頭君到沙頭穩泊舟十里雀竿懸

火夜少年誰不醉荊州

西望昭丘雨色分可堪搖落別大君暮春三峽啼

猿裏寄我巫山一段雲

君到青羊尋故事應逢天竺古先生徐甲不來聞

今去口憐終夜草樓情

荷毫杖節鎮臨淄正是丈夫五十時羅衣翠繫金  
橫帶莫向巴江戀竹枝

蜡月一日公座戲成因呈旋峰長卿

印文生綠硯封塵一度衙時一月新庭下來參放

鵲使滁州解天山中欲動採茶春主客常長松出

院虎迎客馴鵲因寒轉傍人賴有南鄰賢武庫監

河暫肯貸吾貧

贈張水庵僉憲之湖南

白雲司裏趨衙忙黃鶴磯頭又併裝千里提封楚

嵩閣集卷之十四

十二

澤遠十年供奉 聖恩長朝廷日下論公道遊子

春來見故鄉澤畔芳蘭猶可佩休將遠意託瀟湘

贈陳維敬北上

老郎頭腦真冬烘作詩趨韻苦不工朝來遠遊欲

有贈橫屋之橫題作虹虹光萬丈本自奇蒼厓橫

映絕世姿聞君隱豹亦已久耆欲將至斯其時君

不見薊門突兀雪中開宦游歷說聯編來明時獨

賞千金駿高築新臺禮郭隗

寄升庵先生

釋花落盡鷓鴣飛上瓦甍邊春事稀錦水繁華盡

麗藻萬山金碧有光輝契中僮隸傳書至煎上人

家沽酒歸笑挈一壺江浦去輕紅剛值荔枝肥

贈鳳南年兄考績入都一首

雪蟠鍾阜曉青青客路西穿白下亭淮浦漸通從

水事祠官將涉動江星一行便作山公吏十載虛

傳劉氏經去去即看陽律轉鳳儀先喜在虞庭

焦山圓瀾上人携中冷泉過金陵見訪紀贈

長句

京口三山落晚霞中冷一勺汲朝華封時不用紅

泥印開慶先尋紫筍茶鐘裏雪江翻遠浪渡傍春

嵩閣集卷之十四

十三

水帶平沙尋常行脚非難貌珍重有頭軋軋鴉

郭次父話朱于章堂

碧池寒澈瑩無瑕一點琉璃定晚霞遊暑自爰林

下竹藏春先數洞中花當意占塔魚沙湧繞舍新

城雉堞斜且喜風光漸流轉肯將離恨落天涯

傷沐太華

花滿秦淮酒滿缸美人一別永相望初傳西蜀弦

中曲太華可我升自和南唐帳底香入夢范張情

更遠從遊程杵義偏長細書在筵吟眸暗淚灑蠅

不作行

南柯子 春符送梅

月映琉璃水風搖雲母舟憶梅昨夜下西洲折盡  
一枝春色到潮溝落日窗中坐有人樓上愁漢  
果曾許結風流記得多情邂逅并珠遊

小歲日金子子坤黃子淳父郭子次父盛子  
仲交顧子孝符譙集齋中得唐字

陋巷一瓢飲翻成大雅堂鹿鳴思食野蟋蟀謬歌  
唐米雪殘年盡墨花故國長諸君陶謝手謹浪領  
春光

山常閣集卷之十四

十四

山常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人日同諸君瞻禮升庵公像得八字

是日為次父初度再得詩字韻

贈高孝功奏績入都

贈郭麓池黃門北上

晦日姚氏市隱園譙集得山字

種辛夷花呈文大德承

贈慎山泉道長歸吳興

秋日箕泉大理邀集高座寺夕酌于雨華臺

人常閣集卷之十五

得飲字

五洩行贈李武選武選集宰諸暨五洩者諸

暨山水也

飲朝天宮贈毛子

贈柘湖東歸得村字

南主客少湖費公挽詩

送吳秋宇內翰還朝

再次堂翁老相公初度謝客之韻奉壽一首

贈金存庵參省福建

贈荆石年兄守信州

別大宗伯季泉孫公

入縣城作

揚州

井川公

初經廬山下

宿頭

手

贈震陽楊子奉太夫人還

寧時乃兄沙溪

任九江推事

贈劉安元

九江

憶家之作

洪州入西山道中

白鹿

贈周婁山

贈果

六別駕

九日饒州還郡作

張田

中

金陵兵後寄諸公

春日

長干同志

紀夢因呈念庵先生

有在

中舍浮山梁君入都經過

陽奉贈一首

城上望開先寺瀑布因似

陽魯明府

南康道中寄吳使君

陽魯明府

雪中懷袁大冲時大冲在

湖省通志

因述唐武昌令孟彥深與

山苦雪獻酬

之事孟以比袁詩自袁起

耳

司馬仁山劉君出使江省

贈一首劉衡州

人也

帶閣集卷之二十五

九江太守廣

采曰藩撰

人口同諸君瞻禮升庵公像

人字

開歲苦陰陰花枝入夜新

月七日况逢

入水晶中冷最香燒南海

形

生春

是日為次父初度再得詩字韻

春到春曹久人逢人日奇因脩栢葉會一賦草堂

詩四座沈沈酌中宵默默思但愁詩語近難結遠

游期

贈高考功奏績入都

江舟欲渡酒初醺水面三山也

朝雨歸鴈相隨入暮雲新齊伐問功曹受舊賜香

鍾侍史薰二月 皇都春色滿 啼燕語惚欣欣

贈郭麓池黃門北上

長安大道朝日光喜看岳柳復

丞相草奏還當入 帝鄉雲裏 稜新鳳闕花間

甲仗舊鴈行法宮見說多清燕 對時應引夕郎

江陽春水木蘭桃知爾西歸興 饒先訪楊雲

寂寞逢郭象論逍遙碧雞使 葉輶傳金馬關

板橋好去昆明秋月滿刺桐  
化下聽吹簫

晦日姚氏市隱園讌集得山

正月初年時俗重况逢晦日物情  
主人置酒偏

臨水諸客憑軒共說山棋罷行觴  
樹下釣餘收

艇島藤間夜珠明月誰能待一塔  
看燈絆客還

種辛夷花呈文大德承

兩樹亭亭立夕陽青天露坐惜年  
畫家丹粉誰

神品寒食風烟又帝鄉楚客念毫  
八最苦只宮倦

繡日初長故園春色三年隔聞說  
回花半過墻

贈慎山泉道長歸吳興

不  
出  
常  
閑  
集  
卷  
之  
五

素舸東回透水籬上菰下菰花參  
差閑來粒可飲

醇酒此外惟應食蛤蜊擊楫中流  
徒自苦吹簫極

浦爲誰思遙知別後雲門寺更有  
書生慙辭師家

舊木聖教序在山  
身處故藏及之

秋日箕泉大理邀集高座寺夕酌于雨華臺

得飲字

北寺列棘勞南岡雨花枕三山控  
荆流鍾阜抱王

寢我不踐斯境年光倏將稔驚  
野性贊悅豫嚶

鳴諗歲飢備穀秋游非帳飲高情  
輕結襪好音

懷食甚夕江故如練霜樹漸成錦  
當歌不停杯共

評  
何甚

五洩行贈李武選武

暨山水也

李君將有千里別席上  
話五洩諸暨縣北五

瀑布土人呼洩義同泄五洩奇峭天下無惟石闕

道難爲超輟雷半夜折若角白簾五級垂天都水

經五洩三洩著其餘二洩不可去宋氏志中洩作

潭西潭東潭搖夕嵐三潭次第亦湧紀妙在東西

兩潭耳東潭飛瀑妙之妙潛溪筆力亦奇峭萬斛

雪從天上擲白光閃閃山猿噉何時八柱納涼行

不  
出  
常  
閑  
集  
卷  
之  
五

炎日分他幾盤喫生平烟火氣自消人間冰炭騰

空輾會稽山水美東南競秀爭流景不厭法曹浦

洧行嶂外康樂疆中望嶧尖五洩應當必游地雪

灑林丘句堪擬千古高吟待吾子君言格子巖亦

在五洩邊有樹不知名孔四時然采之絕無徑

隔水見紅鮮先公作宰近三巴長陽溪側有異花

路人欲摘必先請似有神物司其葩今日聞君道

茲樹頗覺逸興生天涯去相思何處寄騷人空

說折疏麻

飲朝天宮贈毛子

南麓有高臺

半尋花載酒來准關入雲天

長江學字月

迴蕩蕪華暗離門近蘭蕙香

生曲水開小雨淹

回情不惡更擔教核助殘杯

贈柘湖東歸

何村字

落日前壚望綠溝

柳色昏客子已判袂居人獨掩

門君尋故鄉陌新

營柳上村東田已做載應念綠

晴繁

南主客少湖

公挽詩

端公話我通家事

望空憐宿草繁仙籍自從收

片玉客曹還許掇

孫高門文采承餘慶隔世羈

八

四

孤感舊恩他日生

何處真驚湖山下獨銷魂

送吳秋宇內

朝還朝

三年不入紫宸班

鈴索無聲禁邸閑敢向江湖忘

魏闕重經鄰里別

山秦淮官舫鳴朱鷺端午宮

衣賜白鵬回首航

頭新宅美三槐如幃待君還

再次堂翁老

相公初度謝客之韻奉壽一首

春亭更覺春光好

花信朝來幾番風眼底又添新

歲感枝頭猶似去年紅

夢齡共喜歌遐福絕學沿

知得蘊空獨恨一麾遲

白下貯看三接眷黃中

贈金存庵參省福建

標華皆有贈獨欠次公詩聞說泉山下于今海孽

滋皇恩重藩屏使者極馳驅到日炎氛息無孽

事剪夷

贈荆石年兄守信州

近詩最愛江隣幾平淡之中有古風千里分符共

江右數年聯省在署東向來清要人虛擬此去循

良志頗同最是孟先傳禁夢那名先領十年中

敬別大宗伯季泉孫公一首

建禮卿雲接建章古松吹花春粉黃朱提銀鑄重

臺印畫省爐薰百和香委蛇自昔稱南國文昌上

不

五

帶鍾山色曉風閣闌入新年細雨園陵作寒食桃

江夫子名蓋代星之北斗山之岱手提又柄坐南

宮權衡低昂惟我在藩也年來喜得歸湖濱不敢

嘆遲遲但知臺閣求三語遠意江湖把一麾邪封

灣頭春色好禁林三月點聲早周京欲笑鳳阿詩

漢闕將趨龍尾道收木支離祇自吟山石題之首

不迴工輪猶遺就規矩才也何嘗棄才有一

作澤陽客楓葉荻化秋撼撼俯塊平陟朱阿游

慚北海孫賓石感如空有百年身函天惟斯悟道

真教我其心剪衆忘將因傳火悟前新其子養生



於為薪火傳也  
不知其畫也

望入縣城作 五月十三日

畫船吹笛晚波平 波上連雲粉堞明 不比潯陽江  
上路白頭浪裏中 湓城

揚州遇荆川公

北固山前雨洗兵 水犀親領入邗城 秋風回首天  
池頂 願者應來告太平

初經廬山下

每念江州表茲岳 到州何意便經行 嶂名未証三  
天子 臣氏誰為七弟兄 洞穴吐風泉更響 松門牽

入岩閣 卷五

六

葉寺偏清尋幽歷 嶮非吾事他日因來或省耕

宿頭陀寺

晚宿頭陀寺 頭陀接待齊 因之話抖擻 聊爾泊招  
提到處連山極 行來廬嶽迷 寺碑無暇讀 免慚王

簡栖

贈震陽楊子奉太夫人還建寧時乃兄沙溪  
任九江推事

相門才子似君稀 遠道綿綿將母歸 伐木久聞歌  
古調 採蘭真見惡慈闈 池塘春草生嘉客 官舍匡  
廬羣拂衣 莫嘆鴈行容易斷 年來忽入上林飛

贈劉安元

幾年想見劉希夷 酒熟春還尉所思念 我徒勞九  
江郡 將詩特赴二林期 瘦梅花忽大 笑天池殘  
雪何爭奇 也知老子興太淺 不似孤山放棹時

九江春日憶家之作

四阿圖成雌又雄 年來離恨隔江東 椿兒繞樹春  
園裏 嬌女摘花風雨中 谷引水簾誰共賞 窓臨山  
帶句難工 湓南竹馬歡相待 未覺群童厭秃翁

洪州入西山道中

曾將唐韻手重刪 欲寫烏絲未得閑 當日綠鸞何

入岩閣 卷五

七

處過落花鋪裏望西山

春風夾路米囊花 仙馭西飛白日斜 自此人間若  
剩住 綠羅何意裹丹砂

白鹿洞

澗水觸石銚鳴瓊 桂樹叢生山之幽 山南初意到  
白鹿水 北恰當逢女牛入耳 蟾蜍休大沸 會心尺  
蠖自知來 回看五老好容色 蕭洒江湖邇早秋

贈周婁山叅省入蜀

曉乘殘月渡江干 湓口南樓尉谷歡 三國風流餘  
赤壁 九江山水帶朱欄 無營不覺功名大 遠道何

謝以涉難聞說工師求大木錦官城外試尋看

贈果州別駕高河具君升庵公高第弟子而予之世家也運木入都邂逅潯陽歡言相得

迷贈一首以訂西歸之約

十幅黃旗出峽門九江秋水漫雲根堯年曾說洪

荒漢洪荒漢古刻云禹貢重經以淺原世路何緣

粗得面交情有自細難言百花亭上春帆轉共訪

匡廬倒一尊

九日饒州還郡作

秋氣分明徹上霄潯陽何處不通潮狄公曾免三

大著用集卷十五

卿稅陶今虛傳九日招問水已回童子渡計程漸

入使君橋雲端鴻鴈嗷嗷急欲泝橫江夜唱挽

張田道中

白馬廟中江水平望入匡廬眼便明磨蟻南旋榮

導騎貫魚西向引船旌高田尚書餘稅稻鄰境如

聞報甲兵慚愧間閭情可得將揖讓化溢城

金陵兵後寄舊遊諸公

白下官梅幾度開相思長繞鳳凰臺勝繁江水九

回曲眉覺春山三場來新亭勝日何人集莫愁艇

子空潮回度樓望斷烟帆曉聞說江南事可哀

春日憶長干之游寄諸同志

秋陵春盡草萋萋每憶城南送馬蹄禪道人多

法侶新亭長者結幽棲遙川客散閑情適塔上花

深舊望迷幾度鳳臺歸路晚長風吹雨過青溪

紀夢因呈念庵先生有序

癸丑臘月十有三日在太平門官舍夜夢

云主張白日千年正領略春風一座先晚

令族孫秀才繡筆之冊乃後七年已未自

客部郎中出守江州繡以用示曰夢之徵

在此然非予之所敢當也因述其句成一

大著用集卷十五

篇紀事以俟念庵先生証之

我身疑是朱公揆夢裏句傳癸丑前主張白日千

年正領略春風一座先今來得展元公墓平生書

讀明道編欽影所知誰可証引領無由到石蓮

中舍浮山梁君入都題過潯陽奉贈一首

海昏縣西惡路岐浮山過處急走潯陽竟舊知

遺余佩芳溢之浦殺君馬者道傍兒都齋梅花過

人日廬山臘雪引春旗恩門嘉話那能盡且對華

燈舉一卮先中大夫出

城上望開先寺瀑布因似歷陽曹明府

開先瀑布白嫋嫋城上望之那得從雪後風煙排  
五才沈中羽翼羨雙龍山崖石耳堪作潘村店凍  
醪聊啓封春花爛熳雖離動更逐仙鳬扣魯恭

南康道中寄吳使君

雪和冰雨近成珠相思礪底出彭湖候鴈已應無  
所住饑鳥何事集於枯廬道人絕火粒洞學諸  
子待晨餽岩阿淒淒好遺念春風爭及使君需

雪中懷袁太冲時冲在武昌慕湖省通志

因述唐武昌令孟彥深與元次山苦雪獻酬  
之事孟以比袁詩自元起興耳

大嶽園集卷之二十五

十

古雪因懷孟士源日來天地皆昏昏樊口誰能遊  
退谷禺中莫辨是仙村東風杏花未易折寒食盡  
牛豈待言謾煩惆悵惜物焚鰯燒柴溫一尊

司馬仁山劉君出使江湘奉贈一首劉衡州

人也

淪城積雨掛斜曛仙旆南來春已分旋喜合江連  
嘉渚即看盧岳入衡雲下程不礙還家路部檄先  
占用世文明到朱陵堪避暑石壇涼月夜思君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五

淮陰門公集續原序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六

九江太守廣陵宋曰藩撰

贈徐安宜序

贈王先生典校章丘序

贈蔡少府序

平齋張侯臺獎序

贈賢侯咸唐岳公上最序

贈東坪涂公擢永大僕序

明府信陽岳公臺獎序

贈陽川先生序

贈書城先生守濟南序

贈大司徒東穀孫公致仕歸洛序

九日高座寺敬觴大司徒石渚馬公

贈二華先生守台序

贈雙泉茅子序

贈大司寇屠溪顧公考績入朝序

贈兵憲天泉先生之嶺南序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贈徐安宜序

唐李白集有贈徐安宜詩安宜邑故名也每諷詠至此必三復焉味穆如之頌想豈弟之風遺愛美韵如在目中幸哉梓之有遭而鸞鳳之曾寄也明明我侯東海遙裔後數百年相望而至孰謂古今人為相遠哉唐之盛時吏治尚淳厚群下化之革苛撓之習爭以惠利顯詩所謂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蓋其徵矣方今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六

聖朝興嘉靖之治擇用有司惟慎惟久侯起家即屈在是邑亦牛刀之小試與侯秉性淳固賦才膚碩學足以濟時志在於行道以邑介于江淮既要且劇求民瘼之由臻悼前政之靡序喟然歎曰循理者奉公者也恤人者體國者也大史公序循吏止云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而已豈非善哉下車以來不設科條務在休息事無細大隨時而應苟識其情不憂爭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誠古道也第卓茂之心雖盛而寡人不諳紫芝之訓方行而魯山未顯不肖竊為侯遲之比游學留

郡言旋徂暑睹物色於川陸採民謠於里閭所景附侯之政行矣方政之初如元氣絪縕莫知所判及流行之後萬象昭著始有可指者人零滅燬無勞秉畀甫田之惠也賓傳有給無勤候人大東之助也租庸立法安養得宜田賦之序也費舍非新思樂以詠泮水之復也壇壝有崇蕃祭載錫康年之析也詳化裁之端次即雅頌之徵猷豈直如前唐今之云哉使白遇此故將肆清磬之才揚離潤之美上儼樸棧述今日官人之能下歌棠蔭為君子樂只之祝而不肖行役方倦於旋蓬末學素艱於摘藻仰承雅績雖乎高士之名流覽遺篇難嗣謫仙之撰乃二尹王君者以侯新有勸獎之舉必欲不肖一言之固辭不獲為作贈徐安宜序表治世安樂之風勉效卜商稱中和樂職之詩終慙何武強顏命筆其辭云爾

贈王先生典校章丘序

朱曰藩歸小雅至南有嘉魚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太平君子至誠與賢乃如此夫是故曰樂曰行曰緩曰來曰又其接引無厭之心可想也孰謂其為周之衰哉乃先生是權予重有感公先是

皇上臨御既久敷求化極以選例守資格一時英俊多詘下寮乃毅然詔天下撫按察舉其屬賢者來三塗超用之其在江北者凡得十數人而先生首列既上逾年才有是擢噫疏留中與抑下所司且格之與方周之盛君臣道合有寤寐之成王必有吐握之公旦小心下士斯太平之所由致也而今顧乃爾是以肆者不能無異代之思焉報至之日藩徃候先生且進而言曰藩聞之士有用世之才之志而詘於下寮由上不知所以求之也上求且得矣而所司猶以資格待之是所司之責而上

六書開集卷之六

三

之德意固在也且士之患夫上者惟其才志之不知耳苟以才志而受上之知則雖愈試愈難皆我所以自效於上而不容避者也苟但以此為致身之術而有所推擇於其間豈用世者之立心哉章丘濟南之名邑也稷下儒風山東相業所從來尚矣先生之往以其驗於吾邑者施之正其經術之學較其習尚之厚俾人材之出益盛於前舉而用之足以仰副我

皇上敷求化極之心殆有藩輩所不能承而必俟於茲行者矣是又豈資格之所能拘邪雖然藩又

聞之生生之不能一也體與情反質與願違至于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者是也朕而不知其類則疑異而不知其通則激故虞史紀司徒之命曰敬敷在寬風人美山甫之德曰采芣維則是又古人立教之大方也先生曰善會也侯徐公以贈文見屬遂次第其語書之

贈蔡少府序

州縣之吏與民最親為者在於寬性厚中不自尊大上下交愛而已世顧有峻法程物操若東濕使帖帖不敢仰視而所欲少遂此其治狀非不赫然

六書開集卷之六

四

具也將如豈弟之意何蔡君之尉吾邑爾九載矣蓋嘗一上最三入觀同官長貳調者罷者內補者量移者病免者艱去者去復來者萍聚蓬散其多不可指屈而君遂巡幕下布袍露馬與之周旋慎慎如也幕下雖無專事而君每事必存為民心上官凡有會計平反檢覈營創諸件相委者君處之皆曲當上官意而民亦不稱病民有水旱之變無所赴懇君必先民詣上官告災乞賑意懇辭苦期在必得上官素重君皆從之上官科其下民有慮其不便者輒又自解曰有尉在亡憂也民間以

事詣尉廳無大小君必盡心與之指畫稱量獎餼  
若家事臺臺不倦歲時君行田至諸里諸里父老  
望君至相率捧臺殮遮馬首依家不烈去君亦為  
之延佇相勞苦惟恐傷父老意也述君之心玄澹  
以酌物之平優緩以忘宦之卑令不恃威而行事  
不以術而御詩云雖無德與文武歌且舞蓋有之  
矣所謂上下交愛非邪九載幕下雖若淹君然中  
間同官調者罷者內補者量移者病免者艱去者  
去復來者求其如君雅志結下俾懷惠不舍可多  
得邪君嘗謂予曰投錢飲水吾不能矣予仕為貧  
者卓茂不言乎以仁愛相敬事亦人情也顧父不  
當衆勢強求耳予善其言且解之曰苟下有愛上  
之心則以官為家者君之分也矧君乃愛民如是  
孰不欲君之長子孫哉第恐不可留耳君謝不敢  
當君黃巖世家賦性長厚有治才故其為政若此  
今年夏巡鹽臺察沈公訪君賢特移文獎之君寮  
長暨鄉學士大夫擇七月十六日奉行是日也涼  
颼拂旂橫吹載道觴君于泮俎豆生色鄉民來觀  
者如堵咸嘖嘖稱快予因述君久任親民之政作  
贈蔡少府序以徵之且曉諸觀者曰無多戀君君

自此速矣

平齋張侯臺獎序

異時潘年少不更事稍識字義讀古人載記見其  
所謂不朽者志業榮耀而史家特張其辭見殷殷  
砰砰不覺令人奮衣起慨然有志於功名之會頻  
年放歸踉蹌草澤中無所表見始悟古人所以能  
不朽者實焉爾彼所以榮耀而殷殷砰砰者聲也  
君子不見也君子之學有諸已效用於時隨其分  
之所至皆足以惠澤吾人於凡身之通塞資之崇  
卑胥不顧焉自盡吾心而已矣而何以其聲為也  
是故中興之功耿鄧著矣而褒德之封必先於密  
令開元之治姚宋著矣而文行之謚不泯於魯山  
蓋實勝然也故相則實相令則實令以其心之自  
盡者並垂於不朽後之觀者固不論其崇卑通塞  
也是君子之立心也平齋張侯治吾邑未數月風  
教大行於是漕臺周公下令獎之侯江州世家長  
厚玄靜雅宜於民下車來律已以廉奉法以公見  
星出入章程是遵公私百費釐省殆盡田野之間  
鷄犬不驚旁邑疑讞叩首待決郡檄臺符委屬於  
道而侯方遼巡退思慮有失政噴若侯者其所

自盡其心以求古人之實者歟討不云乎我思昔人實獲我心藩方有志於古人之實得侯而事之其為慰何如也侯復推念世好不見鄙絕故藩得緣漕臺之舉奏是說於侯侯其篤信勿疑坐進此道以待嘉績之成以為我 國史之光使他日循吏傳中有邑曰實應其令如密之卓魯山之元則凡邑之山川草木與有榮耀矣而况屬其陵者乎作平齋張族臺獎序

贈賢侯咸唐岳公上最序

公家汝南予家淮南公宦遊淮南予亦待罪湖南

不肖聞集卷之三

七

乃已西冬予改官歸始識公公舉應 朝事竣還邑值予守制居里公乃能數過予偶論事相合人遂謂公厚予者予曰予與公共海內大義木黨不厚設有意求厚公反不予厚矣公一日飲于家酒中予慨然舉觴屬公曰國家承平日久眼前事皆拘文牽俗架漏度日而無惻怛之實即有緩急何以為計公應變之才也幸為國家自愛畢之木幾虜變作國家始以西北為意集芻糧繕兵甲募壯士考圉牧精訓練謹障塞一時海內諸公凡有安攘之具經濟之略者皆連茹而起布列庶位

國勢赫然異前矣獨公之材尚濬濬焉王不有難理每一除目下予輒傾耳問曰有吾咸唐之口其心恐恐惟以國家失公為歎也乃公官亦將以其最上鴻漸有期厥僚同君劉君馬君以禮問於予予未有以應也是月甲戌之夕以家口病往禱於灤口神之行前夜宿湖口神見夢於予曰我有三策欲授於子子其聽之公待公即發策相授其一策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其二策曰禮義之不修乃為人之言其其三策曰用兵兩和營一處形子一處安百慮子一慮失百馬四足受車神復曰子其秘之遇長者出馬符而念曰長者長人者也公吾為唐乎方欲談於公而三君來趣文甚急使者旁午於道遂於序示及之以公紙筆按三策所失乃尚書文侯之命亡文大是吉語

贈東坪徐公權丞大僕序

東坪徐公以甲辰對 制臚傳第四人授禮部主事在禮部四年左遷高郵州同知在高郵又二年餘權南太僕寺丞其寮海寧徐子問於射陂子曰東坪公茲權序遷與排量移與射陂子曰東坪



之初謫也公過與抑他譴與徐子曰亦公過耳射  
陂子曰然則其序遷哉凡察舉之道官於內者跡  
有可刺每六年所司則籍其名聞於上各調之  
外俾歷艱省愆以成其才及其居外既久觀風者  
以其才終不可棄薦然後稍稍轉近內地故曰量  
移東坪公何取於是邪夫皇華者縉紳之公途也  
王道平平四牡孔碩東坪公懷叱馭之心而獨逢  
其會六日不詹亦可亮矣乃東坪公則謂余曰國  
制入有法出有程官聯所在毫釐敢渝哉僕自待  
罪以來荷上恩德每一思之未嘗不惕然汗下

不崇朝集卷三十六

九

也噫善哉有道之言聖人德學真備於乾乾之龍  
有潛有厲有亢固非龍所自取也時也聖人值其  
厲亦不敢自安日乾乾因其時而惕固歷艱省愆  
之盛心也公乃達於是東坪惟達於是是故在吾  
郡二年餘夙夜在公不侵官不鄙夷其民簿領期  
會奉行惟謹遇盤錯罔避其難遇哀矜必恤其隱  
仁心淡洽四境歌焉凡觀風者之至高郵必首相  
勞苦尋著之薦剡曰同知某即古之循吏不是過  
乃有茲擢人顧有為東坪公不滿者抑豈知東坪  
之心哉予則曰由東坪公約已之誠反之則其簡

也謂之私譴亦可也由盛世與才之道視之則其  
擢也謂之量移亦可也徐子曰子言東坪公則盡  
矣其如大僕何射陂子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  
馬以乾之健效坤之順乾壯惡首用六未貞漢石  
慶為大僕武帝御出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夫六馬豈不易辨哉而必數以對者  
因時而惕之心也蓋言慎也東坪公以之其於馬  
政也奚有或曰是擢也蓋當塗者知東坪公之賢  
故深其資以為遠大之地云

明府信陽岳公臺獎序

不崇朝集卷三十六

十

信陽岳公治寶應之三年政成矣會河道都御史  
方公巡按御史吳公龔公各下教獎焉贊府周君  
即予謀曰諸當路於公有茲舉吾子盍為公圖之  
予曰諸當路茲舉鄭重矣抑於公能深知乎周君  
曰奚不知也方公之教云云凡六言吳公之教云  
云凡四言龔公之教云云凡八言大要皆以公為  
勤矣慎矣廉平矣奉法不擾矣矣不知也予曰知  
矣弟諸當路之知公者以寶應而予則以公而知  
信陽以信陽而知寶應也昔子貢為信陽宰辭於  
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之為吏者奉法以利



民庶平之守不可改也子貢奉之而信陽大治夫  
士脩於家以圖自表見於一世莫不樂古昔之盛  
求道術之本窮萬事之始終而協庶品之自然矧  
身於其鄉興起於百世之下者前囑後干不有所  
奮發者乎是故揭竿者所以端景也先河者所以  
務本也予故以公而知信陽也知信陽則知實應  
矣夫實應難不易治者凡以水利之不時實傳之  
不給廢墜之不振耳公下車以邑有汜光諸障障  
以漕堤堤善潰潰則大爲民田害公即首加講求  
多爲作斗門股引諸支流使輸之海異時水驟漲

大梁縣志卷之六

上

不至暴田識者稱曰桐栢其既守矣乎何一州之  
平也邑當周道每以夫役接漕爲艱公兼其故用  
漢過更法稍加省息其間民既便之而往來者遂  
用不滯又莫不驚曰冥扼其弗塞矣乎何三關之  
夷也公清裁遇事立斷其爲政也敦本實慎章程  
仇惡植善風教秩然四達間則詢邑之廢墜凡靡  
宇費舍郵亭河梁渠畎之類次第脩舉之而民卒  
不以爲病也公署邑三歲皆大稔不遁稅糧間閭  
之間禮讓興矣每清夜立縣橋、波城水店明  
月如畫而更鼓之節絃誦之音與道人木鐸相應

和聞之者又莫不驚曰是殆入古申伯之國矣乎  
何吾人之宴喜也蓋公之政於是乎成矣吾故以  
信陽而知實應也夫以實應而知公者其委也以  
公而知信陽以信陽而知實應者其源也諸當路  
即其成者觀公是故入其境至其邑升其堂目之  
所見以爲勤矣慎矣庶平矣奉法不擾矣而下教  
獎之云云抑其知公脩於家興起於百世之下所  
自期表見於一世者將來乘風雲依日月即旂常  
所紀竹帛所垂衛霍將相之業且不足道而區區  
一旅之衆曾足以揚名哉是故抱豫章之才而不

大梁縣志卷之六

十二

爲班匠所顧奏綠水之曲而不爲牙曠所賞未之  
有也諸當道茲舉鄭重矣抑又有需道焉需湏也  
公之爲治有孚光亨矣則天位之共大川之利如  
龍之召雲律之命呂所必致也抑豈在予之歟  
邪故需又爲飲食之道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歌  
詠勤苦非大德莫能預於斯者也周君曰善作明  
府信陽岳公臺獎序

贈陽川先生序

黃廣川曰爲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朱子謂  
其所盡假樂之言然熟玩之自覺其有深意蓋以

冀洞天人相與之際知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也嗚呼世之君子左建外易以愚其民者可以省矣嘉靖辛亥秋大水淮溢劉伶臺揚之北災越明年壬子秋復大水淮溢劉伶臺揚之北其災在高郵州治之東及寶應及興化為特甚兩年阻饑民靡弊殆不可支會楚壽定王府絕有旨取其王喪及其府中人歸京師用舟數百艘自長江而下經留都留都所司供給稍不愜意為其下詆挫不可堪先聲所馳周道洵陽川高先生在州喟然謂其長二曰即州民靡弊若此其又胡以堪之事不容緩民不容擾奈何是在我輩其長二亦毅然合口曰是在我輩于時府主南昌吳公下車甫三日入庫發帑金若干以畀其屬曰州某以此辦某事曰縣某以此辦某事毋擾吾民也夫事必有統統之在府統必有攝攝之在境至期我其逆諸迎鑾之渚與其行人定約束諸君第各守方隅俟其來惟正之供耳陽川奉命偕其長二奔走惟謹而吾邑令太和廖侯亦新自閩中來驩然見士以吳公之仁恤諸君子之協心舉百艘之舟不數日出黃浦而北間閭之下若不知有茲役者聞其入淮淮之

八卷附錄卷之六

十四

所司攝之不得法復為其詆挫如留都云射陂子曰吾鄉貼危之後民命其將蘇乎其端見矣蓋物極則反致至則見循環之道也故不呈九四則曰有命即州民靡弊若此非陽川諸君子維持茲役民命殆岌岌更不可支矧曰蘇乃陽川諸君子則維持之矣是知天意欲蘇吾民也使天意不欲蘇吾民必不萃吾陽川諸君子于一方而維持之如此予故有感於天人相與之際而知吾民歌好之有日也陽川滇之大理世家父某先生正德間為湖廣桃源尹以循良稱兄雲川先生以御史立朝風采卓卓乃陽川則自太僕丞出承吾州慈祥畫下清苦持已略不以遷謫介意州民戴焉清軍侍御槐軒王公廉其賢下令獎之而其寮為問序於予予故述陽川恤民之誠於一方氣運相幹旋者如此且以祝吾陽川受祿之大也

八卷附錄卷之六

十四

贈青城先生守濟南序

青城毛先生以南京儀部郎中出守濟南故事同年官南京者相率釀飲為餞而其贈言則同部者任之予以請於鳳南周君周君曰吾子長又曰太史公謂凡吏奉職循理亦足以為治故所紀者多

脩身利民之事亡他異也然齊部舒緩朱博糾之齊俗奢侈龔遂變之班史叙其事曲盡細小令人歷歷如見青城故太史氏也託之空言孰與見諸行事哉行以濟南自傳矣予曰美哉言也贈人不啻如此乎雖然青城以吏事自見久矣不待濟南也青城自翰林出蓋嘗推事兩府云青城性仁恕務恤民隱在池州時丹陽一道疑讞多所平反經其手者皆自以為不免後刑部郎中長興徐君審錄到丹陽見青城所平反獄情歎曰欽恤二字法家恒言乃有實心體認若此者乎可以高其門矣

入齊國集卷之十六

十五

尋調蘇州蘇州江南會府島夷入寇焚戮之餘百爾叢脞上官喜青城來一切兵事悉以謀之青城匍匐于芻糧戎馬之間占氛決遁咸有奇驗猶以其餘力平反郡獄如在池州時予問扣之曰先生玉貌何其豐也具事亦夥矣不足以勞先生乎青城曰予性不厭事事來雖紛糾巨耐一以歡喜承受遂旋了去具事雖夥不知其勞也嘻青城恤民為德參和為仁乃又能勤其官如此何有於濟南哉青城少以神童聞太師石齋楊公奇之遂受學于升庵先生之門其學於天文地理人事之紀洞

徹淵奧非短綆可汲予間有難事隱義就青城質之青城快槌剖析使宵次疑網立地劃然語以儒者區也青城有焉濟南

命下予往候青城青城曰別吾師升庵三十年矣今緣此得過家上冢先見吾師於江陽族寓幸甚頃者不識忌諱自淪江海已分長引直惟國恩深重無毫髮報稱可耻更惟童年先君子携之入

京師期有所成立薄命孤露以來墓草日弗雖有茲擢而始顛違矣予曰徐之救不如詰也慨昔楚大夫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原見放作辭招馬青

入齊國集卷之十六

十六

城別其師三十年矣而升庵先生自滇入瀘修執恬漠深入元一方且俟子於至清無為之境何待於招也青城見之苟於所謂可受而不可傳之旨有得焉即以其餘濟世酬物何遠不詰豈直以循吏自止哉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周君曰善作贈青城先生知濟南序

贈大司徒東穀孫公致仕歸洛序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賈子謂潛龍入而不能出亢龍往而不能反則將何以語時哉是故盈縮天之常數也進退聖人之常道也聖人處大運之

中撫展凝績譬之轉輪無瞬息停止豈容通商量  
於其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利貞者性情  
也東殺孫公致其大司徒之事而歸也留都諸公  
莫不惜其去若曰公之東其心慰矣如吾黨何自  
吾黨言之公之不宜去者二而亟當留者三胡俾  
孫公之歸之遄也公老成典重出入兩都吾黨方  
倚為師師之望可去乎公在度支為最久其於國  
家經費之畫極其密綴曹中方受成於公有所持  
循失可去乎故曰不宜去者二公雖引年以去而  
體力堅強如四五十歲人可留也公自辛巳入仕

不著聞集卷五

七

途逮今三十餘年苦節直道以身繫安危于天下  
也如一日也不衰可留也 國家瀕年用兵海上  
可謂師老計拙矣執事者方躊躇間而山陝河洛  
之交以地震之變來上連延數千里使人聞之慄  
慄無置足地嘻艱貞哉微老成奚以共濟可留也  
故曰亟當留者三胡俾孫公之歸之遄也予曰唯  
不然公之歸釋位耳至於公之心固未嘗一日不  
在朝廷而朝廷之心亦未嘗一日忘公也老子曰  
樂與餌過客止第人之共好當以容視之自不容  
受耳世人喜傳蔡澤說應侯之事此兩人者所謂

儼危之士固非有平日道義之交也一日欲奪其  
位一詎肯讓之卒之辨窮理極竟降心於亢龍有  
悔之一言誠以天道之不可易也公之往殆乾元  
用九之數與是故陰陽消息之理屈信相感之利  
昭如也苟剛而能柔則無首也大終也一也如環  
無端者也昔文潞公謝事歸洛年八十餘復應詔  
而出國家之用捨大臣之進退其不常有如此則  
公遄歸胡足為異公其母決於遁思哉諸公曰善  
乃相饌崇酒殺張鼓吹餞之于江東門外既醉歌  
白駒之四章以為別

不著聞集卷五

八

九日高座寺敬觴大司徒石渚馬公序

皇帝三十七載季秋九月大司徒石渚馬公在留  
都將以其戶工兩省之績上于時門下士大理評  
事王生子卿太常典簿顧生履祥主客郎中朱生  
曰藩睹茲大慶且默有將離之感爰以是月九日  
僨遵豆拭几筵迎公于高座寺觴馬原夫天地訢  
合以生百喜上下勤恤以熙百志遠陰陽之化者  
達消息之幾得禮樂之情者得張弛之用是故共  
其戚者同其休成其終者惟其始寔人道之大榮  
而極治之盛選也公以 昭代重臣出綜留務百

工信度大計繁心立經國之紀綱以前民用中  
部之典制以作世程三年之間其勤矣其工熙  
矣是故見龍舍以待飛角驛而必及聖人美一  
日之澤徵士愛重九之名與五華之得假茲日以  
觴公于茲地也非竊幸與高座寺者在石于岡之  
東寺以晉西域道人尸梨密得名視建鄴諸刹其  
來為最古前對孔雀壇即道人翻經之地後有雨  
華臺為都人讌遊之所前春秋佳日遊者  
集其上日不下千計自梁元帝農郊多壘即逢  
節日臺上履跡如掃矣

大華嚴寺志

九

是日也天朗無游氛去景日破都人士肩摩轂擊  
而出路塞殆不得進公然有與衆之適於  
是三生立寺門肅公坐定捧觴而進口壽以九  
日祥矣位以八座高公既協我以嘉運地復錫  
我以嘉名使二三公整公須臾之歡也雖挹長  
江以注泗酌持鍾以代臺萊曷足以永今朝乎  
且夫萃而不得不萃者勢也離而不離者情  
也生華愧感遇之願即久點漢署值公以有匪之  
衛武入相周京雪泥之鴻迹難留雷漢之履歷漸  
遠頃言萬福敬舉斯觴公素遊於酒亦含笑領焉

乃索諸僧舍得瓦甌可容二合許公手自酌之一  
以昇太常一以昇曰藩曰畢之無忘茲會也於是  
各為引滿者三入坐評事預以瘍辭飲既故不及  
日既脯公起揖謝三生徐步下山升輿去

贈二華先生守台序

漢吏以文治稱尚矣然張敞起自冀州龔遂起自  
渤海又若不專於文治焉者乃知古人呼其守曰  
郡將謂之將則兵事亦所宜講云台州古臨海郡  
也在萬山之中大海面其陽風氣蕪聚民俗淳古  
最號善地口者倭賊來首犯其屬邑黃巖行逼郡

大華嚴寺志

二

城巡臺通按其地倉卒無所措遣其用知事武驊  
領民兵禦馬所領皆白徒素不知部伍進退之法  
又無偵諜候望者於其前行至坊嶺賊伏發衆驚  
大潰驊死之賊勢因此遂熾流毒于東南諸郡縣  
迄今未已也台果善地哉意國家承平將二百  
年有司以簿書期會相安倉無遺儲獄無滯理吏  
斯良矣至于兵事之不講固不獨台為然也二華  
先生為南武庫郎中六年矣乃拜守台之  
命同官諸君子曰二華之資深矣胡以有茲擢也  
予曰茲擢也當軸者殆將以龔遂張敞之事望之

吾知東南之平定必自台始矣昔昌黎韓氏  
因論李司徒之賢謂唐之平定必自幽州始以幽  
州亂之所出也今台實亂之所出二華以克亂之  
才往疎之豈必昧首握刀郊廷謁瑣瑣如李司  
徒始足為賢唯上官優之以渤海視台以龔遂視  
二華不以文法拘之而已二華雅度恢廓天才傑  
邁鑒達足以通微沈潛足以致遠在本兵數年中  
外諸盤錯咸伏焉二華以身殉其間不辭也由是  
而之焉其於治台也何有夫文法者今之所謂簿  
書期會是也以是言治即尋常能之矣奚必以勞

二華贈

主

二華二華蓋即台之不講者以求今日安攘之實  
效庶不負當軸者推轂之意云爾於是諸君子曰  
信如爾之言東南之平定有期矣請遂書之以為  
二華贈

### 贈雙泉茅子序

余自為舉子時即受知於鹿門先生先生過實應  
昌雨訪余湖上曰聞子久矣胡與世不偶也即徵  
余所業觀之余得奉教于先生為進取之式釋褐  
後出宰烏程烏程與先生梓里同在倚郭竊喜近  
先生之居矣乃先生方自丹徒陟天官尚書郎尋

被謫出倅大名府竟余任滿去不得一奉教先生  
也癸丑秋余除先安人服補官南刑曹而先生亦  
以山東副使自北來復相會湖上先生謂余曰子  
入官久矣胡與世不偶也余曰惟先生其終教之  
先生不之答一笑別去入南都邂逅雙泉大學時  
雙泉歷事于御史臺御史臺與刑曹聯署于玄武  
湖之上雙泉不鄙推先生之愛乃數數過予寒暄  
外間語及作縣舊事雙泉每過有推獎余搖首曰  
止止昔人為頓丘令年甫二十三思此時所行不  
愧於今余去貴土未六年追思之可愧者多矣所

二華贈

主

謂罪臣猶知之者也昨與鹿門先生遇亦因以有  
請先生不之答退而思之殆薛韓君之意乎韓君  
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友能自有資材何  
可學也余憤眊以學為仕其不見答於先生固宜  
雙泉為先生愛弟自小同筆硯即擅二方之譽頃  
自鄉學來遊成均聲價藉藉動六館馮君民望謂  
余曰雙泉才質庸敏生而有志於四方凡國家  
典章民間利病靡不悉心講求為有用之學間與  
鹿門論及時事鹿門不能難也余乃躍然曰夫子  
謂學而優則仕殆雙泉之謂邪子憤眊有愧於其

友于者多矣會雙泉歷事竣同鄉諸友介馮君馬  
贈言於余余方有愧於其友于也乃述與鹿門先  
生交承之自為雙泉贈云

贈大司寇若溪顧公考績入朝序

原夫贈言之道其來尚矣而余獨有感于崧高丞  
民之什夫贈增也財贈之使富增於本言贈之使  
行增於善古之道也同為鄉士同立本朝國而歸  
謝城而徂齊不有善頌如吉甫則上下之交否而  
申伯山甫之心晦矣申伯山甫之心舉德而自媚  
於上者也是故二什之中以中興之美則歸諸君

不孝愚學

主

以祐命之隆則本諸天言意諄諄惟恐無以慰申  
伯山甫之心使其美大之弗究焉者故曰贈增也  
若溪顧公以兩京刑部尚書考三年滿將行矣會  
余承乏來佐公部事侍公不數日即執手于郊贈  
之衢欲一擬穆如之頌以為公贈未能也公弱冠  
登朝駁歷中外者垂四十餘年余家食時即仰公  
名德眇然若霄之上為鄉邦重望比攝官南來幸  
綴公末行荷公不遺殷勤下際益因以測公懋德  
溫恭樂易令人依依不能捨大率丞民二章所稱  
述公備之矣此其福極無隆自足以追跡耆父之

衛武其為美大又奚待人言而贈也獨惟

皇上中興任賢使能一日起公于家撫滇未幾遂  
正位都省天下欽然稱朝廷為得人公入朝之後  
即奉明旨修嘉靖新例寄公以石畫之重公參詳  
明允著為成書使中外知所遵守確為一代令甲  
可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已鑠乎休哉其為上  
下之交也前春

皇上以公之勞令釐泊留省消息其躬遂再閱寒  
暑今一旦聞公履聲知公之來必坐公於清燕之  
間談治理究化原仍留公以自輔公不南矣余何  
能釋然於公之行也因寓書於公曰吉甫曰式是  
南邦南邦公所懷也又曰式逆其歸逆歸我所望  
也書曰公無困我公亦將有意於是乎敢因吉甫  
之言以為贈然言也余之私也在公實無所於增  
也

不孝愚學

主

贈兵憲天泉先生之嶺南序

天泉先生以南京刑部郎中擢廣東按察僉事奉  
勅兵備嶺南故事同官者宜有贈言而諸長官以  
屬諸曰藩曰藩不得辭乃作而數曰山書曰地東  
西為緯南北為經管觀嶺南地圖其經緯才寸數



耳中間相去或至數千百里而此數一百里之  
為要害為夷習為吏治與時相因革者自非久  
其地熟習其故之人不能了也山澤陋儒不出庭  
戶一旦使之揣摩臆度而談制粵之奇不亦見笑  
於大方之家哉往先生以太史謫嶺南歸也曰  
適待罪其上因定交焉先生既曰藩以高要之石  
二其一澤而不足於性其一燥而不足於質曰藩  
因以詰先生先生適爾而笑曰茲二石也殆可以  
語嶺南之治矣乎夫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古之全  
大體者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

入林閣集卷之二十六

五

緩法之內是故交臂非故而削跡無根其說在田  
禾之規亢口而董閔子之行峭澗也 國家經營  
嶺南逮今幾二百年荒之康之使為我用久矣譬  
之高要之役千夫挽縵百夫連斤篝火下絕而有  
茲石之中值前二者質以燥病性以澤病將遂以  
之為棄物耶亦在乎用之之人也洪範曰平康正  
直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謂又用之德又用者何  
法如峭澗人自不入我不先賣敵國焉賀於是曰  
藩喜曰予今日始知二石之所以為用也敢不拜  
先生之賜乃今別先生五年復忝綴先生末僚而

又因以贈先生之行則所以贈先生者豈敢揣摩  
臆度而為說哉是故語要害則開沫若微猗猗開  
五管控百越先生所歷也是故語夷習則徭賊奔  
刃於深峒蠻人舞輯於巨洋先生所稔也是故語  
吏治則文以填撫武以勦殺憲度著明軌迹夷易  
先生所講求也五年以來孰因孰革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我乃神而臨之如田禾峭  
而難犯如董閔子欲嶺以南之不治也得乎雖然  
三藩聞之質以義鍛性以仁體仁以行義則可以  
施及蠻貊故曰我德如春民應如草夫陽氣一布  
雖窮崖絕嶠其生意罔不茁然者天地之大德也  
使以窮崖絕嶠之生為大德所不及一切刈夷而  
蘊崇之是海南旃檀不足珍越女荃葛不足御也  
昔武侯志平中原先率師南征底定其地而後軍  
國之用始足故勢有所必湏則力有所必盡不然  
治之以不治耳何苦繩以重法而自傷天地之和  
哉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又曰于疆于理至于  
南海此則先生言外之意而曰藩之所揣摩臆度  
者也先生其與我乎

入林閣集卷之二十六

五

入林閣集卷之二十六

門人蔡翰臣跋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南昌熊翁七十三壽序

邳栢庵石翁八十壽序

大封君靜庵先生楊公八十壽序

知足下翁八十壽序

夏翁七十壽序

石樓先生六十序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允懷李公僊壽序

大光祿西愚陳公暨胡淑人雙壽序

劉母許孺人六十壽序

朱老夫人六十壽序

張母陳太夫人八十壽序

太子太保魏國篤齋徐公六十壽序

石所黃公僊壽圖序

大封君龍溪翁七十序

海陵顧氏雙壽序

陸母梁孺人六十序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南昌熊翁七十三壽序

南昌熊翁七十三壽序楊朱子之文也南昌去揚

二千餘里朱熊素乏平生乃一旦因請者稱文壽

馬何居朱子曰南昌之有東湖尚矣今夫西山者

非道家所謂十二天柱極玄之境哉乃東向橫出

而章水則從廣豐來經白社歷南塘折而注之湖

湖之在大江橫焉按志其地雖卑薄然葦葦產魚

稻有果藥菜茹茶疎橘柚筍葛之饒凡古之高逸

獨有不返者咸居之若漢徐孺子宋蘇雲卿其最

著云翁南昌人生二賢後如請者言厥亦知所興

起矣故予於翁雖乏平生雖相去二千餘里而可

以徵之壽客曰何也朱子曰凡養不必豐善時則

願居不必擇安上則泰守不必執明分則定翼順

以韜資葆貞以委運斯超世之洞觀而上善之高

符也彼廣漢之相竟不正於和議之非介休之出

亦無補於黨禁之禍即奚益矣而二賢者方且匿

要遐棲儻來外物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豈不啻

絕以輕舉哉翁生其後流覽前迹西山巖巖東湖

瀟瀟徘徊埋腹得所灌之園俯仰傑靈想故縣之  
榻當不為之興起邪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乃人豈敢盡語二賢若微獲其心而粗有彷彿  
斯亦可以述矣按請者曰翁年七十餘不知入城  
府其亦遜世之遺風與又曰翁墾田一區每獲必  
倍他田其亦食力之前効與又曰翁質直長厚人  
所取信人有貸隨力所給應之後負債亦不較其  
亦庇物之弘量而厚俗之善物與合三者而論之  
斯皆嫻雅尚古逶迤引年之高致也翁之壽謂無  
所自哉南昌固盛文士當不謂予言之無徵也請

八岸閣集卷之五

二

者為張氏輯翁里人且親一日詣朱子再拜曰輯  
賈樂江湖間受知先生今辭先生歸欲得先生文  
為熊翁明年二月十七日壽輯族且貧無可贊然  
知慕先生文先生不可辭朱子感其言許焉因思  
南昌山川土俗之故及徐蘇之事可徵於翁乃文  
邨栢庵石翁八十壽序

邨栢庵石翁八十壽序  
邨栢庵石翁八十太學楊子科高子如錫周子西  
葛子之奇與其叔子蘭游善會蘭竣歷事將歸乃  
相與謁文於同舍朱子曰藩俾蘭歸為翁八月二  
十一日壽朱子曰往予北上蓋兩過邨望其山川

穢集人烟之盛心私愛之卒不得一停覽而去矧  
知翁矧知所以壽翁雖然碩卒業焉翁士乎曰隱  
者也蓋在畝商之間曰翁老而傳矣得傳乎曰翁  
有丈夫子四抱孫且曾四世堂繩繩乎盛也曰  
翁隱以老邨之人亦知之乎曰奚不知也鄉飲酒  
位三賓者十年矣乃戊子歲恩詔下復拜冠帶之  
錫雖然翁聞涕人也賦性靜而不矜立身柔而不  
雜處人和而不先食味別聲被色老安當代終始  
一致故邨之人敬重翁無小無大無面背無不口  
長者長者云於是朱子聞之勃然驚躍然起曰懿

八岸閣集卷之五

三

哉若人壽所從來矣夫宣氣者存乎承承判理者  
別乎外內人於當年而不究乎消息之會豈所以  
盡生生之道哉是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知天地  
之動未嘗偏據要會以觀方來則知六合輻輳未  
嘗缺盈則招忌諱乃受益理融則氣壅矣氣壅則  
生完矣生完則命立矣懿哉若人柔而不憂於斷  
者得所御也雖後而不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物  
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之三者也君子之所以  
立命也而能達焉厥亦有所自哉壽所從來矣昔  
黃石素書授自圯下圯下固翁之仙里也致柔守

谷之說道家者流恒秘之其亦深有契於翁乎是故有心奉持而忘懷拘執於畊賈之託見混俗之妙焉於子姓之衍見畱裕之繁焉於賓例之膺見取物之漸焉變動以趨時寂嘿以息躬而生生之道得矣石之子若孫方慶其大人所履之祥而不知其積之之遠也邠之人方訝其鄉長老所獲之厚而不知其得之之有本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翁之謂哉翁之壽未可艾也而奚八十之足言於是諸子聞之勃然驚蹶然起曰縷乎休哉子之言翁壽也備矣願遂書之以為石子歸橐重朱

八書閣集卷之三

四

子不可辭作邠庵石翁八十壽序

大封君靜庵先生楊公八十壽序

先生抱剛陽之資懷肅敏之材明盈虛之數達希微之旨外園而內方體融而用周寄跡於紛華之境而不為所縛流心于寂寞之域而不涉於畸行年八十里人化之國人傳之曰靜庵先生吾淮之庚桑楚也其姻有蘭墩周子者語於曰藩曰先生之壽其殆有得於靜與夫靜者壽之基也以靜其壽殆老氏所謂衛生之經哉先生得之矣先生天性純懿老而不渝殆抱一猗先生完養有道祥與

獲協殆勿失猗先生擇地而趨行不愧影殆無卜筮而知吉凶猶是故泰宇定天倪和脩然而往何然而來世人皆芒而我默有所不芒也非極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若是邪是故行年八十里人化之國人稱之曰吾淮之庚桑楚於是曰藩聞之俛而思仰而吁曰固也子之論先生之壽也殆所謂真入之道其諸異乎吾聖人之道哉吾聖人之道合動與靜而一之者也是故旋風偃岳而常靜野馬飄鼓而不動聖人者以照心堅定力順天地法四時當動而動不逆之以數吾陽當靜而靜不反之

八書閣集卷之三

五

以耗吾陰誠知其機之相涵環中而不窮者也方乙巳春予過淮造先生之廬先生見焉于時都諫君方當言路先生知曰藩之將與都諫君面也語間及天下事肫肫有憂色又若有重負于其身焉者先生時年七十餘矣今年辛亥予復拜先生之廬恒先生他出而面都諫君首詢先生起居都諫君曰大人自不肖之南也其貌日豐其步武日翔其心若有疑疾一旦無所聽望而豁然除也蓋歲釀酒數十斛日召鄉黨親友相燕會使不肖侍焉樂也是故曰藩於動靜之間而徵先生所以壽子

之立朝慶也而不為懷動涵靜與子之還里愠也  
而以為娛靜涵動與君子之守固止一隅皆可以  
父視難老唯知道者有自然之壽誠以其識端于  
微而藏用于密耳向謂先生衛生之經或在於是  
入因疑之為庚桑楚而予方擬之為徐仲車也詩  
曰豈弟君子遐不眉壽先生以之他日彌性純嘏  
益將邁周文父子之齡以觀我都諫君勛業之成  
也奚八十之足云蘭墩子曰善哉子之徵先生之  
壽也可以壽先生矣蓋先生懸弧之辰存今冬其  
月己亥其日甲辰

不著蘭墩卷之七

六

知足下翁八十壽序

翁吾揚義門祭酒卞鶴皋也年七十時即易其鶴  
臯舊號曰知足且額諸堂逮今又十年七月二十  
五日值其誕辰寅樓郝丈寓書于與司馬氏曰藩  
曰射陂足下知足翁八十矣足下知翁者願得足  
下之文為翁壽於時曰藩初改官與司馬值倭賊  
犯江南警報晝夜達留署望烽給餉卒卒無須臾  
之間為寅樓圖也頃之寅樓以翁誕辰且近復走  
使來趣文曰藩乃作而歎曰知足不辱下翁真智  
人哉古之智人知足於已則務內遊貴而不以名

傷身富而不以利累形逍遙天地之間安其性命  
之止所謂知足常足也 國家財賦莫盛於東南  
承平日久具會諸大家以賞雄里中者美田宅厚  
奉養妙聲伎逸樂極矣其心充日以為不足也豈  
知倭賊一入境而此大家者名姓已歷歷在其籍  
記中又得其平日仇人怨家為之嚮導賊到發其  
秘藏如取諸寄至於屋舍什器所不得去者必火  
之俾靡有孑遺而後已嗚呼宜而不施聚必有闕  
吳人其有爽德哉然吳人固以貨殖推卞氏卞氏  
江以北人也據五世同居至菊亭其家始大翁及

不著蘭墩卷之七

七

其二季守菊亭遺規至今日又六世矣而卞氏聲  
望益表表于江淮之間凡江淮之間義所當舉者  
在卞氏殆無復一遺憾太史公所稱富好行其德  
者非邪矧翁年七十時即以知足自警行之十年  
坐進此道尤可驗者行古人異宮之禮遠慮以全  
愛遵七十傳子之制與亢而偕極中心熙然於仁  
義且視以為濫廬矣曾與世人老不停心相刃相  
刺不奪不厭自速好還之咎者等哉詩曰君子之  
年景命有僚翁之謂矣因書以復寅樓曰曰藩不  
文然足知翁翁踰七之先其自好也以人佛氏道

為之法也翁望八之後其自樂也以天老氏無為之益也故人之壽翁也以人而吾之壽翁也以天斯可以長久矣乎吾丈其往質于知足之堂

夏翁七十壽序

翁有孫曰訓入太學奉翁來南雖持其師劉子化光書謁射陂子圖所以為翁七十壽射陂子曰生之入太學幾時矣曰逾年矣然則生辨志也又矣古者養老之禮莫備于大學以生所聞於今者如何曰先生未之詔也曰翁今年七十矣即國家行養老之禮則有虞氏之下庠三代之西郊皆度

不常園集卷之二十七

人

老之所有事也生獨不為而祖願之乎曰訓也曷敢知于茲訓遊庠時見吾鄉高年有德者歲時郡大夫畢致之學宮講賓主之禮禮文有度觀者嘖嘖心竊付之曰使吾祖及其年即周旋其間奚愧也雖然訓也曷敢知于茲於是射陂子喟然嘆曰生以學有二乎哉夫鄉里有蔭則老躬不遺此由大學來者也故曰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其老同則其養同其養同則其學同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何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鄉則養之庠在國則養之學所養者七十也非以夏氏之老

也是故以夏視老則私以學言養則公語卒乃啓化光書書若曰小子館於夏氏者逾年知翁最深以翁有可壽者故紹介於先生翁先世以錦衣起家執戟奉宸遠有光寵矣翁曾不之榮以行義求見於鄉荒歲給糴貧者無算也又樂與四方賢士大夫遊務得其驩心雖傾家不之恤翁子一口嚙其行已亦肖翁孫三人夫婦偕老昨復抱曾孫矣人以為翁行義之報云射陂子曰若翁者豈直庶人耆老哉固大道之所宜選也乃今七十尚未見養於鄉吾何靳於一言以慰生耶生恭敬而溫文

不常園集卷之二十七

九

其於大學養老之禮雖謙讓未遑第能推壽祖之心益致力於孝弟之間以求古人老老之本意則道初不遠也以此為壽又奚待於饋漿而酌爵割牲而揔干始足為榮哉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石樓先生六十序

嘉靖壬寅春石樓史先生六十初度先是伯子德龍自揚走使於其同年友朱曰藩氏圖所以壽先生者曰藩既拜命作而言曰懿哉先生殆古有道之士與昔太丘居穎薄夫以淳幼安度遼氏化其

德君子患無其實耳即先生於揚奚異哉先生性剛中與物無競少通九流百氏之言尤精於易學者經指授皆有聞於時居鄉能慷慨赴人急人以不平來必為之剖義所否斷斷不少假也咸悚然心服而退噫成人之厚風俗先生於古人何如也先生母夫人年八十先生事之未嘗一日不得其驪心性尤友愛於史氏群從間歲時燕聚周恤慶唁莫不曲盡情禮棣棣如也怡怡如也予過楊每拜先生之廬入其門升其堂口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之謂矣而德龍則曰大人夙愛超轡遺超轡學一身所須纖悉皆仰給大人超轡不知也但口母以是累學者之志而起轡學顧爾愧無以壽吾親也足下其圖之先生精力壯健飲啖如三十許人能徒步數十里外足力不倦庚子秋從先生泛揚北門上蜀岡飲半山堂酒酣先生引予觀九曲池遺址坐大明寺井亭酌第五泉指顧江以南諸山道其名於夕烟蒼莽之外歷歷不遺予因請曰先生完養如此其有道乎先生笑而不答予故曰先生殆古有道之士與是故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長生

父視之要訣也先生得之措諸履則德齊微諸感則物孚衍諸後則胃享方將超塵埃遊泰清以觀吾德龍發軔於天衢也德龍奚愧焉作石樓先生六十序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允懷李公雙壽序

福之集於是人也人咸羨之福之集於是人也人咸羨之而不知福之集於是人也厥原狀矣而可以徒羨乎哉羨而不推厥原非皇極嚮用之意也嚮也者聖人所受於天以定天下之極者也是故橫海之鱗不育於蹄涔干霄之木不植於培塿凡

以積之不厚則發之不極也斯嚮之所在也吾蓋

於允懷李公有徵云宜公之篤生我石鹿也吾揚入國朝來百八十年雖名世者代不乏賢而掄魁之選獨虛其人嘉靖丁未春吾石鹿褒然應焉一郡鼓舞以為快事而其識者則曰吾不喜石鹿得掄魁喜掄魁得石鹿耳蓋重石鹿之德足以為多士之冠也此可以占公廷訓之素矣公句容人四世祖徙家興化孝弟力田世有隱德逮公允胞胞有至性謙厚不伐鄉黨稱其長者故積久而發於石鹿如此厥原述矣夫容山鍾秀率湖得勝世

之論賢者必徵于地靈固也在孔門則不然曰魯  
無君子斯焉取斯蓋賢其類也產其迹也福之集  
於是人也非福之集於是地也故曰君子萬年福  
祿綏之綏以人也公也集之石鹿綏之是以人心  
莫不美李氏之大也而究厥原者鮮矣石鹿官禁  
侍既三載以其績上得貤

封公如其官今年公與其配徐安人偕壽六十石  
鹿復請於

上循例歸省既歸值公初度之辰寅樓郝丈與公  
有年家之誼徵予言為壽予乃反而言曰人之不

八  
卷之五

十一

可拘以地也迹也地之可以儼夫人也類也石鹿  
之材豫章矣遡其植捨容山可乎石鹿之德神龍  
矣遡其育捨率湖可乎天保之原壽曰不騫曰方  
至皆於山若川焉是徵然則容之秀率之勝公寔  
會之矣雖謂福之集於是地而徵諸公亦可也雖  
謂福之集於是地而徵諸公以大發於石鹿亦可  
也石鹿文學行業卓然本朝且其德量休休有大  
臣之度中外之望屬焉公與安人甫開壽筵吾知  
其和神養素逍遙順境坐俟我石鹿齊台階位鼎  
足他日使人之美者曰君子一日之養固可以三

公換也縷乎休茲特其權與之爾

大光祿西愚陳公暨胡淑人雙壽序

我皇上治理天下既歷多載建極錫福化行宇  
內于時有碩德重望之臣曰西愚陳公以光祿正  
卿請老于姚江之上今年七十有二而其配淑人  
胡亦七十有三其子曰都水君方奉

上命治河于高郵既得代將取道南還圖所以為  
公及淑人壽會州人朱曰藩自吳興來相見甚喜  
曰吾望子久矣子為我作雙壽序我持歸以介壽  
吾二親子不可辭曰藩乃欣然作而言曰樂哉雙

八  
卷之五

十一

壽予鄒孟氏之言樂也其首章之謂何蓋以所性  
之樂繫諸天人不能必也乃幸吾厚焉顧人之求  
諸己者或反矣其性則亦無以自全其天雖樂也  
而恐非出於吾之真蓋倪仰不愧樂斯真矣以予  
觀於陳氏之世完於人而協諸天其樂也人完於  
天而徵諸人其樂也天性真篤諸閨門情效達之  
天下使天而不人則決其性命之情聖賢不能了  
也人而不天則阨于運數之奇聖賢不能強也乃  
陳氏則雙美合矣陳氏在昔稱大丘長又得九方  
李方為之子一門名德至今傳焉西愚公以進士



起家級歷中外者三十年懿行大業清修美譽噴噴滿天下固今日之太丘也而二子者長都水君次大史君又同舉辛丑進士繼公入朝學行政事接武競美方以昔之二難殆不啻過之君子于是知陳氏雖完于天而要其所日培植者厚矣訓以人而協天者非都水君之歸也燕儿在堂樂縣階面洞酌江水注之雙壘率我婦子拜舞庭下站祀載陟幸瞻望之可依垣虎迭奏念德音之非遠重以蘭森王之羅列膝前所以為長文為孝先以永陳氏之世者益姓如來如即鄒孟氏見之亦必

卷之三

七

大快曰此吾所謂一樂者矧公及淑人宜若之何是故治理行然後化機順化機順然後賢哲生賢哲生然後福祿降福祿降然後視效定視效定然後風俗醇斯固天人相協之實理也樂哉雙壽乎陳氏之錫類也大矣小人有母別已三年今也歸及翳桑之下睹茲盛美不覺拂衣而起奮袖低昂殆不知其樂之所自也矧太史君簪筆退朝書雲於京臺之上見牛女之分有德星聚焉而吾親正會其下其為情又何如哉曰藩不佞請以宵雅之酒壯為都水君贈都水君試取而歌焉以侑公及

淑人之觴計公聞之亦欣然而作言曰有足哉朱氏之子之原壽於天人之際也乃肅然起北向稽首油然誦天保之卒章以為都水君報然後揖淑人與之皆坐而飲酒

劉母許孺人六十壽序

曰藩記少時金陵東橋顧公謫全州以清湘名勝紀三弓寄先君子先君子讀之竟謂曰藩曰全州古清湘也地雖在遠然其山水寔重天下紀中所載不誣矣宜其清淑之氣生賢如敬所諸公卓卓也歲甲辰曰藩釋褐與環山蔣子為同年知環山

卷之三

十五

為全州人又見其人品雋上於是益信全多賢為有自云他日與環山語問及之環山笑曰子知全矣子願有請於子子有友劉君繼道其母許孺人者六十矣願得子之文以為壽子寔知全不可辭曰藩笑曰湘之山渺然天末即子不釋褐識子亦難矧劉君矧劉君之母環山曰知友者友知母者子劉君蓋子同學云今舉於鄉矣劉君與其弟繼周繼選繼達失父最早孺人憂諸子之無以立也家門之政咸一身任之周旋百盡稍以溫裕又力為諸子延師雖數百里之外弗憚煩費是故諸



子穎母之教各各有以成立而劉君發科之歲十一月一日適屆孺人六十之壽嘻母之勞亦少酬矣哉古人謂山益高水益深俗益美氣益完固蓋不獨男德為賢而又有女德焉若孺人者固吾全形管之所選也吾子以予而知劉君又因以知劉君之母矣謂不可以為壽願吾子之終惠於全也曰藩曰諾哉退而擬古詩三章投環山臺中仰其歸昇劉君歌之為孺人壽焉礪兮礪兮湘之山兮碧玉削兮鈎兮鉤兮湘之渚兮瑤琬吐兮渚有芳蘭擢之湘之君子萬年敬以將之

朱老夫人六十壽序

文石先生之在京邸也以家瀕海為賊所出沒父與母皆年向六十累月不得一信到每中夜起遶榻行鬱鬱不自聊諸元老為之計曰斯人也其遂之使南乎無何司業之命下矣無何文石南矣無何我餘山翁偕老夫人來矣同鄉諸君子莫不曰孝哉文石其心遂矣吾輩將何以壽其二人會仲冬四日為老夫人初度乃相與問壽於曰藩曰藩曰孝哉文石其教興矣諸君子口何也曰藩曰易大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教之所以興也夫

教之所以興者何也身也唐陽城為國子司業以省親詔諸生明日還養者一輩人咸訝陽子為教之速也或曰匪速也予漸漬有素耳矧文石今日躬行彰灼如此而其教有不興者乎夫司業古之保氏也保氏者審論師氏之德行而後教之藝儀者也夫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固教之所由興也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朝廷賓客軍旅車馬諸容直授數之一節耳而養國子之道不專在是也是故在文石之身大司成曰吾教有至德中和之謂也君子之深愛和氣愉

色婉容如是是足以養國子矣丞及博士曰師氏之教有敏德仁義順時之謂也保氏之於親百順備矣是足以協恭吾師氏矣貴游子弟曰先生詔我以德行亦本諸固有以守其所以生者也今觀其室洩洩矣融融矣吾輩之遠遊者可以已事適歸矣詩所謂永錫爾類非耶乃文石得藉是以壽其二人也語曰美意延年老夫人今年才六十耳由是引之偕老我餘山翁奚極也是則凡為人子者所願以不匱者也諸君子曰吾吾聞南司業之管雖冷寔近日爰立之階吾請再祝文石以壽其

二人可乎曰藩曰保氏之職以理義正王及教養  
世子於相道本不大遠也何也夫孝一也故曰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惟文石圖  
之則所謂得萬國之懽心與得人之懽心以事其  
親其理有二乎哉經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曰藩每讀  
至此未嘗不愀然正襟危坐以思也故經又結之  
曰有覺德行惟文石圖之善如諸君子之言以壽  
其二人也是則凡為人子者所願以不賢者也作  
朱老六六壽序

卷之三

大

天人之壽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魯人頌僖公  
稱成王壽考以諸侯之母而首膺多祉之祝  
慶曾非生之至願哉陳太夫人者東湖先生張  
公之配也公子貴嘗兩受  
封矣公年壽八十而其伯子義庵君者養益隆  
季子後湖君者位益高乃太夫人又體力精健視  
聽不衰一時外內諸舍暨諸孫子團樂膝下衍衍  
自適殊不類八十人頌所謂壽母非邪予故祝慶  
之曰太夫人而不以厥

封號稱蓋知其後之祿位名壽為未艾云夫富貴  
於古比之傳舍為謹慎者為得久近世人淺薄  
自愛重驟膚一命之寵出入里門輒曳帔垂蓋盛  
氣突如惟恐無以眩人之觀視此其後將何繼哉  
東湖先生吾邑碩儒也積學弗售太夫人相之艱  
貞力善表表邑中而二子者連舉進士為地官大  
夫督餉宣大北門雙峙榮耀矣太夫人視之泊如  
也比其再膺宜人之

卷之三

九

默然匡坐以一人扇俛首若有思者先太夫人聞  
而歎曰賢哉張母其念舅姑之不逮邪悼夫子平  
日之動劬邪抑佚以思初安以惟始也可以訓矣  
夫福壽在天地間孰非人之所願顧以積久之理  
湊儻來之數其中自有妙機固非人之所能必也  
吾邑之進士科將四十年乃張氏兄弟連茹而起  
皆由東湖先生與太夫人艱貞力善食報其後宜  
如此使人力可為當有攘臂以先之者矣是位在  
聖人非大寶生在天地非大德邪矧太夫人老而  
康強恭儉好禮以訓其家人即孔子所歎敬姜之

賢何可多讓此予祝慶太夫人而因占其後之祿  
位名壽為未艾也去歲春間鄉人有獲白兔者按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此時邑中尊  
老年八九十者有數公寔應斯瑞或曰兔者除精  
於姆教婉婉為近是徵在太夫人

太子太保魏國篤齋徐公六十壽序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  
耄而捨我休哉國家於勳臣世選其勞而耆壽俊  
之在位也有以執詩人作淇澳以美武公言綠竹  
之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之所以

入世間集卷之二十七

序

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而益加明德之功是故  
宜入王朝為卿相也太子太保魏國篤齋徐公總  
留務既久

朝廷軫其勞俾暫釋府事奉祠

孝陵下留都諸公曰篤齋公元勳世裔與國咸休  
留務固藉以為重然在公亦無官耳詩不云乎顧  
予蒸嘗陽孫之將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中山王以開天首功稱秩  
元祀未幾北徙遂以金陵為留京百數十年來素  
興既遠而霜露之節歲時之享對越于

寘殿者相承惟公家得以其名代嗣

太子行事則奉祠之典不其重與大有興王之運  
然後有名世之臣有象賢之裔然後有永寧之國  
周公之伯禽康公之召穆康叔之衛武一也漢初  
定功臣作十八侯之位次逮孝武後元之間遂靡  
有子遺胡乃祖竭力於前而支庶罔賴八伐  
朝卜世之長遠隆三代而中山建國以來代有偉  
人相繼至篤齋公夙承先王之訓襲爵開府四十  
餘年而武寧之業益以光大即三代所稱世家賢  
胃奚以加焉然公性至醇謹奉

入世間集卷之二十七

序

上法篤於名義兢兢于當世之禁章種外毫釐不  
敢自恣故名其齋曰篤以見志夫人臣懷閭閻之  
忠竭誠於土曰篤彌太君念屏翰之誼嘉德於下  
曰篤不忘篤厚也上下之間愛念深矣曾法固之  
足事孰是故即公至性一念兢兢視武公之瑟僖  
自持殆無少異此其受餘之祥維藩之望

朝廷方倚以為重而一張一弛消息其躬正以當  
異時之委任豈曰佚之以老也公今年六十矣其  
謂曰為其初度厥甥安遠抑侯問壽於余余故本  
公之世徵公之學謂可以比隆耆艾之武公如此

休哉大雅柳有云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為民之章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此武公  
九十有五之懿戒也安遠其歌之以奉公初筵之  
觴倘亦公所樂聞哉

石所黃公雙壽圖序

四壯之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諭讀者謂先王  
之時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  
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  
相體如此余於石所黃公雙壽有感焉黃公者莆  
之世家也入國朝來以科甲顯者十有五人公

六等集卷十七

十五

世其家學弗及售脩然樂志以雅操自將歌配劉  
宜入賢而與公同志寔誕我考溪長卿秉中和之  
德肅意甫之儀在留署三年于茲矣而石所公暨  
劉宜人今年皆七十有一二月十八為宜人初度  
而公之初度則在十月十有七日其慶在望考溪  
不遑奉一觴為盡其心亦可念哉人自莆中來聞  
治所公傳語考溪曰兒曷不一歸探我蓋去年冬  
考溪以考績北上約得便道歸省矣已而不果公  
故詰之於是考溪益不自聊同寅諸君子為之圖  
會有茲役以考溪往此固

聖朝以孝顯天下俾凡為人臣子得以消息其私  
意也夫家庭之間情也情不可解故主恩朝廷之  
上法也法無逃故上義君之於臣不忍以法勝  
情而必體其意父母之心則臣之於君豈敢以恩  
後義而不懷其有官守之責故曰體群臣則士之  
報禮也考溪勤恪供職不敢毫釐自解一旦以寧  
親之念交遘茲會計其上堂稱慶之餘入子舍不  
遑十數宿而四壯且歸矣矧石所公暨劉宜人  
年皆不甚高且強健有壽者相而考溪之胞  
封公二人於例必再考始得是天豈公二人以未

六等集卷十七

十五

艾之齡而食報為方遠國家懸考溪以未酬之  
典而嚮用為方深則考溪今日之歸直慰其父子  
相望之情而已異時考溪年勞之積恩命之加祿  
養之厚必有大慰公暨宜人者在而此非其至也  
易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此之謂哉於是包山陸  
氏作楮堂並茂圖贈考溪歸壽諸君子各題詩其  
上而以

大石龍溪翁七十序

古之君子志存濟物稍禽後蟻焉望其報而為報  
昭焉是雖天人相合之幾而在禽與蟻一特

其感自不容已也矧夫當塗大人得志行  
惡活乎萬衆而功著于一方舉吾民於水火之中  
而措諸衽席之上其為感又當何如哉寶應之尹  
氏師氏介其文學吳生敏道以書寓曰潘曰吾輩  
之欲有言也而不敢輒以言也惟吳生述之其亦  
執事所喜聞而樂道者乎於是發吳生之書讀之  
喜北向拜者四已而復南向拜者四吳生之書曰  
先生知之乎吾邑之城之工興矣非復曩日之疑  
阻矣語曰桑陰未徙而大功立殆吾海防白川劉  
公之謂乎今歲江以北大水巨寇粘天不見草樹

八書附錄卷之二十七

五

公以脩城事之舟來寶應入其城見其公私廬舍  
焚燬殆盡瓦礫成峰荆棘載道歎曰傷哉民困至  
此尚堪役乎於是盡罷前議伴官為之脩惟合當  
者則資之民耳於是人心踴躍城事畢與吾尹氏  
師氏之播民和也圖達其踴躍於公不可得乃厭  
翁龍溪老先生今年七十矣願即先生圖之朱曰  
藩曰是舉也誠余之所樂道者也白川公之惠在  
寶應實應感白川公之惠而無以報也乃祝龍溪  
翁以報之上下之義協矣夫淮揚之有寶應猶人  
有腹心之疾也虛處則怏然為之父母者不此之

應惟律嬰兒以剔首擗座之常曰是將犯其小苦  
而致其大利也不知疲咄胡以堪哉生我民白川  
仁哉知我余於是而益恨前議者之膠也是故迎  
變之謂事白川公以楚崇巨儒自甲辰起家數歷  
中外十五年于茲德宇凝邃風裁練達為一時所  
倚重寶應何幸值其此履如此且因以達其保障  
之業於萬世予所謂桑陰未徙而大功立是也此  
豈值一箱一篋之力哉顧吾民者禽蟻之感無以  
自達於公邇其所自宜莫逾於祝龍溪翁者矣董  
子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詩云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以吾民之心占之龍溪翁之福履未  
艾也岡陵松栢苟可縷數哉道南其述余此言為  
子師尹復倘得上聞于白川公亦可以紓公靡盬  
之懷云門生曰先生之北向拜四以桑梓所在感  
白川公也復南向拜四何也曰余於龍溪翁為年  
家子復拜所以南祝翁及翁夫人也

海陵顧氏雙鑒序

嘉靖戊午秋吾揚七君子舉應天鄉試時大司  
徒通州石渚馬公偕同鄉宦留都者相與張綵幟  
列騎吹迎此七君子於寧陽侯邸為重歌鹿鳴以

樂之盡盛事云越三日此七君子中黃君懋功  
范君履仁錢君白文宗君子唯陳君思進顧君益  
卿儼然造主客官舍校謁焉曰潘肅客入坐定黃  
君曰承恩等幸奉教于先生願有請同年海陵顧  
君子俞在具慶下蜡月二十有三日為厥父梧竹  
公初度承因等繪雙壽圖以祝之願得先生一言  
於上也又曰梧竹公海陵名儒素有大志弗克  
以貢待選于家公性端方樂恬淡宵中坦然無  
物也然孝友之行實鄉邦所推重而厥妃徐少公  
一年尤稱慈諒婦儀母道卓為家人之法寔生

卷之三

俞以食茲報其初度即此月望後一日云惟先生  
圖之朱曰藩曰善凡諸君子是舉也諸君子偕子  
俞同聽康鳴矣小雅於康鳴之什次以四牡何也  
康鳴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太平之君維賢是用  
得賢而置之列位矣則四牡者固康鳴之所有事  
也君子委身於君豈得以私恩害公義乎故四牡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善凡諸君子是舉也且我  
子俞介壽之端乎如聞今歲之元子俞始得之後  
移寓第六鄉人多憾子俞缺此以為梧竹公言  
竊謂不然先中大夫鄉舉在弘治戊午同年江都

大卿盛公儀有重名物望亦以元屬之止中第六  
更有戶侍興化楊公果司業儀真景公賜名次又  
稍後而此三公者碩德偉業輝然當時為吾揚表  
表人物傳至今六十年後非曰藩以先人之故誰  
知其名次甲乙也是故君子於世顧吾所自樹立  
何如耳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  
無舊言吾鄙之子俞念之則知所以壽梧竹公姥  
矣且世事安有恒明年春

卷之三

五

皇上臨軒進諸君子於廷而清問焉其目云云  
吾子俞伏几操觚顧名思義以平日所受於梧竹  
公者妙契疾書曰臣對臣聞云云一旦簡在  
帝心風雲立致也子俞於此將使梧竹公姥為留  
夢炎之親乎抑文信國之親乎余故書諸君子之  
舉而謂為子俞介壽之端也子俞舊名對提學象  
岡胡公誌其文奇之改名廷對自少有軼材博極  
群籍所養更完粹他日顯親揚名豈直為吾揚光  
重第曰藩鄉人也幸見歌康鳴盛事又重以諸君  
子之請爰撰斯序云爾

陸母梁孺人六十序

趙太后愛長安君重以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

夢子之重器秦以趙急其臣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師乃出太后不肯明日謂左右復言  
今長安君為質者必唾其面此母之於子少而能  
愛者也公父文伯之母績文伯退朝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結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  
乎母乃歷述古人能勤之事以詔之且曰吾冀而  
朝夕脩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其奚以  
避辟此母之於子愛而能教者也夫母子之情  
通一氣君子感先山之異林念鳴鳩之如結是故  
人各伸其在心之思斯融融之孝得常而洩洩之  
慈有嘉矣陸生者淮陰人也其母梁孺人今年六  
十乃持幣徵予文為壽予久知陸氏為淮陰巨室  
厥考壁峰公有才術以計然之策起家梁孺人相  
之益以大產有三子生其季也孺人既歿居能  
慈於三子尤胞胞念生不置生弱冠即遣之入太  
學從縉紳先生遊生亦聰悟循循自好名士多友  
之稱曰淮陰陸生是舉也所謂各伸其在心之思  
非邪生少年承父母之廕即割戶產以自封殖此  
何異長安君其母之能愛可知已生又能體孺人  
之訓山遊國都奉教君子以增益其所不能其母

八 諸國集卷之十七

天

之能教可知已故懷劬勞之感者凱風是匪在  
寤寐之心者陟岵在望孝以融融慈以洩洩壽所  
從來矣雖然語有之寸天之聚時施於宜宜而不  
施聚必有缺是故嗇也者長生久視之道也君子  
貴嗇以其得淺深之宜耳為人子者草且以奉母  
殺鷄以待客其施為不宜矣豈嗇之善哉生也念  
之斯可以上達孔門論孝之旨以為介壽孺人之  
大端也生之伯姑為牛楚坡先生配子與楚坡先  
生兩世同年頃歲挈家避寇淮陰館于楚坡之宅  
陸安人之愛子內子真若姊姒復敦以婚姻之好  
感之中心正愧無以自効則斯文也予曷可  
却其幣而撰斯文不溢辭不殉俗

八 諸國集卷之十七

无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寶應朱氏世錄序

兩山游錄序

庾開府詩集序

張南湖先生詩集序

袁永之集序

饒石小稿序

秋佩先生集後序

七修類稿序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八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寶應朱氏世錄序

晉莊叔鼎銘祖考著後世之休章孟郊詩子孫述  
先人之志曰藩讀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悲夫我  
朱氏自八三公以來蓋七世矣世為寶應著姓乃  
獨無譜往先大夫罷叅政自雲南歸稍論次譜事  
邂逅卒譜迄不成悲夫曰藩嘗聞之朱氏以儒起  
家實繇我琴鶴府君云府君美姿容天分英敏鄉  
長老見者咸器之既長益嗜學工行草聚書千餘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八

卷閉門求志不樂仕進問居則作為數詩以自娛  
有集三卷名馴鶴亭稿藏于家與合肥徐誌善誌  
嘗寄詩曰盛世無徵聘青年有令名深藏知重價  
幽隱見高情軒冕從渠貴山林也自榮何時淮海  
上夜雨一尊傾蓋府君卒之十三年為成化丁酉  
王父舉應天府鄉試又二十三年為弘治己未先  
大夫舉進士於是朱氏以儒術顯名江淮間稱先  
輩矣然實起自府君乃王父及先大夫則又克纂  
府君之業文學政事赫然見推於時厥行實詳系  
碑志中茲不叙小子曰藩曰我朱氏自府君來好



賢樂善三世相承殆天性流通矣不然何海內賢  
豪人之交朱氏者之夥之乂也悲夫此我朱氏之  
所以至今日也方府君卒時王父才十六耳府君  
挈王父手以授周東谿安曰以此兒相託時王父  
已廩於庠矣東谿曰過舍督王父課業間不值題  
扉而去有少年學業在收心之句王父歸見之惶  
悚竟夕晨起具衣冠詣東谿長跪請受責因益自  
奮勵年三十二游太學太學有吳郡楊循吉趙寬  
新著名皆王父同年友又少王父十餘歲王父自  
視以為不如遂邀與同舍以師禮事之畧無町畦

六世祖集卷之二十一

二

之嫌二公亦傾心定交焉後楊公欲以女歸先大  
夫王母范慮道遠遂不果嗟乎世人慳復媚疾稍  
得志傲然自足毫厘輒不肯假人我王父獨何心  
哉正學書院者萃秦士之尤者也蓋創自前楊公  
一清正德間先大夫以提學入秦拔士得一時諸  
君子以為尤萃之書院中復脩楊公之教而先大  
夫特雍容接引於上出院中所藏書相與虛心論  
究以求真儒詣極諸君子曰我夫子愷悌作人如  
此胡忍負之乃歛然奮起其所成就視楊公特為  
尤盛云先大夫歿今二十餘年而此諸君子者以

事過實應未有不把香絮酒走哭墓上也聞  
顧公璘忤鎮守太監廖為廖所誣奏逮入京  
夫聞之大悲詫拍案哭已即命筆立草疏一  
之疏若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則  
璘治狀如某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是過臣  
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為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  
曰璘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逮矣罪也得亡  
文致之者乎願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  
言妄臣甘與璘同罪臣昧死言疏往會顧公事已  
自白遂不上方草疏時曰藩在側如昨日事耳詩

六世祖集卷之二十一

三

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氏有之矣悲夫此我朱  
氏所以至今日也曰藩不肖自總角時幸所聞如  
此乃儻蕩不自樹立亡以表章我先世癸卯冬得  
病且死伏枕歎曰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  
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即不肖負  
我先世以死死耳耳乃又併先世之美由我而不  
傳焉天乎豈先世所望於今日也哉病逾年卒不  
死適當北上乃發家笥得墓誌銘三首墓碑一首  
傳一首携以自隨釋褐後辦事戶曹稍無事乃序  
自琴鶴府君以次得三世編成帙題曰寶應朱氏

世錄歸而俾方中刻之宜祿堂悲夫小子曰落  
曰能成先人之志庶幾藉此以為譜事張本云爾  
府君父諱益字宗泰宗泰父彥明是為八三公  
三公當元末避亂自縣徙湖之西村承亂定復歸  
故業洪武三年編戶西南隅家于孝德橋之西然  
朱氏自八三公以上其系次莫可詳已悲夫古人  
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凡為朱氏之子若孫  
者可以覽觀矣

### 兩山遊錄序

兩山遊錄者前通政參議崑山石川張先生之所  
撰也兩山者曰武夷山在閩之建寧曰匡廬在大  
江之西跨九江南康饒州三郡先生以嘉靖丁未  
春遊焉歸而編其遊事得日記三卷吟藁三卷題  
曰兩山遊錄或曰先生武夷山遊詳日記中卷廬  
山遊詳日記下卷其上卷奚詳也曰志始也大凡  
致遠者未有不審於始者也始之不審而能約其  
趨以合於事之中亡是理也是故始不可不詳也  
朱曰藩曰吳興諸公蓋有崇雅社會云社實創于  
大司空南垣劉公先生素見重於劉公又雅與社  
中諸公善因招先生來吳興入社先生社會

為兩山之遊是兩山之遊吳興其權輿也焉可  
以不致詳哉先生為詩不事刻削即事書興大成  
千言小或數韻皆玄澁藻雅兼宋唐之撰可以謂  
孟風化濡涵性真韻藻諸什視他什又特卓卓  
諸可傳也日記三卷表表咸當實不刊曰藩嘗語  
人曰先生日記有六善焉昨先生至自秋社也首  
出以視曰藩曰藩因請曰先生出遊不五越月自  
兩山之外如上清如九華如石鐘所收拾殆盡東  
南數千里道場山去吳興城南門才七里耳曰藩  
到前二年餘曾未得一振衣其顛徙從雲表見元  
浮圖思今其尖耳先生何神於遊哉充先生此志  
即周歲可徧歷五嶽誰能挽先生者乃先生方縱  
遊間倏意及社期趣棹大江兼程下比期入社與  
諸公會不爽時刻則數千里外來者何也所謂  
約其趨以合於事之中非邪乃知君子之遊固自  
有正正不在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如謝康樂始足  
為快也或曰日記何以稱六善也曰先生風雅之  
指歸而人倫之標準也日記中言天方則孝思不  
匱言陽明則傳習不倦言舊遊則邂逅不忘言  
塗則應接不苟言圖經則考覈不謬言時物則

不遺亦事舉而遊道善矣可傳也曰潘為先生序之

### 庾開府詩集序

予家故有抄本庾信詩二卷卷次無序且篇章重復字畫斜脫蓋好事家所藏備種數者爾戊戌冬讀禮環樓之東閣偶誦信哀江南賦傷焉因取是本為之校讎本內周圓丘方擇五帝宗廟大祫五聲調曲諸樂章則考之隋書音樂志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書五七言諸詩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詩十二首非信詩刪去者二首竄正字三百四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之釐為六卷可繕寫取後周書信本傳置諸首題曰庾開府詩集按隋唐書藝文志皆載庾信集二十卷或曰二十一卷而文獻通考陳氏則曰信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入魏以來所作乃知予家所有直魏以後詩耳然亦未知能備否也信他文賦往往雜見不暇編輯且意是二十卷人間尚有藏者姑校讎其詩如此哀江南賦今見本傳中信南人流滯異國離位望通顯而鄉關之思終身不置是故其言有是

作者信又有望渭水詩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猶言吟嘯浦應有落帆還寄徐陵詩故人儻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亦可傷

### 張南湖先生詩集序

吁三百篇以來聲音之道變也極矣是故國風散而離騷興離騷歇而五言作五言極而六朝麗六朝工而唐律盛唐律慢而宋詞填宋詞度而元曲靡是故魏晉以還歷代制作祇郊廟謠樂章稍存雅則自餘閨情宮怨之什夢如矣然美人託詠於顯王必妃取論於賢臣使其哀音柔弄果足以達誠所天一旦聆之為之泫然回心焉是故亦諷諫之一端也可盡少哉吾郡南湖張先生弱冠作無題詩及香奩雜詩數十首一時盛傳以為淮海才子乃去年秋先生嗣子惟一刻先生全集成持過涇上以序見屬集自弘治辛酉迄嘉靖庚子編年分類凡四卷各以其時長短句附諸後予讀之竟歎曰先生直才子哉先生固詩人之雄也昔元稹之歌詞宮中傳誦號為元才子及觀長慶集其可傳者殆不止是先生以奇才卓識不獲售於時優游田廬暇耕之暇紆寫心曲聊復爾爾乃其

集入楚後詩格更奇辭更古旨趣更沈著方將超  
過此之畛域闢少陵之堂室奮激森騰軒豁一世  
情當日傳者徒見其杜德機而止尔然予聞新安  
有程方岳且者奇士也與先生善每醉後歌先生  
詩曰堅性素於時事薄羈懷翻共酒杯親又曰黃  
金易鑄爐中像白玉難開璫裏心輒為之泣下不  
能已吁若程公者何邪非有感於託諷之深如此  
邪此固可以占先生才情之妙矣或問先生長短  
句予曰詩餘圖譜備矣先生從王西樓遊早傳斯  
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其宮其調第幾聲其聲

不著關集卷之五

八

出入第幾犯務俾抗墜而美合作而出故能獨步  
於絕響之後稱再來少游予每欲擇其詞之精者  
合少游詞成一帙以遺鄉人為詞學指南第多事  
來未遑耳先生名純字世文別號南湖起家武昌  
倅擢字尤州在兩郡咸有惠政其詳具載顧按察  
所作墓志中予不文勉荅惟一之意如此

袁未之集序

書行之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我 太祖高皇帝即  
位之初詔翰林為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  
為深恠險僻之語綸苑相承確為定式自金華盧

陵以來諸公之文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盡  
其裁而中間懇款密緻之處讀之自然使人足以  
得 祖宗致治之盛厥亦氣數之一命哉弘德間  
海內數君子者出讀書為文斷自韓歐以上稍變  
前習一時學士大夫大歛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  
喜目其文曰字子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各  
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於世然以天下公器趨  
拾相誚識者非之他日讀齊寧先生投大梁李公  
書蓋戛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總統包容則無可  
無不可斯言也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

不著關集卷之五

九

于規磨之偏信古過則亦陷于陸沉之弊君子所  
養苟有定極則和衷之下交相為用奚以誚為先  
生人品雋止度越一世童子之日即洞大文流傳  
過江北人士爭錄之曰此吳下袁五郎之作弱冠  
中南京解元連舉進士高第被選為庶吉士讀中  
秘書已授刑部主事政兵部上官之日適兵部火  
上怒下之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  
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之才之學  
入館後即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 國家鴻業經  
所潤色者宜何如哉然先生性耽僻不解俯仰惟

時一二新貴人方在要路秘知先生之名欲招致先生以為羽翼先生謝不往因擠先生出使不得近侍而武庫之酷焰乘之矣謂之氣數之厄非邪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即又處非其地使其平生辛苦卒無所試上之不能振皇朝同文之風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之力而流光荏苒世短情長賴老憚州鵬集誼舍矣悲夫先生此中恣恣將誰寄邪乃知前日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鑑正則變之各有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敢一於求異也悲夫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

大希閣集卷之十

十

來問序因述予所欲論說者如此集凡二十卷先生手自選校題曰袁求之集序因之

### 霞石小稿序

詩以道性情故曰可以觀然貴有其才有其才又貴有其學有其才又貴養之養之又發諸性情之真自有婉雅蘊藉悲壯怨謫之妙溢於言表使讀之慨然得其志之所之而泣為之下是詩也是詩也求之於放臣怨女懷沙恤緯之口為得其真而聖人探焉後之人不達聖人為教之少本才入惟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摘為古選青枝

寶鳥括為六朝曾不知古人賞其一字幾千金流轉如彈丸者為何物卒使讀之者祇覺中間餽餽剪截千篇一律而竟莫得其志之所之是詩也為詩邪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乃知古之大才與六義相左右一有所發不可刊置別處有本故耳霞石小稿者新安江叔子民瑩之作也民瑩讀書南山中又稱皇南山山人山人弟禮部荆石子與余同年友善壬子春荆石起復北上過八寶見訪致山人書徵余序其稿久未之復也越今夏丙辰荆石再起復

大希閣集卷之十

十

乞南補車駕適道首徵及稿序且曰昨與家兄書云此來無別事為兄索射陂處冷債耳已而山人亦自新安來相見歡甚私齋美月把酒論文余因謹曰昔人謂帶二江今有之矣山人笑曰少陵言見一珠非邪雖然子奏績近矣何以教我於是退而出其稿及近日所投諸作讀之慨然曰有道之言哉可謂發諸性情之真矣詩雖以則文核而雅足以一洗近日剽襲之陋方采山謂山人持論和厚有古士之度江穎谷謂山人用志不分獲誠宜之效可以得其著述之本矣余復何言山人少為

某子時有志於用世已而病棄去講軒岐之學  
從方外者遊皆得其秘訣以其餘力洩於詩文故  
有精有氣有神如此而猶不取不肖拳拳下問因  
復之曰僕病矣五技窮矣不足以奉明問矣公之  
神方工而僕之技就窮第恐僕之急於公之問  
僕也靈樞八十火記六百有真傳乎

### 秋佩先生集後序

君子之學非夙有本原而欲其卓然名世難矣哉  
范文正公在朝言事太急人或病之公引大過九  
四以自解且曰吾儒之職去朱子之經則茫乎無

八

上

從矣吁古人審時定趨其律令乃如此憲使少曄  
譚公按淮南出秋佩劉先生遺集視其舊更曰潘  
且曰子為我識諸後曰潘受之既卒業乃作而歎  
曰吁先生其始以希文為志者乎往昔 孝宗在  
御恭仁禮下言者過為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  
不過貶斥旋召還之以養戢直言之氣可謂勉勉  
一時矣逮正德初逆瑾用事乃首治言官極其慘  
毒而天下始以言為諱先生時在戶科特抗疏發  
其姦及張綏黨惡諸事瑾大怒矯 詔杖先生于  
朝前籍還里七年瑾誅起先生為金華守會瑾黨

有分巡浙東者附御史潘鵬併力陷先生先生復  
致其事去又八年 今上踐祚以薦起為長沙守  
尋陞江西副使皆未及赴而先生亡矣先生有至  
性少日即知求盡性至命之學讀書鳳凰山中自  
刻益苦先配程夫人歿六年不肯議婚惟其成學  
以副親志比學顯庸矣而又不究厥施抑何故哉  
蓋嘗觀之范公顯于慶曆聖德之朝而先生亦際  
夫弘治雍熙之運其在大過九四均有棟隆之吉  
是以越分揀時先後一揆然范公之攻時宰值其  
以西事悔過遂驩然成經略之功而先生之攻瑾

上

上

值其逆焰方熾不能止其燎原之慘徒使後來者  
服先生先見之明而竟無補於一時之事實豈或  
爰位雖符而承乘之數或異與先生遺集凡八卷  
奏議片之一明白同達讀之使人灑然而其宗  
事經物尤極纖悉蓋誠心公道必求獻替之實而  
非徒事譽謬之名者也 先皇懇惻作人之功其  
於先生見之矣餘五卷為碑表序傳書記雜文凡  
若干篇先生在金華三年餘其所設施多見諸作  
中是故重涂女之禁停則例之開乞給章楓山之  
祿請入何王金許之祀表江湏金朱二節婦之

理意所嚮。與人風動。此其志可與因循簿領者  
哉。惜其平生所試。僅此一郡可徵耳。先生自誌曰。  
居官雖不能庶然。取斗米片紙。以自肥。天則殛之。  
前罷歸。為瑾以公事羅織。前後罰鍰三百石。餉邊  
產。盡賴公私助之。乃畢事。同鄉舉人李其者。客死  
都下。會先生西歸。具其柩同返。間關萬里。不以  
為難。蓋先生行仁之心。無時刻或置。故遇事輒發。  
優紆中節。非若人勉強要譽於一事。子然無實之  
可繼也。善乎文正之言曰。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  
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小大之限哉。此予小子因  
先生謁如之言。而測其學之本原如此。先生舉已  
未進士。與先大人為同年。先大人居閒。嘗語曰。藩  
曰。吾同年在臺諫。如長垣翟光佐。涪州劉維馨。新  
淦徐賓賢。鳳采振耀。皆卓然名世者。小子知之乎。  
回思聲勢法然。在耳。豈意今日以鈐槩之末。俱役  
我少峭公臺下。乃得縱觀先生之遺言。以大慰平  
日嚮往之私。曰。藩。倣敢敬購以為我少峭公復  
維馨先生字也。先生名臣。秋佩其別號云。

七修類稿後序

代作

聖子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

而盡物。夫道一物也。物一道也。惟其足物即是道。  
苟不足。即道亦物耳。近世學者。語道為神奇。語物  
為臭腐。於凡君子所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一  
切惡之。以為無益之辨。不急之察。而自任以道。雖  
應酬日用之常。亦必欲徂於仁義道德之奧。以詫  
人曰。有道之言。當如是。吁。過矣。道一物也。物一道  
也。神奇可化為臭腐。臭腐不可化為神奇。乎。何以  
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七修類稿者。吾杭  
藻泉郎先生所著之書也。書凡五十一卷。上探天  
時下窮地紀。中極人事。蓋靡所不備。云先生間出

不修類稿後序

七

示予子受之。越數旬。始卒業。見其間事事物物。累  
繁繚繚。莫不可喜。可愕。可探。可證。以成一家之言。  
而於國家典故。為尤悉。歎曰。虞初九百。惠施五車。  
豈直為稗官小說哉。即人未究全書。先覽篇目。吾  
知其渴見之心。甚於論衡者。烏得以至賾而惡之。  
先生曰。吾老矣。無益於世。聊藉以優游卒歲。馬爾  
子何論之。過與予曰。不然。昔夫子論學志道。據德  
依仁。而必曰。游於藝。論詩可以興。觀怨。群。事君事  
父。而必曰。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理固無容廢也。  
近世學者。忽於下學上達之旨。輒以道自任。雖應



酬日用之常亦必徂於仁義道德之與使精粗相  
 判了不交涉吁過矣道一物也物一適也貫陳之  
 楷曾無涉於精微之蘊觸楚之萍豈盡律諸身心  
 之學卒有使命臨門茫然失對不幾于一壺千金  
 時邪是故學者論道自有本末而小物亦何可遺  
 故曰人皆有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先  
 生名某字仁寶以有俊才充郡庠諸生以親老歸  
 侍遂不營當世好古樂道大為時賢所重自先中  
 順公以來與子家通書相好故予得見先生此稿  
 而為之叙述如此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成湯陵廟碑

通州中谿鋪戶領鹽碑

九江府重建濂谿書院碑

寶應縣重修學廟記

菊亭記

寶應縣重浚宋涇河記

自松林泛舟上城東南角晚集介公府記

九江府新建靖節先生祠堂記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九

青居公館記

餘姚縣新立文宗柱史坊記



成湯陵廟碑

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亳今鳳陽府亳州也書有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所都明矣南亳在穀熟湯自商丘來始都之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作帝誥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山名湯所盟處春秋傳商湯自景亳之命是也濬其地里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外而皇覽亦曰亳城北東郭三里許有成湯冢云是亳者成湯首政之地吾民所當報祀十世世者也乃亳前此不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監察御史張君按縣至亳詢其故慨然以為缺典乃命知州事餘姚某建廟于陵之陽祀焉未幾廟成知州乃走使南都以碑事見託或曰亳之祀湯禮與曰禮也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害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湯而不祀無可祀矣矧亳為湯首政之地而體鬼之所藏乎商俗取重祀湯作帝誥孔安國謂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而盤庚之遷西亳也亦曰茲予大

享于先王則犧牲粢盛獨非亳眾之所常有事于亳安得而不祀湯也按風俗通湯者褒也昌也春秋元命苞湯樂曰大護護者扶也夫湯以寬治民而除其害其功烈赫赫在天下固不但亳人之所當獨祀乃亳人者生于百世之後顧得肆先奏假以為天下觀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哉吾知盼嚮之餘昔所云作福作災今始有所定而亳之民受福穰穰矣詩云勿予禍適稼穡匪懈此之謂也若夫國之大祀所以為萬世帝王功德之報者則自有太常之典章在易川及焚是役也崇德善修教民以禮監察君可謂得觀風之體要而其守奉揚美意以存國故使歷世缺典不勞而舉其能亦可書也作成湯陵廟碑因詩以系之其詩曰有娥立子契玄王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天乙湯道古賢聖基必張驟宮神告天降祥金符帝錄何煌煌百辟來享商是常聖敬日躋官賞明一德咸有唯阿衡導我升陞四海同伸器作誥寬仁彰東郊之戒崇有功咎單明居亳眾承桐宮榮林帶萬鄉景山允允松栢長大河東去何湯湯倚那父廢誰云將國故當舉委道旁遺家七尺上正方東都御

使接水荒曾行是豕薄之陽持斧于今史有光新  
廟奕奕天際翔卜日得吉展玄堂相組于豆羅羶  
蘇管聲嘒嘒鼓逢逢神之聽之和且平執齋秉佳  
在中唐純嘏既報尸竿揚我民世世來承筐謚  
我皇運萬億昌

申谿鋪戶領鹽碑

瀕海之郡鹽之所產也而通其一焉國初立法令  
民關中凡無引而鬻者治之以法著為令甲惟在  
奉行者推其意而權宜之俾上不廢法下不厲民  
斯善矣近年縣院以他州例令此邦鋪戶盡赴真

大澤廟集卷之五

三

州領鹽以鬻土人檄下鋪戶率皆罷市離去本業  
寢為地方之患歲丙辰夏豫章喻疾南嶽被薦移  
守於通政暇選諸生校輯郡志中載領鹽事乃進  
鋪戶於庭備詢之咸以以愬侯曰噫是誠在我於  
是于創顛末白之縣院以為通產鹽之鄉法當禁  
其舟車之販今民竈比屋而居民之不能為鹽猶  
竈之不能為五谷也彼此相易習以成俗今欲土  
民盡食商引之鹽雖家置縱兵戶列邏者其勢必  
不給矣縱使得禁民不鹵食其患小竈不粒食其  
患大吾恐枵腹待斃者不免也竈丁亡則國課虧

善奉法者固如是乎況引鹽始由本郡載至真州  
今復自真州返之故地往復千里勞費不貲以故  
出於官者價百出於竈者價十夫人趨利以就便  
情也孰肯舍此鄰之賤以就官販之貴哉然則鋪  
戶不惟有飛輓之艱抑且有包陪消折之苦矣說  
者謂通不宜獨食私產固也殊不知郡中捕獲私  
販歲不下三四十萬並令鋪戶鬻之反浮於所領  
引鹽之數則鋪戶本嘗不溢價於公小民亦嘗不  
仰官而食也今又重之以此則前所捕獲者將令  
鋪戶轉貨於商人行鹽之地可乎或者又謂此特

大澤廟集卷之六

四

輔商人之不及爾不知富商之貨動逾鉅萬而小  
民所領大倉之秬米也則益於富商者甚微而病  
於小民者不抄矣經國者能無動念乎狀上縣院  
斷郡崔使君棟悉其誠懇遂允其請且於捕獲者  
減其價二十之一方之積惠以除無何喻侯有駕  
部之命瀕行鋪戶朱相等以為侯之患在通人當  
沒世不忘不有以紀之非所以垂諸遠也乃僉謀  
乞言庶紀之石以求其思乃託江子一山以請予  
謂鹽法之利博矣三代時修其職貢故其利在民  
漢以下制官厲禁故其利在上夫利既歸於上而

顧使善貽諸下乃今寬大之 朝爲之牧者坐視民隱而不知卹是烏在其爲民父母也通郡領屬之患昭然矣前此未聞有獨之者其或念及乎此而才不足以副其所爲才可爲矣而信不足以孚其上祇見其難就也今喻侯當倭患荼毒之後推亡固存薄征厚卹固足以繫民之思矣而復以餘方祛郡中數十年之患非其才有餘而德足以信上者能之乎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况百里之守以潤澤生民爲心者乎是宜致通民繹思於既去之後至欲其子孫世肅其報於不忘也余家接壤於通鹽公之德風多矣故因其請而樂道之以慰通民之心云

九江府重建瀟谿書院碑代作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家法也周子曰萬世王祀夫子此在後人追崇素王之功教思無窮耳乃夫子何與於是哉夫子之言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其下學上達自得於知天之妙者方且聲臭俱泯外物場足以尚之瀟谿先生者世家道州營道縣瀟谿之上卒葬九江故九江建瀟谿書院以祀先生

六書圖卷之九

五

六書圖卷之九

六

也書院在府治之東一里許予歷九江首謁先生入書院升其堂睹厥廟貌不足以妥先生祀事重令所司建之時嘉靖己未十月朔日云越明年庚申三月來書院漸報成事乃擇九江諸士子讀書書院中俾學官董之以講周子之學乃周子何與於是哉自孔顏來以迄周子二程子道統明已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學仲尼顏子所樂何事而明道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由是上遯孔門千載絕學始有端緒回曰不改夫子曰在中所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也夫子許回曰惟我與爾有是夫信哉先生幼孤爲母舅龍圖學士鄭公珣所器鄭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先生博學行已間道甚早嘗作太極圖易通易說數十篇後以鄭公奏試仕至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先生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在南安年少不爲守所知在合州爲人所讒不爲趙公抃所知先生處之超然也大抵先生出處本意不卑小官而樂於求志在九江築室湓浦以瀟谿之名寓之謂安人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

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谿者  
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先生  
此志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邪邈世不見知而不  
悔者邪宋黃庭堅氏亦謂先生胸中洒落如光風  
霽月孔顏真樂端在是矣而陸子靜則曰後來明  
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矧至今日君子弗求  
自得動輒高於古人曰聖夫謂吾有志於聖可也  
謂挾聖以自大不可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中  
問至之之方宜何如哉而詎曰予聖賢之論樂曰  
聲依永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然也若謂聖可以安  
排布置而然不幾于末依聲乎聖門之學不如是  
也要在求志以驗其所得之實諸青院成因令  
有司行釋菜禮以祀先生并以諸諸士子之來遊  
者

重修寶應縣廟學記代作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寶應知縣王驥始奉  
詔建廟學居父之圯爲正統壬戌知縣朱瑗修之  
居父之又圯爲天順癸未知縣龍淮修之居父之  
又圯爲弘治癸丑知縣韓立修之迄今五十載矣  
乃又圯於是御史河中楊公奉命清理南直隸

卷之九

七

重修寶應縣廟學記

八

戎政行縣至寶應發其察院無礙帑金十鎰有奇  
命主簿徐志高董其役修焉志高受命經始於嘉  
靖己丑六月既望廟自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櫺星  
門學自明倫堂博文約禮二齋及講射之所肄息  
之號至於庖廩靡不易故以新斬然完整而又繕  
以周垣飾以丹雘深敞弘麗大於舊規矣用今年  
七月辛卯行釋菜禮於先師告成事里居氏某曰  
往時今修廟學時先大夫實相厥事云先大夫言  
韓令於廟學尤盡心規畫措置認然惟恐有一  
事不到也故予見廟學之圯獨於前功傷焉乃楊  
公謁廟畢過予因言及學事公曰學圯矣不修何  
也予曰邑當周道官勞民罷矣公曰弗煩於官弗  
擾於民如何予曰非常之舉可望之常人哉因起  
再拜囑公公毅然曰我修乃有茲舉夫寶應有廟  
學百七十年于茲矣建而圯圯而修特有司者之  
事耳率皆踵武具文卒莫之能大也公按節南畿  
屬城驛比簿書期會尤恐莫周而最爾下邑獨垂  
眷拂新厥廟學大於舊規俾炫燿淮左此豈直里  
居者之慶也邑之人文或其興乎公名瞻號舜原  
子儼儼可任大事在南畿風采卓卓專政大理評

去者有祀先睦族餒予見之信古秉禮篤倫顧俗宜其施於有政矣然公固愛邑之諸生每與諸生語必大加獎進故為新厥廟學如此予故曰邑之人文或其興乎是役也公主之助之者則泰州倅歸安朱君懷幹邑令桂林朱君佐云朱君以刑部主事左遷泰州來攝吾邑事精緻有吏材未三月邑之宿弊釐革殆盡後又以臺檄來築運河石堤今以茲舉捐俸金若干星以成之宋君當提調之任其廟學規畫措置蓋無異於韓而奔走晝夜卒成厥役者則主簿志高也志高者恩縣人也事

菊亭記

菊亭記

成宜有記公向以屬予義不獲辭勉為論次且系之曰檣星門外撤民塵數厦闢神道控湖去一矢地耳夾植槐柳中以坊表焉寔廟學之偉觀也覽方輿者歷歷云奇惜公未及聞耳雖然相待乎

揚州人也性好菊自稱菊亭處士余蓋疑焉公世家揚之沙上其地尤多竹不啻千畝公顧舍焉而以菊稱何居信哉物固係於所值也公擅素封之資篤君子之富家累鉅萬有而不享獨好乎此豈人所棄者我取之邪將事於服食如道家者流邪抑有感於時俗之變特因奢而示之以儉也若然公之好雖不以竹余固知其為三代之民矣夫揚自隋以來非所謂佳麗之區繁華之會乎俗習臺靡背好花事隨所獲為酒食費輒緣手盡不為後日計由是觀之開明市之春風蕃釐觀之夜月果揚人之福哉公固重其俗之難變也產業雖盛能五世其財治家有法度居常服用如寒人子姓化之亦不敢同時俗之好几積餘即以繕學立田置義冢脫人囚繫歲侵大賑又收其死者瘞之每心有所感揮千金若涕唾不顧至今揚人之言尚義者必曰卜菊亭卜菊亭云嗚呼揚雖不著菊菊不以公而顯邪公所好於揚為儉邪奢耶然揚之俗亦自是變矣至於按譜以徵奇信方以久壽徒區區於菊之一節固公之所不屑也公之菊方將掃隋唐之遺跡奪熙寧之陋尚直與夫禹書之條

並美於東南以貢揚人比屋之俗以助成我國家淳熙之治謂公非三代之民可哉公有孫曰國與余善余感公之意不暴於世也因子陟請為之記

### 寶應縣重浚宋涇河記

宋涇河者寶應縣之市河也南北界運河東注望直港名曰宋涇所從來可知矣按舊誌洪武初浚宋涇河置板閘一區正統二年大水運河決閘毀至九年民人李忠建言于朝詔修焉迄今八十餘年河復塞縣大夫咸唐岳侯詢其故歎曰縣

之有茲河也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稽留奇邪

作矣故曰見而寫之無問所會尚容泄洫哉吾今乃知汜光白馬之不足以倚蓄近埭而廣洋射陽之可以逆被上流也吾今乃知宋涇為河東下西高而攬其谿谷之會也吾今乃知其縣之民利所由興而人文之所由振也河其吾浚矣乎乃集眾議之共計動工若干賞若干議成以其事白于水部郎中龍陽鄧君復白于河道都御史山陰何公報如議侯乃齎戒選吉日以牢醴告于神集眾舉事人心翕然從之不逾月而河浚矣一日侯過余

曰功者難成而易隳者也予浚茲河役垂成聞尚有異同諭今幸以成事告非託之貞珉其何以垂厥後而定民之極是在吾子於是曰藩作而言曰昔孔子言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乃知春秋浚洙之民豈盡可與慮如者哉是故君子將有為也惟其終之善也他固不遑恤也侯浚茲河斷利縣之民而又勸其縣之人文之振百萬揆畫必要其成甚至審重細事一皆躬自閱實不盡以委諸人卒使八十年之廢不逾月而舉是豈偶然之會邪撤工之日傾城聚觀大湖洋洋賓贊主縣兩水珥其市六橋帶其流夾涇民居棟宇峻起舟自聚水門來如入異境譬之文輝之人氣脈復屬由此而彌性發祥亦自盈虛之理他日寶邑之士其有既富而穀不文而興者乎侯寔起之矣按穀梁傳曰浚之者深之也秦蜀守李冰湔岷碑亦曰深陶澍淺包堰蓋深則輸者易潴淺則澮者易入此宋涇河之以侯而浚也侯所謂攬其谿谷之會者也後之君子其尚未覽之哉侯名東升字某汝南之信陽州人

自松林泛舟上城東南角晚集介公房記

林野寥落之情豈不居然可即哉博支子曰露  
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眄有傳飲河既足自  
外皆休噫嘻博支子之樂其天矣哉夫安平固淮  
以南一澤國也彌望蒼蒼陵炎區耳謝靈運曰夏  
千里而無山李嘉佑曰楚地連山寂寥斯抱憾也  
又矣乃邑故有土城自塔西北未轉而東可一里  
許至市河口為水關斷而復起東去又半里許折  
而南貫鹽橋是曰下河下河居民浩穰之地而城  
東南角者適當之且其角特斗絕插入大湖之心  
帆檣自南下白浪山湧舟人呼嘯之聲直灌耳入  
也往予與博支子讀書介公房暇日相與浚戚家  
汪上土城並河行至市河口途窮而止是故於所  
謂東南角者每有遺憾焉顧乃償於今日今日為  
仲夏已未歲在庚戌舍弟子敬將行時過涇上圖  
別予子命兒子方中具茶果酒脯往餞於其舟舟  
時艤松林下衡臯文鷁波日搖蕩令人心目頓豁  
汪之西有鄭氏館秀才李子寓讀其中衆往拉之  
同遊不值子敬曰弟今日不成行矣曷不往下河  
拉博支子遊比至下河拉博支子至已微醺口噴  
喃喃淵明語不置且曰胡不拉李子來子敬笑曰

八 常園集卷之十九

上

因拉之不值始來拉兄博支子亦笑曰詎已詎已  
因招與上城之東南角班草列坐酒五七行子因  
指一阜謂子敬曰孰謂淮以南無山哉彼對河拔  
地起綠秀而正方者不類留京之天印山乎是阜  
也與東南角實相賓主云而其地脈乃自我官庄  
許來阡有松千餘本蒼然成林墳塋廬舍皆隱不  
見第極望沈沈耳須臾有雲氣從塔頂起微颺颺  
之而南雨隨下衆猶堅坐不起雨轉急始入舟還  
艤松林下雨止矣入城過寧國寺適李子自西來  
衆大笑以為奇因揖之過介公房子敬重取酒於  
家時天已暝佛几上列檠燭二函索火焚之并取  
舟中所携芍藥一鉶供佛而幼弟曰蕙就其室出  
李子近作一篇衆爭傳玩且歎曰古人云天馬行  
空信不虛哉予自甲辰入仕路南北奔走凡六年  
餘始得假息此房殊為不易蓋介公之師曰讓和  
尚與王父江陵府君善予家自江陵府君相繼讀  
書此房凡四世矣酒中不勝舊遊之感而博支子  
僕首屬有思已而顧予曰適得句子為我續之因  
索紙書曰昔別木蘭院今來簷蔔林子肇奉射陂  
子方經學品清句而簷溜復瀟瀟有聲諸從者向

八 常園集卷之十九

十四



履琛立戶外有趣行意遂哄然起至縣橋下夜人定矣射陂朱曰藩著

九江府新建靖節先生祠堂記

代作

先生為潯陽柴桑人柴桑今德化縣之楚城鄉也其地自清風嶺直至桃花尖諸山皆是當時總謂之柴桑云府志云楚城鄉西南八十里正德六年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題曰晉陶靖節先生故里乃始得其地于面陽山表先生墓嘉靖十一年九江知府馬紀又得先生祠址于山麓請建祠祀先生焉其禮皆以春秋舉行予昨道九江訪先生

人壽集卷之九

十五

遺事不可得比至南康望落星寺人始有指謂先生之斜川者於是喟然歎曰有以哉先生之居在山南中間所謂上京栗里西廬等處相去直三十里耳乃九江在楚城鄉之西南何得以訪先生顧先生亦自不數數於九江先生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唐虞述箕子云去鄉之惑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僻世辟地兩得之矣其住山南也暇日但至田舍及廢草莊觀會是他無所適上以欲識先生莫能致命其故人通之齋酒具于半道栗里相遇共醉俄頃弘至

先生亦無迂弘又嘗與庾登之謝瞻共集淞口南樓且要至先生瞻所賦詩叙在坐四人其云方舟折鶴知蓋謂先生云先生亦自有作題曰於王撫軍座送客此外閑居則新好競招莫遂停雲之思孔業雖述徒念校書之勤而已他復何所往哉先生去今將幾千年世人靡不知重先生乃其實莫有能究先生者雖以東坡晦庵諸賢亦止論先生一隅而全體或有所遺焉噫嘻先生實三代有之士文集十卷與其平生鑿鑿相表裏無一字虛設觀其榮木詩真彼不舍安此日富不舍者何乃天子川上之音即先生傳之何得云自漢以來無人能識耶不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成者果何事耶故曰先生實三代有道之士其他出處死生言動皆其存日有為之跡耳至其無為本體人竟莫之究矣戊午秋予今九江府建先生祠堂于府治之內越四月祠堂成第無祭知府紀向所請祭皆祭于楚城鄉先生墓地茲欲觀其一春以祭之府使九江人得預先生俎豆為幸秋則仍祭於楚城鄉庶為兩便云因示之府并附予所欲言者為記

人壽集卷之九

十六



青居公館記

青居山在圓通山西北其麓有青居鋪詎潯陽驛六十里舊無公館凡樞符馳傳經過此地者即往宿于圓通寺方丈亦或假榻于居民之家殊非事宜少司馬應臺傳公巡撫江西時按潯陽始創立公館館成題曰青居公館往來者便之經今凡若干年矣觀河洛而興思念甘棠而勿伐後來君子寧不有感于茲乎昔太史公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在七領中所謂肆目若涉天庭者正指此山第三領寔推峻極是故伏滔稱之為江陽名嶽云夫青居山者在廬山下特眇小山耳視廬山曷足以為輕重雖然古人有言不察細者視遠故也是故造奔蒼者必資三殮之飽步丈尺者始達上霄之路公館去潯陽六十里南過石礪入東西一林上天池觀

入卷之三

七

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顒仙碑必自青居發足則青居謂廬嶽之權輿非邪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賓客其在今日賓至如歸亭有青居之利者可以知所自矣青居山無可紀其傍三山曰圓通曰石耳志中紀宋賢事甚悉有西亭

歐陽六一與居訥禪師談道處又有至樂亭蘇東坡至寺遇老泉忌日為山公手寫寶積獻蓋頌亭今廢而朱文公則曰圓通寺無他奇但門徑竹木深邃為可觀耳相去三百載風景宛然如從晦翁遊不隔一二日耳山水發越不有待於人哉應臺公有社稷之器近代人品謂與邃庵晉溪相埒其在江西當嘉靖戊申己酉之間紀綱振肅惠化流行民間至今日思歷四政為我御史大夫吉陽何公公於應臺公有密親同道而謀並朝而立相期為極遠茲復先後埽馬古所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者與因補亡館石敬併及之後來君子其恒體作者之盛心勿視為平津之馬廐云爾

入卷之三

上

餘姚縣新立文宗柱史坊記

嗚呼孝子孝孫之心孰不欲表揚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而力之所去而吾力適不足以挽之來有不來者乎謂之無可奈何者惟是先祖之美灼灼在人心不容遽泯一旦有好德君子力挽其勢而表揚之此其意嚮所在固非以孝子孝孫一人之私而然然而為孝子孝孫者不此之賴而欲以一人之私表揚其先祖之美亦不可得也故

曰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餘姚縣文宗柱史坊者為其鄉先生東里邵公立也同年四川按察僉事濟謂曰藩曰先祖舊有文憲節牌坊立於長伯宅首伯兄弟以宅潛售之巨室遂徙其坊於宅之東街家君與漳夙夜不遑寧處寔以力雖不能復其宅而坊為祖德所係不得已聞於官荷監察御史劔門趙公分巡蒙泉姜公洋山凌公行縣督其為先祖另立一坊於姚江驛之前以表揚之於是先祖復有文宗柱史之坊坊之成在嘉靖癸丑十二月六日子蓋為我記之曰藩聞而歎曰有是

山澤閣集卷之九

十九

哉昔南陽名仟人不肯從廣川之陵過者自下信乎天下之事情之獨者或扼於勢而迫之同者必逢其會也東里公連舉甲辰進士今建平有惠政選北道陞陝西按察副使咸奉

勅視學平生持身極清苦其學行卓為一時儒臣之冠在陝時以不阿逆瑾致仕瑾誅行起矣會當路者以排已為嫌置弗叙嗚呼平津雖忘仲舒猶不失膠西公也乃爾然公得年為最長見其子今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時順為臨淄今復見其孫僉憲君連舉甲辰進士為六令今始歿歿而僉憲君

父子孝思之極圖復遺坊而不以殖產為心直足

山澤閣集卷之九

二十

縣新立文宗柱史坊記

閣集目錄卷之三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淮府審理楊公配吳孺人墓表

陶灣山阡表

王母于孺人墓誌銘

解州知州前戶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贈南京戶部員外郎潛庵楊公傳

裕齋先生行狀

祭顧親家姆石夫人文

祭倪封君文

八帶閣集卷之三

八帶閣集卷之二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淮府審理楊公配吳孺人墓表

南駕部次泉楊君數爲予道其外姑吳孺人之賢似欲有所請於予者一日持所爲孺人墓志銘侑以幣拜曰我外姑氏沒十二年矣我外舅龍巖公下以已未元旦寔孺人于羅陂之阡亥山已向厥惟吉壤惟是墓道之石其辭尚虛願於君子圖之予受其志銘讀數過因謝曰子之文核矣典矣可以信後矣予復笑言者君固以請曰志志諸陰表

八帶閣集卷之三

表諸陽微表無以慰其子孫暨龍巖公之心惟君子其卒圖之予諾焉表曰孺人之吳系自繁昌始祖諱南父經德安守禦所正千戶母氏以弘治壬子四月初六日生孺人于安陸鄉孺人生性簡素精女紅勤敏自肅家居進止有恒度常變不逾父母特愛之名淑坤字以順得年十九歸龍巖公龍巖公父曰憲副公母曰黎夫人孺人事之極其孝謹日夕就養必躬具飲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蹴踏不自安必再具而後進舅姑亦鍾愛之曰吾家孝德婦也歸龍巖公二十年餘相敬愛如一日

以嘉靖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得年四十有五  
生子男二長明德太學生次峻德女三駕部君蓋  
其中壻云孫女四其詳咸載墓志中駕部君曰表  
表諸陽者也孺人諸行實厥志詳矣無庸表若其  
出於變故特可表者有二方孺人之歸龍巖公也  
甫三日即遭大父復齋公之喪孺人相龍巖公舍  
卒中事事有條理憲副公與黎夫人自閩梓喪歸  
點檢送終事乃至無纖細可憾黎夫人尤稱之寧  
庶人之變憲副公為所誣被誤逮下詔獄閩戶  
拘禁兵氏欲迎孺人歸為潛避計孺人泣曰吾舅  
為國盡忠罹此大禍死即一處死耳吾將安之在  
獄六越月事竟白得賜還鄉人莫不羨其孝烈夫  
事變猝起雖丈夫平日以定刀自負一旦失措者  
多矣孺人能從容得正如此駕部君銘辭曰三  
日即哀六月繫獄予蓋讀而悲之曷可以不表哉  
會予將有潯陽之役駕部走趣曰外姑之請惟君  
子其卒念之勿俾龍巖翁及其子孫缺望可也作  
淮府審理楊公配吳孺人墓表

陶灣山阡表

具興潮西名郡生其間者不惟尊官鉅儒布列

赫然名世而山阿水曲敦本好事家儼素封志  
樂黃邈如古逸民之儔往往多有之侍御慎君謂  
予曰蒙不肖願有請陶灣山者先君南槐翁暨先  
母唐塋地也墓石久未表於心惘然蒙不肖敢自  
拜以請予諾焉退而發其志狀則見南槐翁起家  
教子綽有古人之風尤所當表者翁名祥字元慶  
歸安人曾大父文聰大父端父經母吳氏翁生而  
蹕絕有治事才其父能之年十八俾出賈翁曰肇  
牽遂服訓固有之孰與務本力穡日夕侍下以養  
吾親哉於是受田于茗甯之間因其沃饒大肆力  
於農倦則輟耕坐壘上取陶靖節田園雜詩歌之  
樂也未幾產益植家口日益聚厥父竟以翁為能  
而憐兄若弟之不逮也乃謀割產意欲以其豐者  
畀其兄若弟揣知父意手自割產即以其豐者畀  
其兄若弟父大悅翁持薄產自刻益苦而厥配  
孺人有克相翁奮然為成立計家益用大裕方且  
開門治第待落成其正寢以奉父君會父卒殯焉  
孺人出潯村唐氏生而端雅治家極嚴整善為  
具與樂者之最下逮豢豚伏雌亦各有則人爭效  
之翁性素剛直與物多忤一有所觸輒執執不自

鄚人扣門其事必怡顏婉委引之於道翁亦尋  
自悟曰汝言是也翁既以逸民自終生蒙有三子  
長節縣學生次慎次益則出常訓之曰韓大大到  
者吾慎氏所自出也嘗則有東陽太守傳至宋韓  
鑄者守吳興因家焉為吾歸安始遷之祖歷元入  
國朝雖代為名族咸隱德弗耀無以自表於  
小子識之其思有以畢予之志矣慎朋是益咸  
舉進士歷漳浦知縣為令官慨昔盛時免置之  
人可以公侯干城漢之舉賢亦自三老孝悌力  
始仕隱之道未嘗異也彼梁伯鸞龐德公之流生  
丁季世飄然遐舉豈真好異不念子孫哉我躬不  
恤遑恤我後意可悲已觀南槐翁自少至老子子  
自樹立以孝悌者名於鄉復教成其子使畢已志  
大行其道於時顧有鹿門諸賢所願而不可得者  
此雖具與風氣淳厚產貴產賢直為常事而我  
國家誕受多方承平日久風化之所披拂氣運之  
所流通即翁一家亦足以徵皇極錫保之盛矣因  
可以不表哉先是翁感異夢語其子曰歲在癸丑  
其已乎乃亟起覓塋地得陶灣山於縣之西喜曰  
吾之首丘也越明年己亥翁果卒塋焉作陶灣山

碑表

王母于孺人墓誌

王子仕時介其友吳子 迎南過予拜且泣曰祭亦  
不即死滅將以今年辛 亥十一月二十八日禘吾  
母于先君子之兆其所以不朽吾母者惟先生是  
圖道南復贊之曰先生 雅知什時直不可辭予退  
乃發南墩張君所述狀 叙之曰孺人諱毓秀姓  
氏丁氏自吳門徙家于 高郵世為高郵望族曾祖  
景輝將仕佐郎祖孟簡 父昆母沈氏以弘治乙卯  
八月三十日生孺人孺 人生而端靖淑柔不妄語  
笑於女紅特所蕙解父 母憐焉年十八歸同郡王  
君某字用明號鑑泉鑑 泉故倣儻好修之士而以  
孺人妃里人稱之王氏 族甚大孺人入其門上下  
帖帖無間言繼祖姑朱 姓嚴急人稍觸之輒大怒  
怒不可解孺人侍其側 十餘年竟不觸其怒及時  
時勞苦孺人曰新婦休 矣夫兄拙早卒遺一女孺  
人撫之逾於己出既長 厚其奩具嫁巨室張氏子  
序孺人性勤敏家務纖 悉必躬到不以為勞既有  
有諸男女又值鑑泉多 病勞益亟凡鑑泉諸藥餌  
飲膳非口自嘗非手自 調毫不以進也此鑑泉卒

哭之喪之靡不如禮里人益稱之服除後諸子咸  
 長成孺人復教之俾各守一藝以自立又為之授  
 室有孫拮据十年而孺人亦病矣孺人生子男七  
 人長樞先孺人卒次梅次登庸次柱次楫次登瀛  
 登瀛與兄登庸俱州學生次登第女一人適州學  
 生耿樞孫男六人廷輔廷相廷弼廷佐廷陳廷衮  
 女一人長聘儼若次聘萬邦慶孺人病革召諸子  
 立床下誨之曰汝父辛苦起家卒時才四十八耳  
 吾今年五十有七乃復從汝父十地下吾復何憾  
 某所田若干區祭上書若干卷皆汝父所積以遺

解州知州前戶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吾邑易學在弘正間稱東湖先生先生於易有師  
 受學義研深顧數不利于場屋乃君與其弟參政  
 君旦傳先生之學相繼大發且同出太學士龍湖

張公之門龍湖一代言宗雅以伯樂自負特拔  
 君兄弟許其經旨精粹文氣淵望有遠人之致  
 君乃止此惜哉君諱習字子猷世為揚之寶應人  
 父禮東湖先生也贈戶部郎中母太宜人陳氏以  
 正德丙寅九月二十一日生君君生有其質爵度  
 坦夷不設城府童時東湖先生稍授以經義君言  
 下領會且更有論難先生大奇之既而充學官第  
 子員與參政君講業于家蘊弼自勵寒暑不少懈  
 學既成參政君先君連舉嘉靖乙未進士君欣然  
 曰是足以報吾老父矣日夕侍東湖先生應酬人  
 事臺、不倖識者莫不服君之度後六年辛丑召  
 亦連舉進士觀工部政尋以東湖先生憂歸起復  
 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再督密雲軍餉已又監  
 兌兩浙糧運其來兩浙時予方知烏程以屬禮事  
 君見君會計精密不縱不弛軍民稱便間戲之曰  
 張二汝能持此一握竿子天下事盡在掌中矣尋  
 轉員外郎郎中督餉宣府去京師不三百里巨計  
 豪賈持權貴書來前政每為所黜無可計絕君至  
 風力赫然一切書絕不之來君乃大為更張塞占  
 膏之途裁後時之券嚴互察之法公召報之輸一

特邊餉頓爾一給于時後湖君亦以郎中督大國  
餉事兩鎮相坐稱北門雙鑰會宣府領軍把總某  
侵俸鈔事發君怒欲罪之適當考察年渠乃騰言  
諛君一時當路失察遂出君為解州知州君怡然  
就道曰州縣我素心也今獲遂矣到解即詢瘡痍  
平徭後抑金并鋤奸桀遇事應發案無滯牒未一  
年解以大治補將及而君不能待矣君之卒以  
甲寅五月五日得年四十有八又六年己未二月  
十八日君伯九朝散君易將葬君于龍首村新塋  
之原先是持入學吳子道南狀過金陵再拜謁于  
銘君張參政吉附以書論托切至于不可辭按狀  
東湖先生文右若父震是為君曾大父君兩娶先  
祁氏贈安人繼吳氏封安人子二元勳元輔俱吳  
出二子資性穎悟可以讀君書矣憶予釋褐甲辰  
歲君兄弟自鄉中來行會都下相得樂甚中秋夕  
酒酣上觀星堂徘徊四眺意氣豁然是夕君發論  
更道發司念于惻然感焉回首十六年而浮世事  
變遂如此云銘曰孰俾之茂孰俾之朽茂者匪發  
而朽者匪莠嗟乎悅庵猶此晦

贈南京戶部員外郎潛庵楊公傳

揭陽桃山之洋洪里有隱君子曰潛庵楊公以子  
百贊貢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而其配陳  
氏為宜人公諱宣字良瑜其先自徽之婺源徙揭  
陽相傳至公父秉榮稱正心公母謝氏生公兄弟  
三人公其中子也公生而朗慧讀書成輒不忘稍  
長入縣學充弟子員治詩經作文根據義理深以  
藻繡鑿悅為耻其友侍御鄭公一切每資焉曰良  
瑜理密也邑子及四方之士遊門下者一經指授  
即出以取科第如挽拾地上芥乃公自試輒不利  
而正心公年日高公不忍遠去左右即力解學籍  
營東脩以為養且曰易稱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我  
之謂矣因自稱潛庵子云母歿公喪之有禮比其  
喪正心公也於禮不致毀公哀號孺人墓殆其母  
歿時鄉人感焉季弟發早卒遺一女正心公均其  
產為二分授公與其伯氏曰以發附其孤女汝等  
共嫁之已伯氏以多子故議立發後衆咸曰父命  
也公曰發誠不可無後兄議是卒三分其產如伯  
氏議仍共嫁其孤女公平生忠厚惻怛處人接物  
惟恐一毫有傷其意至義不可奪則毅然山立萬  
夫莫之迴也年七十有三以恩例應得冠帶也



令某詢公公謝不往既而行鄉飲酒禮請公公又謝不往人問其故公曰君子不失身匪人自古未有不愛民而能養老者也先墓為豪民所占公聞諸官豪大有勢力弗得直公即聞之 朝行本府勘得太守湯南崗啤為改正乃已季彭山本以御史謫揭陽簿舉行鄉約欲得仁厚耆艾者為約長衆推公彭山得公喜甚曰先生陳仲弓管幼安之儔也吾約得先生行矣乃分都圖出

大邑縣志卷三十

十一

楊潛庵不死吾揭楊可以無訟矣陳宜人有賢行先公辛親友誄之曰貞哲孺人而公自撰其狀鄉人以為實錄日贊今為南京戶部郎中朱曰藩曰癸丑冬予補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郎中君為員外郎相與三月敗戶部去郎中君才識通敏可任大事且器度淵雅人以逆來傍觀者皆不堪而郎中君怡然受之無難也予心敬郎中君一日詢其家世郎中君因為予述公行事云云且云不肖家食時與友人營壘一廢寺田先君聞之召不肖曰爾壘此欲以為養邪非仁者之粟矣許魯齋不云

世亂無主吾心獨無主邪於是不肖悚然有悟予曰有是哉君家

裕齋先生行狀

嘉靖庚子春三月十有一日裕齋先生卒於家既卒哭厥子啓芳詣其友朱子曰藩稽顙泣曰不孝孤啓芳等卜以今年某月某日奉先君柩往塋於某鄉某原將圖所以不朽先君者於鄉邦立言君子其行實惟子馬微嗚呼先君涼德謫行大都無可不朽者然自少力學思以儒充楊宗遊邑庠幾

大邑縣志卷三十

十二

二十年竟憾軻於時爵爵不得志及不孝長解文義先君以為可教督課之晝夜額額必期有成立乃戊子不孝領應天鄉薦歸先君以其志少酬遂力解學籍一意望不孝而今已矣天乎慟哉又曰去冬不孝完歷南部歲暮事未竣獨卧寓樓忽思古人風木之感淚泫泫滴比曉默咎不祥已家訊至果以先君病趣不孝歸不孝歸跪膝下見先君神采大非平時殞越欲絕亟就繫圖之三月竟不起比疾革先君引不孝手書思貽今名四字且曰吾兒他日脫有一命之寄翁不及見矣木欲靜而



風不止兒念之乎天乎慟哉何遺言之及此也風  
木之感豈侍奉者之所宜及邪將不年之龜天已  
奪之邪抑心神感召而先動其禍福之機邪朱子  
曰已無為是無為是予請以平日所徵於先生者  
質之子可乎於是啓芳收泣曰其幸朱子曰功名  
之際豈不命哉吾邑有東湖徐公者慷慨喜事之  
士也精於易有聲場屋先生受易其門徐公雅器  
之因妻以女曰吾得婿楊郎無憾矣於時人以先  
生為徐公所擇婿又受其門易其功名可立致也  
乃竟輟軻於時詩鬱不得志何也啓芳曰不孝不

山常開集卷之三

十三

敢誣往弘治正德間文體典質先君論文於徐傳  
其體每試輒以其體作文後來時體轉相趨承先  
君略不動意曰文自來如是故不獲售朱子曰  
是固命也先生之文固不宜於今也即當時亦不  
售何也姑勿論吾聞昔楊氏之宦蓋甲於實應云  
然起自情農公情農公生三子乃先生先生生  
當楊盛時在父兄間無子弟之過性不樂奢嚴既  
入學布素恂恂儒人也情農公尤愛之曰是兒必  
亢吾宗比情農公卒家口日益繁楊氏稍陵夷眾  
微矣先生事三兄益謹三兄以先生故合爨者十

數年朶朶不忍析比析先生又耻競營產曰吾儒  
人不須是舍宅於康莊之衢出居別業破屋陋巷  
飛雪塞門或晨炊不給先生慨然偃臥蓋未嘗低  
眉向人也朱子曰先生之志非通也晚年稱裕齋  
子者何也啓芳曰先君晚年始有田二頃在蜺蜺  
蕩之東既解學籍遂遠跡田廬為稼穡之事每春  
秋佳日輒命扁舟載酒壺臨汎蕩中觀省也輒欣  
然獨往曰吾今可以裕矣夫功名於身至疏也君  
子之疾夫沒世者謂其無所表見於世矣乃又曰  
以勞廢心體豈善生之道哉詩不云乎今我不樂

山常開集卷之三

十三

歲月其除又不云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今可  
以裕矣於是自稱曰裕齋子而以家事悉傳之不  
孝嗚呼先君輟軻一生不孝傳厥家事方圖承歡  
晚祉期願未艾詎意其乃止於斯邪天乎慟哉蓋  
得年五十有四云先是  
皇太子生詔天下學校老成皆拜冠服之命縣大  
夫亦以例授先君不孝為之請先君笑曰兒欲翁  
累此往蜺蜺蕩邪卒不之授朱子曰荷與先生雖  
不功名表見於世然即其生平為人子為人弟為  
人父篤愛以全倫苦節以貞操和以善老皆歷

所稱也匪無徵者予不文 即此代吾子  
填諱何如於是啓芳復稽顙泣曰 其按楊氏世  
系曰楊出松江之華亭由華亭徙 之衡陽鎮遂  
為實應人後又自衡陽徙今在城之東南隅為邑  
望族世有隱德五世祖曰實夫實夫生德輝德輝  
生季立季立生友智友智生臯是為情農公配項  
氏以成化甲辰三月初五日生先生先生名丕字  
時振娶于徐生子男五人長即啓芳次啓業次啓  
昆次啓秀邑庠生次啓元孫女一人謹狀

顧親家妣石夫人祭文

大常園集卷之三

十四

有生胖合二儀玄妙顧朱之睦定惟世好於惟夫  
入女德婦道太僕者舅庶訪者考配我重峯高風  
灑灑克生令子黃流玉笋三女有家仲嬪余舍叔  
也從夫泣送于野持踵而別悲其遠役哀累忽纏  
大命獲窄計到共興寃惟除夕病妻相向五內如  
拆追念往事益感余懷孑身依儀議婚於淮豈無  
骨肉情去則乖豈無姻婭強合難諧相與二君啓  
我名門庚帖誤授弗協於婚中夜躊躇夢有所有  
恍惚異境驚我心魂萬山之中古松雙倚有人笑  
指紫藤在此余因再拜探藤而起覺而喜曰婚事

歸矣山寔重峰藤為焉羅天作之合更復云何家  
人之宜敢忘芥柯紆余內顧忝乙制科筮仕領縣  
老母弗將方中與婦留侍于堂丁未覲還熊羆協  
祥娛我堂上益壽以康二姓之慶方來源源天胡  
弗弔降此煩冤叔固可悲胡忍仲諉真性所傷割  
愛何言方中訊至出租有期遠寄菲奠我心孔悲  
楚粵相望官守限之一酌無由弟下連而

祭倪封君文

大常園集卷之三

十五

惟公少習安期之策以謀人之軍尋好彭聃之道  
以遂已之志超然物表熙熙無累寔產哲人百福  
晚萃四牡彭彭有來南城弦歌三年見子政成郎  
潛留署闈握更馨將有  
命章以為公榮乃公之榮榮在令子藩也之師顯  
兄令德仲舒之學伯淳之識王色金聲中和之極  
良貴在天繁帶奚飭戊申之冬藩哭先慈水部公  
奠侑以美辭高誼在心日夜念之不揣不腆用  
報施敬此三爵以瀉吾私

集目錄卷之三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思唐八詠引

玄英倡和引

人日草堂引

白岳游詩引

朝臺紀贈引

六山閣集目錄

十一

六山閣集卷之三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思唐八詠引

思唐八詠者為信陽岳公作也公以鎮重之德卓異之才來治實應善政善教士民靡不屬其慶云尋應詔入補尚書地官郎而士民者乃思之不置曰公曷舍我而去於是即公嘗所創建所疏濬所名表所往來之地而迴翔焉而躊躇焉而思焉而不忍忘焉曰公曷舍我而去邑之外史氏藩者屬公之慶尤為最深者也乃即士民之所不忘者繪為八則謁鄉邦立言諸君子俾求言焉庶幾士民之思得達於公不至於有懷不盡而已也前後共得詩若干首成一帙可觀覽矣顧下尚未值首序尚虛會藩以考滿北上邂逅公於彭城出以呈公公即以序見委遣使相從要以必得行至見嶧二山下顧見其使因念公意不可竟虛夜泊旅亭覓得破硯秃毫姑為之引引曰岳公號咸唐思唐思咸唐也八詠者何曰八寶亭曰凌溪石公所創建者也曰宋涇河公所疏濬者也曰鎮湖門曰白雲池公所名表者也曰迎春橋曰槐用樓曰白馬湖

公以從來者也公之蹟留於實應而士民之所  
不忘於公者以此邑外史氏藩姑為之引若夫簡  
端之序自當相待而非藩之所敢任也

玄英倡和引

嘉靖丙辰冬余循例考績入都得與三橋文子孟  
河馬子霽璫吳子相邂逅甚樂也未幾余事竣將  
歸孟河乃集二子觴余於其邸第酒中三橋有詩  
余三人和之已而三橋復有作余三人再和之詩  
成得七言律八首固京師詩社常事在余則為始  
逢其盛樂甚余輩俱生長東南雖論交有先後然

玄英倡和引

二

各以文章行業相砥礪與尋常微逐微不同自兵  
興以來四五年間人各一方惟是患難自營至於  
尺書亦無由通者今一旦以事邂逅于此豈非異  
數哉于時大報禮成天地閉塞

聖人齋心于九五三公穆穆登降堂方且築碣石  
之新宮奏靈臺之凱樂青陽應律白雪呈祥自余  
計講以來入都亦屢矣泰和景象無如此度之盛  
者乃得從諸公後歌詠盛德大博珠玉以歸誇詡  
故里豈非異事哉乃彙八詩成一卷題曰玄英倡  
和投之孟河而僭為之引爾雅以冬為玄英而余

取意則不然玄時也英賢也南主客郎中朱曰藩  
書安福邸舍

人日草堂引

升庵先生在江陽以厥象託王泉陳君寄我白下  
予即揭于白下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之下乃  
己未人日積雨稍霽西城金子東海何子真門文  
子黃子郭子殊陵盛子顧子相約過予簾之齋中  
賓主凡八人齊南橋先生象在壁間諸君不肯背  
之坐各東西其席如侍側之禮先是比丘圓懶自  
焦山來壑中冷泉乳餉墨未成置在牆脚乃覓得

人日草堂引

三

陽羨貢茶一角烹泉為供茶熟以宣醲注之焚沈  
水香於爐作禮畢就坐各瞻仰噴噴歎曰幸甚今  
日乃得親升庵先生之象郭子曰先生長耳重頤  
壽者之相今甲子幾何矣予屈指曰戊申甲子乙  
丑庚辰今年七十有二金子曰先生風骨灑然而  
習中蘊蓄如此殆所謂芥子納須彌者耶盛子曰  
博哉精哉宋以來無此人予曰先生此中如大圓  
鏡燭理精榮不以纖毫臆見自後堂宋人之學可  
語文子曰今日之會奇矣詎可無述予當勉作人  
日草堂圖以寄先生庶幾因象見象如子所謂大

車重發光也予不覺欣然拊掌大笑因歌人  
目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之句其平聲  
去其重字令童子作八闕散諸君前約曰請各賦  
一篇拜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仰之懷何如於是  
諸君各欣然拊掌大笑曰幸甚越二日文字圖告  
成又二日諸君詩次第成予乃為之引復以諸君  
姓字鄉里及生平列于後彷彿季倫金谷之叙  
樂鄴中之擬云爾

### 白岳游詩引

白岳游詩者新安羅山汪君禹乂之作也別汪君

入卷附集卷之三

四

三年癸戌午後七月汪君自新安赴試來應天手  
此帙為贅余即席讀之至應是崔文子之句曰是  
天問所謂白蜺嬰弗者耶胡吾子用事之奧也此  
與沈約之賞雖寬何以異哉越九月汪君復下第  
將還新安與其友眉陽蘇君過我話別燈下命酌  
復出前帙理之其得詩七十有一首首首推評咸  
欣然會于余心格古而典詞清而贍使人聞之作  
朝陽鳴鳳之想因持觴勸汪君曰子是之音不俚  
在卷阿吉士之列仍錯之白岳耶誰謂為召康公  
者汪君曰夫子是言非我執贊門下之初心也

有以樂之余曰文至今日可謂極盛矣後來傷  
未前論定之餘準格摘詞立地便追古人似無多  
讓然不求其根而祇采其莢雖極鮮華之選而雜  
襲之乂不出自然終成嚼飯與人非惟失味乃令  
人嘔噦耳斯病也升庵先生寔箴之而曰藩則竊  
比于老彭者也帙中諸作如天門歌洞口逢王山  
人二首超然真詣至君子有所思行置之選中無  
別矣此不足以示雜襲者之程乎以吾子所詣更  
歸白岳藏修三年益求其至者而出則長離振翼  
豈惟脫穎於文哉吾於斯道更有望也吾子念之

入卷附集卷之三

五

酒酣蘇君出素卷索書舊作至憶梅之什有曰冰  
龍幾回銷夜月雪香將不勝春風韓非言之矣冰  
龍夜月亦有據乎余曰道家本行經云夜月能銷  
冰風愛其語因強揉合之耳胡足以當吾子之問  
然韓語之奧微吾子又奚以發之也嗟乎凡今綴  
學之士能讀楚辭韓子如二君之奧者何可多得  
朝臺紀贈引

朝臺在番禺城東北三十里昔趙陀王南海聽陸  
賈說因崗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曰大  
頂上三畝複道還迴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

臺自漢以來守土重臣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  
履於馬道遙二公先生之往其首當瞻乎先生  
清修古道自致淵雅釋褐後即任南刑曹既而以  
病謝去讀書故山者六七年親友敦之出仍補舊  
曹以癸丑冬暮來南曰藩雖晚進幸以官聯先生  
末行先生不之鄙歎言莫逆傾心定交逮今二十  
有七旬而先生擢參廣省去矣鴻飛天首斥鷃焉  
如業欲綴鄙文一首以叙平生知己之遇顧倭寇  
發難憐其日騰藩也初屬本兵占烽給餉卒卒無  
須臾之間夜中不寐偶占得五言近體五首七言  
近體一首雖不成章藉手為別因繕寫成卷題其  
卷曰朝臺紀贈用備繞朝故事云爾若夫久要微  
言固非倚馬之所能辦也行矣二公繫馬朝臺偕  
高臺諸君子馮高一眺睹巨海之浩茫觀島夷之  
出沒因彼兵食訓練水師使虎士電怒鉦鼓天作  
截其歸路擣其巢穴立掃妖氛一雪我中國之憤  
其功固不下樓船之定越地伏波之平嶠南也茲  
曰大師克相遇先生亦有意於是乎

與莫中江書

與朱雙橋書

復羅念庵書

與劉坦翁書

復坦翁書

再復坦翁書

復坦翁書

與余東坪書

寄楊升庵書

寄唐荆川書

與史大梅書

與桑南皋書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二

九江太守廬陵朱曰藩撰

與莫中江書

舍弟歸辱手誨諸貺展奉惶悚不肖十一月來即謀襄先祖妣塋事百餘冗迫懷抱可知幸今反虞之後始獲稍安妥新春伏惟行署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別後承頻有過從旅况喜不落莫新作想益加富詩末技也以吾中江曠世之識超凡之才奚屑語此顧乃卑遜如處女使人人若得以開戶焉者何邪且以古人之詩言之其為調之高雅措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二

一

辭之藻麗立意之玄妙中江豈不知也顧乃一有所作於己之調之辭之意反遲疑而不能決遷延而不敢出豈古人所有中江獨無哉意者耽嗜太銳謙虛太過是以自信不專求全大速反有傷於淵雅之致耳誠欲獵古人之菁華傳一己之體整不斬勝於人不苟同於俗博採以聚之玄覽以之一之未契不強求寸契勿固執若有若無必俟其優柔自得與已為一蓋自得則自信自信則無古今無人我合嘉會之緒成衆妙之門不貴翻徹而貴簡切不貴糟粕而貴神奇渾融無迹自不待較之

於銖銖兩兩之間矣方其求之之初千蹊萬徑我或不免為古人所使至此則通於一而我反使動古人也是故自信由於自得必自得始可以言詩也是故詩不可徒寄好惡於人也特中江愛放言至此行矣中江以子之心行子之事勿悔歲月之無多勿憂聰明之不逮勿患著述之不早我能為蘇李則贈答之數首足以見蘇李矣我能為阮步兵則詠懷之八十首足以見步兵矣靡薄無實之言雖多奚益向見中江言唐荆川作詩亦不其多似荆川意亦如此不知中江以為何如匆匆卒歲扁舟之約不能踐矣聞新號鳳阿定否舍弟轉諭索鄙作昔周王之吉士非召康公不能遂歌區區謏劣豈易供此後容後圖之不具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二

三

與朱雙橋書

契闊詎如許七月間承車從過敝邑適為小兒議婚于淮遂虛良覲返舍即承我柘湖內問如沃冷水慄、不以為信更數日始的傷哉慟哉默坐秋齋沈吟悲咤憐才憤命有身莫贖每一引領南燕未常不呼天長號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慟哉傷哉知執事同鄉同榜同官同患難同夙昔之情哉嗟



我湖已矣矣人生有終誰能免此不肖徒悲夫屈駿骨於泥塗而世無伯樂憂香草於蕭艾而莫辨君子士生斯世何知己之難也夏初大行梓宮南來我柘湖受臺檄自滁徑徐自徐徑淮過敝邑索飯於不肖備道水陸奔趨之狀塗次饑渴之苦且口過邵伯不知我雙橋能作一東道否不肖時視柘湖容澤黯慘以為國哀在躬重以積勞耳天乎誰忍料其如此也上官以王事榜吾柘湖吾柘湖以王事奔走於檄臣子之分臣子之命夫復何言獨不思滁非孔道山行數百里卒然顧與我

大崑崙集卷之三

三

會所執者苦無大役沿路州縣官吏自足以給使令何必驚遠如此令其奔趨饑渴如此無謂如此且士無望知己即上官一顧指間陰受其福者何限何獨我柘湖寡祐而溘死於奔命也而一疾不抹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况瘡非死人之疾六日而歿一大賢非平日積恙之深何以至此已矣第為知己一紉憤懣耳柘湖尊人已至滁否丈夫子有幾人否身後得人料理否旅櫬尚未發否此間如坐井中通不得聞消息專乞詳誨負糧徒步自

得伸生芻之情餘不能悉

復羅念庵書

龍泮來辱手誨悅咨舊問足仍長者不遺遜心幸甚幸甚但恨此時卒卒氣浮意淺危言無當不足以承教益然微之夢境三年猶歷歷也來教云人間何得數數三年是三年又一夢也由之滿百百年亦一夢也第於夢時果能捉其歷歷之真庶幾雖夢非夢耳名方施疾法語箴心九仙臺清吟恍然接我崑閬之上先覺之呼寐者至矣某自入官米因循一紀吾斯未信寔未敢下心顧平生微志謂人之於學雖根器利鈍不同要須自証自悟始

大崑崙集卷之三

四

得靠人言語終落聲聞故程氏云不能存養只是說話而佛氏亦云自悟修行不在於諍夫子所謂朝聞果自聞乎猶待人也故曰說食不飽此明道辛勤登攀邈迤而上直至十三級坐相輪中猶見人說相輪也顧不逮之資入就衰之境實証何日天既儼夫子以為依歸自矢不敢終棄或有唯之日耳嘗妄意斯道自孔顏來惟濂溪明道為得其真至今日接我念庵天然芳聖藩之師也其他以道稱宗者辨皆非不明機鋒非不捷為人之心非不切切也反求其中純乎純者鮮矣此愚生



在顛倒夢想中而必欲提其歷歷之真此也豈惟文章小技哉大抵天下之法無為自能有為而著於有為者便與無為本體不相涉何也謂其有意於其間也某所謂於落前人園轍不是家珍以是也南坦翁誠當代其人老氏猶龍之喻足以當之其在湖幾四年始以詩筆受知終以璞直見信遂成莫逆至於升學某素不講不能扣也聞今春過安仁上冢曾至石運洞舍某去夏補南刑部五月間轉兵部值倭寇之變日夕逐逐曹未引領南天無由一伸起居畢兄三年又藉手於泮殆亦佛法

八書閣書卷之三

五

之因緣邪時事日艱言難言仁者尚有意於斯世乎即有意於斯世當從何處伸手不即付杖屨一聆極論為具官一試懸仰何言餘具別紙

與劉坦翁書

曰藩別公數十年獲造真應觀醉顏吟教盡日稍慰積仰坦林弁即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盡也藩常讀謝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樓志每疑古人過於致未必如此乃今信其有也夕陽出山留連溪公不忍別曰藩不忍發別後因成絕句一夕陽野艇語從容藍輦歸途

田燭紅小弁山前洋吏報五林昨夜相舟東題曰別南坦丈夫後作血紀茲遇云爾綸樓之作欲勉強奉教中夜引枕兄不能就大抵達人曠世之度超於埃壘之表應如何伎倆自不容投必得陶韋之輩情來氣來蕭灑奴言始與茲樓相映帶也如何如何此者嘉禾水泗官舟皆取道湖汊曰藩疲於應接痰火大作早起復冒風寒嗽不止遂卧病邑祿暫謝人事遙夜坐童僕靜默驚風攪樹寒霰集庭顧景徘徊不集賓涕身在湖南家在江北十老人獨留堂上如羈遠道夙寡終鮮之助無之

八書閣書卷之三

六

湖田失歲里閑蕭勝厚衣安仁常膳氣變如此而起居日藩不肖藉父祖可紀率克守官箴曹念是時倘叨一為徒勞安自菲薄雖獲於事主即境號崇瞿緒然而歎好排書家藏殆數

之邦上別業嘗指示曰藩曰我平生辛苦有此汝能繼我之志否曰藩時尚少也自省事來即感先入斯語閉門不出出其書偏觀之卧以薦寢食以當飴偶至會心處輒欣然未日矢以自終二十年來困循無成甚至田園日蕪慶吊都絕亦不暇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藩如此憐其愚而為教甚頃曰藩自揣人品卑劣不克負荷嘗譴之曰君素慕貧子說金無乃以黃葉止啼耶若曰藩意則不然必欲辛勤如程子所謂迤邐直至十三級以求其輪不敢對塔而說也古人云吾何信信乎

入山帶閣集卷之三

我而已孤明歷歷天不可欺使我中無所得徒受人寄載黨同伐異曰藩死不願為之也初心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初至承前百冗交集自朝至夕卒卒無須臾之間異時微向未殺盡矣前偶作家書潛然之潛誤作洞字竟不知塗註友人強題芙蓉障子謫用竹間水際之語蓋牡丹事檢史記叙白圭貨殖偶探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無芥遂疑謂白圭寄於居積如此精神荒耗殆類健忘平素臨文不如此之謬揆厥本原寔由驟去卿土關山阻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

心馳神搖耳嗟呼嗟呼生今之時古道難矣相與相摩電影如馳回思二十年僂俛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君子之教雖不敢苟同斷無負於歲晏者朝歌肆足之嫌中散頃纓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於錢谷丹鉛之力銷於簿領亦非曰藩多病之不堪也蓋乘田委吏必達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乂王家碩望鎮岩廊清節肅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欲丐一言以為終身旌鏡印首而不可得曰藩何幸山公謂稽紹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

入山帶閣集卷之三

盈虛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此所以不容不察於我公我公之誼亦不容不為之思而忘其瀆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臨書不勝悚慄

復坦翁書

日來驟煥奔走賤事汗涔涔滴體力殆不能走急足至齋出手誨首蒙指我以清涼勝境三復灑然雖慈母憐赤子之膏火不是急也心感心感西湖山水無好情況對之草草一遊殊無所得大廻尚鑣院不得辭辭後即東陽矣趙侍膝前尚未有定

百奈何奈何其無似累等我公緒言提示寔鏡鏡  
莫之承居間亦竊以管窺蠡測慕儼道真恨乏定  
力卓識未握其樞耳苟握其樞敢惜箋心血指以  
奉所天向見示小傳就事論事詳矣第於所謂樞  
者或恐未之加意耳樞者安身立命理以馭氣不  
淪于言語文字亦不離於言語文字者也以近作  
易明者語之如蘇氏於韓昌黎曰匹夫而為百世  
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程氏於邵康節曰先生之學  
可謂安且成者是已噫嘻是道苟無樞將如水之  
湓涌溢流何所紀極哉然是樞也必待神情自至

大宋集卷之三

九

有會而作始為合作固不在硬立一說主張其間  
曰樞也是以愚劣於此實難皇恐皇恐烏程諸同  
官不解事徒見其屬公之慶別來輒又奉勦坦上  
不置使其何安然實非其有心使之也惟我公亮  
之石渚公相見極感至情且述門下引進某之厚  
之悉何敢當何敢當又來諭及神樓圖洗紅事恐  
亦未可俗之嘗記道笈云黃庭之人長衣絳子能  
守之可無恙真人法服用介樂康公幸審焉存焉

再復坦翁書

孟氏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是故麒麟鳳凰

秋陽江漢言者莫不各極其形容而纖獨謂顏氏  
之子喟然而嘆為得其真豈不以一個河上公只  
是可道非道一部金剛經只是旋說旋破得此真  
可以忘言而言者祇及中人以上似於有夢告怪  
有此往處痒不住諺曰同床各做夢難哉難哉別  
公雖不計歲月幽蹟所鍾千里神合者屢矣此中  
惘惘更有何物只恨不得侍公破例頑要以領從  
心至教抹撒世間一切桎梏自好之徒乃知韓子  
所謂混混與一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者  
為用力之奧也教中拳拳以碧湖舊雨為念且援

大宋集卷之三

十

及寒門故事終南之捷豈容再誤獨延平之劍常  
終合耳尋春一線不知杜牧有此緣否公教亦云  
有造命者主之某謂世之厄我者其命乃運命之  
命其敝心門下者則性命之命命境既異相植自  
難苟入亡言在造命者又自不得與何敢以此之  
命俟彼之命也笑笑玉巖君好賢襟雅大是洪喬  
又恃公門下常川不難某幸甚附上沉香五十方  
漫充棧中清供稍瀆惶恐

覆坦翁書

沈玉若至奉到手誥無任珍慰焚香發誠反讀

晉吳會兵餘信非一時福地得見真人當不至此  
此真人應以有位者言番文不憚坦林無恙固元  
舍子之畏壘也故鄣不在福地中乎大抵履霜不  
戒之禍顧天求賢之心今昔正相反語曰應天以  
實不以文何昔之實而今之文也漢文之於河上  
曹相之於蓋公亦何等實心惜也有道德五千言  
有靈飛十二事乃不用之以新以守以藏以修而  
竭力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天豈肉人  
乎專氣致柔與天同居披褐懷王敬慎默知師之  
授我真矣曳杖行歌急於彈指惡能與世紛紛師

卷之三

十一

之牖我明矣肉人何知但願掛衣冠神武門供役  
于華陽樓下聽師恩誨以畢此生雖為旌陽公之  
子大允充運米之役無憾也安能與邪魔濁世之  
流爭長競短乎明歲九月當滿一考稍了小小世  
緣過此曰藩一身輕似葉矣蓋曰藩釋褐一紀餘  
尚未修先塋之享未能免俗待此成禮耳師常恨  
曰藩不家江南又承有金山再過之命今諭又及  
息園游塘令人妬寵心熱賊勢未定彼中未有動  
理紫山神阜訊後轉加姿媚半山亭子無恙司空  
圖詩云清香一炷知師意應為昭陵惜老臣可念

也曰藩有弱孫四丁緣他日欲有謁不敢遽以名  
聞承書怕下逮鄭重何可言王若人回敬報遠信  
之至

與徐東坪書

不奉台範忽復改歲承入滁後起居萬福為慰何  
日行縣得一遂瞻奉耶曰藩不肖藉庇得於去冬  
裏先妣大事日來株坐服舍志意淪落如聞逆胡  
犯順神武赫怒有擣穴犁庭之舉中外皇皇祇承  
吉日我公亦以馬政宜勞于外舊雨黔黎不任倚  
望敝邑蒼蘆沮如之場其不便牧養公所知也舊

卷之三

十二

起解馬匹皆至京買納始堪驗收不致悞事亦公  
所知也今日兵興急務豈敢以舊規言有命即須  
備馬以行敝邑馬既不堪用必須轉賣于他處然  
後赴臺下告投起解解後又走數千里始至都交  
納遠遯土性羈疲羸因此馬足納乎即納足用乎  
上下往來奔命愆期得罪誠所不辭但恐無益於  
事殊懼殊懼我公高明仁恤豈俟曰藩親縷使行  
而無益於事不若因其益者而便之也我  
皇上安養休息天下三十年來恩洽一世一旦有  
所振作凡有血氣者雖身充駉牝體加銜勒以敵

王之懷以報有生遭遇亦所不當避顧事至難處  
雖捨身無益且不足以濟一時之急此亦執事者  
之所宜軫念也敝地原派馬皆寄養士著之家非  
軍衛處所必欲用本地之馬無所於辭弟恐公亦  
亮其必不堪納而聽其市也市一也市於本地也  
孰與市諸近都之便也解馬有官俵馬有戶各干  
紀所係使其納也足以備國家之用不致悞事市  
之遠近一耳又何必起自本地使之行數千里羈  
疲羸困無益于事哉此在明公必有定策語曰井  
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曰藩不肖誠見桑梓

大藩閣集卷之十一

十三

利害昌昧一言不避茲詣耳惟明公圖之

寄升庵書

曰藩陋劣童時侍先君子即知海內有升庵公迄  
今三十年餘忝承緒業不敢失墜研求之餘益覺  
斯文正脉有在歧仰轉切後又覓得公在滇諸論  
撰讀之輒欣然有契於中精義玄解種種奇特折  
衷之風在脩文者真同極矣近代文章之家立言  
垂後寧多其人求其如公朗徹千古即事稱奇使  
異時稷習謫障彈指洞非厥儔鮮已其何幸乎亦  
獲與聞於公以為終身旌鏡慰甚慰甚辰下冬序

憂溫伏惟台候萬福各天相望縮地無由每想  
歌之故調睠縹緲之殊卿未嘗不折芳草於傳  
蕭之成託浮雲於信苴之宮搖搖我心豈勝勞積  
方今聖明在宥天下含生之類一有失所猶為遺  
憾顧一代宗工又滯幽裔俾我等晚進從之末由  
徒寄遐心於蕭瑟惻惻之外皇穹果何意哉所願  
檀悌君子神明相之佇協好還之期慰我個饑之  
望耳茲箬給翁之便輒附平生所欲言如此外  
作一卷併往充贅僅謂可教大賜酬荅其無任  
願之至唯公亮之圖之

大藩閣集卷之十三

十四

寄唐荆川書

伏自乙未接侍之後倏爾三見改歲引領夙愛每  
增勞積弟踈懶屏居無緣脩候門下為罪南風之  
便輒承動定陽羨山遊秣陵水宿逸駕仙舟即恨  
不得一操几杖耳但暑伏唯履道萬福天生荆川  
玄風藻雅振絕古今奚待某贅某恨近代名流起  
家之餘好爵一嬰惟篤意真古而意趣終極凡累  
蓋自韓歐相沿不勝其散間反者又復弘乃荆  
川方且覽德千仞會粹百家洋洋灑灑以進我文  
明於周漢之上愛而不見僕人宜何如其倦也

茶山之便輒勒狀并附拙作二紙雕朽之質尚足與進不停及不次

與史大梅書

不才落落與時齟齬在都一月奔波苦惱腸已千結顏不一開獨天臺郊寺二浴與兄相對不異在上方時何慘舒之不均也因憶周濂溪云到處雲山皆可造時清終未忍辭官程明道云縱使權衡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身彼二公者真已至道勢利不足以休其中故其言優裕如此吾兄行有長人之責試一叅之何如叅得過時則知明道之言

八  
卷  
三

十五

與桑南皋書

昨奉教不以煩瀆為罪心荷待占未至第亦自占一卦得需之上六按王弼傳此爻處需之終非若六四之塞路也與三為應三來之已乃為已

援故無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即程傳所謂處得其安是也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已居難中故自來也處無位之地以一陰為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弟觀弼所謂入穴之固非弟今日卧病而不出乎非程傳所謂處得其安乎正不知何以申其敬處無位之地值忿競之心而欲終吉難矣敢不避再三以扣明者并將此占及吾丈原占細為一推以決進止三十年榜末可擬同室之誼披髮纓冠吾丈念之否毋曰西堂長老不管閒事也如何如何

八  
卷  
三

十六

山閣集目錄卷之三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跋空同先王集後

跋姚氏所大聖降水母圖

跋葉母還金傳

跋先人與海山先生書

跋衡山先友詩八首

跋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跋石渚馬公所藏元人臨桃源卷

跋李太白遺跡卷

八  
卷  
閣  
集  
目  
錄  
卷  
三  
十  
三

跋十八學士打毬圖

跋去楚集

跋方晦叔書

跋雅宜與元賓手翰

跋石川漁遊卷

跋許石城所藏諸公詩卷

跋顧孝正所藏雅宜詩卷

跋趙堯齋寫蘭

跋雅宜行書柳柳州文二首

跋枝山翁王烟帖

跋張夢善竹林圖

跋書郭四朝傳

跋書貽子真詩卷

跋蔡世卿藏唐韓晉公田家移居圖

跋李伯時戲馬圖

跋潘石泉臨李龍眠歸去來圖

跋西園讌集圖

跋市隱園卷後

八  
卷  
閣  
集  
目  
錄  
卷  
三  
十  
三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跋空同先生集後

君子之學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為經尼父不可尚已孟氏而下者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何德未及化必藉於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軻之言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友空同李公以奇材卓識在弘治正德間倡為古文力追秦漢一掃近代公襲委靡之弊有集若干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三

卷傳布宇內讀者謂若有物焉藉其間景駭響振使人不敢以褻玩何也蓋由公平日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迂巨鎬三入豺豕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洩為文章結體包宇宙拙字入秋毫適爾雅動高前式當其自信時雖宋蘇軾唐韓愈亦不為也公之文謂有所倚非邪公固一代引氣哉公於新學率起病公者曰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氏以來已有定式何必摹倣秦漢惜哉李氏子不聞吾聖人之道而死噫嗟嗟無所倚之謂聖

山之文有所倚者也子所謂不聞道者

也即其擬宜也子聖人也亦規規于韓歐蘇氏標其關鍵尋其節奏獵其情采每一篇出口此韓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有所倚哉惟是心與摹倣秦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之何子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一八假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或曰到地釋迦如何曰無所倚之謂聖

跋姚氏所藏大聖降水母圖

丙申夏客金陵於友人几上見元人大聖降水母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三

小說甚奇為讀一過迺今葵谷贊府視此圖云李龍眠所作變相種種較之小說益奇矣噫古人左圖右史有以哉按唐貞元壬申泗州大水呂周任作紀歸功于刺使張公記中叙張之廉畫可謂條理矣是年泗雖水不為災奉天子明詔守一方民有大患以身捍之要當以張為法若曰支祈鎖而淮尚平黃犢驅而汶江導此又一說也

跋葉母還金傳

射陂子曰葉母還金之事蓋在弘治己未間於時先大夫方舉進士寓都下頗傳其事為家人道之



畫相去四十有七年矣內翰君邂逅出此傳得卒  
業焉高誼斷斷如一日也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莫  
能圖何哉

跋先人與海山先生書

右書乃正德戊寅先人賀聖節事竣還滇至酉陽  
寄海山先生者是歲先人以春末子身起家四月  
至武林大病四十餘日信回盡室憂灼老母晝夜  
泣嗚呼今二十九年矣先人又有疏詣海山論出  
處事用碧苔箋楷書大約計四百餘字

跋衡山先友詩八首

大宋閣集卷之三

三

吾友王履吉氏嘗言平日嗜大復六子詩每風月  
清夜輒誦之不置後寄予詩有云閑居覽遺編遂  
不覺用其詩語可謂酷嗜也已太抵撰懷之什出  
自謝靈運之擬鄴中顏延之五君沈約之懷舊詩  
九首雖人各為辭雕畫不同而中間真意可念大  
復要自得之唐詩張說有五公杜甫有八哀詩讀  
者雖不論世代其品自商周矣矧近日之靡靡或  
石渚公卷中見衡山此詩詞不相襲而意則獨至  
使後生於弘治成化間人材欣然有尚友之意真  
合作也小吏惠為二本題曰文衡山先友詩八首

嘉靖丁未夏楚東湯公構閣于峴山之陽閣成問

跋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名於所嘗遊者久之無以應也公乃自命曰清遠  
衆咸拊掌以為天然中的非屬思可及夫吳興山  
水之清遠也尚矣微此閣此景弗彰微此名此閣  
不重公也抽數百年之秘以惠吾人為造物者  
新此二字不以酬公哉宜非屬思可及也趙松雪  
有吳興山水清遠圖系以是記圖不可見即是記  
所稱諸山水清遠者悲欄拊領歷歷可証問取以  
呈公公喜曰是吾閣之左契也子盍出數言吾將  
托之石以求茲閣

跋石渚馬公所藏元人臨桃源卷

唐畫品桃源圖極稱工妙舒元作記、烟嵐草  
木如帶香氣發目詳玩自覺覺憂青玉身入鏡中  
升庵楊太史在都下時云見元臨本石渚公此  
卷亦云得之都下殆升庵所見邪不然何圖之  
工妙恍然即元與所記也因請公綴以陶淵明  
桃花源記一首并詩上摩詰桃源行一首且系之  
曰凡我同志欲觀此卷者請先玩是記與詩有所

得庶幾不謬帶香殘玉身入鏡中之真趣

跋李太白遺跡卷

內翰過弊邑有白田馬上詩又有贈徐次宜詩安宜邑故名也卷內識內翰為實應政元是內翰猶及知真如得八寶事云石渚翁出此卷因識吾私跋十八學士打毬圖

貞觀政成之時其君臣同為樂如此然觀其締造亦新矣渚翁此圖當與韓昌黎上張僕射書並觀可也

跋去楚集

六書閣集卷之三

五

是堂子溫柔敦厚有國風之才自入楚來所養益完粹是集亦可以見其一班矣如云寺據三山勝杯傳五夜深如云夕陽隨倦客芳草下滄洲如云無能隨去住心委片帆飛古趣悠長更有味於楊園之音讀之者豈知其吟於澤畔哉子曰詩可以怨正以能處怨也若楚人深於怨則未必不以吟號悲吟之音發洩其湮鬱不平之氣恣情過中殆與尼父之旨矣夫然則是集也之名去楚也亦去楚也已

跋方晦叔書

趙文敏公云學書不入晉人格終是胡塗近日書家豪墨為字子蒸餅之狀詭怪極矣然祇可以眩俗目不值識者一笑兩江此作沈著痛快而桀度卓然可以一洗弊也吾聞兩江在童子日已為吳郡枝山祝公所重授以筆法國朝書評比以枝山為第一斯兩江之派可知已

跋雅宜與元賓手翰

雅宜先生人品超絕一世生平愛居石湖又得與元賓諸君子從之遊山水文字相娛樂遠人望之若三神山人不可即矣夏文石太史館中邂逅

六書閣集卷之三

六

元賓因得觀先生手翰數千紙筆意飄飄天才軼出恍若置身石湖之上不待褰裳瀉足而從之游也因自摹一卷藏之湮上園而系以予所欲言者於元賓

跋雅宜行書柳州文二首

雅宜此書如三河少年香衫香拖舉止翩翩令人匠耐舒卷之餘猶想見其在古泉山房修竹之下薰爐樂几弄筆時也國朝書家譜系支山之後其在伊人

跋石川燕遊卷

石川先生曠度小一廿自解組歸遊覽東南諸山  
水殆遍矣紀遊盛撰傳之天下天下好奇之士莫  
不家藏一考以當卧遊此考乃先生去秋過淮吊  
戚南玄都諫所作君子謂先生此游於師門友道  
關係尤重故其言益暢以整覽者於此當因言以  
求先生立德之實勿泛以好奇視之可

跋許石城所藏詩公詩卷

江左前輩風流文采盡此卷矣衡翁之外俱是陳  
人語曰諸老盡郎君出是不在我石城先生乎宜  
先生之寶之而特以示藩也因憶小說唐有裴勛  
者與親熟遊慈恩寺見父嘗題名處同年多物故  
嘆曰此皆鬼錄也藩也能免茲誚乎

跋顧孝正所藏雅宜詩卷

雅宜書醞藉秀媚大槩類其為人予少日從之游  
頗窺其運筆之妙顧性資驚下卒莫能學也今廿  
餘年薄游金陵邂逅孝正示此卷恍然如覩其風  
度于石洲兄座上於是二君之墓草又宿而予亦  
老矣孝正其以予尚能如優孟抵掌話談像孫叔  
敖使楚王左右不能別耶謗題其後而歸之

跋趙彝齋寫蘭

所南寫蘭不著土或扣其故曰土被韃子捨去  
予意寫蘭正不須著土觀子固下筆自有超然塵  
外之韻著土則著相矣維摩詰所謂盡舍利佛伸  
力去此天所以散華不得也壽承以為何如

跋枝山翁生烟帖

樊榭飲酒處有人誦杜少陵詩大叫曰杜子美可  
殺鄰坐告變曰殺人問殺何人曰殺杜子夫子問  
枝山翁此帖幾欲犯前禁

跋張夢晉竹林圖

夢晉白描世所罕見此圖林中諸賢尤覺得其酒  
中真趣語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夢晉他日  
嘗大醉以粉墨塗面挿野花吳歌有與上武丘山  
為時人所嫉此何減劉伯倫衡山先生遊方之內  
老不踰矩而獨於斯人愛念之不置大似伯樂相  
馬鬃髯於雌黃之外嗚呼觀斯圖者請具斯眼可  
也

跋書郭四朝傳

郭次甫吳門奇士也夙有向平之志以五游自號  
前歲邂逅予於白下索贈詩往嵩山孟御徘徊中  
條女几之間者數月尋至太山遊靈巖寺而返今

春過涇上為予述二游予因扣曰二游有奇事否  
次甫笑而不言太山太守仲君子長好奇人也因  
解次甫於啓祥樓次甫有間亦常過予白雲池上  
蒼蒼為樂因作贈郭山人詩塘墻新綠影脩脩一  
笑能來郭四朝傲接土山開筍室且支丹龜向疎  
簾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時聞城上謠見說五游  
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遙次甫曰予去夏過攝山  
訪文五峰至一村曰郭干恐是四朝舊迹乃呼童  
手出其傳并劉大彬茅山志考之良是次甫欣然  
曰吾二遊之奇曾不若今日待郭干之奇也願子

入卷之三

九

為書此傳一通俟予三游畢當重表家世舊于耳  
下已立夏前三日

跋書貽子真詩卷

丁巳四月辛亥揚州倭報甚急因避陸子真過朱  
千草堂筮之初得同人之九二次得大有之初九  
及九三辭皆襲吉遂取酒與子貞暨郭子次甫同  
酌堂中頓忘鄰戒之震也因誦司空圖詩云山前  
鄰叟去紛紛強衰巖愛閉門漸覺一家看冷落地  
疆三人自溫存笑謂二君曰二妙在此吾不冷落  
笑酒半偶出近作五言律詩六首授之子貞二君

長吟連夕和與眺塔西新城而別南報是日不至

跋蔡世卿藏唐韓晉公田家移居圖

丁巳夏五倭賊來之淮陰回望故園焚燒六晝夜  
雖骨肉相保而家室無可歸矣世卿學士視我此  
卷常憶在都下曾見葛洪移家圖其人物位置與  
此甚相似遂稱洪家且簡素可以為人生侈靡多  
累之戒忽引標目乃題成歸樂圖為唐韓晉  
公湜所作而秋壑家故物按宣和御府所藏晉  
公畫有田家移居圖一田風俗圖一卷內諸公  
跋者皆云田家風俗圖而本文正公所題改曰西

入卷之三

十

成歸樂圖是因卷首隸古西成歸樂四字誤之耳  
也卷內畫者皆作移居之狀而諸公之跋皆曰田  
家風俗圖是因圖尾鑒定者曰能圖田家風俗六  
字誤之也以鄙見作田家移居圖為是不然道路  
牽挽望景而馳中間何以見其可樂與其風俗乎  
晉公画在妙品之上古有定評獨恐後世相承以  
移居訛為風俗又訛而為西成如諸公以田家訛  
而為葛勾漏如不肯逾遠而逾失真矣世卿其審  
藏之寓淮凡兩越月亂定携妻孥乘舴艋以歸計  
餘具偉抵圖中之半寔以喪亂蔑資非平日自然

簡素如也歸米欲覓善繪者述予所見并規模此圖另作一卷且題葛洪移家圖藏之笥中時一戲玩亦足以為人生後廢多累之戒

跋李伯時戲馬圖

熟睡過雨起坐池上斜日映香醉山濕翠欲流玉波瑩澈茶罷臨窓展此卷觀之恍若二龍駒從渥洼水中出也奇態俊壯真得天用之奇誰云習者流入馬趣乎

跋潘石泉臨李龍眠歸去來圖

鶴江公愛李龍眠歸去來圖出浴心堂紙屬石泉

潘君為臨一卷又屬衡山文太史錄淵明辭於彭

幅之左卷成寄至准公已不及見矣公之子孫以

公之愛之而不及見之也相與珍襲之什倍吟公平日所遺諸蹟間以示潘曰先世之蹟以既見而寶之則致存者為舊以未見而寶之則致著者為新子也體公之愛珍襲此卷于尚書府中每歲時祭享出以列于宗器裳衣之間而公也臨之在上未嘗不見之也是子之寶不以公之目而始存公之愛反因子之心而如在為義深遠矣是故古之諸孝者亦曰不見是圖願勅旌卷為繪事凡七幅

末有詩五首題曰瓠山亦衡山翁錄也石泉名

跋西園讌集圖

西園讌集圖亦摹本中能品為大司徒石渚相公所藏流觀之余更得林氏叙述令人遐想當日之盛無由身造其間而與之周旋也天下名士一世不數數且散在四方參辰相望有終身不得合併者卷中自主人外凡十有二客皆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而一時人物風流於是為盡微汴都遊宦之地晉卿輟之賢鳥能成此雅集哉人常病蘭亭

祇會稽之偏金谷從河陽之好是未必無所盛也

金陵為國家留都重地弘德間先中大夫以戶部

郎中主時則海陵柴墟儲公為戶侍好賢禮士如一時東橋顧公南原王公石亭陳公及先大夫咸游其門稱南都四君子乃今日藩復幸與我公相值雖性質庸下自磁類而公以當代元老碩儒公餘每脩諸公故引曰藩而進之門下若可以與語者蓋自待罪為程以來十年于今矣曰藩何足言祇足以見吾鄉耆艾之德代不乏人且又萃于南都而愚父子獨逢其會也即病其為會稽之偏

河陽之好亦奚憾暇日公出此卷俾加論述撫昔  
感今為之灑然詩云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何  
必身遶其間而與之周旋哉敬題以為公履

跋市隱園後卷

予性愛游泛射陂草堂去城二十里左帶連岡陂  
在其右秋水淼漫殊極江湖之趣可以往而不返  
也一日入市隱園悠然會心如坐吾陂上自羈宦  
來寓白下凡數年人家林館無不遊歷真契惟此  
水耳欲為各賦其亭八景之勝牽役未遑聊錄此  
作十卷末識于區區元白勿謂其安足也

山帶閣集卷三十三

三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浙江孫仰  
曾家藏本

明朱曰藩撰曰藩字子价號射陂寶應人雲南布  
政司參政應登之子嘉靖甲辰進士官至九江府  
知府是集詩二十五卷禠文二十八卷應登詩倣  
李夢陽曰藩則法楊慎嘗因所知通訊滇南慎為  
選其詩七十餘首品題之其在金陵懸慎畫像於  
寓齋集中有人曰瞻禮升菴公像詩是也然其詩  
穠麗僅得慎之一體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如高  
座道人忽作蕃語則詆之太甚矣

# 石室私抄九卷

〔明〕魏文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室秘抄

## 五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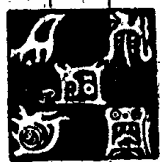
### 石室私抄序

石室清隱朱紫陽筆也在福州道山下南臺魏先生家近山麓遂扁其門平生著作藏焉題曰石室私抄先生舉嘉靖甲辰進士與先中議公為司馬同舍郎每與不佞談三朝故事若有未竟者先生分守領西轉廣西秉憲思太夫人上終養疏言時清而辭官人臣所不忍也母病而就列人子所不安也其辭楚楚

今皇帝允之先生家食幾十餘年方蜀有番蠻跳梁發兵勦之龍州有土官變提兵擒之今改為

府治黃中巨寇連害三楚調兵平之今征龍州征支羅記可考也廣有徭浪諸賊擁衆橫行條安懷事宜練兵息之今嶺西大征議可考也大冢宰蒲州楊公寓書言松潘政甚佳龍州功更奇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愛先生經濟之畧如此乃先生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自六經周禮外如鵠冠孔叢呂覽越絕諸子何啻百家先生取而定之有為而言獨見而語妍蚩在已更不隨人一洗末師之訛如漢魏唐宋諸人何啻百氏先生極論之設身處地因跡探心

前史屈筆一一彈射令其復生且心服焉至詩  
歌典麗書記之文翩翩可誦大宗伯烏程董公  
寓書言政務劇繁日不遑給參考簡編忝詞林  
者覲顏矣愛先生雍容閒暇又如此夫驥整蘭  
筋顧盼千里鴻揮勁翻陵厲清浮若太宰宗伯  
兩公可謂賞音之士矣豈借翰于晨風假足于  
六駘哉司馬遷自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世有  
太宰宗伯其人與先生足重矣不佞書以俟之  
明萬曆丙戌秋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王叔撰



目錄

卷之一

乞恩歸養疏

讀詩

讀周禮

讀禮

讀爾雅

五子書

六家總論

荀子

孔叢子

論衡

儒林傳

周禮土圭測景

春秋

讀呂覽

精諭解

必已解

卷二 目錄

淮南子

越絕

韓愈傳

儀禮喪服傳

晉春秋

閔碩輔寶鑑

路史外紀

三皇五帝紀

象耕鳥耘

女媧補天

羿落九鳥

月中嫦娥

泰伯

東西周

魯郊禘考

或問禘之說

廟制禘祫考



石室私抄卷之一

閩候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乞 恩歸養疏

奏爲親老無依比例陳情懇乞回籍侍養事 臣福建福州府候官縣人由嘉靖貳拾叁年進士竊念 臣草茅賤類遭際

聖朝冒倖祿位殆叁拾年 臣舉進士時父某在家病故任戶部主事時嫡母陳氏亦故俱以缺侍湯藥每懷痛割繼歷中外皆扶生母胡氏之官得以微祿就

卷二

一

一

一

一

養茲復叨今秩留母在家別無伯叔兄弟近接家書內稱母老病龍鍾終日卧床奄奄氣息口念 臣不置見書如見母魂神飛越腸一日而九迴不獲安心供職矣且母今年捌拾有肆愛日無多報日苦短恐寸草之私莫遂則終身之悔何追方今世道清明百司效職宋 臣周敦頤云時清終未忍辭官 臣豈敢自負 明時忍爲辭官之舉顧情緒迫切萬非得已伏覩 大明會典凡官員父母年柒拾之上許令移親就養若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以次人丁方許親身面 奏揭籍定奪查得先年江西副使陳

萬言福建副使金立敬近日浙江叅政邊維垣皆以親老疏乞終養俱蒙

聖恩賜允 臣今事體實與相同而親病危苦情尤過之伏望

皇上推 孝養 兩宮之誠 廣錫類群工之惠憫 臣懇切至情 勅下吏部容 臣回籍侍養庶 臣母子相見有日皆

皇上生全大造 臣不勝感激隕越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魏恩抱齋謹具奏 聞吏部覆奏 聖旨是

卷二

一

二

一

讀詩

詩之風雅頌何也有王風有列國風有正風有變風有正大雅有正小雅有變大雅有變小雅有周頌有商頌有魯頌二南謂正風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列國之風也黍離王國降而為風豳風本周文天子曰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此十三國皆變風也文王十八篇為正大雅雅頌十六篇為正小雅民勞以下為變大雅六月以下為變小雅魯無風何也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信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於天王命史克作頌四篇故魯無風而有頌商於周為客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自微子至于戴公中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以備三頌故商有頌周頌則宗廟之樂歌皆周公所定其他風雅諸篇或為公卿大夫或為國史作者無主有為吉甫家父巷伯作者已著其名至於列國史官與其國人感時擬托史官採取今譬矇歌之什之樂官或天子巡狩太師陳其國之詩以觀民風如魏之風邶急唐之風勤儉秦之風強悍陳之風遊蕩鄭衛之風淫亂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讀其詩可以

想見其時故季札觀之而知其國之短長詩之所繫重矣說者於國風多以為閭巷細民所作如鄭衛即以為男女相悅之詞谷風即以為棄婦葛屨即以為縫裳女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皆以為婦人作與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載馳泉水竹竿或以為莊姜或以為衛女或以為宋襄母怨未必皆此婦人所能為也孔穎達疏義所謂不必即其人自作得之矣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或謂子夏毛公作愚以為小序固不可盡信亦不可盡廢如鄭詩有女同車山有扶蘇釋方風雨揚之水校童青衿小序或以為刺忽或以為刺亂或以閔無臣或以刺學校而說者槩為淫奔之詞恐夫子錄淫風不如是之煩也變雅皆厲宣幽時大雅民勞至桑葉五篇通小雅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云皆厲王時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云皆宣王時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小雅自節南山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餘四十篇序皆列幽王時考之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崧高蒸民韓奕江漢常武楚茨大田甫田信南山瞻彼洛矣棠棠者華桑扈鶯鶯頌弁魚藻采芣

車臺等篇皆中興攘夷任賢修政與公卿祭祀君臣  
朝會燕享之樂歌列之於變者非以正雅皆文武成  
三王其詩純美變雅則厲宣幽善惡兼錄美刺互見  
而朱子不取小序者蓋經文元無可考難以據信其  
必為厲為宣為幽之時如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非  
指褒姒乎何以移為厲抑戒衛武公自儆也亦以為  
刺厲信南山四十篇多以為刺幽凡此皆不可強通  
者也今惟取其善足為法惡足為戒則尚綱可以論  
學不必為美莊姜白圭可以謹言不必為咏武公曲  
暢旁通引伸觸類可與可觀可詳可怨可適可遠可  
多識夫子取思無邪誅三百篇孟子說詩以意逆志  
此固朱子解經之大肯也

姜嫄為帝嚳元妃其禋祀郊禘使帝嚳已崩不宜有  
此行如未崩則祀禘肺後豈無當夕而御之時闕之  
頌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明后稷為上帝  
篤生如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甫申為嶽神所生  
可乎周人禘嚳而郊稷則稷實周始祖而嚳實稷父  
也後儒特以生民篇後帝武敏即以為履巨人跡而  
主稷夫姜嫄禱于郊禘親至禋祀與神明交也詩人  
以履帝武敏極形容其足躡帝庭如所謂在帝左右

云爾皇矣篇帝謂文王乃眷西顧皆言上帝降觀有  
赫豈真面命之碩視之耶若以履巨人跡感之心動  
而有娠即不御於夫稷非帝嚳子則周人禘嚳乃如  
唐人冒李耳為祖文武周公若是之誣耶若以置之  
隘巷平林寒氷疑其無父棄之不知先生如達不折  
不副固與人異至鳥乃去矣后稷始呱必其初生未  
呱無有蠢動疑其不育而棄之經文之意可會而知  
諸儒求其說不得至有嚳明遺腹子之說有人生天  
龍棄之以顯其異之說是皆信履巨跡而剿之也然  
則嫫祖感華渚流虹而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而  
生黃帝堯母慶都亦有赤龍之瑞舜母握登有大虹之  
感聖人之生皆有靈應亦將曰生於所感而無人道  
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  
日值昴也亦可謂箕昴星所生乎簡狄以玄鳥至之  
月祀高禘而生契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後儒即謂簡狄吞卵生契此與姜嫄履巨跡之事  
相類簡狄嚳次妃也契果胤胤何不棄之商人郊祀  
帝嚳亦祀非其祖嚳亦歆非其類生民玄鳥皆宗廟  
樂歌寧不諱之耶此皆帝系之大經學之要以俟明  
經者考止焉

讀周禮

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記補之林孝存以武帝知周禮末世潰亂不經之書乃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玄囊括大鼎網羅衆家周禮遂以大行後儒疑信者半今攷之天官自○冢宰至夏采六十二官俞庭春氏復古篇欲以獸人獻人獸人獸醫司裘

卷五

五

典絲典泉染人追師履人移屬司空草廬吳澄氏欲以甸師掌舍幕人掌次女祝內司服夏采移屬宗伯地官自大司徒至橐人七十九官俞氏欲以封人鼓人舞師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鄙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川衡林衡澤虞迹人什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茶掌炭掌養園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皆移屬司空吳氏欲以鄉師司市質人廩人賈師肆長衆府司門司閭掌節移屬司空封人牧人充人牛人舂人餼人橐人移屬宗伯司地司稽

卷六

六

胥師移屬司寇春官自大宗伯至宗人七十一官俞氏欲以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移屬天官中車司常典同冢人墓大夫典瑞移屬司空吳氏以太卜龜人筮氏蔡氏占夢氏相氏保章氏移屬天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大胥小胥瞽矇眡矇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鐃師箛師簫師箛氏典庸器旄人鞀師司干移屬司徒夏官自大司馬至冢司馬七十官俞氏欲以并師司弓矢橐人職方土方方氏山師川師建師移屬司空吳氏以司勳司士屬天官諸子訓方匡人擯人屬司徒司燁小子羊人小臣御僕祭僕節服氏屬宗伯秋官自大司徒至冢士六十六官俞氏欲以大小行人行夫象胥掌客掌訝移屬宗伯環人屬司馬吳氏以伊耆氏犬人司烺屬宗伯司隸罪隸蠻隸閭隸夷隸騶隸術牧氏屬司馬司民維氏萍氏柞氏維氏屬司空夫以考工記補冬官則三十工固不足以盡冬官之事典若謂冬官散在五官之中本其職文牽合倫類而有意見易置即謂周禮全書可乎成王時周公以公燕冢率召公以公燕宗伯蘇忿生以公燕司寇顧命太保與頌冢宰芮伯頌司徒彤伯頌宗伯畢公爲司馬衛

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是六卿中召公毛公畢公亦上燕三公矣六卿燕攝官不必備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唐虞至周倍夏商足多矣今周禮列職冗複官屬衆盛一官之設而命士府史胥徒無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皆食祿王朝者也有膳夫酒正又有膳人醢人十有六官有太卜又有卜師卜人龜人籒人籒人占人有醫師又有疾醫瘍醫有充人牧人牛人又有小子雞人羊人犬人有射人又有射鳥氏庭氏羅氏服不氏有司市質人廩人又有胥師賈師司龜胥稽肆長且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

卷十

七

之膳不會酒正惟王及后飲酒不會不幾於導侈乎內宰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九賓客之裸獻瑞爵皆贊謂后亞王禮賓也不幾於媾噴乎又九建國佐后立市后正位宮中也可佐以立市乎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內理陰教也可預外事乎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一歲之間州屬民讀法者三黨讀法者六族讀法者十有四閭又無數族之民即閭之民黨之民即族之民州之民即黨之民令不煩而民不擾乎條狼氏掌執鞭誓群臣於馭曰車轅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王之執政曰轅曰鞭皆秦法也周公寧有最哉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得非誨淫乎泉府掌九民之貨者以國服爲之息先王有耕歛補助之政以物貸民而責其出息此王莽之五均司市王安石之青苗均輸所以禍天下也山師掌山林之名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使致其珍異之物太府以式貢之餘財供玩好之用至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良貨賄之藏內府掌金玉

卷十

八

齒華良貨賄入焉明王不寶遠物設官而皇皇於耳  
目之玩府藏之入豈庶邦惟正之供耶大司徒凡建  
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正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  
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攷之周書武成列爵分土之制與孟子答北宮錡  
及慎子之言則公侯不過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此周制也故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其來舊矣周禮  
列國數同周公佐成王不以此分五等邦君至封於  
魯獨儉百里何也周禮以六卿分配天地四時攷之  
周官有三公三孤六卿分職率屬此成王作洛歸豐  
周公輔相之時載在周書章章明也今周禮不言公  
孤而周官六卿又無分配天地四時大行人侯服歲  
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  
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  
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而周官云  
六年五服一朝謂周禮果出周公則周官行事何每  
相戾也漢興之初典籍稍稍間出獨周禮最後不知  
李氏得之何人而以獻之河間當時不言周公至劉  
歆始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夫周公致太平在周書

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多士多方無逸立政堯篇皆周  
公所作有合周禮否耶其建國親侯立綱陳紀設官  
分職制禮作樂果皆布在周禮否耶周書為孔子刪  
定治天下大經大法典則具存君陳曰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攷攷無攷逸豫欲興太平之業執此  
以往可也王莽王安石蘇綽用周禮而壞唐太宗王  
通有志慕古或惜其無臣或惜其無君使臣主相遇  
亦未必能行行之亦未必効但其為書規模廣博條  
理詳密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中  
該人官物曲之利纖悉畢備類非秦漢儒者可到問  
有失於舊章頗謬於聖人亦難以附會強解故謂先  
秦有是書如孔壁所藏汲冢所秘後經漢儒如杜子  
春鄭興鄭眾鄭玄賈逵劉歆輩以意見增損後儒亦  
未敢確然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傳信傳疑不以置  
博士誠未易輕議之也

讀禮

殷人用祭器從葬孔子曰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然秦武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繆公遂用三良則用人孔子已知之陳乾昔寢疾厲其子欲殺二婢以從陳文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魏顆父命殺妾以殉至秦始皇驪山之作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始皇死其子扶蘇胡亥不旋踵誅夷瑩宇發掘牧兒亡羊持火入其鑿求羊燒其戚柳孔子嘆用祭器惡為備者謂象人無後而末流之禍極于秦始皇無後之報其應已懣聖人刪詩存黃鳥為戒深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舉魯人為之齊襄夫所謂同母非嫁母出母乎禮不著嫁母之服孔門不喪出母二母古無服也同母異父昆弟為之服也何居

禮曰喪具君子恥具不欲豫內事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時制九十時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其可也故曰禮從宜

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聞諸孔子曰衛人之柩也離之魯人之柩也合之孔子蓋善魯也合葬於防非與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武子之言為成寢也杜氏之喪自外來欲合葬於寢武子有是言也為成寢也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言釐降二女列女傳堯二女名娥皇女英按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臣氏禮三妃之文疑即帝繫所稱然未敢據信矣

讀爾雅

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官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共十九篇或以為周公倡之於前子夏述之於後或以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或以為當周公時有之以為周公所作者蓋以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戎基首為始何以此證為周公所造然其釋詞皆詩

書所有若胡不承權輿及繼衣之蒂芳乃秦康鄭武之時又在周公後其編解六經而多為釋詩故儒者疑為子夏所足至釋言篇解洪渙切磋等句乃大學所以釋經文詩美武公去周公遠矣然則謂周公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等補益皆無正驗郭景純謂與於中古亦不知為何人但其為經實典籍之樞要訓詁之鈐鍵信非聖人不能為而後人依倣增益適有之故題次無定非若劉熙釋名二十七篇首天地終喪制作於一人故詮次有定例也疏解爾近也雅正也近世楊用修非之引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引詩

卷二

合

十三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華一名月爾謂其芽拳曲繁盛也解爾為嚴愚謂爾與邇同言其為書切於名物歸於典要其事肆其義精其言近其旨遠不遺小物不矯玄虛蓋取易通靜而正之義疏解曰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引疏解謂近於正而非之誤矣

### 讀五子書

鬻子名熊楚人文王師鶚冠于楚人不著姓名趙武靈王同時尹文子齊人齊宣王同時公孫龍子趙人平原君同時子華子程本晉人孔子同時五子書恢宏辨博多所彌綸固君子存而不棄鶚冠

子公孫龍子尹文子之言雜以黃老刑名公孫龍子白馬指物通變堅白等篇詞務譎誕尹文子居稷下聚游談學於龍子與鶚冠子皆戰國辯士也師其說無裨身心用其言不登理道鬻子居于書之首賈誼新書所引七條鬻子書十四篇不載故君子疑為偽書子華子書閎博務持正其於道也幾矣論黃帝鑄鼎上升事謂假以指喻足破後世世主之惑其辭趙簡子騁去而之齊不苟於售與孔子臨河而嘆同遇孔子於郊傾蓋而語終日甚親至解東帛贈之信當時賢士也近世方正學疑其書謂元豐以後人偽為者以篇中字說知之然六書有象形會意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字說其來久矣則以字說斷為元豐以後偽者殆未必然且其文不類宋人

卷三

合

十四

### 讀六家總論

司馬遷列吾儒於六家與陰陽名法墨皆有短長而於道獨無訾賞竊論之古者道術出於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儒之君師也仁義智禮樂儒之道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儒之倫也易詩書春秋禮樂儒之經也一也有不率教者移之有執



左道以亂衆者殺之異家奚自而興異家之興其始也竊吾儒之近似者以伸其說是以其言易售其教易行其既也遂與吾道爭鳴矣道家得吾儒一陰一陽之道以自然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而以道名老聃莊列是矣陰陽家得吾儒義和之官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以陰陽名馮相保章氏太史令是矣法家得吾儒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而以法名管子韓非是矣名家得吾儒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而以名名尹文公孫龍是矣墨家得吾儒節用博愛衍之為上賢右鬼非命上同之論而以墨名墨翟是矣此五家者皆本吾儒之緒論以立名而司馬遷之論儒以六藝為法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噫此固遷之所謂儒而上古聖賢君師之儒大道大倫大經遷蓋未之知也夫陰陽也名也法也彼固各守一端以自表異不足亂吾儒之真墨氏與儒並稱孟子蓋已闢之惟道家本於老氏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五千言多引古語或即黃帝所傳故道家皆言黃老老子為周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關尹望氣知為異人孔子問禮嘆其如龍其道以無為宗與

吾儒異而孔孟未嘗闢之者以春秋戰國皆弱於功利權謀之習而所謂異端邪說者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也惟莊列則宗老氏雖著書立言頌其學未行於世漢時曹叅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養生者取以引年全身者取以遠害學道者愛其冲虛論治者喜其清靜而道德經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諸書並傳於世遂與吾儒亢立為二矣諸家之外猶有佛氏最晚出其法由戒而定而慧而心經金剛法華涅槃維摩般若皆發明心性宗旨遂與吾儒亢立為三矣夫諸家之與吾儒並也是皇路之曠徑也佛老之與吾儒並也則大道荆榛矣儒者曰無思無為老曰無為無不為佛曰無智亦無得儒者曰存心養性老曰修心煉性佛曰明心見性所謂致虛極守靜焉非無欲故靜之說乎無色無受想行識非毋意必固我之說乎其言益精以察其道益宏以深執從而辯之也然老氏之學歸於無佛氏之學歸於空吾儒之學動亦定靜亦定其同者皆求之於心性之間其異者相去特毫厘耳世儒記誦詞章者固馳騁於言語文字象器之粗間有高明之士從事於心性者又萌志玄虛禪定謂為頓悟超脫自

讀荀子

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噫自卿為此說李斯師事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世傳孔子十代孫漢孔鮒字子魚蒐輯仲尼

卷二

十八

孔伋字季思孔白字子暉孔穿字子高孔斌字子順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為一卷附焉共七卷曰孔叢子云考之史記漢書儒林列傳不載孔鮒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六篇賦家亦有孔臧賦二十篇至宋嘉祐中宋咸註釋孔叢子其書始傳今讀其書述仲尼子思子高子順多出家語傳記子魚為陳涉博十諫用周章事警類淺陋諸篇詞氣類非戰國漢初時語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

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哀帝使向子歆卒父業歆  
總群書而奏七略班固藝文志即小說方技搜羅詳  
悉孔鮒為陳博士孔臧為漢太常所著書篇皆孔門  
緒論何不采取而獨載孔臧數種也朱文公謂是書  
文氣緩弱不類西京本朝宋潛溪氏亦有辨說疑即  
註者宋咸所作噫非大儒孰能正之乎

### 讀論衡

王充名教之罪人也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  
氣合人偶自生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不故  
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噫自充為此說後曹操欲

卷十一

十九

殺孔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彌衡跌蕩放言云父之  
於子當有何親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  
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耳粹之誣融實本充  
論謂父母於子形氣不相續而偶相值也噫忍言哉  
充之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瞽頑舜神絲  
思禹聖盛矜於已厚辱其親其所自叙即其所著論  
得免孔融之誅幸矣或謂蔡邕入吳始得其論衡以  
為秘玩戒勿廣也愚意邕在漢有盛名充欲借之故  
為此說以高已論耳猶漢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  
稱譽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

之左太三都賦成恐以人廢言乃求皇甫謐為序其  
賦始傳自古文士高自標譽類如此

### 讀儒林傳

周道衰聖教湮異端邪說並起而馳騫秦燔詩書殺  
儒生先王典籍埃滅漢興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  
子員士以通經射策而取高位故其時彬彬多文學  
之選詩書往往間出西漢言易則田何丁寬施雠孟  
喜楊何梁丘賀焦延壽京房費直高相而施孟梁丘  
京氏得立博士言書則伏生歐陽生林尊夏侯勝夏  
侯建周堪張山拊古文尚書則傳自孔安國而歐陽

卷十一

辛

大小夏侯得立博士言詩則申培轅固韓嬰后倉王  
式趙子毛公而申為魯詩轅為齊詩韓為韓詩三家  
得立博士言禮則高堂生徐生蕭奮戴德戴聖孟卿  
后倉慶普而大小戴慶得立博士言春秋則胡毋生  
董仲舒眭孟嚴彭祖顏安樂瑕丘江公尹更始房鳳  
而嚴顏江得立博士東漢傳施氏易者劉昆也而注  
丹任安則皆傳孟氏楊政張興范升皆傳梁丘氏戴  
憑孫期皆傳京氏鄭眾馬融鄭玄荀爽皆傳費氏傳  
伏生書者歐陽欽也而牟長宋登尹敏則皆傳歐陽  
氏張馴牟融王良皆傳夏侯氏周防孔僖揚倫皆傳

古文尚書至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而古文尚書遂顯傳魯詩者高詡包咸魏應也而伏恭任末景鸞則傳齊詩薛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皆傳韓詩衛宏賈逵皆傳毛詩至衛宏作序馬融作傳鄭玄作箋而毛詩遂顯傳慶氏禮者董鈞也而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註曹褒作通義傳禮記而禮經遂顯傳嚴氏公羊春秋者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李育何休也而張玄則傳顏氏公羊劉向則傳穀梁頴容服虔謝該鄭興鄭衆陳元劉歆皆傳左氏而三傳並興矣至許慎蔡玄博通五經講論同異故皆列之儒林焉愚讀漢書博採列傳其在西京董仲舒治春秋爲一代儒宗公孫弘以儒相天下司馬遷貫穿經傳張蒼賈誼賈護治左氏兒寬治尚書雋不疑治春秋疏廣師丹薛廣德彭宣皆以明經任師傳三公之職魏相蔡義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相位王吉王駿貢禹龔勝鮑宣俱經明行脩著聞韋賢以詩教授稱齊魯大儒子玄成修父業受詔與蕭望之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楊雄好學深湛校書天祿至眭孟治春秋夏侯始昌翼奉治齊詩李尋治尚書谷永傳京易皆

推陰陽言災異其在東京卓茂習詩禮雅稱通儒魯恭魯丕兄弟而習魯詩伏湛傳父理業累世儒學張霸張楷父子通嚴氏春秋而所合成市桓榮桓郁桓焉桓典世傳尚書代爲帝師杜林傳洽多聞長於古學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明章句與諸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班彪爲世通儒子固博貫載籍徐昉承祖父學發明章句揚終習春秋著春秋外傳樊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崔氏世通經籍篆駟瑗是儒家文林徐穉姜肱申屠蟠博貫五經志行高潔楊震習歐陽尚書而秉賜彪世傳父業馬融貫通經籍爲世通儒蔡邕正定五經刻石國門李固負笈從師博覽墳籍延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盧植通古今學校書東觀趙岐明經著述作孟氏章句三輔決錄張奐習歐陽尚書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桓譚徧習五經訓詁大義荀爽沉思經書多所著述凡此兩漢經術之士知名最盛皆不列之儒林者各自有傳也統而論之易有數家之傳惟梁丘氏易再傳而得王弼之注爲獨冠書有古今之異而古文以巫蠱廢至皇甫謐始復得之而孔傳遂行詩分爲四齊魯韓魚傳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春秋分爲五然

鄒氏夾氏無有師說左氏至晉杜預爲集解始盛行於世而公穀寢微矣禮記則古禮得於河間獻王者劉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傳於戴德者謂大戴禮傳於戴聖者謂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加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高堂生所傳士禮即儀禮也月令則呂不韋所脩王制則漢博士所錄緇衣則公孫尼子所撰周官則河間獻王所得而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蓋非古之全經矣夫經籍厄於秦火漢興諸儒抱遺經而傳業者寢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古文舊書稍稍修補

卷三

圭

網羅衆家囊括逸典雖非全經而先聖微言不至廢墜漢儒表章之功安可泯也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如通所論則九師可廢其他可盡廢耶國家將有大事若立明堂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此劉歆所以譏太常者在當時已爭論之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今六經之道罔墜天未喪文漢儒之功可盡泯哉

周禮土圭測景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斯其爲洛邑乎然汝南有中天臺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呂氏春秋載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沙門惠嚴曰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地之中也夫天竺在中國極西佛所居之國惠嚴奉西方之教肆爲詭誕白民國在海外舟車罕通暗所謂建木者乎崑崙天下山之最高頂也山從此發脉東爲中原西爲西域南自吐蕃通交廣北即沙漠水亦從此發脉分東西南北流以地形爲中非天地正中也惟土圭測景之法周公制之以求地中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汝南之天中山猶陽城之測景臺也豫州爲天地之中洛邑汝南陽城皆豫州之中相去非遙周公營洛卜澗瀍之間非持四方貢賦遠近道里均也而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上觀乾象四時不忒矣下驗土方五表不爽矣故土圭之測景猶指南之定向也聖人制器之精豈若諸家詭誕而求之神州之外乎

春秋

春秋家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目爲夏商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獻公十七年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然則春秋之書三代列國皆有其名而孔子所作則魯國舊文聖人從而筆削之耳左丘明親授孔子公羊穀梁皆子夏門人師承皆授同源共流雖意見同異不能盡繫於聖而詭於經者寡矣沿傳求經聖人尤取證於文獻

卷一

五

三代列國春秋其無傳者則文獻不足聖人固已言之矣

讀呂覽

呂氏春秋蓋呂不韋招延四方辯博之士而成此書若月令十二紀小戴取之以記禮聖王欽崇天道奉順陰陽者備矣古樂音律制樂等篇采之樂記貴生篇道之真以脩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用衆篇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立功名也大樂篇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

卷一

六

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精通篇或謂免絲無根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蕙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附之也聖人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德者萬民之宰也月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牛者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悲召而問之曰子何悲也曰臣身爲公家擊磬不觀臣母三年矣是以悲也鍾子期嘆曰悲夫身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勿躬篇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舂彘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丹伯益作井赤翼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平彭作醫平成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人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

上故也論大篇燕雀處於一堂灼灼相樂自以為安矣突決火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者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灼灼然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龜突近也而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分職篇先王用非其有而已有之通乎君道也夫君也者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為故能使衆為也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而已有之通乎君道也任數篇孔

卷一

七

子窮於陳蔡七日不嘗粒晝寢望見顏回攬甕中飯食之選間進食孔子祥為不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甕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離篇周鼎著饔而嚙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矣先識篇周鼎著饔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而害其身以言報史也審分篇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還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迷無所匿還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

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也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慎勢篇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

卷一

廿

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郤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凡此皆至言格論非戰國儒者可及高誘以為與孟軻楊雄孫卿淮南相表裏信矣節喪安死篇深言厚葬之非切中始皇之失即劉向不過也其他諸篇雜引控列申韓管商子華子尹文子關尹子公孫龍子孔穿田駢白圭慎到惠施鄧析之言行而儒道陰陽縱橫名法農墨兵術包羅諸家而成衆覽其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



駢貴齊楊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可謂兼之矣然而孔墨並稱王伯一道白黑相參推俗同調其純者則作於博雅之儒其雜者則出於游談之口且篇多重複咸陽市門當在所損矣今撮其純者不以人廢言摘其詭於經者數篇以竣讀覽者辭焉

慎大篇曰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妹喜好彼琬琰不卹其衆民心積怨湯曰若告我曠夏晝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

卷一

廿九

聞之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五就湯五就桀聖人之任也如覽所論則湯使伊尹往間於夏以遂其陰謀此與反間篇湯之與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乃孫武子兵書說秘而謂聖人為之乎本味篇言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戰國好事者之言類如此

誠廩篇武王欲伐殷使周公召公就膠鬲微子為三書與之盟血牲埋其一許為世侯各歸其一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去之首陽之下餓焉

予聞武王至有水般使膠鬲侯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膠鬲行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大戰克之微子抱祭器歸周二子遇武王行事灼灼在往牒可攷夷齊諫伐而餓誠廩矣謂周召為三書以盟夷齊相視而笑去之首陽何哉至忠篇宋之醫者文舉激怒齊王而已其疾以成太子之義藝則精矣謂之至忠可乎

忠廩篇吳要離欲結閭廬之知燔妻子而揚其灰走之衛計殺王子慶忌忍人也荆軻聶政等耳謂之忠廩可乎

卷一

廿

士節篇北郭騷德晏子養母之義及晏子出奔北郭騷身死齊廷白晏子之賢可也其友亦死以白北郭騷何為榮謂之士節可乎

離俗篇舜讓天下於石尹之農北人無擇湯讓下隨務光皆不受入海蹈淵而死乎阿餘子以亡戟反戰而死叔無孫亦從戰死實早聚以憂受辱受而死太史公曰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數子之死也奚居死若此不若無死



義篇趙襄子賞晉陽有功者高赦為首仲尼聞之曰子可謂善賞矣按魯世家孔子卒於哀公十三年至悼公十三年韓趙魏三晉共滅智伯分其地而有之孔子卒至悼公三晉事已四十年矣焉能聞趙襄子而稱之

樂成篇魏襄王用史起為鄴令決漳水灌鄴旁民得大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為史公史起忠於王也表王可謂能決善矣按魏世家魏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魏文侯用西門豹為鄴令史起佐之治水灌鄴旁文侯時事至襄四世矣安得復

史起二人用之

篇商鞅為秦將誘魏公子卬而殺之秦孝公是惠王立以其故恨鞅欲加罪焉鞅以其屬與母歸魏魏襄疵不受乃納之秦秦人殺之按史記商鞅之魏魏伊公子卬將而當之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誘公子卬各言其主罷兵與公子別也相與坐而論與車騎取之惠王立疑商鞅之行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鞅既以不得出而車裂安得復出而歸魏

精解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有聖人也桓公曰日之役有執蹶廬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諫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漱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塗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

卷一

廿二

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惟莒乎臣故言之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矣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寺龜曰三塗為祟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長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果襲聊阮梁蠻氏長弘之所知者意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見之而不言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其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志皆見天符同也夫東郭牙長弘之所會者

意溫伯雪之所契者道意猶有象道無象也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周公語勝書以無言老氏著道德以希言道至於無言希言深矣

必已解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牛缺賢者遇盜以知而見殺孟賁勇於過河以不知受辱張毅好恭定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好術全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材不材成乎器知不知會乎適壽不壽本乎數莊生曰周梓處於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牛孟張單材矣不能必所遇覽曰愛敬人者已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此之謂全身遠害道之所貴吾取之

讀淮南子

淮南劉安招延四方賓客九師之徒作原道傲真天文地形時則實覽精神本經主術謬稱齊俗道應記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共二十篇八公分造詞賦稱大山小山原道等篇實相莊列宋鑣莊列闢與詞賦則祖離騷而招隱士朱文公取之以續楚辭則大招小招之流也他無傳焉其書雜錯呂覽議論文辭猶在呂覽之後至若枕中鴻寶死秘書

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劉向得其書以為奇獻之宣帝言黃金可成卒不驗論紫伏法幾至殺身漢世諸王多招致賓客延譽空文扈詞無益人國或導之邪謀至隕厥宗異夫河間獻王之好古矣時經術大儒若董仲舒申公者豈淮南可得而羅致之哉

讀越絕

哀公八年齊悼公以季姬故如吳請師伐魯夏取譙及闚秋歸譙及闚齊既與魯平辭吳師吳子怒使來檄師會伐齊齊及吳師戰于艾陵獲齊國書遂以兵

卷一

五

臨晉黃池爭長憑陵上國越勾踐棲於會稽苦身焦思殆三十年其心未嘗一日忘吳也夫自哀八年齊伐魯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列國交兵經幾戰伐幾會盟太史公謂陳恒欲作亂於齊悼公高鮑移兵伐魯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若一時事者豈以子貢善為說辭排難解世紛如縱橫家者流耶蘇子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具齊之戰陳乞猶在恒未任事愚謂太史公之言實未越絕越絕書蓋戰國遊談之士為之其設子貢之辭騁其辯巧殆

類儀秦太史公信之為子貢作傳殆未之考與

讀韓愈傳

韓退之文章氣節為有唐冠冕其論宮市諫佛骨論庭奏軍正辭直氣凜凜乎烈日秋霜一何壯也然潮陽之行以表哀謝至請封禪迎合憲宗而自欲論述功德希異賜環且曰自今請改事陛下噫亦可悲矣豈非窮通得喪之際未能忘情與史稱其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表裏然軻於浩然之氣養之能充雄則作符瑞以媚莽退之人品固非雄比而晚節氣衰亦其養之未充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倖歟揚蓋自傷其才不見用遭口語不皇寧處也退之既知命矣而送窮之文哀謝之表宰相之書又若不安命何哉

讀儀禮喪服傳

禮喪服四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父在為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者不敢伸其私尊也按孔子答宰我短喪之問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

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此聖門喪服問答如此蒙我之詩言父母劬勞一也三年之喪有父在父沒之別乎伯魚之母期而猶哭夫子甚之蓋出母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在五服之中權為變服之制既葬而除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服可以足斷乎虞夏殷周之禮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兩屬為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故禮之失自兩屬而下春秋國與家殊異端並作岐塗說紛然競起孔子雖嘗正之更復散亂觀禮考所記委巷之禮無所取裁素冠之詩所為刺也秦人燔滅典籍蕩然矣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即儀禮也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禮如郊特牲冠義昏義人射義燕義聘義喪服等篇大抵皆漢儒之所補緝惡陋所謂三千三百之舊者乎文帝遺詔短喪至翟方進以自備宰相不敢踰制違母喪三十六日而除安帝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而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延熹中荀爽陳便宜請天下通喪可如舊禮以時議格唐高宗朝武后請父在為母齊衰

三年自是父母之喪始同特齊斬異耳儀禮傳自漢儒非周公之舊謂喪服傳為子夏所作亦無證據朱子家禮子為母齊衰三年庶子為其母同為父後則降蓋因司馬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酌儀禮而稍加增定者也我朝

太祖孝慈錄深言父在為母期庶母無服之非定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裁自聖心斷以孔子緣情而立文孝子之心始安大聖人制作卓乎獨高千古矣

讀晉春秋

卷上

三十七

晉桓莊之族偶獻公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明年士為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越二年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夫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強幹弱枝其生必殖末大必折木之災也大都禍國亂之本也春秋譏世卿言威福不可下移自占人臣專制執國命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家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

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弑殺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濁亂朝政于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禍所從來矣故曩孽未萌則士為之去群公子勢如振槁羽翼既成即仲尼為政仲由為宰墮費而費人叛墮成而成弗克則難易之勢殊漸積之禍惜也如使士為幾不早辨計不預焉則桓莊之族將成六卿之禍而分晉之謀當在獻公之世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士為銷禍於未然知矣哉

閱碩輔寶鑑

卷上

三八

耿中丞輯碩輔寶鑑以示館閣諸公有關臣答書云羊叔子王導高允之流如此人品當另具隻眼予觀羊祐高允勲業清亮固晉魏名臣非輔弼職也乃若王導王敦族黨也方敵之叛導在帝左右依違其間曾無一言救正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敵病困篤導貽書王含輒稱大將軍已不諱導特周觀敵既得志問導曰周觀戴若思當登三司令僕不爾應誅三問而導三不答二人竟死成帝幸導宅拜導妻曹氏而導慨然受之不辭反怒侍中孔坦密表橫語脇之僭踰凌逼如此世以

大義滅親褒之此導所以為巨猾也晉忠臣郭景純  
既死千載餘其精爽猶能憤激托夢為詩以示王文  
成發其奸狀彼何人斯乃欲另具隻眼而採輯之與  
歷代碩輔同錄寶鑑此何異王安石喜商鞅而賢呂  
惠卿也

讀路史外紀

路史載天地開闢有初三皇中三皇又分為十紀而  
以人皇為九頭紀復有五龍紀攝提紀合維紀連通  
紀叙命紀循蜚紀因提紀禪通紀疏佗紀自九頭至  
叙命凡八十三君循蜚自鉅靈至次民二十二氏因  
提自辰放至庸成十三氏禪通自史皇至無懷十六  
氏疏佗自黃帝以迄于周世數可知五龍攝提合維  
連通不列姓氏年代攷之外紀只言三皇路史則有  
初三皇中三皇之稱外紀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  
路史則以人皇而列於九頭紀外紀以軒轅即黃帝  
路史則以軒轅在黃帝之前自為一帝列於禪通外  
紀以炎帝即神農列之三皇路史則以炎帝為祝融  
氏自為一帝亦列之禪通外紀以有巢氏居人皇之  
後路史則兩有巢氏一列之因提一列之禪通外紀  
以共工柏皇朱襄陸渙胥昆居葛天陰康皆伏羲  
之臣路史則皆以為君延光集以盤古為和氣之寓  
名外紀以盤古氏為三才首君又一名渾敦氏路史  
則以渾敦氏列於因提或以為太昊之佐司馬遷作  
史記嘗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而闕三皇  
司馬貞則以伏羲女媧神農補三皇而又兼叙天皇

地皇人皇不詳姓氏蘇子由古史以伏羲神農黃帝  
為三皇不言女媧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不列  
黃帝從孔穎達之說也世紀舜之祖窮蟬禹之祖駘  
明皆顓頊裔也稷為周祖契為商祖稷契與堯皆父  
帝嚳而帝嚳為黃帝曾孫顓頊為黃帝次孫則堯舜  
禹湯文皆同一源矣黃帝姓公孫顓頊姬姓堯伊耆  
姓舜姚姓禹姁姓周亦姬姓皆賜姓也黃帝子玄囂  
名摯是為少昊氏而玄囂之孫為帝嚳嚳之子亦名  
摯在位九年以荒滿廢是曾祖孫不諱同名舜為黃  
帝八代孫堯為黃帝四代孫堯女舜妻不媿濟倫若  
呂梁碑所載舜摯不出黃帝則世紀似誣外紀載天  
皇制干支以定歲序地皇定三辰以分晝夜人皇列  
封土以開人文有巢氏構木以教民居燧人氏制火  
以教民食伏羲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曆制嫁娶結網  
罟神農制耒耜興市廛作方書黃帝制衣裳作甲子  
作算數造律呂作舟車制宮室行貨幣教蠶桑服牛  
馬興弧矢制棺槨顓頊命五官作歷宗堯舜平水土  
在璣衡脩五教制五刑數聖人開物成務以前民用  
裁成輔相以左右民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  
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作者謂聖所宜備錄

乃或載或不載此則遷史之畧也小司馬補史記兼  
叙三皇不知姓氏何知兄弟九頭十二頭各一萬八  
千歲不叙可也路史人皇以後有鉅靈氏句彊氏熊  
胡氏涿光氏鈞陳氏黃神氏狚神氏犂靈氏大騄氏  
鬼騄氏奔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靈陽  
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猗帝氏次民氏辰  
放氏蜀山氏脰偃氏渾敦氏東戶氏皇覃氏荅統氏  
吉夷氏几蓮氏狝常氏有巢氏遂人氏庸成氏史皇  
氏顓頊柏皇氏中皇氏大庭氏栗陸氏昆連氏軒轅  
氏赫胥氏葛天氏尊盧氏祝誦氏吳英氏有巢氏有  
巢朱襄氏陰康氏無懷氏鉅靈氏以前百七十有八姓  
孔子論述六藝也言易姓而王封太山禪梁父昭姓  
致瑞七十有二君管敬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  
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氏  
封太山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氏封太  
山禪云云黃帝氏封太山禪云云高陽氏封太山禪  
云云高辛氏封太山禪云云唐堯氏封太山禪云云  
虞舜氏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  
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此十二君者管仲之所  
知也所不知者其即路史外紀之所載乎近世有考

信編以包義氏為天皇風姓也更六姓凡十八世歷  
千四百三十有六年神農氏為人皇傳十七世皆姜  
姓歷九百有七年有熊氏為地皇傳十世皆姬姓歷  
六百四十有八年所載各皇無歲不巡狩耕籍祀岱  
宗祀方澤祀合宮祀明堂大蜡三皇之世惡有儀文  
如此大備者乎未足傳信祇以矯誣與路史外紀間  
有異同茫無証據孔子不言管子不識路史諸家何  
自而識之亦何自而言之詳也孔子序書唐虞以上  
皆所刪定惟於易傳言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  
沒黃帝堯舜氏作而家語宰我問則有顓頊高辛李  
康子問有顓頊少昊易傳以制器尚象言家語以配  
五行言皆首出廢物之聖人制作倖造化功業履斯  
民故夫子錄之於經著之於訓為萬世生民立極諸  
家所稱或本之傳疑或采之野史如風俗通之列僊  
氏帝疇氏始學篇之卷頤氏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  
冉相氏稀韋氏森氏泰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  
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凡遠氏和苑氏  
之大鬼氏鬼鬼氏命歷叙之黃神氏佺神氏辰放氏  
皇談氏鴟冠子之素皇氏內端氏成雄氏與夫黃冶  
雜子淮南子丹臺書洞神部諸書或傳或不傳路史

卷二

三

外紀或采或不采說誕無稽儒者不道昔孔子作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  
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定哀昭君子  
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僊閔莊桓隱君  
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  
聞九十六年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夫以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猶有見聞傳聞之異夫子不易  
言之蓋其慎也況生千百載之後欲上論千百載之  
前書契未興文字無傳而云某姓某字某幾百歲某  
在位幾百年孔子不言而後人言之是欲過聖人耶  
孔子所未見聞而後人筆之於書若親見親聞者是  
欲勝春秋耶曰史曰紀欲以信今傳後難矣

卷二

三

路史羅泌撰 外紀劉恕撰

讀三皇五帝紀

天皇地皇人皇之稱起於秦博士以伏羲女媧神農  
言者則始於春秋運斗樞以燧人伏羲神農言者則  
繼周氏也以伏羲神農黃帝言者則宋均氏也言五  
帝則皇甫謐鄭樵蘇子由皆以為少昊顓頊帝嚳堯  
舜而家語載孔子答季康子之言則以為伏羲神農  
皇帝少昊顓頊大戴禮載孔子答宰我五帝德之論  
則以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胡宏胡一桂則本易  
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而言取裁聖經其論始定矣  
然則家語大戴禮所載皆出諸儒撰記托之夫子未

卷三

令

田

足徵也三皇之稱原無姓氏世繫蓋混沌之初兩儀  
始判本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義借皇  
號以立言非指某氏某君也按通紀黃帝生玄黃  
玄黃生嬌極嬌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四世也黃帝生  
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敎康敎康生  
句芒句芒生嬌牛嬌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八世也以  
世次而論堯女舜曾祖姑也二女釐降得無齊倫之  
嫌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  
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舜  
祖慕慕生窮蟬窮蟬生敎康敎康生喬年喬年生瞽

瞽瞍生舜則舜之繫不出自黃帝與堯非同一祖  
而堯女妻舜帝繫甚明則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本之漢儒與史遷世繫皆不足據  
信矣殿陽子曰堯舜夏商周皆出黃帝堯下傳其四  
世孫舜舜後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  
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  
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為紂王季下傳一世  
則為文王二世則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世祖臣事同  
祖十五世孫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豈不  
謬哉熊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

卷三

令

望

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倉頡乃一君一  
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  
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太史公曰尚書獨載堯以來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孔子  
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則三皇  
五帝之事遷固以為不足徵矣楊朱云三皇之事若  
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  
不當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  
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孟子讀書至武城取二  
三策而已而況洪荒之世乎所謂億不當一者可盡



信哉

間巷野語方士游談造怪異詭譎之詞以愚惑世俗如淮南子野史瑣語齊諧小說稗官之屬皆學者所喜聞而樂道也昔齊景公海棗之問晏子以秦繆對此與無是公烏有先生事相類所貴讀書者明理而已矣咸丘蒙臣堯臣父萬章割烹飯牛之說使非孟子則二聖一賢乃千載辱賤行矣予讀史三事至淺陋不經縉紳先生輒好立異論曲為之解若實有是事烏者是皆海棗之談也予僭為之辨

象耕鳥耘

世謂舜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唐陸龜蒙曰吾得之農家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而象之行必端履必深實似之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而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實似之又曰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有得於鳥耘乎

愚按史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讓畔好事者遂增飾其詞云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謂舜聖德感物其誣淺陸魯望實以薦禹去凶謂得於鳥象夫舜之薦禹也以功去四凶也以罪尚書所載儒者能言之魯望穿

鑿傳會成好事之謬誣妄甚矣

女媧補天

外紀載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近世陸深曰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茹毛飲血之外天能盡火之用也年定之東浮山即補天之處煉石竈尚存媧皇察物宜前民用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成務補天之所不及爾

愚謂洪荒之世天地未底平成必得聖人裁成輔相以制其過以補其不及然後天綱立地維張共工之事儒者所不道陸儼山證以東浮山煉石竈謂媧皇氏所制則真有煉石之事矣前此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至媧皇更幾帝幾代民尚不火食然則燧人氏非耶

羿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近世楊慎曰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精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我愚按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帝命羿射十

日中其九鳥攷之堯典帝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以齊七政夫至德之世日月若連璧堯德廣運何十日之異射天乃桀紂無道所為淮南安與方士作內外書為此荒唐之說揚升庵釋以羿善射日落九鳥吾聞蒲且子弋弱弓纖繒乘風而射之落飛鴻魏更虞虛絃而雙鴻下舞羿精於射日落九鳥何足為異升庵怪文士騁奇而不自知其好奇之過也

### 月中嫦娥

王充論衡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托身於月是為蟾蜍楊慎曰其說始於淮南子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悞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

愚按軒轅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史區觀星象大撓作甲子則羲氏和氏與常儀皆人名氏非官名也然儀與娥音同字異楊升庵歷引周禮注儀娥二字皆音儀詩樂且有儀叶儀漢碑蓼莪皆作蓼儀以証常娥之為常儀夫占月奔月本非亥豕之訛嫦娥竊藥實出淮南之妄升庵曲為之說然則日中駘鳥亦出淮南子與羲和占日又何解也

泰伯

三以天下讓說者皆謂讓殷夫太王避狄人之時正值武丁朝諸侯之世太王去邠居岐方為築室之計遷國而存安有窺鼎之心夫以物與人謂之讓有而不居謂之讓彼時商室中與何讓之有攷之小乙甲寅二十六年太王遷岐越丁巳武丁嗣立左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又祖庚嗣七年而崩祖甲嗣二十有八年文王始生太王居邠遷岐至文王生當百有〇〇餘歲矣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者本之史記後儒因之耳太王未有廢立之命太伯先承父志托之採藥而去自晦其跡遠在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故人無得而稱夫子亟稱之言太伯不去則國其國也今日之天下即其天下也太伯之賢居句吳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則固可以興周矣讓國實讓以天下也非若伯夷叔齊曹子臧吳季札皆在其君卒後而讓此夫子所以獨贊其至德也謂太伯讓殷則太王陰有取天下之心其何辭於後世

### 東西周

王城成周皆在洛陽皆周公所營王城朝會之地是

為東都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成周為下都  
即處殷頑民之地也對豐鎬而言則王城為東都豐  
鎬為西都以王城成周分言則王城為西周成周為  
東周昭公二十一年王猛入于王城二十六年天王  
入于成周詩云大東小東抒軸其空平王自鎬京遷  
于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  
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此東西周之辨按尚書洛  
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  
亦惟洛食孔安國註云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澗  
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觀  
之則王城成周兩處明矣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天王入于成周公羊  
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昭二十三年八月南宮極震  
襄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  
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震天棄之矣東王必  
大克時子朝已入王城謂為西王敬王或居于狄泉  
或如劉或次于渠次于崔谷入于胥靡于滑晉趙鞅  
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

尸遂軍閭澤次于隄入于成周雖居無定所皆謂之  
東王也說者以諸侯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及癸酉王入成周甲戌盟于襄宮癸未入于莊宮皆  
以成周即王城不知天王所居即為京師既入成周  
遂子朝旧都在焉其盟襄宮入莊宮宜也敬王遷都  
成周告于晉合諸侯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  
之城三旬而畢謂京師為王城可乎齊高張後不從  
諸侯晉文淑寬曰周襄弘辨高張皆不免襄弘違天  
高子違人言襄弘欲遷都延祚為違天也宋東萊呂  
氏作大事記曰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都成周夫晉逐子朝而召氏之族毛氏尹氏南宮  
氏皆從之奔楚矣謂畏餘黨而徙成周亦臆說也胡  
傳謂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而降為國風之  
意亦以成周即王城公羊子之說殆未之考歟

魯郊禘考

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禘郊以祀天禘以配祖孔  
子答魯哀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其日用上辛  
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  
也周之郊有二矣大傳小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此天子之大祭也孔子曰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皆天子之事守也明  
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周之封祀宋也以其為二  
王之後俾之備其禮物作賓王家以奉禹契之祀禹  
契不可以諸侯之禮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樂又  
以二王之後待魯賜魯以天子之禮祀周公然魯之  
郊也以孟春祈穀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祀  
周公牲用白牡而不用騂自別於文武在經傳家語

卷三

五

可攷也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祈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祀周公於太  
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  
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  
俎用祝饌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積素褐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其儀文  
度數一如王禮明堂位本漢儒以魯得行郊禘遂以  
天子禮文尊隆魯君若皆成王所賜伯禽為之者常  
觀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

往報之惠公之請蓋為群廟度數及魯君儀物皆欲  
用天子禮樂也則自惠公而上十有八世魯君猶未  
敢僭擬天子明矣春秋隱六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六羽諸侯樂也仲子惠公妾也初者何始諸侯  
也時諸侯猶用六明矣蓋成王賜魯郊謂孟春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賜魯禘以周公為始祖文王為所自  
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固為非禮然降殺天子當必  
如家語所稱而魯君之冕服旂輅摺執必不敢僭用  
天子如明堂位所云也孔子曰我親周道幽厲傷之  
則禮樂傷壞自幽厲而下春秋於魯郊禘之常不書

卷三

五

書卜郊不從而免郊者四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  
年夏四月襄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書牲  
死傷而免郊者二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書  
不卜非時而郊者一成十七年九月是也書牛死傷  
而郊者二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正月是也該郊之  
變而道之也非常郊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  
書之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則書之皆非  
常禘也群廟之有禘自閔僖始也近世新都楊氏丹  
鉛錄以惠公請郊廟禮樂於天子謂惠公以前魯無  
郊禘之事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為誣夫漢儒紛紛

之說固陋矣至於董仲舒一代醇儒治春秋公羊師  
友淵源所漸其言必不誣對張湯問魯何緣祭郊曰  
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故成王令魯  
郊也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  
諸侯郊用騂犂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仲舒謂成王  
報德之禮是也左傳魯昭公以季氏僭公室欲誅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設兩觀乘  
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子家駒所譏蓋指群公閔僖以後事也伯禽  
寧有是哉晉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以  
知不惟僭用於享祀亦僭用於享賓矣此幽厲而下  
閔僖以後孔子之所傷列國大夫聘問至魯所見而  
非議者也夫魯一郊也或以為魯冬至郊天至建寅  
之月又郊以祈穀或謂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  
月轉卜三正或以為成王賜魯郊祭之日王皮弁以  
聽祭報王被冕以象天皆以為魯禮魯一禘也或混  
禘於祫以為合食於大社或以禘為時祭或謂殷祭  
或謂喪服即吉之祭諸儒各逞意見靡所取裁遂使  
成王伯禽與幽厲而下凌替僭竊同譏故博采經傳  
質以春秋家語攷論同異以正謬妄俟考訂焉

或問禘之說

子曰不知也蓋不王不禘夫子為魯諱也故知禘之  
說惟天子得以行之諸侯不敢僭天子而名分定矣  
祝嘏不敢易常古而事守明矣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夫人不致于太廟吉禘不行于莊公六羽不獻于仲  
宮仲子可無歸賄兩觀無表朱干無設大夏大武無  
舞季氏之庭無八佾三家之堂無雍徹祿不去公室  
政不逮大夫晉無請隧楚無問鼎名與器不以假人  
守王章謹侯度信乎治天下如視諸掌無難也愚謂  
此章通上既灌章皆指魯禘而言夫子對或人含蓄  
深遠傷魯諱魯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也能知其說  
而敬遵先王教訓則魯為秉禮之國周公其興矣此  
夫子欲為東周意也惜或人不再問也

廟制禘祫考

周自后稷始封于郃歷十六世至武王始受命為天子故后稷廟為始祖百世不遷武王時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成王時高圉桃武王新祔于昭之南廟康王時亞圉桃成王新祔于穆之南廟昭王時公叔桃康王新祔于昭之南廟穆王時太王桃昭王新祔于穆之南廟懿王時文王親盡當桃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而共王新祔于穆之南孝王時武王親盡當桃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而懿王新祔于昭之南自文武而下三昭三穆以次遞遷先公祧主則藏于太祖之廟先王桃主則藏于文武世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者祔則穆者不動穆者祔則昭者不動儀禮所謂以其班祔禮也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七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此成周廟制世數位序一定而不可易也七廟其正數常也在共王時文王武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在孝王懿王時文武二世室不在七廟之中鄭康成以后稷與文武三廟不毀及四親廟而七是以祧廟在七廟之中劉歆曰宗不在此數蓋文武與太祖皆百世不遷故謂七者其正數宗不在七數也其廟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有寢廟廟以宅神主寢以藏衣冠廟堂皆南向室在其北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祭則春值杓特祭也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三特皆合祭謂時祫也特祭各於其廟時祫合食太祖及大祫則尸主出於堂太祖面南昭東穆西行朝踐之禮焉謂之堂事復延尸主入室太祖面東昭南穆北行饋食之禮焉謂之室事是謂大祫時祫合存廟之主大祫烝毀廟之主存廟有主有尸毀廟有主無尸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祫其祖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時祭而無祫諸侯有祫而無禘禘則惟天子得以行之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亦禘嚳蓋舜禹祖顓頊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顓頊配嚳祖契系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稷亦出自帝嚳故周人禘嚳以稷配四代皆有始封之君故祀以為始祖後世之君皆特起而

始受命非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攷也。禘、祫皆合群廟之主綴食於太祖而禘、祫之義不明諸儒紛紛聚訟鄭康成倡爲王者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遂指禘爲祭感生帝而混禘於郊或以禘爲燕群廟而混禘於祫或以爲禘大祫小或以爲祫大禘小或謂禘先祫後或謂祫先禘後或以禘、祫皆爲殷祭或謂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或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劉歆引春秋外傳大禘終王之說是一世方舉一禘亦非禘之本意夫以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諸說詳矣而議者猶有四廟五廟六廟之不同四廟者創業之君諸諫不明權立四親廟五廟本於韋玄成引周制后稷文武三廟不毀只存四親廟故創五廟迭毀之說唐岑文本議虛太祖一室以高祖在三昭三穆之列故稱六廟此廟制不定有乖典禮一也至於昭穆本以父子而論世數非以兄弟而分昭穆如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若以一君爲一世則由小乙小辛盤庚陽甲南庚祖丁與始祖契共七廟而上不及其祖親廟不益殺乎故七廟者以父子論昭穆若兄弟同位難以世數論也創業之初世

廟未備以後遞增遞毀孝思無窮而禮制有限後世或當遷不遷或既遷復附或立入室九室十室十一室焉此其位序不定有乖典禮二也漢興草創叔孫通鄙儒因陋就簡親廟僅有太上皇而上不及豐公明帝歆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先帝之廟更衣別室遂爲同堂異室之制後世因之以七室代七廟室皆南向主在室中俱不東向及祫享之時尸主入太廟之室太祖正東向之位其次分昭穆相向而坐行九獻禮無復堂事矣唐武德初尊祖景皇帝爲太祖考元皇帝爲世祖以上厭獻懿二祖至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獻懿並列昭穆博士韓愈議歆以獻祖居東向之尊而懿祖太祖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此即周制太祫之時后稷之位東向自如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入于太廟群昭則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則列于南牖下而北向也而當時未見舉行者非有疑於獻祖非始封之君混禘祫而並言耶宋太祖立僖順翼宣四親廟即唐之獻懿景元也因無始封之祖而禘禮久廢遂虛東向之尊而位序不明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宜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



復祔誠有如太常丞王普所議普欲以倍順翼宣遷  
遷于別室奉太祖為廟之始祖三年一祫則太宗仁  
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為穆五年一  
禘則迎宣祖居東向之尊而以太祖配焉當時亦未  
果舉行豈以祫祭之時遺倍順翼宣四祖不兼毀廟  
之主於禮未順於情未安耶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三代而下無諸侯始封之君則始  
受命即當為始祖矣議者泥於商周以契稷為始祖  
必求始封之君啓禘祫紛紛之論漢以禘其祖自出  
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立親廟四匡貢諸儒  
依違其間唐欲以獻祖為始祖宋欲以僖祖為始祖  
議論不定遂至廢禘即韓愈司馬光大賢皆預斯議  
亦未有能正之者也今以漢事言之漢初立太上皇  
一廟至高帝升遐即為帝者太祖而太上皇遷于別  
室高祖而下惠文景武昭宣已足七廟之數在成帝  
時則惠帝宜桃元帝當新祔哀帝時文帝宜桃以有  
功德於民為帝者太宗則如周立世室與高廟皆百  
世不遷可也後各以次逆遷遷主藏于太上皇之室  
悼皇宜別立廟如光武之祀南頓君三年大祫則以  
太上皇正東向之位高惠景武而下各序昭穆合食於

太廟五年大禘則推太上皇所自出祀豐公於太上  
皇廟而以太上皇配焉群廟不與太上皇得伸周極  
之恩而豐公得享大禘之典上以擬迹成周下以垂  
範後世於禮為順於情為稱繼漢而有天下者雖百  
世可推也若唐之獻懿景元宋之倍順翼宣即漢太  
上皇也神堯藝祖即漢高祖也禘祫位序皆可類推  
矣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宗廟宗廟莫大於禘祫惟  
天子可作禮樂惟明聖能任述作則乘百年可典之  
會而正一代不刊之典當必有待而興者矣



目錄

卷之二

讀戰國策

讀秦紀

范增

漢高帝紀

韓信

趙王如意

婁敬

賈誼

陳平周勃

晁錯

汲黯

南越傳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卷三

霍光傳

陳湯井延壽

王莽

光武紀

壽陵

馬援

明帝紀

班超

西域

李固

李膺等傳

杜密

皇甫嵩

王允

袁紹

劉先主

曹操

辛毗

陳群

羊祜王濬

杜預

荀晞

晉武帝紀

陶侃

殷浩

桓溫

晉

劉裕

朱齡石

崔浩

魏伐柔然

諸葛長民

湘宮寺

褚淵

沈攸之

魏孝文

魏孝文遷都

魏晉取士

宋明帝

顧凱之

卷四

魏孝明帝

梁武帝

斛律光

隋文帝

王伽

南北朝

迷樓

徐洪客

唐高祖

唐太宗

李世勣

高宗

陳子昂

武后

中宗

姚崇

宋璟

玄宗

肅宗

代宗



石室私抄卷之二

閩候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讀戰國策

田文以鷄鳴狗盜脫秦虎口喜其得士之助此特盜之微者夫列國戰爭海內之士並起而馳騁矣蘇秦張儀樓緩之屬各以遊說而盜富貴信陵春申孟嘗平原四豪者競遊俠而盜名譽范雎蔡澤以羈旅而盜相印於立談之間至呂不韋結異人卒奪秦嗣多錢善賈此天下大盜也蓋自儒道喪楊墨莊荀之徒立私說而盜六經天下浸淫溺於邪僻夫明王在上盜六經者必蒙首誅哉

讀秦紀

秦始皇之碼石使盧生求羨門子高還秦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塹山湮谷暴師十年固輕百姓力夫始皇死身肉未寒陳涉以閭左之戍舉大事四方豪傑並起而南面稱孤二世立未三年而諸侯師入關夫向使扶蘇立佐以蒙恬能保秦之不失乎夫民苦干戈久矣秦若舍胡休養其力與天下更始何至思亂說者以胡亥亡秦為錄圖之應予以為迷秦之亡者胡非亥也

范增

范增策沛公於入關之初知必奪羽天下何其明也方羽至咸陽增不以此時勸羽都關中務樹德以收民望而以親愛王固失諸侯心矣凡羽所為殘暴弑義帝不聞增一言諫沮惟急欲攻漢沛公死項王即拆簾而定天下平增固戰國策士之下者耳蘇子瞻以為人傑何哉

讀漢高帝紀

史稱漢高祖溺儒冠見儒生輒嫚罵夫高祖持三尺劍與群雄逐鹿布衣遊談之士爭欲攀龍鱗附鳳翼以自托於功名之會如酈生之徒合則朝獻策而夕拜官不合則目為堅儒彼蓋儒名儒服者爾張良有儒者氣象帝尊顯之至呼子房而不名若魯而生則帝所不能致者也况得而嫚之哉十一年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執謂帝真嫚儒者哉

韓信

韓信起布衣佐高祖定三秦威行魏代燕趙之間當其殺龍且定齊地高祖方困滎陽一搖足係楚漢輕重信於此時侃侃拒蒯轍之謀可謂烈丈夫哉晉武平吳石頭之入濬實上功至為王渾父子所抑輒不勝忿憤護軍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惜乎輒為信謀不及范通也且帝常入信壁兩奪其軍矣信握重兵帝未嘗一日忘信也春秋

案之役晉師歸卻克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信於迎陳被械之後乃與帝較將兵多少矜伐凌逼蓋不連舍人告變其及宜矣然信不負漂母其肯負漢至夷其族帝亦少恩哉

### 趙王如意

甚矣柔曼足以傾國也以高祖明達誅秦感項馮馭羣雄遂一海內末年以戚姬之愛欲易太子幾危社稷大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立之則諸子中策賢孰如代王恒顧其母薄姬寵幸不如趙王母耳呂后佐帝定天下間關師旅縛韓信如覓兔一強貴相謂可以制呂后哉帝病困謂太子曰吾以如意母子相累惠帝尚不能力庇之况一周昌耶說者謂帝憊憊趙王如以金注子謂帝愛趙王當使與太子篤友愛事呂后彌謹不以戚姬故私暱之也庶幾趙王母子俱安矣乃德趙王之策為置強貴相幾於樹黨大博者之注金必逕回顧惜不肯輕於一擲帝為趙王謀卒胎其禍甚矣帝之愛王不如博之愛金也其不為賢獻公卒矣

### 漢敬

漢敬和親之策漢唐相沿遂為故事君子曰蓋自齊景公女吳始也夫吳雖蠻夷乃太伯之後周之胄裔也端委而

治周禮列于會矣齊畏其強大妻之以女猶潛而出涕內奴雖強不過漢一大縣若以匹敵則非吾偶飲食衣服語言不與華同非我族類去吳遠矣遠托異國昔人所悲以天子愛女忍棄之沙漢耶漢與謀臣猛將如雲非齊與吳之比何憂於匈奴豈高祖白登困後君臣色沮故敢得以售其策耶旅葵之訓曰明王慎德四夷來賓漢廷公卿不聞以此析婁敬之說何哉

### 賈誼

賈誼在漢文時誦知治體者至請試典屬國以主內奴而行其計何其壯也誼欲施三表五珥此何異以果啖嬰兒而塞其啼謂可以繫單于之頸而答中行說之背耶絳灌輩皆高帝時舊將宜為所非笑也予讀治安策誼欲擇師保傳之官以教太子是矣然身為梁懷王傳至使王墮馬竟乃自傷作傳無狀毒恨而死太史公曰務幸絕根悲夫

### 陳平周勃

孝惠時呂后擅權分王諸呂議者皆罪平勃對不如陵嗚呼二公親與白馬之盟豈收買耶呂后與高祖共定天下縛韓信誅彭越殺趙王母子又欲鴆齊王矣其滔實不下武嬰也武后王承嗣三思等且欲立為嗣謂狄仁傑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嘗以忤旨殺宰相格輔元岑長倩矣紀

何益於唐祿產不王呂后容得已乎王陵以病免必盡去諸大臣將肉視諸劉朱虛侯必不得入宿衛周勃必不得入此軍灌嬰必不得將兵與齊連和劉氏危矣諸呂雖王平勃不失為將相彼固有所忌也二公欲圖之以斬耳狄仁傑周旋女主之朝卒成夾日之功君子予之平勃可深罪耶但其對呂后詞失規諷至聽張辟疆之謀請台產將南北軍倒授太阿此則陳平之罪也

### 晁錯

史稱晁錯患諸侯強大議削其地遂發七國之難夫吳王以山海利故國擅富饒郡國吏求捕亡人公共禁弗予如是者四十餘年此其通節著久矣高祖封三庶孽居天下半謂吳王濞曰漢五十年後東南有亂者非吾耶竟王之吳至文帝朝濞稱疾不朝復為秋請帝於此時遣宗正持節問吳責以王制貶爵削地之條裁削數縣彼將俛首聽命敢與天子爭衡如格明詔舉兵討之可也乃一切務為姑息賜之几杖漢法為不行矣逮及孝景濞屬為諸父宜棄前過與之更始下推恩之令分封王侯子弟以少其力行賞誼之策可也錯遽議削之且併削諸藩至使濞得為戎首以誅錯為名錯又欲帝自將兵而已君守欲天子不疑已難矣噫錯為社稷計而棄益至以私恨計發之益真

傾危之士哉

### 汲黯

武帝英明臣下順指獨能容汲黯不冠不見至避武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雖大將軍青不如也帝用黯為淮陽太守謂曰欲得君重卧治之可謂知黯矣黯之淮陽過大行責李息之詞凜然有大臣風雖外補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也然黯性伉直嘗面斥人主與爭是非至御史大夫湯丞相弘數質責之幾中弘禍矣予讀萬石君傳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悅之黯之不得出入禁闥以此噫闇闇係皆道之珍人主惡可任好惡哉

### 讀南越傳

予宦遊雷陽歷合浦橫海蒼梧往往見土人祠路將軍博德長老為余言微路將軍越胥為夷矣夫南越自三代別在荒服至漢武時其相呂嘉殺漢使弑其王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討平之始郡其地籍而版焉番禺一大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奏四方商賈輻輳貢千餘年文物彬彬齒於上國矣路將軍之功越人思之猶甘棠之思召公焉學者率於所聞猥以帝務勤遠略比之北伐匈奴此與以耳食何異夫伐叛討貳大順也用夏變夷大功

也廟謚孝武宜哉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自高祖用婁敬策以公主妻單于五世未見和我之利冠  
邊治無虛歲故策為不足恃矣逮武帝席文景富庶之業  
而制匈奴而酒泉列亭障幕南無王庭矣帝於此時棄前  
議閉諸關謝絕之可也又通烏孫氏使其眾不及匈奴且  
屬役焉妻之何也既而昆莫以老聰其孫尚主聚鹿盧倫  
中國而夷狄則亦夷狄矣噫黃鵠之歌可忍聞耶適以資  
千古非笑也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卷三

七

車師何西域地也車師王教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發諸  
國兵逐之逐田其地輪臺之詔曰往擊車師雖降其王以  
逐逐乏食道死者數千人則非可田矣必徙速卒繕亭障  
所費大司農轉輸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匈奴所  
必爭也胡騎住牧其中將大發兵殺吏士是襲輪臺之迹  
矣夫田者非則罷者是矣弱翁相業此亦可觀哉

讀霍光傳

史稱霍光不學然輔少主正色立朝能從賢良文學之議  
罷權酷一切與民休息脩文景之業至廢昏立明定宗  
廟大計庶幾社稷臣矣周勃亦重厚少文此二公者皆有

安劉之功萬石君無文然恭謹無與比實太后曰儒者多  
文少質惟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武帝嘗責大臣丞相比  
坐法死而萬石君父子以名位終漢初將相大臣寡文多  
質議論務在寬厚口不言人過失化行天下治亦近古夫  
周秦之際可謂文敝矣漢興君臣尚篤行永祚也宜哉

陳湯并延壽

甘陳功罪匡衡蕭望之劉向耿育谷永輩論之詳矣愚謂  
法者臣下之所守也愚者天子之所擅也當其奏凱之日  
丞相御史大夫論其矯制之罪事下廷尉逮繫詔獄天子  
使謁者持節赦之若曰郅支囚殺使者西走康居特遠而  
驕副校尉湯都護延壽奮然殲兵屠之重城誅之於絕域  
揚大漢之威掃谷吉之耻功莫茂焉周書不云乎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其免除前罪勿治然後告厥獻賦錫茅土  
使朝廷有執法之吏令主上得自施恩以為臣下効力者  
之報不亦可乎

王莽

王莽米芻用時拆節譙恭被服如儒生行甚勤備當世名  
士咸推轂之雖非外戚亦當以孝廉選用矣其爭定陶皇  
太后事確然有古大臣風時惟恐其不早居宰衡雖周公  
莫加焉吾觀莽私買侍婢以其宜子送后將軍朱子元此

豈人情耶夫事不近人情君子惡之為其近於佞也世無  
早辨之者至使莽得文其奸以移漢祚嗚呼共工象恭如  
莽遭聖明永始之初已在放殛之列矣至元壽元始以後  
政自莽出庸將及乎

### 讀光武帝紀

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阻至拔佩刀以斷車軻  
帝不侵卒降囂則憲為無謀矣后潁川盜起京師騷動  
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高祖自將擊匈奴怒妻敬之  
諫繁之廣武及圍白登七日而解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  
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曹操破劉備還軍官渡袁紹議攻許  
下田豐強諫不聽械繫之紹軍果敗還謂僚屬曰吾不用  
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夫三子之諫一也高光至以自  
悔而袁紹竟以殺豐此可不為士君子擇君之鑒哉

### 壽陵

光武作壽陵詔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劉向曰德  
稱厚者葬稱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帝之見非帝王所可及  
矣文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晉愍之世  
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孝  
文薄葬之制孝景蓋未果侵而壽陵詔稱景帝能述遵孝  
道雖子孫亦未之知也嗚呼景帝悔盜其為孝文盛德之

累多矣

### 馬援

援西州豪傑也一見世祖于雲擾之際推誠委質鋤先零  
平微側功爛然漢廷之右矣時梁松帝胥貴重援以父執  
自處誠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援有疾松往候獨  
拜床下援不答在交趾還書誡兄子嚴教為杜季良仇人  
持以訟上辭連梁松帝召松出示援書愈深松恨及壹頭  
失利帝令松東驛責援代監其軍松遂搆陷之矣蓋茲之  
謫非松為之耶援出征五溪對杜愔言但畏長者家兒殊  
難得調介介獨惡是知必有他日梁松之禍也帝以援書  
責松後用松責援寔遜松謀執謂帝能保全功臣哉松至  
永平竟以飛書誹謗下獄死卒如援言俚語曰明鑑所以  
照形松真墜子也

### 讀明帝記

夷狄交構中國之利也建武間南單于款塞遣侍子詔徙  
居西河美稷發兵擁護之以扞北地為郡縣復還耳目其  
視武帝結烏孫通西域功萬之矣及北匈奴懼求和親帝  
時為太子讓辭其使以成南單于之義豈不威德並著哉  
至永平初北虜寇邊遂與交使合市且置度遼將軍防南  
單于帝於是失慕義者之心矣宣帝時南單于遣使朝獻

待呼韓邪使有加於是到支徙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  
呼韓親附者數世如帝不欲絕北宜因其貢獻報之略與  
相當外示羈縻可也度遼置而南北携矣帝之見不及前  
議何哉

### 班超

班超以吏士三十六人使西域威行諸國為漢虎臣其效  
虜使執兜題鞭國相能使其國之君臣俛首聽命而降漢  
焉此與介子斬樓蘭焉奉世破莎車陳湯誅郅支功愈奇  
矣夫漢自武帝苗制匈奴通西域昭宣元成之際呼韓內  
附烏孫康居遣侍子貢獻至建武間南單于款塞匈奴漸  
以衰止西域慕漢威德願屬都護故超乘此而立奇功屈  
伸異變強弱之勢殊也予聞匹夫尚不可狃况國乎如使  
諸國怒而收三十六人者送匈奴傷威毀重超寔禍首雖  
成功非可為奉使者之法也

### 西域

孝武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莽  
來朝者數世矣至安帝永初罷西域都護及伊吾廬柳中  
也田諸羗叛者數起匈奴得以車師擊殺漢吏此則西域  
通塞已然之明鏡也議者猥以給西域小費欲閉玉門關  
以絕諸羗使其屈就匈奴是資敵以兵而續其斷臂也夫

西域本匈奴屬後自先帝通之彼其樂附漢羈縻勿絕可  
也吾觀班勇折廷臣之議與耿煌太守張璠之論其籌策  
西羌明矣噫惟在擇都護校尉哉惟在擇都護校尉哉

### 李固

固於陽嘉間對策忤阿母宦者為飛章所劾棄官是在所  
舉士時固已名重公卿間矣后以大將軍梁商辟屢進議  
言及位三公義形於色尤為商子冀所疾夫固不犯則冀  
之權不張必至殺之而後已君子曰能為無有可謂大臣  
矣馬融為世儒宗至為梁冀作章表固之犯實出其手融  
他日為南郡太守以謁冀弟不疑忤冀受笞之辱徙朔  
方噫融不為章表止徙耳孰愈徙於從事中郎之時哉

### 讀桓帝記

御萬世與帝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相與博塞上千乾象  
太史占曰客星經帝座此其事應殆與于陵光武類矣于  
謂于陵與光武少同學光武即位陵高舉父之節引足加  
屣以示不臣故天應之客星萬世以布衣無功封侯與帝  
嫌讀君臣同譴災沴之氣其應為譚史稱客星諱之也夫  
犯者夜入經者晝見天聖象見吉凶可畏哉可畏哉

### 讀李膺等傳

東漢名士以氣節相高務為矯激之行卒罹黨禍悲夫就



滂岑暉為郡功曹至使太守有重諾坐嘯之謠李膺成瑨  
劉瓛救後專誅太學遊士臧否公卿以口舌代袞鉞此豈  
孔子所謂明夷艱貞危行言遜者耶岑暉張儉亡命困迫  
望門投止讎自已作禍延親友豈真烈丈夫哉夫好招人  
過國武子見殺於齊延熹永康之際豈其時耶夫惟大雅  
明哲保身徐穉郭泰申屠楷其庶幾焉而孺子遠矣

### 杜密

君子仕而致政如董仲舒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動以經對此其度越於人遠矣不幸  
遭值否塞則如馮敬通閉門自保亦庶幾儉德避難君子  
也密才名與李膺等當桓帝時為北海相去官不思投跡  
滌林謝絕賓客乃輒謁守令多所陳托至為太守王昱譏  
刺反目劉季陵為寒蟬夫蟬有文有信而清廉且儉君子  
比德焉如不為寒蟬將為啄粟黃鳥乎寧與鷄鶩爭食乎  
寧效江夏鸚鵡乎密既免官猶欲薦賢糾惡自効邦君何  
哉意建寧之際密雖欲為孤豚尚可得不

### 皇甫嵩

皇甫規降諸叛羌威信行關西其子嵩以北地太守討平  
黃巾復大破涼州之賊父子勲名可謂並著漢廷矣方董  
卓波詔違命嵩為元帥拒從子酈之謀不欲討卓以小人

臣不敢專誅請上自裁可也及卓廢立劫帝西遷嵩時為  
上將手握重兵不於此時鳴鐘鼓與關東豪傑共起勤王  
奉迎東輿乃舍益勳梁衍之策而就董卓之召他日復俛  
首車下為智士笑如使父皇甫規在肯如是乎司空張溫  
以車騎將軍討涼州賊卓為偏裨應召稽留溫不能陳軍  
法斬之卒亦為卓所殺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患嵩溫之  
謂矣

### 王允

王允結呂布誅董卓清君側於指顧之間其忠智可謂無  
之矣卓死其將校尚懷反側關東豪傑未解天下大勢方  
如鼎沸允不於此時延攬智謀之士共定大計皇甫義真  
世著威名使領涼州部曲下詔關東諸將共獎王室可也  
乃驕傲得意蓄疑敗謀智如荀攸賈詡棄而不錄至使李  
催郭汜以誹謀舉兵犯闕允不自保而皇輿播越矣護軍  
司馬傅燮奉命討賊上疏曰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  
所憂用益深耳子謂卓雖誅如卓者尚可添憂允之智不  
及傅燮惜哉

### 袁紹

甚矣袁紹不可與言也方曹操東擊劉備紹若用田豐之  
策輕兵襲其後一舉而收下莊子之功可也而紹不從反

操還軍官渡已為有備乃輕議攻許自白馬斬特之後沮授說以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不聽遂至覆軍許攸張郃輩相繼降操棄謀臣以資敵國一敗瓦解舉河北四州之地棄之妻子不保為天下笑夫以紹矜愷自用如此乃欲與操較量強弱共規中原難矣紹前為何進謀召董卓以造亂階漢失天下則紹之由嗚呼四世五公冢中枯骨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 劉先主

帝自得亮以為軍師事無大小必諮之方帝將兵東下羣臣皆諫而亮無一言及帝自巫峽建平樹柵連營數十屯

### 卷三

### 十五

包原隰險阻為軍兵家所忌不聞帝圖方略示亮而亮亦不遣人視師何哉吳蜀相持六月矣曹丕在許猶料其必敗亮顧不知耶及至喪師乃追思法孝直豈亮之智不及法正耶予入蜀由夷道問所謂猱亭者即先主屯兵處也乘高扼險法謂我得亦利然退而數百里山形盤折進不得還將自困於木石之間使遜得以徐而制其敵昔高祖以子房運籌而卒擒羽伐國大事也帝不以亮行何哉

### 曹操

曹操包藏禍心遷帝許下建安以後天子守位而已帝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則重恩相捨意亦可悲矣昔晉文

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操之遷帝晉文之教也至專封并擅刑戮則又晉文罪人矣如使操平吳蜀山陽公之廢豈待黃初之世耶司馬光乃以操終身不敢廢漢自立為畏名節夫名節孰有大於弑皇后皇子者乎凡操所為路人皆知之而溫公獨不知何哉

### 辛毗

辛毗為曹爽叅軍延熙間爽從魏主芳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門欲誅爽敵聽其姊憲英之謀出赴其難事定漢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伐漢也憲英測其有他志其子羊琇為會叅軍戒之曰行矣師旅之間可以濟者

### 卷三

### 十六

其惟仁恕乎后會城蜀以反誅而琇獲全歸君子曰憲英之智過於大夫遠矣魏晉諸賢鮮及也其父辛毗曾事表矣方譚尚相攻毗不勸以輯睦拒操乃為譚請兵于曹至使譚尚兄弟誅夷遂失河北不義甚哉噫毗有媿於其女多矣

### 陳群

陳司空羣數上封事輒削其草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漢大保劉歆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

之過所以為優耳魏文成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深取高允不顯諫為忠特加優寵世傳萬石君家醇謹史稱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悅之故能以名位終夫孔子從諷諫惡訐為直子讀羣傳采之以為諫臣法焉

### 羊祜王濬

晉咸寧初吳襲江夏汝南略千餘家羊祜時都督荊州不能追討繩以軍法疆場之事祜其不免矣晉武謀伐吳也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艦王濬以何攀之謀召諸郡兵萬餘人非出境大夫專之可乎然晉武卒後二臣殆異夫從中制者矣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削平吳蜀宜哉

### 杜預

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賁要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然當時賁要孰有過於前焉馮純者哉齊王攸以明德至親為最等所惡至構陷怨憤而死况疎遠之臣乎夫干上犯主其罪可誅事忤貴臣禍在不測漢谷永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相與比周結為死黨春秋婦父家遣朝吳出奔非以季氏無極故耶觀預所求免禍則賁要權移

主上乃自古患之矣噫可畏哉

### 荀勗

蘇軾在吳州欲按故人姦賊乃為設酒甚歡曰今夕蘇文孺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吳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荀勗之在兖州其弟犯法歸杖節斬之哭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魏源懷為行臺使巡邊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食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三公可謂執法不撓矣然晞狗從母之求用弟為督護竟殺之孰若執法不用之不至傷恩哉

### 讀晉武帝紀

自古王者受命而興孰不稽古禮文損益時政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應哉晉武承漢魏百年戰爭之後蕩一區夏而先王紀綱典則以至風俗之變夷夏之防尚多闕有間矣帝宜延訪耆舊宵衣旰食治猶懼其怠乃宴安荒淫昵任邪僻不思經國遠猷身沒未幾八王首難五胡乘之而起中原故上剪為戎馬之藪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司馬懿欺人孤寡其子昭遂行弑逆懷愍之禍其應亦已惜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陶侃

陶士行自太安初克張昌見知新城公劉弘既而破陳敏走杜使平廣州斬蘇峻都督荆湘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在軍四十一年卒以勛名終亦江左名臣也方峻之叛已半年遷帝石頭矣曾不聞勤王之師及溫矯邀之猶以不預顧命為恨屢說方肯就道又欲西歸不以粟餉嶠軍向非李陽毛寶諸人保其不為下敦手下敦時為相州刺史擁兵不赴陶梅曰侃機神明鑒比魏武忠順勤勞似又不給軍糧又不然軍糧孔明嗚呼侃魏孔明多矣若溫太真真純臣也

殷浩

處士純盜虛聲自東漢士大夫以為譏評殷浩以善談老易為風流所宗擅名江左縉紳伺其出處以下興衰惟恐其不就徵辟雖管葛不能過也然浩既受任不聞經國遠謀以固根本輕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雖冀內附不能推誠結為聲援無故遭兵襲之反為所并又復用為前驅伐秦山桑之敗望實俱喪矣夫以浩行事若此乃欲以虛名抗拒溫溫豈為之下哉浩高談傷教王夷甫之流也不至殺身事矣予謂東漢處士雖盜虛聲然言行所守未缺無負國家深源盜名召國誤天下蒼生甚矣晉諸公皆為所欺共推較之何哉

桓溫

晉自建武以來登江左桓溫志恢經略舉兵伐燕君子謂是師也直而壯矣春林楚子伐隨而懼季梁晉侯伐楚而憂子玉燕有慕容垂符堅王猛猶憚而不敢發溫豈其敵耶且持重兵深入不務衆時趨利乃造遙河中至使壘得行其計數萬之衆戰于枋頭溫豈得辭四海之責哉未幾慕容垂奔秦遂使王猛得收入鄴之功溫見猛於關中立談之間知江東無比乃棄以資敵何哉

晉

晉之風俗始於王何以曠達浮靡波蕩后生蓋至永嘉咸康太元之際滋觴矣吾讀北使劉翔責何庾等曰四海板蕩喻三紀諸君宴安江沱譽誇之言不聞何以尊主濟民夫晉自太康混一之后不思貽謀遠慮公卿之胃競為虛誕卿邪渡江未見進取中原尺寸謝安石負蒼生之望以聲律自娛至瑩冶城反以浮辭翫王羲之豈真有規世之志耶愚以江左諸賢有規劉翔多矣范甯謂王何之罪甚於桀紂嗚呼禍所從來遠矣

劉裕

晉自定都建康置江而守遂失天下形勢劉裕滅秦入長安已有恢復之漸裕不於此時務收人心以慰三秦之望

朱留王鎮惡都督雍梁秦州軍事以鎮撫關中西連巴蜀  
徐議經略可也乃亟欲東還以重地屬其幼子至使諸將  
相面難自內作夏人承之而制其敝舉殺函而盡棄之咸  
陽故都遂為戎虜京觀矣惜哉意裕行甚操懿材特一將  
之任耳奚足與論混壹之規乎

### 朱齡石

朱綽兄憲為豫州刺史袁真所殺綽後從桓溫克壽陽戮  
袁真之尸溫怒將殺綽以桓沖請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  
嘔血而卒元興間劉裕討桓玄綽子齡石為裕參軍江東  
之戰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此  
與樂毅所稱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子孫皆所謂義士推  
其心可與托孤裕能從齡石之請而零陵王之廢月欲盡  
去晉羣公子視齡石不亦可媿哉

### 崔浩

崔浩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千觀浩研精經術練習  
制度佐大武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見知世主顯  
名友邦真子房之亞匹矣夫以浩之才稍自挹損以保全  
譽豈不善始善終哉乃恃才專制至與太子爭補郡吏刊  
所撰國史實直此豈人臣之職耶卒罹赤族之禍悲夫浩  
自負稽古何不以其自鏡也夫惟大雅明哲保身留侯漢

遠矣

### 魏伐柔然

魏太武議北伐其時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占為不利崔  
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  
脩刑也遂伐柔然追至涿邪山大獲而還此與周鐵克殷  
而年豐衛旱伐邢而致雨非以人事而知天道哉太史令  
所占溺其職矣天垂象見吉凶非通儒孰能識之乎

###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義熙間長民  
懼劉裕之禍嘆不得為丹徒布衣卒為裕所殺陸機與弟  
雲事成都王穎為牽秀等排陷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李斯具五刑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  
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三人者悔禍如  
出一口夫飲食以養生亦足以傷生富貴以榮身亦足以  
危身恭以存位哲以保身則周公仲山甫其人也斯機聽  
高邪謀助穎造逆誅夷不亦宜乎長民處濁亂之世昧通  
塞之宜驕縱奢侈貪以速禍不族幸矣至王景文履滿知  
止屢辭不獲卒亦見殺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  
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君子出處相時而動知矣

### 蔡興宗

史稱與宗方嚴大明間為吏部尚書武皇好狎侮羣臣自  
太宰義恭亦被穢辱惟與宗不至侵嫌至于業暴浮商受  
殺顧命大臣以下左遷與宗復以人望留居舊職其拒表  
顯外補之謀君中免禍可謂先見矣父廓在相府亦以方  
嚴不狎武帝宴私未嘗相召昔石奮石慶事漢武以醇謹  
稱故萬石君家之名著於後世蔡之父子遇滯霍之亡獨  
能持正以榮名終豈非至賢哉

### 湘宮寺

佛教以虛無為宗慈悲為本自漢明帝遣使之天竺得其  
經四十二章藏之官寺至秦姚興命胡僧鳩摩羅什以華  
音譯悉詰其書始傳而營寺作像盛於江東矣宋主造湘  
宮寺自謂功德散騎侍郎虔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販婦錢  
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予謂  
若其無知崇之何益噫足以解千古之惑矣

### 褚淵

褚淵美姿容山陰公主請以自侍備見逼迫淵以死自誓  
曰臣雖不敏豈敢首為亂階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不  
亦毅然丈夫哉及蕭道成篡逆淵親奉璽綬勸進為齊佐  
命夫淵少立名義不以冥冥情行至昭昭伸節不及哀懇  
方祭謀舉事淵以告道成使為之備祭之死淵為之也昔

劉安欲叛漢而憚及賈誼操欲禪位而憚孔融道成讓草  
命亦慮褚公不從淵若義形於色齊必不敢遽爾改物淵  
特難於一死耳謝朓不勸進亦不死死亦有餘榮况未必  
死哉齊禪后三年淵死等死耳孰與死於革命之時乎

### 沈攸之

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  
堪至明帝時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而遵考名位反後  
攸之謂遵考曰形陋者若何矣夫以貌取人孔子自謂失  
之子羽叔向亦幾失驥明良驥伏櫪美玉在璞何疑於士  
乎趙文子若不勝衣而顯名諸侯蔡澤懸顴顧率為秦  
相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女嫗武自以衰陋見北使者以  
崔琰代至若晏子之短卻克之跛相如口吃杜欽偏盲崔  
浩征纖裘度眇小司馬光枯瘦王德用黑面王旦高喉歐  
陽脩短視此非世所稱名大夫公卿耶左太冲張孟陽醜  
甚輒被唾擲而文章名世夫布衣閭巷之士混迹蓬土窮  
愁困厄稿木其形怪陋其貌庸夫愚婦皆得賤而非笑之  
一旦致身青雲之上功存社稷名垂竹帛古今賢豪自奮  
草野何可勝數豈以貌哉乃若顏如渥丹面如傅粉紫如  
聯璧美如倚玉較如瓊樹璧如玉山而令終者鮮柳子厚  
所謂施顰貌言譬之賈餗雖得厚售貴以大聾之効則折

且獲墜傷之患士在塵埃中以物色者爽矣

### 魏孝文

魏孝文欲行三年之喪臣下不從說者以為有君無臣夫馮太后親裁獻文在孝文則譬也文姜預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孝文幼冲未聞乎弑魏之臣子無有沐浴以告者至使馮氏得以祖母稱制專政宣淫且閉孝文而絕之食向非拓跋丕等能免獻文之及此其肆毒得死幸矣乃為之哀麻成禮恩同所恃復與七靈共享忘親厚讐實臣下不早正言之罪也世儒謬以孝文欲復古禮當時諸臣不能將順其君之美失春秋之旨矣

### 魏孝文遷都

魏孝文禁胡服胡語用夏變夷賢於趙武靈王遠矣其遷都洛陽上規成周有囊括四海之志焉當時臣下不悅亦人情懷土重遷昔盤庚遷殷其民傲上從康相與咨嗟胥怨王者宅中苗大豈扭於衆議哉魏至正始永平之世屢有叛者則嗣王失政之故宋儒猥以遷都違衆過矣梁陳慶之還自魏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此不可以見孝文變夷之功耶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若魏孝文固春秋之所予也

### 魏晉取士

殷周以卿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自魏晉貴門地六朝南北相沿而孝廉選舉之法微矣伊陟象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非克篤前人之烈哉江左門地最高無如王謝茂弘安石裒然江東之望矣玄瞻微莊義珣綽屢俱才華各行顯榮當世可謂能負荷矣乃若夷甫靈運僧達輩以傲誕殺身王儉首倡革命而成蕭齊之篡王敦謝晦皆謀反伏誅不族幸也此非門地子孫耶王者以天下為公賢可尊也雖屠販囚虜不耻為卿相苟非其才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魏晉以降先世族至王謝子孫幾為門戶之禍而國祚亦以不永士生季世沉淪草野者可勝數哉

### 宋明帝

明帝在景和之世幽囚內殿已歷九死秉亂繼統其視晉文出亡反國豈特險阻艱難備嘗已哉及苻夷禍亂遂肆浩雲末年為弱嗣貽謀盡殺諸公族去子業無幾矣君子曰樹德務滋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帝不思樹德以固根本惟公族是除去枝葉而欲本之滋曾萬萬之不若矣宋自劉裕欺人孤寡弑零陵王殺晉子孫殆盡而宋之子孫亦相與剪面天寔假手焉易曰不畧之積必有餘殃所由米者漸矣



顧凱之

宋大明間戴法興等勢傾當時朝士爭附顧凱之獨不降意曰辛毗有言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夫三公人臣之極爵位隆重惟天子得以操之蓋自主柄下移中外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上浮薄競進之徒皆奔走之如劉歆之於新室華歆之於曹魏褚淵之於蕭齊沈約之於梁衍數子者皆以早立名行卒至披猖忘君事雖不啻狗彘乃若楊雄班固蔡邕機雲之流古今所稱文士事莽憲卓顯官為大夫中護軍署祭酒內史之秩未必皆三公也亦甘心焉何哉此非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辛毗在漢為魏侍中至禪代後封侯豈真三公不易者哉凱之所著定命論予不得讀其文至謂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而恭已守道一言庶幾夫居易俟命君子也法興至于業時賜死則張彖所謂冰山者果足恃哉

魏孝明帝

魏神龜間羽林虎賁作亂相帥排尚書省焚將軍張彖之第殺其父子朝廷不能討大赦以安之夫魏用武之國也方乃祖隆盛之時威行萬里及其衰也不能行之宿衛之士雖張彖父子以刻薄構禍而所係國家大體豈其微哉奸雄有以窺國矣高歡以鮮卑之俠陰動邪謀輕視朝廷

故八柄者主上之操也運之乎廟廊之上而銷木形之志惡可一日縱哉魏卒以不兢失國悲夫

梁武帝

侯景兵逼臺城湘東王繹入援次于武城夫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于即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春秋所譏猶在與國臺城君父之難滅此而后朝食可也蕭繹擁兵七閩月選婦觀望詩云叔兮伯兮褒如充耳梁武有子如此不以得乎君子曰武帝溺志浮屠捨身僧寺以中華綱常之主從異域珍倫之學卒歸於臣叛君子叛父則佛教悞之也至犧牲代麪將宗社實不血食太史公傳申韓推其慘酷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梁武亦云

斛律光

齊斛律光世著忠勳方瑯邪王儼殺和士開以兵屯千秋門欲殺嬖倖陸令萱穆提婆母子齊主帥宿衛授甲將戰幾於亂矣光不動聲色指揮呼吸而定古有社稷臣斛律明月殆庶幾哉弟羨為幽州刺史善用兵有父風為突厥所畏使斛律氏兄弟久居將相預機密總戎務為國家虎臣齊社稷寔賴之賀六渾之業將由此光大矣迺聽羣小之讒殺之後三年齊滅周主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



此政之春秋鄭小國也三良為政而齊桓受盟楚殺其大夫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齊殺斛律光自壞長城自古國家衰亂巧佞之徒得志必殺其所忌此免爰之詩所為作也以高緯為君佐以高阿那肱祖珽韓長鸞輩斛律兄弟欲自存得乎

### 隋文帝

隋文帝臨朝不倦楊尚希勸以務舉大綱可謂正諫矣至謂周文王憂勤損壽武王安樂延年小人務諂其君矯誣若是哉予讀無逸殷三宗勞以享國後王耽樂罔壽至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百年后崩周公作誥語

卷三

尤

武王舊臣曰爾知寧王若勤哉武王之告康叔戒以無康好逸豫此尚書所載儒者能言之尚希之欺罔非以其主不學故耶若文帝衛士傳餐下行尚書事此其用心殆異夫古帝王之憂勤尚希不以此勸沮乃妄引文武之事何哉

### 王伽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等自犯國刑重勞援卒能不媿心乃脫枷鎖停援卒捨之而去相與期至京師如期一無叛者隋文帝聞而驚異召流人宴而赦之擢伽為雍令此與唐太宗疑

死囚肆百期以來秋就死同然四百人者生殺出自朝廷安知非微惠於肆赦之典相期歸獄耶李參等於伽無所覲覲明矣如有逃叛則伽蒙故縱之誅而自以身代囚人受死也彼七十八者能不負伽可謂革心矣且其罪在五流赦之可也太宗慕王伽之義欲施隋文之恩上示其意下探其情輕縱大辟豈真耻格之誠春秋讀肆大胥君子謂唐於乎失刑矣

### 南北朝

書美西戎即叙詩稱戎狄是膺戎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固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周室衰

卷三

廿

微四夷交侵未有入居中國者有之則自秦晉遷陸渾之戎始也嗚呼被髮野祭之兆已先見於百年豈非天地異氣哉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焉朔河東建安中曹操分匈奴為五部散居六郡鮮卑莫復跋入居遼西號慕容部此漢魏以來戎狄入內地之漸也至晉則種族繁矣後其習知天下阨塞戶口登耗士馬強弱一旦觀王室之難藉中國之資乘時四起賢才失職者咸為之用劉淵拔於離石石勒起於上黨符氏據有略陽姚萇奮乎扶風慕容皝卑專制平州騁虎狼之威肆吞噬之欲竊古帝王位隔宅古帝王京邑中原土宇剪為戎馬

之區邦國圖籍悉入屠各之府其他爭為雄長私立名稱者不可勝數至拓跋珪其先猗廬入雲中繼都平城傳子太武西平涼夏北伐燕遼盡有淮北之地延及孝文遷都洛陽上規周室赫然強盛光于五胡矣後以爾朱之亂賀六渾宇文氏衆之國分為二至隋文帝廢周自立始成混一之業蓋自晉永嘉迄隋開皇戰爭殆二百年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視周幽王之禍不亦慘哉晉郭欽建議欲及平吳之威徙雜胡於邊地而江統亦有還其本域慰彼土思之論當時不能用也豈非天乎春秋吳楚徐越皆禹貢之域帝王所封上世有顯功焉本卒夏諸侯特以

### 迷樓

隋煬帝作迷樓君子曰異哉其命名也人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周文重詩人歌之列于大雅桀以傾名官而南巢覆亡煬之名斯樓也何為哉彼其以弑逆水緒席餘盛餘休志小天下予讀隋紀大業以來政其行事如築西苑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役官

女數千騎為清夜之遊此色迷也微天下歡樂魚龍山車等戲此聲迷也裴矩撰西域圖記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即慨然欲通西域此貨迷也伐高麗喪師三十餘萬此兵迷也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郭衍之徒皆以諂諛進此佞迷也以佳句殺薛道衡王胄以諫殺任宗崔民象王愛仁此騷迷也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剪綵為花陳百戲于端門誇示諸蕃此奢迷也築長城營毘陵汾陽宮鰐龍門穿江南河造龍舟此土木迷也巡榆林金河五原河右臨朔鴈門江都此遊幸迷也五子之歌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天下之惡皆歸者哉中原鼎沸彼昏不知甚矣帝之迷於此樓也昔夫差得西施築姑蘇臺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臺為麋鹿之遊帝未幾為宇文化及所殺妻子不保遂失天下江都故官將麋鹿遊乎其中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隋煬帝之謂耶

煬帝作迷樓每一幸輒經月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殊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以進有詩五章云

庭絕王輦迹芳草漸成蹊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其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其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  
其

拙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  
秘閣局仙并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此詞幽鬱悽惋桑間之聲也比於蕩矣孰若班婕妤  
一篇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箠中恩情中道絕哀而不傷得風人之體婕妤初侍漢成帝有寵后為趙飛燕所譖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可謂善處怨矣其辭同輩能以禮自防古之賢妃也如侯夫人得幸則亦張麗華孔貴嬪女學士之流矣至不得進御毒恨自殺當時女寵之盛何如哉

徐洪客

泰山道士徐洪客勸魏公李密東向江都執取獨夫彌令天下宋儒稱其謀奇而正唐初諸人不及予謂武王伐紂觀兵孟津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皆會于河朔武王遂以濟師密本石梁山人依霍讓建牙併有其衆遲回洛口其無規天下之志可知矣唐高祖起晉陽以太宗神武首出之姿濟以劉文靜謀略義旗所指直擣揚越宜若振搖然方其時中原豪傑並起天下大勢譬之逐鹿矣江都介在遐服數千里趨利有不議其後者乎高祖西行猶慮劉武周王世充輩故分兵河東紮馬邑之衆申好

李密縱東都之兵然後拔西河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乃大合諸軍入長安雄據京邑基業已定徐而殄平羣雄傳檄而定天下此沛公所以成帝業也豈唐君臣之見不及洪客哉方楊玄感起兵黎陽李密首建入關之策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自為乃拒柴孝和之議不肯西入是天下所以資唐也如客之計密一搖足王世充即尾其後黎陽諸郡非復魏有彌令天下其孰從之密才尚不敵王世充客乃說以武王之事非惟不知密抑亦暗於勢矣晉陽真主客不杖策從之乃以干密何哉

唐高祖

王者制有區夏封建子弟為國藩屏必擇賢人為之相輔導之如王有過則坐相者此漢法也漢武帝封燕齊廣陵策命曰敬曰戒風風乎周誥之遺也蓋分茅胙土欲其恪守使度俾之世享矣至六朝始用子弟為刺史都督界以方岳之任日尋干戈蓋至齊梁極矣唐高祖謂李綱曰元吉年少驕逸可謂知子矣帝之西入也羣雄相與馳騁戰爭方始晉陽興王之基京邑所資昔漢高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皆根本是圖帝不思選用重臣以固根本乃以元吉為并州總管將重地付之愛子至為劉武周所迫奔還長安舉河東而盡棄之律以軍法元吉能無

以乎反欲獲罪於宇文歆何哉秦王世民英武蓋世高光  
之比元吉豈其儔歟帝愛元吉宜為置師傳之官防其驕  
逸天下已定徐議封邑可也乃遵齊梁餘軌卒致臨湖之  
變有唐享國非太宗去六朝無幾矣

總管劉世讓成寧城突厥惡為已患使其臣曹狀陀間之  
謂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也唐高祖信而殺世讓此與趙幽  
繆王殺李牧何異夫秦忌李牧多與趙嬖人郭開金使言  
李牧欲反則間而殺之者趙嬖人也未聞以敵人之言而  
殺其折衝之臣也唐高祖之為有甚於趙王遷矣昔漢文  
帝患匈奴喟然思古頗牧有臣如世讓竟殺之讓死馬邑  
被圍卒以和親解害之君臣制馭夷狄不出棄敵之策則  
馮唐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高祖之謂耶

春秋凡滅人之國者皆譏之自操懿廢漢魏自立至劉裕  
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宇文泰楊堅遂行弑逆勦滅其故君  
子孫俾無遺育唐高祖封隋廢帝而選用其宗室君子謂  
唐於是乎忠厚矣周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  
於宋紹夏於紀所謂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  
同休蓋欲使之長保世祀至須句寔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為邦所滅魯成風夫人猶請于僖公伐邾而反其君焉故  
崇明祀保小寡列國猶守周禮矣秦滅二周夷六國終三

卷五

廿五

卷五

其

統滅天道不再傳而厥孫不嗣故滅秦者非六國後劉項  
也滅宋者非晉後蕭道成也滅齊者非宋後蕭衍也滅梁  
者非齊後陳霸先也滅陳者非梁後宇文氏也滅周者非  
陳後楊堅也滅隋者非周後王世克也彼有天命者自為  
之矣必先代子孫而務勦絕之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侯服十周又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  
嗚言商之子孫聚盛皆得助祭于周而服商之服也又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周之長享天命而保其福祿也非  
孔子所稱至德耶自魏迄隋二百餘年更七代焉皆以誅  
夷後世不血食有唐祀夏配天上繼三統傳所謂聖人以  
自塞存人以自立善惡之報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 唐太宗

唐太宗以良弓十數出示弓工對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  
則脉理皆邪而發矢不直此與擲公權對穆宗筆法所謂  
心正則筆正皆古之諷諫者耶太宗知以弓矢喻治命京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孰差選  
鴻儒碩輔置之左右講求二帝三王正心之學庶幾朝夕  
啓沃之助乎而當時侍臣蕭瑀不知納約自牖之義雖王  
魏房杜諸公皆非格心大臣也不然有君如太宗貞觀之  
治當與成康比隆矣

大總管李靖討吐谷渾諸軍咸授節度總管高甌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誣靖謀反君子曰亂紀凌上唐法若行甌生有生理耶漢大將軍青犢匈奴李廣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自殺晉文公伐楚城濮之戰祁驁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婦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靖為大總管職當斬將反為甌生所持太宗不陳軍法斬之竟得減死非以秦府功臣故耶夫治軍必本於禮禮必本於微自太宗失甌生至乾元以後偏裨殺逐主帥朝廷不能討因授節鉞唐卒以陵替失天下非太宗不以禮謹於微之過哉

自古帝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夷夏之防峻矣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用溫彥博之議郡置其地選其酋長宿衛拜官五品以上百餘人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亂畢甚矣將歲費度支供億疲中國而事遠夷非計也帝嘗謂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鏡考往古審矣至於行事何其戾也且以天子之尊居則九門出則警蹕夷狄豺狼不可適也乃使之執干戈奉宿衛如一旦有馬何羅之謀稅侯無所施奈宗廟何未幾結社率作亂夜襲御營向非折衝奮擊旋即伏誅如羣酋煽動西晉之禍起於輦轂豈不殆哉乃知周公讓白雉

召公却旅焚光武避王闢絕其質于聖明遠覽豈非制取之長策哉

太宗神武之姿剪除羣雄遂一海內武功之盛近古帝王未嘗有也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賚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桓曰綏萬邦屢豐年傳所稱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則武王之治也太宗不思偃武脩文與天下休息至習射殿庭馳獵洛苑卒之親征遼左困於安市非所謂窮武不知足耳得之心不息耶予讀太史公律書不言律而言兵卒歸於孝文却將軍陳武之議使百姓息有田畝天下致富和樂熙熙乎治世之風也故觀樂而知興衰律於兵械尤重王者必稟於六律豈容輕議兵耶太宗七德之舞魏徵不視而不能陳周頌律書引之於恭儉化民也使有唐文德之治不及孝文惜哉

唐太宗伐遼左駐兵安市江夏王道宗請以精兵五千直取平壤覆其根本此正法所謂攻其所不戒而帝不用豈其智哉帝嘗降仁果破金剛走武周擒竇建德王世充矣平生用兵取羣雄易如反掌非若漢高數遭窘辱厭苦軍事者也彼其威制百蠻志吞朱秦直欲渡薩水梟蓋蘇

父雖涿鹿之戰美讓焉纔破二部即驛書稱其為將皆欲  
道宗輩成功哉予聞高麗本箕子所封史稱仁賢之化也  
東方之夷異於三方孔子不以為陋漢武帝郡置其地恃  
險多知吳孫權欲面之以陸遜諫止隋煬帝竭天下之力  
攻之不拔喪師三十餘萬此帝所親見也如蓋蘇文罪可  
誅者遣一二人將聲其弑君之惡國人不附王師加焉將  
必有如漢元封間尼谿參等殺王右渠以降奚何至輕萬  
衆之尊攻安市小城不下而李世勣又欲以克城之日盡  
坑其民反堅敵人之守哉夫遼司馬懿嘗伐之矣直奔襄  
平破之於首山卒斬公孫淵道宗之請非往事之明鏡乎

卷三

廿九

### 李世勣

太宗以李世勣遼高宗蓋因其初附之時籍戶口亡馬之  
數皆李密自獻意其不負故主故耳然勣在黎陽其父李  
蓋為竇建德所執以父故降夏矣後復奔唐使建德怒而  
殺蓋將不負其父耶勣如徐庶謝唐婦夏可也魯孟孫獵  
得麇使秦西巴持婦其母隨之秦西巴弗忍也與其麇孟  
孫怒而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傳曰夫不忍于麇又且

忍吾子乎君子曰勣忍其父不如秦西巴之忍麇也勣輔  
高宗武氏之立預有力焉卒至滅唐社稷托孤大事也太  
宗用勣何不以孟孫自鏡耶昔漢武帝以不忤視而職金  
日彈以重厚識霍光付托得人卒定宗社太宗之知勣有  
愧於漢武多矣

### 高宗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疑  
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又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  
臣仰稽俯察其人已任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  
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按武氏於貞觀十一年以美色召  
入後宮克才人至是十年餘矣淳風果有此對太宗英明  
主也豈不悟為武才人就宮中戮之乃留以胎禍且欲盡  
殺其疑似者耶及高宗感業寺之遇納之拜為昭儀至永  
徽六年欲立為后去星變纔七年耳顧命大臣長孫無忌  
褚遂良與夫韓瑗來濟皆叩頭流血極諫至以姐已褒姒  
飛燕為言何不引秘記以諫豈諱之耶夫歷孤箕服實尸  
周國讖記之事古有之然褒姒之生也在宣王時宮人感  
龍漿不夫而有懼而棄之后有夫婦鬻孤服者王惡之使  
執而戮之逸而得所棄妖女逃於褒褒人以入王宮幽王

見而嬖之立為后卒致驪山之禍則此周者張嬖而謫云孤服實此之謂秘記若閭巷小說類乎太宗誅李君羨實以小名五娘疑為女子之應史謂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及載秘記李淳風之詞意作史者追論以神其事自司馬遷博洽多聞史尚有不實况後之為史者耶

### 陳子昂

武后欲發梁鳳巴嶺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以陳子昂諫止君子曰此役與百姓將有踊躍用兵土國城潛之戚矣是亂遠羌為吐蕃除道也金蜀容有息有之期耶予讀司馬相如傳天子使相如責唐蒙以通夜郎不便

且諭告巴蜀父老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建開西夷為愈於南夷於是除邊關開雲閣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市煩百姓或亡逃自賊殺逢君之惡視子昂能枕之於已行何如哉二公皆蜀人也伯玉在天后朝屢進讜言長卿以詞賦得幸死後遺封禪之書其位望俱不隆顯伯玉一言蜀人陰受其福長卿一言使蜀人蒙顯禍焉二公才名皆世所推讓而立朝行事如此然長卿馳傳入蜀至使邦君負弩先驅以夸其故鄉其在臨邛竊文君當壚之事非文人無行者耶予過射洪伯玉讀書臺低回留之不能去復憐其死讀感遇詩不覺潸然矣 伯上後被縣令段簡捕下獄死

### 武后

武后年十四入宮彌斌媚娘至老淫心未已盛自拂拭懷義御醫沈南璆與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皆年踰七十時也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武后老而新牙更生春妹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北史胡后年踰四十而妖蠱若二八此皆所謂尤物也武后殺唐子孫臣下幾盡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此一國兩卿其女嫁叔向生楊食我遂喪羊舌氏胡后殺其主濁亂魏國而拓跋氏以此夫物之異者為妖人之異亦為妖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天將禍人國家必先為之妖以兆其亂是三者非人妖耶

### 中宗

甚矣中宗不足與有為也當天后朝武三思營為太子寧復知有廬陵王乎及帝復辟如鋤武氏之黨則三思者元兇也春妹鄭厲公反國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閔則強鉏以無裏言而殺原繁五王之不除三思待天子自誅之也帝不惟不誅又寵用之至於五王必至殺之而後已嗚呼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衛子鮮所以出奔也然衛衍猶能念子鮮而喪之如稅中宗視五王棄之如弁髦疾之如讐敵何哉且其淹恤在外二十年矣猶夫人也神龍之變其及宜矣春妹之法除君之惡惟



力是視五王失武三思卒被其禍君子曰為人君父不知  
春秋之義前有賊而不見後有讒而不知為人臣子不知  
春秋之義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中宗五王  
之謂耶

### 姚崇

古者人臣見君資言靖獻姚崇謁明皇於行在拜相說以  
十事當開元初天子勵精圖治九崇所言略已施行矣及  
帝欲選儒生入內侍讀崇不務恃順其君之美舉經明行  
脩之士而以巖老褚無量克選皇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  
意耶甘傳說一見高宗即勸以終始典學崇所陳卜事中  
材願治之主能行之而不引之於心也崇於靖獻之始所  
以告君者如此齊舍人以不及管晏規之宜矣不然以崇  
之才得遇明皇其相業豈止開元之治已耶

開元初議者欲精簡刺史縣令而停按察使夫按察使即  
漢刺史秩也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其職  
奸則漢之刺史掌奉詔條職在參覈至唐沿隋舊政刺史  
為郡守而立按察使之官與漢名異職同然唐之弊在於  
重內輕外以採訪使而遷大理人有登仙之羨京官出為  
刺史宰相百官祖錢天子親賜詩以寵榮之行者猶懷快  
快非以不素重故耶漢世重親民之職增秩賜金爵李廣

美當時吏治蒸蒸不至於衰三代而下漢稱盛治焉夫按  
察使固不可能至於精簡守令重民師帥所使承流宣化  
也以武后猶知妙選臺閣寺監賢良出典大州崇忠擇十  
使之未得人可矣至謂天下州縣安能皆稱其職而不徧  
擇此豈宰相之體耶

### 宋璟

明皇為寵臣王毛仲召客知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可  
謂知璟矣璟在天后朝為御史中丞鞠張昌宗逆謀及抗  
武后安撫隴西之款與爭是非凜然持正不撓朝廷視為  
表儀時帝為臨淄王豈不聞璟賢及至拜相抑邪靈筮邊  
功杜絕一切斜封墨勅與諫東都巡幸犯君之類此其較  
著者如帝任璟專得行所志其相業將爛然功冠名臣聲  
施後世方杜華足論哉予觀開元天寶相臣在位最久無  
如李林甫至宋璟張九齡皆不二三年而罷帝嘗思九齡  
風度矣二公皆所深知何去之易也夫明皇善善惡惡比  
之郭公致亂宜矣若宋璟張九齡者所謂大臣非耶

### 玄宗

天寶初轉運使韋堅進輕貨及百牙盤食天子置宴加堅  
常侍君子曰此唐進奉之始也自是進珍羞進羨餘進銀  
器以至藩鎮日進月進非明皇啓之耶夫開元之際帝嘗



以不勞人市恩而擢三刺史聽于為之歌而賢元魯山矣  
至天寶行事何其戾也予讀無逸周公告成王曰文王不  
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古君人者昭儉德以照  
臨百官百官象之禹貢所稱成賦中邦則正供之外天子  
無利焉明皇末年感女寵好巡幸喜邊功信鬼神宇文  
以活客獻縉纒獲寵視開元之初心志固已遠矣多欲如漢  
武則宗弘羊孔僅之徒進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韋堅之進  
奉則明皇教之也周公訓嗣王勸以則其乃祖無淫遊田  
而正供之語重致意焉至所其無逸實對揚大旨豈非萬  
世帝王之明鑑哉

卷三

聖

明皇以夢得玄元皇帝像又聞空中神語學者多言無鬼  
神夫神降于莘賜號土田鄭客入關遺璧竊池自古記之  
矣然不數稔而號亡明年祖龍死豈有國之福耶明皇惑  
張果神仙之術迎入禁中信田同秀寶符之應而加年彌  
意恐臣子有非議者故托所夢所聞神其事耶觀清河人  
崔以清紫微山所得藏符按問首服則亦新垣平玉杯類  
矣果有之是亦妖也傳所謂妖不自作猶人與也其是之  
謂乎史記曰國將亡聽於神秦魏見之矣天寶諸臣不聞  
以此諫其君何哉

明皇以楊太真為貴妃此與衛宣公納伋之妻同俱中燕

之不可道者君子曰宣公為子伋娶齊女聞其美要之河  
上納為宣姜尚未為伋妻也詩人惡之為賦新臺楊氏自  
開元二十三年已為壽王妃至是十年明皇潛納之官中  
冊為貴妃聚應甚矣視宣公之醜不已甚乎宣公死公子  
頑烝于宣姜皆所謂鳥獸之行衛卒為狄所滅孔子錄新  
臺焉奔諸詩在定之方中之前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明  
皇在其身即有祿山之禍殺妃主皇孫數十人不為衛懿  
公幸矣太真之馬嵬為六軍逼死貴為天子不能庇一寵  
姬所謂不及廬家有莫愁真可為天下后世所非笑耶  
安祿山之禍太宗為之也夫王者疆理封域必謹於華戎

卷三

聖

之辨矣當貞觀初城突厥執其名王帝不用魏徵之說縱  
之使還故土而以頡利為大將軍封蘇尼失思摩皆為郡  
王及拜官五品以上者百餘人夷狄酋長始與縉紳通朝  
籍矣自是入奉宿衛出補鎮將遂為唐之故事至玄宗聰  
李林甫之策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卒使祁山然制三通  
傾覆兩京非太宗貽謀所致耶夫天生文武士以為世用  
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惟上器使不聞借才於四夷也唐初  
名將如李靖李世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皆著鷹揚之績  
為國虎臣蕃將雖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固嘗擒龜茲定  
鐵勒矣然二人者則亦偏裨之材也太宗龍興海內上

乘時而起爭欲攀鱗附翼求自致於青雲者阿史那契必  
輩足數哉西晉匈奴劉淵為任子在洛陽士大夫交譽其  
才武帝用為北部都尉卒致五胡雲擾中原戰爭幾二百  
年此已然之明効也孔恂言于晉武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魏徵亦舉西晉之禍以諫矣晉武既悞之劉淵太宗悞  
悞之於突厥遂使夷狄之禍與唐相終始太宗自謂以古  
為鑑而不以晉鑑何哉

### 肅宗

肅宗收復二京安慶緒奔鄴人皆知其棄上露也史思明  
據范陽新得魏州如帝以郭李皆元勳難以相統孰若分

卷三

聖

置元帥以光弼領王思禮合河東澤潞之兵趣魏繫思明  
使不得動而以于儀領七節度攻鄴勢必下之鄴城拔遂  
移師併取魏州留于儀鎮鄴使為聲援大將軍賊軍帥輯  
睦河北之功可收矣計不出此而以九節度討安慶緒不  
為置帥衆無適從卒至上下解體思明得乘其敝六十萬  
之衆潰於相州將誰咎哉春林偏陽之舉晉勾偃二將皆  
請班師時荀彧將中軍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  
偏陽郊之戰荀林父為將不能行令先轅違命濟河楚之  
現者知其必敗此則將帥異同固成敗已然之明鏡也况  
九節度之師違異而能成功者哉予讀詩大明武王所以

伐商也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采芑宣王所以伐荆也曰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古聖王行師任將得如大師元老其  
人焉此所以成會朝之功著來威之績詩人歌之以見周  
所由興也唐名將如郭李者雖非尚父方叔之儔豈在晉  
荀彧下哉肅宗不能重任之至與許叔冀崔光遠輩同等  
夷復以宦者魚朝恩觀其軍容用人如此雖克復兩京竟  
失河北宜矣

### 代宗

唐以史朝義降將李寶臣田承嗣薛嵩李懷儔分鎮河北  
君子曰是復生四朝義也彼四人者皆蕃夷為安史將旅  
拒王師敗而後降不加戮焉幸矣因而授之節鉞可乎肅  
代之際勳名最著為蕃漢將推服者孰若郭汾陽僕僕懷  
恩李光弼皆故偏裨朝義授首即以汾陽為元帥河北之  
事悉以委之而解四人者之職一易置之間主威立而國  
勢安矣自明皇不能保安史代宗豈能保田李輩耶議者  
以唐失河北由用蕃夷為制將予謂失存於不用郭于儀  
也至懷恩叛從而用之晚矣春林鄭伯謂燭之武曰吾不  
能早用子息而求子其代宗於郭于儀之謂耶

### 房琯

房琯出處大類放浩放浩在晉縉紳交薦之惟恐其不就

群也然浩一出即欲經略中原軫進策謀卒致山桑之敗  
瑋以收復兩京自任而陳濟斜覆軍何異浩之為耶杜甫  
稱瑋醇儒有大臣器使丁承平自是一名卿賢大夫而用  
違所長桓溫亦論浩有德有言嚮為公僕足以儀刑百揆  
朝廷用違其才夫以二子之行事若此二公猶為之惜甚  
矣虛名足以欺世也瑋為相高談釋老廢職業聽門客大  
招權利可謂大臣器耶賀蘭進明曰房瑋專為迂闊大言  
以立虛名真王衍之流度翼遺教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  
真雖云談道實長牟璆蓋亦以衍兒之也二子在當時不  
為不用矣如使久專樞要將毀教亂治敗俗傷化與王夷  
甫皆所謂異世同誅者也其敗免誠幸二公何為惜之夫  
水和至德之際朝廷已多故矣復欲此輩禍天下乎  
唐大曆間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百官表賀夫鼠  
爾雅所載厥類多種族蓋列於毛用不登於俎晏子患其  
所託賈誼忌於所投盧元明指之為劇羆子瞻名之曰黠  
其志貪其行竊禮記郊特牲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夫猫  
以捕鼠為職田父迎焉非以去其害稼故耶唐之害孰若  
蘇鎮無禮於君則衛人所為賊相鼠也重獻其民則魏人  
所為刺碩鼠也其為害稼大矣王朝不能正九伐之法又  
勤而撫之是慮不從田父而捕之者失職也猫鼠之妖事

應已著泚蓋以此窺朝廷矣唐之君臣所宜受吊又何賀  
焉崔祐甫上猫鼠議謂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  
寇者代宗若以此申飭吏職庶幾拊奸雄之萌抑典庸而  
主威張諸鎮之首鼠者懼且知朝廷有人矣五代南漢主  
劉龔語其臣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小耳  
朱泚卒以涇原兵發難據長安德宗出幸奉天則入牛角  
之兆唐建中見之矣意代宗之慮不及龔哉  
唐大曆間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度支韓滉奏有瑞鹽夫  
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鹽以時風而成霖雨而  
敗理也韓滉此奏何異羆味道以三月雪為瑞雪欺罔甚  
矣然武后時侍御史王求禮抗言至為罷朝代宗受百官  
表賀復有靈應之賜當時諫議大夫蔣鎮實奏成之君子  
是以知大曆之世非惟臣子不及先朝而代宗之為君有  
愧於乃祖女后多矣正月之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又  
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其大曆君臣之謂耶

府兵

唐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內置  
諸衛外列折衝天下大勢不至偏重矣儒者輒稱府兵非  
以其無事則耕有事調發有合古法寓兵於農意耶然遠  
近分番率以一月不無紛擾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

景頭時頭白還成邊蓋傷之也自高宗麟德初劉仁軌在熊津上言成兵疲羸者多惟思西歸無心展效則已有微壞之漸矣武后時衛士稍稍亡匿開元間至宿衛不能給蓋自二十從軍六十而免且縣官急於索租浸至貧弱逃亡勢也張說始建議一切募壯士充宿衛謂之彍騎自是府兵死亡不補入宿衛者後使如奴隸戍邊者邊將告之利其死而沒其財以至府兵徒有官吏無兵可交而折衝府上下魚書遂停矣天寶以後應募者皆市傭無賴輩彍騎之法稍亦變廢猛將精兵皆聚西北故安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諸鎮之兵共起而誅之當時弼九節度之師由是方鎮相望至自擇將吏弼為留後藩鎮之勢成朝廷不能制矣議者皆咎張說輕變府兵而不知番役之吾其勢必至於壞如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則府兵之制亦未為得也德宗朝議復之李泌謂欲復府兵請先行屯田蓋置屯則戍者安於土不復思歸此與晁錯募民徙塞下之意同錯欲營邑立城制里築室通田作正阡陌使其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必非得於錯之策而以募府兵之敝耶夫行戍如往棄市自秦漢病之于諸錯上守邊備書議罷選戍還常居者不足且多為之募厚卹其私欲安邊置卒計無出於此矣

### 藩鎮

唐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蓋自平盧裨將李懷玉殺節度使王玄志之子推僕希追為軍使朝廷因而授以節鉞至代宗永泰初懷玉復逐僕希追而代之自是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是又一懷玉矣李希烈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是又一崔旰矣至使盧龍之朱滔魏博之田悅成德之李惟岳平盧之李納各自稱留後輕視朝廷會盟拒命朱泚得東涯卒之亂據長安而德宗出幸奉天再奔梁州不至改物幸也此非肅宗失李懷玉之故耶晉咸和間石牢將軍郭默襲殺江州刺史劉胤司徒王導以默驍雄難制即用以刺江州陶侃聞之投袂而起上表言狀討而斬之大哉侃也可謂能弭亂矣予觀導答侃之書直畏默據上流耳肅宗之任李懷玉非以平盧兵衆故耶然侃以方鎮能行之於刺史謂肅宗不能以天子而行之於藩臣耶侃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然則逐節度即為節度則逐天子不當為天子耶唐卒以藩鎮失天下嗚呼禍所從來矣

### 德宗

唐河北再亂則朝廷為之也方李惟岳之叛也張孝忠以易州歸國授之節度矣王武俊誅惟岳功豈降將康日知

等乎乃與之同賞且削其二州分其糧焉德宗於是乎失  
婦義者之心矣代宗廣德初薛嵩田承嗣李懷仙輩相繼  
請降不來此時解諸藩之職復使之分鎮河北遂令大奸  
根據而不可動至德宗則非其時矣惟岳既誅即用武俊  
代之使張孝忠合兵討田悅魏博下則平盧為之次矣  
李希烈何由稱兵涇原何遽倡亂河朔可清藩臣聽命矣  
德宗鑒肅代之失謂爵命不足以已亂適足以長亂而於  
武俊吝惜節鉞使懷快快至與幽魏連衡河北再亂安允  
之機惟在所謀惜哉嚮用郭子儀李泌顏真卿等謀國豈  
至是耶書所謂惟截截善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其代德二君之謂矣

李泌

李泌事德宗相業著於貞元之間蓋駸駸乎治矣泌疾甚  
舉實參董晉自代夫人臣之事君也既以其身又以其人  
蕭何舉曹參丙吉舉杜延年于定國周瑜舉魯肅羊祜舉  
杜預數公者皆病且死舉賢自代者也參等卒為名將相  
若數公者可以死矣當德宗時嘉謀嘉猷中外所稱賢者  
孰若陸贄方帝之播越也贄周旋左右匡弼之功為多奉  
天所下詔書皆出贄手至使驕將悍卒聞者感涕及收復  
京城泌以杭州刺史徵詣行在直西省以至拜相於是致

與不聞有所獻納矣意者二公才名相等不無有所忌故  
耶實董食縱猶默豈宰相器舍敬輿而舉二子鄴侯於是  
乎非休休大臣矣昔管仲相威公及病公問可代者易牙  
開方豎刁三人仲皆以為不可公用之卒至亂齊君子謂  
仲不能舉賢自代不可以死者卿侯者可以死乎哉

吐蕃

貞元初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初盟昔晉悼公之世  
山戎無終納虎豹之皮請和以魏絳之謀與之會盟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晉於是乎賜魏絳金石之樂此則和戎已  
然之明效也吐蕃制有西域地方萬餘里我馬強盛寇邊  
殆無寧歲自德宗借其兵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  
及泚誅以無功求地不與其心未嘗一日忘唐也且已陷  
鹽夏銀麟矣彼何所畏而請盟哉太宗貞觀時以公主妻  
其主贊普即贊普之身屢叛矣和親無益况要盟乎君子  
曰晉悼公之時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強如荆楚三駕而不  
敢爭故無終懼而請和制盟在我也春秋中國諸侯會盟  
至交質子猶不足信况夷狄耶故王者別內外脩文教繕  
守備申郊圻來則禦之去則守之畏威而求成則羈縻勿  
絕此制馭之術也不然雖說以厚利質其愛子結之於天  
如董仲舒所議適以長無已之詐唐貞元可鑒也春秋隱

一年書林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說者以為書時書月書日蓋深謹之知春林謹唐之盟則和戎亦衰世之事耶後世至有和親割地納幣稱臣稱子者皆藉口魏莊子之說失春林之旨矣

### 李璣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頃兵咸陽其子璣為監察御史密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其潛與朱泚通謀也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夫演芬胡人也為懷光養子告變而死可謂義士矣璣其愛子乃溺之於君不幾於賣父乎璣之言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夫懷光以臣叛君其勢必敗璣固自分必死也倘若事成如河北諸鎮璣當何如耶則亦死而已矣璣既以父故言於君後幸其成而生則石演芬之不如也為璣者竭力以諫父不聽則致死義固無生理也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工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宋儒胡寅乃謂德宗欲全璣宜預詔焉縊持有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璣勿死璣亦可以不死嗚呼豈有漏父於君父死而已不死何以自覲於天地之間乎璣曰使臣賣父求生亦安用之璣固知以棄疾自處矣

必對德宗亦謂璣若不死則亦不足貴宋儒之見不及此何也

### 憲宗

唐憲宗討劉闢杜黃裳薦高崇文為將且請勿置監軍卒擒闢裴度之討吳元濟也亦奏去中使監陳遂成入蔡之功夫唐自開元初內給事高力士以誅蕭岑功加將軍於是宦者始預軍政至開元十年內侍楊思勗討平安南遂進輔國大將軍宦者之為大將自思勗始是後或為監軍或為觀軍或總禁兵或為招討使或為觀察使遂為唐之故事矣自郭子儀等討安慶緒而以魚朝恩監之至使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乾元之事可鑒也憲宗志平僭亂將相盈廷吐突承璣首唱河北之師身膺制將以至覆軍則又甚於乾元矣向非杜黃裳裴度諸公力任討賊見信於君如使以承璣輩參之雖百萬崇文李愬欲成功得乎春林諸侯伐齊後齊師齊有寺人夙沙衛者連大車塞隊而敗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齊人遽謂辱國兒使之專閭外東郭鉞師之進退聽其指麾三軍之命懸於掌握其為宿沙衛也不亦大乎唐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裹食守門傳命而已子孫輕變祖制遂使闈寺之禍為累朝腹心之疾則玄

崇啓之也

元穆

元和初元穆為拾遺勸憲宗開直言廣視聽疏曰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得其道競為忠讜小人貪得其利不為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夫人臣奉法遵職糾隱繩違不吐剛茹柔不威怵利疚如積之論得非擇利害為趨舍耶傳曰興王賞諫臣非臣子所覲觀於君也穆未幾以忤宦者貶江陵士曹即變初志復善中使崔潭峻薦入京職為朝士輕鄙尋至拜相遂與君子為仇所謂迎合竊位實其自況也對君之詞其情見矣與穆同時翰林學士白居易屢論時政多有裨益如劾宦者吐突承璀解其四道兵馬使與抑節度使王鐸入相皆有開大體可謂抗直不撓矣世稱元白白固非元匹也

敬宗

敬宗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叩首而諫舉周幽王秦始皇玄宗穆宗幸驪山之禍勸沮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耶宜一往以驗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何足信哉嗚呼權輿蓋欲懼之以禍要其君必從也予讀書周公作無逸稱殷三宗不敢荒寧以勸成王伊尹作訓誦三風十愆而成

太甲古人告君之法如此為權輿者無亦遠舉周秦之滯遊亡國近舉乃祖之怠荒致亂以為戒庶幾孔子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之者耶夫自古帝王治亂脩短固不係驪山之幸不幸也如幽始玄穆之為君雖不幸驪山將享國水年否耶權輿之論即不驗則其說窮矣然敬宗不喻年而借關寺之禍則無逸所謂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伊訓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聖人之言信而有徵哉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

自秦罷侯置守郡縣之設即古諸侯也漢文帝為銅虎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下郡國合符而聽受之郡守職典專城握兵符以輔承天子重刺史所以尊朝廷也自晉武平吳悲去州郡兵至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縣不能制遂至大亂唐監前代府兵之制諸道雖設折衝果毅府而刺史並領鎮兵至有徵發則符下刺史非所以成相維之勢而銷未形之患耶開元中府兵法壞方鎮日強主將擅兵而刺史之權輕故藩鎮得以旅拒朝命憲宗元和間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以鎮兵牒還本州朝廷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而詔書所下不能行於方鎮愚謂胥室銷兵其弊內輕譬人病虛外強中乾遂至不起唐之天下成於偏重譬之病癰腫指之大遂成痼疾而唐之諸臣



建議欲復府兵原十六衛者竟廢格不行君子曰天下勢而已失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唐開元以後是已噫可嘆哉

### 劉栖楚

劉栖楚寶曆初為拾遺諫敢宗晏朝叩首流血至有惡聲還布恐禍祚不長之語即古之遺直奚規方敬宗之嗣位也宰相李逢吉與宦者王守澄相結排斥朝士如諍李紳至加貶竄曾不聞楚一言故止淮南節度使王播以賂王守澄得領益鐵楚時為諫議大夫何不請開延英論之夫楚本達吉之黨名列八關豈其慷慨敢言之士昔漢谷永

卷三

李元

阿附王氏結為死友至上封事直攻成帝略不少諱史謂永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若栖楚者其殆谷永之流與

### 文宗

唐文宗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河北方鎮自代宗廣德後連衡拒命擅除吏不供職貢者六十餘年至憲宗相杜黃裳李絳裴度諸公謀謨廟廊之上平蜀平夏平吳平淮西能使遠德之臣望風馳命田典首以魏博歸順王承宗削地李師道授首劉總棄官庶幾戡兩河之難復之乎江矣穆宗長慶初令執楚引蕭俊入相而元稹輩相與搆亂洗敗軍情使裴度不得行其策遂致藩再叛故

朝廷用舍河北向背係之矣此非往事之明鏡耶文宗以柔儒之資受制閹寺聽注訓和謀斥逐李德裕因王守澄之誣而竄宋中錫身自為黨何以禁臣下之有黨愚謂去朝廷之朋黨易去君心之朋黨難甘露之變坊門之射賊在禁庭尚不能去兒河北乎小旻之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文宗之謂矣

### 李德裕

李文饒意氣豪邁謀略蓋世佐武宗御回鶻討昭義制馭河北三鎮使為國家指臂之臣相業著於會昌之間亦有唐名臣也假令文饒學道繼絕有休休大臣之度豈不善始善終保其寵祿哉功成自滿惟務樹黨牛僧孺李宗閔輩流竄已甚不厭輿論泰誓論大臣極而至於子孫黎庶之利殆聖人采之於經以為世戒惜文饒未聞大臣之道而至於殆也宣宗灑游之疑即霍光芒刺之兆此豈人臣之福耶文饒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取恩泉時有水過之彌每一杯焚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汗為之其侈汰如此所作平泉山莊遺我壞一木一石非佳子孫何其不知消息盈虛之理若是哉他日斥逐海上身且不保况能保有乎泉草木哉噫亦愚矣

### 周墀



大中間周墀入相問所辟判官韋澳曰何以相助對曰願相公無權夫權者人主之柄臣下焉得而有之易稱無成有終書戒作威作福周公以元聖懿親猶不悅於公與見疑於成王况羈旅之臣乎嘗讀大將軍衛青傳青事漢武帝尊重無比然出師境外不專誅為大將亦不招士語燕建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立政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政由竇氏孫則寡人春煠以求禍敗多矣薦紳大夫東政立朝輒上談伊周下陋管晏跡其行事有能如大將軍青者乎察其本乃與節南山所刺不平謂何所謂瑣瑣姻婭則無應仕蓋以王朝官爵為一己私恩矣至於我王不

李

李

寧猶不懲其心焉此家父之所為誦周之所以衰也唐之執政如尹氏者可勝數哉擇在大中相業雖不及姚宋裴李諸賢然抑節度使王宰求領使相與諫宣宗開邊依然有大臣風在相位不踰年而罷此豈樹權者哉亦可謂賢矣

南詔

南詔自皮邏閣併五詔之地開元末始通冊使納貢稱藩及鮮于仲通李宓開邊隙討之大敗官軍遂北臣吐蕃吐蕃每入寇徵其兵為前鋒德宗貞元初西川節度使韋皋開青溪之道因求內附李泌力勸德宗招之以分吐蕃之

勢自是始歸唐美宣宗大中末邊臣奏滅其入貢僮人及不行冊命遂致僭叛陷交趾殺節帥議者皆謂貞元招之為鄰侯失計君子曰吐蕃入唐為邊鄙患久矣漢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遠遁則鄰侯之策未為失也方南詔始叛經略使李蒙如不減三道戍卒豈得遽入邕州即五管之兵得人領之可以坐鎮安南矣奚至大發徐汴荆襄等八道之兵赴援且久戍焉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人失之矣漢永和間象林蠻反攻縣寺殺長吏朝廷欲發荆襄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以為遠赴萬里必至叛亡議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

李

李

刺史撫平之惜唐建議諸臣不如李固而經略者未得如祝良張喬若人也蔡邕曰邊陲之患手足之疥癰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故救中國以事速夷譬之刻割心腹以補四支非長計也至使龐勛以桂林之戍倡亂致徐方雲擾黃巢乘之而起何乃罪鄰侯哉

李克用

唐自肅代之後藩鎮跋扈至黃巢搆亂海內分崩奸雄乘之盜名弼竊土宇以傲睨神器者何可勝數當其時有能扞禍亂伸大義以尊王室者國家宜尊寵之以彰侯度此周之所以褒桓文也李克用以沙陀之兵剪黃巢收復長

安中和之世功在諸將之右矣汴兵陰謀襲之朝廷不能正其曲直使懷快快至昭宗反聽朱溫之奏輕信宰相張勳淺謀削奪克用官爵發諸道兵討之唐於是乎失藩鎮之心矣君子曰使唐能移此師於朱溫謀襲克用之日則晉陽之甲固敵王所憚而無弱攻昧庶幾王者事也諸藩視之其孰不懷畏惜昭宗以褊躁之資而張濟安以謝安裴度自許輕造兵端使克用有言可執舉兵相向王師敗績於趙城奸雄以此蔑視朝廷輒稱兵犯關東輿播越卒致椒殿之及將誰咎哉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蓋昭宗耶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豈張濟耶

李愚李振

宦者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進士李愚說節度使韓建舉勤王之師判官李振亦勸朱溫為唐桓文此兩人者智謀則同然愚志在急君父之難而振則恐權歸宦官益為朱氏忠臣矣振以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之士教朱溫盡殺裴樞獨孤損等於白馬驛投之黃河椒殿之禍振實預謀其司馬昭之成濟與溫本黃巢賊黨朝廷不加顯戮授之節帥乃身行獻逆此操懿所不為也九振所行皆違其惡豈真望以桓文者哉李愚庶幾知大義者然歷事梁唐昭王入洛至與馮道迎其為韓建謀則忠自為謀抑何

愚也

武攸緒司馬承禎司空圖

唐興三百年士生其時感在三之義乘風雲而成翼戴托魚水而展鴻猷垂名竹帛聲施後世者何可勝數乃若蟬蛻舊塵之中自致寒區之外嶮然泥而不滓者吾得三人焉其一武攸緒中宗嗣聖間為千牛衛將軍棄官隱嵩山冬居茅極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神龍初召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其一司馬承禎居天台唐宗及問陰陽術數對以至道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尋許還山其一司空圖初仕為禮部員外郎棄官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宣天祐年徵詣閩陽為袁野隱勿失儀招放還山君子曰卓矣攸緒不繼其族傳曰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清矣承禎蹈道完名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智矣司空詭跡遠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當武愚革命諸武擅權如攸緒稍自脂韋萬戶侯足道哉景龍之世宗族誅竄殆盡而不及緒故曰卓矣唐宗雖攝戴亂而斜封後官太平用事禍猶未弭承禎埋身理國之論帝者之佐也寧學終南捷徑穢迹曲朝故曰清矣朱金忠志圖敗物縉紳之士不奉辭勸進則駢首就戮圖義不為梁佐命知難而退故曰智矣觀唐名臣如李泌顏真卿裴度諸賢勲業聞望非不

爛然者矣然衡山再召屈佐遠藩鄴侯不無汲汲功名哉  
年踰七十取忌權奸魯公殆昧進退之節矣留守東都依  
違開散晉公暗於則止之戒也揚雄曰鴻飛冥冥者何  
慕武攸緒三子於是乎不可及矣

### 張承業

唐宦官之禍傾擅朝室濁亂天下嗣君廢置在其掌握天  
子出入由其劫遷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  
宗非復黃衣稟食守門傳命之任也蓋自豎刁亂齊伊戾  
禍宋恭顯構蕭周之變孫賈定順桓之策舉動迴山海呼  
吸變霜露古今以來致亂多矣讀唐史至哀帝天祐四年

卷五

本五

唐亡歷梁開平乾化貞明唐之子孫降在皂隸天命亦既  
改矣晉王存勗以晉陽之師定河北擣大梁威振天下將  
佐諸藩奉辭勸進監軍宦者張承業諫以先滅朱氏為唐  
立後嗚呼桓文翼戴天王於周室尚存之日孔子猶深與  
之而承業慷慨欲興復唐室於既亡之後此非桓文所難  
耶乃知石門之難克用勤王唐祚告終而晉猶稱天祐或  
者皆承業之教耶承業受克用顧北定嗣王之位平克寧  
之亂養民蓄財召補兵馬行法不遺近貴官物不為私禮  
李亞子經營中原光啓土宇蓋承業有力焉史稱宦官之  
賢勦隄之事主管縣之犯君鄭眾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

日昇之故惠馬存亮之孫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  
權承業皆無而有之至於終身稱唐官不受晉封爵莽大  
夫揚雄九原迴顧矣唐之治盡於閹寺縉紳士失言之切  
齒子獨有取於承業蓋以媿夫人臣懷貳心如崔胤柳燦  
張文蔚之徒且附于小雅巷伯之義云

### 天雄兵亂晉王入魏

魏博世叛逆為唐二百餘年腹心之蠹梁貞明間議乘節  
度使揚師厚之喪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未為失策而  
魏兵作亂劫主帥即命劉鄩加兵誅倡亂者數人餘黨自  
定矣不務出此乃欲以刺史之官囑軍校張彥真收衆心  
倒持大阿襲唐人姑息之政欲止亂得乎及晉王存勗引  
軍東下斬張彥遂收入魏之功取之如拾芥然孰謂魏博  
果強盛難制哉夫劉鄩持重兵壓境王彥章以名將在鎮  
城不能定魏亂而制六州則梁之君臣察謀自失機會坐  
待晉師喪地宜矣

### 梁亡

梁將康延孝奔唐告唐主以梁事唐用其謀遂滅梁此與  
裴度得李祐而入蔡州皆用敵人成功者也是故士會在  
楚賈季在狄趙宣子之所為懼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卒害  
楚國者則析公子重耳之為也官渡之役衣曹相行操歟

引還矣許攸降曹為操計畫而紹軍遂潰自古謀臣為國  
干城者將結之以好仇寄之以腹心此免置之所為咏周  
之所以興也朱友貞以篡逆得國所與計事者趙巖張漢  
傑實在左右梁獨一王彥章而不能用德勝之捷恐其成  
功徵還將士其誰不解體乃知望諸奔齊廉頗去趙蓋自  
古嘆之矣

### 唐莊宗

唐莊宗夾寨之戰君子予其同於魯公費誓之師及取魏  
博定幽燕克鎮州進攻河南遂代朱梁而有天下雖未能  
混一海內亦英略蓋世矣不五載魚爛而亡何哉君子曰

李

李

莊宗祖本沙陀朱邪赤心從唐承訓討龐勛有功賜姓其  
父李克用以破黃巢進爵郡王遂有晉陽之地朱溫滅唐  
未踰年而克用卒莊宗嘗述其父云吾家世忠孝立功帝  
室當以復唐社稷為心莊宗若能守其先訓滅朱氏求唐  
後而立之光輔帝曾幾有晉陽比周齊魯乎孫世胄享有  
茅土矣不勝出此乃拒張承業勸沮乘時自取志驕氣盛  
荒于禽色寵信伶宦跡其行事有異朱全忠者耶卒之身  
死人手妻子不保豈非天道哉豈非天道哉

唐太子繼岌城蜀獻蜀樂工嚴旭蓬州刺史也莊宗使之  
歌而善復其官夫刺史親民之職為民師帥古明君尤重

其選彼樂工者亦將雋旗熊軾趨用於岳牧之列乎且將  
以歌而治耶莊宗定河北席卷大梁擒朱友貞而有天下  
亦五代英主也方其入梁即用梁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  
史迹其行事有異蜀王衍者乎其子入蜀不聞以蜀之賢  
才進而以樂工獻父子如此欲不以得乎簡兮之詩古伶  
官所為作也其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遭亂世思盛王傷  
之也莊宗者非西方美人固唐伶官之美人耶朱幾為伶  
人郭從謙所弑妻子不保為天下笑乃知成湯不邇聲色  
孔子放鄭聲彼沙陀之君惡足以知之

### 唐明宗

李

李

兩川節度使孟知祥董璋反謀已見於殺監軍李嚴厚客  
省使李仁矩之日朝廷不能問及其阻兵稱亂則王師必  
加失在石敬瑭諸將破劍州不即據其城而退保劍門使  
賊得以制其敝遂至失利趙鼎司馬法若行敬瑭有生理  
耶乃以誅樞密使安重誨諭解兩川自古未聞有討賊而  
殺其謀臣謂足以弭亂者也漢景帝殺晁錯以謝七國不  
聞七國罷兵至使孟知祥得以無有全蜀墨制除吏視其  
君若綴旒然明宗尚欲彌合四方乎史稱明宗與物無競  
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相為小廉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君  
子傷之也

石晉

石晉以君父事契丹受其策命稱臣稱子讀史者深為中國之耻予謂石敬瑭本西夷梟獍之子為明宗愛瑒與王從珂從明宗征伐有功皆夷種也明宗亦胡人為李克用養子克用亦沙陀種也克用子存勗滅朱梁都汴為唐莊宗究其本與劉石符姚何其然乘亂而取之者即明宗也既而從珂以養子篡明宗之嗣敬瑭以愛瑒迫潞王於死此皆天道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淪九法數人道絕矣嗚呼居中國去人倫吾何暇責其事蔑之耻哉

卷三

李元

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唐受其策命立為天子則契丹藩臣也至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及欲用王威襲其父對政自契丹出矣春煇楚子入陳既封之矣復納公孫寧儀行父君子曰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石晉之上下則契丹制之也晉頃公之世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勝鄰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以予觀子產所稱石晉尚得為國乎不再傳即有黃龍府之遷則敬瑭父子耶律德光實有以制其死命矣噫可不為借兵夷狄者之戒哉

閩主曠

閩主曠以翰林學士周維岳善飲欲剖視其酒腸此與商王受剖比干而視其心竅何異然維岳以留侍劇飲得不死為學士至為人主狎客非孔子所謂枉之生幸免者耶為維岳者處亂世孰與逃名醉鄉哉

契丹

春煇之義四夷雖大稱子後世乃有單于可汗贊普之號至五代梁貞明間契丹耶律阿保機總八部之衆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服役諸夷始稱帝改元與中國並矣燕上劉守光遣參軍韓延徽使契丹遂為謀主教之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於其土而契丹強盛則延徽之教也昔漢文帝使中行說傳宗室女嫁匈奴說至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裂所得繒絮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去所得漢食物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匈奴無仰於漢為驚犯塞則中行說之教也春煇巫臣自晉使於吳乃通吳于晉教吳東車數之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是以始大黃池之盟與晉爭長吳通上國則巫臣之教也此三人者行事相類然中行窺者巫臣傾危之士乃若延徽初使虜庭不拜留使牧馬廐養有子卿之風卒亦甘心虜何

哉君子曰河朔自安史以來不奉王化為唐頑民風聲氣習胥而為夷久矣延徽固賢者而變於夷非俗之漸靡使然耶夫延徽為契丹謀則忠然契丹卒為中國累世之患則延徽之罪蓋有不可勝誅矣史稱延徽在契丹終同光之世胡馬不至南牧噫亦惡足以贖其巨虜之罪哉

### 馮道

道歷仕五朝且嘗受契丹太傅之職則亦臣虜矣五代之君皆以篡逆得國非真受命英主故道得以富貴淫其終身予讀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

卷三

三十一

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罵人也史記剛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中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通曰求臣亦猶是也道歷後唐石晉漢周皆迎降勸進此不挑而和未三日而嫁者也有婦如此取女者必羞以為配五代主悅道迎已而寵遇之不思今日迎我他日將復迎人噫使道如遇漢高帝在後唐之世已難免丁公之戮矣雖欲事晉漢周得乎昔樂毅自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殺謀伐燕殺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

漁為茂才漢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漢作書罵辱備且脅之以兵漢曰漢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子因論馮道舉二子將以規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

### 漢劉瓛發徐州

漢隱帝遇害以太后詔迎武寧節度使劉瓛於徐州入即帝位高祖母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也時郭威持重兵赴鄴將帥屬心久矣以代王高帝子諸大臣迎立代郎中令猶疑中變况孤危之朝哉使崇用李驥謀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使郭威不敢動瓛入大梁即以董裔賈貞為樞密

卷三

四

侍衛如漢文帝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李威樹黨即主勢張而帝位定矣郭威豈敢擁兵自立王峻豈得遣將拒命况父崇復居太原重鎮哉嗚呼五代之際置君如奕碁威受高祖托孤之命殺其主若孤豚然何有於瓛吾獨恨劉崇殺謀臣為郭威所賣也

### 以文臣知州事

唐自藩鎮握兵天下之勢外重內輕其禍遂與有唐相終始沿及五代陵替甚矣明宗路王石晉劉漢之事如出一轍然皆以兵力取之也宋太祖陳橋之變入即帝位易於反掌非以節鎮妻與禁兵侍天子惟懼故耶宋監前代罷

諸將宿衛就鎮而於武臣在鎮者悉以文臣代之於是方鎮之權解而無末大必拆之患主勢成於上矣以漢文景之盛在朝諸臣皆高帝舊將不能削七國之權宋易百餘年累卵之危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以趙普之謀而弔之以漸也安危之機不在所謀哉

### 宋主還汴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漢婁敬曰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害民也然周實都豐鎬至平王始遷洛陽是謂東周天下莫朝非惟德薄亦形勢弱矣且四戰之與四塞較然矣宋太祖議都洛陽居長安以太宗諫止還汴漢高帝聞婁敬之說即日西都長安宋百餘年即有二帝北轅之禍不如漢高規模弘遠矣

###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宋祖徵時往依遵誨父宗本漢隨州刺史也遵誨藉父勢素侮太祖不禮焉及即位召遵誨為通遠軍使此與晉文公之赦里克須漢高帝之先侯雍齒相類君子曰使晉國既附須豈得同驕諸將不謀反齒不知死所矣宋祖之用遵誨人無自危將無偶語不以私憾廢公舉王者之心也遵誨在邊懷服諸酋能不負宋太祖之公明尤非晉文

漢高可及矣

### 潘美副將楊業擊契丹敗績死之

護軍王侁始則迫楊業進兵以陷敵終復悞楊業緩兵而却走時潘美為主將不能制護軍之專詔削美三任而侁除名宋司馬法為不行矣春秋邲之戰先穀違命濟河韓獻子為司馬謂荀偃子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晉師敗績殺先穀春秋書荀林父潘美欲免後戮得乎楊業之死觀春秋書荀林父潘美欲免後戮得乎

### 种放

處士純盜虛名自漢李固唐韓愈皆以為讎夫易稱高尚

### 卷三

### 詩美

考掣荆與顏閭段干木徐穉姜肱法真之流非耶夫掉尾之龜孰與巾笥而登於廟堂之上哉放在太宗朝召不至真宗咸平中拜左司諫遷起居舍人恃恩驕倨至節輿服強市爭訟為王嗣宗杜鎬醜詆望實俱喪視韓愈所譏刺口論世事者又其下矣昔許由以一瓢取飲飲訖掛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放隱終南山聚徒講業以千世譽其母曰身隱矣焉用文為取筆硯焚之噫放有規於賢母多矣

### 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自古宦寺之禍至壞國家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明皇以高力士誅蕭岑功特授將軍其後掌兵預政遂為唐室腹背之難宋太宗英明主也方削平海內將士如雲蜀寇李順作亂乃以宦者王繼恩討之襲唐亡軌在廷諸臣不聞以夙沙衛殿齊師辱國之事諫沮何執繼恩後以平蜀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議別立宣政使授之帝知不欲令宦官預政獨可令宣政耶帝之大漸繼恩誅欲易嗣向非呂端則東漢孫期定策之禍從此始矣易之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在太宗不宜用繼恩以西討有功優以金帛可也用則必至亂邦聖人之言真萬世炯戒哉

卷三

王旦

寇準王欽若譬之薰蕕旦知薦準矣而於王欽若復依違其間方馬知節與欽若爭論帝前帝召旦質之則欽若擅擢都巡檢王懷信之罪旦何不持論去之旦知王欽若不可居相位復留樞密樞密入相之漸也旦罷即欽若相矣欽若首倡封禪旦與之同受美珠之賜遂附會天書以成欽若之奸夫欽若多權術旦為所賣久矣如使李文靖在雖百欽若豈可動耶文靖之言曰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亦知且不能持正沆非為旦憂遺國家之憂者旦也

丁謂

李迪與謂並居相位迪發謂罔上擅權數事願與俱罷付御史臺帝怒出迪謂于外明日謂入謝願復留遂自傳口詔入中書視事小人敢於欺罔其君至是執考之東漢何進謀誅宦官諸常侍小黃門罷還里舍張遜謀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復入直進遂被害北齊趙王叡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當就道士開重賂婁定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黃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此二事與丁謂相類夫太后女主北齊濁亂之朝故聞宦倖倖得售其奸謂襲二人故智視真宗何如主無君之罪又甚於張遜士開矣寇準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間左右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真宗尚得為蒼犬夫真宗景德以前足為守成繼世之令主至祥符後日事禱祀則以王欽若謀去寇準而啓封禪有以蠱惑其心志而王旦附會天書罪固不可得而辭矣史稱真宗賢相旦與李沆張齊賢寇準呂蒙正畢士安諸公並列吾無取焉爾

契丹

自石晉割十六州賂契丹中國遂失形勢周世宗取關南地易如反掌而不遂取幽燕天也宋太宗平太原志拓幽薊而曹彬潘美田重進諸將師出涿鹿飛狐雲應寰朔之



開所向輒克已有直搗燕雲席捲山後之勢恢復漢唐土宇在指顧間矣至岐溝陳家口之敗士氣沮喪列壁皆嬰城自固即不復議進取之事真宗駐蹕澶淵虜以數千騎薄城下大敗引還寇準欲邀其稱臣獻地為百年無事之計而帝不從竟與成盟納幣而去於是幽薊不可復而河北之勢孤矣范仲淹請修洛陽廣儲蓄不若呂夷簡城大各之議太宗端拱初張垧上禦戎策亦欲於沿邊建三大鎮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此與夷簡之見略同而當時不能用也雖趙普李沆張齊賢諸臣亦不聞經略大計至使胡馬長驅京城失守貽南朝無人之誚豈非宋初君臣貽謀有闕與

### 西夏

西夏之患范仲淹主於招納韓琦主於用兵然通書議和反致啓侮好水川之敗喪師萬餘二公之策皆未為得也時元昊跨有夏銀綏宥甘涼瓜沙肅諸州地方萬餘里宅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自固士馬強盛雄視中國矣予讀夏竦經略一疏不欲輕議追討邊臣多以為怯及延州覆沒鎮戎大潰則知不較主客之形不計攻守之便信非良策也後仲淹建議欲與韓琦並駐涇州分領秦鳳環慶而以知延州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帝未用其議置

司益兵二公同心經略邊人有一韓一范之謠恩以結徠威以震匪茹則范固非專於守而韓亦豈輕於戰者哉如使韓范專領西陲得展壯猷即方叔之服荆蠻南仲之平淮夷奚讓靈武為我西屏矣帝乃厭苦兵事卒通和好歲幣之賜凡卒之稱隱若一敵國然武功不競惜哉

### 晏殊

范仲淹諫皇太后御殿受朝其氣節已見於校理之初仲淹晏殊所薦士也殊恐累薦者責以枉率歐陽修亦殊所薦及為諫官苦其論事煩數至面拆之殊非知二公者矣昔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

### 卷三

### 四

夫曰二三子可以賀矣吾舉厥也忠吾知免於罪矣歐范忠於所事不負舉者殊宜以為賀又何詰焉而於歐陽修復加貶擠何哉殆秦桧所稱媚嫉小人者矣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實畏太后跡其行事宜二公之不見容耶

### 呂蒙正

呂蒙正為士貧時胡旦得其詩有挑盡寒灯不成夢之句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後及第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蒙正不十年執政能念朝士此子參政之指而不能無遺恨於渴睡漢之嘲何哉豈非富貴人所易忘貧賤人所難堪耶漢高祖辱季之封與仲之校不能忘情於嫂父也

夫士窮居饑寒困憊應鷄其衣稿木其形庸夫愚婦皆得  
易而侮之如蘇秦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韓信欺  
侮於少年相如羞鄙於王孫王播賤惡於閨黎韋臯踈斥  
於婦翁顏延之曰貧之為病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  
讓漢主父偃為齊相召昆弟賓客數之曰吾始貧時昆弟  
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  
與諸君絕矣無復入我之門夫昆弟賓客固陋矣偃之所  
言亦何淺哉故馮驩托警於趨市翟公杜客於書門人情  
趨舍固其常理何足深異守道君子能如原憲併日而食  
不以為病莊子衣敝履穿不以為憊曾子三日不舉火十  
年不製衣曳屨而歌商頌聲若金石則亦何榮辱毀譽足  
較短長乎蒙正渴睡漢之恨亦其稚量未純世稱蒙正讀  
書龍門無錢買瓜人遺一枚後作建亭伊水扁名饅瓜不  
忘貧賤此其識度過人遠矣

司馬光

仁宗建嗣決於司馬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一言光意  
蓋指宦寺也時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光謂  
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嗚呼  
漢順桓之事可鑒矣歐陽修贊唐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  
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得乎

仁宗未有適嗣猶戀○戀遺腹之植在朝諸臣屢勸不聽  
司馬光一言悟主韓琦力贊成之遂定英宗之嗣昔太宗  
大漸宦者王繼恩謀立楚王呂端給繼恩鎖之閣中奉其  
宗即位太后不敢有異議宋制置閣宦非漢唐之此猶有  
王繼恩任守忠輩昔人論閣宦譬之內食之疽附頸之癰  
不至大壞極亂不止憶可畏哉若呂正惠司馬溫公韓魏  
公所謂大臣非耶

王安石

人臣見君資言靖獻情已畢露於登對之時王安石萬言  
一書變法之端具可舉見昔漢公孫弘賢良之策所言未  
見有可指摘而韓固即以曲學阿世斥之弘事武帝終身  
行事卒莫逃固所議安石上書時方判度支文彥博呂公  
著歐陽修司馬光交口薦之惟恐其不就職也諸賢知人  
之明有媿韓固老儒多矣韓琦知楊州安石初舉進士食  
書判官琦已知其迂濶不可大用至入政府呂誨彈文晚  
矣師臣李師中識安石於知鄞縣之時謂其必亂天下吾  
獨怪文呂歐馬諸賢共推轂之為可罪也

置京城選卒察謗特政

此即商鞅誹謗之禁也春秋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  
明欲毀鄉校子產曰夫人退而將焉以論執政善惡善吾

行之惡吾改之是吾師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傷人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樂之也不毀鄉校仲尼以為仁商鞅一見孝公說以富強定變法之令王安石相神宗首言理財頒行新法此兩人者術同皆以興利導其主毒亂國家至禁誹謗置邏卒則亦自知其術之謬矣秦用之適以促祚鞅學刑名無足怪者安石經術之儒不善擇術敢排斥忠言防士大夫又甚於防民不至大決不止國不為秦身免商君之禍幸矣

### 神宗

神宗惑於王安石將取必與之言割新疆以界遼失地七百里輕以祖宗故地與人可乎夫遼自景德畫地成盟久矣一旦遣使來議疆事非以中國無人敢肆憑凌耶夫三良為政而齊桓受盟得臣在楚而晉文有憂季梁在隨而楚師罷議汲黯在漢而淮南寢謀賢人用舍固敵國所視為重輕者也仁宗相司馬遼人以生事開釁為戒此一虜也何向背情遷觀交人露布言中國青苗免役之法百姓窮困欲出兵相極意可知矣當遼使爭地樞密院疆地書指石長城為界故牘具存安石何不以此拆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疆虜雖黠如戴書何自遼人得地之後不聞畫一取之○之策何其敢

於欺罔其君至是哉春秋書黑肱以濫奔奔君子曰重地也安石以經術自許而於春秋不列學官即其行事宜其與春秋大戾而犯竊地之戒哉

### 金國京師李綱力戰禦之

宋靖康間金虜入寇李綱力請固守京師以衛社稷遂以和議解卒貽北轅之禍後世議者多以大王避狄居岐以興周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三宗皆能再造唐祚而咎當時不請二帝出幸為李綱罪予讀蘇軾論周平王避犬戎東遷為失計晉蘇峻之亂溫嶠欲避豫章三吳之豪欲避會稽獨王導不可遂止而晉室復安魏惠王畏秦避居大梁楚昭王畏吳避居郢頃襄王畏秦避居陳考烈王畏秦避居壽春皆不復振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長安漢遂以亡夫遷與守二者時勢之間有權存焉惟天下之大智能辨之亦惟天下之大才能任之初金虜南下所過河東河北諸郡官軍望風奔潰遂以渡河直搗汴京當其時幸將何之綱曰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綱固以出幸為虞而以禦敵自任矣城下之戰綱

斬其酋長七十餘殺其眾數千人虜亦少挫未至如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時也金人索金幣求割三鎮  
欲以宰相親王爲質曷亦姑與之議宿晉數日稍待  
勤王之師以圖攻守之便未幾神師道領西兵入援  
徑逼敵營金人徙告稍北增壘自衛西兵不及借一  
而李邦彥張邦昌輩力主和議一如金人所欲竟爲  
城下之盟而去縱敵辱國以此罪綱可乎及金人再  
舉綱已罷去矣勤王之師不至神師道勤幸長安不  
聽致舉族北轅虜兩渡河曾無一人禦敵金人曰若  
以數千人守此吾豈得渡哉此則謀國之罪也夫宋

卷三

今

全

自燕雲失險河北勢孤真宗景德間契丹入寇澶淵  
王欽若陳堯叟皆請出幸寇準勸帝親征虜以數千  
騎薄城下大敗而還準欲邀其獻地稱臣爲百年無  
事之計而帝不從與之納幣成盟靖康事由前言之  
虜持重兵深入未知虛實如猛虎陷穽中綱欲扼河  
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郡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彼師老意沮縱其北歸半濟而擊之神師道亦  
請俟其情歸而殲之河外二公之見固準之見也而以  
和解則澶淵之役悞之也由後言之虜乘勝搆虛壁  
之輜車熟路探囊取物何患引蘇軾論周室東遷失

計力主死守則汜李綱前議失之也夫廢興何常之  
有靖康君臣審時勢之宜定去留之計能如晉建康  
則從王導之策能如周太王則爲遷岐之舉欽宗又  
能弘衛文公大布之冠奮勾踐枕戈之志相李綱  
將神師道宗澤岳飛而以吕好問李若水胡安國諸  
賢丞弼左右經理兩河脩明庶政屏斥邪佞雪泰穢  
三敗之耻一舉而濟河焚舟豈特汴京安如磐石即  
兩河藩屏永固燕雲舊疆可復矣孟子告滕文公遷  
國効死二者終勸之強於爲善帝王創業垂統爲子  
孫可繼之治莫要於此矣

卷三

今

全

### 宋禁道學

宋海樞間御史陳賁謂近世士大夫道學皆假名以  
濟其偽願痛革此習欲言行表裏相副此其爲論甚  
正願其意實陰擠朱子蓋附時宰王涯以唐仲友之  
成爲朱子而助之攻也紹興中陳公輔以郎官追論  
王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  
人破碎大道欲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取楊雄合  
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以馮道爲善避難以存身此  
皆王安石叛經亂政情常時無有論及之者故使安  
石得文其奸輔此論元祐諸賢不及也及爲同諫乞

禁程氏學何哉輔論安石公心也欲禁程學蓋沮伊  
川門人尹淳之進則亦陳賈之流矣諫官為天子耳  
目往往排擊正士托論列以媚權奸而濟己私人主  
孰從而辨之輔之疏曰狂言怪語高視闊步曰此伊  
川之文也伊川之行也紹熙慶元之間斥逐殆盡此  
非道學末流有以激之耶自古誹謗激坑焚之禍清  
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  
為道學者至激偽學之禍所激不同貽禍一也故為  
士夫者毋自立門戶廣授生徒務為名高使人得以  
指摘至籍禁偽學以貽士類之禍而小人遂乘之以

卷三

八

盛治是以在朝廷固不宜有偽學之禁在士大夫亦  
不可使有偽學之名

讀小史

小史載雲溪雜有開所撰唐王潛義士傳遂昌鄭明  
德所書林德陽義士事皆云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有  
總江南浮屠者西僧楊璉真珈師徒役頓蕭山發宋  
諸陵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復發徽欽高孝  
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攷之綱目紹興十二年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  
之喪不言欽宗至紹興二十一年金遣其使臣王全

來求漢淮之地始知欽宗之喪及孝宗乾道六年金  
主謂宋史臣趙鼎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我當為你  
國葬之遂葬于鞏洛之原則欽宗之柩未還明矣鞏  
洛去蕭山南北異壤何以蕭山得有欽陵南村輟耕  
錄亦載發陵事在至元二十一年與羅鄭二傳年月  
不同唐林二義士未定誰是既云楊晃哀諸帝后道  
骸建白塔於杭以厭勝之截理宗頂為飲器又云羅  
陵使如前棺斂悉從火化則二義士所拾乃未盡遺  
骸耶此皆野史傳疑也宋高宗不請欽宗靈柩至我  
太祖高皇帝索飲器於西僧命南歸葬於舊陵豈非

卷三

金

盛德事哉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古者諸侯聘問會盟兵交必有使臣卿大夫行人之  
屬擇善文辭熟典故者以充其選故一言而釋兩國  
之爭片詞而增本國之重談笑而當哀甲之變然皆  
冠裳之會燕享之好講信修睦事大字小而列國之  
君故皆神明之胄友邦冢君兵車之會十之一二矣  
非若蠻夷醜來君長懷鳥獸心輒肆憑凌羈番信使  
自高帝白登困後愈益驕橫寇邊尚主漢為無策為  
漢臣者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若天漢蘇子

牧羝海上噉雪咽旄極矣彼時大將軍伸威絕域天子登臺勒兵渾邪請降匈奴猶有俱漢之心未敢遽殺漢使也宋自徽欽北轅高宗奄奄建業臨安之間日遣使臣通問請和屈膝卑辭建炎以後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其表著者洪皓居冷山張邵囚柞山朱弁絕餽遺至燃馬矢煨麵食南冠而縶其與蘇武居北海皆自分必死者也武在匈奴十九年三人在金十五年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一也洪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力折谷神南侵之謀以死繼之邵迫仕劉豫責以君臣大義詞色俱厲被械于獄復拘燕山再徙會寧瀕九死不回弁誓不易官密疏金國虛實送徽宗大行之文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其情可悲矣此三人者抗節致忠無愧子卿之風武之歸漢漢廷君臣嘉武之節謁園廟賜田宅繪麟閣號稱祭酒列於名臣為贖其子通國於匈奴而以為郎皓等歸宋為秦檜所惡置之冷局主管官祠流竄瘴鄉棄之若弁髦然彼其間關十五年在絕域中虜之君臣猶待以不死幸而生還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竟憂鬱以死將何以勸事君者乎噫高宗尚復望其恢復中原者哉

石室私抄目錄

卷之三

海運議

嶺西大征議

命論

卷之四

傷秋賦

瑞穀頌并序

大中丞塗任齋公平冠頌并序

重修漢閩越王廟碑銘并序 廣東序齒錄叙

卷之五

賀大中丞撫臺寧宇趙老先生榮膺 恩誥序

奉賀大宗伯座主潯翁董老先生七十六壽序

寶鏡篇贈復初極上人

享帚集序 世牧堂稿序

德厚流光序 為方伯劉新陽公作

羅氏族譜序

文學解贈閩司訓梁聞庵先生序

送色侯董貞復入 覲序

桂林雜紀序 上池洞鑑叙

贈郡司理鵬河李公擢廣州少府序

賀廣東憲長張松陵平寇序

壽陳母段太安人榮裕序

賀督撫少司馬殷石汀公六十誕辰啓

壽元輔豫所老先生六表序 三司合壽

靖宗西川詩集序 洞泉別業圖序

玉水吟紀序 題巢雲子卷

遊勺漏洞記 兩度石山驛記

松藩政記 征龍州記

征蠻議 征支羅議

征支羅記 議處嶺西安操事宜

朱子  
目錄

二

石室私抄卷之三

閩候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海運議

國家定鼎燕京即元故都也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東南獨以一線河漕係國家命脉夫天下譬人一身河漕猶咽喉也咽喉絃保無恐乎隆慶四年邳河一帶淤平一百八十餘里調發丁夫不下十萬勞費不貲怨咨並作遺 九重宵旰之憂此河患也倘卒然變起潢池一夫大呼千艘俱廢計將安圖且本朝建都與前代異故運道亦異禹貢列九州貢賦俱達于河未有轉輸之費也漢高帝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征伐營建漕益至六百萬石至昭帝元鳳初減漕三百萬石明年詔止勿漕而國用亦不告匱則歲漕初未有定額也唐裴耀卿劉晏建議轉漕之法沿河置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轉入太倉其法良便宋則分爲四路轉輸而東南之運置三轉舫倉於真楚泗三州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留滯覆溺之虞漕卒偃休有回船載益之利法尤便易元人都極北之地其初粮運

自江入淮由黃河至中潁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後以河運弗便用伯顏言物通海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萬戶府以商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歲輸多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史稱一代良法我

太祖都金陵海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左

成祖初亦海運八十萬石至北京後乃專事于河運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京既而尚書宋禮開會通之舊河侍郎金純鑿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平江伯陳瑄浚淮安新莊牌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而

卷三

海陸之運俱廢矣夫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距海遼遠故海運不講秦雖飛輓芻粟起黃腫歷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為伐匈奴給軍唐雖轉東吳梗稻亦以餉遼海之卒而已元人則專主海運終元之世不廢愚嘗論都燕大勢河流其左海環其右天造地設以河為左翼真根本之面以海為右翼壯輔車之勢漢唐宋所未拓之宏規胡元所未畜之全業天實留之以待

聖朝也唐德宗貞元初開輔宿兵斗米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悅運米至陝

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汝穎盜起方國珍張士誠據浙東西海運不至斗米至銀陸兩遣伯顏帖木兒檄海運于浙江詔士誠輸粟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始從命得粟一十萬石後再往徵拒命不與一時勦滅權貴榜腹餓殍復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米得數十萬石給京師向非航海則京師坐困矣即二帝之事觀之欲建國為子孫安富專榮長久之策不可不深長思也今富人作室必開旁門馬以備不虞為天下國家可無萬

卷三

全之謀哉夫主河漕者抱貞元之憂談海運者懷至正之慮固不可憚於未食而輒防鯁亦不宜沮於懲噎而即廢食慮生罔知大計竊謂以河漕為主以海運為輔蓋稽往牒酌今宜採輿論擬於中久矣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浙東西及蘇松常鎮淮揚瀕海諸郡由海運元入海運起自太倉劉家港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至楊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餘里後千戶殷明略又開新河從劉家港至崇明洲三沙放洋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皆由島嶼之外風波為大歲有覆溺今議自淮安出海望東



北歷鷹遊山東安衛石臼所夏河所齋堂岳靈山衛  
古鎮膠州鰲山衛田橫島大嵩衛一帶海面自海洋  
所歷寧津所靖海衛望東北轉過成山衛劉公島威  
海衛轉西歷寧海衛一帶海面自福山面之罟島至  
登州府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嶗山島三山島  
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西歷淮河海口魚兒舖唐  
頭寨乞溝河抵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海面多廣  
傍海而行間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過風可依五月  
以前風順而柔月餘可達天津立標識以便趨泊謹  
占候以察天時固船身以壯利涉愈島人以先導引

卷三

四

募運夫以任駕使仍設重臣經略海運兼理軍務於  
登州適中開府淮揚天津二兵備聽其節制沿途編  
報出入捕魚漁戶煎鹽灶丁凡長年三老慣熟海道  
者籍記姓名住址每船約若干人減省運軍以其月  
行糧給新編運丁每年定工食銀兩限以某月赴淮  
某月起運某月回船事畢聽從還家休息萬橋竝開  
無守幫之苦片帆徑度免剝淺之虞比之河漕長運  
直達而軍夫久疲河流漲塞而程限愆期繁省勞逸  
利害較然夫議者又欲於膠萊沙河三百里疏鑿通  
運以避北海之險攷元食貨志元人曾開此河而因

効萬曆初年亦復開之而中輟則此河決不可成至  
言海運輒以風波疑畏而色沮則近歲宿遷黃河汎  
濫漂流無美往歲高郵湖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  
船隻不可勝計人糧喪失無歲無之黃河決而塞塞  
而開開而復央勞民費財有隱憂焉河漕豈必皆全  
安乎隆慶五年山東撫臣遣人自淮安青登天津募  
船載糧沿海踏試復自膠州北海再行覆試俱稱穩  
捷今故牒具存可按視也先輔臣丘文莊公亦欲於  
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  
並行一旦河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且於製舟

卷三

五

之式占候之規踏試之法歷歷詳言以為可保萬全  
迄今未見有毅然必行而直為此塵屨何也及此太  
平全盛之時當寧虛懷採納之日詢謀僉同務期  
必濟不無經費也而所省實倍難保無失也而所得  
益多不奪衆口之囂可常而濟以變倘有適然之患  
彼塞而此可通國初行之而既効先輔臣議之而可  
據近撫臣試之而底績在今日國家命脉所係桑土  
之思可以緩乎且海防一帶東望朝鮮北接遼左西  
通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四海上游形勝之巨固  
初設二十四衛所星羅棋置承平既久廢弛日甚行

伍逃下過半得重臣以無理之則衙門之修葺墩臺  
之建置軍伍之補足巡哨之嚴密士卒壁壘旗幟精  
米皆變既可以振武備而肅清海防尤可以護糧運  
而有裨國計矣至於糧米之坐派造船之成式運夫  
之編僉軍夫之裁減錢糧之議處事宜之規畫則在  
漕臣疇咨博采計慮詳密耳若夫河漕則歷年議單  
開載卓有成效與海運並輸右滄海左黃河血脉流  
通海運至河運亦至元氣充實百川効靈四海會同  
昭代全規 皇高鞏固矣

### 嶺西大征議

為大舉蕩平山賊以安地方事天下之事至於大壞  
極敝非大作為拯救之不能濟也廣東山海盜區數年以  
來因循玩愒至使賊無忌憚黨類滋蔓而不可撲滅則招  
撫悞之也夫撫剿二者皆兵家所不廢然撫之而解散黨  
與悉歸農業古之人有行之賣劍買牛是也若今招撫在  
山賊則有耽宕之名在海賊則有報水之名擅山海之利  
貽商民之害蓄毒腹心養虎遺患在今日可謂敝壞極矣  
本道分守嶺西目擊地方搖浪諸賊在新興有王三坑黃  
沙鉄場龍滑降底三酒等山搖乃賊之宗祖也由雲陽北  
進白馬白坭布企路塌地屬高要西進步雲翠石白雲大  
降地界德慶南轉封門大坎茅平雲扶地接陽春枕灑水  
東轉老香山蘿葡朗出倉步自蠟山地界恩平連新會此  
賊之源流也其官廳地下洋塘青石口平塘營正賊之門  
戶也在陽春有富林鴨闕相思湖洞西山傍洞等處乃賊  
之宗窠也由富林北進山峒大加埔羅銀神端嶺地屬龍  
水東轉所白山黃沙逕鉄場洞官廳地地屬新興南出長  
岐嶺黃狗尖雙岡朗底馬牯凹牛牯凸地屬恩平西進青  
山首通德慶羅傍水尾接信宜電白高州界此又賊之源  
流也其大鎔灣灣口營鳳脉嶺飛鵝逕又賊之門戶也綿

且一十餘州縣盤據扼塞依阻林藪倏忽去來出不意  
攻我無備殺人越貨貨人要贖占耕民田劫畧江道村落  
丘墟商旅屏跡此勦之決不可一日緩者也夫自有此宇  
宙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即有此盜賊蓋亦有征之者矣  
然屢征屢服屢服屢叛未有能絕其根者也亦未有如今  
日之害特甚者也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勞不倍則逸不永  
自昔大征動衆入山一二月擒斬數千餘非不赫然稱盛  
舉矣然賊存而兵先退兵退而賊復聚此猶遺種於地無  
有不發者蓋始則欲求成功之速既乃不為善後之謀此  
嶺西之賊所以卒無底定之期嶺西之民所以迄無安枕  
之日也今議者謂蕩平此賊非大舉不可欲大舉非數十  
萬衆不可夫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法曰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料敵者貴於得情行師者不苟動衆本道常按  
圖頗得其情狀矣前項山賊為窠不下三百餘大者千餘衆  
次者百餘衆小者數十衆總之萬餘衆止矣不相統屬無  
專號令其勢渙散烏合之衆無他長技無利器械無多積  
聚聞大軍深入勢必奔潰誰與統之以櫻吾前鋒特所恃  
者崇崖疊嶂深林密箐是其免寇寇能往我亦能往彼不  
能持久我為久屯之計昔趙充國伐羌零屠虜五萬人充  
國所統步騎共六萬人後罷騎兵留屯田僅精兵萬人不

苟接戰坐挫虜謀卒之捕斬降附溺水饑死者殆盡振旅  
而還此萬全之師也今諸山寨大半俱屬撫搖如議者必  
欲草薶禽獮無分玉石多上首虜不計糜費不恤擾害殆  
非仁義之師為計之得也法曰客倍而主人半此以勦敵  
言非所以論於么麼之徒也且此賊久據岩峒萬山綿邈  
擊東不能扼其西角首不能恃其足愚計欲面蕩平無論  
先後必項並舉欲動大衆無輕接戰必酌分布以漸兵為  
衝鋒以狼兵為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  
地等處狼兵得精銳實數四萬人凡土官有弟男願得地  
者各親自統率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  
白獅子堡分路入陽春為一大哨以三萬二千人至德慶  
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為五大哨每哨用浙兵  
三千人衝鋒統以參遊各一自監軍各一道各用鄉民為  
鄉導西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  
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數十名復先於隘口  
悉以土兵鄉夫把截以遏奔突仍令德慶守備札劄連灘  
即率所轄各營官兵三千分布於小江把截以斷二山往  
來之路其都城岑溪陽春新興恩平腰古信宜電白各該  
地方起集土糧等兵委官嚴督於賊行要道把截其德慶  
江道大兵未進之先發狼兵協同江兵將沿河一帶賊艇

搜覓盡絕使諸搆不能越渡而逃仍將哨船之兵責成提調官分派於大江南岸聯絡巡捕以把截二山之寇一面召集工匠鑿石伐材就地燒窑占據膏腴於五營處所建立城郭以九月未收成而入資糧於敵賊見大兵必逃竄山谷先令招主撫諭良莠不許窩藏浪賊聽其將累重移寄州縣給白旗書良民二字與捕寨門使自為守戒毋殺復大張旗榜有能投戈歸附者准還故地有能捕斬者除前罪給賞亦與白旗毋殺彼勢窮食困苦於寄托將乞降恐後督令撫撫兼同大營狼兵分哨窮搜不三月盡擒獲且餒死矣此其不殺不辜不燔聚落不濫費糧萬全之策也

卷三

也事寧之後土官弟男願留者比照右江九司事例授以世襲巡檢貴以城守屬肇慶府管轄即許狼人耕種其地聽其自給數年後陞科免其差役其間山川遼曠每六十里設一營堡撥軍屯劄領以指揮千百戶一員分屬附近州縣撫治民徭兼理錢糧詞訟主流分秩犬牙相制化奸究為善良變盜區為編戶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議者以久屯恐師老財匱夫結營山中賊窟深谷是我反為主而賊為客我得其說而賊為勞我得常飽而賊為饑多不過五閱月可期成功矣昔商伐鬼方三年始克周伐玁狁以忝授方華而往雨雪載途而歸此賊久為我腹心之疾較

之鬼方獫狁禍害孰深視商周行師歲月孰久乃不大破常格而為數州縣生靈造命耶且狼兵利於得地吾為之立城築室彼自安於土不復思歸間有不願留者聽合浙狼共五萬五千之兵費五月之糧未見師之老而財之匱也若夫始之經營終之善後則又非可以時月計者矣夫高大事者當破拘攣之見成大功者不奪盈庭之言是師久屯可以掃蕩此賊一利也永奠疆宇二利也為百姓除害三利也復百姓田土四利也增國家賦稅五利也農不廢耕作六利也商不病剽貨七利也山場之利與民共之八利也江防之兵可漸減之九利也民不得道負官不苦催徵十利也行之可得十利反之必致十害利害較然故愚謂欲平此賊決當大舉舉之決當久屯不可如往時欲求速成旋往旋復也至於文官之分督武官之領哨運道之遠近地形之險易器械之精堅凡百經營纖巨畢舉先委才智官二員親至地方參酌輿議面上方略百司效職一鼓成功以紓

卷三

九重南顧之憂以全一方生靈之命端在今日矣

命論

漢武帝至即署見一老郎頽駟者鬚眉皓白自言其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唐盧照鄰亦自謂在高宗時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而已廢然文帝拊髀而思頗牧未嘗不好武高宗東封而徵處士未嘗不好儒二子之不遇命也自昔聖智賢豪之士或屈於莘滕困於鼓刀阨於版築老於渭濱至屠販奴隸乞食囚虜至辱人賤行矣一旦乘風雲之會建社稷之策勛勳勳焉

卷三  
命論  
十一

晏名載錄品豈拙於昔而巧於終實命之顯於前而通於後也夫人稟受於天有靡顏膩理嗚嚙顧頰而好醜殊其形有睿通神明辨昏菽麥而清濁殊其質岐嶷定於始誕豺狼肇於初生而善惡殊其性試帝而識英物夢豎而胎禍宗福極與衰殊其兆此蓋皇降之初賦予有定所謂命也譬之物然類聚群分區以別矣蕭艾不能化為蕙蘭鵠鳩不能化為鳳凰朝菌不能化為大椿也命之一定不可易猶物之一定不可變也故上智下愚之不移聖狂舜跖之懸絕有萬不可齊之品負乘而居高位直道而沉下僚饔飧

而享千鍾寂寞而甘一瓢富若猗頓貧若黔婁脩若容彭短若殤子有萬不可齊之等論者謂吉凶由人皇天輔德蓋以明經拾青紫桓榮稽古之力也而不知鄭康命薄如三絕何拔筆覓封侯班超威遠之略也而不知李廣數奇如失道何伍員知也浮於江流屈原忠也沉於湘渚賈誼才也鬱志於長沙汲黯直也白首於主爵司馬長卿以詞賦得幸終於文園崔亭伯以頌見知卒於岑長乃若蘇秦掉三寸而佩六國之印蔡澤聘片辭而代應侯之位朱買臣五十始富貴管公明四十八而數盡主父偃歷說不入見棄州郡一旦朝上書而夕召見既以五鼎食亦以五鼎烹仲尼適趙臨河而歎不濟命也子輿在魯見沮而歎不遇天也聖賢不能遠天與命彼數子者或先號後咲或始吉終凶或不求而得或窮焉終身方其未遇如水沃石不能入也及其既遇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遇則為虎不遇則為鼠得時則龍興致雲而雨天下失時則陸若為螻蛄之所制故曰窮達命也不泰運也通塞時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是之謂矣論者謂君相造命命不在人也夫富擅銅山之錢一簪不着身雷轟薦福之碑一字不得售汪玉山知

卷三  
命論  
十二

舉不能私一友人蘇東坡亦不能私一李方叔謂造  
命何君相能與人富貴亦人之命適與之相值也唐  
莊宗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此造命之說也然  
歷陽之都化為魚鱉睢河之卒水為不流豈皆命歟  
此蓋天地之劫數變也變非正命也火炎崑崙岳礫王  
共燬嚴霜夜零茅並同悴王充論衡所謂遭命者也  
韓退之曰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蘇子瞻自言生時與退之相似退之磨蝎為身宮子  
以磨蝎為命宮今觀二公生平遭譴貶謫行止相似  
非命使然哉列子力命篇言命無有制之者自壽自  
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非力之所能為也  
然則將聽其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  
貧有心以徼福不若無心而任運已乎蕩蕩上帝民  
命攸司固降觀不忒亦報施靡常謂為有知耶則顏  
淵大死盡昭壽終為無知耶則作善降祥作惡逢殃  
孔子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聖人樂天知命是以舍彼取此于公高  
門而容駟馬嚴母掃墓而歸東海天命豈僭乎詩云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神之聽之好是正直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定命之謂也

傷秋賦

古之賦秋者多矣如宋玉之悲秋潘岳之秋興劉禹錫  
之秋聲或以宣幽鬱或以撫逸懷或以暢物情抽靡麗  
詞各有指適于承乏職方追趨華省觀羽檄之交馳嘆  
邊郵之未靖于時秋也作傷秋賦  
繁大儀之幹運兮時忽忽其徂秋帝必昊之司辰兮神執  
矩曰蓐收玉露溥于庭綠兮玄霜墮于梧楸葉辭林而夕  
下兮氛朝興而上游蜩蟬嚙嚙而凄吟兮鴈噫噫而南遊霄  
耿介而不寐兮心展轉而煩憂星河爛于綺戶兮明月掛  
乎西樓吹長風于萬里兮送清光于穷陬黃河咆哮而西  
下兮冰鄰鄰而漸流連五部之老上兮結九姓之豪酋西  
引鐵勒東導挹婁鳴鏑落鴈投鞭成丘朝飲馬於月窟兮  
夕解甲于條支踰葱嶺而度磧口兮略朝那而窺三垂烽  
燧舉兮羽書馳胡笳動兮畫角悲大風揚沙兮雲慘結白  
日掩曜兮燁明滅旌旗颯颯兮夜卷霜殺氣橫兮紛駭屑  
將軍超乘而賞勇兮壯士請纓而激烈爾乃天狼扇靡旌  
頭垂芒短兵接兮駭騎張左騖殲兮車右戕虜隻輪而不  
返兮漢物故亦相當膏血塗野草白骨橫千霜豺虎厭人  
之肉兮烏鵲飼人之腸天山兮雪深瀚海兮無梁魂營營  
而不返兮路漫漫而渺茫自古舞干羽于兩階兮苗薦殄

而來王爰太原之薄伐兮周祚赫而中昌吾聞天王有道  
兮皇波暨于遐方慨季代之不戢兮若火炎而在崗秦築  
上于城隍兮漢校獵于長楊耀軍魔于遼左兮動輦鼓于  
漁陽寶勒燕而紀績兮馬標柱于交羌霍貯勲于麟閣兮  
班樹庸于旂常亦有拋林傾沒南詔覆亡九道蕩析六州  
莽蒼浚民膏以繁鼓兮驅民命以昇狼豈皇天之未悔禍  
兮抑人謀之匪滅吾願懸古今之明鑑兮布陽和而開明  
堂扇皇風于清穆兮脩文教于玄荒圖王會兮輯瑞億萬  
祀兮垂裳

瑞穀頌  
并序

皇帝御極三十載歲在丙辰序屬孟秋

西苑產一莖雙穗瑞穀九十五本詠日獻

廟羣臣稱賀  
欽惟

皇上道高千聖德配兩儀精禋以格

重玄茂膺繁祉歛時而錫庶福屢頌豐年恭覩嘉禾之祥

生蒞占協氣之駢降金穉擢穎千箱喜咏於堯衢王粒

抽英六穗慙稱于漢史彼赤鳥神雀其羽不可為儀而

甘露繁芝其實無裨於用豈如仙種允曰麻徵矧萬寶

告成之期適四方來賀之候珍禾薦瑞仰惟

上帝之居歆少昊司權爰值羣生之泰續靈鍾

帝苑寔萬國之具瞻數合純陽彰

用九之盛治介茲景福聿來貞符至治馨香奠

皇圖於磐石太平熙皞躋

聖壽於乾坤昔河清之頌侈于宋臣鮑照有年之書光于

魯典我

皇祖龍門之瑞產實儒臣解縉之敷詞播之樂歌編諸史

局臣欣逢豐穰茂對恭階拜手颺言跼躬獻頌頌曰

穆穆

聖皇德配穹蒼握符撫運軼蹤姚黃風宣樂鬯皇路平康

於赫

重玄誕命繁祉百神効靈翼我皇軌二儀奠極五緯順晷

含生阜熙休徵萃止朕徵伊何爰有嘉禾同本異穎保

合太和鍾靈

仙苑托根唯叢郁生吹律神農播種濟以饗儀鼓以豐

隆騰六麗潤異二扇融望之油油即之芄芄太史諏吉

后稷獲之司徒獻之

皇則受之我

皇撫撫曰唯

玄佑惠我蒸民介茲景茂殷薦

祖考肆賴



李吳愛卜鴻圖明徵定係在昔有周矢歌如抵亦越唐叔

獻于天子矧茲貞符實昭銘美聲產龍門篤我

烈祖宣基定命化流率土詞臣奏頌媿隆吉甫我

皇纘之齊聖光前秉圭輯瑞應圖履乾自今伊始壽億斯

年

大中丞塗任齋公平寇頌并序

大中丞西蜀任齋塗公開府八閩三禩于茲矣先是倭夷  
縱橫海上倣擾內地前督撫諸公相繼驅逐度劉大創而  
去而籌海之略所以奠萬世久安長治者公任藩臬時固  
已殫思經營之矣至督撫

卷四

四

命下即簡將領蒐卒乘汰冗濫議歲餉謹烽火分屯要害申  
畫封守比之臨淮代郭汾陽詔令一施士卒辟壘旗幟精彩  
皆變蓋式遏勘定安輯綏和胥非出群之才不肱濟也威稜  
越暢匪特疆場之內抱鼓不聞即廣賊如曾一本者倡亂  
潮惠數千里驛騷直犯會城然相戒不敢片帆入我閩封  
者知有長城在也按臣建議欲城曾賊非公不可  
廷議是之遂有會剿之命公受鉞即慷慨登壇率眾  
曰吾當拔此一方民以上報

天子乃治戰艦建旂旄閱虎校勒部隊直下清漳躬擐甲  
冒應機制變動若神明自大將偏裨而下悉授方略乃大

合三哨之兵三戰于銅山柘林連澳之間賊殊死戰我軍

勇氣百倍倭斬殆盡與廣兵犄角遂生擒魯酋餘醜悉平  
解萬姓困瘁之嗟紆九重南顧之念公之壯猷懌乎有

光前烈矣是役也五月興師六月奏凱甫浹三旬耳昔周  
南仲伐玁狁以黍稷方華而往兩雪載途而歸采薇雖稱

三捷猶曰我戎未定是師成功之速視出車采薇何如哉  
杜牧有言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肱制兵而肱

止暴亂者未有不肱止暴亂而肱活生人定國家者噫治  
兵固介冑職也史傳所稱勒石繪麟爛然可睹矣乃若大

儒則方叔召虎佐周中興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杜當陽

卷五

五

謝大傅裴晉公韓忠獻范文正僅數公焉以公視之豈多  
讓哉夫自古定傾勦亂建懿卓之勛者必布之詩歌被之  
金石其才謝孟堅敢勒壯征之頌詞之子厚多慚皇武之

章敢述公平寇之樂獻頌一篇頌曰

岷我表鎮并絡莫辰精感紫府爰篤哲人維國之翰維周

甫申允文允武為

帝席臣帝御寰宇九有率賓雕題辨髮罔不貢珍蠢茲

妖鍾揚波海濱奔突橫潰流毒我閩

天子赫怒簡帥遣戍矯矯中丞實總戎務為召公席為裴  
公度秉鉞受脤建旂伐鼓樓船萬艘截彼潮浦迅若雷霆



降如時雨倚之角之深入其阻中丞休休緩帶輕裘沉機  
變化樽俎訂籌一月三捷殲厥巨酋纖塵汎灑海若懷柔  
淮蔡格唐江漢寧周伊昔鬼方三年始克中丞誓師滅此  
後食曾不逾時罪人斯得磨崖勒銘于罔極洗劍瀚海  
掛弓扶桑遐荒底定于理于疆猷倬告 廟功紀大常  
天子頒賞大開明堂授之袞職翊贊  
垂裳

重脩漢閩越王廟碑銘并序

自古帝王統一寓內分州表鎮即議

天地 社稷 山川百神之祀所以達精禋而崇美報厥

義淵矣我

太祖高皇帝致

天勤民尤嚴祀事肇舉曠典咸秩無文而漢閩越王封號  
享祀則洪武十一年從有司所請下禮官議行之也謹按王  
諱無諸姓騶氏其先禹之苗裔世王閩地秦并天下以其地  
為閩中郡及諸侯兵起王以兵屬鄒君矣芮伐秦後佐漢滅  
項高帝五年以功復立為閩越王王故地受封冊於南臺  
唐大中間始建祠於臺之西濯濯厥靈降觀有赫郡人水旱  
疾疫有禱斯應而在師旅尤著靈異宋熙寧宣和間閩兵出  
禦外侮輒降大雹飛黃蜂所向克捷若王親履我行其矣

烈之氣精爽猶存禦災捍患赫然大造斯土矣宣和二年  
詔封為鎮閩王重建祠宇自經始至落成凡三現青紅二蛇  
之異語在宋提點刑獄俞君向雲異記中我

朝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公和帥師航海取閩忽迷失道  
王將擊公托為漁父導引王師誓以不殺師入境內莫枕  
自古克城得國未有不戮一人成功如此之易也於戲王  
以神明之胄歆南服之邦始以閩兵輔赤帝以噓炎祚千  
餘年如在之靈點相動溫誠天命之有歸翼

王室於締構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至于今吾閩休養生息謳歌絃誦之聲相聞其

有德於斯民甚厚昔吳越王錢俶當大宋受命納土請吏  
以其國歸宋後未百年墳廟不治守臣趙抃上其事於朝  
請以廢佛祠為觀賜名表忠脩其祠墓惟王光啓閩越翊  
運庇民功德殆過錢氏而祠宇傾圯行道傷嗟甚非所以  
答靈貺而慰士民之心也文煥入

賀展省瞻拜祠下低回慨嘆久之遙巡撫都御史廣漢塗  
公某會剿廣賊禍告于王甫三旬而敵賊衆稱戰之日我  
軍幾壯矣俄而風威助順士氣奮勇頗聞空中獵獵戰馬  
駭謂王幽贊之功不誣也文煥因請脩祠以闡神休公即  
欣然發帑金二百兩郡侯成都邊公某曰吾責也檄閩邑錢

塘許侯某勘祠地得稅金若干兩郡人復醵金樂成之以隆  
慶四年二月初六日興工九月朔日告竣夫是祠建自有宋  
宣和迄今四百五十餘載幾於湮廢而嗣興此非山川氣  
數適符與眾願立石昭垂永久爰為之銘銘曰

天佑下土篤生異人龍驤虎視出類絕倫仗劍西指特  
立風塵匡扶赤帝燮項劬秦金券玉冊光啓八閩生為  
迪哲沒為明神於赫我

皇統一寰宇夫兵航海擁若龍虎王聖全閩以歸

真主神武不殺吏民安堵盛德世祀廟食千古茫茫九州  
惟禹甸之奕奕閩山惟王鎮之王承祖禹克踵厥武殿

卷四

此大邦為王室輔龍山之陽檜栢蒼蒼歸然王宮俎豆芬  
芳惠我蒸民既阜且康

辛酉廣東同年序齒錄叙

嘉靖辛酉廣東諸士舉於鄉者七十五人乃偕而合  
燕齒讓志諸錄以示不忘諸士奉而請予序之予曰  
讓之德美矣昔虞廷咨岳拜而稽首讓于稷契垂益  
朱虎喚龍孔門講業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時惟  
顏淵最少而同門列為四科則顏為稱首雖賢如子  
貢亦自推讓之不敢望焉而回亦退然若愚若無諸  
士子挾其文就試主司而主司亦錄其文列其名籍

是故有長而瞠乎其後者有少而哀乎其前者既燕  
鹿鳴矣茲而畧主司之籍崇長幼之讓抑抑然秩秩  
然敦其倫序舍其驕吝若填虎之迭奏也金石之相  
宣也和之至也紀生紀字紀卿以聯異也紀親紀配  
紀嗣以合愛也厚之至也故錄成州閭鄉黨稱其孝  
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故曰讓之德美矣抑于有進  
焉昔稱經術文章惟西漢最著吾觀賈誼公孫弘司  
馬相如輩所為文章非不爛然見知世主矣至論勲  
業則無文絳灌卓然獨冠西京而同時如申培伏生  
轅固皆老而明經為漢儒宗名列儒林故士立名貴  
真毋眩于實矣諸士俱以鴻漸之翼乘時自奮昔各  
居其鄉一旦同遭振濯迴翔寥廓茲且升南宮對  
大廷服官政無論名位先後倫序長幼文章潤色乎  
皇猷勲業昭垂乎彝鼎以友天下士與稷契喚龍朱  
虎揖讓虞廷展采錯列非特今日一鄉齒讓已也此  
其立名之真自樹之卓他日以予言為左券斯會愈  
有光矣

卷四

賀大中丞撫臺寧宇趙老先生榮膺

恩誥序

公撫治之暇取諸生高等者群而聚業親

為品藻諸生荷公教育適有

寵命之榮屬不佞為文以

賀

某曩承乏備兵松潘督賦全蜀車轍所至塞淮閩

俗凡山川形勝靡不周諏如石紐鍾神禹之祥青

羊落王開之秘紫府曜文昌之精斯蓋天生至人

以翊運行化尚矣乃若經術事功文章節義隱逸

卷五

方技釋老神仙之屬炳炳琅琅輝映閭閻實則岷

峨毓粹江漢炳靈英光休氣許為人文豈如此其

盛也其在今日則

大中丞撫臺巴縣趙公尤赫然為山川增勝矣太

翁連城公以明經世業尚友四賢蜚聲贊序藉而

未發肆誕中丞公應并緒之精英符坤靈之正位

文始益其神智文昌牖其聰明以

世廟乙丑登第為名御史歷兩粵藩臬屬疆場多事

公文武為憲蕩平山海巨孽汛掃羅旁諸洞粵人

數十年男廢耕耘婦休蠶織自公未易其危而莫

安之

聖天子嘉公鴻伐授以節鉞鎮撫八閩公下車問民

疾苦罷一切煩苛校材官覈士籍裁冗餉條賦役

清浮粮詰奸愚繕雉堞斥瘠海外有載三襍于

茲袍鼓之聲不聞士飽而歌馬騰于槽閭閻晏堵

時和歲豐稱至治焉大明之詩述武王會朝清明

必本之文王為生保有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即公今日嘉惠我閩謂非連城翁所詒耶

聖天子啟震覃恩封太翁如公秩贈母李氏恭人龍

章勇繡焜曜一堂縉紳大夫庶邦人士咸動色相

卷五

慶某謹拜手颺言曰昔周申伯式是南邦吉甫作

誦首言崧嶽降神夫賢才之生世不數見其降也

固異而成也有自蜀閩多賢他無論已經術如成

都張楷張陵而霸實發其微文章如眉州蘇子瞻

子由而老泉實濬其源道學如廣漢張敬夫而魏

公實肇其統是數子者本之有自皆卓然文學著

稱而黜猷未睹瀘川尹吉甫當周宣王時北伐獫

狁恢復文武境土詩人美之為作六月之章以侈

其事公於粵有戡定之功在吾閩著撫綏之績視

吉甫奚讓石泉神禹佐舜疏鑿九州洞成五服傳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傳數十世苗裔勾踐猶有禹之遺烈焉公歎庸

簡在即入秉樞衡用佐中興洪業元功昭揭固蹟禹休烈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公之謂也書曰佑啓後人咸正無缺連城翁有焉以今

恩光寵錫朱弟斯皇世所希遘山川秀不燦然萃公一門哉猗歟盛矣公於經畧之暇章崇文教

以趙學憲所校士得若干人俾聚而講業時給筆劄而以左遷監官前御史內江張君課督之某子

某預焉諸生某等荷公教澤徵文為賀某故宦遊

巴蜀蓋嘆天府勝區寤寐往哲於中丞公重有感焉遂援筆序之

奉賀大宗伯座主潯翁董老先生七十六壽序

士遭明盛之世得天地淳龐純固之氣具天縱出

類之資乘時龍躍以自奮於青雲上結主知下符

民望而能成天下之大忠萃天下之大美享天下

之大名從以孫子申錫無疆以蓋天心之所篤祐

古今之所希遘者也在昔伊尹佐時阿衡而子伊

陟復相大戊呂望為周尚父而子呂伋為天子虎

賁氏世表東海周公歷相武王成王而子孫分陝

而治錫胙東魯是三聖人者壽皆百餘歲而忠勤

才美顯名福履之盛非所謂古今希遘者哉然或

老於渭濱屈於幸滕居於危疑憂患其值世運艱

虞不得雍容都俞於廟廊之上則三聖人一也在

易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言人臣際大

有之世居上位而信順協乎天人天固純佑命之

矣若吾師董夫子其得天之純者乎夫子應

世廟辛丑大廷之對擢上第入詞垣讀中秘書醢

醢經筵囊括史乘旁羅諸子百家含英咀華充然

有得也

爾皇帝躬脩玄嘿夫子入直承明小心敬畏供奉文

字成稱上旨獻納輔養基宥宥密

爾皇帝一德格天茂膺繁祉則夫子朝夕啓沃之也

斯不亦成天下之大忠乎聞望表儀乎朝著文章

黼黻乎

皇猷學術甄陶乎士類經綸贊畫乎

廟謨掌成均典文衡所得文武士布滿公車以今巨

公名將為國家棟梁干城實夫子後先推轂之也

斯不亦萃天下之大美乎踐金華文石之班負泰

山北斗之望被容接者如登龍門承願聘者即倍

光價片言隻字世共珍之海內士咸願為執鞭斯  
不亦享天下之大名乎

肅皇帝神聖辟臣莫及夫子以文學侍從依日月之光  
寵數優渥錫與繁縟入奉 爐香出趨禁密不出  
長安門二十餘年歷踐清華以至大宗伯誠儒紳  
之至榮為臣子之殊遇年未六十鑒柱下止足之  
戒乞身投閑優游綠野之堂暢適平泉之墅文子  
文孫相繼登第並列華要甲第修乎三世簪纓耀  
於一堂華誕之辰四方來賀而以望謝

關廷夫子拜乎前子孫拜乎後夫子進萬年之觴子

卷五

合

五

孫進千歲之觴金紫聯翩忠孝濟美南陔交奏乎  
賓筵歌頌鏗鏘乎金石踰踰乎濟濟乎猗與盛矣  
其敬誦皇矣之四章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夫子  
其得天之純亘古無兩者哉昔文潞公年八十餘  
起而平章軍國事夫子精神強健永錫難老  
聖天子且召夫子勉為社稷蒼生一出哉由此而八  
十則師尚父授丹書之年也由以此而九十則衛武  
公作抑戒之年也又百歲而上則廣成子黃帝訪  
道之年也夫子壽而上壽

聖主下壽兆姓大行禮部君繼序其皇中壽子孫書

曰天壽平格請進純天之觴以祝夫子百千歲壽  
寶鏡篇贈復初極上人

佛氏以空示精要與吾儒所謂空空何殊夫洞然無  
物之謂空有物即非空矣物即佛氏所謂幻有幻即  
非空矣然吾儒之空有主而實佛氏之空無主而虛  
其於入道均也達磨面壁九年所見皆壁也食息起  
居壁也夢想智識壁也無天地晦冥無日月晝夜無  
四時寒暑無萬物色像無山河大地惡有所謂壁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無意識界  
惡有所謂壁是之謂真空六傳有惠能者作偈曰菩

卷五

合

六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惠  
能識本來面目悟無物宗旨歸寂于寶林可謂還其  
真空一種寶鏡落在人間極上人齋心法門藏脩芝  
山寺自號寶鏡吾鄉善信衆生延致于復初禪林來  
謁南臺居士語之曰上人知寶鏡之說乎夫鏡惟空  
故明必鍊以銅錫參以龍虎和以陰陽去其昏翳然  
後本體清明而靈境內照也真空故也性體本空以  
真如為銅錫以頭漸為龍虎以止觀為陰陽祛三毒  
六塵之昏翳誦心經而悟般若誦金剛而悟無住誦  
法華而悟三車由精鍊而清淨而光明由戒而定而

慧由脩而悟而涅槃視世界一切皆歸真空斯大圓寶鏡不染不着在吾方寸空中矣經云照見五蘊皆空有言哉有言哉昔韓退之在海上與大顛三書羅致之陶淵明與惠遠為蓮社之會此皆世所歎○尚予嘉極上人清修戒行作寶鏡篇貽之

享帝集序

予昔計偕春官與東臯同舍郎同文杜東臯積學玄悟冲襟藻思予得見其文辭縕藉釀郁博雅君子也心嚮往之已乃別去宦游四方且三十餘年所矣東臯訪予於道山石室出平生所為詩篇相印證屬予

卷五

七

序之臯予領雷陽郡符建節松維東臯三以詩見貽惠我瓊瑤未有報也今讀其全集貫穿諸家取裁拾遺璀璨炫目爛然盛矣明興二百餘年適有作者弘正間李何輩善鳴一時在今日則李濟南王蘇州徐吳興宗廣陵吳興國各擅所長旗鼓中原操觚之士爭豔慕下之予嘗讀圖譜五徽之尊表鎮區宇登之秩祀載之詩書非以其靈標峻極在方域中乎次則匡廬九疑會稽禹穴峨山司馬遷之所徧歷乃若鳧嶧虎丘九華黃山仙都赤城金焦諸名勝五徽培塿耳以其在通都大邑輻輳相望騷人墨客托之賞心

卷五

八

擗管摘詞闡發靈閭而山之名益以顯融至於溫之鴈蕩閩之武夷粵之桂山皆奇秀甲天下王者不以登封漢唐諸名家未有以入詩品者非謂其局於方隅冠蓋罕至耶士之所處亦猶是耳使東臯在中州當與數子者並建旗鼓爭鳴當世矣何至良賈深藏白首猶談博士業耶東臯早歲遊南雍有志慕古蓋嘗登鳳凰臺狂歌嘯傲氣隘六朝北上金臺伯樂未遇詣公車分符保寧出長安門東瞻泰岱歷齊魯之墟邊太華潼關徘徊周道弔義弘之墓由關中劍閣入錦城訪陳伯玉讀書臺杜子美草堂司馬相如楊雄故宅謁文昌之宮讀紫府遺文周瞻峨山下巴渝瀼西徜徉子美卜居過白帝觀諸葛孔明八陣圖順流而東泝瞿塘江陵彭蠡登黃鶴岳陽樓歷覽無際浩然而歸充然有得也稅駕故廬屏居極樂寺暮虞卿著書自適恬如也身所涉歷吊古揮毫寤寐往哲其氣逸故其詞瀟灑其思深故其詞沉鬱其志邁故其詞悲壯要其矩度則自學杜而有得也排律近體肆筆輒成百餘韻自韓退之南山杜子美北征夔州詠懷等篇不多見也子美在當時與李白齊名平生奔走窮愁觸景輒形歌咏人未之知至元和間天下

爭誦元白而於子美反加詆議及退之有光燄萬丈何用謗傷之語元微之又極推其盛謂非李可及於是杜詩始盛傳爲海內宗工漢楊雄祿位容貌不足動人太玄法言時無知者獨桓譚以爲必傳文章之取舉難矣予讀享帚集愛其體裁音節可入唐調固信其可傳也東臯同邑國初張翠屏以寧官翰苑有翠屏集行於世宋景濂爲之序謂爲一代奇作今學士大夫皆知有翠屏予謂二集當必並傳士之品固不以地軒輊也

世牧堂稿序

卷五

九

國家以經術論士士惟覃精博士業以取世資一旦遭時遇合策名當世恢張鴻業思欲盡立言不朽盛事即閉閣坐嘯吟爲性靈自非情才高邁玄解藻思雖濡筆腐毫輟翰驚夢自擬於相如子雲步其矩矱襲其体裁亦邛邛下里耳詩豈易言哉吾友野橋林先生沒已宿草二嗣道從道鳴哀其世牧堂稿將壽之梓屬不佞序之先生幼穎異不群業博士春秋弱冠即魁八閩聲稱藉籍士林貌若不勝衣恂恂一儒者也初授桂陽州牧轉撫州少府擢戶部尚書郎所至挾策以從好學不倦蓋天性然也曩不佞承乏職

方先生以撫州奏最詣公車相見于長安旅邸出所作詩篇相考訂心嚆異之自是南北風烟垂二十年不佞陳乞歸養先生業已解組還山矣相聚故里結社惟甚先生築奉嘉之館左右畚書馳騁諸家冥會衆妙刻意詩文稿詞芳郁斯稿不佞已得之過半間多先生手錄乃今得見所未見可不謂私幸乎哉昔之論文者有神思有體性謂賈生俊發故文繁而體清長卿做誕故理侈而詞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夫詩者文之成聲也文者心之符契也觸類而推神性斯見先生天植朗秀標格清逸播之聲詩藻詞傳永刊落陳言如清水芙蓉去其雕飾軼輓近之卑習入作者之閭與如鶴山禪房之作超然玄度故謂先生之詩已登于雅其才品卓越表裏天符固可得先生之概矣不佞雅知先生特艷慕其詩已耶吾閩三山大夫士勲業文章斌斌盛矣而林子羽陳景明高彥恢王安中鄭亨仲鄭孟宣王孟敬王中美周微之王玄之稱十家與鄭繼之皆以詩鳴林氏代有鳴者先生踵芳軌成一家言與諸君子並建旗鼓以鳴當世豈非立言不朽盛事哉先生著作甚富遭回祿無存道從訪同杜家藏擬

卷五

十

輯成編余皆湮滅夫古詩十九首不為少文中子續  
經無傳君子以為郊時之責道從其賢矣

卷五

十二

德厚流光序為方伯劉新陽公作

天將衍國家靈長之祚必光大為之君以翊  
運中興亦必篤生王國之楨為之後先與都乃

世宗皇帝龍飛之地新陽劉公嶽降其間百里內貞  
元會合氣數遠符實

獻皇帝培植豐邑濬發厥祥而劉之先亦奕世載德  
積善篤慶有自來矣新陽公登

世廟癸丑進士歟歷中外奉祖考嚴訓以慈和惠民  
以端謹視身以弘略濟時以清白遺後所至民有  
父母邦有良翰及保釐吾閩也而旬宣之烈陰兩

卷五

十二

之膏視周召公邠伯益光大之公之聞望蔚然固  
已籍籍朝野矣茲歲以福建左布政使奏最

閩廷

聖天子嘉公丕績有制進公階通奉大夫配廖氏贈  
夫人考德菴公妣田氏王父道海公王母伊氏褒  
贈官稱皆如之龍章鳳詔煇耀一堂鶴錦犀金顯  
融三世尊寵極矣夫顯揚其親人子之至願等而  
上之至於祖尤人子之至榮也予讀歐陽脩瀧岡  
阡表言祖考成德雖不克有於其躬而顯榮褒大  
足以表見於後世且述其皇考崇公心厚於仁知



必有後以予所聞道海公生平喜施予郵貧好義以長者稱德菴公恬靜簡默恂恂退讓鞠躬君子也皆所謂龐德不二之老制行之高於崇公矣議夫厚施隆報天之道也歐陽公官兩府叅知政事為宋名臣新陽公歷仕

世宗

穆宗

今上三朝偉望茲且秉斧鉞握樞衡爰立

簡在以弼成中興太平盛治文章事業無愧歐文忠公其實江漢炳靈純德毓粹明良之生萃於一時

卷五

令

十三

天意信有在乎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九周之士不顯亦世其不佞敢藉手以獻

羅氏族譜序

予讀喪服記自斬衰而齊衰大功小功至于總四世矣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故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文王世子篇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夫服之有殺也因親疎而為之品節義也服窮則親盡親盡則赴告不及

一途人已矣於是乎有罰有正所以聯宗族篤倫理而厚風俗仁也後世譜牒之作實所以濟正罰之不及亦猶行古之道也昔陶淵明贈族祖長沙公有感彼行路之傷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此以知譜牒之重也吾友羅應周氏出其曾伯祖覺非先生所脩家譜重加編次屬予序之羅之先為江右撫之臨川人祖諱某仕元為福清縣尉子孫遂家于閩至覺非先生五世矣按譜以高祖從江右來者為始祖即禮別子為祖也有總圖而第等級於前有列圖而分世次於後有行實而稽往蹟於生前蓋本歐文

卷五

令

十四

忠公依漢年表蘊明允以禮大宗小宗為次之例而參酌之也總圖之中男載而女亦載蓋推父母一體之念緣人情義起之制此又歐蘊世譜之所未及而加隆焉者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本支著矣有繼祖有繼禰有庶子有為人後而世系明矣男則叙其世女以志其歸而同異辨矣吾以其尊尊而親親長長而幼幼也亦知其厚厚而薄薄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遠遠而近近親親而疎疎也後之子孫一展圖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覺非先生既脩是譜又酌成家規數條俾子孫世守焉其尊祖敬宗

敦族貽謀用心可謂勤至矣越八世而應周先生後  
續於後克承先志即覺非先生之心也使為子若孫  
能以二先生之心為心率乃祖考攸行其尚終有裨  
於永世羅之宗不益光且大哉是為序

文學解贈閩司訓梁開庵先生

閩文學梁開庵先生南粵名士舉于鄉擢徽司訓來  
閩至則中學規端軌範謹科條嚴矩度慨然以明經  
復古自任士亦爭自濯磨蒸蒸嚮風矣有語余曰以  
先生之才之學即拾芥青紫無難獨何困於一第而  
屈就文學也予解曰先生豈以是為軒輊也昔漢東

卷五

五

海匡衡射策數不中其經以不中故明習後竟中丙  
科為師教授不出長安門十年驟致位專貴國朝胡  
太子賓客儼懽極群書為世師表魏文靖公驥盛德  
雅望海內著稱二公皆以鄉貢教授起家卓然為時  
名臣如士必中甲科登臚仕然後可表見於世則匡  
衡必不稱於漢胡魏二公亦無聞於今日矣故士以  
通經達用為賢砥行範俗為高在所自樹耳國家當  
成弘之際先輩長老敦行實而尚節儉先禮讓而後  
文藝明經術而根理要彬彬質有其文焉詩曰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此天保所以盛隆也邇來枝葉繁而

立稍嚴則民不堪怨易起令誠難矣侯自下車焦勞  
其思慮疲竭其精神本之以和易惻怛先之以勤儉  
正直酌條鞭四差之法而稅歛以平定清丈三等之  
則而農畝以均杜里胥侵漁之弊而公賦以克省追  
呼勾攝之擾而山谷之鷄犬以寧民始帖席眠矣侯  
以久於其職熟知民間利病田土沃瘠戶口登耗富  
者不得詭籍避徭貧者不至以其身踐更人服其公  
片言解堂下之紛囿罔無久淹之獄人服其明清脩  
之操久而彌厲居庭嶠然即米鹽之微不煩里旅常  
曰令實生民謂浚民以生乎有可以佐百姓之急者  
利為之興害為之除民亦謂不可一日無侯也所謂  
忠誠固結精通於民者與邑有君子有小人君子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小人曰鄙人何知嚮其利為有  
德我有田疇則子產之治鄭也民之父母則召信臣  
杜詩之治南陽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則庚桑楚之  
居畏壘也以是籍而獻之 闕廷治行卓然為茂異  
之選

聖天子臨軒問選方風俗生民疾苦則以民所稱便  
邑所施行者以對行且召入諫垣為侍從之臣以其  
治邑者舉而措之將天下蒙其福矣

桂林雜紀序

國家承熙洽之運寓內莫安文武臣僚得以其暇怡情山水之勝遊心翰墨之場自托於子卿墨客以揆藻其詞華鏗鏘乎金石縉紳大夫相與效慕而矜艷之可謂榮遇矣如使烽燧起疆圉羽檄馳轅門方將畫討軍實夜運帷幄手提鈇鉞之嚴身蹈蛇虺之窟如東山之惴惴不歸采薇之不遑啟處即橫舉賦詩倚馬占檄何可得也吾閩大都護寶江王公以武弟起家垂二十年北自燕薊涉齊魯南連三吳兩湖閩粵皆公建牙地也嘉靖甲子以督撫洋運至漁陽登

卷三

十九

盤山喟然思李衛公舞劍遺蹟時年三十已負封侯之志矣上泰山歷秦觀越觀觀日出處下瞰溟渤周攬八極陟金山北固望長江天塹南遊姑蘇虎丘嘆夫老鴟夷之不終校獵秦駐耀兵蛟川上會稽探禹穴遐想句踐夫椒之後增脩德政滅強吳光禹舊業梯鼓山巖窮眺海島諸夷而喜昇平之運會遵衡嶽窮桂林七星六洞之秀平生身所涉歷極海隅夜郎之城山川如故世代屢更興衰靡常感慨係之矣一觴一咏有雅歌投壺緩帶輕裘之風揖祭征虜羊鉅平於千載之上漢衛霍營平矯矯虎臣今讀大將

軍柏梁咏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風雅之遺也營平至金城上方略留屯狀渾雄簡重時建元神爵之間天子方有事四夷故其文詞不可多見孰若公遭極盛之世折衝樽俎之間意氣雍容文詞瀟灑公所自叙亦云幸際明時謬徵知遇可不得榮遇乎哉其所為文飄飄有凌雲之想使遇司馬子微必以為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也公嘗收陳錢之績奏八寨之勛

卷五

子

聖天子嘉公鴻伐玉帶麟袍寵遇隆矣年方五十尚當鳴劍伊吾勒石燕然分茅錫胙鐫名鼎彝是紀也詎足盡公哉詎足盡公哉

上池洞鑑叙送張醫官

士之懷珍抱璞凡占一藝者皆得有所托以自表見如師襄之琴蒲且子之弋秦青之謳秦豆氏之御俞扁之醫司馬季主之下郭景純之堪輿魏伯陽之內丹齊張仲曲成侯之善擊刺學用劒彼其擅智巧於當時稱絕技於後世可不謂奇士乎哉合肥張襟江君以醫名來遊吾閩縉紳士夫爭慕致焉君倜儻洞豁涉歷多知時論以此翕然稱之雅好聲詩登鼓山懷友諸咏綽有風致尤善操吳歛有雅門遺響與之

游即傾蓋若平生歡管遊潯河值歲大疫丁夫傳染枕藉呻吟君為和諸劑置巨鑊手自調適以濟群飲所全活不下千人時蓋比之長桑君有上池洞鑑之稱長桑君者秦人也所居有上池光可以鑑病者洞見腑臟以刀圭令取池水飲之立應其術神矣君少習舉子業得酬所志其自樹當必卓然可觀棄而業醫擅名一時可謂奇士矣魏左慈君鄉人也以幻術無益於世猶立名不窮泥君業實有德於人者耶太史公曰古之賢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中君之謂矣

贈郡司理鵬河李公擢廣州少府序

卷五

廿

朝廷張官置吏以為民莫大於祥刑一方民命攸司莫要於司理故守令之權可否係斯民休戚司理之權出入係斯民死生此司理之職為最重非其公局審克之三代而下漢吏稱循良特盛時司理之官無專職而總於刺史守相上方操切群吏務瑣瑣立名致位通顯而奉職循理直已守道者不無少遜於此矣國家沿宋設郡推一員專理刑獄必遴選以充我鵬河李公以名進士初授荊州郡推時故相江陵人也持國柄氣酸薰灼諸附離之者起家咸躋華顯公獨有以自守曰吾共吾職而已無何以母憂去服闋

復補吾郡自巧宦鮮不因緣以求速化公於江陵無私謁卑騎之官下車即詢民瘼理冤抑禁佚俗執法不為私撓行法務存平恕御史龔日池公觀風秉憲廉吏治慎旌別顧獨賢公屬公稽查外郡所至清卷牒剔奸蠹不深文苛峻人亦不敢欺賢聲籍甚大當直指心薦剡首公適廣州命下廣為會府二守大夫秩也分符綰黃綬榮貴矣或以公資望當入為臺諫何以議格噫此正公所不可及也夫君子之仕也莫重乎始進公始拜荊州於故相無私徑實繼補吾郡奏最赴京故相三子皆列華要公故荆公祖也朝議

卷五

廿

方選臺諫公於此時肯脂韋其間通私覲結慙慙即首列選中無難公顧不能也江陵父子咸異卿之公循例復任不少芥蒂及江陵勢奪公始有今擢使江陵在即廣州且不可得美嘗讀史至司馬安四至九卿史氏書之題於巧宦之目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泝泝就客傳其方以說吳王與越人水戰大敗之客得裂地而封故謂宋人拙於用大是以汲黯取譬於積薪憂備長息於幾蹊行無善跡履錯多後悔守道君子寧為此勿為彼公行矣廣故南粵饒郡也數年兵戈擾攘閭閻困瘁公懷不龜手之藥久矣際清時得所遇即裂地而封子固信公之能用人也

賀廣東憲長張松陵平寇序

自古國家豐盛之極而孽牙其間必得出穎之才以定傾  
保大才具矣使非際清時膺寵遇亦不眩發舒志慮以奏  
膚功間有始任中疑而搖於衆論奪於中覆雖使豪傑環  
偉之士以身居危疑欲成功得乎周之宣王固中興主也  
命將四征而吉甫方叔召虎實專其任今讀其詩想其時  
君勞其臣臣祝其君穆穆然共成匡國之勲豈非臣主俱  
榮哉漢宣帝旆稱勵精然命趙充國擊先零也墨書青讓  
往復數四公卿與充國初議不合卒是之者什八遂成服  
羌之功夫以充國之賢宣帝之明猶不無二三疑阻賴漢

孝平

古

廷君臣尚有吁咈之風帝亦總核嘉納不然趙肱以功名  
終哉後世持議之臣衆名獵華附和成殺士多大言無當  
以取世譽粹有疆場事即倉皇惴視務一切矯飾罔上私  
便自營非為公家計也諺曰力戰聞不如巧為奏此於國  
家奚賴焉若我張松陵公真可謂忠誠任事以身繫安危  
為國楨幹者矣曩公由浙藩擢吾閩按察使有不諒公而  
輒生媒孽者

聖天子庶知公素念東粵介在嶺表惠潮故多盜借公重  
以兵備往焉公受命即慷慨就道曰盤錯者利器之別也  
險遠者遠足之艱也惠潮信多盜吾所自樹顧出張廣陵

下哉乃單車之職至則群盜充斥邑里蕩拆不遠有居賊  
氣恣甚窟于翁源河源勢大出沒如蹈無人我兵俱孱弱  
不堪用公乃議調廣西狼兵併請贛兵以提督李公檄分  
數道竝進公身先驅冒矢石士殊死戰賊相犄籍倖斬無  
算衆入九連山草薶平之捷聞

上心嘉悅晉公二級列銜廣東按察使行兵備事如舊重  
其權也越明年戊辰倭夷擁衆突入破碣石衛甲于所二城  
分為兩枝一枝窟海豐之金錫一枝窟平山驛逼惠城而  
逼監曾一本草乘危倡亂鼓行肆掠與倭夷教相倚縱橫  
千里直犯會城邵邑吏日惴惴然莫自為計東粵殆不可

泰運

革

支矣然將耿宗元率所部千餘衆辟潮陽勢孤不振公檄  
邵邑得所募卒三千餘人悉以屬耿而以通判潘槐監之  
遇賊輒引邵提督熊公簿責耿耿日操切士卒鞭撻之隊  
長周雲翔廖鳳等鼓衆噪入殺耿衆將劫潘通判以其衆  
奔倭公曰事急矣乃馳羽書往南贛督撫請兵應援統兵  
官蔡汝蘭勸贛兵直下潮陽兩廣總兵部成勳廣兵會之  
不集其陣以待潘通判陷賊中公曰汝可以設間勢也乃  
譴謀密諭潘通判謂周廖輩殺將執官度無生理叛  
役若等懷反側心謀欲襲殺若等要功自贖耳倭果疑乃  
悉收叛兵器滅盡殺之公又使人權撫曾賊以縻其勢以

故鄣蔡二兵得併力攻倭所向輒克停斬若干級倭遂解  
平山奔遁金錫兩合攻城公即星馳海豐用間設奇據  
甲麾眾亟約二將張左右翼夾擊大破之擒其名王獲金  
印一顆餘醜悉就俘馘無俾遺育潘通判奔還我軍生縛  
周廖二叛首磔于市曾賊見倭威氣奪皇俱觀望遣會剿  
命下公乃勵將士與閩兵犄角一鼓而擒巨酋併其黨歲  
焉挈東粵數載陷溺之民奠之枕席之上厥功懋矣

聖天子嘉公殊績 詔賜白金文綺加二品俸蓋異數也  
公自乙丑歲被 命兵備迄今五稔矣屬疆場多故畫討  
軍實役則枕戈以卧至勞苦矣卒樹蕩平之績若公所謂

出類之才非耶幸際

聖明乾劉獨運不搖媒孽之口終始罔貳無漢宣墨書之  
撓公亦威激而報矢竭討賊用恢中興鴻業赫然于周宣  
有光矣然宣王既命召席平淮夷矣復以疆理之責寄之  
江漢之詩曰匪疚匪棘于疆于理又曰王命召席來旬來  
宣繼之曰釐爾圭瓚錫山土田所以尊顯之者至矣今公  
既戡定底寧後番鎮如故我

皇上實以周宣寄召公者寄公也和輯民人其寔安宅自  
此錫之節鉞文武為憲授之衮職翊贊

皇猷公之勳名昭然與方鼎爭烈矣公昔守瓊陽民思慕

之肖像立祠歷蒲恭按察所在歌咏德政文煥由甲辰附  
公通籍曩守雷陽從屬吏後承望下風知公最懿喜公茂  
建殊勛為舊疆敷萬生靈造福也序以賀之

### 壽陳母段太安人榮裕序

某自結髮習舉子業與陳孔弼氏同門友也起居必俱夜  
則共燈火讀書至人定鐘陳母段太安人輒寫視道之較核某  
益兄事孔弼母事太安人云太安人性行端肅奉教肅公也  
必恭必恪理內勤儉至虔祀事供賓宴秩序有未蘋蘩規  
之遺焉年四十適義齊公即屏華綺弗御閨門理織紉不與閭  
外事違四子孔弼孔耳孔治孔動出就外傳戒之曰而家世業

### 某章

某

儒冠束通朝籍者奕代不乏稱鉅右矣而父蕭憲以沒命也夫  
兒其勉成而父之志毋墜先世厥緒哉諸子奉以周旋砥礪名行  
績學富文相繼補弟子負孔弼精義易為文醞藉沉郁時同學  
者以經術稍稍起家罔不推讓孔弼即孔弼亦自以功名可指  
取乘時鵠起無難也乃輒阮塞不偶竟應貢拜官司訓南海  
太安人以春秋高不偕之官孔弼時時念母不置輒欲乞歸尋  
從官水寧學諭即憐然喜曰始吾捧南海檄曲升斗之祿養  
吾親今親老矣得如潘安仁板輿事顧不樂歟遂解官歸道  
母膝笑語承歡知年歲日是歲太安人八十有三矣孟冬七日  
誕辰子孫楚楚舞斑堂下大大庶士兒脫交錯合頌太安人難

老之年康寧之福也某奉觴進曰史傳多稱賢母尚矣  
孟也三遷成其子以入聖域而宣猷之稱焜耀今古敬  
姜勞退之訓公父文伯不免獲戾於其母也陳堯叟昆  
李三人名位赫然通顯而堯叟出典名藩至使其母馮夫  
人杖之金魚墮地陋矣夫士以立身行道為賢光先錫  
類為孝太安人諸子翩翩振藻並著時譽服儒官者  
為世宗表國八侈之曰幸哉有子如此咸嘖嘖太安人  
光于敬姜馮媛太安人壽且榮矣請獻榮壽之觴閨宮  
之什頌魯僖公作也祈其福澤極讚揚其休美要獨致  
意於壽母一言且惓惓於俾昌而熾蓋本其自生望其

卷五

七

裕後詩人忠愛之無已也太安人諸子若孫若曾孫三十餘  
輩多而且賢蕃衍昌大此曾僖公母成風所不逮也太安  
人壽且裕矣請獻裕壽之觴孔孺喜而拜手曰知吾母者  
信莫子若也於是主賓獻酬笙琴交作或奏南陔或奏  
白華或賦楚茨之亂是日婺星宣朗其占為太安人天  
錫純嘏眉壽無疆矣請書以賀

賀督撫少司馬殷石汀公六十誕辰啓

赤帝執衡造花甲一周之會歲星臨女呈台階八座  
之祥帟帳融融鴻盤衍衍恭惟閣下望隆山斗器重  
珪璋九德邁種乎中和衆藝兼綜乎文武詞場獨步

鳴金戛王之珍經笥藏儲武庫青箱之富踐清華而  
依日月懷猷納而補袞裳峇度楚湘穆清風而  
播頌保釐吳粵歌棠樹以永懷譽命允升

帝心簡在壯猷資手元老綱紀總之上卿獨坐臺端  
佩水蒼而帟視專征闔外秉斧鉞以鷹揚來蘇大慰  
乎西人戡定盡殲乎巨孽安民和衆飲至策勛功紀  
大常階崇司馬屬五嶺多虞之日厯九重南顧之  
憂恩寵駢蕃繪音申錫登壇耀武獵纓臨戎將校  
咸授機宜文武悉聽節制瑤池勝會折衝樽俎之間  
海屋良辰運籌指顧之頃圖太公之韜畧策黃石之  
陰符虜在目中印懸肘後擒呂嘉於下瀨服罕開於  
湟中炎海澄清慶慶同登壽域閭閻歌舞家家共祝  
華封范文正經畧涇原出將入相文昭公平章軍國  
既壽且康某叨陪侍吏恭進華觴莫罄榆楊爰徵昌  
熾廿四考誇郭令之榮八百齡衍錢鏐之算

壽元輔呂豫所老先生六表序 三司合壽

萬曆紀元文煥以廣東藩叅入賀

聖壽是歲少保呂豫翁爰立作相云文煥尋轉今秩  
遷衡湘歷八桂至則仰止堯山之麓瞻拜虞帝之祠  
遐想明良都俞之風時維年穀豐登民物熙恬五嶺



烟銷群方化洽稱至治焉藩臬諸大夫相與語曰吾  
儕叨官茲土安享祿位北山所謂慘慘劬勞庶幾免  
之誰之賜也 聖天子嗣大歷服銳精圖理一切與  
天下更始湛恩汪濊暢于遐邇今日太平有象皆我  
皇上建極寵用耆舊而呂相公左右後先實弼成之  
也於是諸大夫美翁之德屬煥祝之煥惟古之君子  
美其入之德必思以祝其壽南山有臺之詩是也正  
德丙子歲西奎朗曜堯山降神天實篤生翁以應元  
良之佐 肅皇帝祈天籲俊 臨軒擢翁上第直史  
館洎掌成均 莊皇帝晉少宰踐大宗伯

卷三

公

三

今上訪落特隆阿衡之重翁以 三朝碩望首被

知遇朝夕獻納造膝論思務以養德沃心為本至於  
邊防大計生民休戚四方災異靡不敷陳於

黼黻之前 主上踐祚之始視周成王少二齡翁身

周公之任一德咸有光于前烈天將昌國家靈長之

治必產懿哲之君以康化理亦必有敦龐耆壽之臣

以為之輔夫君猶天也相者承天之令猶四時之元

乎翁之初度時屆仲春春者元也運四氣而代天始

物元者仁也相體仁以長人惟仁故壽書曰天壽平

格保乂有殷周公所以告召公也二公夾輔周室皆

百餘歲翁壽甫登著由此永錫難老以相我

天子萬壽無疆天固保之佑之申之矣然翁之心固

非獨壽其身已也自登第歷官二十餘年不殖產業

家臨桂有宅一區僅如李文靖廳事即里人不知有

相公第也位極人臣而歛然自視矧然其容澹然

其若虛至臨大事決大疑屹然山立應若簪筮而龜

卜也夙夜在公平章國事毅然以身任宗社之寄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磐石之安納斯民仁壽而登之春

堂翁之勲業爛然與周召等美豈特一身之慶已哉

藩伯程子某等曰詩有之我疆我理來自來宣敢不

卷三

公

三

宣昭令德以康阜我民生以保釐而土臬長吳子某

等曰書有之庶獄庶慎刑罰無刑敢不祇承德意以

欽恤我民命以綱紀一方閭帥吳子某等曰武經不

云乎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敢不奉揚德威以克詰我

戎兵以慎固封守文煥曰允若茲是謂得翁之心壽

壽國壽天下其為壽也大矣書以獻之

靖宗西川詩集叙

靖藩多賢宗縉紳大夫為余道之也比入粵獲接西

川公貌質而中腹志慤而守冲鞠躬君子也心嚮往

焉間嘗訪公悉出所著詩集若干卷屬予訂之有樂



府有古風有近體有詩餘風乎盛矣予得而徧觀焉其才思清逸襟抱恬曠九愛國憂時覽勝懷古觀物怡情感遇幽思聚散悲喜輒於詩焉發之而氣格體裁聲調鏗鏘悉合古人矩度志慕蘓黃力擬諸家用心可謂勤至矣攷自漢唐宋竝建親賢宗室得計偕充選舉與俊造並列有位然經術如劉向詩賦如李白翰墨如趙孟頫此其較著者即其所著述卒歸於憂懣憤激放逐流離而子昂又值屋社末運有足悲者他如屈子憔悴江潭離騷漁父等作尤可永矣孰若西川公遭明盛之朝席豐豫之業得以優游閑適肆力於詩文此其時與遇視更生數子何如于以見我明親睦之厚遠過前代公之詩曰無補聖朝叨歲月獨慙空負寸心丹忠愛可想矣嘗讀 昭鑒一錄

高皇帝為靖藩作也 聖謨洋洋勸戒昭矣西川公樂善循禮虛懷好士身處銀潢之貴與布衣韋帶之士無異公之子實菴君工草書得懷素體父子脩文好古士大夫以此多之書畢命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西川公之賢其有得於

祖訓者與詩之詞旨溫厚情態清婉類其為人

## 洞泉別業圖序

同年錢洞泉先生以戶部郎奉使來閩政暇出所為山莊諸景圖示予且告予曰吾家南楚山林紆鬱川澤迴合去城十里許有別墅地頗幽麗名曰洞泉深處疎茅結廬東曰東畝春先南曰南林風韻西曰西園秋實北曰北麓雲生溜者為泉曰雲根度水翔者為鳥曰霧杪來鴻澄者為水曰碧潭浮玉縈者為溝曰曲澗流觴植以嘉卉錯以怪石長林豐草碧蘚綠苔茲山之勝得專而有矣每四時暢豫禽聲變節松竹搖曳散步從容徜徉其間課家僮樹藝隨意玩周易讀莊騷及太史公書陶韋諸詩賓至則撥山茗供荀蒨撫無絃素琴遇農父話桑麻聽婦牧弄笛數聲陶陶然身世相棄也茲者宦遊四方寓形宇內披圖撫景爽然自失矣客有笑者曰先生何為者君子之居身出與處而已矣出以行道處以明農此其大較也先生際昌期曳金紫入則含香省署出則建節南藩可謂遇且榮矣不上談舉樂下誦韓范銘鼎勒鐘是務顧馳騁山林語刺刺不休豈所謂避世金馬者耶或者欲效終南捷徑非耶魏子曰否否夫士有嬰情好爵紆青拖紫心懸魏闕者有抗志孤高盟耳食穢迹江湖者斯皆一節之士也上世之

士抗之青雲之上不為高墜之泥塗之下不為卑用不為  
虎不用亦不為鼠千鈞何重蟬翼何輕故曰達人大觀物  
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先生器度恢廓職見高明安  
安乎書林休息乎籍園采文苑之華總藝場之寶尹離華  
而居保望去涓而鷹揚說負箬而相丁寤和角而佐蜀資  
賤非所戚富貴非所榮軒冕乃其固有猷詎若將終身譬  
之萬斛之升增之不重減之不輕演漾於安流容與之間  
其所操持者大故也客欲測以私臆管廐短長較圭撮於  
一器之宏議尺度於一材之任真蟬蛻而嘲應龍離鷄而  
咲鳳凰也

卷五

五

王水吟紀序

方湖先生哀其所著詩篇彙而成帙曰王水云者力去  
陳言固嶄然塵埃之表矣不佞漫為之序

予甲辰舉進士時即聞同年有王方湖者西蜀名士時輩  
雅所推重謂他日以文武才顯庸當世必方湖也乃私心  
嚮往之公其時已馳散京師籍籍士林間矣越十年樹歷  
兩湖蕩平巨寇

天子嘉公茂烈晉大中丞建牙八閩屬倭寇轉劇略郡邑  
進窺會城百姓不知兵革公調兵食繕守具厲將吏躬擐  
甲胄指麾戰守賊見相視驚愕曰是固在潮破黃江涇平

升山者遂奮氣掠舟夜遁躡而覆之海上從枕席過師勒  
石紀功而還勛名爛然與南仲方叔爭烈矣海口紀捷詩  
曰共仰神功符 廟算漫憐天意鑒孤忠延平昔征行  
曰捲甲提兵間道來果獲披棘旌旗濕此其忠勤勇略何  
如哉公才思駿逸氣緊激烈車轍所至覽勝懷古感時憂  
思親物怡情樽俎臨戎九聚散悲喜輒於詩焉發之門人  
搜羅散逸哀為二卷題曰王水吟紀梓之以傳於世予得  
而讀之嘆曰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信哉信哉夫

卷五

五

慕古之士染翰風騷吟寫性靈固多作者至叅之古什識  
者自有雅俗之辨何者舉業習氣未除也嗚呼三百篇本  
夫子手裁秦漢猶為近古自建安以後君子已議其不足  
珍矣學詩不亦難哉公博極羣書冥會衆妙俯視晉魏梁  
陳而下力挽近代頹靡其氣邁故其詞雄蔚其思玄故其  
詞超曠其志潔故其詞脩姱其學該故其詞旁証九一切  
纖穠淫艷陳俗之態是是揭其筆端直上薄風雅追盛  
唐而嗣其遺軌可謂盛矣世稱蜀多賢才如司馬相如揚  
子雲王褒陳子昂李太白三蘇數君子皆文章炳朗翩翩  
盛苑或曰蜀山川奇勝藻績之麗西南稱奧區焉賦蜀都

者諱井絡之精記紫府者後坤靈之位自神禹而下每有  
至人生其間及名公碩秀史不絕紀若公所謂嶽降非耶  
公年踰四十

天子念公陟歷兵間勞苦賜告還山閉門却掃恭履卿著  
書自適間嘗走岷峨遐覽八極歷叩昧求真人所為化生  
處過石泉探禹穴徜徉匡山草堂讀書臺寤寐往哲怡然  
有得也著作愈益富矣將藏之名山昭示來世用垂不朽  
文不存茲乎文不在茲乎

### 題巢雲子卷

予早遊上國歷南舒訪周瑜故居慕其為人盤桓久之  
因留講業焉時巢雲子謁予於龍眠書院愛其能文屢  
與之遊既而別去茲予適京師便道過舒復接巢雲子  
相與叙疇昔宛如昨日吐論翻翻可采知其為風塵表  
人也或曰巢雲子藝於醫者也余聞之太史公曰古之  
賢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如司馬季主嚴君平之  
屬至於夷門抱關漁販築牧為人傭作彼蓋蟬蛻龍蟄  
混跡草野耳巢雲子閱覽多知好奇畫喜文詞籍籍士  
林間所為蘭菊諸詠以自見志約隱霧而澤其毛松偃  
壑以老其餘他語曰飛李不言下自成蹊巢雲子之謂  
耶

### 遊勾漏洞記

今之北流即古勾漏昔葛洪求為邑令世代幾更無論晉  
宋予往蒼梧取道茲邑仰視羣山石色如黛如武夷之大  
王峰玉女峰大隱屏山峰如拱如立如竦如削如王喬之  
是羣石隱野草間如起如伏如蹲如眠如躍而鳴如左慈  
之羊古稱神仙窟宅茲山靈異意必有至人棲適其間非  
耶行未里許見石洞如闕與人曰此謂勾漏洞中有石田  
丹竈棋盤隱隱尚存予喜曰此即葛稚川覓丹砂處也乃  
今得縱而遊焉可不謂幸哉洞幽邃深窅不可步但聞蝙蝠  
聲予念昔人探奇者窮山之巔至絕遺書以屬後余何  
負茲洞之遊遂命東燭而入行數十步有泉一泓寒冽耳  
美四時不涸洞多奇石觀如人形如雲氣如玉笋懸  
如鐘乳石竇中風冷冷而下徜徉久之魂神飛越不覺身  
之蟬蛻風塵中也洞口有石仙數種光可以鑑為好事者  
求丹砂弗獲鑒去世傳劉阮之事疑其茫唐顧至人脩餌  
白日上昇東陵飛劍遶東化鶴以今觀勾漏豈真昌黎于  
所謂渺茫者哉夫茲山幸而見知於葛洪而以丹砂著異  
不幸而生於通衢而以丹砂名為好事者鑿破不得為武  
陵長壽秦也惜哉士生塵世幸不幸又當何如也邑尹蕭  
鶴齡適至遂與話興衰而別昔嘉靖戊午歲夏六月初三

日

同度石山驛記

辛亥歲予奉勅督儲江西臘月五日抵利國監天微雨不辨色候問郵吏此去石山三十五里尚可行也戒征夫夙行方五六里許雨霽霖霖人馬踣泥凍澁昏黑失道披榛穿礧不能退不能遂心怔忪久之抵一村墟茅屋數椽度夜漏二鼓也風淅淅從牕櫺入坐而達曙曉行見草野曠曠石路幽幽晝且難之况雪夜乎已瀕抵石山驛追思前夜幸無他虞每念以為壯壯之戒今殊赴

卷五

時日方中計到利國監尚早姑少憩讀壁間詩而和其韻命遲遲吾行也至十餘里雷鼓殷上鳴倏忽雲霧四塞風雨驟至滂烈不休人馬辟易俄而水漫川原四野湯湯與人縮尺寸曳先後迷惑僕夫指前隱隱若雲屯處乃高皇廟有人家可避稍稍至遲暮息轡即前投宿處也亦異哉坐定計在石山若不徐徐即可及利國矣此地吾前以急困移以緩蹇殊時一轍默念天下事行止疾舒惟其所適容心其間未有不貽後悔者也賈生曰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又曰東流則逝得坎則止余乃重有感焉庸書之以自惕昔嘉靖乙卯殊八月二十三日

松潘政記

松潘接隣威茂為成都西屏環松皆山也城外番夫雜處即古氏羌氏城東十餘里為雪山積雪經歲不消地苦寒盛暑亦披重裘五六月玄雲合即脉脉電下矣三四月方見青草八九月即下水雹土產青稞芫根不生五穀商賈惟引茶與番貿易北通達虜西通天竺羌俗日耕野壑夜宿碉房刻木契成交易披氊衣戴毛帽行則佩刀以冬至為歲首有徃天竺受佛戒回者名為喇嘛雖父兄亦拜跪之人多悍鬪漢叛服不常至唐止蕃制有西域地方萬餘里諸羌皆屬役焉極為西蜀之患杜詩云雪山片嶽無兵馬又云聞道松州已被圍其時可知矣今之威茂即唐維州李德裕鎮松維蕃邊接遺址尚在維宋時或叛或服我朝一統威震西羌瓜分蠻部松州置長官司十一安撫司四為我西陲藩籬生番藉以扞蔽置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有土著官軍屯守歲發成都五衛旗軍三千餘名戍守分派各關堡而蜀府故亦發護衛軍五百名戍邊專制總兵府城內歲派州縣糧米運至松倉以給官軍額設成都府通判一員在松監收布政司發折色糧銀解衛兼支外以回疆

禦內以屏郡縣蓋屹然巨鎮也北爲臆臘有守備司東至小河所抵龍州一帶番寨聯絡頗稱寧謐惟南路兩山峭拔通疊溪所威茂二州四十八寨番蠻依阻其中山下一線之路人馬經行五里十里置一關堡番蠻時出沒阻過我糧運挾索漢物以憑高爲架嘴以暗伏爲裝塘跳梁驚驚形勢使然也卽兵備道出巡至省往來皆由東路而難南路視爲畏途也諸番例於正旦拜賀 聖節衆不下萬餘人先一日至松城次早隨文武官行禮畢設宴喇嘛與酒食衆番人給布一疋茶一斤牛酒各一盃宴罷散歸寨此合各路諸番名爲大宴賞至二月例有小賞布政司歲發銀一千二百兩買茶布牛酒專賞南路積因番酋肆惡強索無厭各寨賞需原無額籍可查以致歲增一歲巧立名色有曰放狗錢謂爲我爪探生番也曰呪電錢謂能以其術止電不害稼也曰念經錢謂爲我軍祈禳邊境安也始則茶布牛酒後有銀兩執機增至數倍矣以千二百金分給各堡戍官聽買賞需不問盈縮而官旗之侵剋又不知其幾隨其取盈之數派足於戍守之軍商人操其茶布坐守價值遇領行粮折色卽扣還商戍軍不得分毫瞻口此其害一也戍軍直班各

持手帕茶麪之類餉番謂之見面人事蠻性貪嗜呼群引類到堡索酒行粮本色則釀酒以答群飲每堡日至三四十桶少亦不下二十桶自朝至暮醉飽而歸稍不愜則逞其毆毒官軍畏之如虎此其害二也戍軍頗饒裕者最根自給貧者枵腹待斃或逃番寨傭作或拾野菜療飢轉死溝壑者無數正統弘治年間撫臣有稟南洛之疏其略云以戎軍之月粮爲度番之歲幣又云關堡爲彼之田庄軍士爲彼之租戶又有割肉以餵餓虎之說其來已久非特今日矣嘉靖初總兵蜀人何卿三鎮松潘施以恩威稍稍帖服何卿去後跳梁如故予壬戌歲叨轉松潘兵備明年正月至省履任臬長公語予曰松潘事不可爲矣公共慎之聞司曰五衛戍卒歲生還者十僅三四將來不知所終也予二月十三日至松鎮次早守備指揮以下叅見畢稟曰南路平定堡有挖撤等四寨番蠻惡鬧姑兒等架嘴放箭粮運不通予曰計將安出有曰舊規科軍粮銀與之卽退名爲撫處禦之恐兵連禍結老師費粮撫之便有曰彼我俱阻河爲固矢石交攻火器尤我之長技師直爲壯不虞老軍有行月二粮不煩加餉擊之便予曰撫處者和好之別名也此

實宿弊何舊規爲考別案効尤是滋無已之求矣邊防不振職此之由不一勞者不永逸遂與總兵汪輔定議具其事白軍門以十六日發松軍五百名統以遊擊周宗至平定與堡軍連營夾擊隔河對壘連戰月餘不下我軍樵採故事發兵防護謂之架梁雖松城無事時亦如此一月平定軍不稟周遊擊架梁輒自私往被番蠻伏路殺死我軍三十餘人傳至省城訛云松軍大敗河水變成血矣巡撫通州梧岡陳公頃曰吾歷宦三十餘年更事多矣所謂任事乃生事也意以予爲不安靜好事之過又有謂四十八寨俱

卷五

四

欲起事頗有啓邊釁藉藉言者汪總兵曰此本兵道主謀渠自能辦之予聞笑曰身任封疆之責禍患非所避也適梧岡公陞南戶待予至省城賀之備陳樵採狀且勝負兵家之常業已如此豈可示弱語在征蠻議中陳公心始釋予辭歸鎮取道威茂入松威茂道莆田郭華溪公謂予曰南路正用兵日與番蠻交鋒公何爲輕身冒矢石之衝乎予曰欲借茂兵三百名以助軍威如何郭公曰兵非軍門符不可調也予遂發過登溪遊擊曹孟帶兵二百名輔行聲言本道親領新兵來會勦過平定至歸化關止宿查知登溪遊

擊所轄北至歸化今平定有事正其地方遊而擊之安可諉也乃移文與曹留其兵與周遊擊相犄角至松復檄小河遊擊劉材統兵往策應猶恐四十八寨群蠻煽動計令松潘衛掌印指揮密造罩甲腦包各三百件夜發松軍三百名變易服色聲言調到湖廣又刀手盡易鮮明旗幟雜以松軍令一指揮作湖官領之復令一舍人與俱密授方略而行旌旗閃閃作長蛇陣道遇番蠻即縛而加刃舍人趨前稟曰此熟番非四寨黨也所在官軍陽爲保領而釋之獲釋者傳播羣蠻各望風閉寨相戒勿犯無敢爲四寨聲援

卷五

四

矣兵至平定揚旗吶喊惡番相顧驚愕予復大張旗榜單去四寨賞需禁其市易鹽茶示以制其死命一夕我軍由間道夜半渡河襲其寨殺死番蠻不知其數獲功二十五顆復一日黎明有三番立於河畔若有窺伺被我軍善泅水者擒其不備過河擒斬一番持其首而歸執番驗爲卦師名卜腊蓋番蠻欲舉事則卦師炙羊膀辨其色以斷吉凶若漢人灼龜之法戰必取決於彼以爲進止卜腊既誅四寨始心寒膽落請喇嘛名呷竹者說降領四寨酋首到松城獻馬叩番刀各一把納款乞罷兵誓今後不敢犯一草一木予

會總兵受其降許令歸寨遂班師時五月十八日也甫  
罷役至六月復有阿孝寨糾衆攻歸化關予與汪總  
兵議曰乘我軍氣銳擊之必大克有長蠻子者身長  
七尺餘好鼓衆稱亂南路有名渠魁也何總兵懸百  
金購之不能得與我軍交鋒騎白馬挺長鎗當先戰  
方合被旗甲黃遇先擒而斬之遂披靡逐北連斬數  
級群蠻奔遁山額大勳長蠻子兄弟八人俱驍雄率  
衆打入阿孝寨掠其牛畜財物一空蓋首事者阿孝  
借長蠻子部衆勝則分其利敗則首事者任所損失  
殺死所募則首事者償人命錢此番蠻鬪殺之常例  
也阿孝懼我軍搗寨請喇嘛茶豆哥者獻馬甲詣  
降子曰我

太祖皇帝置立蠻部歲有賞賜給與元寶鎮寨爲我  
藩籬汝等不思謹守輒敢侵犯可將元寶送還方與  
納降國初頒賜元寶輕重有差重者五十兩輕者三  
四十兩不等番蠻藏爲世寶重五十者可質百金阿  
孝不得已獻出元寶今存松潘衛庫云番蠻以元寶  
爲重器世守故追奪之以梟群蠻耳歸化關有河路  
一帶何總兵以茶百塊與番買之祭爲運道一夕兩  
水崩成河矣番蠻喜曰此天還我也如漢人來築定

與廝殺予遣通事語之曰尺地屬王爾等碉寨皆我  
皇帝土地敢來爭者搗之發軍晝夜脩築群蠻屏息  
三決旬而工告就查得五衛戍軍每歲例以十月十  
五日起邊但起程有先後到堡有愆速而造糧票以  
十月十五日爲始此官旗盜冒之宿弊也今議戍軍  
上班俱赴本道報名發堡之日方准造糧清出糧銀  
玖百餘兩湊前布政司小賞銀共得貳千餘兩發與  
江油綿州彰明各掌印官易買茶布每茶一塊在松  
潘商人價銀壹兩陸錢外州縣僅八錢布壹疋在松  
潘商人價一錢五分外州縣僅八分他物稱是摘撥堡  
軍自運至邊省官軍貿易之價倍之矣計賞需已足  
定以四十三年爲始查照前歲賞額某關堡該賞某  
寨某物各若干額外不許增番尺布斤茶亦不許料  
軍合米毫銀刊刻板榜懸掛關堡以杜日後歲增之  
弊呈請兩院選委州縣正官各一員至邊如數頒賞  
造冊繳報院道不經武職之手賞畢衆番喜曰吾今  
各回耕種不與漢人爭口矣比之往時今日領一布明  
日領一茶自二月守至十月班滿若責債未償啖以  
酒食求寬釐戍軍行糧盡以充番索而飽蠻腹領戍  
指揮等官有被其褻袍帶備受窘辱者失官賞立軍



士得以行糧資贍食足氣揚乃挑選精壯編成隊五  
勤加訓練較優劣以行賞罰番蠻觀望者益歛輯不  
敢恣肆矣自是南路人馬通行輓輸不絕番蠻非貿  
易不至堡寨予繫矢塞下一安壤也予巡南路國師寨  
喇嘛令數番舁輿請上寨殺牛治具開帳房以犒吏  
書皂卒而下番醪類漢消酒味殊清冽喇嘛捧觴恭  
董歌舞侑進為樂予亦為之盡歡而罷次日製一扁  
額書永守藩籬四字遣官齎花紅銀牌張鼓樂迎至  
其寨喇嘛率眾羅拜而受懸扁額于寨門籠之以紗  
以炫耀諸寨南路惟國師衆多而懷服故旌獎之以  
激勵諸番耳歸化關有威收墩亦何總兵以百塊茶  
與番買築以護運道為南路要害九月有惡酋堅定  
林勒者欲於本墩上結寨潛運木石一夕即築高丈餘  
矣官軍問之則曰吾在此念經與漢人守也予方早  
衙雪紛紛下本關指揮邊方靖冒雪而至密稟其事  
予曰此寨成彼且有以拊吾之背威收不可守矣但  
可以計取難與力爭密授以計戒之曰切不可使之  
疑慮還回偵惡酋在令甲士具酒肉以犒勞為名下  
伏精壯百餘人食畢甲士解其胸抽刀欲刃之伏兵  
悉起噪而上群蠻奉首奔遁堡軍盡甲以登擒獲

堅定林勒三首首解至松城漏下四鼓矣次早予會  
總兵令劄子手列而露刀縛至教場欲梟之守備等  
官稟請乞貸一死總兵復為之請如是者再乃痛責繫  
獄令侍語寨衆曰謹勿妄動斬我矣密諭掌印指揮  
給之食聽本寨供送待以不死至除夕前一日予至大  
慈寺習儀汪總兵請曰堅定林勒可釋也予問其故  
汪曰正旦各番來拜 聖節謀劫獄且曰合松城  
無老幼知之獨瞞公不言勿似賀麟見書生胎禍也  
賀麟見者龍州叅將也以生員起家數日前為土官  
薛紹乾繫禁私宅汪因此亦慮有他變予作色曰公  
以我為書生耶賀麟見我耶韓范亦書生趙括非將  
家子乎笑而別召通事翟狗兒詰之對曰並不聞有  
此彼番敢至松城送死耶予又密令南路指揮查知  
堅定林勒本寨來拜節領賞者僅二十一人實無是事  
乃汪自疑懼以危言相恐欲予釋之耳是夕傳令凡  
番蠻至松城主人收其所佩刀不許出戶撥二百軍  
守獄騎士一百名巡邏黎明詣大慈寺拜賀禮竣各赴  
宴賞群蠻無敢喧譁者至申散歸寨獨十餘喇嘛留  
不去至初三日開印各稟保堅定林勒等不許復請汪  
總兵來願殺猶為誓曰今後各寨敢犯一草一木者



如此猶予令俱至城隍關王廟誓之神番俗以殺貓爲重誓也遂釋出三酋縱之去堅定林韜羞見儔黨投入深山結茅而居矣時予已陞本省叅政帶管松潘兵備道事是月初八日督兵破龍州擒薛紹乾保全賀麟見一家班師三月四松東裝履叅政任由南路各喇嘛具酒酪饋送有至疊溪者謂忠信可施蠻貊非耶

論曰國朝

皇稜大抗水分蠻部而羈縻之俾守

其土即周人疆以戎索之意宣德以後文嬉武恬漸以玩愒蠢爾羌蠻匪茹憑凌仰我薄伐之威問彼不恭

卷五

四十一

之罪宜無難者彼其各自雄長勢分力弱異於前代統以吐蕃一號召而數萬騎如林也若欲起事必借隣寨之衆日費饋餉無一年之畜利戟火器乏我長技所恃者層崖疊嶂得地形便非若劍閣井陘之險也猿捷兔狡神出鬼沒非若勝廣巢穴之雄也衆不過漢一小縣非若尚結贊吐谷渾之強也然而勇怯異形凌替相尋者則以異懦寡謀因循怵禍故也至欲棄南路則併臍臘失之維州隔絕斷我右臂懸孤城於塞外三面拒敵一旦失守直下龍州棄天險爲虜巢計亦左矣道總得人兵食俱足制馭有術可以坐鎮無虞

經畧松州者此其要乎護衛戍卒手不荷戈足不徙郭寄空籍而坐食總府以有限膏脂養無窮羈縻奏行減卑可也

征龍州記

龍州宣撫薛兆乾席富恃險驕侈僭擬殺土副使李世蕃之子聚亡命以爲腹心衣牙有司應其罪治之遂謀叛逆以歲甲子十二月十五夜劫巡視東路叅將賀麟見把總指揮石存仁百戶謝仁盛恩併其室禁之私宅殺土僉事王燁奪解邊餉金阻絕運道料土丁分據要害斷明月關土門路攻圍大印堡勾引

卷五

四十二

群蠻聲言欲下江綿等處勢甚猖獗巡撫都御史佾宗谷公中虛具題檄諸道士漢兵合二萬人討之都司王詔領成都兵出明月關叅政汪海孫公應鰲監之叅將王恩領青利等兵出土門僉事紇谿趙公教監之遊擊吳繼祖領龍木頭靜州岳希蓬三長官司坤兒卜等番兵出大印僉事前陽曹公賢監之閒住都督總兵程規領松潘兵出小河子時已徙官叅政帶官松潘兵備監本路兵賊悉燒棧道厚集精銳屯阮隘口斷入松之鐵鎖橋以千人守南岬遏我軍渡河復於南岬之軍寨山擁衆連營以助南岬賊勢

予偕程以正月十一日率松軍自小河至龍州所毀  
棧道百餘督軍構治且行且戰連破黑漩渦火草崖  
曹王廟等隘令指揮曹希彬領三舍軍巡視以衛賊  
後十七日至葉棠關軍十八日壁水進堡予策薛酋  
見官兵四出勢必誘蠻啗以中國貨利將全蜀騷動  
矣遂移檄宣撫司遣偵僕諭之降實縻之且調虛實  
薛酋聞隘口破所誘群蠻後期知事不濟乃遣龍州  
生員趙第等造壁稟曰兆乾悔禍乞降願官軍退舍  
受之賊實將二心縻我師且待群蠻集也予曰自古  
敵國有退舍受降者狂酋干犯天紀天兵臨之如泰

卷五

合

五

山壓鳥外何退舍為十九日次溪子誓于衆曰予奉  
上命來飭戎務勅書內開龍州三家土官爾宜嚴加  
約束如有抗違輕則量行懲治重則奏聞區處邇因  
宣撫司變亂予親帥邊兵來撫地方薛兆乾敢行稱  
亂旅抗王師拒關阻守爾三軍之士咸奮厥武期一  
鼓殲之有功者賞后命者誅如兆乾早能知機肉袒  
面縛請罪予義不殺降註誤之徒咸與維新毋得妄  
戮一人輕犯殊毫予若不肅以禮率衆天地山川境  
內城隍諸明神是鑒是殛遂榜示軍民二十一日至  
鐵龍堡劉營去龍州二十五里也二十二日兆乾獻

所着戎服趙第等曰兆乾輸誠投款達坤兄卜兵已  
迫河西枕頭坪恐一出即城內民動挫敢以戎服獻  
示必降頭麾坤兵却即出無他也予曰逆酋反覆計  
緩我師焚其戎服使去密戒軍中微語趙第等兵道  
故與賀泰將善若得成降非賀不可二十三日薛酋  
從數十騎至鐵龍河之南坪以趙第等濟請曰兆乾  
束身委罪見大兵臨之不敢過河婦即釋出諸將還  
所留餉金倘微惠其先世不以衆鼓請納其降予曰  
彼以土官世享朝廷爵祿不思謹固封守敢行僭  
叛包藏禍心尚不與觀自婦乃隔河遙款此詐也吾

卷五

合

五

旦夕且至城下矣遂露版書以遺兆乾曰若刼制主  
將嬰城自固意欲何為吾至城下必以諸將見善為  
之母戚族爾也兆乾猶豫不過河遂去予與程謀曰  
逆酋此去望絕矣必賊害泰將等走入蠻部是遺禍  
種後將滋蔓盡及其未作也先諸遂定計於三更發  
甲士四隊編橋潛渡肉薄綠崖而上繞軍寨山後計  
天明當抵賊營遂集諸將計曰賊戰必在軍寨山者  
寨石投人夜已遣軍出其不意襲之必奔軍寨奔則  
南坪賊氣奪滅此後食不可失也次早發兵與賊夾  
河而陳矢石交攻賊令婦人裸而厭我神銳軍寨山

賊飛砲急下如雨我軍冒矢石勇氣百倍俄而夜所  
遣甲士至軍寨賊訝曰土舍領白馬番至耶土舍薛  
紹慈也蓋逆酋先已令之持厚賄從間道誘番矣顧  
見官軍旗幟相視驚愕以為從天下也遂亂甲士奮  
擊殺數十人餘奔溺水者不數計南岸賊尚殊死戰  
我軍浮水過河衝賊前鋒賊呼曰官軍飛渡耶遂潰  
予急令伐木約葦以濟所過棧道懸獨木而度下官  
然淵也予步而變服混行伍中督軍逐北斬首百餘  
級連破驚項領羊腸關賊謀者報至龍州薛首恃鐵  
龍險謂我軍必不能渡聞敗驚迫得趙第等故所聞

卷五

公

五

軍中微語遂請出賀恭將至軍前退軍貨出城顧追  
者至矣遂策馬急走以所繫金帶示軍士曰我賀恭  
將也勿動勿動軍士引見予告退軍意且曰某妻子  
在賊中願全活三十餘口予曰公既出矣賊望公曲  
為全之必不殺公妻子遂行至抵木壩離龍州五里  
諜報云薛兆乾聞砲聲懼曰官軍至矣入與母陳氏  
謀挈其妻妾王氏白氏林氏從賊黨數百餘眾開東  
門從花豹山遁矣予命軍士急圍城有一將前曰賊  
遁未可知且軍士戰慄矣姑休養以圖後舉予曰兵  
威已振勢如破竹賊聞敗膽落乘吾銳搗之當不戰

自潰敢有阻撓者以軍法從事遂拔營行予乃具冠  
服張蓋策騎先士卒至城下傳呼曰官軍至撫安汝  
等勿怖也城守者望見爭開門出降指揮石存仁百  
戶謝仁盛恩各迎見泣曰薛兆乾定二十六日殺恭  
將等官聞官軍猝至氣懾無暇加害某等今日得見  
官軍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予從南門入坤兒卜番兵  
數百隨入擁進宣撫宅內群謀而掠予顧程急守南  
門毋令番兵進麾軍士驅入者出獲橐篋兆乾故所  
奪餉金頭目坤安何敬國法從武等雖拜馬前予抽  
所佩刀指之曰汝等調遣隨征咫尺枕頭評觀望吾

卷五

公

五

破城改等入掠且復欲為賊乎吾將斬汝矣坤安等  
奉首率眾出乃閉城門分布官軍守之百姓安堵遂  
入府坐定擒賊帥王世德僧洪喜斬之時夜漏二鼓  
也城東火起俄而城西又火予與程私曰薛酋遁賊  
黨尚眾此非安枕所也遂變服從數騎巡戒軍中毋  
得夜驚救火滅之與程登南城坐至天曙分遣官兵  
追捕兆乾等戒勿妄殺必生致之出榜招安流民歸  
者如市賊黨據要害者稍稍解散二十八日官軍于  
立石壩擒獲薛兆乾二月初一日班師自松州發兵  
至擒元惡旬有八日非 皇威震疊遐邇華心若此

賊逞彼蝸戈肆其蠆尾北結木瓜白馬西通白草青  
板片諸蠻群酋煽動邊塵四起必大發兵百姓苦於  
餽餉流毒郡邑坐困松潘憂未易歇矣時諸道兵未  
集若猶豫數日約期會剿賀恭將等官百口幾不保  
雖萬段薛兆乾所傷國體豈其微哉夫龍州山形峭  
拔北有鐵龍之險南有明月關之阻棧道崎危談秦  
關者卷舌羊腸詰屈遊蜀道者迴馭車不得方軌馬  
不得馳驟誠邊腹之要區為西垂之阨塞昔鄧艾伐  
蜀由陰平即其地也薛兆乾祖自有宋以來世守茲  
土其取精也多其用物也私松潘糧運所由寄其咽

卷五

合

五

喉群蠻當資所給屬其臂指識者恒抱隱憂今兆乾  
狂悖自干憲典法當革除 奏下磔兆乾于市毋陳  
氏勒令自盡妾白氏林氏發功臣家為奴妻王氏饒  
死山中龍州改流陞龍安府設知府一員土副使僉  
事李王二姓俱改本府通判世襲以薛姓一人襲本  
府知事仍管都蠻割江油石泉二縣徇龍安土民悉  
編入戶籍自江油入松血脉流通無壅塞之患為西  
鄙千百年永固之基豈非天哉是役也坤兒卜番兵  
素悍悍三邊群蠻稱雄焉所過焚廬舍掠財物殺不  
辜淫婦女擄去男婦不數計予由威茂回松召何啟

國等責以俘獲獻出男婦六十余人發還龍州寧家  
夫以夷兵攻賊譬之用毒藥攻病病已而元氣耗矣  
諺云賊來尚可兵來殺我韜書曰兵者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况用夷哉或曰蜀兵脆弱若有大舉而用夷  
本道兵備臨戎節制焉可也

征蠻議

松潘古為蕃服氏羌之夷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漢以後叛服不常唐屬吐蕃為西南患久矣我朝克復其地建城設衛東接江綿南達威灌外護郡邑內屏會城諸羌依阻於林藪達虜住牧於河外蓋屹然巨鎮也賴皇威震疊外夷稱藩昭示柔遠之仁覃布羈縻之誼東北二種不敢倡亂非其性異無險可乘也惟南路四十八寨盤據扼塞輔車相倚首尾相應一寨作難諸寨動搖此其得人助也面河背山守杜陜中以高制卑矢石俱下此其得地形也故南路數種攷之三邊志所從來多故矣比歲武備廢弛兵氣不揚夷狄懷禽獸心難養易敗每年二月例有小費公用其一私增其五戎心匪厭順之則有目前之安逆之則其害卒至以憑高為架嘴以埋伏為裝塘以暗射為冷箭道途阻塞糧運絕絕擊之則仰攻之難搗之則深入之患不得已輒與講和以我軍之月糧為彼番之歲幣始本羈縻終則驕縱之矣成軍歲生還者卜僅四五前當事者有棄南路之議豈得已哉夫天下事未有不壞於因循者也唐以姑息致亂宋以和好日弱元以招撫坐失以往事之覆轍可鑒也今之南路即蹈往轍也近據提督指揮李廷報稱挖撒寨番蠻持兇

器到堡與門軍鬪傷回寨即架嘴放箭而雙橋樹底麻答三寨與之一姓結連本道會同總兵官發兵截殺尤恐諸寨嘯聚勢大難圖隨遣通事譯諭各番宣布朝廷恩威敢有陰附者移兵搗之行令官軍分屯要害相為犄角射死數箇將其累重移寄他寨蓋已寒膽矣本道密令該衛製造腦包罩甲各三百件給與松軍變易服色旗幟更番迭出聲言調集各路精兵期以搗寨羣蠻觀望者稍引去山谷黨與既孤則四寨者特釜中之魚可旦夕下也昨喇嘛名呷竹者詣軍壘請降喇嘛即諸寨酋長也但欲援故事索漢幣番蠻黠詐伺我動靜以此緩師耳春林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秋米伐晉報采桑之役夫戎狄人面獸心嗜利渝盟不來此重創彼其野性跳梁恣谿鑿之欲肆豺狼之暴是襲里克之迹矣計此羌今已技窮且當春作之時借鳥合之援又垂涎乎鹽茶之利奪魄於射死之害勢不能持久明矣夾河對壘矢石相拒孫弩火器挾我長技彼靜我動使不得休息所謂貧破其眾以成相畔之漸法曰多算勝少算此不戰而屈人萬全之策也夫此番原納職貢為我藩籬與番類三衛事體相同順則撫之逆則威之雖百

萬之師亦無犁庭掃穴之舉但不當驕縱之畏憚之倒持  
大阿而投之柄釋致彼之術而反為彼所致也原畏彼之  
意不過慮其過譽而已夫不能附循和輯以失我心致彼  
畔逆謂之啓釁可也及官軍赴賊賞賜使彼有詞可執謂  
之啓釁亦可也今無故脅制官軍坐索漢物開堡為彼之  
田庄軍士為彼之租戶齎盜以糧養虎遺患苟延一時大  
悞遠計定則釁禍謂之應釁可乎本道巡歷到松適有此  
變判當屢任之始正遠夷屬目之殊昔趙克國謀制先零  
而叛羌服諸葛亮計擒孟獲而南中定今三軍宣力諸酋  
奪氣蠢蠢醜虜已在目中據險以扼其吭坐困以制其命  
俟其輸誠投款悔過反善願守藩籬永不侵犯然後赦其  
罪徐而撫之既不失羈縻之術亦庶幾得制馭之道矣

### 征支羅議

照得支羅原 題兩省夾攻今四川兵糧之檄交馳而  
湖廣約會之使未報黃中所結納者施南散毛忠路等諸  
土司諸土司素與中賊姻黨果有助兵之說竊計土司世  
襲爵土平日聲勢相倚財利相賄設虛詞而助之攻則有  
之奉 旨討賊堂堂之師彼土司豈敢助逆抗順獨不  
為父祖爵土計乎龍州薛兆乾之事已足褫其魄矣今宜  
遣一介之使持方尺之檄宣布

朝廷威德不許陰助彼自懷畏歛輯不暇又何足慮乎川  
東道呈報各土司借兵抄劫隆居壩一帶及欲渡江攻萬  
縣之說而總兵劉綏手本亦稱黃中俟九月中河漸平緩  
溪澗亦涸縱橫猖獗先行流毒二十四堡乘隙突出過江  
等語夫負隅之虎莫之敢撓若至平地犬得而噬之人得  
而制之矣賊中以威力制縛羣黨固守阨塞攻之為難若  
下牛欄坪則石砭南岬皆敵國也可制挺捷之黨與解散  
必成擒矣狡賊計不為此也夫訛言惑眾兵家所忌而川  
人尤好訛言如忠州指揮伯世簪揭稱二省調兵進剿支  
羅各司蠻兵即出沒攻劫石砭此不過賊人倡此欲糜石  
砭使不敢動之計豈可信之以沮軍心今諸道兵未集宜  
戒官兵慎固關隘保守寨堡不可疎虞以防暗伏之變亦  
不宜以殺以阻降之路而已然自古行師未有不立上  
將而能成功者也今主將既未有定選而領哨之官堪當  
一面之衝者亦少春妹邨之戰晉之羣帥異同敵人規其  
必敗唐相州之師九節度遠異雖郭子儀不能成功中雖  
小醜而怙險狡猾似難輕敵今湖兵既後期則犄角之勢  
我獨當之而三營並進所以明隔令審法制料敵人之堅  
瑕知彼已之權變齊三軍之耳目肅萬人之心志作之先  
聲麾之左右嚴金鼓之節握誅賞之權將之令必行於偏

裨偏裨之令必行於士卒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知寄之誰耶晉唐往事可鑒已夫臨戎拊髀已無及矣大軍至日伏望本院移節雲萬文武和衷重臣節制即韓范經畧而西夏不足平矣

### 征支羅記

黃中世為蜀人祖黃參明江洋大盜父受三六子受印中次黃金次黃河黃甲黃榜黃屋中子黃洪道金子黃洪達皆濟惡不才弟姪黃裳黃講黃英黃詔黃輅黃貢黃洪通黃洪學黃洪富黃登黃洪瑚等各招亡納叛據寨豪舉在川湖界東抵湖廣施州衛三百餘里西隅四川萬雲奉

### 卷五

卒

三縣各百餘里中賊窟支羅餘盤據牛欄坪與支羅相望里許在萬山中斗絕壁立賊自號為天城諺曰打得支羅寨金銀滿船載打得牛欄坪換箇成都城恃險自固也賊親覃正秀者結寨去支羅十里許稱為三寨聲勢相倚陰結散毛宣撫司為聲援先時中與父俊偽造印信詐稱龍潭副安撫黃軌之姪節年流毒萬雲奉三縣并石砭宣撫司地方霸占田土剽略人民殺巡檢官兵總督都御史馮泰下捕得俊斃于獄中充廣西南寧衛永遠軍有生員曾豹保中出獄亡匿歸寨肆惡無忌被害民杜顯等石砭土舍馬斗斛等千餘家各將情奏行總督巡撫衙門案行川

湖守巡道會勘中欲要各道近寨聽勘事遂寢愈益暴橫有司莫敢誰何譬之附頸之癭不敢決之恐潰而身死也高毒蓋三十餘年矣嘉靖四十一年知府長樂陳君時範慷慨任事諭令鄉勇杜志深向順等用間設伏誘而致之中果下寨伏發驚驚驚馬幾成擒矣躍而逃去遂大張雪燭焚劫團堡殺虜人民聲言欲攻萬縣勢甚猖獗四十四年巡按御史鄭公洛奏下川湖貴州巡撫會兵勦之本年七月四川巡撫扶溝劉公自強屬子總理四川軍務議調成都五衛松潘重慶忠州黎雅石泉大渡河壩坻青川叙瀘漢兵一萬人酉陽馬湖平茶邑梅播州土兵一萬人鄉勇杜志深隆都唐仲享等民兵一千人分為三路一由永安將領參將王詔監軍紀功食事喬公應光一由隆昌將領參將安大朝監軍紀功副使周鎬一由南浦將領遊擊周宗監軍紀功涪州知州沈橋予則居隆居調度三營分布已定予請劉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立主帥春秋邲之戰群帥異同唐相州之師九節度違異可鑒也今兵分三路將列三營非薄以藩司督糧道謬領川東戎務已有越俎之嫌復不自忖將中軍專號令間有持議異同臨期沮撓欲成功得乎請軍門移鎮雲萬一切機宜咨稟裁決後行為便公曰君言是也吾當自行矣予乃以八月初九日



自錦江驛啓行至涪州千策此賊與散毛素結納慮為陰  
援遣指揮萬言行及聞于散毛曰黃中見天兵下俱誅差  
人赴軍門陳狀稱中本龍潭一土舍耳敢作屬階以千天  
討皆由散毛土惡陰賊地方詐中名色為之今日之事冒  
死披瀝冤情軍門將來人監按察司獄爾等世襲爵土比  
之藩臣亦與賊伍耶宣撫軍祭曰此左討也特疑未信先  
時散毛差人以他事至省投文見川東道拿獲奸細赴軍  
門發監其人適回對軍祭曰果見有警監事不妄也祭怒  
曰黃中小醜乃敢詐我恨不撲殺此獠即點集四鄉精銳  
五百人赴川東差土舍同萬言來見願以兵自效予報以  
檄曰本省官兵雲集無庸他調該司兵姑劄境上候文催  
取自是散毛遂與中絕中賊之勢孤矣至重慶會川東道  
拿解黃裳子黃建赴軍門黃建者龍潭學生員也故湖廣  
撫安黃中題准設學于牛欄坪領選教官一員以化導其  
子弟予喜得建留置本營時召飲食之訪以道途險易賊  
中虛實稍得其情狀仍命繪圖以觀九月初五日至萬縣  
先時黃中遣賊屬黃裳赴喬金事求撫喬痛責繫繫獄于  
至告喬曰自古用兵不殺來使公何為阻來者釋之十八  
日至雲陽時劉軍門抵重慶矣適有白馬番之警劉公差  
官齎旗牌至雲陽屬予曰本欲移鎮雲萬邊警猝至支羅

軍悉以相妻予辭弗獲乃亟催各將領官兵會于雲陽十  
月初十日移營長灘井密遣平茶頭目押黃建夜行偵探  
賊寨回稱山路險峻由隆居垠進入至一斗崖賊號為第  
一天門復潛行至牛欄坪見有黃裳寨門及傍有斜坡可  
攻符黃建所屬予乃與安大朝周宗定計約會永寧南浦  
二營以十月二十四夜安參將督隆居兵直抵牛欄永寧  
南浦各至信地分東西路為疑兵以綴賊勢衝枝疾走期  
以五更出其不意直搗賊巢發行間值雨霧昏黑諸軍迷  
惑至寨下已刻矣賊望見旗幟閃閃大驚愕曰官軍飛度  
耶鳴鼓集眾固守寨門我軍不敢上安參將令急刈木剗  
營外樹鹿角柵柵外開溝礮若城郭內列營房左為隆韶  
卿兵四百人平茶兵二千人右為杜志深唐仲享鄉兵六  
百人邑榜兵二千人成都大渡河等兵分布守禦柵門予  
募營中之南與賊對壘參將王詔督酉陽宣慰冉繼屏土  
兵八千人壁于牛欄坪之東周宗督馬湖長官司文應祥  
等土兵三千人松潘兵三百人逼支羅老寨方夜進攻時  
周宗往南浦聞斜坡可攻貪功分松兵遣隊長黃遇先督  
攻斜坡失道被鄉民蕭智侯領過黃登寨下為賊覘知衝  
松兵墜崖死者三十餘人是舉也實將官怯懦不能如狄  
青夜半破崑崙關事後捕得生口云彼時賊見官軍猝至



皆號哭自謂授首矣乃輟自疑沮不進惜哉然所謂第一  
天門者使賊无以三百人守之我軍決不能飛越雖未即  
成功蓋已奪其要害矣牛欄坪高數十丈周圍四十餘里  
懸崖峭壁中平坦賊寨環峙如城梁屹然天險也我軍日  
擲戰以火箭仰攻賊只以十餘衆列而待千不當一賊張  
強弩射下我兵墻立無不命中者反抑榆而笑一日予督  
戰急我軍冒矢石幾至寨門賊以數人衝突固不辟易走  
却立斬却者三人不能止實地形使然也晝夜發兵四望  
裝塘以防劫營賊造長梯八十餘欲為偷營計以我軍刁  
斗整嚴而止永順宣慰彭翼南領土兵萬人壁南坪堡離  
支羅三日之程永兵素驍雄賊所畏憚奉湖廣谷巡撫令  
主撫不肯發一矢湖之糧運不繼永兵日抄略川民衆將  
洪達庸懦不能制監軍憲副王公紹元壁施州衛予屢差  
官約會輒稱撫處賊以牛酒厚賞饋犒永兵永頭目輒至  
賊寨甚至助賊發弩者我軍識認穿班絲裙者永兵也一  
日湖廣令指揮馬面衛經歷汪澤鄉官知縣陳燾主簿李  
源等故與中賊厚善者持谷軍門檄到賊寨名坐撫實使  
質也黃中至寨門呼曰湖廣差官來撫知四川亦差指揮  
等官坐寨黃中即下投請二省於適中處受降予曰自古  
請降肉袒與觀面縛嚙壁未有以官往者若等願降之蜀

之楚聽從其便黃中實欲以坐撫縻二省之兵見計  
不行十一月十六日從數騎携一妾與陳燾李源投湖  
其弟黃金主寨王憲副鞭黃中一百中子黃洪道聞  
知大罵欲手刃坐撫官馬面驚奔墜崖拆足江澤跌死  
黃中解至湖省谷軍門即具疏元惡既得黨與宜  
招安解散劉公亦行文令掣兵蓋二公遙制不知賊之  
虛實亦不知賊之父子兄弟為首惡如黃中者尚十  
餘輩據寨自若不係黃中之去留也予乃深言兵不  
可掣狀劉公始悟催湖兵使者旁午於道谷公堅言  
吾決不失信賊人恐四夷觀望且以書屬予云兩省共  
事何分彼此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用兵皆如此  
公意欲必勦殺數千人之命以報功慘亦甚矣吾不忍  
也一將功成萬骨枯公其念之意以予忿黃中之投湖  
欲搗寨要功也洪達彭翼南移營逼支羅按兵不動  
周廷擊一營與支羅對壘晝夜相持二十餘日殆不可  
支矣王參將領西陽兵壁永寧去牛欄支羅各五里  
許酉兵雖雄力無所施予與安參將計曰賊糧食累  
重俱在支羅不如調永寧與南浦夾攻支羅而隆居一營  
綴牛欄之賊使不得動支羅破然後合三營之兵併  
攻牛欄可也乃差指揮萬言至酉營許以能破支羅

予二千金冉維屏令酉兵盡伐樹木搭敵樓高踰支羅火  
箭射入賊寨又分兵絕其汲路賊始困夜縋一婦人下至  
酉營詐自賊中逃回酉兵問以賊情答曰我聽得賊欲劫  
汝老營酉兵遂解支羅之圍回固永寧營予聞亟遣萬言  
齎旗牌嚴令酉兵刻期赴敵毋墮賊計酉兵乃夜遣人以  
長繩密繫支羅哨樓住脚下用數千人力挽墮其一角賊  
勢窘齋牛酒詣酉營說降實緩我師為通計也予復遣  
遊擊耿光土舍安榮領遊兵往策應戒之曰務遇其衝突  
防其夜遁賊果以十一月二十五夜自焚其寨潰圍走入  
牛欄坪支羅灰燼矣周遊擊領南浦兵入隆居酉兵回割

卷五

李

永寧夾攻牛欄黃建向在營中令至營門呼曰我黃建也  
始被擒自分就死今留我在軍日飽酒肉汝等可早降死  
守何為其母兄望見大慟曰傳說汝已斬首祭旗矣不面  
復見汝面於是日使人以酒肉下啖建建得以通情與其  
兄欲內應黃金疑忌使黃紹龍守黃裳寨門益嚴賊首黃  
洪富在窪坎寨伏路被鄉兵唐仲享等擒斬持其首併縛  
黃仲明黃祖生二賊發營門梟示黃金子黃洪達亦龍潭  
學生員也善射多智事多主謀呼黃建為叔同學厚善以  
書遺黃建曰本與鄉民誓殺者黃中也我等何罪乃於衆  
中戮我人不如何以固我人心我等定與官軍大廝殺

一場黃建持書示予予為檄諭之曰若等既稱無罪何不  
亟求生路乃效黃中就死地耶若墳墓田土皆在四川不  
啻係其所有必欲與官軍廝殺何不下寨夾戰乃獨坐窮  
山如釜中魚也黃洪富伏路被擒殺之軍法也黃建黃裳  
吾何不殺之且黃中降湖欲要湖廣掣兵耶川兵不掣湖  
兵亦不敢掣貴州兵早晚到矣次日黃襲下寨陳狀云感  
萬縣不殺之恩願先象乞降賊實使之探我意旨予以部  
議有徐加撫處之語示之令宣諭各酋次日黃甲黃講降  
予思此賊只以二人試我執之則沮衆心緩之反墮欺誑  
令姑押稍待為計安恭將不識機宜即銅械二酋二酋曰  
我來投生乃投死耶何不速殺我予聞枝押者命解其械  
安曰二酋每臨陣強弩手也且本內有名安可縱也予曰  
射人先射馬此何為者擒而縱之次日縱黃建回實用為  
間諜且以恩信啗群酋也賊衆喜曰黃建尚回我屬何疑  
慮咸輸情屬黃建通款矣予欲誘致黃洪達建往招之  
報曰洪達懼留予曰吾方以恩信待若等黃甲黃講皆本  
內有名尚不留之洪達何自揣也彼本生負可衣巾來見  
竹是洪達列寃狀蓬首徒跣伏謁訴曰禍因與杜志深等  
爭田讐殺官府偏護肉視我等無所控告予曰此官府悞  
矣若遣一卒馳方尺紙提若等與杜志深勘理事已早結

卷五

李

何至大動官兵賊殺不辜吾當為若等剖之特柱志深領鄉兵在營予曰招充營爾實戎首杖之陽示公以安反側也命洪達以諸生禮相見畢屬知事駱銓歛食之密以意授駱啗洪達令勿回寨洪達食頃來謝果如駱教請曰眇在草莽勞天從深入蒙犯瘴霧洪達願侍左右予曰吾因知若讀書達禮者陰令營中盛兵容示懾之越信宿告曰洪達蒙恩不以累鼓願歸諭衆使早服降予曰若等既輸誠何不令妻子移置萬縣我令縣官給房屋編戶籍永為良民將此地為若等莊業改入萬學何苦守此使人名為賊耶洪達語塞至營門傳語其父黃金知必欲留之

卷五

議以妾田氏為質洪達愛妾也妾母龍潭田安撫妻四月送其女來嫁值大兵動莫回次早田氏從僕婢十餘人挈衣物下寨遣指揮陳昌嗣送萬縣安插洪達既以愛妾質妾母復逼之全其女遂日夜思所以自効矣於是黃甲黃講黃詔黃洪學黃洪甫黃洪安黃洪通黃黃登黃英田世宦冉聖袍等相率質妻子俱押赴萬縣洪達黃甲日往來營中黃紹龍者桀黠巨酋也所部強賊千餘黃中呼為黃袍總予惡此酋阻兵怙亂不以計取事終為梗謂達甲必致之三人曰此難以口舌下也彼方聚黨殺牛飲血誓不肯附且曰敢有誘我降者必格殺之予曰徐圖之可也已

乃計籍寨中戶口使知附籍歸農令武生曾景葵報効生員黃三隅偕達甲上寨造冊越三日冊成命周遊擊挾冊往查閱各酋首迎至祖師殿祖師者張飛也為帳下所殺浮屍于萬民戶祀之各酋首以序見先時洪達密稟曰叔黃榜黃屋皆生員也若來見稍優之即紹龍來矣屋榜果至予曰若皆諸生各賞銀牌花紅次及紹龍達甲趣之下二人實謀致之其黨不疑周遊擊領紹龍入予曰爾故為把總予欲以衆悉歸約束銷兵務農安生樂業不亦可乎紹龍唯唯遂厚犒之以幼子龍潭生員為質次日紹龍率衆數千人魚貫下投乃人給招安一票諭之曰持此不患

卷五

邏者任從所適也黃金語衆曰此散兵計也收其所部票然自是賊守稍懈十二月十八夜予張燈獨坐平茶土舍榜正崇入稟曰西隅有一樹高可十餘丈傍一崖可容十餘人令躡捷猛聞者先一人緣樹腰微而上先上者復垂微引下人累累而上殺賊巡徼者入寨舉火放砲至祖師殿開門我兵擁上策應破之必矣遂定計良久報已上十八人矣俄而砲響火起賊衆亂昏黑中自相格殺十八人者與賊大戰于牛欄坪我兵斬入寨門殺賊無算十八人者戰死三人生擒真賊六十六人賊婦及被虜千餘人黃建一家百餘口悉投下因楊正崇機密舉事未暇約會酉

兵賊殊死戰我兵不能成一鼓之功然自此賊亦氣奪寨已焚西南隅矣時大雪六十餘賊在營慮生他變悉戮之營外令洪達黃甲傳諭各酋拆寨散黨賊疑官軍欲盡坑之要我軍退一舍如是者累日黃紹龍拘紮在營惶惶稟請領領官軍夜至彼寨門呼其子內應予曰若能盡室赴萬縣乎紹龍呼其妻子將下黃金留不發紹龍計窮躍出營外幾脫被戎兵擒斬之尚能以手擊地作格鬪狀真壯士也自是賊愈喪膽稍投入永順營諸納質者欲率眾歸蜀餘各自為逃匿計黃中家丁梅壽者潛至營言狀且曰願作鄉導遂領官兵於正月初五夜由一隘口攻入燒祖師殿隆居南浦兵自前入永寧兵自腹背入殺賊不知其數黃洪達從其父黃金與眾賊奔遁一舉而掃巢穴天明予親上寨積聚糗糧聽官軍取之賊或遁七葉山或投永順營予令參將安大朝王紹遊擊周宗各領精銳千人追蹙日暮三將回稱親至永順營果於三更時黃金等四千餘賊奔入營領在營取彭真南不致疎虞結狀予初七日班師歸蜀者隨車騎衆載道所過父老歡呼鼓舞聲震遠迎如離湯火自今始帖席眠矣軍正秀勢孤酉兵攻圍數日萬邑令沈清親往諭之遂降是役也予深入險奧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飲澗窟宿茨房曉起嵐氣薰蒸臭味

卷五

五

卷五

五

若雄黃非烟非霧瀾漫山谷猶幸不中瘴毒無病思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飛禽站站墮水中景象類之始舉事時湖兵肯併力合圍賊懼而請罪則令其折寨散黨派處州邑編入戶籍牛欄坪設立所治與施州衛東西鎮壓此不戰之兵善後之計寧非兩得若果自恃險固旅拒不服則或擊其首或擊其尾共成倚角之功蕩滌妖氛之氣奠安兩省震驚群蠻此亦奉行天討直壯之師也至挾職官為質何異求防借聽撫之名輕要退舍五旬不采老師費糧所幸先奪天險直扼賊吭誘結群酋計質妻子彼為內應我得攻瑕實賴

皇威震疊將士効勞所致彼時亦聽質官將不敢發一矢因黃中降遽了事班師譬之畜毒腹心必釀癰疽大患川湖無安枕之期矣湖廣以得黃中先上捷音四川以平巢穴後行奏報遂致兩省異議科臣查參而兵部以四川之勦為正中之奇湖廣之撫為奇中之正兩省撫按勘議亦以異用同功為詞蓋以地方底定共成安懷之勦予身任軍旅之寄躬冒矢石之鋒記其始末如此永順營領四千餘賊谷軍門以分賞永順保靖餘發各州縣安插後該道漸次焚除黃甲黃達等家口投蜀者分置各州縣給以白蓮教板民沒官田土各附籍編民矣

論曰自古用兵貴謀賤戰此賊已得地形若先以三百人守第一天門則蜀兵不能深入入亦難仰攻湖兵主撫賊固守高固以老我師兩省疲於轉輸苦於久役至春雨水連綿江流泛漲糧匱而士有飢色疾疫並生土兵思歸我師坐困矣賊雖狡計不出此豈非罪惡貫盈天亡之耶黃建一倖酋予用之以誘致黃洪達復因洪達而致黃紹龍二酋皆黠貲其所愛我得以制其死命不戰而自潰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故謀為上戰次之撫下矣聚數千亡命不換其群欲令盡歸農畝此可責之狼子野心乎諺曰養虎遺患非計之得也

分守嶺西議處安攘事宜

為陳末議以裨安攘地方事照得廣東一省負山阻海自古為盜賊淵藪蓋地形使然也嘉靖先年雖有聲息倏出倏沒官軍得以施鵬勦之功而郡邑亦罕聞抱鼓之警何也賴有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人畏官府畏法律故也近二十餘年來務存姑息之政沿冒因循之弊盜賊有越城劫庫殺害官兵不能追討責令官司軍兵各役賠償止矣有放火殺人姦淫婦女劫掠財物不能勦捕有司差人招撫導之出境止矣甚至豪猾不納稅糧團聚鄉村操兵拒捕騷留職官

則給冠帶以撫之夫輿圖至廣所恃以上下相維內安外攘者紀綱法度在也自唐以姑息致亂宋以和好日弱元以招撫坐失此往事之明鑒今之招撫何不以前事為鑒也且彼見為賊之利而法紀不足畏何苦日惴惴然為吾良民受官府追呼箠楚之害也夫倭寇乃外邪也元氣固則邪無從入稍有侵害按脉而治之可愈惟內賊譬之病癰蓄毒于中忌諱忍護卒之潰腸腐胃元氣盡耗身且不保矣今之山賊其大者至擁衆一二千據險自衛稍納糧差以愚官府而實通透諸賊呼為老巢海賊其大者亦各擁衆不下數千分據要害橫行海上出入郡邑有司遺之金帛謂之招撫彼賊所欲既盈亦曰聽撫其實占耕民田侵奪海利強索報水百姓畏賊甚於畏官輸賊亟於輸稅而忘命失業之徒歸賊有如歸市奸民利賊厚售潛通禁物遂致徒黨日繁火器俱便此東廣之宿難也不早治之必至潰決其他溪崗山箐諸徭獷夷獠自古未有禽獮草薶之者譬之手足疥癢要在制馭得宜可以兵威懾服也今選將調兵文武宣力威稜遐暢奸宄震驚倭賊犯高州者度劉無遺犯瓊州者望風遠竄許瑞聰召而奔命之不暇林

鳳投降而乞身之無所掃數十年妖氛之氣奠一方  
枕席之安此其時矣乘此威聲振揚之會大收廓清  
蕩平之績山賊結寨山谷四郊半為賊壘勢必搗之  
以絕其根欲搗之須調狼兵以狼兵為搜扒以浙兵  
為衝鋒以官軍土兵分布要害用間諜以携其黨招  
降附以孤其勢禁通透以貧破其衆彼進不可支退  
莫能守勢窮力屈犁庭掃穴必矣海賊大者則持重  
兵彈壓先使間諜為陳禍福開諭之以今天下全盛  
南倭北虜率皆畏威納欵若等小醜既稱聽撫何為  
擁衆不散欲籍為兵乎則分隸各水寨聽把總約束

卷五

合

高

欲歸諸農乎則准還本鄉或分派州縣聽有司安插  
生理為首者准與買置屋業隨帶家小棲住與編氓  
同收戶籍官府決不失信殺降執與身膏斧鉞妻子  
為戮乎且張璉吳平曾一本輩孰能漏刃哉彼若悔  
禍自當革心若負固不悛勦之可也如吾廣兵未集  
則題會閩兵倚角擒之必矣此誠

天心厭亂 皇靈丕振之時一勞永逸易危為安之  
機也豈可姑息養亂使宿難潰決不可救藥哉

為練土兵以責實効事照得近來閩廣討賊輒調浙  
兵往歲浙直備倭又調福兵浙兵惟義烏人常用以

故礦徒故其人多習武藝威總兵在浙江為叅將時  
日訓練之而所部朱旺王如龍等皆義烏人俱以卒  
徒起自行伍稱戰將殺倭有功威總兵馭卒有恩行  
師有律持法不貸信賞不吝將士樂為之用所向輒  
克故浙兵由此雄於他省是以今之調兵必曰浙兵  
其實非曩時素練之兵而用兵者亦非戚與朱王其  
人也本道在高州下操有把總孫子厚浙兵半營葉  
希淵土兵半營復有高州所旗軍二百名茂名縣民  
壯二百名感恩縣知縣羅善狼兵一百二十名俱在  
教場開操見孫子厚葉希淵一營兵排列行陣按威

卷五

合

主

總兵陣法分左右前後四哨每哨分為哨者四為隊  
者十二每隊為兵者十二長執旗為牌者二為笏者  
二為鎗者四為短兵者二為火兵者一左右前後執  
四色之旗即古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象也而中  
軍居中專號令焉法非不善矣見其自始出至卒事  
金鼓無節行伍錯亂問之則日久不習也復令牌笏  
鎗力各以所長兩兩相對分勝負以行賞罰僅得三  
十餘人餘無應者問之把總曰委未習也復令試鳥  
銃手持不定良久方發十無一中令旗軍民壯各隨  
所長與營兵相較互有勝負羅知縣狼兵試藥弩十

中六七即此而觀則浙兵與土兵何異練則土兵可使為精銳不練即浙兵市傭耳以之兵一旦遇方張之寇未有不望敵披靡者也雖學戚總兵陣法縱得閩熟亦不過行伍整齊坐作可觀而武藝不精防身無具將固可襲而虜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蒐田獮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以列國之兵皆可以應敵用能保其境土未有如今日武備廢弛秦養無藉之徒驅之殺賊是何異張空拳而搏虎不格明矣夫一人善射千夫決拾在所倡也本道籍記各兵分隸委任旗軍責之所官營兵責之把總

卷五

七

民壯責之隊長各募教師教之牌刀教之鎗銃教之弓弩鳥銃各習一藝期以一月校閱以行賞罰衆亦踴躍知奮爭自向往今又一月矣奉鈞牌土兵欲令東西互用精壯者籍記在官歸農以高州土兵言之合陽江東莞新會恩平等縣藉為半營自羅參將至今屢經挑選途險阻山寨賊情靡不同知哨官滿岐鄭勝亦知兵可用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去歲殺倭多獲功級若再加訓練亦足當一面之寄吳川知縣葉春所募土兵皆寧川所參將王如澄部卒曾在海上屢歷戰功吳川叢爾小城瀕海盜衝足以拒守者

恃有此兵也合無姑容此二枝兵准番訓練庶武藝開熟可以責其敵愾之勇先聲震疊地方之保障攸賴矣

為寬法網以安地方事照得廣東山海寇盜淵藪小民無業易於輕去其鄉近來盜賊黨類滋蔓亦因法網太密所致如捕獲一強竊盜到官即令供報同徒所報徒黨不能得其一二而仇叛者數十業已報官不得不為之拘捕如審無相干即令十家牌勘結釋放可也多有不與辯理淹禁庾死者無數有憑賊供報即文致其罪視其案真死有餘辜究其情實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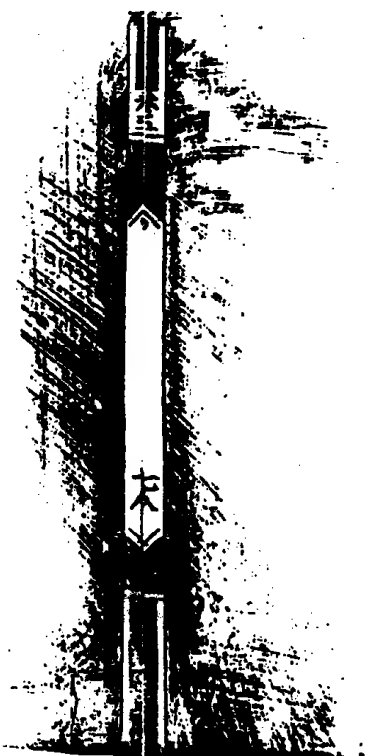
卷五

七

賊口有一犯而株連數十人監一人即累一家失所因犯滿獄疫氣相染此其致傷天和一也失所之家照提之犯或無衣食或俱刑法即逃入賊寨故寧山頭望廷尉豈肯廷尉望山頭此其驅之使盜二也甚非古人罪疑惟輕之意夫東廣盜區當與百姓更始開其自新之路過其為盜之源本道住劄高州帛審府縣監人犯除充軍以上照舊監候外審過徒罪以下情可矜疑者即行釋放及查卷案照提甚多恐無知入賊仍出示曉諭凡照提人犯許其赴道投首重則量從末減輕則即與開釋所以安反側而廣招徠



者亦弭盜一端也



石室私抄目錄

卷之六

度居齋閣

送郭東山侍御北伐監軍

送祝九山曹長出補 德府左相

恭謝 恩封 淮上別馬同江度支

舟次廣陵寄懷清源兵憲丁南溪省使李內庵

王弘宇 訪秦兩溪給諫

中秋同李內菴王弘宇二省使清源讌集

儲館喜曹長陳獅岡見枉

卷六 目錄

庚戌紀事

送劉應谷同年出守衛輝

過清源會何芳洲王弘宇二舊僚留別

駐懷來城溫三山侍御招遊奉法寺

春夜祝九山林肖雲二曹長見枉時虜至城下

送陳黃峯省長使金陵便道之楚

過亂塔廢寺

訪許石屋同年時在告結廬吳山

永陵陪祀 登金山江天閣

匡廬天池寺眺望 東林寺少憩



黃梅道中

自君之出矣

送人歸閩

儲館月夜懷陳獅岡

濟黃河

飲常山毛山人

寓杭州待黃淺廬度支同適京師太守孫環山

携觴見枉

鉛山雨夕

秋日黃少竹項履齋二吏部見枉草堂賞菊

遊虎丘

淮河夜泊

方十洲許石屋二同年邀飲吳山野亭

酬楊明田民部天津見寄

過榆林驛周總戎破虜之虞追紀其事

卷六

合目錄

二

洪上逢陳季山水部同乃兄雙山宴集

淮河雨夕

都下送田上舍歸閩

赴孫環山太守西湖之遊遲主人未至

鎮江阻風同年紫崖太守見招

廣陵酬同年楊東岡侍御見招

郭東臯枉顧草堂賦得憶昔投贈

登鼓山絕頂留贈山下主人

登妙峯

遊武夷山望張仙岩

過望夫石擬石寄夫效楚詞體

擬夫寄石

北上聞吳下警報

旅次寄懷戴龍臺三首 除夕泊嚴州

同張平江旅慙德安縣普勲寺二首

同胡龍江明府夜話二首

潛山縣恭逢 聖壽遙祝

楓香驛即事

過趙柱野給諫山莊留贈

桐城訪戴渾菴司徒

次濠梁恭望鳳陽 陵寢

送兵曹谷近滄擢澤潞兵憲

送陳蘇山省長使楚兼省覲

卷六

合目錄

三

送馮少洲兵憲之硤 省中獨坐

送職方大夫宋齊川督學西蜀

過舒城贈龍眠舊徒 白石曉行

勾漏洞

雷陽西湖堂

至蒼梧謁大司馬總制王公

遊靈山三海洞

喜雨登城樓同門叅戎馮叅戎顧都閫暢飲至

夜有贈栢梁體

棘闌夜坐

西湖堂對客

寇萊公祠

卜賢祠

皖城渡江有懷

元日同岳牧諸公覲見

入蜀十五韻

歸州吊屈原昭君

并序

贈夔守陳獅岡

除夕廣寒驛夜坐

過鐵鎖橋

松州自冬經春默然雨雪予至日天氣朗霽喜

而有作

赴蜀宿臺山寺

巡絕塞遙至臆臘閱武十五韻

過巫山望十二峯不見感而賦之

巫峽夜宿

寄酬陳獅岡

赴松州駐明月關

過風洞關

卷本

四

立春成都道中

萬西原憲伯在告以詩見枉垂示所作別業圖

遂為賦之

遊武夷

謁朱文公祠

九日彭城懷古

睢陽懷古

過舒城周公瑾故宅

送趙翰林乃兄授

德府典儀南歸

代作

題醒翁亭

丙寅歲入賀

聖壽

太行皇帝挽詞二首

入賀禮竣辭

闕回任謝

賜宴鈔

秋日同諸公飲林野橋

奉嘉亭次韻

賀葉少洲得子二首

送林對山少宰拜官留都觀省赴任二十二韻

林野橋以詩見枉賦舍

施大叅半峰項少叅履齋見枉草堂有懷往事

王雲竹邀同康礪峰諸同年賞菊二首

送黃梓谷憲長入秦

賀中丞塗任齋公平寇

贈李西垣總戎平寇

送戶部林仲山北上

酬林野橋戶部壽日之作三首

送陳少岩應貢北上

午日同諸公泛舟龍江

岡陵雙壽為郡守遷少微題二首

卷本

五

送周終慕乞養歸四明二首

小亭為周洞岩大叅乃兄題

北上過青楓嶺懷杜中舊遊

半江曉發

晚渡鄉溪

旅途述懷寄山中同志

次濠梁夢入朝班

過充府

春晴旅途有述

河間道中追憶在蜀時事愴然述懷

自羊城別顧西岩憲伯十年餘矣重逢京邸共

話生平喜而有作

過太僕聞中丞李石塘破賊旋師作凱歌五首

遊南華寺

見六祖真相

送岳伯方采山陞大僕卿之京

宿大宰公館讀族克齋中丞壁間留味愴然感

懷遂次其韻

萬曆紀元入賀 聖壽

慶賀禮成

駕由左順門

朝兩宮奉 旨賜宴

彰德為曹魏故宮今趙王府在焉過而賦之

府江自大征後境土宴如過而有作

昭江舟行

府江夜泊

過衡陽遙少微兵憲邀飲鴈峰寺

卷三

題靈山寺卷三首

題劉節齋方伯孝感卷 有并

題忠節並茂卷 有序

送巡撫龐惺庵入總內臺留思歌十首 并序

夢蕭宴語耿中丞授簡命題為浙左轄謝松屏作

送謝養和節推擢天曹北上

送杜武川運長應朝

秋日陳雙山劉少麓葉芝山陳木岩在顧道山

草亭奉和雙山來韻

送謝大行繹梅奉使琉球還朝六首

送蕭給諫乾養奉使琉球還朝

題勞門朱氏貞烈卷 并序

龍眠歌送本府李鵬河司理考績北上 并序

滇中有鳥名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

得偶墜者拾食之

北方有獸名曰蜮鼠前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

為蜮距虛取并草以與之蜮有患害也蜮

距虛必負而走

湘雲遙祝為舒中陽方伯題

華萼山房卷為王華巒運長作

卷三

貞萱榮壽為邑侯董貞復太夫人頌

元功授鉞為總戎呼益齋題

挽大宗伯林肖泉公 挽大宗伯林對山公

送閩清學諭朱檀河遷建昌教授

贈良相姪守備粵西石牛營

和兩頭織纖

題林順齊方伯乾山風木圖

贈福清羅雲鵬膺封入觀

題王斗坡壠上蓮華石室蟠龍窩二扁

贈鄧百屏少府重膺封詔

與劉少麓王雲竹陳後洲林雙臺鄭龍津登越

王臺有作并序

寄左方伯陳五嶽先生并序

八月十五日同友人楊東冶盧少湖復初庵觀

塔訪淨上人

贈侯邑許丞陞岷府典寶正

題鳳山鄭一所憲副封君榮贈卷

送續石江公祖榮擢三吳兵憲

又七言絕一首

十月庭中白黃二菊盛開

卷本

春晴同友人飲復初禪林

贈僧家

石室私抄卷之六

閩侯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度居庸關

聖朝京邑控諸藩天設居庸鎖北門險絕重關真虎  
視峰盤八達似熊蹲樓高日閃旌旗動城上風威鼓  
角喧未許天驕窺塞口萬年中國勢常尊

送郭東山侍御北伐監軍

使君攬轡向邊城鼓角喧喧發一帝京塞上風旂翻  
翼影匣中霜劍作龍鳴孟堅早擅燕然勒范老行看

卷本

西賊驚他日功成歌凱入諸纓方信屬儒生

送祝九山曹長出補 德府左相

天末離亭送客杯秋風悵別恨難裁十年執戟朝鵷  
並千里揚旌驛騎催周室親藩唯魯衛漢家詞客數  
鄉故知君為厭承明去尚想靈光奏賦才

恭謝 恩封

紫誥煌煌出建章小臣恭捧倍瞻光龍飛玉簡恩波  
重露潤金書 御墨香謬奉敕班真忝竊新承殊渥  
有輝光清時表朽慚無補願誦斯千祝 聖皇

升次廣陵寄懷清源兵憲丁南溪省使李內庵王弘宇

憶自分携作遊清源遙望暮雲浮省郎王節臨芳署暮  
府雕旂繞畫樓弱柳和煙籠水國片帆飛雨下揚州知君  
共飲驚蟻月獨立蒼苔送遠眸

淮上別酬馬同江度支

飛帆落日渡黃河仙侶相逢載酒過縱飲不妨樽潦倒劇  
談無問夜如何暄沙衝雨生寒漲遠水迎風起夕波千里  
故人傷遠別淮陽回首暮雲多

訪秦兩溪給諫

林鶯谷口啼春晚傳說西庄給事居宅傍青山供杖屨堂  
開綠野近樵漁精忠劉向多封事寂寞楊雄只著書自是

東山高卧處鹿門時有故人車

中秋同李內菴王弘宇二省使清源讌集

驅車塵外散幽情野老欣逢解榻迎幾處笙歌盈錦里一  
時冠蓋動江城虹飛百尺銀橋落月上千峰天柱明歎賞  
叨陪仙侶後此身疑已在蓬瀛

儲館喜曹長陳獅岡見枉

咄咄書空坐省臺清樽忽喜故人來晚風庭葉翻翻下落  
日城鴉故故回海內弟兄唯汝共天涯懷抱向誰開東南  
今已悲中谷天下軍儲總可哀

庚戌紀事

代馬嘶北風胡兵慘聲鼓哀哀征戍兒父子飼豺虎伊昔  
我

聖皇三駕造戎虜天山勒鴻銘玉階舞千羽瀚海寂無波  
窮髮為編戶有道二百年疆場久寧宇秦關百二重一旦  
豺狼聚火通甘泉宮馬飲黃龍府徒起頗牧思誰當衛霍  
伍穢狁益以熾棘門真嬰豎

至尊御明堂赫然振神武蠢茲擾搶妖未可撓天怒太白  
已掩鼻旄頭落長努吾聞六月師但用尹吉甫

送劉應谷同年出守衛輝

昔年題柱憶仙郎數戰聲華滿帝鄉入奉金章辭鳳闕晚

移朱戟下朝陽延陵雅樂歌猶在康叔流風世未忘為報  
王程君莫緩哀哀鴻鴈正堪傷

過清源會何芳洲王弘宇二舊僚留別

昔去青青楊柳垂今來搖落客心悲最憐王粲登樓賦媿  
和何瑜臨海詩樽酒再逢人倚玉秋風重見髮成絲相携  
忽漫驚長別惆悵江雲日暮時

駐懷來城溫三山侍御招遊奉法寺

春風使節按邊疆清暇追陪到上方玉塞霜清嚴斧鉞珠  
林風動雜琳琅坐深漸覺天花落塵外憐將世慮忘更甘  
青山供遠眺凌空瀟灑欲飛翔

春夜祝九山林肖雲二曹長見枉時房至城下

冉冉紅塵捲暮風殊方偏喜故人同禁城春色花應早粉  
署爐煙雪已融縱飲不辭良夜醉論文更覺冷情濃百年  
世事堪揮淚倚劔狂歌氣自雄

送陳黃峰省長使金陵便道之楚

東風送別向嚴程四牡駢駢出鳳城北極晴雲瞻使節南  
天星斗閃文旌江分漢浦樓船下客至襄陽花鳥迎他日  
向都詞賦就知君大雅振芳聲

過亂塔廢寺

結構知何代淒涼一廢臺塔惟藏舍利佛已見輪迴檀越

卷八

詩

留金地胡僧辨劫灰興亡千古事塵世轉堪哀

訪許石屋同年時在告結廬吳山

客有南歸者閒情薄世喧青山謝朓宅綠竹子猷軒病以  
觀濤起道因用拙存花神與鳥意相對已忘言

孝烈皇后週年 永陵陪祀

澹澹星軒夜珊珊玉樹風上霄飛紫蓋疊嶂遶珠宮瑤草  
鏡春碧祥雲綻晚紅遙瞻翠微裏佳氣鬱葱葱

登金山江天閣

寶地窮探歷還躡策上峰閣居蓬島上人在紫霞中山以  
金簪戴九從銀漢通飄飄起遐想破浪御長風

匡廬天池寺眺望

鴻造聲名山巨靈運神臂廬阜振奇拔彩錯森畫戟執接  
南斗懸影落明湖碧紛披輕雲重去天不盈尺聯綿控九  
疑公泗水七澤緬邈洪厓子精鍊留窟宅中有青蓮池恍  
疑瀛海開靈根茁瑤華石髓流丹液我昔夢遊之茲焉恣  
心適手携胡孫藤足躡謝公屐深巖半脚日鳥道斷行跡  
欣逢五老迎咲拚披霞客雙劍倚蒼旻飛瀑灑青壁五老皆峯名  
黛色淨林巒煙容變朝夕名花旗奇安古樹盤  
怪石冷吟松壑鳴香杳人寰隔香風吹我裳返舉凌九陌  
宴坐愜心幽賞既豈有數玄覽懷遠公勝事謝往昔規我  
係世緼候逐風塵役凌晨別松關回首片雲白

東林寺少憇

東峰蘭若翠煙浮客子登臨愜勝遊樹色尚分蓮社秀泉  
聲遙送虎溪流霜林乍覺聞清梵風葉那堪聽早秋便欲  
講臺尋舊業白雲深鎖薜蘿幽

黃梅道中

物色生蕭颯頻添客慮煩行行異風土日日改方言跡逐  
飛蓬轉情同倦鳥驚將心寄明月流照故鄉園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整羅裳思君如明月夜夜照中堂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絲絲思君如寶鏡日日對光儀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雲鬟思君如雙燕飛去復飛還

送人歸閩

凄凄廣陽樹瑟瑟王京秋每送遊人去時添作客愁月明  
金瑣渡雲滿越王樓惜別重搔首憐子滯帝州

儲帥月夜懷陳御岡

新秋曾共陳蕃榻杯酒論心靜夜分世路艱難慙短劍  
名衰老嘆空文踈窓捲幔侵涼露隔座盤松宿暮雲此地  
與君相對月重來見月倍思君

濟黃河

黃河之水拍天高驚風卷雪聲怒涌春帆凌亂倚江皋奔  
流逆折難容舸閩關千重阻征袍側身南望旅情切鴻飛  
帶月聲嘈嘈欲眠不眠對濁醪醉吟王壺濡素毫

飲常山毛山人

四牡遠行邁招携獨喜君山花明綺席石嶂散晴文屋邊  
龍宮水簷飛馬隴雲所居有白龍湖馬鞍山拙子勞宦徹聊此淨塵  
氛

寓杭州待黃淺廬度支同適京師太守孫環山携觴  
見枉

息駕依華省忽忽殘暑徂王事靡遑處豈不畏簡書春言

懷友生弭節意躊躇兀坐寒傳侶忽狂故人車芳樽慙清  
賞延論酬樂背涼風起天末新爽滿庭除澹雲含夕暉樹  
色入簾疎感此物景曠頓令煩抱舒情親坐超忽因之慰  
離居

鉛山雨夕

孤城聊駐蓋細雨落簷梅萬壑分春溜千峰送曉雷坐深  
延短燭吟罷引溪盃稍覺鄉關近嚴更客思催

秋日黃少竹項履齋二吏部見枉草堂賞菊

秋日草堂黃菊開故人携興共徘徊寒花幾點驚霜鬢  
鴈羣飛帶月來自吳杜陵白屋暖不妨山簡習池迴天涯

歲暮憐知己莫厭相過數舉杯

遊虎丘

幽尋到虎丘歷覽樂神遊說法孤僧定虛亭片月留劍光  
寒綠水塔影下長洲轉入香林坐彌銷塵外憂

方卜洲許石屋二同年邀飲吳山野亭

客路厭喧囂偶此共高尚亭皋俯林岑遐轍窮物以春言  
同心友延賞委嘉貺四美懷豫遊飛觴促交暢吳謳激微  
商繞梁發清亮俯仰羣動姿幽研簇奇狀叢竹韻野絃羣  
峰繡列障孤景泛明城閒雲自流蕩澹然鳳素襟始覺塵  
襟安振衣陟重岡臨風益超曠

酬楊明田民部天津見寄

仙署俯長流，崇墉控上游。雲開江樹曉，濤撼海門秋。思遠  
牧生筆，盃斟謝朓樓。乘槎吾有興，遲爾訪牽牛。

淮河夜泊

淮海潮正喧，黃河流復駛。惡風捲怒濤，舟楫難為理。淋漓  
蘆荻秋，濛濛煙霧起。嗷嗷鴻鴈鳴，微微漁火迤。仰視夜何  
其，星宿爛如綺。羣籟振林端，淒然滿心耳。胡為此滯滯，撫  
景傷素履。世事如飛蓬，浮蹤若流水。擾擾適路岐，車轍何  
時已。

過榆林驛周總戎破虜之處追紀其事

將軍專斧鉞，誓欲滅強胡。獨立三邊靜，英聲百代殊。將營  
開細柳，兵法祖陰符。節制無愆伐，經營有妙謨。鯨鯢行可  
剪，風鶴盡先驅。羌虜歸元國，匈奴避却都。王師真敵愾，幕  
府獻戎俘。悵望懷精爽，徘徊泣路隅。中興數諸將，形合繪  
麟圖。

洪上逢陳季山水部仍同乃兄雙山宴集

天上故人滄水使，開筵對客興何長。樽中竹葉新浮綠，雪  
裏梅花欲吐香。愁為他鄉逢歲暮，喜於盡省接仙郎。論文  
更愛同康樂，春草詞華遠擅場。

淮河雨夕

桂棹倚淮流，蕭條序已秋。悲風捲層浪，微雨灑孤舟。遠火  
時明滅，流螢自去留。客懷轉悽惻，飛夢到滄洲。

赴孫環山太守西湖之遊遲主人未至

萬點晴峰遠樹蒼，西湖翠嶺接天光。道人時放孤山鶴，太  
守新開有美堂。絕巘雲霞生曙色，疎林梅蕊妬幽芳。相過  
此地，惜心賞，省竹何辭引興長。

都下送田上舍歸閩

英妙君稱瑚璉器，早從上國列儒流。田何卒業還東去，司  
馬雄文事遠遊。曉日驚聲傳太液，春風對色滿皇州。文旌  
遙引三山外，目斷飛鴻一倚樓。

鎮江阻風同年申紫崖太守見招

鷗棲倦時煥，落日滯孤舟。緬邈懷京洛，悄然茲淹留。辛接  
故人欽，晤言結綢繆。層城薄清漢，俯抱大江流。中有雙王  
闕，宛若瀛海洲。對此佳境，曠然之芳序。秋濤雲起高，喚新  
月上銀鈎。延眺忘日夕，春戀情獨優。拔豁恣探賞，因之滌  
煩憂。

廣陵酬同年楊東陶侍御見招

岩峩廣陵城，天目觀西峙。形槩控上游，沃衍亘千里。吳楚  
連襟，快舟車若流水。壯哉聲名都，天塹通南紀。我來紫駟  
舟，懷土欽信美。逢君仗霜鉞，歡携在江渚。羣宴披素襟，



奉君子履延論含清芬高文一何綺驪歌促飛觴婉孌更  
移畧江清霧氣消日霑遠山紫啼路直微風言覽霍聖宰  
惆悵後遠征結念共無已

郭東臯狂顧草堂賦得憶昔投贈

憶昔之京華逢君上漢槎才名傾後輩風雅擅名家玄怡  
通三易冥搜洞七車結交何慷慨據論更清嘉坐對如瓊  
樹相期醉紫霞星躔占太史萍聚在天涯時序苦奔迫秋  
風轉蕭索去住兩分張彼此隨所適我滯周南雲君作峨  
眉客郭曾蜀相思泣路岐轉眼傷心碧憐君謝朝鵲解印岵  
故園閑弄屏嶂月興入桃花源山陰理清拙蓬室枉高軒  
解擗意方豁折麻獎彌敦花前湛清醕雨餘剪芳蓀追論  
十載事惆悵一心煩世路太行險交情市道喧素懷厭  
縹緲吾愛靜者尊

登鼓山絕頂留贈山下主人

九月天氣高金風汎蘭蕙靈籟振林端羣峰開朗霽而我  
愛名山興理山陰世龐公有好懷邀我林下憩遂結汗漫  
期欲窮九垓裔手携胡孫藤言覓仙人桂石門宛自存丹  
室已云閑飛步歷翠微極目無纖翳松聲天樂鳴壁影雲  
旗曳憑虛攬八極渺望無盡勢俯瞰微溟渤浩浩東流逝  
緬彼空中鶴不以虞羅制羨君學冥筌方眼睨塵世邀矣

懷高風遐想諧夙契飄飄望青冥豈為樊籠繫吾當整雲  
車五嶽拂長袂

登妙峰

周覽恣名山茲峰信高妙羣山如逐鹿合沓成奔峭翼  
龍鳳翔於焉結精要彩錯獻多姿寂歷含衆竅躡屐托幽  
崕遊眺遊眺巖花幽自開頗擬拔坐相嘯江橫素練明日  
峰青山貌散步入禪關空對寒山笑緬矣懷康樂與生臨  
海嶠千古仰清芬期與爾同調

遊武夷山望張仙巖

躡步上昇真長揖紫霞客茲山多靈異想像銀臺閣瑤草  
吐金光慧泉注丹液仙翁挾芳熊衆世如遺跡回首謝所  
親尚留赤玉鳥我欲徃從之青山片雲白悞與軒冕期遂  
落俗士格人生非金石百年輕一擲徒為尚平憂寸心還  
自惜猶恨隔兩塵學道恐無益緬起滄洲思朗然隨所適  
過望夫石 擬石寄夫效楚詞體

君不歸兮若飛雲縹緲於長空香塵一去已遠隔秦關楚  
水之萬重珠簾兮網絲寶鏡兮盤龍望江上之春燕聽雲  
間之秋鴻夢惘惘而欲徃覺失路之無蹤朝馳余馬於椒  
丘步低回而夷猶好莽莽其馬止魂營營而莫留對菱花  
以暗度兮却惆悵而私愛製美錦而迴文兮寄青鳥為余

投鳥一去而不返涕滂漚而交流頭為素娥托于明月子  
清光長與君而同遊不作陽臺雲雨子徒飛夢于千秋

擬夫寄石

歡愛遠牽別惻惻難具陳丈夫四方志飄如隨風塵嗟彼  
負薪者見棄閨中人彈鋏過燕趙鳴鞭西入秦寧能守叔  
實萬里若比隣昔為形戀影今成參與辰君看雙龍劍會  
合當有神繚繞瓊樹枝纏綿亦有因子獨秉芳節我歸及  
茲晨預將春飛燕裂素寄情親開絨慰離拆石應復化身  
北上聞吳下警報

肅肅戒宵征勞勞將何適傷聞羽書馳倦作風塵客三六

卷五

詩五

成荒墟人物殊往昔壯士誰請纓孤臣憂思劇對酒發悲  
歌撫劍空嘆息事殊寸心違夢遶兩柳隔莫揮顧榮扇徒  
堅亞大壁一鼓未成列三軍皆辟易白骨亂如麻河水流  
盡赤天意厭妖氛

皇威蕩寇逆強弩射長空廓清在朝夕

旅次寄懷戴龍臺二首

沙合橋遠草閣幽道人長此對沙鷗清潭月落龍初醒曲  
逕松陰鶴自留謝朓青山臨坐榻陶潛黃菊麗芳秋賽子  
空滯周南客惆悵江雲一倚樓

遂初亭傍人江隈卜築清幽掃徑苔波湧月明金瓊渡春

流雲滿越王臺梓岫遠浦迷煙對笛弄前村落曉梅我昔  
有懷曾訪戴沉沉夜雨動溪盃

除夕泊嚴州

羈危千里道漂泊任風煙為客寧知節達人說是年  
憑倚望孤燭對愁眠欲擬板花頌徒勞旅夢牽

同張平江旅慈德安縣普勲寺二首

抱疾傷漂蕩珠林暫寄蹤清溪澄曉霽雜樹起微風聽鳥  
聲喧息看山野色空何如離塵網長此卧雲松  
野外雙珠樹懸知靜者若何緣供爇拙無得悟玄虛庭寂  
呼山鳥溪清悅藻魚與君相對久無語意何如

卷五

詩五

同胡龍江明府夜話二首

淹留南郭寺楓葉起林聲世路艱虞共天涯老病并愁  
折瓊樹慷慨拂青萍話到心中事長歌意不平  
脩脩窓外竹唧唧百虫鳴感此物候變因之煩慮生風塵  
倚孤劍身世嘆浮萍坐惜容華晚相期在令名

潛山縣恭逢

聖壽遙祝

紫氣繞明光欣逢 寶誕祥情同嵩嶽祝心綴鸞鵠行獻  
納懷金鑑氣想 御香齊天歌

聖壽卜曆總靈長

楓香驛即事

年來世事總堪悲，駐馬楓香倍所思。  
聞道近畿烽火急，可憐中谷室家離。  
有懷感嘆看長劍，無路從容叩赤墀。  
寄語皇華觀風者，好評籌策答明時。

過趙柱野給諫山庄留贈

高人愛清幽，結廬依徑曲。  
山光薄林空，樹色繞窓綠。  
掃石自怡情，臨流每濯足。  
柴門尚畫局，扶策看已旭。  
鶴鳴天柱峰，雲歸輞川谷。  
適與素心諧，而無塵事俗。  
念我命駕尋君，商賈捫蘿境。  
自玄對榻人如玉，長嘯振英音。  
妙解抽道錄，昂哉蒼生期。  
東山有遺躅。

桐城訪戴渾菴司徒

籍籍戴安道，閑情獨晏如。  
離君長憶汝，同病更憐予。  
杜甫終憂國，茂陵早著書。  
定知宣室召，前席為君虛。

次濠梁恭望鳳陽

皇陵

葱鬱祥光度，紛披紫氣重。  
九天騰赤電，萬壑湧芙蓉。  
鳳舞迴層嶂，龍盤抱岱峰。  
百神咸戾止，羣望盡朝宗。  
寶霧亭亭合，晴雲朵朵紅。  
遙瞻佳麗域，恭識異靈鍾。  
律呂調珍鳥，旌旗閃彩虹。  
氤氳香繞殿，蒼翠柏參空。  
培植懷周芑，規模陋漢豐。  
銀潢流自遠，玉案衍無窮。  
咫尺欽如在，瞻依慶幸隆。

嵩湖攀已邈歌咏頌神功

送兵曹谷近滄擢澤潞兵憲

有美人如玉，由來獨激昂。  
明經齊伏邱，獻策漢賢良。  
筆健題鸚鵡，文成吐鳳凰。  
驛驢看獨步，鵬鷃羨高翔。  
窈窕通金籍，趨駘捧御床。  
玉關嚴鎖鑰，蘭署借輝光。  
地險開雄鎮，山盤繞太行。  
豺狼皆避道，貔虎盡騰驤。  
氣肅雕弓月，寒生玉劍霜。  
威名馳定遠，慷慨繫賢王。  
載播清風頌，猶宣講德章。  
山川瞻斧鉞，廊廟重珪璋。  
河內知難借，文思合未忘。  
經綸懷密勿，早晚侍重裳。

送陳蕪山省長使楚無省觀

親承鳳詔近，爐香玉珮展。  
搖出建章詞，藻早推陳記。  
室風流不讓，漢田郎。  
都亭車騎傾臺省，驛路旌旗耀楚湘。  
此去書遊津吏候，定知負弩擁江鄉。

送馮少洲兵憲之陝右

馮驩籍籍著賢聲，朝拜新符出帝京。  
晚色離亭津樹合，夕陽駐馬夏雲生。  
城臨渭水繁秦塞，險絕潼關列漢旌。  
遙識軍麾清朔漠，磨崖早已勒鴻名。

省中獨坐

窈窕有宵省，閑深焚香獨坐淨。  
幽襟日長好鳥當窓語，庭

靜疎魂散午陰海內風塵愁未息天邊鴻鴈思難禁十午  
執戟慚無補曼倩何須嘆陸沉

送職方大夫宋齊川督學西蜀

朝奉天書下玉墀文旌西指望峨眉雲迷谿渚征鴻渺路  
入巴江遠棹移訪古尚傳諸葛陣留題定擬少陵詩知君  
文武才名重輪閣從容想論思

過舒城贈龍眠舊徒

昔年浪迹滯南斜別子風煙十載餘遙憶草玄長閉閣寧  
知彈缺尚無魚交情惠好應憐汝吐論清芬足起予珍重  
平生莫自負好將書劍赴公車

白石曉行

策馬歷山家紆迴鳥道賒家嵐時作霧欲雪不成花澗淺  
分金溜溪流攤篆沙平生遠行邁今日復天涯

勾漏洞

靈島何年開名傳葛稚川人將黃鶴去山自白雲連丹火  
藏金鼎青田種石蓮玉篇如可讀吾欲叩真詮

至蒼梧謁大司馬總制王公

重關倚天墜巨鎮控蠻荒江勢雙流轉山形萬點蒼軍麾  
羅壘壁地險壯金湯日月旌旗閃風霆覩令揚材官閑鳥  
陣士卒盡龍驤坐見旄頭滅還令海鯨藏桓桓左司馬第

甲靖邊疆

西湖堂

明湖淨如練秀色湧芙蓉窈窕仙人闕娉嬛玉女峰月留  
清鏡裏雲宿翠微中解到會心處嗎盧欲御風

遊靈山三海洞

昔聞滄海變靈異在茲山幻石明沙篆懸岩帶浪斑泉聲  
寒古洞雲氣護玄關便欲尋真訣浮名好是閑

喜雨登城樓同門叅戎西岑馮叅戎心齋顧都閫雪  
峰暢飲至夜有贈柏梁體

長空澹澹海雲收十里波恬層氣浮高城百雉雄中洲下

卷六

七

臨平楚救層丘千川萬川雨渥優光茫未泰盈前疇黎庶  
歡呼解我憂一時冠蓋並追遊主賓繁會樂情投興極酣  
歌錯觥籌今夕何夕月夜流有如同泛山陰舟又如吟眺  
庾公樓不辭取醉共淹留將軍意氣橫素練慷慨志欲吞  
九州手中常運交八矛酒後擊柱拂吳鉤坐者一箭落旄  
頭笑取金印列封侯

棘園夜坐

鎖院沉沉玉漏長捲簾獨坐下天香風傳鼓角人俱寂月  
度河梁夜未央閣上青藜懸太乙空中瑞氣閃文昌  
九重衣見方前席會看鸞鶴集建章

西湖堂對客

湖上新開有美堂  
娟娟草色淨幽芳  
鶯花不負供吟眺  
蕭鼓何勞報夕陽  
絕島流雲波上歛  
平臺帶水席邊涼  
相逢更憶羊何輩  
臨海詩成興自長

謁冠萊公祠

丞相祠堂雲構新  
千年遺像想猶真  
簾間細細香生篆  
階下盈盈草自春  
豈謂澶淵扶萬乘  
翻然滄海泣孤臣  
他時疋馬渡江日  
須信當年鎖鑰人

謁十賢祠

衮衮衣冠侍建章  
諸公何事遠投荒  
憂時白髮甘凋喪  
公

卷六

詩八

國丹心自激揚  
煙雨啼猿深瘴癘  
山川駐馬有輝光  
千年祠屋遺靈在  
先後清芬聚一堂

皖城渡江有懷

述職遵虞典  
馳驅敢告勞  
嚴風吹古渡  
飛雪點征袍  
朔風夕淒淒  
潏聲夜怒涌  
迥然風土異  
南望倚江皋

元日同岳牧諸公覲見

沉沉魚鑰九天開  
闔闔鐘聲杳霽間  
忝竊六年懷郡篆  
再陪羣后侍朝班  
香飄玉几開春殿  
肩動金鑾識

聖顏佳氣慈慈淳

御帳頒歌天保祝南山

入蜀十五韻

鴻造奠巴土  
西當太白維  
盤叢初肇域  
秦伯始開基  
橫絕岷峨峻  
雄標劍閣奇  
羊腸盤詰屈  
鳥道歷逶迤  
萬壑趨二峽  
羣山突九疑  
巨靈難運擘  
力竟何施爬  
尺捫岑井蒼茫失  
路岐懸崖緣磴入  
亥徑曳車遲  
策馬衝泥怯  
征夫冒險疲  
旅程良阻折  
王事獨驅馳  
鼓吹雲中度  
旌旗樹杪移  
未須誇負弩  
行且縱褻帷  
慷慨王尊馭  
駟遲揚子居  
江留諸葛陣  
地遍少陵詩  
覽勝懷千古  
前脩庶可追

歸州吊屈原昭君一省并序

歸州為漢祕婦邑在荆楚西裔屈原王嬙故居處

卷六

詩九

也彼其以才見疎以色被毀卒為楚江之魂異域之鬼悲哉嗚呼古今賢豪類此多矣過而吊之

秭歸山水郭盤薄亦多安地孕扶輿淑人稱絕代奇入宮翻見妬憤國轉生疑度曲飛胡騎行吟滯楚紉魄歸青草塚魂逐綠江滔下載空遺恨臨風灑吊詞

贈慶守陳師岡

君本玉皇吏來為白帝臣孤城多勝跡五馬獨行春  
控笏看山近褰帷問俗頻  
郡樓堪眺聽羨爾出風塵

除夕廣寒驛夜坐

今夕是何夕廣亭我獨來  
嚴更催臘去秉燭待春回  
燈出

巴人薦擢從旅伴開定知物候變明發探寒梅

### 過鐵鎖橋

山形雙峭拔水勢浩湯倚岬筏為路懸橋鐵作梁翻波  
龍欲奮帶月鶴崢嶸遙憶王尊馭衆危氣益揚

松州自冬經春黯然而雨雪予至日天氣朗霽喜而有

作

嚴冬閔重玄絕塞轉凄切松州綿萬山陰氣特凝結幽崖  
背日光歷春尚飛雪而我度重關惠風拂霜節窮谷回春  
融陽和變慘冽三軍如快鏖庶衆向榮悅傷哉遠戍兒刀  
斗寒宵徹縣官費徵輸竭我代膏血願言泰階平妖氛坐

銷滅

### 巡絕塞遠至臆臘閱武十五韻

坤靈開地戶設險若為工峻拔金蓬外橫連寶頂東遙迤  
城郭狀線繞塞垣崇山自岷岡發江從洮水通千峰照積  
雪萬壑嘯悲風壯士貌貅擁材官虎豹雄建牙張幕府獵  
駢耀元戎躡甲誇穿札鳴弦忽墜鴻聞闐金鼓振閃閃明  
旗紅韓范征西略牧頗破敵功勩胡奔磧北是虜逾渾中  
瀚海無傳箭關山絕舉烽風飄聞折柳霜曉避行馳勲業  
新標挂謳歌已暮兮願將江漢頌早獻

大明宮

### 赴蜀宿臺山寺

珠林蘭若倚層巒獨坐焚香五夜寒蘿月疎鐘塵外想諸  
天法界靜中看宦情祇似邯鄲夢世路真成蜀道難便欲  
乞身同賀老逍遙鑑曲著黃冠

### 過巫山望十二峰不見感而賦之

神女芳蹤何處求青山縹緲白雲浮盈盈一水不得見使  
我佇立空凝眸皎如風前臨玉樹繁若仙館之瓊樓玉樹  
珊瑚維瓊環瓊樓隱隱下銀鈎神女飄飄在何許朝為行  
雲暮為雨雨色山前幾晦明雲行已散還復聚惟有茲峰  
真楚陽岷峨劍閣遙相望東開白帝之王闕西當參井凌

蒼蒼凝如瑞冕羅劍戟肅如楷笏朝東皇擎天砥柱遏狂  
瀾上應太白同精光貞心耿耿永不滅陽臺之夢何荒唐

### 巫峽夜宿

巫峽江流下楚湘猿聲淒切斷人腸無端驚起三更夢恍  
忽猶疑似故鄉

### 寄酬陳獅岡

使車天上拂霜旌擊鼓停橈白帝城却向五峰回首望江  
清子夜月孤明

### 赴松州駐明月閣

閃閃旌旗耀日光乘春杖鉞按邊疆不堪風土悲行客猶

喜梅花似故鄉雪嶺亂雲暝遠樹關山明月對離觴塞子  
半落風塵際十載驅馳髮已霜

過風洞關

皇風清穆播遠城一統華夷共太平何處月明弄羌笛三  
軍折柳夜歸營

立春成都道中

東郊野老報春來四顧青山剩放梅念我獨遊巴子國與  
誰同上望鄉臺錦江綠漾晴光轉玉壘雲移曙色開莫問  
此身歸定處浣花溪上好啣杯

萬西原憲伯在告以詩見枉垂示所作別業圖且曰

見吾志所存久矣遂為賦之

西墅江村間高人早卜居一區楊子宅萬卷鄴侯書不似  
終南徑真同彭澤廬觀濤應有興羨子做方壺

遊武夷

幔亭飛翠幾千春絳節飄飄列上真秩望瑤壇傳遠漢登  
封王檢紀先秦雲瑞羽客遙歌吹洞口漁郎細問津自魏  
廿年渾浪跡欲從玄度謝朝紳

謁朱文公祠

祠前有大隱屏晚對峰擎天柱

息駕棲霞地維舟大隱前孤峰相對晚一柱獨擎天飛步  
凌虛曠澄神叩易玄遺祠薦芳芷明月滿回船

九日彭城懷古

客路逢重九偏過戲馬臺黃花擎露艷白髮感時催帽向  
風前整樽從旅邸開可憐歌舞地立馬獨徘徊

睢陽懷古

秦氏失其鹿中原成亂麻群雄相角逐兵戈日交加楚漢  
鬪智力戰爭始紛拏殺人如草管積骸委泥沙悲風吹四  
野愁殺白楊花日暮黃雲動古樹集啼鴉蕭蕭睢陽道千  
載令人嗟

過舒城周公瑾故宅

東吳會獵擁貔貅聞道孫劉破敵秋天意生瑜復生亮得

無遺恨取荊州

送趙翰林乃兄授德府典儀南歸代作

鄉里衣冠別

帝京秋風驛路便歸程雲旗野色紅塵合鼙鼓江聲綠鷁  
輕霄漢常懸懷閣夢王門今見曳裾行清華太史稱連璧  
君有銅鞮伯氏名

題醒翁亭

湖畔草亭一醒翁湖光元與素心同行吟不似澤中叟蒲  
散真如河上公好雨新抽江樹綠飛花故點客衣紅細推  
物理年華度人世相逢醉夢中

丙寅歲入賀

聖壽

閭闔氤氳紫氣浮五更鳴珮入螭頭太平擬描充衛味寶

誕欣逢軒曆周

聖壽特

三殿高呼恭虎拜九重香霧傍

龍裘微臣獻納懷金鑑願祝皇圖億萬秋

入賀禮竣辭

闕回任謝

賜宴鈔

曉辭 鳳闕觀 重瞳萬國瞻依拜舞同勅使傳宣 天

語近尚方蕃錫 聖恩隆歸途更望峨眉月清夢猶聞長

樂鍾喜際昇平無以畚載歌天保頌 皇風

大行皇帝挽詞 二首

卷五

廿四

憶昨千秋節道遙鵷鷺行幸陪高嶽祝翻槍劍弓藏日馭

寶慶谷雲遊適帝鄉天關望不極涕淚滿衣裳

四紀勞宵旰中興漢道昌離宮憑主几縣圃薦瑤觴群望

迎仙輿千官捧御床昂湖遺劍寫攀號淚淋浪

秋日同諸公飲林野橋戶部奉嘉亭次韻

奉嘉池館蓼花風積雨涼生入坐中有竹偏宜逢地主論

文况復接名公情戀遠倚當軒見蕙晼叢開曲徑通醉後

相看憐白髮夜深談劍氣猶雄

賀葉少洲得子二首

曾讀崧高頌甫申徽降神維熊占夢日玄鳥誕商夜淑氣

符金粟祥光絢玉麟標銀羊叔子定擬是前身

有子何論晚承家世所欽渥中龍種異池上鳳毛琛作室

還期構趙庭足慰心君家多桂樹不穀寶燕林

送林對山少宰拜官留都觀省赴任二十二韻

海嶽鍾靈秀如公實挺生早通金馬籍更擅玉堂名經術

推劉向文章邁長卿業承司馬走班列石璫清珥筆芸香

閣分黎太乙精養然雄武庫鏗爾振韶韻教習環林重傳

經帳後盈維新達

聖主啓沃達承明密勿率咸有清華切通英講筵開燕

寢廡直聽鷄鳴擗勿辭中禁分曹領舊京虛懸留藻

卷五

廿五

鑑窮筵接蓬瀛戀

開晴雲繞起庭畫錦榮版輿娛綵服竹笋薦金觥共

效稱觴祝爭看負弩迎累朝崇相業八座舊家聲

王事寧遑慶星軺動遠征歡携情未已離別思猶

傾去去三山渺飄飄五兩輕風吹鐵甕棹旂指石頭

城重地資元宰嘉謨屬保衡玉橋還聽履商鼎待

調羹

林野橋以詩見枉夜坐有懷賦畲

中宵耿不寐宴坐愜心閒何處生凄瑟秋聲遠在山寒

蛩鳴雨急孤鷹帶雲還遙憶同心侶清芬未可攀



施大叅半舉項少叅履齋見枉草堂有懷往事三首

傳說高軒過殷勤倒屣迎文園其寂寞陶駕息徂征却憶

紅顏別翻驚白髮生憑將樽酒意共慰十年情

憶昔京華別分爲楚蜀行衡陽過鴈渺雪嶺暮雲橫乍見

交逾密相悲話屢更嗟耽十載事惆悵不勝情

少年懷意氣談笑倚青萍麟閣看留畫龍沙待請纓誓將

橫短劍直欲斬長鯨世路多翻覆浮雲倏變更虛名祇自

悞衰朽竟何成預卜行藏定寧知寵辱驚北山銘已勒南

畝菊方盈不似行吟者逢人說獨醒

王雲竹邀同康礪峯諸同年賞菊二首

卷五

詩廿

佳色呈三徑紛披冒紫烟香分柱史宅宛對玉堂僊却愛

樽前媚偏憐燭下妍歡娛拚一醉明月落歌筵

十載江湖侶今同鄉國遊籬花方爛熳樽酒共淹留勲業

黃梁夢行藏霜髮秋未湏惜沉醉身世一輕鷗

送黃梓谷憲長入秦

使車迢遞出閩關萬里應過蜀道艱早歲譽隆黃叔度中

興詔起謝東山旌麾遠慰三秦望劍履還趨五夜班霄漢

勲庸屬公等好訂籌策侍

龍顏

賀中丞堂任齋公平寇

元帥專征寄閭符材官百萬擁前驅縱橫壁壘風雲合羅

列旌麾帟豹超陣布六花騰殺氣管開細柳運神謀學方

咲指旄頭滅洗劍應教海蠃誅共說八公皆晉甲直須一

擊繁單于高標銅柱雄荒服新肇金湯鎮海隅特漳州新築澄海城

父老携漿迎節鉞將軍索矢沸箠于壯猷自昔稱元老經

畧由來屬大儒

聖主分茅宣寶冊中興開閣繪麟圖太平功業須公等干

羽今看佐有虞

贈李西垣總戎平寇二首

李廣威傳古坵平腰橫寶劍肆專征陰符早授黃公畧細

柳今開漢將營已向狼山擒猛虎李先在雅山有功後從瀚海斬

長鯨元戎節令雷霆迅肯使軍麾越甲鳴

上將胞族數萬兵手持一劍倚天橫請纓志繫中行說揮

弱謀深漢孔明強弩射空捨琴瑟樓船截浪海波平捷書

早獻麒麟殿定遠勳名邁漢京

秋江別意卷送戶部林仲山坵上

秋容澄遠鵲樹色晚峰開客泛天邊棹人傳江上杯殺華

漢署芳詞賦建安才渺渺星河望清光燭上台

桂棹凌波渡芳樽惜路岐秋風正搖落列思轉凄其迢遞

頻看劍登臨幾賦詩殷勤重握手來來贈江離

次韻酬林野橋戶部壽日之作三首

漢署舊儒郎歸來日泛觴琴書閒歲月松菊傲風霜無

論潘生拙直成杜老狂山齋讀書處帶草拂堦長

風流王謝郎客至引壺觴窓快松蘿月杯傳橘柚霜草

玄楊窈窕避僊阮猖狂予亦尋真者從君結社長

憶昔謬為郎同君醉客觴轉傷衰謝日翻覺鬢毛霜迺

興憑詩遣閑愁付酒狂尚平心事畢共卧水雲長

送陳少岩應貢北上

東風吹客棹楊柳館離思司馬題橋日宗生破浪時鶯

鳴春殿晚蝶舞上林枝君過長安陌看花幾賦詩

卷六

廿九

午日同諸公泛舟龍江

釣龍臺下闢龍舟龍在江心死欲浮滄海潮連金鎖渡碧

潭雲護越王樓當筵蕭鼓迎風振雅會衣冠鎮日遊况復山

川競勝驟飄飄疑足泛瀛洲

岡陵雙壽為郡守邊少微題二首

丹景開蓬島青牛啓道詮至人鹿門史齊德少君賢誥染

龍飛藻筵歌旗喜蒞東方桃李幾熟長獻舞衣前

具慶稱觴日笙歌南極輝瑤池青鳥下玉壘白雲飛祿養

三千石年華七十稀畫堂開畫錦應勝老萊衣

送周終慕乞養歸四明二首

遊子含情切封章王陸陳言將陟屺念遠慰倚閭人郡耆其

崇咏堂盈萱草春百年忠孝重持此當君親

白雲渺何許可望不可親之子遠行邁天涯懷苦辛陳情動

令伯色養憶安仁頌奏南陔曲年年獻壽辰

小亭為周洞岩大參乃兄題

盤谷棲霞處儵然一草亭人稱鹿門叟天現少微星雲氣生

虛牖芙蓉秀綠屏想當鸞鳥嶺頂鳳吹振山靈

北上過青楓嶺懷社中舊游

長掩柴門咏菊松得從洛社接芳蹤昔年已解文鵝侶此日猶

聞長樂鍾獨上青楓書劍冷却憐綠野酒杯濃憑高極目雲飛

卷六

廿九

歲日暮亭亭駐遠峰

芋江曉發

桂棹橫波渡風帆帶雨斜綠歸溪畔柳白噴浪中花倚劍看

牛斗開尊戀物華乘流隨所適不逐漢臣槎

晚渡鄴溪

鄴溪春水綠落日晚風披倚棹防沈怯衝寒信馬遲泉聲雨外

急樹影霧中移老我江湖客飄零無定期

旅途述懷寄山中同志

一為軒冕保淪落世塵繼耿倚長劍遑遑問路岐伏波榮名

沒諸葛鑒驅馳遠愧陶彭澤聞情醉菊籬

次涿梁夢入朝班

銀燭張虛館嚴更引漏殘東風吹客夢一夜到長安清切  
鳴珂入趨瞻委珮珊珊覺來天宇淨猶似玉階寒

過宛府

天上明奎度星分列魯藩羣山朝泰岳衆水接涿源國是  
周封舊俗猶鄉射存觀風憶司馬歷歷驛征軒

春情旅途有述

澹蕩春光滿客程飛花片片點新晴枝頭弄日黃鸝語苑  
外翻風粉蝶輕裝白抵應憐杜甫行歲何事卜君平幸逢

宣室勤清問勉効涓埃荅 聖明

卷三

廿

河間道中追憶在蜀時事愴然述懷

傍人柳色催春暮渺渺開河幾問津五十年餘雙短髮八  
千里外一征人脩途荏苒貪趨命往事艱危倍愴神念我  
勞生真索莫空將書劍老風塵

自羊城別顧西岩憲伯十年餘矣重逢京邸共話生

平喜而有作

使君氣槩獨昂藏憶昨論交在五羊一別風烟殊去住十年  
踪跡共悲傷長安車騎遊塵合輦蹄驚花淑景光莫向周  
南嘆留滯經綸全仗濟時康

皇極門朝見

鍾鼓初傳龍御時掖門方啓珮聲遲香飄玉座鳴鞭靜日射

金扉簇仗移獸舞從諧虞舜治鵷班新觀漢官儀小臣已謝  
滄洲遠幸際清朝拜赤墀

過大庾聞中丞李石塘破賊旋師作凱歌五首

隆中久卧六韜閑料敵訂籌樽俎間一鼓元兇旋就戮銳歌  
清吹度梅關

相國胸藏數萬兵指揮彌令動天敵彎弓咲指旄頭滅肯使  
軍麾越甲鳴

開府登壇東誓師龍驤千里耀軍麾七擒坐令南中定折首

連集太白旗

卷六

三

細柳縱橫列將營六花飛陣若羅星三軍賈勇雷霆擊好  
似公山草木兵

雷鼓嘈嘈動地喧長戈東指下翁源咲談手掣雙龍劍倒  
海寧教鯨鱸奔

遊南華寺

六祖談經處婆娑寶樹蒼傳衣宗派遠洗鉢慧泉香法雨澄  
玄境慈雲護古堂塵勞聊借榻身世兩相忘

見六祖真相

獅子黃金座居然定慧時不生元不滅無覺亦無知普授僧  
河誦真符苦海離禪門非有障神悟即菩提

送岳伯方采山陞大僕卿之京

星輶迢遞上神京，楊柳依依綰別情。  
治行早推循吏傳，姓名新註御書屏。  
時逢鳳曆王春會，曉入鵷班卿月明。  
萬騎雲中方解甲，清曹端喜泰階平。

宿大寧公館讀殷克齋中丞壁間留咏愴然感懷遂次其韻

山樓虛館淨塵纓，麗藻逢君翰墨清。  
畫省昔年同寓直，孤燈此夜獨含情。  
謝安久繫蒼生望，諸葛長垂宇宙名。  
讀罷新詩淚沾臆，空梁殘照月空明。

萬曆紀元入賀

聖壽

社稷中興日，君王出震時。  
雲晴開雉尾，日表識龍姿。

宣室勤清問，文華密論思。  
逍遙瞻咫尺，展獻壽詩成。

兩宮奉 旨賜宴

金臺傳曉箭，玉珮侍垂裳。  
獻納千秋繼，氤氳五夜香。

兩宮隆孝養，萬國喜趨跄。  
仰荷

天恩重瓊醪出尚方

彰德為曹魏故宮，今趙王府在焉，過而賦之。

百雉漳河繞，曹公此舊宮。  
山川遺漢壤，形勢壯藩封。  
鄴下

才能會黃初，霸業雄尚思。  
橫槊日銅雀，洒秋風。

府江自大征之後境土晏如過而有作

八桂雄金雉，巋然鎮大荒。  
山形森列戟，水勢曲迴腸。  
民雜休備俗，地經戰伐場。  
皇威長震疊，棄靖遠疆。

昭江舟行

瑟瑟昭江冷，舟行路幾盤。  
山光侵坐見，水色上心寒。  
欲雪飄成霰，迴沙擁急灘。  
中流大自在，捲幔下風湍。

府江夜泊

刁斗寒更切，烟籠瘴不開。  
月懸山有礙，風引浪遲迴。  
野火時明滅，流雲自去來。  
夜深塵境寂，坐對思悠哉。

過衡陽遠少微兵憲邀飲馬峰寺

寺在迴馬峰下，按圖經云馬飛到此即止，至春復北去。

北去

萬里經長夏，炎蒸度祝融。  
故人枉飛蓋，坐對領清風。  
塵世三生夢，浮蹤萬劫空。  
僕夫問前路，回首覩歸鴻。

題靈山寺卷三首

錫阜開山處，巖光驚嶺西。  
一輪明月上，普照衆生迷。  
迷途緣何處，齊心玩法華。  
法離一切相，長御白牛車。  
三車本為象，一種是真宗。  
解到真如境，方知萬劫空。

題劉節齋方伯孝威卷 有序

方伯劉節齋母黃太夫人嬰足疾久弗瘳公甚憂之一夕太夫人夢有婦氏手持草若鳳像花狀療之既寤恍若所祠觀音大士也晨興步履如故公大喜以其事告于薦紳士夫咸神異之各為詩歌本公孝感文煥曰予讀晉門品觀世音神力解厄之說詳矣至旱麓之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則以文王之聖而明神佑之也劉母大士之應以予所稱詩詞信不虛矣為之偈曰

吾聞觀世音無量功德神妙相本具足萬變難具陳肱除一切苦以佛威力故慧日照須彌清光遍淨土

卷五

合

三十五

靈鑒忠孝家佛力長守護孟水青楊枝祗園珠林樹爰薦聖善人修證辨道真名註南斗籍歲綿王曆春業障斷世塵善果成佛因慈悲大尊者應識是前身

題忠節並茂卷 有月

給諫謝可嵩名黃在

世廟朝以諫大禮遭廷杖復申救都司成東廊先生論劾時宰致忤出守太平齋志以沒側室劉氏年甫十九誓志撫孤五十餘年冰操凜然一門忠節世兩難之

穆宗登極追贈給諫公大常少卿吾閩觀察使顏泉

鄒公褒其門曰忠節並茂予與公伯子為同年敬仰高風為紀其事

三山何崔嵬流水日東逝中有給事在孤松雙鶴唳此地昔依然此人邈難繼山高後水清靈響振萬世送巡撫龐惺庵入總內臺番思歌十首并序

閩自昔稱輿壤民罔識兵革里巷熙恬嘉靖丁巳歲倭夷突入薄會城肆其荼毒

肅皇帝特遣重臣督撫兵食半屬草創已未歲寇再入禍亂尤慘徵兵議餉郡邑繹騷濱海樓船列兵而守督撫諸公相繼經略駸駸乎治矣吾民方

卷五

合

三十六

湯火譬之病虛元氣未復我惺翁起自家居承制撫治士民咸動色相慶曰是在御史時按中州兩浙督學畿甸者龐使君龐使君云公下車召父老千庭問民疾苦首禁官市弛力征罷權稅革供億條賦役濳河渠繕津梁一切滌去煩苛與民更始精覈士籍裁縮歲餉使兵歸於營百姓晏堵至籌策戎務海外有截袍鼓之聲不聞自公之來民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昔召穆公既平淮夷即徹疆土詩曰匪疚匪棘來旬來宣蓋戡定與安集異用同功此穆公所以作周之翰公之心即穆公

之心也今百穀豐登閭閻樂業安攘之効爛然可睹矣公方有大造於吾閩以惠我無疆

聖天子進公副都御史入掌院事矣士民如赤子之離慈母誅借恂弗獲相與咏歌之立石紀頌之社而稷之尸而祝之文煥敬拜手颺言曰自古八臣為國家懋建殊勛盛德大業必流之金石播之雅頌歌申甫曰崧高維嶽歌召虎曰江漢湯湯蓋嶽川嶽之靈以讚揚盛美吾閩八郡皆公茂德之所顯融駿功之所著定名山大川圖牒可稽茲表其最著者各為歌一章以侈戎功以昭靈貺公之福

履如嶽峙川至而八郡川嶽亦于焉增重矣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敢藉手以獻

鼓山 省東名山

鼓山東射曉雲紅萬頃波濤砥柱中獨障閩南海天淨高標銅柱紀元功

旗山 省西名山

西峰羅列鎮金天開府旌旗日月懸處處紫麻絃誦沸八閩歌舞太平年

南臺 省南大川 南臺舊有沙合出相之識

南臺江抱越王樓相府旌麾紫氣浮金鎖渡頭沙正

合天風遙送濟川舟

壺公 興化名山

壺公翠律倚青冥幕府宣風海若靈萬里波恬通職貢磨厓鏡石鎮東溟

洛陽 泉州大川

洛陽橋上萬人呼麗德公來使我蘓海外鯨波成有截溫陵今已似名都

九龍 漳州名山

九龍形勝壯重閩海上旌旗控百蠻幕府坐籌聲教遠將軍矚鞠夜歸閑

劍津 延平大川

寶劍光騰牛斗邊川溼紫氣有龍眠千年神物風雲會霖雨蒼生大有年

拜相 汀州名山

山名拜相拱神京玉洞風生雜珮聲天為名公遺聖跡特從恩眷侍承明

登高 郡式名山

登高下瞰萬家春竝說中丞問俗頻共去攀轅留不住焚香戴道望清塵

武夷 建寧名山

慢亭霞起列僊宮秩望璫壇禮上公矯矯中丞祠屋  
在千年俎豆報功崇

蓼蕭宴語耿中丞授簡命題為浙左轄謝松屏  
作

聖朝精吏治六計察群臣我讀循良傳公真殊絕倫  
勤勞憂國念感激致君身汲鄭宣前烈趙張振後塵  
敷茲財賦地共荷使君仁輯瑞趙文陞鳴璫領薦紳  
星臨象緯逼天鑑日華親虞帝疇咨日周王訪落辰  
精誠紆聖眷宴坐切楓宸樂奏鈞天曲盤分玉食珍  
蓼蕭承燕語宮錦被恩新勲業銘鐘鼎聯翩歷要津  
人情賢夢卜君子以經綸直道持清橐儀刑秉大鈞  
箕精天誕傳衡望嶽生申江漢英靈閔君臣契合神  
王階應聽履黃閣且圖麟會待商霖潤沾濡徧海濱  
送謝養和節推天曹止上

安石並傳海內名分符司理到松城風竹千里秋霜  
淨月傍三山子夜清處處甘棠歌召菱悠悠征旆上  
神京天曹元是文昌侶日近爐烟侍

聖明

送杜武川運長應朝

輯瑞趙彤陛雲端駕赤驂賢聲空冀壯世路滯周南

公昔為青州太守望湖濱  
憲副復左遷至移至今官鶴侶携將伴棠林  
清光天尺五遙望接台三

秋日陳雙山劉少薇葉芝山陳木岩狂  
草亭奉和雙山來韻

天末風吹雜樹鳴空山搖落送秋聲臺連古  
近地接隣霄太宇清伐徑結茅宜小隱閒構  
怡情登高作賦群公事媿我濡毫獨後成

送謝大行繹梅奉使琉球還朝

七言律

聖代分茅奠海疆使君卿

命耀選荒金華鳳簡辭中禁玉帶麟袍出尚

波臣迎遠節龍宮靈若護飛航夢回長樂鐘  
向扶桑捧日光

其一

節使宣綸寵命光錦衣猶帶仙爐香爭看負  
擁好似相如論符印

其二

天朝寶冊下重溟海嶽諸神盡効靈共親雙  
節應知百獻舞虞廷

其三

赫赫綸音君命臨殊方明月照丹心臣身

如水豈似當年陸賈金

其四

奉使遙凌窮髮回搜奇無得訪蓬萊壯懷擬似謝康樂掛席親拾海月來

其五

遠逐浮槎問女郎天孫為報錦雲裳歸來大放玄虛筆錯落昭回天漢章

送蕭給諫乾養奉使琉球還朝

親承寶冊賜夷王劍復晨趨出建章聲教遠頒周正朔威儀新觀漢冠裳空陸賈通南粵檄捧相如諭

卷六

雅叩建節歸來報

明主早圖王會頌陶唐

題勞門朱氏貞烈卷并序

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夫衛女行嫁者也中道聞喪傅母與俱執教之使然哉非其天性耶朱氏女在閨閣中聞勞夫君死即謝華鉛不御往而即喪居數月不食死視衛女抑又難矣嗟夫世道日趨節義一事往往鍾於女流而在忠孝之家此其繫綱常闡世教豈小哉可以風矣

義御無却且山高無返泉一身既許人安可復棄捐

妾身非金石金石無全堅妾心似明月團圓在青天

眾星森以列明月獨嬋娟吾讀衛女傳清輝照簡編

龍眠歌送本府李鵬河司理考績北上并序

予昔讀書舒城龍眠書院垂四十年矣今鵬

河李公舒人也以名進士司理吾郡賢能獨

最考績北上縉紳士夫各為詩章贈別予感

今思昔作龍眠歌寄意以代驪駒

憶昔龍眠講業時壯心直與古人期青雲事業邈難

許高賢雅況相追隨訪古臨眺周瑜城周郎豪氣浩

卷六

四

縱橫鼓鼙江上戰聲寒東風一炬走曹瞞自謂中原

可席卷中道霸業空摧殘寥落英雄千古恨使我撫

累坐長嘆龍眠居士李公麟讀書處飛霞池館俱在

名清心慮熒侯樊理淳化圖畫虞公虞集詩千載今

賞芳譽徘徊更望梅山岑仙尉梅福高蹤起遐佇我

別龍眠四十秋蹉跎往事徒悠悠衰晚辜負

明主恩乞身解組歸林立君侯逸氣橫九州禁戰傳

呼擁道周道傍兒童歌且舞共道賢侯為召杜公庭

三載獄無冤漢法六條賴明府會須報政達承明召

見金鑾謁明主侯本龍眠李公胃龍種不與時眾



伍飛騰直上九天衢霖雨蒼生霑下土

宋李公麟讀書龍眠山號龍眠居士所居有

飛霞亭清心池元變理溥化畫爲圖虞集題

詩漢南昌尉梅福棄官隱居梅山鵬河即龍

眠居士裔也

漁中有鳥名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  
得偶墜者拾食之

荷錢行帶綠江空唼鯉含藻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

飽何曾餓死信天翁真人蘭廷瑞詩

北方有獸名曰蠛鼠前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

卷之八

四十五

爲蠛鼠距虛取耳草以與之蠛有患害也蠛

距虛必負而走

蠛恒念飢有蠛長哺之所生雖異類所托實相宜

蠛不餓死蠛亦無禍危賦質固云拙謀生亦有知

吁嗟鴟鵂輩腐鼠爭喧追亦有豺與虎吞噬無已時

鷗鼠飲滿腹鷗鷗棲一枝周周相啣羽狗在水涯

萬葉各有適鷗鷗何猜欺達人貴知命營營安所施

湘雲遙祝爲舒中陽方伯題

方岳藩屏重清朝列上卿狄雲岵岵念潘日板輿情

賢樹開華萼水桃薦玉觥湘川台斗映長傍錦堂明

華萼山房卷爲王華巒運長作

蜀內江有山名華萼蓋唐玄宗華萼樓成以

賦策十內江范金卿試第一故以華萼名其

讀書之山運長王華巒亦讀書此山題爲華

萼山房

白帝昭靈貺名賢應斗魁玄傳楊子業賦檀馬卿才

華萼分中禁巒雲接上台山靈長守護帶草覆書臺

貞萱榮壽爲邑侯董貞復太夫人頌

護草樹之背盈盈葉四垂春風到階序貞色自蕤威

何以奉慈壽蟠桃三熟時

卷之八

四十四

護草樹之背結根托瑤圃朱明曜貞姿不與衆卉伍

何以奉慈壽南山正當戶

護草樹之背容華歲月老王玉露凋衆芳貞心長自保

何以奉慈壽王母王文素

護草樹之背幽皇枝自繁丹顏凌雪色貞質固靈根

何以奉慈壽北海捧金尊

元功授鉞爲總戎呼益齋題

上將當朝荷寵靈靈書光重下承明胸藏虎豹六韜

略牙列貔貅八陣兵構俎坐銷閭海瘴旌旗飛閃粵

江城知君元是封侯相麟閣還應屬大名

挽大宗伯林肖泉公

彤伯三朝望台階八座榮大儒程伯子世業漢玄成  
典校宗群略儀刑重五更欽然觀大化青史獨完名

挽大宗伯林對山公

講幄依中禁清朝屬典刑合宮勤問道宣室坐橫經  
再曳尚書履乍騎箕尾星乾坤留正氣川嶽表遺靈  
送閩清學諭朱檀河遷建昌教授

君家紫陽學高論解人順腹飽五經笥名尊一卷師  
春風坐幾月深雪立多時再捧盱江檄悠悠繫衆思  
贈良相姪守備粵西石牛營

卷五

四

愛汝胸中有甲兵手持一劍倚天橫六花早授黃公  
略細柳新開漢將營鎮日軍中閑開鞠清霄蠻部擁  
袍筌阿戎不負良家選仗鉞還應樹大名

和兩頭織織

兩頭織織錦繡紅半白半黑雲外峰  
風磊磊落落遠山鍾

題林順齊方伯乾山風木圖

曾聞使節歷三巴處處棠陰樹自華今日乾山回首  
望瀟瀟松栢起寒鴉  
使君西蜀擁旌旄志剪鯨鯢軍務勞百丈磨崖碑尚

在峴山何似雪山高

贈福清羅鵬雲鼎封入覲

我讀循良傳賢侯名與齊騰言馴雉化共喜借鸞樓  
太液恩波重綸章御墨題上林春樹晚青瑣聽黃鸝  
題王斗坡龍上蓮華石室蟠龍窩二扁

芳前群峰翠開花玉井蓮靈根托瑤圃秀色冒青烟  
石室傳精要塵寰離苦緣此心元不染明月照前川  
高人結遐賞選勝在茲峰玩世愚名谷藏身卧有龍  
步邀羅徑月坐嘯海天風之子超玄度逍遙伴赤松  
與劉少麓王雲竹陳後洲林雙臺鄭龍津登越

卷六

四

王臺有作并序

無諸乃禹苗裔世王閩地漢高帝起旅以兵屬漢  
鉤秦蹙項有功復封為閩越王廟食茲土輒著靈  
應我朝王師航海取閩王將李公托為漁父導  
引誓以不殺傳檄而定功德在吾閩甚鉅歲久廟  
圯煥隆慶四年請于當道出帑金脩葺廟貌重新  
歲時伏臘祀事孔虔用答神休庶惠我民於無疆  
云

金鎖渡頭潮正平越王臺樹枕江城藩封原是神明  
胃義旅長驅漢將營瀚海王師征戰息歲時父老陂

奔誠匡扶自昔威靈在時有紅袍鐵馬聲

澹澹長江春水來釣龍人去有荒臺江空日抱鼉鼉  
窟臺迥風高鶴鶴迴鼓瑟即今悲帝子江離時復薦  
山嶼辟公多暇延清賞潦倒狂歌逸興催

贈鄧百屏少府重膺封誥

使君節槩重南州獨抱清華邁品流雅望三爲名令  
尹賢聲半刺古諸侯彤廷久註循良選紫誥重膺寵  
命優聖主即今徵茂異定應側席待訐籌

寄左伯陳五嶽先生并序

陳五嶽先生文章名海內所著有黃蓬武夷等作鴻

卷五

四

裁藻思爛乎盛矣先生以其先中議公與不佞同令  
舊游有通家好遂結文字之知惠而好我貽我彤管  
未有以報也而先生徙豫章左伯行矣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於是作五仰詩以寄意太史公曰雖不  
能至心竊嚮往矣

我所仰兮在泰嶽東方青帝神所握美人贈我青玉  
案何以報之增離嘆梁父山高不可攀側身東望阻  
齊關美人兮青雲端

我所仰兮在華嶽西方白帝神所握美人贈我金錯  
刀何以報之心恒惻蓮嶺山高不可攀側身西望阻

秦關美人兮白雲端

我所仰兮在衡嶽南方炎帝神所握美人贈我岫嵯  
碑何以報之心煩思祝融峰高不可攀側身南望阻  
荆關美人兮紅雲端

我所仰兮在恒嶽北方黑帝神所握美人贈我貂檐  
襦何以報之心煩吁鴈門峰高不可攀側身北望阻  
燕關美人兮玄雲端

我所仰兮在嵩嶽中央黃帝神所握美人贈我丹丘  
歌何以報之心煩勞二室山高不可攀側身中望阻  
韓關美人兮黃雲端

卷六

四

八月十五夜同友人楊東冶盧少湖復初庵觀  
塔訪淨上人

嵩峰山下錫飛來萬種旃檀謝世埃石繞晴雲團密  
室秋深紅葉點蒼苔龍幡戒慧跡趺定虎伏靈文貝  
闌開良夜湧尋方外友一輪明月照蓮臺

贈侯邑許丞陸岷府典寶正

昔在雷陽日名儒有許衡談經時輩屈佐邑政聲  
平岷府分茅地山形固國屏王官兼吏隱今見  
曳裾行

題鳳山鄭一所憲副封君榮贈卷

鳳山振奇拔秀色軼蒼蒼谷口芳聲遠康成世業  
長錦文新秀服紫詰煥龍章共羨鹿門更承恩卜  
祚昌

送續石江公祖榮擢三吳兵憲

旌麾遙指百花洲蕭鼓樓船控上游四海轉輸通  
職貢三吳文物擅名流材官列戟開雲鳥梅俎臨  
戎緩帶裘別後烟波江上望思君江水日悠悠

又七言絕一首

蕪葭江上錦帆秋檠戟遙臨擁道周何武不  
忘思去後寇恂何以借攀留

卷七

十月庭中白黃二菊盛開

九日延清賞君何獨後期粉粧呈雪色紫艷逞霜姿  
社甫登臺日王弘送酒時直須拚一醉明月滿東籬

春晴同友人飲復初禪林

少年負奇氣磊落出風塵歲月易流邁行藏歷苦辛  
睽茲明媚景魏作倦游人爲報同心侶相期問谷神

贈僧家

人生塵世間無如僧家好門掩白雲封葉落風來掃  
晨昏念弥陀日出補衲襖客至坐蒲團客去研經典  
五蘊悉皆空一切無煩惱

目錄

卷之七

在松潘寄福建巡撫譚二華書

寄巡撫譚二華同年書

寄夔守陳獅岡 與周將軍

上座主董潯翁少宰 與王白崖憲副

與吳仰峰兵憲 與王白崖憲副

賀劉撫院三川公平白蓮教啓

寄座主董潯陽公 奉家宰楊虞坡公

奉大司徒劉三川公 寄殷克齋中丞

卷七

與李見羅僉憲 寄殷克齋中丞

與江新原巡撫 與劉重庵大叅

寄座主董潯陽公 寄僉憲石董溪

寄楊本庵太僕 寄朱鎮山

次昭江寄謝粵西李臨江按院

梅開寄謝李及泉戎院

梅開寄謝粵西潘臬諸公

寄呂豫所翁閣老 寄禮部董青芝

寄大宗伯座主董潯陽翁

寄趙寧宇中丞

卷之八

雷祠禱雨文

謝雨文

兵曹合祭龐封君

祭徐尚寶代作

祭大司馬蘇公夫人

祭義勇武安王

祭張翼德桓侯

同鄉合祭巡撫奎任齋

郊祭奎任齋

祭松江少府張如齋

同年合祭南戶部員外魏渠清

祭薛南岐大叅

祭殷克齋入鄉賢祠

合祭殷克齋發引

祭楊虞坡冢宰

祭都督李西垣

祭方伯陳獅岡發引

卷七

合目錄

上

祭陳津南大叅

祭林宗伯對山

祭田將軍

祭何壻 祭陳海洲文

卷之九

餘杭尹文石何君墓誌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渠清魏公墓誌銘

明貞節莊母鄒太安人墓誌銘

封太宜人洪母黃氏行狀

明通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心泉林公偕配封

孺人龔氏墓誌銘

明大中大夫山西左叅政津南陳公行狀

明故文林郎舍山尹芝山葉公墓誌銘

明隱居鄭沙浦先生墓誌銘

先妣胡太淑人行狀

卷七

合目錄

下

石室私抄卷之七

閩侯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書

在松潘寄福建巡撫譚二華

煥家省城去歲歸見鄉長老輒言兵火之後百姓苦遭夫甲及當大日之害夫甲者編驛傳夫首徭夫馬供廩糧也當大日派里長分當日子答應使用也自嘉靖十三年以前審均徭之時將丁糧多者編金驛傳夫甲謂之私當不勝應役之苦郡守胡 議罷私

卷七

當通將苗米每石徵銀叁錢納官發驛給與夫保答應夫馬廩糧造數支銷行之二十餘年民甚便之舊規審網之時將丁糧通融每丁石各縣派銀七八錢不等徵納在官遇有公務支辦民亦便之是無當大日之名也後因倭患用兵驛傳每叁錢外加增六分一時權宜之術也此外又將糧多者編充夫甲令其雇人夫供廩糧雖云官亦給銀而私賠無算既納銀在官又使民私當此夫甲之害一也以綱銀應答不敷又派里甲分當大日里長取之甲首一兩增至三四兩者甚至將綱銀侵隱令里長空手私賠此當

大日之害二也惟此二害鮮不驚產者夫百姓數年連遭寇亂閭井蕩然譬之羸病之夫宜投參朮以培植元氣而乃飲以烏啄是速其斃也今賊平民方離湯火如赤子之歸慈母聞 公有惻然拊循之念僕叨教愛目擊二害敢吐鄙懷散戶丁米不多例叨優免本非私言惟

高明俯賜詳察裁奪地方幸甚下情冒昧塵瀆無任惶悚

譚公得書即日查革夫甲大日

寄趙寧宇中丞

卷七

從人還得十月念日書知秋抄已抵家慰甚翁車轍暫停得遂承歡之願即三公不易美教札云二十餘年盧生之夢始醒聞之李太白曰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形在塵世中皆蕉鹿也醒者幾人哉

聖天子寤寐求賢翁負海內蒼生之望出膺節鉞八秉樞衡盧生之醒當復為周公之夢矣東山非久卧時也矧侯矧侯僕僕寓形宇宙之內沉冥幻妄之場學道猶隔兩塵此生徒輕一擲荏苒老矣猶在大夢中矣翁何以覺之睽違數千里寄之尺牘餘情縷縷尚托神交不盡

寄巡撫譚二華同年書

不奉光儀者十餘年矣人生離合有數然僕私所歎慕者  
念未嘗不在左右也禍亂之作天必生出類之才以戡定  
之公非其人耶小僕持家書至自閩九親朋輒道閩中恨  
得公晚向使十年前未亂時有公在可無亂有亂當亦不  
至今日也夫自莆城之變極矣四郊多壘遠近騷然咸謂  
不二三年未易平也公至宵旰調兵食拚筆而定之倭虜  
侵犯中國起於浙直慘於八閩閩自昔稱樂土兵食無虞  
者虜至不能困使得氣去禍安得不延也漢人曰一大治  
則終身創矣虜在今日可謂大創矣戊午歲莆人之夢曰

卷七十一

重熙運見太平夫重熙公寔應之太平有象矣民始帖席  
眠僕老幼咸荷更生之賜天為閩生公非偶然也夫閩偏  
安自守之國也數年倭寇縱橫山賊竊發以至廣兵燹亂  
百姓死傷流離困苦甚矣昔召穆公既平淮夷即徹疆土  
詩曰匪疚匪棘于疆于理又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夫旬  
而宣之匪特討亂已也又曰召公是似蓋欲穆公紹康公  
之業為周之翰耳明公之勲媲美江漢而旬宣之寄所以  
紹穆公而光大之僕竊附詩人端有望焉幸亮幸亮僕承  
乏松維蓋全蜀極商北去達虜僅數舍三面底羗即唐之  
吐蕃也李德裕嘗經略之矣 國朝羈縻之為我藩籬

邇來邊防漸弛羌酋桀黠此西人之隱憂也明公廟謨夙  
抱當有安攘大計以裨西略願惠德音使効尺寸登蓬蓬  
之樓臨風耿耿失望之望之

寄夔守陳師岡書

太冬過白帝與公泛舟於旋波駭浪之間排澗瀨遡流上  
征俯仰懷古至今思之飄飄有凌風之想焉昔人言蜀道  
之難聽之者猶謂朱顏倪親所跋跡而又窮蜀之險如倒  
馬坑驚項嶺羊腸關鐵鎖橋風洞頂雪攔關皆叱馭過之  
使李白當時見此所謂上青天者將復如臨九淵耶入松  
四面崇山無論春夏雲合即脉脉雪下矣古稱黃沙磧  
裏無春不虛語也日惟料丁壯調兵食暇則登臺耀武羌  
夷重譯指首環牙旗間早休樹得稍尋舊業與發對雪山  
命酌非復案牘勞形如俗吏之所為也僕始領符時萬里  
赴邊縉紳輒噴噴為僕言道里險阨黠羌之不易馭也頗  
難之乃今稍覺君安忘陋矣執事念我更獨甚諸縉紳故  
特布區區焉

與周將軍書

忝來知足下運籌多算料敵制勝慮至勤矣彼酋已獻甲  
馬退兵及乞償茶餉一節邊事被前人創成一例致黠酋  
援以為詞來報云償之不前仍起跳梁退兵與不退兵同

可謂洞識夷情矣至云暫從所請俟首惡盡來密約擒斬  
昔陳湯曾發屯田吏士直抵康居斬郅支及名王以下班  
超在西域以吏士三十六人夜奔虜營斬虜使及從士二  
十餘級餘衆悉燒死此皆古人奇功今挖撤之強不如康  
居郅支來而擒斬主客衆寡之不敵比班陳在絕域斬名  
王虜使又不同也此亦一奇矣足下度擒斬之後諸羌不  
至連衡報復如康居善鄯震怖帖服否乎縱彼連衡恃告  
有以待之能以全取勝如西域遣子入侍否乎夫兵貴動  
在萬全足下料敵能為萬全之計則一舉而雪三軍之憤  
為西鄙樹百年之基功將與班陳等矣第恐諸羌動搖以  
後降為名我軍無以制其後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故  
知而勝算者上也且虜據險力難猝拔則惟出其不意攻  
其無備或誘而致之或伏而擊之真得一當以挫虜謀不  
然寧整而待之坐而困之貧破其衆勢自乞降則趙充國  
所以服先零者足下其熟計之

上座主董濤翁少宰書

文煥以文章來授受知門下二十年矣古人云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夫子於不肖有罔極之恩焉竊謂主司掄  
材譬之樹木矣樹樵李謂春玩其華夏食其實也樹松柏  
以當大厦也煥自即署歷郡守以至今官上之不能等一

畫莊一奇以裨國家大計次之又不能承宣主上之德以  
人民阜財安內攘外塵塵然無尺寸微勞以自表見即無  
論材大厦雖玩華食實亦非所望焉門下先後所取士樹  
材多矣如煥弗克自樹以負知遇之恩門下猶勤收錄不  
以散木遂棄之煥雖朽質敢不思自磨濯少効涓埃寧忍  
自棄而甘為匠石所弗親也壬戌春徙松藩始以母老蜀  
道之難即圖疏請附于令伯依劉之義有私謂曰松州邊  
鎮簡書可畏謂何煥即報然懼絕裾叱馭行矣入松島道  
平陽懸崖疊嶂巉巖閣寔安流坦途也塞下嚴寒雖盛  
暑亦披重裘衣毛雜處即唐吐蕃遺種乃今部分各自雄  
長可以羈縻服其威屈也此歲蒙酋獫狁負險跳梁每犯  
輒得氣去邊防坐是漸壞夫圖目前苟安不卹他日利害  
是皆自營非為公家計也籌兵食練戰士繕亭障遠斥埃  
求即勦之每一發兵頭須為白茲且稍稍款輯矣日殫經  
營之力務求安攘之計俾西土牧寧亦不負門下樹一士  
矣第念老母頽齡久違溫清音書斷絕腸一日而九迴復  
何心沾戀利祿哉

聖朝推恩親年七十以上一子例得侍養門下諒其懇情  
得如例請早迴玉馭萬里之危以遂潘輿一日之樂則生  
我者又賴知我者以全恩莫厚焉犬子早晚入政府矣所



樹象材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棟樑意所取裁各適於用如  
煥者得以樗櫟長養山林敢忘大造生成之賜哉敢忘大  
造生成之賜哉

與王白厓憲副書

昨奉珍翰并軍政條議竊見公籌策戎務即韓范經略奚  
讓乃知小醜不足平矣僕自九月初抵萬漢王官兵俱會  
遂以濟河坐待貴省兵至夾攻節據把隘官軍報稱貴省  
差官往寨撫諭初聞甚喜以為賊果就撫地方寧謐可以復  
明命矣而逆賊益無畏忌輒肆猖獗此在敝省實剝膚之  
災若聽諸將翔翔雲萬即南岬之民靡有孑遺奉

卷五

五

旨討賊簡書可畏施州衛指揮馬圖乃欲要功以贖前罪  
坐守賊寨何為哉井木口李指揮盤解百戶康學等此乃  
疆場之責恐有上司陰助詐稱入賊未足深罪也黃中狡  
猾敝省屢行撫諭曾以賊姪黃洪達送官名為聽撫實則  
緩兵非一次也今復襲故智堂堂中華赫赫 明命不  
能致彼反為所致乎彼果畏罪悔禍面縛投款即詣貴省  
軍門移文敕省罷兵罪人斯得早靖疆宇豈非至願古之  
敵國請降者尚肉袒輿櫬中賊小寇乃敢聽留職官要挾  
耶今川兵四集刻期進搗伏望早賜發兵倍道星馳共為  
犄角以圖萬全以便會 題無任企禱

與吳仰峰兵憲書

文羅撫剿之說敝省豈不知從撫所省兵糧為長計乎但  
中城濟惡不悛克險特甚所賊殺不辜者殆難以數計蓋  
三十餘年腹心巨蠹矣前各院道撫處亦曾以賊姪黃洪  
達投見姑縱之使回欲其感恩聽撫竟負固不服非一次  
也彼其權變知兵雖宋江不過自恃險固所居彌為天城  
每以智術籠絡上人初聞貴省行撫亦計此賊見大兵彈  
壓必身自輿櫬面縛詣軍門請降以其弟姪投敝省則罪  
人斯得兵不血刃豈非王師善之善者耶繼聞留質撫官  
復以黃洪達往投計緩湖兵力抗川師使敝省師老財匱  
苟且就撫此其為謀亦狡矣且自貴省行撫之後掠殺良  
民無數語在公移中亦馬指揮陳知縣輩在賊中備知者  
也敝省徵兵萬五千人鄉民荷戈者亦不下五千人日費  
運餉節催貴省夾攻使者相望咸稱兵糧未集各將官畏  
罪會兵圍寨業已六日矣萬望明公推卹鄰之仁念同升  
之誼早賜發兵倍道星馳相為犄角厲三軍之氣成一鼓  
之功地方幸甚幸甚

與王白厓憲副書

兩省共事同心協謀何分彼此賊帥黃洪達黃甲黃講黃  
炎黃紹龍黃詔等各詣敝省軍營面縛請降獨黃金黃河

黃洪道黃榜黃屋黃登等尚據寨自固誘我官兵退舍而後下山此何異以防求堂堂中華討一小醜乃敢旅拒若此且此輩皆亡命之徒數十餘年相聚為亂萬雲奉三縣受其荼毒久矣不來此時大舉圖之後將滋蔓草章猶不可除况強賊乎養虎遺患當事者誰敢執其咎本月十九夜發兵攻入賊寨燒其巢穴已執馘獲醜矣今黃金等議降聽從其便之蜀之楚必須解散黨與處置得宜方為善後之計息民省費僕念尤勤但劇賊反覆變詐恐兵一退禍不旋踵寨可拆也亦可備也山可下也復可上也大動兵糧而地方不靖小民怨詈俱於兩省不便故不敢苟且

了中今賊勢已銷計數日可以收功矣林丞回附復不盡

賀劉撫院三川公平白蓮教啓

本道監督軍務征討支羅開本院平白蓮教之報不勝欣忭伏以元老壯猷荼軌遙臨平東郡上天陰騰歲星光鎮平西驪茲屬白蓮溺亂遂至潢池弄兵黃巾復見于今時赤眉縱橫乎內地竊大唐之名彌擅封拜之威權遠近聞之駭然奸雄束之響應變實起於倉卒禍猶潛於支羅仰惟門下德望具瞻文武並用誓師遣將設策出奇登祖述之舟揮顧榮之扇旬餘日而元惡獻俘黨與解散數千里而百姓晏堵郡邑肅清十圍五攻誠得勝算一月三捷未

足為新范文正之經略涇原裴晉公之出入將相勳業並隆古今躋美者也某猥承重委謬領東征賴法駕鎮臨居重馭輕喜元戎薄伐安內攘外三軍鼓舞而氣揚醜虜驚聞而膽落坐收蕩平之績早馳奏凱之書謹以蕪詞遙申賀悃

寄座主董潯陽公書

文煥丙寅歲嘗捧至京附盛使啓候荏苒再易韶華矣緬惟老師結盟香山優游綠野著書立言垂托不朽間娛情於琴書詩酒如歐陽公晚年六一自適莊生所謂恬愉相兼自養誠縉紳遐軌名高山斗壽比喬松矣今海內稱文章

宗工必首歸夫子被容接者若登龍門經品題者即作佳士片言隼字世共珍之昔楊子雲作玄經法言門人侯芭從之居受業焉故芭之名得附子雲傳於後世吾夫子文章馳騁先秦兩漢晉魏盛唐之間直掩蔽古人凌駕後代太玄法言云乎哉子雲於詞賦有悔少之嗟曰壯夫不為也若文煥自悔壯已不為老冉冉至矣其與草木同朽腐矣即欲果糧嶠嶠就質問牆如侯芭之事奈上嬰令伯之情下係尚平之累寤寐霄溪徒增浩嘆矣昨歲從官楚夏不意以前任致有公言吏部查覈歷年薦剡未遽謹斥覆令聽勛在文煥母老久已灰心林泉敢復他適美竊惟任蜀伍

年齒制老矣矢竭討賊但知冒然任事期不負生平不知委曲趨時致橫遭口語人臣為國家効忠宣力至為忌者操切含冤九原蓋自古嘆之况文煥實庸劣無補明時者哉得遂初服亦誠幸矣自受知二十餘年風厲曲成靡所不至謬蒙國士之遇未効涓埃之報此則有負知我者耳夫為文既然然為吏復無益男兒生不賦成名死直草木等耳尚何言哉山中稍尋舊業了無證悟朝聞夕死竊慕古人曩在京師侍教有年每至拙稿輒承軍易如在岐路而示以大道之歸茲且偕偕何之矣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夫子豈以千里而棄之如遺哉學史數篇皆求郢削幸不鄙而終惠焉臨楮無任神馳不宣

卷七

奉家宰楊虞坡公書

文煥昨歲貴捧到京荷蒙寵眷延引後學至厚幸矣秉威何極恭仰我翁昔典樞密經略中外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茲者晉秉選衡縉紳交慶一時士負才名抱奇略者咸奔走之光輔新政坐致太平天下之福也文煥曩事翁於兵曹敢稱駕下蔑有尺寸之能表樹乃猶竊祿數年塵冒尤寵則翁實優容之推轂之也今春復辱甄錄徙官楚臬為前任西蜀罪過業積致有人言本部憐察查其歷年考薦未遽譴斥不以一人毀譽而禁仕者之平生文煥感戴涕零非我翁已墜泥塗矣自今有生之年敢一

日忘大惠哉原文煥蒙論實為龍州破城官軍抗言申採觸忤致猜即離任之後而貝錦之禍作矣嗚呼天地明神赫然鑒臨焉可誣也文煥固不足惜而將士功未及錄乃並罹慘禍是以賊為不宜討也人臣奮萬死不顧一生赴公家之急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蓋自古嘆之嗟嗟已矣寧知戮力為地方討賊致有今日之禍哉跡中首論薛兆乾家貲以數萬金賂撫臣噫有是哉有是哉他可知矣昔馬援以慈故蒙殃唐瑾以墳籍起謗文煥無二臣之嫌而遭二臣之禍幸際清時豈甘穢迹不得已具揭塵實干冒尊嚴無任皇慄

卷七

奉大司徒劉三川公書

某賦性迂贛兩任西蜀屬有疆場事冒然以身任之靡卹其他可謂愚甚矣翁不惟不罪斥之又薦拔之至有經文緯武長馭遠駕之稱此豈某所敢當耶翁蒞蜀未踰年無論興利剔蠹軍民並受其福即出鎮渝州五旬兩平巨寇易其危而奠安之凱旋之日父老兒童焚香載道舉手加額頌翁世世子孫吏茲土也翁勳庸實存社稷矣鄢藍之功足論哉然猶不免嗷嗷之口信任事之難而萑菲之可畏也賴

主上明聖溫旨慰留翁之心事一如青天白日無損焉

矣其昔在松潘面制羗夷兩年之間士氣振揚群蠻欽附  
龍州薛紹乾叛逆劫制將攻開堡全蜀震動某提松兵會  
剿出其不意夜半潛師渡河大破賊衆於鐵龍橋擒獲叛  
酋保全將領支羅之後蜀人初議以為賊寨險峻功難猝  
就某陰遣偵諜得其險易分兵三道衝夜發直抵賊寨  
以身冒不測之險與賊對壘賊欲劫營者屢矣倘變起倉  
卒身即齏粉時湖廣按兵主撫蜀以新調土兵獨當方張  
巨寇攻之月餘不拔彼時亦苟且就撫則支羅終為賊巢  
西川腹心之疾殆未易除也某力任討賊晝夜籌畫密彼  
己之宜握擒縱之法誘其酋首質其妻子解散黨與密結

卷五

士

內應仰仗

朝廷威靈一舉而掃巢穴數十年妖氛廓清皆賴本院成  
算將士協力某亦預有微勞也今諸將之功未及叙錄而  
龍州破城官軍既以誣賊坐罪某復以貝錦構殃人臣奮  
萬死不顧一生赴公家之急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孽其短每讀史輒扼腕嘆之不齒復見於清明之世也被  
論之人本不宜輒自鳴顴但論者若謂某庸劣無補明時  
罪戾固宜至以飛語相傾加之臧賄舉其平生棄之晉王  
導曰吾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某在今日亦不容不言耳  
伏望廟廊之上主持公論開落阱之疾呼重覆盆之末照

使狄危之臣不至枉陷他日為地方任事者亦不以某為  
戒矣

寄殷克齋中丞

某承乏貴省竊幸地方救寧與非才相宜可以偷安竊祿  
不擬至建昌得調嶺西之命馬首遂東矣到五羊嶺日  
聞米一石至價一金兵荒頗仍大異往昔所幸高涼諸倭  
漸次虔劉而廬井蕩析原野蕭條惠潮諸賊雖稱聽撫未  
見投戈解甲恐襲往年故智矣督府石翁日夜籌畫選將  
調兵並清南粵以朝廷威靈文武宣力蕩平有期矣某分  
割高州當流離瑣尾之餘為勞未安集之計且山賊盤據  
阨塞與羅旁俱屬心腹之疾方議召狼兵撫之此皆嶺西  
事也許瑞近在陽電等處得倭功二百餘解報頗為我用  
果如明公所料但不知後日何以為散之之謀其他群酋  
陽順陰逆者尚多茲造戰艦練士著當必次第舉矣敵省  
地方幸賴德威宣暢海宇寧謐寒家仰荷幘幘之安遊子  
得免內顧之憂拜賜多矣鴻便謹此附候方有高涼之行  
匆遽不盡

寄大司馬楊虞坡公

文敏廢棄人也荷翁鑒拔得還今秩方赴蒼梧叨調東廣  
值寇盜縱橫兵戈倥傯兼之歲荒民困幸賴我翁經畧於

中督撫運籌於外精神折衝將士鼓舞近又給發太僕幣銀十萬兩助餉大小諸司愈增感激誓清南粵諸苗聞之皆知必剽各稍稍投款以是知賊不足平矣文煥驚蹙不堪驅策顧士為知己用敢不矢勵初心勉盡尺寸期不負門下知遇之恩也人便謹候台嚴并附所款聞章率不盡

寄殷克齋中丞

文煥自兵曹晨夕趨步欽仰微猷嚮件久矣乃今秉鉞八閩下車兩月興利剔蠹憂偏被於窮陬選將練兵威稜遐暢於海徼方叔壯猷召公維翰公非其人哉承示古田兩廣二疏披讀再三誠經畧之宏謀治安之至計在古田

卷九

三

用之既効矣而兩廣正今日對症之藥僕謂東廣之禍蓋由數年因循坑塢至使山海之寇乘虛外攻聽撫諸賊養疽內潰近來時套輒以招安為長策要之特不殺人耳而結寨擁眾占種民田強勒報水百姓畏賊甚於畏官輸賊急於輸稅亡命失業之徒歸賊有如歸市奸民利賊厚售潛通禁物遂致有徒是繁火器俱便釀腹心之疾養虎狼之毒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則招安候之也故在今日若非遣將調兵分屯要害務在搗巢草薶而禽獮之東廣決無安枕之期矣承教招撫林道乾用其一以脅其餘此以賊攻賊誠策之上也但惟明公威信素著有以服其狼心其

次則大振兵威有以制其死命彼或俯首以受羈縻不然欲一旦藉之為兵假之名色莫其聽號令出死力為我臂指之便難矣且事寧之後能保其入我編戶銷兵歸農否耶春秋敵國諸侯會盟至交質子尚不可信況劇賊乎若俟漸平諸賊盡之恐此輩狡獪晉賊以為當貴之資非劉巨容故智耶僕與翁色論及此時無事任未及請覓其說今叨分藩預有地方之責願聞方略幸有以教我也

與李見羅念憲

數日道路籍籍傳公進搗三巢奠安一方豐功偉烈當與銅柱共標矣許俊美賊船業與官兵相持旬日竟使之潰

卷十

十四

圍而出真可駭異據王道成節稱殺敗逃遁今吳天賞與白鵠寨合哨宜一鼓就擒何得白日揚帆海上如假無人之境不知曾接戰否耶今賊由電陽東遁並無一船追逐慮其與東海諸賊連衡未易圖也僕備訪此賊得其情狀密與陳叅戎計撫定番之顧奪於盈庭不敢專輒今宜速調各寨水兵邀其東歸擊之庶可收桑榆之功昨報海南兵叛又生一內賊矣時事若此可嘆可嘆附聞不盡

寄殷克齋中丞

僻處高涼閩中時事邈不相聞計仁人在位所為安機謀者甚具遠人得有慰籍矣東廣嶺海多虞往歲倭寇陷電

城者俘馘殆盡海賊許瑞輩稍款附惟山賊猖獗日熾  
出沒嶺西諸縣鄙人屬有疆場之責惴惴然惟恐不足報  
塞此賊非召狼大舉之決不能掃蕩莫安鄙計滇募廣西  
土官有弟男願得地者挑選精兵五萬以土官親領至德  
慶州秋成而入為東西二哨又以一哨入陽春進據要害  
相度地利圍結營壁為屯守之計或資糧於敵或果糧以  
從鑿石伐材就其地造密閣建城邑倣趙充國罷騎留屯  
之策分兵追捕先於要路悉以土浙兵把截防其奔突所  
謂貪破其衆坐困數月將餓死矣仍大張旗榜有能投戈  
歸附者准還故地有能相捕斬者除前罪給賞或令招主  
撫諭彼勢窮食困乞降恐後所謂不戰而屈人策之上也  
土官弟男願留者比照右江九司事例授以世襲巡檢屬  
肇慶府管轄即許狼人耕種其地數年後陞科免其差役  
其間山川遼曠六十里設一營堡流土分秩犬牙相制化  
奸宄為善良變盜區為編戶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此與  
公古田疏議頗合至於地形險易敵情堅瑕運道遠近必  
親履其地方可圖上方略公昔年曾於新興破賊箝之已  
熟虜在目中久矣幸為鄙人畫之譬之良醫授人以方但  
求濟人不必功皆已出也翹便報我德音臨風耿耿

寄郭華溪中丞

松維奉別荏苒再九秋矣明公勲業日茂位望日隆行且入  
東樞衡卓然為國家柱石塊僕碌碌無絲毫表樹奉殆  
三十年猶故吾也何足道哉丙寅歲徙官楚臬乃以前任  
西蜀致有人言固已灰心林泉老矣不啻起廢蒼梧行至  
建昌聞嶺西之調馬首遂東矣無緣從事門下命薄若何  
茲者分劄高涼寇攘之後郡邑蕭條觸目即有中谷之悲  
鴻鴈之傷加以歲荒天時人事相更非有撥亂之才不能  
濟也矧文煥以綿薄處之哉今山海之寇尚爾縱橫軍門  
議以今冬先有事東略其餘次第削平天心悔禍汛掃有  
期文煥此出無裨世用早晚即面歸養計矣偶至端州因  
王都閫之便附布鄙悰草率不盡

與江新原巡撫

癸酉歲五辛奉別二年所矣憶粵中諸同事無論聚散即  
轉瞬間蹤跡迥異世路靡常浮生若寄感慨係之矣竊勲  
庸日茂位望日隆今縉紳共推重海內所想望翊輔新政  
興致太平每於翁輟嘖嘖道之也虔臺暫借即入東樞衡  
為天下蒼生造福矣某自通籍以早不樹立仗尋至今才  
非適用行不通時際沉三十年猶故吾也媿之媿之粵西  
三大征之後邊鄙牧宰簿書外庶幾得免如高涼時事頗  
與非才相宜偷安竊祿與舍兒何異無足為長者道也飽

予知我何以教不佞竚侯竚侯謹專吏具不腆奉賀遙望  
台光可勝瞻邇

與劉重庵大參

聞倭賊犯雙魚甚憂之說者謂賊已據巢穴方張之勢殆  
不可撓譬之餓虎非飽其所欲必咆哮四出以肆其毒噬  
未易面也審如是民無噍類矣乃今役不踰旬功成一鼓  
聚其類殲焉此皆門下勝美萬全而三軍用命先聲震疊  
故群醜奪魄僕昔叨役茲土捷書至而歡欣鼓舞尤百倍  
於恒情矣夫外寇之來皆本地奸人誘之頻年倭賊犯閩  
廣不能禦輒得氣去因此奸人藉以為利漢人曰一大治  
則終身創矣使皆如今日片甲無還彼豈不驚聞喪膽敢  
復萌窺伺之念哉從此東廣日見太平矣竚賀賀向過  
端州等款厚併謝不盡

寄座主董潯陽

奉違台軫十有四年矣丙寅歲嘗捧到京得過盛使曾附  
尺牘續有陳生者往施大尹之便亦僅一通訊嗣後飄零  
之跡愈遠愈疎接貴鄉士夫輒得起居萬福其知杜門却  
掃日事著述將藏之名山昭示來世龍山公子高薦幾闌  
及令孫秀穎異常種種多賢顯庸濟美此王晉公持左券  
以取必於天者老師具有人間完福矣喜慰如何某自受

知三十餘年以早不樹立陸沉至今向任西蜀擒土酋平  
積寇皆身履戎行頗効微勞緣不得直指之心為所掩抑  
且復加以萋斐之辭幸公論昭明以原職量移才非適用  
行不通時茲且三年稍復故物漏盡鐘鳴猶覩然竊祿徘徊  
藩臬之間燭之武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某之謂矣老母在堂忘親遠遊每一念至心如懸旌  
尋且陳情歸而焚香遙祝老師壽域昌熾岷山雪水世業  
俱長矣流王陽行特附申候東望台光可勝瞻邇

寄金憲石董溪

雙魚之變甚為執事憂以僕曾守茲土復為地方危之  
私計門下文武壯猷運籌制勝當必能銷此變矣繼得驛  
書不旬日盡殲千餘倭成功之速收功之全大儒作用固  
如此深為執事賀為地方慶也夫倭寇乃卒然之變外至  
之患乃若徃浪之賊蔓延嶺西六百餘里盤據阨塞久為  
腹心之憂非大調狼兵草薙禽獮決不能收蕩平之  
效僕昔曾建此議督撫以方有事東略暫寢以今頻年用  
兵民勞甫定恐役不再興矣日前之計分兵屯守要害以  
防出沒而於江道各置哨船晝夜巡邏度幾衣柳之戒亦  
策之次也參將梁海襟沉機藏用昔在恩平曾揭三巢不  
費半糧計擒年巨寇今之諸將不可推誠待之者也



僕在高涼僅一年奉職無狀深有負於地方而於時事頗得見聞一二因執事下問敢松布之總之皆執事熟計之餘也亮之

寄楊本庵大僕

丙寅歲入賀至京得奉台範別後世路嶮巇雲泥離隔遂成疎遠人矣某荷尊翁生死肉骨之恩蔑有尺寸自効長以此負心嗚呼尊翁逝矣是耶非耶噫其泣矣何嗟及矣謹以東粵望蒲閣中絮酒之忱伏祈門下節情強餐以隆無疆大孝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臨發曷勝延結

寄朱鎮山

令弟使至承翰惠及具知台候萬福甚慰

聖天子冲年當陽正當與二三元老負天下重望者夾輔贊襄宣昭新政輒一旦遂其高尚既乃搜求山林起廢以收復時望謂熙朝盛事燭之武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自古用人皆如此僕每念翁竊有私抱嘆之將俟他日為文潞公乎在翁則身與名俱全者也豈以此多哉文煥荷翁甄拔忝竊至今無裨世用空負明時老親在堂又遠溫清近已差人具疏陳情得遂所請解綬東歸矣令弟得墜報切欲休致志向可尚行便謹此附候不任神馳

次昭江寄謝粵西李臨江按院

文煥從事門下一年餘矣世道清泰正人彙征文煥竊祿有年不能乘時策勛勉備職業遽以爲鳥之情遂忘犬馬之義一旦解官去位可謂上負明時中負執事下負所學矣廼執事念之過勤禮之過厚宴錫駢蕃有踰常格自惟淺薄罔効涓埃夫王尊叱馭王陽迴車各遂所適也文煥今日得就版輿之樂志願已畢恭惟執事澄清天下光輔太平文煥得以餘年優游林壑歌咏太和拜賜多矣昭江迅駛悵望漸遙謹附迴翔薄言申謝

梅閣寄謝李及泉戎院

恭惟門下桂嶺乘駟百粵之豺狼盡避湘流擊楫兩江之氛祲全銷凡厥攸司率勤乃職文煥遭逢知遇敢自棄捐良懷曾參吐向之悲輒起子路南遊之嘆君平棄世豈其初心令伯陳情實非得已顧迴馭之念誠切而去國之懷轉懷天上法垣清光在望人間書劍行色漸遙梅嶺桂林舉目有河山之異凌江灘浦傷心憐風景之殊此日度梅遂睽吳粵何年御李恨隔雲泥瞻感齊金之投恩銜魏草之報竚千里以砥礪披寸心而抒懷冀馨謝虔仰祈清鑒



梅蘭寄謝粵西藩臬諸公

伏以南樓偉饒址渚分隼別意綢繆感君高誼江流  
迅駛送我行舟綵鷁飛而江山起忽玄猿嘯而景物  
蕭條西方美人雲樹杳渺天涯遊子書劍飄零梅嶺  
桂林舉目有河山之異凌江離浦相逢盡萍水之儔  
星聚七巖雲飛六洞迴馭之情誠亟去國之懷轉悽  
黯然銷魂愴離腸而勞結邈焉寡侶思邈洎而莫從  
此日度閔倍傷室遠何時把袂爰托神交千里緘辭  
寸心莫罄

寄呂豫所閣老

文煥庸劣忝竊至今復藉寵靈承乏大邦值世道清  
明之會正臣子展效之時勉思砥礪少竭涓埃求不  
負生平者此素志也柰八十四老親在堂患病危篤  
朝不保夕忽得家書心中如割方寸已亂不能視事  
不得已祈懇於

君相之前伏乞垂憐苦情俯賜放回如老親少延殘  
喘相見有日皆我翁大造生全之恩也為此具揭塵  
蹟干冒尊嚴曷勝惶慄

謝劉疑和太尹惠蘭亭帖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無慮數百本真

贗難辨趙孟頫所得獨孤僧者以為至寶每携以自  
隨豈其真耶今公得之都市者無論真贗跋云瘦本  
殢險望之如雪山枯禪冷冷無烟火氣信法眼正觀  
可為斯刻增重矣當寶而藏之以為秘玩也

寄大宗伯座主董濟翁書

不奉光儀二十餘年矣小兒回備述老師醉容豐下  
雙瞳炯炯神仙中人也遙隔數千里外注念而不克  
見得聞兒子如挹顏範足解勞結且承宴好款密誨  
語諄至而禮部復惓惓接引歡若平生真家人父子  
相聚一堂淺薄何幸得附門牆而結果世之緣也教

札云兩地睽別越三十年人生百齡大槩虛語縱其  
實有而彼此乖離復三之一讀之愈增感愴吾夫子  
盛德獲福祿位名壽皆天所眷無論上古聖賢淳龐  
邀筭即季世如漢竇公歷魏文侯至漢文帝二百八  
十歲魏羅結一百二十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  
蜀范長生宋譙定皆百三十餘歲此百齡以上人生  
實有非虛語也吾夫子天縱之厚非數公可及其為  
仁壽當遠過數公矣某餘生之年日覺衰頹所謂三  
之一者又不知後來有幾矣夫子前書謂素少宦情  
尤乖俗好後書謂和長與所謂拙馮敬通所嘆窮夫

予其知之矣其自歷官郎署而至藩臬生平守官盡職不敢自負明時在松州值土官之叛蜀事岌岌矣親領松兵平之故相有所厚姻親武弁啓衆被幕府恭諭謂某具揭某正色斥之直指出京密受意旨至會審目攝微語欲特出之某不能承望風旨以致乖忤時已陞湖廣總憲橫遭媒孽之論及招戍其人潛逃至京足未及遠妄冒勦遼首功准復原職而某構陷矣在蜀三年鎮西羌平龍州平支羅微功悉爲掩抑發難者安排難者危謂公道何至部勘得白再補粵中稍復故物銓司推陞啓事輒爲沮格某亦以母病危篤乞歸例應起復筮得晉之初六有晉摧之虞及炎災火滅則流光易邁冉冉老矣安能復叩首伸眉翱翔藩臬間乎此某之不諧時好以拙取窮也夫子愛之甚勤望之甚殷身所遭際若此無緣得至瑯屏痛布心曲君平素世豈其本心夫子知我有負藻鑑已矣已矣昔人謂無金張之援子孟之資而欲面當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以今觀之豈異往昔者哉暮景寂莫婚娶未畢柱下漆園百世之師嵇叔夜吾益友也心竊慕之近卜一小墅在委巷中可避紛囂頗有山林之趣真爲隱者之

宜朱文公書石室清隱四字於岩石歲久在糞壤中搜剔得之信如有待也杜門養拙讀書自娛時與二三舊侶一觴一豆叙疇昔之歡良辰美景散步郊垌與農父話桑麻忘情物外視世之榮辱得喪一切置之度外息慮泉石之盟絕意鍾鼎之事以夫子遠念故吐其肝膈縷縷心事托之尺牘肆筆撫懷臨臧增悵

寄禮部董青芝書

天將寄大任於斯人必與之以特達之資在幼穉時即見崢嶸前輩程李二學士年纔十二以神童舉占對不亢後果以文章經綸名世向貴鄉中丞陸北川公以事至閩僕詢老師動定陸因言有孫奇特異日必爲偉器蓋指門下也時在隆慶四年計門下甫十歲已自表異如此後見題名仕籍知門下已登第入華省矣陸公可謂知人哉僕意門下少年登高科爲美官當必高視一世可仰而不可攀及小兒回備云門下雅量冲襟接引之勤虛抑之度略勢分忘形骸通家弟兄視之惠之字廟復贈之詩軸歸而張之中堂九士夫見者咸嘖嘖稱賞愚父子光榮多矣感謝感謝僕自受知老師歷官三十餘年偃蹇留滯無絲

毫表樹冉冉老矣與草木同朽腐矣兒子俱愚魯無  
成惟愿老師福履駢臻龍山尊公偕門下努力明時  
爲國家宣猷爲蒼生造福僕餘生之年眼見相門絕  
繩濟美柱石清朝僕憑藉寵靈何幸如之山川脩阻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千里神交仰祈台照

雷祠禱雨文

雷州府古合州也侯本州人姓陳生六朝梁陳間有文  
在其手曰雷爲本州守有異政死後爲神以侯故改合  
州爲雷州府我

朝勅封侯王土人極尊信之今子孫繁衍一統志載雷郡  
云雷至冬潛伏地下其形如蜃土人掘而食之蓋誤認  
雷郡之雷遂妄爲此說實無是事也夫方內且然況方  
外之事目所不見者可盡信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古今  
傳記非止三豕傳訛虛誕之事儒者不道也

惟侯聰明正直血食一方此邦之民無老幼賢愚咸祇事

侯飲食必祝疾病災患必禱民之敬信也不啻若龜而侯  
之昭答也真如影響歲時有享祀之典

朝廷有遣使之禮儼遺靈其如在惠我民於無疆茲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夙夜在公罔敢怠肆惟茲災沴之肆興

寔乃政事之有闕謫見于天旱既太甚自七月不雨至于

今月田疇龜拆禾黍墳生下民其咨我心痺暑迺消去寅

之吉恭禱壇壝之南越三日甲辰復率僚屬特請侯祠伐

鼓鳴鐘齊心稽首俄而玄雲四合澍雨隨車民曰天之賜

也侯之靈也但土膏方滋而泉脉尚竭生意雖回而華實

未茂敬將一念之誠再瀆明神之佑伏願濯濯着靈驅雷

雲而宣彌令洋洋在上駕雲霧而布星符告其以蕩氛孽  
占畢而俾滂沱代天弘化溥茲下土

### 謝雨文

惟天陰陽下民惟風雲雷雨能變化既成萬物惟山川能  
潤百里惟社稷能為民禦災捍患惟城隍能默相我民而  
保其境內其欽承

上命來守茲土事神治民罔敢怠肆茲農務之方殷適  
隆之太甚蝗蝻並作黎庶咸憂早魃降災之由寔某等  
失職所致乃譴壬辰之占恭詣壇墀之南懇數祗以陳詞  
敬齋心而籲告上天降鑒百神著靈寧演擊鼓神山義舉

卷八下

暴狂魯甸豐隆軼而玄冥與飛廉驅而阿香走鐵騎斯合  
銀河若傾甲午雨乙未雨丙申又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憂深周早喜溢商霖坐收如坻如京豈云雨珠雨玉五龍  
吐氣四野流膏普集利於不計歟神功於寂若三農慰望  
千姓騰歡仰荷神休特伸圭奠伏願五風十雨時布令以  
無愆于倉萬箱歲屢豐而有慶

### 兵曹合祭隴封君文

先生性資端慤操履周詳行惟物軌動則自防早游墳典  
寔登藝場晚耽林壑逸名醉鄉識真返素保煥用光在昔  
德公鹿門隱耀亦若孫登蘇門長嘯先生繼之千古同調

漢陳太丘抱璞懷寶我桑倫上類有造慶延後人不忝  
厥考於林先生與之同道始雖未施終則食報卓爾賢胤  
為龍為光早題漢柱獻賦長揚名入黼座策冠賢良金  
蘭通籍粉署含香桓桓司馬出入贊襄子惟父教忠寔孝  
移陳情報親東征奮詞潘輿方御曾養遠離罔極未展天  
不愆遺哀哀孝子泣血崩墮少微隱耀薤露斯晞行人心  
惻僚案共悲翩翩靈旌魂返江湄鹿洲鶴市勒銘奠碑聞  
幽作諫薄慟我私靈其不昧庶或鑒茲

### 祭徐尚寶文 代作

先生器度高朗操格嶙峋游心文苑凝神道真早脩奇服  
為龍為光軒然鳳翥作震震唐鳴琴花邑治不下堂陌有  
馴雉市無飲年風清寒飢咏播召棠越筮司寇邪典是司  
庶獄明慎八議獨持端詳平恕時論所推

帝心簡在晉膺符卿階隣八座縉紳共榮趨轡禁闥出入  
屏營聲稱藉甚爰卜台榭如何邁閔大命以傾嗚呼哀哉  
予與先生夙契蘭馨好和琴瑟義貫丹青庶幾遐年爰有  
典刑云何奄忽棄我中零俯念同袍結綬清朝載申姻嬭  
情篤久要論心宴坐攜手同招尹班高誼陶陶永宵音容  
如在廣陵寂寥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孫哭孟惠施感莊藥我者逝  
知我者以真懷恐懼痛刺中腸推襟在昔把臂敢忘繫繫

諸孤既熾而昌堂基丕構考心曷傷嗚呼永哉寒雲慘結  
靈楮南遷朝濟潞渚夕宿江煙巫陽秉筮神返寢筵昔也  
撫翼今茲孤寡薄陳芻束揮袂涕漣

祭大司馬撫公夫人

坤靈誕粹瓊臺降祥窈窕貞淑玉瑩金相陳圖展鑒式禮  
自防言婦夫子令儀肅將四教聿備惠問斯臧卓爾夫子  
為龍為光早游藝苑詞琢珪璋昭回雲漢黼黻朝堂晚登  
八座劔履趨駘夫人相之內溫外方紘紘祗職蘋藻薦芳  
奉榮思約逮下以莊姻姬香則婦順明章翟弟有耀象服  
孔揚猶勤織紉曰貴不忘在周太姒在魯敬姜樛木載咏  
麟趾錫昌說說秀發鳳翥龍驤展如之媛母儀慈良亦既  
多祉亦既壽康君子偕老和樂未央嗚呼素舒應彩寶葵  
沉茲蘭儀既謝鶴馭遐翔臨風寄奠珮其鉚鉚

祭義勇武安王文

惟王生當漢季運值炎微破黃巾而奮迹戰虎牢以揚威  
百萬剌良五關斬將守江陵而氣吞魏吳取襄陽而威震  
華夏孟德服其忠義孔明稱其絕倫著大節於當時振英  
聲於百代正氣薄日月爭光精靈炳乾坤如在矧全蜀乃  
王定鼎之區而四方皆王遊魂之處亦免雲騰直欲蹀血  
毛之血朱旗電掣將梟懸虜之頭茲者羣蠻匪茹四塞

繹騷逞雄臂以當車蒙虎皮而犯刃鞠旅陳師耀元戎而  
薄伐執俘獻馘藉神力以匡扶雷霆並擊風鶴皆兵掃旄  
頭於指顧戮鯨鯢以廓清營務我武母作神羞尚饗

祭張翼德桓侯

惟侯蓋世之氣萬人之敵桃園起旅挺丈八之矛長阪斷  
橋遏百萬之衆釋嚴顏而義動蜀人破張郃而威鎮巴土  
與雲長並稱驍雄之將輔先主卒成鼎足之基英名振古  
罕儔靈爽至今猶存茲者草寇黃巾本以龍潭點首竊據  
大羅巢穴侵擾疆土殺掠人民天討必加王師畢會義旗  
所向鼓士氣以長驅我武惟揚賴神功而助順風雲布陣  
草木皆兵藏厥巨魁獻其俘醜有勞則祀崇英報於靈祠  
無感不通荷昭答其如響咤叱兮曠目踴躍兮橫矛

同鄉合祭巡撫塗任齋文

嗚呼明公逝矣鵬集長沙之室星隕諸葛之營三軍掩涕  
里杵休鼓嗚呼哀哉於燁我公岷我降誕紫府儲精少負  
奇華追氣縱橫風雅振響一時善鳴題橋志壯素縞妙英  
名通金籍譽滿

帝京公於是時賈誼馬卿鳴琴花邑化行麥岐政有遺愛  
民有去思公於是時國倚子奇晉陟留鉉雅志芳潔持衡  
握鏡流品甄別兩漢左堆豈云孤絕賦政于外乃疆乃理

裴高旬宣裴肅綱紀肇敏我功召公是似

天子明聖鑒公賢良錫之節鉞專制閭閻經文緯武內安  
外攘鄰封弗靖禍階逆監探甲登壇陳師整旅運籌制勝  
功成一鼓公於是時方叔召帝軍務煩繁勞苦宵旰志決  
身藏英雄長數方標漢柱遠逐湘魂慶者在閭帛者在門  
嗚呼李廣不侯五穀與涕淚墮岷岷碑泣掩尼袂嗚呼袁  
蘭蕙而推玉綬則折物理固然天斬懿哲公瑾不延機雲  
火滅公之位望鳳侶高鶩公之勲業輝赫凌烟氣化倚伏  
盈虧遞運功高薄享福隆數遭神歸太素名播八埏嗚呼  
哀哉駕飛龍兮遊大荒馳赤鶴兮翼鳳凰飛鷹驅兮豐隆  
將玄武取兮朱雀張連楚澤兮遡沅湘追屈宋兮參翱翔  
巫陽筮兮招四方依肅兩兮巫峽長朝白帝兮侍文昌靈  
要眇兮遠故鄉睇凝望兮奠桂漿尚饗

郊祭塗任齋文

旌觀西還遠出閭闔寒雲慘結江水潺湲蠶叢望渺闕道  
孔艱神遊八極魂返故山夫子知我空負衰殘匣琴輟調  
掛劍樹間炙鷄絮酒情慟涕潛

祭松江少府張如齋文

逖人降誕兮獨秉純懿性行淑均兮戴仁履義肆馳情於  
藝苑兮振奇藻於儒紳具內美而重之脩軼兮懷席上之

遺珍爰擢秀於俊造兮早已充乎國賓載鳴鐸於青鸞兮  
軌蘇湖之芳塵流徽毅於上國兮牽錫類於成均菁莪樂  
其有儀兮為景行於高山宣令聞以遠暢兮恭列乘於雲  
間洵煥節以自持兮履繩墨而自閑固時倍之佻巧兮豈  
先生之所貽也委厥美以改度兮亦非先生之所安也寧  
反顧而遂初服兮卷高舉而遠翥戒在得而止足兮固前  
聖之所與陶鑒桓而寄傲兮藉息交而寡侶惟二仲之競爽  
兮軼梓里而竝榮鬱三槐之在堂兮岳濟美乎脩名何昊  
天不憖遺兮符夢奠之終齡嗟老成之凋謝兮邦獨失此  
典刑亂曰已矣哉魂營營兮何之駕飛龍兮騁赤鶴揚羽  
蓋兮結挂旗遨浮雲兮上征刻容與兮降靈湛清酌兮傲  
黎渺凝望兮涕零

同年合祭南戶部負外魏渠清文

先生玉融粹質主璧芳姿幼綜經術周情孔思玄覽妙解  
廣奧總龜摘文振藻班揚茲駟翩翩藝苑士林所推周官  
論秀濯漑明時春風滿座化雨時施菁莪茁茁樂且有儀  
爰製美錦三善自持豐矣父母邦家之基肅肅禁衛恭佐  
俊司老成端重士類倚毗茲稱藉甚晉陟曹郎中都掌賦  
聞望斯城徽猷日懋霄漢昂藏侃侃先生氣稟剛方在得  
知戒止足自防辭榮隱曜返真葆光疏傳陶令後先期翔

惟息藉園沉真藝場老而抑戒曰萬不忘蟬蛻造化齊一  
彭殤某等同登桂籍垂四十霜驅馳南北蹤跡參商臨盟  
結社六一倘得如何棄我陶徑就荒嗚呼先生逝矣道在彌  
芳東蕩寄英來格來嘗

祭薛南岐大祭文

先生孝友植於天性行誼著於鄉評學問淵源詞章沉郁  
早策名於金籍爰薦歷乎銓綜品隅明當正直不回至為忌  
者操切出建節於維州恩威並著公應有持屐伐荻老西華  
寧謚李文饒籌邊之畧豈云多讓羊叔子岷山之碑克紹前  
烈矣世方期公大用為國家樹懿標之勲遠粵藩之念命下  
而諸葛之營星隕矣嗚呼痛哉予時在京師聞公之訃每接士  
夫言輒頌公之德惜公之才悼公之逝李將軍知與不知皆為  
涕泣信非虛語矧予締公之交感公之厚復代公之任古人不  
贊久一劍之許予豈忍負公時首哉嗚呼世路荆棘人心太行  
矣得如公者長存子以匡復古道仰企龍風使後生以為著蔡  
鄉邦爰有典刑耶蘭露垂絕之辰惟以 朝廷厚恩未報祖父  
焚黃為念及恐負人宿券教語更不及家事亦不為兒女子教  
態嗚呼公之忠孝信義死生之際可以自見矣真世所稱大丈夫  
者哉茲者歸櫬玉融玄扈水閣人百莫賸矣而德政有碑名宦有  
傳可自托以不朽諸子哀痛摧肝奮激肯構必克負荷天之報

旒降觀不爽九原有知亦可慰休矣尚饗

祭殷克齋入鄉賢祠

惟公江靈毓粹桂嶽含英幼擅詞場早通朝籍抱貞姿而  
特邁堅素履而不渝雅操清脩而終身無媿直可質諸鬼  
神力行古道而一念不欺真可貫乎金石敷歷中外今開  
宜昭受知

先帝梓陟崇階開府閣邦撫綏庶壯猷擬之方叔遺愛  
嗣乎召公

今上臨御召入內臺方寄公以綱紀之司機衡之重而公  
已矣惟茲有司以公豐功茂績既以勤于名宦而道德文  
章尤足淑乎後人爰采輿論樹之風聲廟貌有恤祀事孔  
明於赫我公曷其戾止邦之人士庶其仰止尚饗

合祭殷克齋發引文

惟公天挺哲人獨秉純懿才優經世志切匡時由郎署而  
陟臬藩茂著風猷之烈歷寺卿而登督府益宏經略之謀  
文武為憲德望具瞻方當入總平內臺休爾瀟然而仙遊  
九重震悼 特眷忠勤錫之祭菲用慰幽魂茲當窆室之  
期爰卜宅兆之吉獻車既展靈旒踴躍某等叨官茲土夙  
企儀刑悵神遊之永闕秉芳芷而薦馨嗚呼離露易晞  
白日兮西馳人生兮駒隙魂縹緲兮何之駕飛龍兮上征

縣亦嶺兮並迎桂嶺兮芬芳灑水兮清冷星爲若風爲洞  
前光麗兮後虞庭雲間兮鼓瑟江上兮峰青君於此兮道  
進而揚靈尚饗

祭楊虞坡冢宰

惟公學貴天人才兼文武實上天篤生以翊輔國家丕  
基君子所恃以培植善類元氣爰自筮仕敝歷中外以  
至位極宰衡前後二十六任自弱冠登第以至 賜告  
還家歷官凡四十五年 三朝碩望百僚具瞻生平宣  
轍所至民有父母邦有屏翰節鉞所臨胸富甲兵門賓  
鎖鑰籌畫樞機炳機宜而立就藻鑒流品裁倅進而獨  
持中外以公立朝而卜世道之興隆縉紳以公秉鈞而  
占君子之道長忠誠上結乎

主知故 憑几 嗣服特隆倚毗豐功昭揭乎夷夏雖  
異域酋長咸識姓名史稱司馬公在中書虜人不致生  
事開蒙韓魏公執政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以今諸道  
納款稱臣太平全盛公之謀猷石畫德望勛庸尤赫然  
非二公可及矣衆方期爰立之有日而公遽爾遘疾其  
入 賀在京日候起居竊見

皇上眷注遣中官大醫相繼臨問賜以藥物文武僚屬  
傍徨祈望即兒童走卒咸舉手加額願公壽考且寧而

公懇疏求解籍符

上命大僕君扶持還家越數月雲逝矣嗚呼殄瘁之嗟  
朝野所共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所謂生榮死哀者耶昔  
周公勤勞王家而子孫世享茅土魯有龜蒙王晉公祖  
槐爲後而其子若孫文正公懿敏公皆身膺將相享有  
榮名公家胤嗣文武忠孝萃於一門文章德業以世其  
家又非晉公父子可及殆與周公比隆公固可以含咲  
於九原矣某昔事公於兵曹繼參蜀藩噴有人言荷公  
鑒授知我與生我等聞公之訃坐局官守不能如徐孺  
子炙鵲絮酒匍匐往吊而萬里絨絳無能報塞臨風灑  
淚聊以哭吾私云尚聚

祭都督李西垣文

先生資兼忠勇胸抱韜鈴奮跡淮揚單騎當倭酋茂  
著鷹揚之烈總戎閩越樓船下潮海大收鶴唳之勲  
仗鉞平蠻登壇誓衆身先將士府江之氣裊全銷深  
入瘴鄉東粵之捷搶盡掃大業高標乎銅柱元功昭  
揭乎太常 寵命存嘉宜分茅之有日璽書褒美爰  
世及之賞延威震華夷身膺鎖鑰云何天奪景畧之  
連星隕諸葛之營志决身殲英雄長歎嗚呼馬革裹  
屍固蒙傑所以輕死生先生豈糾縲世網嬰情去留



歡歡兒女子之前者哉曩子與先生同事始安相與  
談邊務先生輒長嘯激烈有鳴劍伊吾封狼居胥之  
意固氣蓋一世之雄也自子得請東歸先生餞送  
濰江之上杯竿留連至斗落參橫而罷既乃別去尚  
期續後會之歡而今已矣噫忍言我憶昔與先生語  
陶元亮兒子賢愚事先生出示令伯子所為舉子文  
章英邁之氣卜其他日聳壑昂霄當為不凡之器  
聖天子側席網羅思得文武材以効世用所謂君家  
千里駒必克負荷以先前烈先生固可長咲於九原  
矣

祭方伯陳師岡疏引文

公學貫古今才優經濟志篤前脩行秉純懿騰芳聲  
於藝苑振奇藻於雲達貌猗而若虛中屹屹而山立  
譬荆壁歟曜而珪璋特達廊廟之珍由曹郎而躋方  
岳十一任循良表著自筮仕而迄懸車三十年節操  
彌厲曩子與公追趨省署意氣襟期直欲追蹤古人  
必不為世俗脂膏之態繼與公同事西川遠支羅巨  
寇據險煽靈為郡邑患公以職在專城發兵襲之尋  
轉憲副毅然力任討賊當事者議公欲舉欲擠以危  
禍子曰此與觀釁稔禍養疽腹心孰為任事之忠力

為白之始從薄調改南中平安土酋之變量移山西太  
僕卿公詰子曰吾衰老且憊矣倦為萬里之行特從  
子決之予曰平津六十三始對策公不聞鬻子之對  
文王乎將捕獸逐麋乎公薄太僕耶何憊之辭遂翻  
然就道當路者庶公才且賢一歲而三遷至左轄公  
即謝事歸矣予方有粵西之行別公於卧榻公泣  
曰吾病殆不起恐無復相見之日矣吾宦遊三十餘  
年世路險巇備嘗之矣夫出處命也脩短數也夫復  
何憾相與執手歎歎而別不數月而公逝矣嗚呼臨  
別之言琅琅在耳遂為永訣之期耶公生平勤恪以  
業官慈愛以惠民謙恭以處衆儉約以持己清白以  
遺後蓋其天性然也予與公義切友朋契結蘭馨尹  
班交談永夕范張千里結言頗謂庶幾古人而今已  
矣廣陵寂寥嗚呼痛哉臧孫哀孟子產哭皮萊我知  
我大誰與歸夫惟至人為不死公形歸窆神遊太  
始惠番岷山名垂青史想音容兮如在若有聞焉覩  
陳生易芳薦明水上下四方不可以往兮爰陟降乎  
庭止尚饗

祭陳津南大祭

予自為弟子員已知先生積學富文聲稱獨擅手詞

場迨甲辰計偕通籍朝著分曹委質與先生並執戟  
為郎出則聯轡入接班行論心旅邸之榻携手燕市  
之月先生襟度朗豁吐論芬芳雲雅契風雨連床  
尹班交談永夕蕭朱結綬清朝予蓋兄事先生先生  
亦莫逆視予相與心期不忘也及先生以京朝官出  
守分符乘傳建隼荆陽化行江漢咏播甘棠敷歷勸  
海三晉之要區皆屬錢穀兵戎之重寄劈畫久勞于  
盤錯敷庸茂著乎旂常時予承乏蜀蹤跡殊方蓋  
常仰高風而嚮往欽令聞之遠揚矣時論共期先生  
柱石清朝為國家樹太平鴻業而先生遽返初服稅

卷八

古

駕紫素挽結義江之勝嘯傲為石之傍留連光景托  
興詩觴予亦得請南歸日隨先生杖屨徜徉方歛脩  
唐會昌宋元豐故事為洛社之會徵福古人旣壽且  
康詎意浮雲泡影飄忽靡常先生溘然仙逝使我灑  
淚而涕浪也嘗讀先生蓬窓日錄具悉弘博之才經  
世之畧顧朝廷所以用先生者未盡而先生尚未獲  
大究厥施每私嘆之天將厲意胤嗣之彌昌也耶予  
義篤久要情締姻好薄陳襟襟一莫若聞笑語洋洋  
祭林對山宗伯  
正人端士之生得天地靈秀之氣秉陰陽正直之德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  
亡者若傳說之箕申甫之嶽是已千百年來名世之英  
間氣所值不數數見吁嗟先生非其人孰先生挺生  
世胄繼美賢科由秘館史垣官僚晉成均宰貳宗伯  
歷宦三十餘年事

世宗

穆宗

今上觀耿光而依輔座侍從凡三朝兩京華要八座  
具瞻可謂榮遇之極矣宜爰立之有日倏內艱之遽  
凶朝紳共惜

卷八

古

五

聖注尤勤爰錫祭葬以慰幽明先生哀毀以竭孝思  
怡顏以承嚴侍篤行完名養高晦迹身係天下之望  
而口不談國事念切君父之憂而書不抵政府海內  
方喁喁旦夕承弔以光中興鴻業而先生偶爾遘疾  
前一夕遽有星隕之變眾咸異之知先生不起矣嗚  
呼先生出處與隆替對天不慙遺遽奪之速使邦國  
興殄瘁之嗟已焉哉先生嘗語余曰公每言外僚歷  
風波苦海以吾居翰苑清華不知吾列侍從備  
諸選尺又聖容戰兢自持中遭時事更遷物情難  
調賴君相知遇得有今日噫先生操心節槩言論風

昔可概見矣。遐想生平卓彼懿行，立朝謹諤，綽有先世正直之風。素履端方，不習世俗脂韋之態。有宋廣平之持正而識達，機權有萬石君之謙謹而守不可奪。小心恭順，潔已堅貞，此所以見知。

聖主而保有寵祿也。素性儉朴，屏息紛華，不殖產業。陸大夫之分金，先生絕無所係。不營第宅，李文靖之廳事，先生尤其所難。博綜經乘，揆藻詞林，荊藏之名山，昭示來世國之著龜。鄉之典刑正氣浩然，而長存令名，焯乎其不朽。所謂正人端士為昭代之名臣歟。嗚呼！棟折榱崩，麟泣鵠鳴，下厭濁世，以遊帝庭。乘彼白雲而返太清，駕飛龍而上征。建鼙鼓，揚旂，翳百神，兮並迎撫。惠帳兮泠泠，奠桂酒兮芳馨。刻容與兮降靈。

### 祭田將軍文

先生承帶礪之勲，盟膺金紫之榮，顯胸藏輪略，識達機權，劔氣衝霄，直欲掃旄頭於天上。壯懷激烈，思將懸胡虜於藁街，固其素志也。然自古英雄之生，皆藉風雲之會，豐沛封侯，南陽拜將，非其時與彼不遇，與辭薜蘿眉之都尉，數竒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則亦命也。時與命，先生其知之矣。乃以王事告勞，以至盡率。

之傷長途行役，遂成蒿里之歌，亦可悲矣。嗚呼！大丈夫馬革裹尸，豈咄咄歎歎，効兒女子態耶？先生固慷慨如歸矣。矧胤嗣妙齡，俊拔天與，虎豹之姿，卓爾不群。定作干將之器，永孝思而克肩荷，繩祖武而光前烈，當必大表樹於將來。而先生亦可含笑於九原矣。

### 祭何壻文

予與而父同年友也。以兒女締媾，期綿胤祚於無窮。將子孫百世講之，而幼穎慧，篤志兮，裹子竊有東床之幸。庸詎知壯志未酬，溘然先朝露，負子而父矣。夫天之賦與於人也，厚薄不齊，人之稟受於天也，脩短

損殊，譬之物然，真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相去遠矣。所得於天者，全與盡也。落花飛絮，隨風飄揚，或穿繡幌，或墮泥沙，蓋有幸不幸焉。何吾子之得天獨齒，而所遭不幸至是耶？然彭殤殤短同歸一盡，小年大年同歸一化，雖天地亦會歸於壞。況人乎哉？吾子屬纊之辰，尚力手書遺言，屬後如綫之緒，猶望天意有在，噫亦可哀矣。彼蒼者天，寧忍降罰於善人，公宮之孤，猶綿趙胤，數十世，吾子知之乎？尚饗。

祭陳海洲親家文

先生早歲與予同遊郡庠文譽已擅乎藝場部使者錫山王公校文以先生冠多士是歲遂擢秀于鄉予叨先後策名通籍與先生並執戟為郎先生才名籍籍粉署特立班行

聖天子簡用二千石思與共理先生首擢平古杭蓋東南要會財賦之名疆也先生才負經濟建隼錢塘適奸人王直徐海勾引倭夷造孽搆殃先生畫計軍實夜籌餉糧佐督府用間設奇卒定匡勦三年政通人和晉霸江兵備尋徙藩叅經文緯武德威遠揚帽

卷八

六

山之積寇遁跡吉安之叛兵飲藏歟庸茂著而不免忌者之中傷先生遂拂衣投劾稅駕柴桑予亦陳乞而歸與先生載締姻好睦若潛楊每遇芳晨麗景輒御詩酒徜徉相期百齡鶴算結社烏石之陽以老歲華以樂壽康先生修爾長逝使予涕淚之浪浪也嗚呼已焉哉海中洲兮仙翁蘿為帶兮蕙裳駕神龍兮上征與白雲兮飛揚儼儀容兮陟降在左右兮洋洋陳笙竿兮鼓瑟湛清醑兮芬芳若有聞兮歎息神之格兮來嘗尚饗

餘抗尹文石何君墓誌銘

君諱鑒字廷用別號文石其先唐季官廩訪使自河南固始入閩遂家焉萬祖塏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乙未登進士官吏部驗封司主事曾祖遠庠生祖綱壽官父偉衢州別駕母太安人李氏君少穎異通三禮年十六補郡庠弟子員甫弱冠領嘉靖甲午鄉薦計偕北上遊太學盡交一時知名士文譽日隆過衢省別駕公時衢守今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李公遂一見大器重之謂別駕公曰以君家千里駒也令其二子某某從之遊今皆膺騰仕云夫以君雋才逸氣頗何有於一第哉乃輒不偶歸已未再上春官太

卷九

一

安人曰吾日薄西山奄奄人世而第不第遇也得領一命即吾目瞑矣君是歲獲不偶重違太安人命乃就選補餘杭令餘杭故多豪猾或難之君曰斯誠難邑晉范武子治之矣且孰與朝歌渤海吾憂器不利盤錯非所憂也之官條其利者與之弊者釐之不期月悉然理矣有兄弟訟聯牘不決君召至庭諭之曰予不職視蘇清河叔然矣君昆季繁籍縉紳也可出普明兄弟下耶吾先君子與吾伯父友愛無私畜吾視吾弟亦如之因泣下二人亦泣歸悉讓其所爭旦日入謝君曰若朕友于家必昌明年其兄之子果魁畿闈餘杭間道通海衛卒負絃監給食急禁即群

肅烈亂諸有邇得者君輒釋之邇者懇之監院監院御史  
怒君正色曰非敢撓法也顧貧卒不得食且櫛髮縱之  
於國計亦未有錙銖之損御史悟且曰微賢令幾失之其  
任事敢為類此歲旱澇相仍設法賑貸歲不貲災民亦無  
流徙者隣邑富陽豪民計以歲漕浮糧千石詠餘抗代輸  
嘉靖初年 奏下浙省時有司議如所

奏而以餘抗半代之三十餘年苦於徵輸矣君至毅然曰  
國家雖無分民有分土餘抗歲凶民且遭負復益之富陽  
漕粟民命奚堪乃上其議于當道請以富陽所稱浮糧復畝  
步之實登其數君遂力爭之與富陽令累牘不已卒直君

卷本

二

議君以以壯殷籍籍遐布然亦為衆忌會有邑丞驕蹇專  
恣君稍加裁抑丞慚語衆曰令辱我令辱我遂陰擠之君  
曰吾始為祿仕榮吾親今親老矣得如潘安仁版輿事顧  
不樂與遂投劾歸築室于平山之陽鑿池藝樹朝夕娛太  
安人明年太安人卒又二年君卒距生止德癸酉八月二  
十八日年五十有二平生篤孝友家庭內外無間言性寡  
諧於俗少年應舉自以拾芥視青紫謂功業可指取顧官  
止為郎不窺厥施士論惜之君幼即善屬文榮府長史林  
公某列駕公同年友也試以文奇之因妻以女先卒繼娶  
葉氏云云嗚呼君已矣予與君同年且締姻好雅知君獲

矣為之銘銘曰

達達厥緒 代有顯揚 卓爾餘杭 益紹厥芳  
行敦孝悌 政企循良 資勝之陽 若芥若切  
何公永藏 卜世蕃昌

南京戶部員外郎渠清魏公墓誌銘

公諱濠字方舟別稱渠清福清人世居東陞山曾大父宗  
遷沙塢大父俊父椿孫滄浪用公貴贈錦衣衛經歷嫡母  
范氏生母陳氏俱贈孺人兄弟六人長廷麟次帶滌瀾次  
大濟應貢授徽州教授公最少性坦夷凝重為滄浪公所  
鍾愛年十二挈居會城習舉子業弱冠補邑庠弟子貢文

卷本

三

名日起習學金一所公群閩士之優者講習於養正書院  
公哀然高第也士月給廩餼公輒辭不受雅為金器重為  
文根極理致渾厚近古如其人以尚書領嘉靖甲午鄉薦  
兩舉進士不第戊戌授浙江湖州府武康學諭武康故下  
邑儒効濶疎公至嚴科條端表樹一遵蘇湖遺矩士日承  
悉至變矣督學張濠溪公廩知喜曰是固善作人者使師  
儒官皆若人菁莪之化豈遠哉郡守張公鐸雅敬慕公延  
脩郡志癸卯典河南文衡時稱得人尋遷台之太平令為  
政務存節愛不求赫赫名邑故多浮糧賦田下下民皆征  
糧歲多陳饒者公按公同得侵沒六千餘畝悉以補豁賦

政始平民稍復業矣巡撫朱秋崖公征倭至海上檄下  
郡邑亟徵援卒公具舟師備糗糧倉卒立辦大為秋崖公  
稱賞其遇事勇為類此乃若鬻寺租以闢費舍慶學田以  
贖貧士脩永通金消二閘築六眼九眼海塘善狀鑿鑿可  
紀淮邑八年與利剝盡當路交獎譽之漢重安靜之吏惻  
惻無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公非其人耶邑人刑部尚書  
趙方崖公為公去思碑云實心力行不求人知蓋實錄也  
辛亥遷錦衣經歷去之日民攀轅載道有不忍含泣下者  
今郡志載之名宦云錦衣職典禁兵故多豪校暴橫公繩  
以法固敢肆者即貴顯如執金吾堂大僚也見公必歔容

卷五

四

敬馬公以此殺稱籍甚薦紳咸推較之秩滿還南京戶部  
負外郎監督鳳陽倉儲以廉平稱歲丁巳公年六十有六  
矣嘆曰吾肱任衣冠即抗志以就功名晚而有成歷宦侵  
尋殆二十年忽忽如瞬息茲髮種種矣何自苦為也吾其  
歸乎乃力請乞骸奉

旨致仕築室屏山之陽杜門息交即里人不知有大夫盧  
也耽嗜經籍老且彌篤所著有四書訂正小講玉璽集載  
於家天性孝友視兄弟之子猶子群族之人自公貴無至  
失所者厥子若姪俱恂恂謹飭無違禮者世以此多焉范  
蠡有言既以施於國吾歆用之家以公派官慶家耳目所

睹記章章如是所謂篤行君子非耶

今上改元有

詔晉公階奉議大夫又三年己巳七月三十日寅時以疾  
終于正寢距生弘治壬子年九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  
配林氏贈孺人繼張氏繼沈氏封孺人云云嗣子九有將  
奉窆望北臺之原兄子庠生雲翔述公行實泣拜請銘於  
子子與公同年同宗謝不敏弗獲乃為之銘銘曰

漢傳循良 周書孝友 大夫行誼 兼此而有

邑咏甘棠 門垂五柳 杖屨優游 面書左右

有鵬夜鳴 筮逢其咎 爰有遺文 以托不朽

卷五

五

北堂表我 封丘孔阜 光闕重泉 慶衍厥後

我勒銘詞 昭垂永久

明貞節莊母鄒太安人墓志銘

太安人鄒姓諱妃閨上董處士烜之女帶江莊公弘紳之  
配石城大尹嚴之母也性行端肅事姑陳氏至孝每食親  
奉羞膳務得其歡心歲時饋奠必躬潔豆登與帶江公  
賓敬規鑒帶江公禮重焉石城君生甫九月而帶江公  
即世比屬續執太安人手歛歛指石城君囑曰以此狀  
相累毋負也太安人大慟曰所與生同室而死不同穴與  
不狀撫狀而負君無以相見於泉下復大慟幾絕時太安

八年僅二十有五矣遂謝純綺動女紅茹荼忍痛拮据經營生者未離離死為卜宅兆族黨里閉咸噴噴雖之比石城君稍解語口授孝經七歲遣就外傳日嚴程督夜則篝燈相對理紡助勤稍懈輒誡之曰吾重遠而父恐死者以汝在也日望汝成立如不免自樹負老身矣遂泣石城君亦泣乃愈益自刻行業日脩文名日起予時過君講論疑義太安人輒潛聽為設酒殺移日不聞警歎聲其壺範之肅如此石城君領嘉靖癸卯鄉薦報至里門咸稱曰莊節婦于天道云天道云丁未就選署教轄庠稍遷石城令皆迎太安人之官石城君作士愛民並著聞譽

卷五

六

實慈訓成之尋以母老解官歸朝夕進膳承歡太安人弄兒孫款款笑語享祿養榮福二十餘年視警志曩時辛勤訓子苦樂相符天之報施貞節何如哉嗚呼世名為男子奇節現行皆得取譽當世自北不朽矧在女流不其尤難耶我

朝著令寡婦守志年五十以後者得旌門以太安人完節表著如是乃未及聚旌嘗讀漢史至黃霸傳霸為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貞婦順孫者為一輩先上殿張敞非之以為恐增偽貌無益於廉貪貞淫之行事遂格及讀漢儒劉更生烈女贊竊幸立言君子表厲世風然

窮巷草野聞泐無聞者可勝道哉予述太安人行實固非偽貌之誣將以備觀風者采擇且俟鴻儒鉅筆如更生者得有所托傳後云太安人卒於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九男即石城君嚴云云將以卒之明年季冬廿一日葬于南宮龍峰之原嚴持友人思明同守林君所為狀過余泣拜請銘遂忘而系之銘曰

卓矣賢媛 閨閣之英 栢舟著操 斷機成名

古有共孟 兩繼微聲 龍峰之麓 鬱鬱佳城

玄扈永閔 山高水清

封太宜人洪母黃氏行狀

卷六

七

洪為閩中閩姓自御史大夫澹成公而下以禮經冠禮闈省闈奕世顯融稱貴盛矣非獨男教蓋亦有女教焉淑在里閭中稔聞黃太宜人懿行得而論述焉太宜人諱蓉黃之先洪武中有諱楠者以人材起家為澄邁令楠生高負才名與高漫士林博陵諸先輩為閩中十才子太宜人之高大父也父諱海隱德弗耀太宜人生而貞慧稍長知孝敬通孝經列女傳論語小說裨官諸書歸大夫康溪公偕嫡鄭太宜人相禮重若姊妹然中饋惟謹澹成公立

朝掌都察院事以直道大節厲一時故所遺後清白



康溪公為嫡孫領弘治辛酉鄉薦就祿仕授壽州學正庚午歲太宜人舉憲副君鄭太宜人抱弄之愛若已出愈益禮重太宜人遂以攝家政勤織紉潔蘋藻共賓宴和宗黨御臧獲總咸有條理門以内井如也天性慈仁見人愁苦若疾疾在身其以空乏稱貸即舍簪珥推衣物不少吝也康溪公自壽州改無為州尋徙郟城新寧二邑令太宜人皆從之官甲申歲舉廷評君一日太宜人言于康溪公曰大兒已總角異日者必見其崢嶸何不及時歸而躬課督之母寧父而沾沾微祿爾也康溪公聽其言遂解官歸無何康溪公即世蒞仕二十餘年清脩雅操筭無長物當其時太宜人佐內治如室人交徧亦不能成大夫之高故世謂太宜人兩難之也太宜人則惟日夜以先人居常念鬱鬱不得一第勗二伯仲督令勤學嘉靖甲午憲副君領鄉薦戊戌舉進士丙午廷評君復領省元太宜人且喜且泣拊二子曰而父困於一令費志以沒而兄弟相繼成名曷思光昭乃祖乃父遺烈勉之哉二君服官伯歷南刑戶二部郎署湖廣少叅山東浙江憲副仲歷全柝令南大理評事皆奉母訓廉靖勤恪縉紳雅所推重先是太宜人以憲副君秩

滿疏請貤封膺冠帔之榮嘉靖己未太宜人是歲六十有九矣憲副君在東省念母春秋高有離憂乃以辭官請命太宜人太宜人曰吾志也遂懇疏乞身得俞旨歸廷評君亦以隆慶壬申授牒伯仲承歡膝下歲時稱觴綵衣踴躍里閭榮之太宜人喜曰吾兒可謂不負祖父遺烈矣自伯仲歸太宜人晚歲耳目聰明心志恬愉安享遐福殆二十年萬曆丁丑忽遭疾仙逝時六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弘治辛亥九月初一日享年八十有七男二長即憲副君名世文娶鄧氏封宜人次即廷評名世遷改名世武娶鄧氏云憲副廷評卜以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奉太宜人柩附于蕭灣山大夫康溪公兆右以煖辱同年不鄙蕪陋稽顙告曰某莖母有日矣痛惟懿行緒言典刑具在匪直栝捲留澤而已荒迷啣哀粗述大略敢煩執事序次之將藉手乞銘于名公死且不朽煖通家猶子輒不揣為刪定叙述以復二君不敢以蕪陋辭謹狀

明通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心泉林公偕配封孺人龔氏墓誌銘

自古經世之士必有宏博之才斯能理盤錯而掌諸艱必有剛大之氣斯能排衆議而心國是必有權變



之智斯能定傾危而濟大事所謂邦之司直國之良翰若吾年友方伯心泉林公非其人歟公諸懋舉字直卿其先宋樞密溥之後傳數世至鈍未樂間以鄉薦爲興國教諭生四子三登甲科時有閩中三鳳之稱以仲子泮貴贈戶部尚書季子瀛郡庠生即公曾祖父也祖文鳳邑庠生父旻以公貴贈南京工科給事中母邵氏贈孺人公幼穎異七歲能文十歲就試有司即爲郡長歐陽石江公所稱賞十四補弟子員公其時業已馳聲士林間矣嘉靖甲午領鄉薦甲辰登進士授鳳陽府推官識微明允不深文奇峻稽查江

卷九

十

北諸郡邑事發奸摘伏人不取欺賢聲籍甚選擢留都諫垣公風采凝重以經濟自任嘉靖二十九年達虜深入震驚畿輔公條陳邊務五事論劾邊臣建議欲順虜情以牛羊易米豆反覆數陳所不可者六務存國家大體及條陳江防事宜清查錢糧蠲弊薦舉邊才糾劾不職諸臣多所建白皆爲

公名

上請報可蘇州財賦甲江南多逋負俗尚矜艷公至禁奢靡抑豪右省煩縟時徵輸一切與民休養會倭

寇突犯松江掠大倉崇明殺長吏時命將出師羽檄交馳九徵發供億取辦倉卒公皆以身任之繕城郭峙糗糧嚴斥埃民恃以無恐賊窟于金山柘林之境窺金吳進薄郡城大肆屠戮禍甚惜公登壇鼓衆誓滅此朝食與賊連戰却之復遣兵襲擊覆之於鶯湖有點首嘯聚猛鷲實勇可一當百自杭嚴西掠宣歙長驅至毘陵所向披靡公躬擐甲督軍至郡西橫塘士氣百倍一鼓而殲之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當兵荒相繼饑饉荐仍縣官索租且暮追呼公曰民力竭矣請于部使者奏蠲常賦十之七八民因始蘇吳人

卷九

十

倚公爲長城愛公如父母相與建祠尸祝祀焉屬東廣寇擾當守知公有戡定才遷廣東巡海副使嘉靖三十六年大征扶溪大羅山諸峒公司紀功多所捐蹤獎率三軍直搗巢穴草薶平之踰明年倭寇自漳泉入揭陽破蓬州所流毒海豐饒平諸邑殺守將攻關堡焚蘆舍惠潮之間騷然矣公星馳至潮州會文武僚屬調集漢達狼土兵勇用間設奇破之於黃岡鎮賊宵遁官軍乘勝搗虛復大破之俘載殆盡粵人離去湯火莫之枕席公之功也語在粵外志又明年還山東參政東充諸郡農饑民轉徙流離公行縣

以便宜發廉賑卹所全活萬餘人

景藩就邸起從中貴人怙勢恣睢所過繹騷自公所部綜理有方中貴人聞公名亦自歛輯尋遷廣東按察使風裁峻整法紀嚴明拜遷本省右轄入賀

萬壽事竣得疾抵家晉廣西左轄未任適廣西藩司有劫庫之變黎叅政遇害公聞力疾就道竟以履任愆限為言者指摘解組歸

穆宗登極有詔起廢巡撫廣漢塗公巡按京山王公交章薦薦朝廷方期大用公以前疾卒于隆慶戊辰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嗚呼公自為司理

卷九

合

十三

至方岳敗歷中外值時事多艱驅馳吳粵出入兵戎至勞苦矣而夷險一心始終一節論事如賈陸經畧如韓范諸不具論論其事業尤灼然表著者予與公同舉于鄉同登進士在京師同邸舍公嘗語予曰吾性外見不自晦迹懼直木防伐君恬退於物無猜處世而能長久者惟君乎今與公歷宦三十餘年閱世多矣公負宏博之才剛大之氣權變之智而茂建殊勛未有令譽可謂能用所長矣予惟守拙以終其身思公前言如持左券自公沒十餘年惠施死而莊生寢說無復知已者也其孤東榮將棄大事持年友洪

石洲公所為狀屬予銘之予寢說久矣顧不忍負知

已於九原敢辭銘公倜儻豁達遇事風生為諸生時人即以公輔期之曾伯祖尚書公清德碩望為時名

臣公克繩祖武時益擬之鳳雛云聰明過人博綜經典為詩文力去陳言沉郁麗則直追古人嘗與予論

古詩文曰六經尚矣其次則秦漢魏晉盛唐諸名家皆絕代振響嚴滄浪論學詩如學禪須從最上乘文

亦如之噫此以知公精思玄解入門之正自得之深矣所著有奏議詩文十卷世共珍之與弟懋材交情

彌篤公宦遊以家事屬諸弟終始無間言配龔氏性

卷九

合

十三

行貞淑勤織紉佐公力學成名事舅姑能得其歡心

與公齊德封孺人先公卒年五十有二葬于候官南山之原以今歲正月奉公柩合葬焉男一即東榮庠

生娶憲副洪公世文女云云公屬纊之辰惟語其孤勤學饒行毋墜先人厥緒不及其他林氏世有令德

嗣當有興者銘曰

鳳之雛 五色章 出丹穴 升高岡

儀聖世 鳴朝陽 一鳴朝有道 二鳴四海康

鳳高舉 孔悲傷 即今鳳池上 猶有鳳來翔

明大中大夫山西右叅政津南陳公行狀

公初諱朝鑒字全之以字行更字粹仲姓陳陳之先  
出光州固始唐廣明中太尉公名徽從王緒入閩長  
子令鏐居閩縣之義溪次令岳令猷居侯官之古靈  
族蕃衍仕宋者三十三人若龍圖閣直學士襄顯謨  
閣待制增其表著者後轉徙義溪高祖諱週封監察  
御史曾祖諱叔剛以御史改翰林院侍讀祖諱煒浙  
江左布政使父諱璽加贈都轉運使是為守魯公守  
魯公初未有子鄉人夢里中旌旗閃閃前大纛書廣  
夷神主四金字布政公坐與上呼夢者神神以玉瓶  
插雙蘭授守魯公車從鼓吹迤邐而南後守魯公連

卷九

令

十四

舉二子長朝鑒次即公為雙蘭之應布政公三子守  
魯公嫡出配加贈淑人姚氏繼鄧氏俱無出公贈淑  
人王氏出也誕而異常疑其不育將棄之鄧以銀釵  
破胎衣覺蠕蠕動喜曰吾兒也保護鞠育愛若己出  
故公至成立事二母至孝無異始過歲時守魯公雜  
陳書籍帶笏果品置辟盤中公獨取布政公所遺琥  
珀螭為帶各一片玩弄之眾咸異他日必克紹祖武  
云幼穎慧讀書強記業舉子文籍籍士林年二十二  
丁父憂勤學苦自刻嘉靖庚子領鄉薦甲辰登進士  
丁丑太淑人憂二十六年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提督

四夷館諸夷貢獻至京例得以方物互市易塔藥爭  
公嚴為之防禁其物靡幾其出入有黃給事者故與  
中山館伴使知識為通刺于公稍寬門禁為殿衛邏  
者獲以聞給事坐落職公由此聲稱殷殷騰于縉紳  
矣二十七年丁鄧母憂服闋除祠祭司主事陞儀制  
司員外秩滿贈父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前母姚  
氏母王氏俱太安人由儀制陞精膳司郎中公歷禮  
部四司時

卷五

十五

世廟承平熙洽稽古禮文之事典章表疏多屬公草  
大宗伯咸寧王公華亭徐公胥器重焉適荊州守缺  
屬遼庶人淫佚無度朝議須得老成有重望者以涖  
府治乃拜公為荊州太守荆當江漢之衝歲罹水患  
數千里民昏墊艱食公至親自行縣荒度土功為長  
堤萬丈以捍水暴自是水不為災民有恒業迄今賴  
之撫治助陽都御史陽華章公署公上考有身為障  
蔽力抗狂流之語荆人相戒曰不可使後人亡我陳  
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屬邑水災蠲賦王府祿米不  
給將軍中尉二十余人群噪入府挾借庫緡公曰借  
貸與侵盜同吾為天子命吏主藏者官可去庫不可  
借又欲給緡自行縣徵祿公曰百姓方遭水患瘡痍

未復可重用耶衆猶倍肆公屹不動已乃稍稍引出  
遶席人素狎侮縉紳士每見公必改容禮重焉適  
三殿興建下採木之令公私俱誦公勸以糴米二千  
石助挽木八百石賑窮民民因稍蘇督木大臣知公  
有幹濟才以採木任屬公方有棘聞之役以公掌卷  
是歲荆得士爲多比撤棘遂走夷歸歷巫山施州大  
魚龍諸溪峒跋履險艱鳥道千盤獲巨木山積苦於  
轉輸之難公曰此惟得水可濟乃禱于山川神祇大  
雨垂垂五晝夜瀾漫山谷群木千章悉浮出衆不勞  
而工用省歡呼之聲震響謂山川効靈公實手格之  
卷九 十六  
時嘉靖三十八年也公泣荆凡五載崇學校清滯獄  
抑豪右調宗藩吏治烝烝盛矣明年陞長蘆都轉運  
使興利除弊計鹽課得羨金八百兩請于鹽院悉以  
易米積貯備荒復以贖金助築滄城以紓民力 景  
藩就邸惠從中貴人以載鹽壓浪爲名怙勢無厭公  
裁節之竟不滿所請由轉運陞山西叅政分守冀寧  
實四塞要衝北虜時入侵犯公請于督撫南昌萬公  
權兵靜樂分駐與汾移總兵鎮偏頭而以都司布列  
忻代虜乃引却尋虜數犯邊輒上首功沙宸朔州之  
捷勞勩居多甯偕萬公行遠出樺林堡陟高岡望河

奎值虜騎三百餘領馬千群諸將校皆怖碎易服公  
不易服嚴陣而還至老營坐談邊務歷歷分折即老  
將不逮也萬大奇之醵刻有見虜目中運籌掌上之  
語每引公自代故事歲冬沍寒爲冰墻拒虜公堅持  
不可謂鑿冰壘墻虜未病而我先疲且歲有糜費不  
如築墻便遂自太原歷偏頭遶樺林七百餘里相原  
隰略基址因地爲城以杜虜人窺伺又言河壩淤溝  
子午口一帶可爲可黍共農蕪事公在邊務擇將校  
所議援有自牙校晉陟總戎者嘗測虜出入要害以  
汾石二州爲虞後數年虜果陷石州使公不即解任  
卷九 十七  
得行所議必無石州事邊人朝夕望公開府三關坐  
鎮西甯而公以就濟入覲時失餉一遺與私親嘆  
院以蘆滄時事遂生別議公曰吾自爲主客歷今官  
二十餘年先人墳墓不展得返初服固吾志也遂投  
傳歸日惟杜門討論先籍與農父話桑麻所居有三  
十六灣茂林脩竹徜徉其間號蒼食山人隆慶六年  
以築河墻工成有白金文綺之賜里閭榮之孝友天  
稟未仕而守魯公見背既貴每時享忘日輒感愴至  
泣下在蘆滄聞少魯兄訃爲位而哭至廢寢食撫四  
孤爲婚娶成立他如辨逆旅人冤獄爲白干當道表

陳潤娘節孝而爲之立傳其見義必爲類此性疏朗  
豁達善談論博綜典故平生於書無不讀所著有達  
憲日錄八卷釐爲四目曰寰宇曰世務曰事紀曰詩  
談梓于太原世共珍之在禮曹有錦水集今元輔江  
陵公爲之序有瞻才飛藻花爛映發之稱且曰綜故  
實達今宜有閎衍深沉之思江陵豈虛美哉復有增  
補華除遺事之叙此尤有關國家大體蓋自先世業  
博士春秋以經術名家公之學得於家傳才未究厥  
用所以用公者未究也予與公同舉進士同試政選  
曹出入必俱稱莫逆晚復締姻好相期結社以老歲  
寒公於萬曆八年五月初十日即世享年六十有九  
配林氏封淑人側室徐氏康氏王氏鄭氏男二長邦  
范郡庠生徐出娶戶部侍郎林公某女次邦涑鄭出  
尚幼女二長薛華康出次蒞王出許聘于少男啓藩  
邦范將卜葬公于大義里石官山之原屬于爲狀乃  
擬公生平行實之槩論次之俟名公鉅筆采而銘焉  
謹狀

明故文林郎含山尹芝山葉公墓誌銘

予嘗俯仰今昔天下習尚日趨靡矣無論民風卽縉  
紳士夫積學篤行輒稱前輩長老忻慕而嚮往之如  
吾鄉葉長公其人也公諱繼善字兆元別號芝山先  
自建州富沙徙甘塘宋有翔鳳儀鳳兄弟舉進士代  
有顯融後轉徙會城歷曾祖諱貴祖諱應暉有孝行  
見郡誌傳父諱芬是爲芳洲公冠帶儒官母許太恭  
人雲南大理府太守坦公女通書史公幼穎異始就  
外傳受博士義易芳洲公太恭人實躬課督之始勝  
冠遊郡庠文名日起督學使者臨海金公貴溪江公  
廣屬學官雅意作人辟博士弟子員高等者講業於  
養正書院公與諸生日切磨時輩共推讓下之嘉靖丁  
酉領鄉薦計偕春官再不偶嘆曰吾父久淹賢序仕  
志未酬二仲競爽必克承之吾從祿仕得升斗以奉  
二親惟且奉祖母劉懼此以成父志不旣多乎遂詣  
公車授廣東番禺學諭與郡文學今大中丞臨桂殷  
公相厚善倡明蘇湖之學時督學莆田林端簡公開  
館簡十郡之士延五經師長以公主番山館教事嶺  
南一時髦士爭自濯磨如鄭方伯旻胡學憲庭蘭曾  
食憲一經羅侍御鴻李吏部价梁比部有譽皆在若

錄癸卯典江西文衡所得名士為多與東廣兩省省  
元皆門下士時論榮之尋遷直隸舍山戶邑故衝疲  
部使者賓客冠蓋輶軒相望厨傳繁艱公調度均節  
應之裕如民亦不告勞有黃錦衣者黃緣

奏請還過故里怙勢恣睢公稍裁抑之黃亦知敬憚  
公戒其下旗校不敢肆邑多屯種侵損民田歲連訟  
不息公為親履畝籍之民賦始均部使者庶公賢能  
屬查兩淮鹽課奸商類守空引坐徵重息前此率墨  
厚貲而曲法庇之公掣驗得實悉宜諸法不少貸以  
至剔蠹弊理究抑清卷牒大當直指心聲稱籍籍遐

卷九

公

辛

布矣會聞芳洲公喪匍匐服闋以太恭人春秋  
高承惟膝下遺二仲亦先後謝政歸儀容甚都光于  
里閭比丁太恭人憂公貳膳之年也饘粥哀毀一如  
哭芳洲公時孝友天植在番禺舍山數以珍錯遺二  
親二親以奉祖母劉甚惟持所積俸金為二親祖母  
壽時二仲未仕周氏妹楊氏妹未歸芳洲公總家政  
俸餘悉以佐公費供門戶將二妹囊無私畜人以此  
多之性亢直有觸輒發然亦無他腸不習薄俗脂膏  
深情厚貌之態治家嚴而有則歲時朔望必具衣冠  
率子婦焚香拜天復拜家廟既乃為大恭人壽子婦

供茶湯果餅率為常子有過輒擁衾臥榻以自刺責  
俾之痛自改省以故三令君恂恂謹飭稱其家兒將  
克光前烈實嚴訓成之與二仲雍容禮讓有如嚴賓  
家人生業一總之梱內不言有無不問奇贏惟好蓄  
古書籍圖畫雜植名花奇石以供玩好客至輒款留  
竟日忘倦或與二三舊侶行歌月下兀然自得也所  
著詩篇成一家體裁惜遭回祿無傳也他若睦親黨  
而恤其孤寡念貧交而周其困乏有長厚之風焉可  
謂篤行君子矣公病困篤輒以不獲奉二親大事為  
恨且以屬一仲不及其他卒之日萬曆壬午十二月  
十六也距生正德丁卯年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  
娶洪氏新安令贈郎中恒公女端重貞淑習讀孝經  
列女傳諸書勤織紵佐公力學事祖母舅姑朝夕視  
寢膳皆得其惟心公未貴先逝繼鄭氏藩相娘公孫  
女側陳氏男三長娶彥娶某女侯庠生云云彥彥等  
將以萬曆十一年某月日扶公柩卜吉于鳳皇山之  
原遷葬孺人合塋焉以其屬姻好持劉靖江公狀泣  
血稽顙請銘某稔知公履甚具質之狀不虛遂叙其  
行實系之銘曰

羣精好古 篤行立名 英髦露穎 宦輒騰聲

吁嗟長公 尚有典刑 鳳山高壽 玄宮永局

綿綿單厚 濯濯厥靈

明隱君鄭沙浦先生墓誌銘

士有懷珍抱璞弗獲一試而所自樹足以表見於世貽範後人立論君子著之於車行之目與忠義孝友循吏文學列傳並傳此豈藉名位為光寵者哉若吾鄉沙浦鄭先生非古所稱卓行君子與先生姓鄭諱某字伯憲鄭之先始封榮陽以國氏在壽春者宋慶元間遠祖諱涇為閩邑丞奉其父未閩卒葬于文山遂為閩人歷宋元入明代有顯融閩中稱著姓必曰

卷三

十三

壽春鄭云先生曾王父珙永樂癸卯舉于鄉授寧波司教王父其崖州吏目父諱博有隱德是為怡齋公母太孺人李氏先生幼穎邁業博士春秋博通墳典補郡庠弟子員督學使者婺源潘公廣厲學官務端士習而黜浮靡辟文學士講業于鄉之崇正書院先生砥行脩飭吐論英發士望所附予故同社從先生後心嚮往之時或抵掌談當世事纒纒若燭照數計每感時撫懷輒奮激昂有規世之志焉使用而獲一試即所樹立當必卓然可觀顧慶業欲頌而士論共惜其不遇也伯子徐州君傳春秋業先生仍教督

卷三

十三

之比領嘉靖丙午鄉薦先生喜曰自吾先世以明經起家衣冠不乏吾見既克負荷先緒為不墜矣乃謝舉于業怡情林阜詩酒之間意豁如也徐州君歷學論邑令州牧皆迎先生之官每訓以造士愛民為務徐州君所至赫有令譽皆先生教也閩部使者肥城李公廉知先生高其行親造廬請謁具冠裳為先生壽里閭榮之性度洞豁孝友天植為怡齋公卜兆得吉念伯濤無子奉其喪與怡齋公同兆曰以成吾父之志也事母太孺人侍晨夕備滄澣盡歡太孺人壽八耋終鍾粥衰毀如禮下氏姐一家淪沒為舉其四喪廖氏妹孀而無依養之以終其身此皆先生為諸生廩約時而卹孤獨急尤人所難矣徐州君既貴享有祿養優游閒適垂四十年徐州君以其俸餘歸為先生壽而以均其二仲家庭無間言慕范文正公義田舉乃推而置祭田以祀先塋置義田義屋以周族人至其身所自御則衣惟絺素食無加豆曰吾自口體甚適也與人交久而彌篤言必出肺腑相示人有急難多方援之宗族親友處有賄賂帛有賄遺自先生沒鄉人誦義無窮可謂卓行高世之士矣嘗讀歐文忠公瀧岡表云祖考崇國積善成德宜享其隆庀



賴其子孫先生積善隆享無媿崇國而利賴後昆當  
必軼瀧岡而並傳矣配王孺人先生所從業春秋秋  
庵公女也與先生齊德有桓少君遺行先卒先生享  
年八十有七男三長即徐州牧云云泣血稽顙持永  
安州守王公所為狀屬予銘之予自為諸生時雅受  
規益稔知素履故采其生平行實之卓者而譔次之  
銘曰

鄭之先 肇榮陽 自壽春 代彌昌 懿高士

行允臧 表宅里 軼瀧岡 蓮峰下 卜玄堂

蓮花開 春載陽 風雲長護 龍虎廻翔

先妣胡太淑人行狀

母太淑人胡姓歸王系出宋胡文定公季子五峯先  
生裔世業儒開習姆訓貞靜端肅歸我先考贈戶部  
主事木庵府君偕嫡封太安人陳母中饋惟謹先考  
為人儻豁達好義樂施不纖齋務積母佐以勤儉  
先考性喜客客至輒款留母為治具必精必腆有雜  
珎之遺天性慈仁見人窮窘愁苦若疾疢在身周人  
之急不問家之贏乏即推食與衣無少吝也此母與  
先考一也先考通堪輿為王父卜葬每曰吾少子當  
貴顯為意不自為擇嚴師母艱辛課督防其游佚夜  
則篝燈相對理紡助勤飲食用即一楮一墨必戒  
以惜費至隆師之禮購書之費皆毋紡績累絲寸積  
所易者文煥所與游士皆知名益者至則講論疑義  
相詰難或至夜分母為設果設悉出親操文煥領嘉  
靖甲午鄉薦得病危篤絕而復蘇醫藥罔効母恐涕  
忘寢食傍徨祈望禮北辰以徵神佑忽一夕昏迷中  
恍有童子若先考所修建復初庵老佛傍侍童寒山  
者以藥強使飲覺而吐潏然汗出霍然病已外非吾  
母一念齋精明神佑之耶文煥屢不偶春官家益困  
乏先考施舍不倦母治絲枲拮据經營俾文煥得專



精舉業至甲辰登進士是歲先考即世不孝奔喪南還服闋携母之京歷官戶兵二部得以微祿就養丙辰陞廣東雷州府知府迎母至官舍每誠不肖曰吾兒為民父母當子愛百姓當慈之聲吾不忍聞文煥是以謙微詳慎治雷五年未嘗任情輕入人罪母之訓也身為大夫之母衣惟綈素曰吾自適體甚安也食不二截曰吾自適口甚飽也戒子孫毋忘貧賤時過分損福見食案上飯器有餘餘遺粒必撮食之曰天之美祿也其愛惜物類如此陳母所出三兄長舒城尉文煥次文燦文炳事吾母惟謹三兄所舉諸姪

卷五

令

二六

若孫吾母愛若己出雍雍如也御僕婢終身不見有疾言怒色視義子子愛之無異諸孫也文煥陞四川副使歷參政總憲湖廣以楚蜀道艱留母在家以婦田孺人侍再調廣東參政陞總憲廣西時母年八十三耄矣即欲乞身侍母母曰吾飲食精力尚康幸無恙且婦諸孫存汝第行無以我故自茲往從汝志矣不肖遲回累旬別去松任明年得家書言母龍鍾狀腸刺刺如割遂陳情懇疏蒙恩俞允解印綬還矣到家拜母不知為兒也扶持者累日忽問曰吾兒回耶一日不肖出外反見母母猶

道往時語問曰食飯未讀書勤苦強加餐也終日嬉嬉若小兒狀無思慮無煩惱無呈碍亦不知時之寒暑早暮也聞之俯養家云人生始而嬰孩既老如木歸根復若嬰孩狀一日數盡無病而逝若僂蜺者此惟心地慈悲有善果緣者得之五福所謂考終命是也丁丑歲二月初九日母尚哺食無恙忽三更微疾飲薑湯就枕天明逝矣嗚呼痛何忍言親朋視歛者見母顏色溫潤勝如生前咸異之備養家之言不誣也自不孝歸家奉教水厓厓十四月未盡板輿之情可勝風木之恨嘗讀裴我詩父母生我欲報罔極

卷五

二七

詩詞所稱言鞠子劬勞耳始予娶鄭孺人舉一女方呱呱而泣而鄭亡繼娶高氏舉二女而高亡復娶徐氏舉三男一女而徐亡不孝三喪妻藐爾諸孤無母何恃皆吾母拊畜之提携之冬不得母溫夏不得母清幼勞者累歲矣止蓼莪所稱今次第成立以婚以娶使非祖母何以有今日吾母之恩愈深矣不孝之罪愈重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痛何忍言距生弘治壬子年十二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六男一即文煥女二長適張秉誠庠生次適鄭楠孫男五長啓歲庠生娶高收後孝忠女次啓雷庠生娶陳節推照

潛女次啓彊庠生娶林舉人皆春女次啓輔聘陳大  
叅柯女次啓藩聘陳大叅全之女孫女四長遠張別  
駕世衡男庠生次遠葉大尹繼善男囊彥庠生次遠  
何太尹釐男沛一未許聘曾孫男五賢訓賢誥賢誨  
賢論賢誦曾孫女四俱尚幼卜以是歲十月十三日  
葬于金鼎山之原背癸面丁追憶母平生行實一二  
碩微惠于

大人長者名言光賁泉壤云

石室秘抄五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魏文煥撰文煥字德章侯官人嘉靖甲辰進士  
官至廣西按察司使是集初刊於萬厯丙戌崇禎  
庚午其孫定海知縣汝爲又重刊之凡禰著二卷  
皆讀書論古之作其中如駁方孝孺之疑子華子  
則未覩晁公武及朱子說謂王充假蔡邕以自重  
則未考充爲肅宗時人不免踈舛第三卷爲詩五  
卷六卷爲禰文中征支羅記征龍州記松潘備兵  
本末敘其戰功頗詳福州道山下有朱子所書石  
室清隱字文煥家近山麓遂以名其集云

白雪樓詩集十卷

〔明〕李攀龍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魏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雪樓詩

集十卷》提要

白雪樓詩序

余為郎特與歷下李、綽同舍于綽雅之  
詩不為近代語古所稱作者為耶于綽雅  
重示人懷瑾握瑜光不可秘即其意不欲傳  
時海內兄弟同舍自應益洋洋盈耳矣諸君  
欲得其詩多不獲余與二三兄弟得其一二和  
而之相樂也于綽雅承明早余與相失者中  
年餘不謂今日惟復得為時昔合中二也于  
歸自關中結綽山鮑山故管鮑論交地于綽  
樓居俯海岱之勝美人四方側身遙望為白雪  
之歌念二三兄弟何嘗一日置哉余以尊酒遇  
從和歌樓上相得惟甚亡厭及名樓白雪并崇  
其全詩刻之題曰白雪樓詩集詩凡若干首分  
體為卷其所以傳則自有知音者在  
嘉靖癸亥冬十月朔日楚人魏蒙頓甫氏書

李于鱗擬古樂府序

李于鱗氏擬古樂府辭殆二十年所計得凡若干篇未嘗以脉人也而脉於一二同志亦先後錯出魚賸其全者往辛酉歲于始請而歷讀之則其端實自為序其末簡引易辭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噫嘻此二言者其于鱗之善乎為擬者哉蓋擬尚肖似弗似無貴於擬似寓神情非神則徒摹襲彷彿如勦獮然徒貽譏笑爾故刻楮葉雖工然比之造化祇見其勞

白雲樓詩

二

而無益學孫叔敖而無抵掌笑談之妙必無復生之感動斯曰擬曰新之辨也古詩賦文辭類多有擬而莫難於樂府無論近日庚此二者即古之名家如梁簡文晉宋玄融承天正則金珠輩雖新之時有矣然考諸其辭不論朴古者幾何也哉于鱗所為諸什雖一字莫非古已見者至其杼鎔甄幹神色韻秀如群葩春榮耀靈衣升不可謂非宿植而昨逝也但時出而更明之人自神暢而觀快焉向必改易柯條忽伏容光

人其謂之何然則擬古而易淪其辭其謂之何耶是故欲步楚騷則不可易寒些諸文欲倚吳歎則不可遺儂歌諸字人皆知之何樂府獨不然乎惟其競新而畧似是以名擬古而實不可若也有由然哉噫嘻必明融述作而上下古今者則可以論于鱗所為樂府也已歷城許邦才

殿卿書

白雲樓詩

三

擬古樂府序

序曰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犬羊鷄鶩於通塗亦執識其家此善用其  
 擬者也至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咸若沒若亡  
 若失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  
 其外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當其無有擬之  
 用矣古之為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  
 語之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是故必有以當其  
 無有擬之用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則雖奇而  
 有所不用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  
 盛德不可與言詩乎哉李于鱗序

白雲樓詩

四

白雲樓詩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

黃澤辭

璵池謡

越人歌

易水歌

大風歌

天馬歌

隄上歌

鏡歌

思悲翁

上之回

戰城南

上陵

君馬黃

有所思

聖人出

白雲謡

南山歌

采葛婦歌

拔下歌

秋風辭

李夫人歌

踰林歌

朱鷺

文如張

翁離

巫山高

將進酒

芳樹

雉子班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泚	企喻歌四首
瑯琊王歌八首	鉅鹿公主歌
紫騮馬歌四首	黃淡思歌二首
地驅樂歌	雀勞利歌
捉搦歌四首	折楊柳歌五首
幽州馬客吟歌五首	慕容家自魯山由谷歌
高陽樂人歌二首	五鳳曲
精列	東光
對酒	烏生
平陵東二首	陌上桑
王明君吟	安期生
長歌行三首	短歌行
當鋹組行	董逃行
薊上行	秋胡行四首
相逢行	燕歌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西門行
東門行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孤兒行
鮑歌何嘗行	鮑歌行三首
怨詩行	白頭吟
滿歌行	子夜歌十首
四特子夜歌八首	前溪歌七首
團扇郎	懊惱歌四首
卷之二	
樂府	
神弦歌	
宿阿曲	道君曲
聖郎曲	嬌女詩二首
白石郎曲二首	青溪小姑曲
湖就姑曲	姑思曲二首
采蓮童曲二首	明下童曲二首
同生曲二首	石城曲四首
烏夜啼四首	烏棲曲四首
估客樂二首	莫愁樂四首
襄陽樂六首	三洲歌三首

寒陽踴銅蹄四首	青聽白馬
夜度娘	長松標
雙行經	黃督
作蠶絲二首	碣石篇四首
白紵弄歌四首	露塵引
天馬引	蜨蝶行
悲歌	猛虎行
枯魚過河泣	連游篇
廣麻謳行	前緩聲行
結客少年場	東飛伯勞歌
樂府	河中之水歌
卷之三	
五言古詩	
歸別十二首	又十一首
古意七首	諫古十六首
雜興十首	君子行
古詩後十九首	雜引
卷之四	

五言古詩	
酬皇甫虞部	寄許敬卿
賦得何仲默	
五子詩五首	
王元美	吳明卿
宗子相	徐子與
梁公實	
二子詩二首	
盧次楨	謝茂秦
酬元美二首	再卷元美二首
郡齋同元美賦	送元美二首
答寄俞仲蔚二首	送李明府入秦
許敬卿郭子坤見枉林園二首	
抄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九日集殿卿池亭分賦二首	
集張使君別業	送許史
秋夜白雲樓同許右史襲茂才分韻二首	
集開元寺	

卷之五

七言古詩

送新穎州子魯

送新喻李明府伯承

贈張子含茂才

刀斗篇

送張子參募兵真定諸郡

齊俠行

賦得金谷園障子

送申臧方謫蔡州推官

送趙員外行造

賦得秋居晉山送李侍御

白雲樓詩集目錄

六

送徐汝思郎中入蜀

葉舍人

送謝茂舉

南溪老樹行

送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送公實還南海

擊鹿行 并引

送元美

楊山人四首

送子相

俠客行為子與贈星

題別子與

題申臧方五獄圖

送朱季許使君二首

送王給事使潞

郡齋同元美賦

跳梁行寄慰明卿

此兒行重寄明卿

拂水行答元美

答許右史二首

送萊蕪蕭海

歲杪放歌

贈殿卿

金吾行贈戴將軍

通徐遇右史水村

賦得鴈池送許右史游梁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酬皇甫虛部寒夜書懷見寄

圓硯效徐吏體

秋扇

白雲樓詩集目錄

七

同皇甫縉部寒夜城南吟月

元夜

登省中樓望西山晴雪

憶弟

初夏趙氏園亭

送孟得之

登省中樓

酬徐員外舟中新詠見示

送諸光祿還於越

長陵

朝陵夜作

白雲樓

送梅子正還濟南

重送楊生

致卿至

送殿卿



章行人使潞藩

十六夜集劉子成宅

開帖

送張比部募兵秦晉諸郡

送沈郎中守順慶

春日章氏園亭同元美賦

夏日同元美徐子旋賈守準劉子成集張氏園亭

初夏同元美汪伯陽皇甫子泉集姚明府園亭

送蔡少府之陽武 為殷卿悼亡

答殷卿 送獲嘉郭明府

自書樓詩集目錄

八

管溪徐山人二首 毛刺史姑茂高齋

出郭 張氏園亭

碧雲寺禪房

早春元美公實訪茂泰華嚴精舍同賦

十四夜同王徐崇梁四君子集靈濟宮二首

張山人 春日

東公實

同元美與諸比部城南放舟六首

寄茂泰 郊行二首

再遊南溪同應駕部徐比部賦四首

東元美二首 夜過元美二首

夏日同元美子與子相天寧寺送別公實二首

同元美子與集子相宅

東子相二首 即事四首

賦得屏風 寄元美

贈子與 汪員外移水部

渡津沱 廣陽山道中

趙州道中 吳舍人棖內二首

自書樓詩集目錄

九

別汪王叔員外 懷魏順甫

登黃榆馬陵諸山四首

答明知病後見寄二首

寄元美二首 即事四首

寄宗孝功二首 寄殷卿二首

徐興二首 重送許求寧二首

郡齋送張肖甫二首 閨夜示茂泰四首

寄元美四首 夏日行都遇明卿子與

郡齋與元美賦 送元美二首

黃河

關門雪望

發長安

涇州

秋日四首

五日和許傳湖亭讌集二首

和殿知白雲亭醉歌

言元美以家難羈京

春日閑居十首

夏日東村卧病十二首

秋日村居八首

冬日村居四首

寄華從龍

月

和殿知神通寺見貽

同許右史遊南山

自雪樓詩集目錄

龍集寺

九塔寺觀許右史碑

元日

立春日對雪憶元美

立春前夜齋居殿御携具見枉

龔生初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餞許右史

避暑

暴雨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趙戶部出守淮陽

崔駙馬山池燕集

送陳使君迎待浙中

送郭子坤下第還濟南

送王郎守安慶

送杜少府調滇南

酬谷明府見寄

秋前一日同元美茂秦吳峻伯徐汝思集城南樓

南樓

送孫郎中守承天

劉員外家夜論樓

送劉員外使黔中

送大司寇顧公之金陵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送瑞安劉明府

送許元復還姑蘇

署中有憶江南梅花者因以為賦

自雪樓詩集目錄

十一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望西湖

送汪伯陽出守虔陽

送黃侍御按滇中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除夕

元日早朝

早春得汝思蜀中書

送傅員外按察郅中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

送大中丞王丈赴山東

答宗考功齋居見贈

呈大司寇何公

再呈何公

春夜同元美子與子相過公實

送萬言卿明府之長興

送范敬甫之閩中

五日同子與子相過公實

章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四首

送張虞部謫常州別駕

送吳人陸之箕  
送李司封謫廣陵

送王侍御

同元美子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東頃甫

白雲樓詩集目錄

十二

同子與登湖上臺

十五夜子與明卿見過

同徐吳二子私法寺臺眺望

送大司寇應公歸台州

送殷正甫并引  
徐子與席懷梁公實

懷子相

朝退同子與望西山霽雪懷梁公實宗子相

歲晚贈子與

人日與伯承集子與宅

張駕部宅梅花

宣武門眺望

送范大澈

葛丈山房

寄子與

寄吳舍人兼呈徐子與

寄正叔

趙州贈許使君

送譙北都還順慶

送中職方還魏縣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

郡閣懷王徐二北都

郡齋與吳舍人賦

送顧天臣還姑蘇

郡城樓送明卿二首

於郡樓送茂泰之京

登黃榆馬陵諸山四首

白雲樓詩集目錄

十三

答元美病中見寄

早春寄元美

登邢臺

趙州道中憶殷卿

真定邸中重憶殷卿

郡城西樓

郡齋

春興

寄劉子成

懷元美

懷明卿

懷子相

懷子與

懷順甫

懷公實

送張省甫出計閩廣

真定道中過伯承戶曹

真定大悲閣

降夕元美宅

初至京與元美明卿子與分韻二首

送陳比部使關中 別元美輩四子

送明卿謫江西 別元美出使畿內

郡齋同元美賦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

與廬丈搜登大徑山 懷慶道中雪

於黎陽送次揆之金陵謁故陸令

空同二首 平涼

寄元美四首 上郡二首

白雪樓詩集目錄

十四

元美望海見寄 酬順甫見寄

登太華山絕頂四首 人日答汝思

再寄元美二首 寄汝思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題徐公明月軒三首

送俞按察之湖廣二首

送張直卿再遷三楚參政

謝元美以吳紗見惠 除夕

答寄華從龍力曹 神通寺

贈符臺卿李伯承出使東藩二首

寄贈漢陽楊明府

贈李明府諱賡川送 景王

和李明府春日馳戀庭閣之作

贈張正甫至自泰山 問正甫

送吳峻伯之楚

送朱大中丞拜少司空

送崔中甫入對 送劉侍御歸臺四首

酬張明府和御史中丞蘇大秋興見寄

送謝中丞還蜀二首

白雪樓詩集目錄

十五

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二首

贈羅山甫見困鹽官携家南還

重送山甫 送何戶曹之金陵

春夜許使君集送江生過謁李伯華太常

送方山人 送許右史之京二首

夏日襲生過鮑山樓 過吳子玉函山草堂

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

與轉運登華不注絕頂

魏使君過宿鮑山樓 使君重過山樓分賦

和魏使君扶持將太山

李伯承謫亳州

得元美兄弟書

答元美

答王敬美進士

謝魏使君題白雲樓

寄右史

寄汝南徐使君

吳使君自連寧移邵武

南樓

白雪樓

杪秋同右又南山眺望

卷之八

白雪樓詩集目錄

十六

五言排律

送固始申明府還縣

送李太守之東昌

送宋宇少府之蒲城

答謝生盤山詩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

送林郎中獻獄南海

送莫祠部貴州提學

題歐賊方稱山泉高齋

集元美宅送汝思吳峻伯袁履善三比部

賦得邊馬有歸心

得殷卿書兼寄張簡秀才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泰

碧雲寺

香山寺

經華嚴廢寺

人日同元美子與公實集子相宅

初春四首

五日同子相遊天寧寺

立春日示子與

燕京篇

哭陶侍御

吳公實六首

郡齋同元美賦

宿華頂玉井樓二首

白雪樓詩集目錄

十七

冬日王給事出示許中丞苦熱詩卷

和殷卿咏梅篇

七言排律

郡齋同元美賦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卷之九

五言絕句

寄殷卿

別意

山中

贈元美

寄殷卿秀才房歷池亭

度易水贈伯承	郡齋同元美賦
酬郭子坤感懷四首	戲呈子坤三首
病中贈殿卿二首	冬日四首
立春二首	漫成二首
桃花嶺	丁香灣
春日自戲	謝殿卿示樂府序
卷之十	
七言絕句	
遊仙曲	寄樂助
八白雲樓詩集目錄	十八
惆悵詞	送殿卿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五首	
與元美集李郎中賦示謝生	
送吳郎中謫獄江西三首	
席上鼓飲歌五首送元美	
雪後憶元美	送子相歸廣陵七首
再別子與四首	別別吳舍人三首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別別四子四首
送明卿之江西四首	郡齋同元美賦

懷元美	懷明卿
懷子相	懷子與
寄伯承	寄茂秦
寄順甫	寄余德甫
答殿卿	答元美
汝思見過林亭二首	
五日與殿卿遊北渚二首	
酬殿卿夏日過飲四首	
九日同殿卿登南山四首	
八白雲樓詩集目錄	十九
秋日東村偶題二首	
九月八日東村送元美	
和答殿卿冬日招飲田間二首	
寄慰元美二首	
王中丞破胡凱歌四章	
春日聞明卿之京為寄	
寄懷元美	仲鳴蒲桃
寄元美七首	重寄元美三首
哭子相四首	

答潘潤夫病中見贈二首

張明府見惠榴柿二首

湧泉庵

輓王中丞八首

別元美二首

戲贈張茂才二首

送徐汝思四首

和許右史王函觀觀侯

許郭殿見在鮑山山莊

與三君登樓

和許史初度村興之作

白雲樓詩集目錄

二十

九日示殿卿

山中簡許郭二首

送子與五首

殿卿別業二首

觀獵二首

酬許右史九日小山見贈四首

過劉簿山齋

宿林泉觀

寄謝茂春

寄元美四首

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三首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四首

汝寧徐使君十首

寄吳明卿十首

送殿正甫之京十首 促殿卿之官四首

酬許使君讀郵詩見贈二首

少年行二首

早夏示殿卿二首

許使君見過林亭二首

謝中丞見過蕪惠營草堂贊四首

送潘令之邯鄲四首 山齋牡丹三首

過殿卿山房詠牡丹二首

訪劉山人不值二首

白雲樓詩集目錄

二十一

贈鄭將軍之銅江四首

答殿卿問疾

戲問殿卿止酒狀

接上

聞鴈得元美兄弟書却寄

止酒

送金台鄭參戎二首

答張簡秀才病中見寄二首

答殿卿過欽南樓見贈二首

和許長史王函宮携妓二首

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宿開元寺示諸子

重寄伯承

答殿御路河見憶之作

隸陽川途中醉歸答劉山人

答右史於都城見賣牡丹者憶故園之作

六言律

郡齋同元美賦

六言絕句

同元美賦

醉示元美

三言

白雲樓詩集目錄

二十二

郡齋同元美賦

白雲樓詩集卷之一

樂府

黃澤辭

皇之康其馬八驪皇人委蛇

皇之水其馬騶耳皇人受祉

皇之曲洛其馬沃若皇人薄薄

皇人孽孽其馬歟雪我心如結

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逶迤率彼東土諸夏問之將子

白雲樓詩卷之一

能來

理池謠

白雲在山亦洽而野予歸三年將顧見女

南山歌

南山白石白離離爾牛之角何其悲車下短衣

歌者誰國有叔牙當見知佐命伯王獨後來

越人歌

山有隈兮江有汜歌擁樾兮見王子拾修袂兮

披長雲舉綉被兮風紛紛蒙詒耻兮心靡宅君



不知今可奈何

采葛婦歌

卧下之薪何綢繆歎寐不寐思冠雉我今采葛以遨遊

易水歌

綠天兮白虹蕭蕭兮北風壯士怒兮易水飛羽聲激兮雲不歸

垓下歌

從美人兮擁駿馬涕從橫兮垓之下

八首雪樓詩卷之一

大風歌

大風沸兮雲薄天驅萬乘兮紛來旋紛來旋兮沛之宮士栢栢兮福攸同

秋風辭

秋風蕭蕭兮白雲晶晶草木黃落兮鳴鴈千征蘭可佩兮菊可餐遺佳人兮汾之干挾飛龍兮下中流橫大波兮放遠遊靈偃蹇兮翳日來憐容與兮紛裝徊顧帝京兮何壯哉

天馬歌

天馬下閭闔開汗以血駢離哉河之精龍之子

視浮雲無萬里絕流景躡遺風今安駕幸回中

天馬徠從西極經千里歸有德天馬徠球子身

挾飛電化若神天馬徠循東道承靈威厭帝車

天馬徠歲執徐歷四海將安如天馬徠出崑山

逃見晷開王關天馬徠龍為友北擊胡驅群醜

李夫人歌

去邪來邪就而視之紛何被被其裴徊

寤邪夢邪就而視之包紅顏其弗明

八首雪樓詩卷之一

步儼儼者誰邪就而視之風何蕭蕭其蔽帷

龍上歌

龍上壯士乘驪駒帶雙鞬服挾秦弓七尺大刀

搏白虹丈八蛇矛盤怒風戰始三交失大刀且

溢且走亡其曹棄我驪駒巖中逃為我謂鳥為

客豪龍上之水流潺潺壯士一去不復還

蹄林歌

單于庭陰山下漢家和親刑白馬刑白馬祭龍

戒今年蹄林大會兵

銑歌

朱鷺

朱鷺獵其纓，茹下行。魚在渠，縱復橫。鵝何飛，滯其羽。上書諫明主。

思悲翁

思悲翁，鳳凰安宿阿閭中。奪我美人，思悲翁。鳳凰飛上天，弟子拉香隨轉蓬。狗逐狡兔走，取爾弟子食，鼎毋。

文如張

白香樓詩卷之一

四

艾而振羅羅若雲，中有黃雀呼其群。毛羽摧頽，離哉紛。山出黃雀，山嵯峨。鳴鵠絕四海，君亦難。為羅，我欲從之，諫言多。鳴鵠徘徊，奈雀何。

上之回

上之回，蕭關開。以待邊，單于臺。勒兵十八萬，羽林材。振大旅，鬚長馳。警匈奴，臣月支。朝諸侯，王井泉。宮郡國受計福來同。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宮，蘭用葺之。文爾蓬，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北。轉關不利，號路側。謂我烏騎，且行出攻。寧為野鳥食，不逐驚馬。徘徊蒲葦中，水深烈烈。蒲葦驚驚，鳥亦自不去。客亦自不康，梁以集。烏子五，烏母六。禾黍不食，攫腐肉。願為忠臣，何可覆。傷子良臣，良臣誠可傷。遠道之人，枯骨何葬。

巫山高

巫山高，自言高。江水深，自言深。勿復相思君，有他心。山以蔚蔚，水以湯湯。何用度之，石用梁。徘徊遠望，泣下霑裳。願託黃鵠，東歸故鄉。

五

上陵

上陵亦誠美，下津以尚羊。問客從何來，自言水中央。芙蓉為君衣，芙蓉為君裳。木蘭為君佩，江離間杜蘅。銅池之芝以九莖，光華燭夜披金英。鳳凰之集，乍開乍合。蜚覽上林，曾不知日月明。赤翅之鴻，翁離相隨。白鴈何許，蔚蔚雲為車。風為馬，游閭闔。守謁者，五色露何泥。泥乃在仙人金。

掌中疑如膏、美如飴、願奉我主、飲延年萬歲期

將進酒

將進酒、稱我觴、紛佳哉、以浩倡、心所作、未嘗聞、徘徊三嘆、一為君、君之臣、明四時、和國有良工、悉索歌、觀者不苦、奈子何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二馬異體同權、奇徘徊四海、黃人子、二馬相得以千里、故東非我東、西非我西、南非我南、北非我北、駕如六飛、龍之真路、昔邪、  
白雲樓詩卷之一  
六  
謂何、覽邀遊、安終極、二馬視驚馬局、促食、棘下、將以問、馭者

芳樹

芳樹如此之蔚蔚、上有黃鵠以翱翔、下飲蘭池、鳴鏘鏘、二而為侶、三而為行、芳樹拉雜黃鵠傷、秋風蕭蕭、思其鄉、姑人之子、如殺我、君有它心、無不可、黃鵠高蜚、亦有羅、目欲顧之、奈樂何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燕山陽、徘徊問遺君、大秦明月珠

結以連理帶、薦以合歡襦、又何問遺君、青絲係玉環、可直千萬餘、翠羽紹繚之、黃金錯其間、聞君有他心、拉雜其珠、摧其環、摧其環、臨高臺、反袂以障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若復相思、有如此珠、有如此環、非我可為鸚鵡狗、吠我視兄嫂、不言謂何、東方須臾高奈何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趨踰踰、雉來蜚從雌、拉沓曳水、集于梁、目以顧之、蔚蔚其翼、艾而張羅、雉子知得奈我何、王孫有羅、以雉子、黃鵠之羅、當千里、駕以南、駕以北、朝行出、遂遊、暮從美人食

聖人出

聖人出、應標怒、赫炎精、文收洽、武功成、寒暑德、河海清、駕六龍、何駢離、聖人哉、聖人御天以調之日、月星辰和四時、郡國吏功上所洽、君之臣明遠如期

止邪

上邪我欲與君同心樂、以不可禁相思、紹繚說

會罔極大駕六龍慮天側日月出入滄海中妬  
人之子難為工

臨高臺

臨高臺望江水江水之流以千里黃鸝知得高  
悲止願遺香草美人子關弓問鶴從何來我生  
萬年亦誠哉禾黍不獲鶴何食遨遊四海安終  
極

遠如期

遠如期宜四時皇帝日月所置有井露三載單

人白雲樓詩卷之一

八

于自歸大偉以萬人稽首陛下北藩臣在右賢  
王奉國珍謁者令引之鄉致陳索化拉香就羽  
蒙戎酪酒乃是關氏之所飲跌嬰生自余吾中  
將進酒顧其豪撓以留犁徑路刀何用賜之黃  
金犀毗赤綈錦袍扶伏沮澤曾不知天子神靈  
從今以往但居光祿塞下不願歸庭

石澗

石澗津以梁無敢曳水君安所薄秋風湯湯東  
飛者鵠北逝者河中有冥冥之白沙遠道之人

謂之何蘭以有香君不知願言懷之遺所思

企喻歌四首

男兒自言體出門思故鄉隴水流離下淚落鐵  
柄襜

放馬大澤中馬飽勿復驅寧斷壯士肉不斷駿  
馬鬣

鷄子下狡兔不顧黃雀群男兒飽百戰少年笑  
殺人

男兒重意氣結伴不須錢誰能無兄弟千里不  
相憐

人白雲樓詩卷之一

九

鄧郗王歌八首

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襦襜繫馬臨大道值女行  
采桑

炎天五六月挈枕逐陰涼締服不掩體吳女汲  
寒漿

初寒八九月銀燭照高堂端然坐不睡看女織  
流黃

盛冬十一月調笑酒榭傍玉壺出纖手索女弄

絲簾

主人但置酒，烹肥擊其鮮。男兒好還鄉，不願持

一錢。

孤兒當門泣，門外霜皓皓。今年許裁襦，兄但視

其嫂。

駿馬似人長，金鞭五尺強。在來渭橋上，鄧邯大

道王。

新買五尺刀，摩挲不離手。但坐看此物，軍中誰

更有。

八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

鉅鹿公主歌

邯鄲女兒年十五，能彈琵琶唱樂府。

頭上明珠間翠羽，客與酒錢笑不數。

可憐嫁嫁陽翟賈，遂使黃金暗如土。

紫驢馬歌四首

出入渭城中，少年獨好雅。不知是何誰，但識紫

驢馬。

紫馬從西來，道逢一驪駒。兩人下馬揖，便入酒

家胡。

問客復何為，昨日發東平。袖中出短書，心如自

劉生。

對客讀短書，慷慨不能止。拔劍出門去，報讎燕

市裏。

黃淡思歌二首

腸作蠶，蠶轉淚作素。綆垂獨坐不能言，傍知思

憶誰。

胡馬代州出，還騎出代州。黃金紫馬鞞青絲，終

馬頭。

八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一

地驅樂歌

蕭蕭條條風雨漂搖，錢殺鷄鵝，撐殺鵝鵝。

倦鳥不飛，非無羽翼。貧女不嫁，非無顏色。

枕郎右臂，郎側向左。看郎顏色，似不在我。

宛轉郎懷，坐郎左膝。郎有它人，不自今日。

雀勞利歌

雀勞利，雀勞利。前有鴉子後老鴉，

與郎十期九不果。郎有他人休誤我，

長擗歌四首

仕宦還須論知己，結交還須論君子。男兒失意  
誨人指，老女不嫁難為理。

東家女兒大狡獪，屋裏燒香出牆外。供養世尊  
作佛會，願得百媚無留害。

邯鄲城南夜逆旅，樓頭十五誰家女。可憐白馬  
空僵佇，不見其人但聞語。

駿馬憑陵粟在口，男兒精神錢在手。何不結伴  
日沽酒，出臂蒼鷹使黃狗。

折楊柳歌五首

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一

上馬折楊柳，楊柳鬱茂枝。馬上吹長笛，愁殺虜

家兒。

不惜折楊柳，孟津楊柳西。本是虜家女，嫁作漢

兒妻。

放馬孟津岸，飲馬孟津河。雖是虜家兒，愛聽漢

兒歌。

莫折楊柳枝，妾妾動郎意。自有珊瑚鞭，出入擐

郎臂。

上馬出門去，馬鞭持與郎。郎度孟津水，何時還

故鄉。

幽州馬客吟歌五首

客從幽州來，百萬為搏捕。錢自它人有意氣，良  
所無。

今日但一擲，何言無所持。庭前兩走馬，千里任  
君騎。

自憐十指銀，玉壺不離手。女兒行無賴，故勸郎  
君酒。

南山固言高，上有北流泉。女兒固言好，須得郎

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三

自憐。

郎齎千金裝，結客行三秦。那能論家計，少年喜

作人。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烏中有鷄子，人中有慕容。慕容家此谷，少年多  
相從。

高陽樂人歌二首

欲知馬上兒，但復看兒馬。結束殊輕薄，不在漢  
兒下。

郎來但坐飲，百壺分自當。見郎行仁義，無錢何所妨。

五鳳曲

梧桐生高岡，鳳凰鳴中央。三百六十鳥，翕雜朝四方。其東鳴青鸚，其西鳴鸛鷖。鸛鷖鳴其陰，鸛雀鳴其陽。

精列

欲何為，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慷慨非其時。言從吾所好，混迹於鴟夷。入宮無美女，名士常

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四

見持名士常見持，下和乃衛足。白壁以終疑，白壁以終疑。還君十五城，抱之寧自奇。抱之寧自奇，周孔聖殂落。世人莫我知，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

東光

胡兒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戰海塹，船為城。諸軍較騎士，馳射難縱橫。

對酒

對酒歌陽春，含意未能申。請客聽其真，男兒居。

世無依，因誠獨難自。絕於要津，視扶風稱三輔。吏共理之，臣奉職亦何狀。盤桓磐折，關石和鈞。為續書以報諸天官，自公卿大夫士咸領其人。以君子經綸，是時賤王而貴珉。獨賊迫，獲落非其倫。素無跣地之才，四載不遷，敢醉於積薪。此道當何以具陳，彷徨所欲，歸潔其身。

鳥生

黃口四五雀，羅坐秦氏。桂樹間啄啄，樹上靈母。子相哺自言安，惜我三河不知為誰家有輕薄。

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五

少年臂坐一鷄子，鷄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東西一縱，即中兩黃口。毛羽摧頽，魂魄飛上蒼浪天。鷄子下來還少年，阿母生黃口時乃在高堂。樽檀間惜我人民，安知雀乳處窈窕紫深宮中。安從通白兔，乃在平原大澤中。羅者尚復得，膳之惜我猛虎斑斑南山間。射工尚復得枕藉之明珠，乃在合浦深淵中。後宮尚得判以綴其襦，惜我人民生各有壽命。何須尚復計會賢愚。

平陵東二首

太山防參琳瑯有美一人坐明堂坐明堂以王者德大從群臣朝萬國朝萬國如會同顧見白雲生封中生封中禪梁父今上皇帝聖神主

其二

陰山傍馬牛羊不知何人城朔方城朔方絕大荒虜兩關氏一賢王一賢王戰失利拔胡將軍顧驃騎顧驃騎日歸止單于敢望漢天子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西北樓樓上有好女自名秦

白雪樓詩卷之一

羅敷羅敷貴家子足不踰門極性頗喜鸞作采桑南陌頭上枝結籠係下枝挂籠鉤墮髻何絲統顏色以敷愉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故網繆少年見羅敷袒裼出臂耕樵者忘其薪芻者忘其芻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一使君自南來駐我五馬車遣吏前致問為是誰家妹羅敷小家女秦氏有高楼西隣焦仲卿蘭芝對道隅羅敷年幾何十五為人婦嫁後一年餘力桑以作苦孰與使君俱使君復為

誰驚桑所自娛小吏無所畏使君一何迂羅敷

他人婦使君他人夫二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

頭左右三河長負弩為先驅何用識夫婿飛蓋

隨高車象牙為車軫桂樹為輪輿白馬為上裏

兩駝甘驪駒青絲為馬勒黃金為轡頭腰中千

金劍自名為鹿盧起家府小吏拜為朝大夫稍

遷郡太守出入專城居月朔朝京師觀者盈路

隅為人既白晢鬚鬣有髭鬚四十尚不足三十

頗有餘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白雪樓詩卷之一

十七

○王明君吟

我本良家子承恩入漢宮光彩射綺羅語笑生春風君王希召幸在遠誰為通漢宮三十六處種梧桐美女八千名各各分當熊黃金買顏色丹青多益工寧知佳麗人不出所國中黃金猶糞土丹青復何功顏色非可恃粉黛故難同因念長門賦風昔亦相蒙君王寵自誤賤妾以和衣豈惜賤妾去但惜長門空涕泣顧長門從此逐秋蓬



安期生

安期生參駕白鹿雲中行參駕白鹿雲中行下  
遊來安期生白鹿皎皎金為羈玉為纓顧見蓬  
萊三山十二城安期生自署其名過謁四海五  
嶽後從麒麟赤鳳迎禹湯文武不足令令我今  
上應太平擁護左右賢公卿稽首聖人大道成  
仙女羅坐吹笛笙天神八面侍衛明流島衛符  
翔殿廷悲吟我主享萬年皇帝求一得命延

長歌行三首

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八

嗟我谷中蘭猗猗復英英秋氣日夜至鵲鵲乃  
先鳴百草不重芳霜露浩縱橫栖栖就一役慷  
慨非其情少壯復何為老大無成名

其二

仙人覆紫芝輝輝如芙蓉兩耳委其肩短髮以  
蒙茸侍從幾玉女導我入雲中奉我一九藥期  
我於空同服之生羽翼倬約變形容顧見雲中  
鹿蜿蜒成白龍

其三

累累城上星河漢流清光耿耿不能寐寤言起  
彷徨彷徨立中庭遼遼夜未央白露塗我衣北  
風吹我裳還坐顧四壁蘭燈一何明絨書寄遠  
道涕泣下縱橫倦鳥無故林遊子無故鄉驅車  
出門去徒侶相扶將

短歌行

駟馬可乘去日難追清酒載觴短歌苦悲邀當  
以遊何能坐愁全身遺名唯有莊周鳳凰于飛  
覽彼九圍但為君故駕言旋歸杜門似鄙離俗

白雲樓詩卷之一

十九

似驕彷徨所欲此一何勞班班猛虎其尾可獲  
爵爵壯心猝不可抵傾側勢利還自相戕覆車  
不戒躊躇鴈行秋風駢駢轉蓬如輪漂揚四野  
莫知所臻鳥不厭高魚不厭深爾其肆志載浮  
載沈

當歌組行

日月揚光華雲漢垂文章五嶽高摩天江海百  
谷王周孔聖有作大雅豈淪亡曲士徒嗷嗷此  
道非所詳嗟予滯末位慷慨志四方左仗吳越

波右以答中行、立髮而虎視、厲馬撫干將、吾謀  
適不用、駕言歸故鄉、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蓬萊、遨遊三山戲九垓、聞闕詠蕩  
開、斑璘宮闕樓臺流光、倒影徘徊、但見織女弄  
杼往來、白榆纍纍支機十二枚、河源遠遙、但見  
丈夫牽牛飲其隈、問爾九吏所為客、謝主人樂  
哉、教敕酌彼金罍、織女長跪進酒、牽牛陪挂樹  
一何摧頹、端娥端坐領其頤、白兔抱杵、憂樹蝦  
蟇、裁采取甘露、一玉杯服此露、壽以崔嵬、服此  
甘露、顏色自好、陛下長生不老、坐享萬年有道  
君臣歡如魚藻、陛下長與天相保、

塘上行

塘上雙鸞鶯、芙蓉翳其陰、不自行仁義、何能知  
妾心、青蠅一墮耳、琴瑟難為音、新人入宮時、意  
已無同舍、君子在萬里、顏色安可任、念妾平生  
時、豈謂有中路、新人斷流黃、故人斷統素、新人  
種蘭若、故人種桂樹、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

新人日以驩、故人日以悲、浮雲顧我庭、北風動  
我帷、思愛儻中還、皓首以為期、

秋胡行四首

太行易驅、仕路難為工、太行易驅、仕路難為工、  
使佞喪志、聲折不棄、自負者忌、自異者攻、智力  
相御、莫知所終、歌以言之、仕路難為工、

其二

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  
國士見知、非以先容、雖有骨肉、中懷莫從、伯牙

白石齋詩卷之一

二十一

絕絃、其此不恭、歌以言之、鍾期未易逢、

其三

闇妬相成、周客一何疎、闇妬相成、周客一何疎、  
難彼燕石、明月是君、爰發深藏、庶用見譽、即曰  
先覺、孰採其初、歌以言之、周客一何疎、

其四

好惡何常、顯者易為名、好惡何常、顯者易為名、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如草偃風、夜蟲附明、西子  
雖姣、不屬于音、歌以言之、顯者易為名、

相逢行

相逢狹斜間，狹斜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聞君家。君家誠易知，甲第城南隅。黃金為君堂，白玉為門樞。坐客高堂上，擊鐘炊笙芋。將軍起行酒，何論馮子都。兄弟兩三人，出入長相須。太子侍中郎，中丞中大夫。小子復何官，稍遷執金吾。五日一來歸，觀者羅長衢。二弟為鷹行，長兄坐頭居。東方千餘騎，兄弟一何殊。入門遊後園，林樾繞。梧桐實五樹，一鳳將九雛。梧桐自相值，鳳凰自相呼。音聲何啾啾，枝葉以扶疏。夫婿董妖嬈，中婦秦羅敷。小婦邯鄲女，顏色世所無。夫人且安坐，為樂良未徂。

○燕歌行二首

秋風蕭瑟吹我裳，蟋蟀寥寥啼我林。出門四顧非故鄉，誰能客遊不斷腸。短歌微吟，激繁霜。浮雲千里一彷徨，仰看明月流清光。二十八宿羅成行，高臺飛閣遙相望。河漢縱橫難為梁，胡馬北嘶馬南翔。憂來不知從何方，慙慙伏枕聊自傷。

當涕從中零，安得防。豈不懷歸道阻長，

○其二

會日苦少別日多，為君盛年行蹉跎。憂來操琴聊短歌，羽聲忼慨調不和。悲風四起揚塵沙，浮雲摧頽互相加。人生奄忽若春華，誰能客遊常無家。中曲不覺淚滂沱，攬衣出戶夜如何。衆星歷歷月低河，鴻鴈嗷嗷鳴相過。欲往從之畏嚴羅。

善哉行二首

白香樓詩卷之

廿三

來日難期，少合多離。今日相樂，不醉何為。寥寥北堂，哀竹苦絲。短歌裂耳，慷慨以悲。白日云淡，東燭離之。何晝何夜，迨我盛時。烹肥擊鮮，斗酒自隨。安知王喬，八公者誰。促坐行觴，交屬所私。百年如寄，當復何疑。慙慙惜費，智者所嗤。計會有無，將以奚遺。

其二

巢父潔身，天下為汙。四岳九官，而無匹夫。傳說築巖，雖時商賈。爰立作相，不俟終日。尚避海濱，

二老是遷既後車三聖所師仲未伯齊三逐  
何鄙生有父知有鮑子伯陽猶龍和光同塵  
鷄狗萬物靈而不仁丘明修辭古之國工縱橫  
六經化裁與同干木偃息大魏以藩式則閉門  
迫則踰垣莊周非人蓬累而行逍遙弄世乃稱  
達生

西門行

出西門步踟躕相逢不作樂當復何須但作樂  
勿復問有無安知家人生產當復遇吾徒君擊

白雲樓詩卷之

十四

筑我和歌請為燕市飲旁人當奈何人生欲知  
已結交不在多豈無車馬客富貴相經過自非  
名卿鮑叔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自非名卿鮑叔  
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與君重自愛中道有別離  
區區抱苦心可用不相疑

東門行二首

出東門顧且望欲何歸向洛陽座下兩走馬馬  
上結束千金裝揮鞭酒家去調笑邯鄲倡作使  
博徒數輩擲錢百萬少年場少年場朝用廣平

公故慕為卿郡大王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復  
自愛莫相忘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復自愛莫  
相忘恩仇分所當翩翩輕薄殊未央

其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愴歌悲舍中無儔朋  
還視身上衣參差慷慨出門去兒女牽裾啼  
家自願富貴賤妾與君但鋪糜但鋪糜上用寧  
驚天故下用匄匄小兒時吏清廉法不可干一  
且緩急當告誰行吾望君歸嗟少年莫輕非

白雲樓詩卷之

十五

飲馬長城窟行

蕭蕭山上草悠悠山下道長城一何長遠望多  
悲傷遠望不如歸游子日依依依依復累累涕  
泣當為誰高臺知天風鳴馬知天霜欲媚復無  
人欲去復彷徨浮雲西北來我馬顧之鳴願附  
天素書迢迢東南行浮雲不可託素書不可成  
十年遠室家安知即平生

上留田行

人生一何相懸哲士常見未然愚夫不親目前

所較以千年、今尔勿怨蒼天、非世淆亂、誰貴聖賢、

###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生、命不如一杯土、父母在時坐長  
筵、雷大鼓、父母已去、兄嫂令我報府、今年護  
明年、擊胡虜、六月來歸、不待自言、黃目汁稠  
頭面生瘡、大兄言視飯、大嫂言灑釜、上高堂、  
不見父與母、下堂孤兒淚下如縷、使我朝行薪、  
暮不得束芻、頃筐敝漏、緝之用茶、鉤折無喙、鑊

白雪樓詩卷之一

廿六

無膚、舍鏹拔叢棘、棘斷行復甦、刺傷我手復裂  
我襦、自念猶人、誰使為奴、兄嫂如此、為不早去  
下從地下、當復何須、高秋八九月、墮嚴霜、百草  
凋枯、牧豎絕糧、驅羊下山、逸入他群、不辨所亡  
願取我羔、莫揅我羊、羊復戀子、蓄之不將、棄舊  
挽角、羊僵道傍、拽羊回家、兄與嫂晚、三年不乳  
毛尾空長、作何校計、亂曰羊鳴、一何羊羊、父母  
地下、將書寄與兄嫂、尔愛其羊、我愛其子、

### 艷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平生但當被華轂、獵長纓、起家為二  
千石、四十以專城、兄弟縱橫要路、車馬絡繹、往  
來公卿、顯者行、但當在高堂、置酒快獨、呼我所  
歡、五陵年少、任俠知名、主人稱壽、以樂上賓、攬  
持綺麗、雜坐彈箏、觸抵安足諱、歲月忽如流、願  
言重自愛、吾夙昔與君共網繆、朝亦復苦愁、暮  
亦復苦愁、辟彼東逝之川、汎汎不繫之舟、浮雲  
轉薄、心悠悠、有似客遊難久留、

### 艷歌行三首

白雪樓詩卷之一

廿七

皎皎月中兔、羅網安得錯、夫婿流宕子、翩翩長  
道路、上堂事舅姑、下堂力蠶作、日出行采桑、春  
風動綺素、不知何年少、踟躕西北顧、請君且莫  
顧黃金徒、自誤黃金道、路旁誰當見、國卿、

### 其二

童童河上柳、朝榮暮米朽、人生天地間、何可日  
無酒、偃蹇誰當開、慨誰當有、賴得心所歡、爵  
我以大斗、醉後唱高言、掩耳使一走、語卿且勿  
走、不知舌在口、舌在難為捫、歎爾欲行思、

其三

南海一何長、明珠一何光、大珠抵明月、小珠燭  
中堂、洛陽發中使、明珠竊自傷、沒海采是珠、珠  
淚以從橫、特作木蘭櫃、送至洛陽宮、後宮莫不  
歎、問珠從何方、誰能復市此、陌侯與孟嘗、用玉  
紹繚之、黃金錯其中、綴之月翡翠、兼用蘇合香  
本自南海珠、今為後宮璫、

怨詩行

荆山何巖巖、白璧何齒齒、圭璋滿朝廷、爾胡獨  
在此、千載抵塵沙、一抱即知己、无礫生目中、衆  
人紛所指、五都當一顧、三獻不得理、一則歲白  
虹、再則涸沂水、玉石苟不分、安用存吾趾、昭王  
遣使問、怆慨不可止、一剖爲白虹、再剖折沂水、  
至今為宗器、天下稱其美、願以陵陽侯、還之樂  
正子、

白雪樓詩卷之一

二十八

白頭吟

青如雪中柏、鑒如水中石、自君有兩意、事事非  
疇昔、疇昔共綢繆、何嘗不膠漆、今日不膠漆、明

日即參商、東西大道上、車馬遙相望、新人此一  
時、故人彼一時、難將故人意、持與新人知、非不  
結同心、人情中道還、白頭百年期、豈作斗酒間  
雲漢、何繩繩、星宿何景景、意氣一以失、黃金不  
可為、決如潢、防川絕、如蹶、張弦有親相、推與、無  
親私自憐、

滿歌行

得意良獨難、大帶如何高、弁如山、功名侮子心  
不遑安、遙望故鄉、鬱鬱漫漫、憂來自中、不遜于  
人、白首樓詩卷之一

廿九

顏、鄙士患得失、達士多所宜、智不關時、我斯蕩  
蕩、天下熙熙、俛仰取、日就刀鋌、逆將掉臂、棄  
而違之、東蹈滄海、寧居九夷、險巇可為、念為假  
息、乃在草萊、躡而踰垣、蒼馬鑿垣、流俗落落、豈  
無友生、門一以杜、其可復開、好將之裳、視此末  
榮、寵辱者驚、寓言憤世、混迹躬耕、貧賤肆志、情  
微相成、徘徊千古、載濁載清、飲酒而已、誰知其  
它、即有三公、相去幾何、百年如寄、孰少孰多、胡  
朝謀夕、自貽騷些、屹彼在位、經營四方、天道病

愚人道趨疆退而為樂遶遶未央

子夜歌十首

涉江種芙蓉青荷幾時有但使蓮心生何慮不成藕

桑葉老欲盡春蠶已就眠那能不作繭綠子自

纏綿

羅言共寢食十日九不俱桐花夜夜落梧子暗

中踈

出亦陰憶汝入亦陰憶汝石闕四面生悲來定

白雲樓詩卷之一

何許

蕩舟芙蓉池紅顏在池水僕與芙蓉花有何不

相似

宿昔結同心綠髮與眉齊轉動如春風不離却

君懷

相憐頭及時紅顏不難老却自行由豫他人已

相保

始欲識儂時白頭誓相憐一日三唐突持底解

千年

驚心楊柳花春風為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願因斗酒會發歡桃花客蹉跎自不飲雙杯持

勸儂

四時子夜歌八首

春鳥既集渚春花復著林高臺不可望春色蕩

懷心

綺窓媚初月羅帳寒春風歡復自顧慮崎嶇當

奈儂

白雲樓詩卷之一

三伏天雨火郎但籠窓坐何處汲寒漿金餅井

中重

婉伸華簾上不下歲蕤鑰郎君已自前羅衣那

及著

庭含明月光蟋蟀入牀語獨自理寒衣秋風動

砧杵

熒熒斜月輝景景清露垂中宵不還卧徘徊獨

為誰

郎從何處來重袍那如水酒無沙糖味為他沃

寒爾

北風振枯林、嚴霜百草歎、不與時競、獨向相思老、

前溪歌七首

道遙東武亭、下有獨系路、歡但宿儂家、前溪不可度、

朝思出前溪、暮思出前溪、溪流亂漫下、誰見倚門啼、

女蘿著長松、蔓與長松長、雖非歲寒姿、願得被

白雪樓詩卷之一

三十一

風霜、

黃蒿生溪邊、溪水東西流、枝枝自纏繞、葉葉自

綢繆、

春容故易老、紅粉豈常鮮、那歸定何日、憔悴復

誰憐、憐亦異當年、

誰能采黃蒿、道遙獨桑頭、黃蒿斷還生、春風不

可留、爛熳使儂愁、

萋萋自有心、蘭蕙自有香、黃瓜一小草、春風獨

不忘、枝葉頓芬芳、

團扇郎

白團扇明月入君懷、清光滿流、巧霜雪散、炎入是儂歌、始變合歡自一時、秋風歎不見、

懊儂歌四首

五絲合歡被、還得五絲絳、儂為懊惱曲、還持懊惱儂、

布帆百餘幅、阿娜自生風、江水滿如月、那得不愁儂、

風昔幽閨性、曾持白淺、旦夕三千里、不復作

白雪樓詩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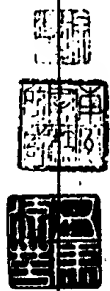
三十二

顏色、

長江得春風、儂如使馬、朝發牛渚磯、暮宿白

門下、

白雪樓詩集卷之一





白雲樓詩集卷之二

樂府

神絃歌

宿阿曲

天門訣蕩蕩地戶鑿沈沈真事下雲中竊寒夜  
蘇林

道君曲

中庭有樹其實翽翽道君出入先以風雨

聖郎

白雲樓詩集卷之二

梧桐何翼翼鳳凰何將將左也言溪姑右坐白  
石郎姑自翳瑶草郎自命相芳

嬌女詩二首

朝遊青溪南暮遊青溪北嬌女年十五美艷比  
顏色終日秦絃歌小姑獨相識

徘徊白石江蹀躞赤山磯湘綺為下裳紫綺為  
上衣自繡雙鴛鴦十五五飛

白石郎曲二首

郎之侬何紛負車以清風馬以雲前有明姑後

道君

石子如彈丸累累江之渚有郎獨自居豔於十  
五女

青溪小姑曲

青溪湯湯白石為梁小姑不嫁誰謂無郎

湖就姑曲

北遊赤山湖遙望中美容裁衣贈大姑

大姑弄白鳩仲姑淥水歌不共小姑愁

姑恩曲二首

白雲樓詩集卷之二

明姑遵雲中歲疑六萌車前駕斑璘獸後從朱  
鳥麟辟邪

諸姑亦道同獨有明姑尊桂酒黃金色持以報

姑恩

采蓮童曲二首

扣機聲太苦聽我采蓮歌且將盛年容持比美  
容花

西湖采蓮舟上有愁思婦不摘芙蓉花何因出  
素手

明下童曲二首

走馬上越橋，遺却黃金鞭。遙望射堂頭，徘徊騎不前。  
赭白千里姿，班駟八百餘。乘不獨自去，日與陸郎俱。

同生曲二首

盛時不再逢，百歲一何促。願以南山松，秉作夜遊燭。

蟋蟀空局促，人命安可為。但當飲美酒，醉即蕩里歌。

石城曲四首

可憐冶遊郎，大馬高纒腰。冶遊石城下，聞名少年中。

珂我同心髻，環插三子釵。種種隨時變，懊惱郎君懷。

陽春二三月，花與郎同色。明知苦淹留，盛年不可得。

大船十八榜，長蒿如竹林。張帆看風色，知是下

江陵

烏夜啼四首

石城諸少年，歌舞日相新。劉生安東平，是郎得意人。

長橋百幅帆，常著千里風。何如橋上住，飛逐不成雙。

大帆曳雲還，長橋柱天起。非是不相留，勢已懸千里。

烏生秦氏家，不從秦氏栖。夜夜將九子，石城飛上啼。

烏棲曲四首

芙蓉如繡柳如織，浣沙渡頭日將匿。高髻雙珠，玳瑁簪采蓮一曲傾江南。

珠履錯落華鉞光，長袖宛宛屬羽觴。含笑一轉心相知，誰能不前復自持。

黃金匣匣藏，雙輪北斗闌干城上落。美人空林夜不眠，雙雙玉筍下燈前。

江南女兒蹋蹀歌，陽春窈窕出綺羅。黃金鑿頭

紫駟馬、長安少年事遊冶、

估客樂二首

估客從楊州、大舶載何來、有無郎寄書、但語莫徘徊、

估客廣州人、出入三江口、一舶載三千娘、但日沽酒、

莫愁樂四首

何來諸少年、石城迎莫愁、莫愁石城西、門前江水流、

白雲發詩卷之二

五

莫愁善西曲、曲曲變新聲、含意嬌不發、春風感人情、

莫愁幽閨性、非但傾城色、石城諸少年、人人自相識、

何處尋莫愁、石城諸少年、可憐六萌車、不送莫愁還、

襄陽樂六首

朝上大隄頭、暮上大隄頭、大隄諸女兒、遊冶不知愁、

女蘿復可縫、兔絲復可織、唯有菖蒲花、却自不曾識、

大隄諸女兒、歌舞日相逐、却今定憐誰、夙昔誰家宿、

郎君但坐飲、聽我白雪絃、十三工西曲、自不工數錢、

楊州大估客、千金作一裝、誰敢攀貴德、奉饗僕衣裳、

沈儂斷信使、還書亦不作、微薄自憐儂、歡豈自微薄、

白雲發詩卷之三

六

三洲歌三首

何處估客豪、楊州估客豪、象牙持作檣、輪石持作篙、

聞歡楊州去、大舶居上頭、一載五百萬、兩載千萬餘、

何來校橋灣、持底與酤酒、兩叢蒲銀銀、問僕取不取、

襄陽銅蹄四首

白馬蹋銅蹄、著地銅蹄鳴、往來大隄上、出入襄陽城、

大馬珂峩頭、一步三春鉏、借問馬上兒、家在襄陽不、

白馬金絡頭、一步三駉駟、便是馬上郎、何嘗不婀娜、

陽春二三月、襄陽好徘徊、綠酒漢江色、與郎傳一杯、

青驄白馬

白雲樓詩卷之二

七

青驄躑躅公、尺強黃金絡頭、綠作韁、

可憐白馬如人長、著地徘徊自生光、

青驄白馬治遊郎、勞君下都看三陽、

可憐白馬逐青驄、石橋柏梁五湖中、

青驄白馬六萌車、可憐今夜宿誰家、

借問窈窕西曲娘、白馬青驄去無常、

借問窈窕西曲女、石城莫愁憑寄語、

齊唱可憐淚沾裳、可憐三聲忘故鄉、

夜度娘

僕來星始集、僕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人見僕跡、

長松標

落落南山松、長標一何拙、上棲萬里風、下覆千年雪、

雙行纏

朱絲藏絃絕、是僕雙行纏、統脫結同心、傍人那得見、

黃督

白雲樓詩卷之二

八

誰能見歌舞、不自愛陽春、少年雙淚落、知是他鄉人、

作蠶絲二首

拾蠶蠶如指、出桑桑如掌、一日三箔眠、交僕那得往、

大繭大如卵、小繭垂其腴、三秋上織作、君看羅縠縠、

縠縠

碣石篇四首

碣石中怒、滄海北倚、元氣吐飲、若偃若起、長風

相薄跳波千里懸派昌顙天漢外紀地軸高標  
穀轉白日與春俱入與汨借出

其二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白日蕭條北風苦悲邊聲  
四起胡馬成群燭火如星列障如雲錢鏐既置  
修我戈矛暴糧坐甲唯敵是求

其三

委蛇者河千里一曲方之舟之匪芻伊粟太行  
詰屈西北是經車轍馬迹日不遑寧於鏐聖人  
依其在京差次吏功郡國以成

其四

羽翼未就鴻鵠徘徊神龍失水蛟蟻所裁珠不  
暗投劍不倒持能弗用利勿處於焚高才者妬  
匪但在人逃名避世以保其身

白紵舞歌四首

華筵參差月舒光笛簫笙琴瑟張館娃窈窕  
夜未央西施起舞獨異王白紵颯沓零繁霜浮  
雲綽約疑且翔將絕復引歌為長迴身急入促

管箴揚肘摩跌臣洞房流風徘徊生繡裳客將  
應節蹈鼓行提鉞欲墮復不墮羅袖繚繞滿中  
堂與志變化無恒常諸工競寫忽已忘遷延就  
次進羽觴

其二

二八齊容羅象筵激楚之結獨秀先白紵蕭索  
陽春前迴風飛雪相流連玉腕繚繞繁絃朱  
脣宛轉含踟躕將行復却私自憐願君蹋歌及  
盛年

白雲樓詩卷之二

其三

春日在萼花落英吳姬起舞媚前楹迴身頓趾  
迅且輕纖塵暗暖不及生投袂一轉激楚成徘徊  
復進為新聲二八飲手停馬箏中曲再變豪  
竹竊如矜若怨意未明餘姿逸態猶縱橫妙技  
絕世色傾城誰能顧盼感人情

其四

雙袖徐起若有思逸態一放橫難持淫衍詰屈  
紛陸離流軌曳轂風安適繁塵逗節利展施舒

形赴曲影不知、纖腰欲結行綴移、衆變皆至生  
繁姿、躊躇中止人盡疑、浮騰絕跡稱神奇、遊精  
蕩志君自治、大樂萬歲遠如期、

霹靂引

平成天地剖九州、羅列五嶽江河流、明堂受計  
朝諸侯、

人馬辟易氣縱橫、悲歌慨慨志不平、

天馬引

胡風雨駢馳而空山有人

白雪樓詩卷之二

十一

躑躅兮悲鳴、匪余室兮三行

蜚蝶行

蜚蝶翻翻戲、遊來東園首宿中、不知誰家延延  
孔子燕、銜之我入窈窕紫深宮、紫深宮構檻間  
高坐顚領待哺兩黃口、耽之阿母得食還搖頭  
鼓翼誰忍視、蜚蝶輕薄亦可憐、

悲歌

恍惚乃知故人徘徊乃知故鄉、遠道多懷、又客  
自傷、欲駕車無輓、欲渡河無梁、中夜顧形影泣、

下沾衣裳、

猛虎行

飢且從漂母食、寒且從巢父棲、右不為周客笑  
王不為楚王帝、管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

枯魚過河泣

大魚啗小魚、小魚啗鰕、鰕啗沮、如啗多沮  
如涸請君肆中君

遠游篇

萬里未足步、過謁歷遐荒、一舉駕黃鵠、再舉凌

白雪樓詩卷之二

十二

雲翔、亟氛隱北斗、河漢集為梁、山川自紆曲、天  
地自園方、六龍扶蓬萊、十日彈扶桑、潮水怒相  
擊、崑崙出中央、流覽臨九州、衆人何茫茫、網緼  
造元氣、控揣成陰陽、黔羸秉大鈞、叢性不可當  
道逢王子喬、揖我還故鄉、

廣齊謳行

不勞歌楚辭、續為罷吳趨、上客但安坐、聽我奏  
齊謳、鷹揚表東土、賜履維青州、沃壤既如膏、絲  
桑翹且柔、魚鹽無儉歲、海王自春秋、百二敵還

秦八九吞徒洲、美哉一匡力、天下咸宗周、朝服  
西濟河、鞭馭使諸侯、至今臨淄途、誦義慕前修、  
祀鼓立軍門、意氣縱橫浮、舉袂成帟幙、攘臂赴  
仇讎、先君務養士、奕世恢鴻猷、晏嬰以當路、結  
交魯孔丘、其人聘列國、終日無停輟、及聞前韶  
音、若與唐虞遊、三月忘寢食、栖栖此淹留、季札  
本荊蠻、華夏多夷猶、決決歎大風、觀采不能休、  
五伯桓稱首、四豪文其尤、擁篲為賓師、鐵籠存  
主憂、閭達有遺俗、功利非所謀、馳騁一何雄、冠  
白雲樓詩卷之二 十三

劍常相求、竭辭萬家邑、連謝千金酬、即論二布  
衣、豈復商賈流、

前緩聲行

海中之山、必有天上之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自非意氣輕、黃金結交寧足多、當復思東來之  
兔、必有西去之鳥、不合晝夜、魯何愛於吾徒、長  
笛不呼短笛呼、願君有酒即飲、無酒沽、

○結客少年場

翩翩白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俠骨、飢辭多

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劍一在掌、四  
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讎等白  
日、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  
亦已麤、探丸非老成、歲之為丈夫、賢豪大所營、  
長兄推魯連、仲兄推虞卿、小弟處囊中、龜勉荊  
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先鳴、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鵲、黃金倉琅苑、綈綈誰家女兒  
倚高樓、含嬌吐怨、彈箏篴、明珠翠羽、紅粉妝、  
衫婀娜、春風香、女兒年幾十五餘、開顏發豔玉  
不如、笙篴宛轉作新聲、可憐一曲傾人城、

樂府

群胡款朝那、請與漢家和、紫貂黃羊白橐駝、單  
于闐氏乘六羸、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流迢迢、洛陽女兒名嬌嬈、嬌嬈十三  
稱絕色、十四懷春、未可挑、總梳墮髻、即殊衆、怕  
逐時、入闥小腰、學成織錦機、猶遊、鮮度新聲、送

懶調日出采桑城東路路傍桃李花飄姚左手  
提籠絲作紫右手攀花折其條國卿下紫不復  
顧使君五馬徒相邀董家高樓一百尺郎未離  
見荷道遙

白雪樓詩集卷之二

八白雪樓詩卷之二

十五

白雪樓詩集卷之三

五言古詩

○錄別十二首

悠悠念往路離別從此長何以酬明德携手歸  
故鄉良時不須更且復各盈觴仰祝日月馳千  
載互相望浮雲難獨留游子暮彷徨綢繆踰皓  
首風波忽一方

○其二

千秋一嘉遇此別安可知良時不努力賤軀欲  
何為晨風野蕭條浮雲西北馳河梁臨往路遠  
望令人悲游子自有懷悠悠當告誰

其三

長思何益會久留何益歸行人悵明發寒棠路  
徘徊嘉期能再至安辭渴與饑浮雲一相失千  
里常依依我欲往從之送子東南飛

其四

秋蘭懷芬芳依依樹前庭春華不再盛枝葉昔  
已零念昔二三子俛仰如流星羽翼一以乖遐



若隔平生徘徊顧四海誰能喻中情結交各有時千載一濯纓離別不在遠日月從此征長當為路人獨無弟與兄尊酒可自慰願言崇令名

其五

乖疑起恩愛離別生歡娛念子非一身中懷難久俱握手一相失奄忽秦與胡新知自言樂山海日以殊行路方未央出門思故廬浮雲沒景光北風悲有餘寒裳復四顧徘徊當路衢結髮在戰場皓首為征夫

白雲樓詩卷之三

其六

四海一黃鵠千里命其儔悲風厲胡馬踟躕鳴相求何況同袍友從此遠行游離別無慷慨去去且復留白日沒邊城回首望中州浮雲西北飛河漢東南流視夜常苦早寒冬正悠悠明月燭羅幃嚴霜切綢繆恍仰已自喻誰能不懷憂

其七

念當首往路千里邈已臨絲竹發高堂聽我雙龍吟冷冷江漢流浮雲寒以陰長風激羽翼嚴

霜摧北林慷慨有餘悲新聲恰人心游子失相視征夫淚不任中曲一俛仰從此無知音故鄉一尊酒願言常酌斟徘徊戀景光忽為辰與參來者自非昔去者自非今

其八

高樓耿長夜攬衣歌且謠秋風一何悲游子不得驕明月照空林羅帷自蕭蕭三星既隅列河漢東南朝黃鵠正徘徊翩翩顧其曹故鄉邈千里慷慨命同袍浮雲日西北安知心所勞携手在須臾經時復漂搖

白雲樓詩卷之三

其九

河漢何皎皎衆星錯其間慨衣立前庭明月照苦顏悲風中夜起蕭蕭有餘寒涕淚應聲零四顧慘無歡往路信可懷為樂及盛年游子不自愛故鄉豈難矣

其十

黃鵠難為群游子常苦辛念當從此別中懷日以新清光皎明月遠望不可親高樓正蕭條徘徊

徘徊無人上有千里雲其下起颼塵各言還故鄉握手道何因

其十一

窮冬盛陰氣白日西南微征人常早寐皎月照我扉故鄉千餘里中夜起懷歸千星駕言邁嚴霜裂裳衣獨行無儔匹誰知渴與饑穹廬多悲風蕭蕭邊草寒身在天一隅何得不徘徊

其十二

顏色無常好春華一以寒悲風蔽地來四顧何顏色無常好春華一以寒悲風蔽地來四顧何

白雪樓詩卷之三

四

冥冥寤言懷往路攬衣從此興殺氣拳毛髮涕泣斷為水仰視河漢星離如水中萍景光不戀人將子豈遑寧夜依牛羊宿日驅驚馬行努力及明時安能愛其情

又十一首

秋風既蕭蕭浮雲亦依依四顧但他鄉游子一何微駕言西北邁中道正徘徊客行無好懷萬事不如歸

其二

三星豈相視新月拳素光兩宮高自出雙闕遙相望雲霞絢河漢機杼成文章羅幃影四座華燭搖中堂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流焱激長夜殺氣頂嚴霜蕭蕭墮白髮翩翩曳衣裳男兒不憔悴誰知在他鄉

其三

北風著枯林浮雲苦多陰紅顏日就衰他鄉日就深別離起中夜對酒不能斟絲竹含妙伎佳人懷好音踟躕適君意恍惚動君心罷曲一僂

白雪樓詩卷之三

五

仰變為游子吟念當事行役淚下難自禁

其四

秋風西北來蕭蕭動百草游子無室家悠悠在長道紅顏能幾時棄捐一何早對客發素書零涕復盈抱上言故鄉好下言故人老

其五

冉冉年欲度秋蘭采間萎蕩絲千歲情結束欲何為美酒不誤人紅顏多所宜萬事自明日行樂此一時四座慘無言游子中心知浮雲動悠

悠故鄉難可期

其六

悲風墮白日，天地何冥冥。招搖彈北戶，河漢條中庭。征夫苦難夜，且復命新聲。芳言動君子，四座無不清。人生即消百，長此千載名。豈如飲美酒，趙文奏鳴箏。忼慨盡逸興，我饑渴情惟念當離別，翩翩渺獨征。

其七

明月促曙光，衆星西北移。游子工早行，起問夜

白雲樓詩卷之三

六

何其攬衣出門去，長當渴與飢。蒺藜穿我履，嚴霜薄我肌。別離矜盛年，老至不自知。努力事戰場，淚下復無時。

其八

浮雲滿天地，蕩子欲安之。努力事行役，棄置以爲期。少年盛意氣，忼慨生別離。乾乾無根蓬，翻翻中林雉。馬上不得語，涕淚各累累。君但重自愛，遠道歸有時。

其九

秋風動千里，游子何翩翩。早行多所懷，忼慨私自憐。嚴霜覆四野，明星出高天。涕淚一以下，中道忽言旋。踟躕戀徒侶，不知身棄捐。客從遠方來，遺我繒綵成。故人俱白頭，安得獨盛年。

其十

昭昭秋素景，明月涵金華。清酒照朱顏，中堂奏高歌。游子在，外單結交常苦多。別離動白頭，人生復幾何。悲風搖枯林，嚴霜構女蘿。新知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白雲樓詩卷之三

七

其十一

高樓出浮雲，零露綴綺疏。明月照佳人，清光相有餘。紛何下涕淚，纖纖結素書。願持千里心，託此雙鯉魚。尊名不可處，白髮難久居。豈如及盛年，駕言歸故廬。

古意七首

秋風西北起，吹我游子裳。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蕭蕭胡馬鳴，翩翩下枯桑。暮色入中原，飛蓬轉戰場。往路不可懷，行役自悲傷。

其二

新人一何好、年頗十五餘、本自貴家子、秦氏有  
名姝、故人行采桑、值我城南隅、顏色各精妙、手  
爪亦相如、故人工紉素、新人工笙竽、笙竽未詎  
央、紉素色已渝、人生無新故、夫婿自言殊、

其三

解陰有孤竹、常含千歲霜、截為椎鳴管、其音中  
清商、豈不在人耳、世已無鳳凰、新聲自一時、豔  
曲亂高倡、安得日相御、並坐君子堂、

白雲樓詩卷之三

八

其四

十五漳河女、出身邯鄲庭、綠竹妙一世、纖手何  
泠泠、清商有餘悲、恍慨為新聲、中曲若無人、含  
意已獨明、知音難再遇、紅妝日夜零、奮響發浮  
雲、摧耳不能聽、

其五

萸萸天上雲、不照濁水泥、新婚日以親、賤妾日  
以攜、繁聲出皓齒、妙舞生春姿、縞素難為容、棄  
如秋草萎、念當羽翼乖、依依即路岐、良人無古

歡、妾自中心知、

其六

中天起雙闕、浮雲出兩宮、馳道挺其間、甲第羅  
西東、胡姬正當城、邀客過新豐、朱脣含綠酒、纖  
爪扣青銅、墮髻似無意、紹統一何工、矚睽正愁  
人、流紉動春風、雙雙羽林郎、翩翩五色驄、挾瑟  
上高樓、調絃方未終、

其七

胡鷹一何勁、北風一何高、朔方士馬地、斗酒命  
同袍、窮冬感四野、大獵出臨洮、獵石響深谷、烈  
火走平臯、遙聲中夜起、殺氣常蕭蕭、積陰生戰  
場、白日慘不消、草枯牛羊瘦、雪盛狐鼠驕、引領  
望天河、層冰正迢迢、

詠古十六首

帝作大唐歌、八伯奏卿雲、鐘石與蕤野、入聲一  
以論、日月發光華、爛然星具陳、沈璧十二渚、位  
宗乃于禋、是時闕四門、穆穆咸所賓、

其二

綏綏塗山狐九尾不自多我往求平定念子無  
室家明發興嶽庭乃身參洪波宗疏事則哀祝  
融揚英華玉牒沐日月素書出江河

其三

江水一何沛薄大趣歸虞朝周過故墟官室生  
禾黍傷彼西山士採薇自相茹千載睹軼詩斯  
人乃高舉

其四

白雲出山陵乃在天一方東土既已洽徂西聊

白雲樓詩卷之三

十

倘伴虎豹自為群烏鵲列成行惟帝立嘉命諸  
夏發其祥願言願見女中心以翱翔刊石樹金  
茲千載遙相望

其五

杲杲熾日羽施施掩輿旂我車既已駕四馬亦  
孔柔射夫率原隰君子循方舟楊柳索其鮮鹿  
承填相求多士自允異燕樂成王猷駕言徂東  
郊出洛朝諸侯

其六

白石粲南山頽鯉麗滄浪單衣裁及軒緼綆遠  
從商夜中起飯牛任車自所將燭火辟列星上  
客爛生光疾歌一不聞何謂伯與王

其七

莞彼中林鳥拊飛不集枯齒牙一為猾公子長  
見國矯矯上天龍霖雨既已敷子推獨耆乾草  
莽空號呼懸書下宮門綿山聊與娛

其八

莊王構曾臺乃與雲夢鄰東延洞庭石岑陽漱

白雲樓詩卷之三

十一

清津趙魏方卓禍况此狼虎秦諫者七十二枕  
藉以前陳時非一耕夫三楚訖無人因知沮溺  
沉用即社稷臣

其九

駕言九臯澤攬彼漸水臺杲且蔽荆岑絕流曲  
池隈婉彼三楚士諫獵紆其才大雨忽盈河疾  
風西北來洪濤起滔天隕電激以雷商梁正綏  
立僕夫行告哀孤虛無妄談僕惑諒為災帝德  
懸荒淫欲去此徘徊

其十

文駟陳大庭，膳肉宿所修。群婢一以盛，君子乃見咻。孰謂彼婦口，於中可優游。螭姑遂盈耳，鳳兮當何求。芥柯不在手，龜山鬱綢繆。翔翔七十國，交轍奸諸侯。狄水衍其波，罔濟非魚舟。駕言從吾好，還轍息我旼。

其十一

忽忽歲已莫，大臺役方作。太上美遨遊，永泰未能獲。帶穗滿甫田，風雨殫零落。相國一沾襟，罷酒不為樂。

其十二

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不見孫叔敖，其子行負薪。五霸相代興，主烈難為臣。今名有遺封，餘財喜故人。寢丘雖言惡，千載功無湮。

其十三

閭閻為無道，厥歆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澤，群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蕃。感茲告急

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亡尤獨異。

其十四

吳王既樓越，出遊包山湖。道逢一丈人，邀我洞庭隅。靈墟發深藏，中有神禹書。大文秘天地，乃傳百六初。金簡歆浮景，玉宇回璇樞。科斗不可辨，鳥跡互盤紆。精華一以洩，嚴氣直國廬。顧見二室顛，三石方扶疏。

其十五

薛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為。先生惟一劍，揮鋏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達。主人意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主，復相名益垂。奇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其十六

中春陽和起，嘉觀臨四方。刻石頌功德，從臣紀枚長。上以獻泰成，下威六暴強。郡縣乃作始，經緯不踰行。薦號立大義，昭設咸有章。濯俗諒已美，利名非恒常。鞭善出頑夫，二世尋滅亡。

雜興十首

伯平負高操，引曲輒入神。從師蹈東海，延頸四  
無人。洪波盪大壑，悲鳥方號群。白日坐失色，山  
林忽不分。精氣一以變，此調得其真。世俗蔽聞  
見，千載遙相因。遺世伎始妙，絕絃多苦辛。自非  
鍾子期，古道難具陳。

其二

離朱不逆景，師曠不逆風。所用一以失，化為蟬  
與蠶。樂業出大御，絕墨出巧工。顧盼即千里，結  
八白雲樓詩卷之三

其三

良材出大國，群構集明堂。構榱相支持，椽桷碩  
且長。飛棟鬱雲興，高軒間重梁。衆人稱壯麗，輸  
子起彷徨。柱小亦已撓，朽蠹處中央。迨天方晦  
陰，室家羅四廂。行者苦無麻，居者歎慨慷。風雨  
一漂搖，不知僂路傍。

其四

良馬躡路岐，善言躡雄雌。疑稱樂自云，早日月寢

已馳，黃金不可作，美酒多所宜。清風響高唱，人  
德含妙辭。

其五

太元秉經緯，天地自生成。陰陽通消息，四時相  
虛盈。雷雨鼓神氣，日月宣華英。絪縕交二儀，周  
沅列五行。至和液甘露，盛德厭撓捨。唐虞具法  
象，明良熙穆清。垂衣御三事，大治無常名。

其六

翻何漢宮女，紅妝鬱熒熒。本自良家子，十五克  
八白雲樓詩卷之三

後庭。是時得上意，寵至身逾輕。貴幸霸天下，妙  
麗傾人城。詔許頰椒房，嬪御無不驚。脣如罽丹  
胎，齒如鏘玉聲。一當萬衆主，常含中道情。絕色  
動千載，旦夕誰見明。美惡懸盛衰，弃置視合并。  
所以尹婕妤，顧盼失平生。

其七

詭特苦難遇，直道苦不華。掣餅羸羸口，絕墨矯  
群邪。所以上古人工拙，無常家。陸沈金馬門，醉  
即掩地歌。世久自相玩，為德一何多在群。既景

生孤貴亦失和首陽與柳下一龍復一蛇同流  
雖所頌跡通心則遐

其八

鴻鵠一以舉四海何悠悠局促人間世豈若遯  
行游明時不重至中懷難久留遇合成倖倖美  
女多所仇英雄既失據片語解綢繆所以孔仲  
尼舍車即于浮

其九

洞庭大張樂千乘朝崑崙在昔有行幸軒穆一  
何尊樓船下河東羽衛覽西垠風起白雲飛  
首望中原簫鼓發哀情長馳掩回轅入蜀妃女  
眷出接詞客言

其十

名馬不受羈足下有千里黃鵠不受羅羽翼就  
四海貴賤自一身出處無二執時利適愚夫勢  
棄蹶智士祛長不握臂展縮不截趾陸沈人間  
世悠悠日復爾

君子行

君子美百行維日服厥衷卑奔不易度火滅不  
改容垢言一生口監淑難為工金多徒自穢重  
名撓直躬幸勿少湏臾無替功乃崇九淵可浮  
游所患溺愚蒙

古詩後十九首 并引

前有十九首故後言之猶稱古者其  
文則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  
屬辭辟之制繼笑于垤中姿意於焉  
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

白雲樓詩卷之三

十七

勢斯王良造父所為難爾

其一

行行萬餘里依依夢故鄉見君累長夜携手立  
彷徨寤言心尚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  
馬鳴相望矚睇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  
益努力苦不早思君度餐飯歲月漫浩浩慷慨  
即別離故鄉勿復道

其二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筭立交交夾



窓語盤盤高結出，颯颯中帶舉。浮雲忽自歸，蕩子漫無所。天寒錦衾薄，空牀難獨處。

其三

白石何歷歷，松柏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斗酒無常置，良會無常期。沈吟厚與薄，為樂無乃遲。宛洛美將戲，冠帶自相隨。宮闕起雲中，第宅羅四垂。王侯負貴氣，佳客以盛衰。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綏。

其四

白雪樓詩卷之三

十八

良會猶今日，譚筆倚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盈。中曲忽自置，踟躕一丹行。欲因更促柱，難為聽者情。人生局一世，悠悠終何成。要路多坎壈，先秋慘其榮。來者率如此，焉知千歲名。

其五

三五樓上女，徙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絃歌入青雲，新聲亮所稀。千載為一彈，含意有餘哀。知音難再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棠衣。三歎令人老，將子何時歸。

其六

燭燭芙蓉花，擢擢采蘭婦。懷袖忽已盈，馨香誰為有。秋草一以萎，此物難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携素手。

其七

搖光加孟冬，北風何慘慄。寒至踈衆星，蟾兔亦早缺。四時既潛移，遺迹難獨列。不知空牀下，蟬安從出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擁要路，負我道非一。織女無成章，牽牛策不發。且復

白雪樓詩卷之三

十九

守貧賤，振翮各有日。

其八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屬彫昧，冠帶日遠遙。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極宴累長夜，重闌發絃歌。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草隨塵塵，誰能顧女蘿。

其九

獨鶴西北逝，逸響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

徘徊不惜寒氣厲，但傷羽翼摧。我有鴛鴦綺，無  
衣誰為裁。

其十

耿耿織女星，當機理紈素。羣牛能幾許，常為投  
杼誤。紈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軫復何時，軒  
車歲云暮。攬衣即河漢，踟躕不得度。

其十一

高樓出西北，下有故鄉道。浮雲蔽天起，回磴摩  
秋草。四時果相至，人生自著老。傷彼遊子顏，咸  
戚難獨好。攜手不須臾，棄捐一何早。努力以為  
樂，迄涕復盈抱。

其十二

東城屬浮雲，阿閣百餘尺。歲暮多悲風，游子衣  
裳薄。四野何蕭條，所遇但遺跡。來者自為今，去  
者自為昔。盛年春已棄，合意將安適。燕趙出名  
倡，紅顏照宛洛。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  
理懷袖，若在遠行客。弄指一何妙，列柱一何迫。  
馳情視雙燕，飛入王侯宅。

其十三

磊磊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柏陰，悲風四  
面至。誰能黃泉下，未含未伸意。悠悠即長夜，千  
載一以棄。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寐。身世非膠  
漆，豈得常相寄。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致。神仙  
不可知，服食苦中置。美酒與佳人，攜手行遊戲。

其十四

郭北一極望，徘徊安所如。新墳歷歷出，古墓附  
里閭。新者踴躍歌，棄妾理其車。白楊日夜踈，蕭  
蕭悲有餘。三歲去故鄉，一字無素書。

其十五

處世苦無見，孤生非所憂。高言唱同心，千載一  
相求。窮賤解膠漆，棄置衰交游。昔我同門友，上  
書求王侯。明月皎夜光，踟躕不得投。

其十六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越女前理音，燕服羅  
清宮。文游自遠方，文彩復無雙。駕言出廣陵，將  
以適曲江。聊慄此何氣，攬觀不可窮。帷車蔽日

下萬馬悲回風、水力率已至、神物難為容、秉意  
屬南山、浩蕩惟所從、上客變其度、陳唱誰與同、  
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

其十七

孟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歎、獨宿知夜長、遠客知  
天寒、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紈、黃鵠從西南、孤  
飛正漫漫、一鳴緩中帶、再鳴霑玉顏、遊子不可  
聽、令君中道還、所以生別離、慷慨亮為難、

其十八

客從洛浦至、遺我合歡余、中有長相思、緣以結  
同心、芙蓉發文彩、鴛鴦厲哀吟、遊子正無衣、天  
氣復已陰、故人此屬意、徘徊獨至今、

其十九

皎皎羅帷月、攬之有餘輝、寤言守長夜、依依未  
能歸、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為、客行各所懷、誰  
知我心悲、出門一以望、浩蕩霑棠衣、



白雪樓詩集卷之三

白雪樓詩集卷之三

二十二

白雲樓詩集卷之四

五言古詩

酬皇甫虞部

青陽一何麗，冉冉西南馳。言念庭中樹，率已養  
華滋。昔我同心友，懷宴及良時。攜手理清曲，各  
謂無人知。天衢多高足，冠蓋自相隨。所願不與  
俱，朝親夕生疑。合意總明世，皓首為君期。諒茲  
久識察，紅顏生盛衰。

寄許駿卿

白雲樓詩集卷之四

西山匿冬日，北風淒以繁。念茲歲方晏，徘徊白  
雲垣。俛首事尺牘，儋石聊自存。悠悠塵中心，夙  
昔非所論。感彼碩人情，獨歌矢弗諼。庶此涉時  
艱，遂用安丘園。路傍罄折子，高足策華軒。咄惜  
金蘭客，來當踰斯言。

賦得何仲默

仲默自天秀，弱齡負遐曠。十六遊京邑，藝苑策  
高足。揮毫坐華觀，懷人理清曲。歸來放情志，日  
晏從清欲。結好玩遺芳，明德以相勗。古道諒寥

諧述令傷局促

五子詩五首

王元美

元美何翩翩，夙昔秉靈異。京洛多冠蓋，操觚各  
自媚。所遇無此物，識曲聽其偽。大雅久沈淪，時  
清作者至。俛仰知音稀，含茲未伸意。但坐奮逸  
響，側身向天地。虛名喜誤人，依依千載事。浮雲  
相攬持，白日一高視。四顧命儔匹，中懷誰可致。  
交屬子長氣，文章此未墜。

白雲樓詩集卷之四

吳明卿

吳生蕩滌士，明德復何早。高舉凌風翻，青雲漫  
浩浩。良時冠帶會，斗酒弄辭藻。一彈中清商，下  
里難為好。知音率已稀，隱几存吾道。衆言紛盈  
庭，膠漆各自保。掩耳走清亂，寒棠度黃潦。罵坐  
豈盡狂，流俗令人老。陸沈金馬門，懷袖諫書草。  
白日有奔捐，遊子悲不造。

宗子相

婉婉維揚士，早歲絕人識。結撰有至思，先民乃

遺則時俗徒嗷嗷此物知者得  
躡躡獨往心百折江河力披覩  
他自媚我意安所測念茲携手  
驩榮名與今德浩蕩陰陽移  
吾道相終極語及千載事  
愀愀動顏色中懷誰可喻  
文章亦經國一為麟鳳言  
三歎加餐食

徐子與

徐生一何俊本自清雲姿  
十年住天目含意多素辭  
既聞風雅音三歎文在茲  
眇眇生榮名徒倚即前綬  
念為理清曲高言倡者誰  
踟躕流俗間携手不相疑  
時髦滿要路各謂中心私  
世人豈同願吾道欲委蛇  
黃金買大藥朱顏庶可持  
物理率如此和光難獨覓

梁公實

梁生起南海負氣何倜儻  
北交中原士徘徊得吾黨  
高名豈宿著一朝奮鴻響  
時依既清濁振衣念獨性  
禮法難為工局促向天壤  
王喬可等期服食理非枉  
引領還羅浮願言稅塵鞅  
俯視大河流逶迤浮雲上  
盛衰隨物化世情自鹵莽

吾意當告誰黃金妬偃仰

二子詩二首

盧次樞

盧舩起河朔本自千金子  
蕩滌諸生間銷骨於積毀  
世無臨卽令焉得心尚爾  
深文類繆恭罪罟中狙喜  
乃繫黎陽獄十年攻一校  
既出浮丘賦始知有株累  
三嘆不同時帝曰付諸理  
寥寥相如後誰能識察此

謝茂秦

白雲樓詩卷之四

四

謝榛吾黨彥軼軻京華  
百黃金自不啻朱顏亦已擲  
韋布豈盡愚咄嗟名士籍  
握手金閨人中情多所適  
冠蓋羅長衢染翰日相索  
遂令清廟音乃在褐木客  
一出遊燕篇流依忽復易  
還顧望鹿門矯矯青雲翮

酬元美二首

妾本秦宮女少小揚蛾眉  
早辱君王寵朱顏驕自持  
卷衣皆羅紈明珠縱橫垂  
頭上翠琅玕爵釵珊瑚枝  
盛年處深殿容華天下知  
一朝在里

巷遂為生別離、此身託古歡、南山猶可移、東陵  
蕩子婦、泥沙委路岐、中心指秋日、同穴乃所期、

其二

有鳥名黃鵠、乃在其樹柯、下來太液飲、嗟其行  
與荷、周游視中土、少年多羅家、金衣菊為裳、不  
受矰繳加、一舉絕四海、離哉天可摩、毛羽未摧  
頽、鼎組柰爾何、

再答元美二首

盈盈倚蘭花、深谷何逶迤、秋風凋奇樹、頂藉以  
入白雲樓詩卷之四

五

歲稔含英即蔓草、不復揚華滋、豈無王者香、結  
根非其宜、孤生感霜雪、采折中心知、幸君置懷  
袖、慰此長相思、亭亭西山柏、自茂凌寒姿、下流  
難久居、壯士多所悲、

其二

采苓首陽巔、青蠅止于棘、結髮奉歡宴、柏舟矢  
靡慝、上堂理琴瑟、下堂視蠶織、昵若形與影、在  
遠復相憶、豈不防未然、萋斐成罔極、愛深生百  
憂、棄捐衢路側、賤妾抱區區、中道蒙察識、琴瑟

聽其真、蠶織五文色、非君膠漆心、群小志亦得、

郡齋同元美賦

遊子苦行役、驅車自滇渤、依依平生親、斗酒日  
云沒、秋風亦已厲、蕭條衆芳歇、何以贈君子、徒  
倚攬明月、燕好當及時、霜雪變華髮、高足蔽天  
衢、浮雲望雙闕、令德一見疑、積毀能銷骨、中懷  
不復喻、邀若胡與越、綢繆有故人、知音無倉卒  
常恐遠別離、含意向明發、

送元美二首

入白雲樓詩卷之四

六

有鳳銜靈文、栖栖北海涓、臨流理毛羽、五采以  
自許、飛如摘群星、擊若朝霞披、翔翔千仞、同亦  
集梧、桐枝一鳴叶、清廟再鳴中、咸池淒風振、大  
野青雲顧、我悲世無伶、倫耳誰為度、參差回首  
顧、丹穴摧藏不可持、將止帝東園、恐令鷦鷯知、  
阿閭在萬里、哀歌乃見疑、啁啾榆枋間、燕雀相  
追隨、清光蔽白日、何當復來儀、

其二

夙昔二三子、慷慨揚奇聲、文章凌先秦、詞賦無

西京零落如流星，各懷飢渴情。念爾策高足，北  
海日以清。顧盼當中原，冠蓋徒縱橫。明發諒蒙  
我，依依戀所生。悲風薊門來，涕泣霑我纓。解帶  
謝時人，驅車薄姑城。千里見大河，踟躕浮雲征。  
罷酒不能別，蕭蕭駟馬鳴。骨肉非一身，意氣乃  
合併。景光老自愛，率已識榮名。

答寄俞仲蔚二首

太乙貺漢德，名駒生渥洼。赤汗霑青雲，長嘶振  
流沙。錢龍玉山崩，渴則飲其涯。翹尾以躑躅，獨  
駘相經過。不願將闔閭，乃服鹽車世。豈無伯  
樂垂耳奈，我何天子發。素書使者出，蹉跎耽耽  
十二閑。驚馬常苦多，雖有千里姿，羈絆非所加。

其二

鬱鬱龍門山下，臨千仞谿孤。桐生其間，幹與浮  
雲齊。湍水擎其隈，迴波蕩其涯。野火燔其東，飛  
雪塗其西。暮則止黃鵠，朝則啼鷓鴣。悲風從天  
來，清商以淒淒。伯牙不能去，傾耳中自諧。匠石  
空托腕，運斤路何階。琴瑟和神人，無乃非其懷。

結根既已異，雨露難獨乖。願言俯大壑，佳就長  
離棲。

送李明府入奏

西北夏雲列，飛蓋亦相望。供帳被城隅，父老皆  
扶將。天子秉百度，作新大朝堂。棖桶曼且頌，掄  
才自南鄉。山河俯壯麗，肅穆垂衣裳。是時薰風  
至，五月開未央。既奏解慍曲，或和斯干章。聖顏  
慰飢渴，帝心簡四方。家宰上績書，召見伏明光。  
用等課高第，視事稱維良。小臣奉威靈，不得施  
其長。誰謂一邑輕，治行乃無疆。願言備侍從，珥  
筆述陶唐。策勳諒有期，遺愛匪可忘。

許殷卿郭子坤見枉林園二首

明時再嬰疾，隳官此悠悠。永言命沮溺，二子乃  
從將。田家何所有，樽酒結綢繆。散髮坐園中，聽  
謳牽寒流。擎我青門瓜，聊且充庶羞。雨氣蕩塵  
濁，披襟御南樓。開軒納山色，餘暎一以收。雲霞  
羅四隅，烟火蔽林丘。伏陰秀禾黍，餉婦媚原疇。  
西望華陽宮，看見清河舟。登臨信亦美，贄然銷

人愁願君愛景光多暇還相求

其二

佳客即良夜此會安可期結髮為兄弟語言今  
在茲層臺挺浮雲河漢宛其垂積陰濯列宿三  
五正參差前山電影亂雨勢坐已移皎月出平  
陵徘徊當照誰清光澄暑氣颯若撒長帷潄水  
明樹間流飈澹華棟零露響空林蟪蛄以爲悲  
世路良獨難斗酒多所宜達人忌榮名千載同  
一時

白雲樓詩卷之四

九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南山有幽意駕言此徘徊湖波蕩寒城四座清  
光開金天澄素景秋氣何悲哉繁陰遙白日浮  
雲間往來落木颯中林流森激巖隈朝昏上煙  
火原隰被樓臺故鄉無帶滯世路多塵埃念我  
平生歡離思壯難裁

九日集殿御池亭分賦二首

卜幽命詞客冠蓋至如縻白雲澹蕭蕭黃花媚  
新醞灑翰湖山清開樽魚鳥近零露偃池荷淒

風攜籬檻徑回片橋出林樾寒城隱臨流濯長  
纓飄然祛塵坌

其二

寒空鵲嶺秀霽野湖水闊墟落散城隅池亭入  
幽谿雲陰出水鮮石色含霜活白鳥下煙際歸  
鴻起天末迢照欹長林群流亂相聒紫蟹壯可  
持濁醪美堪掇秋高吟興未劇支園洲任金  
有獨醒吾生豈云達

集張使君別業

白雲樓詩卷之四

十

清河迅寒流金輿杳空翠秋氣下高原蒼然西  
北至迢照散疎林蕭條烟景異零落復佳期茅  
茨汎幽致握手平生人笑談出往事暫游數子  
盡風汎吾黨備千金抵白髮一醉滿君意

秋夜白雪樓同許右史襲茂才分韻二

首

林烟既曳綃湖霞亦披絳鷄犬靜荒村蓬蒿翳  
深巷燒微見月出鐘清識霜降各稱浮白樂未  
覺呼盧意更賦梁園雪如沉華渚虹預愁還城



邑車馬紛相撞

其二

迢迢入平陵，白雲出西隴。天清鴈影澹，山空嵐氣重。三徑何蕭條，高人乃接踵。諸生稷下秀，詞客梁園寵。松菊有佳色，琴樽亦從憑。但醉不須眠，寒燈坐相擁。

送許史行

秋風一蕭條，白雲自相綴。翩翩爾曳裾，慘慘吾分袂。鼓楫大河流，揚帆下衡衛。平臺壯登眺，鄒

白雲樓詩卷之四

十一

枚儼兄弟既出，兔園篇頗蕪。子虛製詞賦，有知遇王門，即恩惠。

集開元寺

沉陰拂層岑，迢迢翳深谷。古寺入蕭條，迴巖抱幽獨。梵影淨香臺，鐘聲殷石屋。絕壁棲禪懸，厓下樵牧秋。花雨還瘦老，樹霜逾充寒。泉可瑩心，白雲况極目。登臨客自佳，搖落時何速。蕪色蕩腥羶，蒼光清簡牘。新詩發神秀，舊游耿初服。歸來杖屨便，老去煙霞伏。高城出睥睨，燈火通

林麓言旋轉多異，後期此同宿。

白雲樓詩集卷之四

白雲樓詩卷之四

十二

白雪樓詩集卷之五

七言古詩

送靳穎州子魯

華陽館前桑葉飛，荆軻臺上送將歸。為言擊筑悲歌者，當時酒人今是非。太守塞帷薊北來，燕山忽斷楚天開。郡中曉月零婁出，霧裏秋鴻桐柏迴。黃金臺書發明光，東去潁州西豫章。若家兄弟二千石，承恩不數尚書郎。朱轡雙出領專城，五馬踟躕五馬行。漢主乘春徵計吏，小馮何讓大馮名。

送新渝李明府伯承

爾昔紅顏客薊門，獻書不報哀王孫。一朝致身青雲裏，座上還開北海樽。余亦題詩郭隗臺，燕山秋色對銜杯。論交共惜黃金盡，此處空悲駿馬來。可憐郢曲今亡久，下里之歌吾何有。文章稍近五千言，雅頌以還十九首。才子新傳白雪篇，江城忽惜使君賢。那堪西署為郎者，多病離居卧日邊。

○贈張子舍茂才

憶昔中丞全盛時，少年裘馬相追隨。忽逢世變風心遠，逆旅荒涼舊識稀。古來萬事皆如此，何用空悲昨是非。流水無情白日速，紅顏猶在黃金微。飲君莫辭燕市酒，欲行不行重携手。青雲今有故人存，好贈綈袍哀王孫。

○刁斗篇

陰山戰合胡天黑，漢兵大呼單于北。邊秋日落五原北，磧火夜連千竈食。驃騎橫戈拂鉄衣，悲

白雪樓詩集卷之五

二

風黃草白榆飛渡，河鳥陣旌旗伏卧。壁龍沙鼓角希，征人馬上援枯骨。滿地清霜刁斗發，朔氣遙傳瀚海雲。寒聲亂動輪臺月，掩笳驕虜聽垂泣。按劍材官怒指髮，宮女琵琶咽逝波。使臣旌節彫幽窟，誰能絕漠掃妖氛。哀響如今不可聞，六郡少年思轉聞。縱金猶憶李將軍。

送張子參募兵真定諸郡

薊門昔在胡塵中，匈奴火照西山紅。虜廬相望赤縣隘，腥羶未厭神畿空。君王拊髀過郎署，侍

臣扼腕談邊功，每飯不忘鉅鹿戰。千金先發華陽宮，邯鄲少年將俠子，腰間匕首懸秋水。出身願屬羽林兒，橫行誓奪單于壘。騰裝夜別縱博場，貰酒朝辭挾瑟伎。馬上風雲八陣成，帳前鼓角三軍起。故人新貴寵軒墀，亂後高名衆始知。國士漸看拔筆至，主恩况許請纓為。天寒恒嶽倚長劍，雪滿渾沱擁大旗。歸來漢苑生春草，見爾論兵散暮遲。

齊俠行

白雲樓詩卷之五

三

簡書八道發明光，詔徒群豪赴朔方。神武臨軒曉虎視，將軍秉鉞鬱鷹揚。山東十二諸侯國，海濱五百義士鄉。嚴亂齊臣思定伯，殷憂漢使出勤王。敵驕擬縱田單火，客憤能飛騶衍霜。殷騎人人白羽箭，民兵處處綠沈槍。九河寒色旌旗動，岱嶽秋陰鼓角長。各倚少年輕燕額，曾經遣戍守漁陽。被髮左社豈受賜，排難解紛不可當。往歲潢池先陷陣，三時大戰銀冶場。功名未致有莊賈，肝膽欲傾無孟嘗。天子只今顧西北，男

兒俠骨埋邊疆。

賦得金谷園障子

誰將金谷傳毫素，座上無人不回顧。乍展旋鸞澗水流，纔開已識河陽路。四壁真看片錦圍，中庭如見雙鬟度。移席休臨墜妓樓，解衣欲掛沙棠樹。彷彿明妃出塞吟，聽來未必梁塵誤。詩成酌我，我豈辭。便過三斗無論數，綠珠安在恰當爐。似留且往，勢可呼。意慘崑崙紫霞色，與當海紅珊瑚。君家富貴合如此，此時那知有障子。

白雲樓詩卷之五

四

縱然客散掩空堂，猶聞夜夜春風起。

○送申職方謫萊州推官

嫖姚三疏奏明光，九月王師掃大荒。不求十萬羽林騎，從軍但請尚書郎。看君未是侯門客，草檄論兵一當百。片言不合輕拂衣，坐使元戎氣蕭索。漢主臨軒送逐臣，褰帷海上及行春。正逢匹婦銜冤雨，一酒浮塵不污人。遊燕曾攜短匕首，袖裏虹蜺今在否。出關若見棄繯生，為余持贈單于走。

送趙員外行邊

狐白之裘紫駟馬，鳴鞭東走漁陽野。自言

天子授長纓，明光殿前三使者。飛檄遠度桃花山，昨日遼西校戰還。吹律春風回黍谷，揚旌塞雪滿榆關。門一望煙塵色，抵掌志馳伊吾地。豈獨秦人重統朝，誓令羗虜避克國。此行不按督亢圖，欲畫地形取匈奴。指揮千障鐵如意，出入雙韃金僕姑。驃騎將軍綠沈甲，鷄鳴大夫黃石法。蹟裏兵屯種王田，雲邊燧起譚琴峽。元戎

白香樓詩卷之五

五

幕府贈吳鈞太守，離歌岐麥秋。看君歸奏稱上意，何足道哉萬戶侯。

賦得狼居香山送李侍御

材官十萬絕大幕，踰河一戰胡兒却。夜縱翼兵襲章渠，繁以往封狼居胥。姑衍山頭列旗鼓，中壇擁燄陳青虜。帳前面縛三當戶，驃騎將軍醉歌舞。北風千里雲摧頽，瀚海波濤蹴日迴。漢家天子雄才哉，捷書親發拍梁臺。君持繡斧五原郡，牧馬單于不敢間。黃沙白草寒冥冥，今年為

王梨二庭

送徐汝思郎中入蜀

岷江東流何渺茫，仙舟西去指華陽。峽深當畫暗雷雨，白帝青天豁大荒。一望峨眉山上月，風吹寒影墮瀟湘。益州部裏占星使，草色春時接夜郎。客將河漢支機石，歸自乘槎歷七襄。莫弘碧血埋難化，杜宇啼魂怨未忘。胡不為我排闥闥，願君致之北斗傍。即今叱馭九折坂，金精元氣參翱翔。雪峯突兀三飛梁，中掛鳥道通蠻方。

白香樓詩卷之五

六

司馬長卿子虛賦，其文可以陵太蒼。臨邛小監揚得意，亟薦詞臣調建章。後來此事益寂寞，煙塵萬里遙相望。

葉舍人

舍人家世稱儒素，供奉班聯起居注。仙郎盡識鳳凰毛，父老相傳驄馬步。當日蘭臺抗疏還，讀書高卧柳亭山。至今猶憶張文紀，年少官微犯帝顏。聞君夜入蓬萊直，歸夢時時動秋色。翰染金莖彩露寒，廬開玉樹青天逼。回首南雲春事

繁浮丘峰下小桃源。他時搖艇新安水。坐把江  
花醉故園。

送謝茂秦

孝宗以來多大雅。布衣往往稱作者。謝家玉樹  
操郢音。其曲彌高。和彌寡。寓梁曾曳王門裾。遊  
燕欲薦中涓馬。豈無冠蓋映當時。滿眼悠悠世  
上兒。文章千載一知己。交結何須鍾子期。此物  
有神無有分。富貴浮雲不與之。盧橘坐銜越石  
恩。醉後感激肝膽言。蒼鷹隼擊鸚鵡試。身挂羅  
網何由醜。殷憂楚奏秦庭哭。遂雪黎陽國士冤。  
歸去東將釣滄海。安能貧賤常丘樊。早借江鴻  
報消息。或卧春雲且故園。

○送太醫令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武皇按劍明光宮。夜發材官六郡雄。臨軒親遣  
上將軍。誓掃匈奴成大功。白羽九邊傳漢月。羅  
戈千里排胡空。轅門豈聞天子詔。帷幄寧多策  
士風。書記翩翩爾其選。志勸燕然櫟姑衍。業許  
原嘗念已深。情憂平勃交仍淺。藥囊每擬提荆

軻。駿馬何曾避桓典。淮陰惡少舊相輕。朔方健  
兒知姓名。身為揖客元戎府。意氣秋高出塞行。  
二百年來無一戰。今日王師遂北征。便當城虜  
始朝食。不繫單于不解兵。

南溪老樹行

老樹橫溪十畝陰。下有洄波三百頃。酒罷捫蘿  
坐其上。白眼青天何不逞。牛斗之間見浮槎。蒼  
茫宇宙成漂梗。念我平生湖海客。衣裳泠泠風  
馭冷。文章八代俱望洋。心事幾人同哀郢。醉裏

自書後詩卷之五

誰堪此陸沈。俠來氣與千濤猛。洛浦明珠舊穿  
窠。渥洼神駿空馳騁。翻然大叫觀者摧。那知世  
路滄洲永。投足還探河伯宮。俯身欲拾中流影。  
驪龍蜿蜒垂霧雨。虹霓繚繞含光景。須臾力疲  
神亦眩。乾坤低昂發深省。最奇披髮涓子梁。願  
言洗耳臨箕穎。初看長駕出鼉鼉。豈云吾道終  
蛙黷。王郎驅石到渤澥。徐子招招迴舳舻。此時  
共濟失狂瀾。却悲胥溺情難整。泥塗詎可困豪  
俊。男兒相逢誇項頤。遂憶鳴鞭昨夜歸。湘娥漢

女猶延頸群靈至今未敢散寒江颯颯開塵境

送公實還南海

梁生偃蹇誰與倫梁生偃蹇無與倫爲郎十月  
不厭意上書乞歸南海濱文章往往迂時好富  
貴安得嬰其身獨存肝膽論交者一一凌雲作  
賦人憶昨擎筑飲燕市酒酣以往氣益振黃金  
之臺空嶙峋華陽之館摧爲薪駒駉駉耳俱喪  
馬劍客博徒皆俊民梁生徐生情最親宗生王  
生詩更新經過但坐歌白雪罷曲彷彿若有神

自曾樓詩卷之五

九

揮毫夜夜搖星辰襟期矯矯何能馴梁生此事  
成萬古欲別牽裳遂具陳羅浮之山何崔嵬下  
臨莽蒼波濤開維舟駸駸浪長鯨出倚杖垂天大  
鳥來北望中原寒廓哉飛崖生攬百粵色群峰  
黝渺行風雷梁生之盤掛煙霧千尋薜荔青摧  
頽有時高咏反招隱巖壑無人秋雨哀耐佗推  
結本趙俠陸賈縱橫亦漢才丈夫有道在龍蟠  
還能與世相裴徊梁生何爲終蒿萊梁生慎勿  
終蒿萊

擊鹿行并引

余往與王生過子與見伏鹿於庭戲  
相謂曰余將携徐夫人匕首刺此鹿  
藥腊之也生豈不願爲我犄角之哉  
又與王生過子與則子與刺殺此鹿  
食王生既而宗生亦至相與批脯飲  
也亦大豪舉哉乃各賦擊鹿行壯之  
矣

徐卿意氣殊不偶買鹿百金求其牡華堂燕客

自曾樓詩卷之五

十

忽自放醉把邯鄲鐵匕首須擬麟從帝數游未  
閒鹿觸匈奴走高材吾黨復誰過文章矯矯驅  
群醜失日難將四海求逐來定死諸公手毛漉  
旋旋霜雪寒角摧更見珊瑚朽王郎大叫奉銅  
盤接飲其血飲以酒顧我前呼歷下生與君相  
愛爲君壽舊時疾足今能否安得新詩滿人口  
須更碧眼胡兒至落碁脯腊無不有下箸已畏  
羣金空纖羹更出青閨婦衆看机上肉如陵覆  
焦尚在腹中守嗟乎曲士夢何久徐卿獨醒可

與友

送元美

王生二十趨明光，是時作者不可當。世上之名  
他自誤，須君千載垂文章。夙昔陸沈秋憲府，風  
塵慘淡尚書郎。心知此物難再遇，片語論交燕  
市傍。携手七陵朔漠色，悲風九月吹白楊。居然  
宇宙見雄俊，聊暇今古神飛揚。流俗紛紛失肝  
膽，那能結客聲利場。近日操觚滿京洛，江河決  
注非其長。家握靈珠戶和璧，及逢周客皆深藏。

八白雲樓詩卷之五

十一

高才梗楠與杞梓，吾道麒麟或鳳凰。清廟遺音  
壯昭代，天庭火藻懸衣裳。生也經綸斯濫觴，混  
塵安取金躍冶。養銳更羞錐處囊，伊周屈宋儻  
易地鈞衡藝苑俱稱良。生也為情誠彷徨，但願  
右挹擊筑之荆卿。左拍接輿之楚狂，二豪侍側  
乃螺贏。四子講德如蜩蟬，舉觴白眼天茫茫。秋  
風胡為歸故鄉，亦欲送生從此去。留生不住悲  
河梁，彩虹千尺挂碣石。贈生千里為帆檣。

揚山人四首

若溪之水何泠泠，吳山一峰天目青。千林萬壑  
子雲亭，從他世人還解事。白頭不厭太玄經。

其二

吳門市卒能逃名，長安貴人非其情。南山薄田  
春自耕，盛世為農亦足老。少年何用隨諸生。

其三

千籬湖綿白雪開，滿江稻色黃雲來。山中客醉  
領其願，自言七十岩耕者。帝於我，有何力哉。

其四

長裾不為王門賓，千金盡散江湖人。孤城一卧  
三十春，看爾紅顏逐燕雀。終然白髮行風塵。

送子相

自作白雲郎，未厭滄洲意。偶然薄祿混風塵，論  
交千里賢豪至。元英翩翩多奇氣，南越梁生亦  
雄視。二子招携從此逝，爾今卧病緣何事。綠髮  
還鄉已壯遊，錦帆十月下揚州。移家好住昭明  
樓，種瓜莫羨東陵侯。文章萬古垂大業，富貴浮  
雲非所求。知君林壑百不憂，圖書四壁高松秋。

世人那識淮海士，須行便為名山相。丈夫義豈  
辱顏色，使我摧眉去。即休安能，訾笑向權勢。出  
咄空令達者羞，夙昔竟寥闊。後來復決莽相看，  
一別兩墜天。仙時神劍來，精英既言却。藪走麟  
鳳朝廷寧，得無吾黨鄉也。抽簪且偃仰，漁陽日  
影黯如顰。薊門雪花大於掌，馬上燕歌變徵聲。  
臺中酒盡君當往。

俠客行，為子與贈興生

本自吳越游俠人，結交燕薊少年場。長裾不曳

人自雪樓詩卷之五

十三

朱門裏，擗蒲大呌青樓旁。被酒目攝羽林騎，擁  
金作使邯鄲倡。弟畜灌夫，師事田光，得意一言  
失意一言，相怨一方，相慕一方。男兒過逢好驚  
塵，世事握擬寧陸梁。姓名何惜借輕薄，出處未  
須論侯王。親知猶向隅，有錢徒充囊。雖家猶戴  
天，有客徒滿堂。猛虎可值俗子莫當，平生片心  
照秋水，明日報恩還故鄉。

別子與

從君幾醉燕京酒，舊遊花月回白首。相看零落

眼中人，二子河梁重携手。憶昨青山坐西署，于  
今此事成不朽。交態蕭條爾自諳，浮名慘淡吾  
何有。爭道賢豪擁上林，華陽臺館盡黃金。長卿  
詞賦徒壁立，曼倩佯狂合陸沈。平生得意向知  
已，常將顏色當同心。北望諸陵一枰，悲風千  
里來寒陰。春草如雲覆四野，我行逶迤五其馬。  
十載為郎願已違，出門况復悠悠者。漢臣猶素  
老馮唐，每飯豈忘鉅鹿下。歲晚江湖夢獨通，秋  
深鴻雁書堪把。

人自雪樓詩卷之五

十四

題申職方五嶽圖

誰將五拳石，錯落余之堂。坐看素壁經雲霧，安  
得群峰掛屋梁。更愁深林暝難入，嵐影明滅侵  
衣裳。左眄欲生滄海日，右臨少昊凝清霜。掃練  
白沙走朔漠，回毫紫蓋垂炎荒。須臾二室峻嶒  
出，杳然置我烟霞傍。不聞吹笙控飛鶴，浮丘子  
晉俱冥茫。良工拓筆天為開，長風西逐層陰來。  
中庭無人數移席，巖厓乍墮松杉摧。眼前突兀  
太古色，九州慘淡如浮埃。必犧神農未誕降，元



氣始判洪濛哉大江浩浩黃河流巨野相望懸  
莫秋異代猶探秦漢策真形或結金銀樓憑軒  
忽驚去千里青鞵竹杖胡在此復疑窈窕迷歸  
路何當稅駕聊徙倚捲簾逾添空翠寒張鑑更  
愛夕陽紫那裏小吏困時名知君雅意憐泥滓  
送永寧許使君二首

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

日欲墮五馬踟躕大道傍問君胡為萬里去小  
臣罪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

自書樓詩卷之五

十五

陰陽長官推警見朝吏海鹽醉鼓索中裝男兒  
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稱龔黃壯遊須令百粵  
盡探奇更得浮沅湘永寧自應無瘴癘明年雨  
露生還鄉

其二

使君落魄高陽徒結交李生仍狂夫醉後裂裳  
一相視怒髮上指浮雲徂白日並堪出肝膽黃  
金誰為收泥塗長安少年太巧宦依倚權門何  
事無失策始就公府辟得意豈願鹽夷符爾今

折腰揖下吏我更掩泣臨窮途奇數能令遇合  
變美才常被功名愚武溪毒淫須自愛九重沈  
深不可呼憶昔終軍繫南越鄉里小兒何其  
荒服盡翦大漢德單車入郡歌來蘇固知永寧  
之州絕如斗天子求賢三輔圖儻有徵書到遷  
客五馬好過秦羅敷

送王給事使潞

憶昔胡塵暗前門六軍如雲集關下天子授鉞  
臨軒檻宜陽王公其人者風流舊出城朔方簡

自書樓詩卷之五

十六

在新除大司馬是時將帥實跋扈傾耳屢聲入  
北斗引經答詔動稱意草檄提兵常在手帝力  
自堪制閭外股肱佐命吾何有一從誅亂朝廷  
清四海亦重尚書名看君少年青瑣客漢家今  
得韋玄成袖裏彈章百不避囊中諫疏垂欲行  
主恩三晉持節使上黨諸侯帶礪功泛槎春度  
濁漳水設醴夜宴虎祁宮歸來煉石補造化論  
思庭諍才何堆

那齋同元美賦

夙昔紅顏一大夫，乘輅河朔何為乎？除書歲下  
不得調，鼓其刀筆牢壯圖。帝恩初欲存折檻，  
謂爾祝網從皇都。相逢但飲邢州酒，太守况即  
高陽徒。庭前秋色正慘淡，囊裏新詩復有無？醉  
歌出塞雲中曲，朔氣颯沓來飛狐。路傍小臣久  
汨沒，安得座上開江湖。眼前大雅竟誰是，作者  
如山道各殊。更須一日論萬古，揮毫振臂群極  
呼。維時海內稱二子，高名自喜王生俱。白雪青  
天動蕭瑟，臺郎郡吏同崎嶇。楚壁照隣不敢敵，  
白雲樓詩卷之五

十七

○跳梁行寄慰明卿

武昌季子吳國倫，左遷三載匡廬春。紅顏便看  
風雲色，白眼豈是功名人。邢州太守昔入計，猶  
自金閨侍從臣。顧問片言稱日月，彈章一字動  
星辰。雖然舊屬平津吏，常苦跳梁不可致。調笑  
縱橫倒四筵，交驩往往非其意。世間那得郢中

歌，君但論詩吾且睡。何須更比謝生有，但應獨  
把王郎臂。蕭條頗似東方生，南康郡裏憶承明。  
文彩縱然傾漢主，恢諧難以取公卿。畫眉石鏡  
二女保，濯足長江九派清。此兒尋常未易識，偷  
桃賣藥行妖精。近來猶尚憑陵否，俯仰浮沈無  
不有。朝讀司空城旦書，夜沽茂宰紫桑酒。成敗  
寧關達士心，卷舒終在朝廷手。隨他肉食作雄  
飛，銑我褐衣稱下走。黨禁重開祝網年，一時逐  
客寵光偏。晚收已抱泥塗恨，更謫如何不可憐。  
白雲樓詩卷之五

十八

此兒行重寄明卿

事急誰能馳叩關，家貧未換羅歸田。再來地僻  
逾高枕，就使荒涼給俸錢。壯遊萬里君須見，青  
瑣鳳池元不賤。使氣能令魑魅藏，出身曾厭槐  
搶變。楚狂豈止接輿賢，秦孽猶堪背城戰。回首  
畏途真自知，一言不絕絕如綫。難將此物關朝  
翔，妬口含沙未可當。四海弟兄堪並起，中原我  
輩正相望。摠看棄置風塵裏，不作踟躕道路傍。  
鼓靴更逢漁父笑，豈應憔悴老滄浪。

我聞南康大如斗，明卿佐理常什九。昨日中丞  
抗疏薦賢，聲輒滿朝廷。口豫章計吏入圖事，寒  
君未敢援以手。小臣憐才上白狀，相公良又疾  
其首。量移亦已從浩蕩，不然徑逐此兒走。誰知  
片言觸忌諱，畢竟功名成掣肘。丈夫失意分自  
當，窮來傍人人避藏。苦我折腰骨太勁，看他伏  
謁項能強。縱令慢世無不可，似爾干時豈所長。  
莫作拂衣少年態，宦遊須使及春陽。大舒楚歌  
小舒舞，是處江山好斷腸。王郎至今棲北海，帳  
人白雲樓詩卷之五

十九

前萬騎綠沈槍

拂衣行答元美

五原驅車與殊淺，三秦卧病秋云高。東帶那能  
見長吏，談經何以隨兒曹。上書一日報明主，  
願乞骸骨歸蓬蒿。小臣采薪業不佞，聞道巢由  
亦已逃。拂衣中原風雨聚，群公祖帳青門開。  
疏一去三千載，大夫未老寧賢哉。新鄉城西重  
回首，當時叱取其人走。路傍伏謁莫敢動，囊裏  
俸錢君但取。此輩交情雖可見，吾徒大名終在

口。于今偃息南山隱，閉戶不令二仲知。負海少  
年大跋扈，遣使問我抽簪期。百爾不分一狂客，  
余髮種種何能為。玄經半卷常自誦，濁酒千鍾  
醉不疑。五子江湖正漂泊，黃鵠摩天慕者誰。

答許右史二首

黃鬚茫茫田舍翁，傾身坐向錢孔中。長頰便便  
美少年，行步顧影私自憐。誰知腐鼠能為祟，縱  
是神仙有播遷。使君似識浮雲意，蹉跎實為功  
名利。已拚酒隱當吾世，潦倒佯狂百無忌。濁醪  
恰供十日飲，酬法須與常時異。五斗乍可調燥  
吻，飛觴二子相相視。醉殺不作傲杯人，邇來那  
得獨醒事。魏文大白滿如月，曾託蜀車稱國器。  
若言此物非其任，爾家破瓢亦應棄。

其二

王門隱者身坎壈，老曳長裾裾婀娜。自言能料  
一生事，及至干時計常左。從它慘淡復為誰，即  
得新詩題向我。雨雪蓬蒿共三逕，春色傳伶餘  
藥果。濁醪但熟貧亦足，微官絕罷病輒受。胃中

塢塊故須澆，乘興往來無不可。白眼生成薄祿  
相，青山合就漁樵夥。趙壹疾邪衆所擯，鄒陽  
枚才應生羨。爾悠悠世上情，回頭數子殊麼麼。  
送萊蕪蕭簿

蕭生業本儒術起，稍因讀法得其指。栖息十年  
白鹿洞，擔囊一卷青烏子。岱宗雄蟠大海濱，衣  
冠氣王中有人。我家松檟三千樹，鞍山東望華  
不注。爲說干時常轍軻，獨憐明主能知遇。萊  
蕪作簿更誰群，但恨無過范史雲。金粟蠶魚堪

白雲樓詩卷之五

二十

自見鞭下五鉏詎忍聞，看君才豈催科拙讀諷  
公門弄所屑。藩臣答詔誤承恩，翻然遂就還官  
列。匹馬悠悠復路歧，即今失意欲何之。同鄉家  
宰諸名姓，府掾郎曹佇可期。

### 歲杪放歌

終年著書一字無，中歲學道仍狂夫。勸君高枕  
且自愛，勸君濁醪且自沽。何人不說宦遊樂，如  
君棄官復不惡。何處不說有炎涼，如君杜門復  
不妨。縱然踈拙非時調，便是悠悠亦所長。

### 贈殷卿

前年賜環承主恩，去年解裾辭王門。身經畏途  
色不動，心知世事口不論。自顧平生爲人淺，美  
君逃名我不免。自憐齒老尚憑陵，羨君混俗我  
不能。有酒便呼挑菜妓，得錢即飯蓮花僧。

### 金吾行贈戴將軍

先皇諸將何其雄，君家大人國士風。賜錢留起  
嫖姚第，詔宴數入蘭臺宮。五雲忽變石城氣，七  
校親隨萬乘東。當年帶礪山河在，四海車書日

白雲樓詩卷之五

二十二

月通。侍從敢聞潛邸事，朝廷竟錄代來功。此  
時十歲羽林孤，躍馬能彎兩石弧。漢主臨軒求  
故劍，承恩一拜執金吾。生成燕頤寧辭武，得奉  
龍顏不羨儒。三提鹵簿陪陵寢，再護樓船下  
郢都。禁中自失張安世，天上還看周亞夫。

### 通除過右史水村江山人同賦

夜來北渚北風急，打頭雪花大如笠。片紙東飛  
右史書，詰朝小作湖中集。到門白鳥出高巢，繫  
馬南山進人入。使君亭午未解醒，肅客登進一

夢得地僻無俗子坊樽空況有鄰家給意氣  
還須我輩看功名但任兒曹立瞥眼旋驚青歲  
徂沾唇莫放金杯溫世上悠悠已自諳即今不  
飲嗟何從醉聽楚調起寒雲綠筆憑陵朱絲濕  
平生多少伯牙心此日因之寄篇什

賦得鴈池送許右史游梁分秦字

漢家諸國稱元帝鴈池多暇在高會賓序同推  
枚叟尊星潢共指梁王大賦成錦字映長流酒  
酣飛羽傳寒潒藻翰常生授簡中潺湲不散鳴  
人秋來肺病誰能奈

白雲樓詩集卷之五

二十三

白雲樓詩集卷之五



白雲樓詩集卷之六

五言律詩

酬皇甫虞部寒夜書懷見寄

九弟播清微詞林振羽飛再來郎署重何謂宦  
情違雪夜招沽酒寒燈坐掩扉共嗟羈物役歲  
晏此依依

圓硯效徐庾體

片石分雲出良工向月削自疑臨壁水誰為縮  
壺山洗墨沈金鏡呵冰斷玉環畫眉京婦  
入白雲樓詩集卷之六

指曲池間

秋扇

自從團扇棄空復掩梁塵寒影收雲葉清光暗  
月輪誰憐班氏女薄命漢宮人但使絨蘭箭君  
情會更新

同皇甫縉部寒夜城南咏月

片月掛遙岑層城曳素陰寒分宮樹淨影落御  
溝深結冷悲征角勻霜上擣砧西園芳宴後白  
雪復誰吟

○元夜

公子聯鑣語佳人把袂歡星橋雲外出火樹雪中看夜色開清禁春醕許從官仍聞祠太乙達曙禮仙壇

登省中樓望西山晴雪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闌數峯城上出落日暑中寒佳色繁天仗清光切露盤小臣操郢曲願獻聖人看

憶弟

人自雪樓詩卷之六

新醪楊柳色不醉飲何如前北三春鴈山東二弟書宦情閒遠漢人事病金疎未擬酬恩去空令憶舊廬

初夏趙氏園亭

獨值春風後幽期此重過開樽黃鳥至高枕綠陰多簪綬殊閑事乾坤一放歌淹留君莫厭語道本巖阿

送孟得之

十載薊門客秋風見長年思家明月夜驅馬白

雲天來鴈授衣後黃花落帽前何人過携酒共醉隰陽川

登省中樓

蕭瑟賦悲哉西山爽氣開白雲海色斷落日秋陰來砧高長樂苑鴈下華陽臺如何此時望客思轉難裁

酬徐員外舟中新詠見示

何處逢搖落秋風又別家天清鴻鴈影江滿芙蓉花明月留仙佩寒星犯客槎到來開篋肯新

人自雪樓詩卷之六

送諸光祿還於越

幾年東省月坐憶故園遊忽有緘書至蘭亭禊事修芙蓉天鏡晚風雨石帆秋到夜應逢雪門多乘興與舟

長陵

明裡趨歲序陟降儼昭回客物中原在乾坤北極開松楸千騎入風雨百靈來共話犁庭後遺弓重可哀

朝陵夜作

上陵魚不羨秋杪更宜看風雨朝佳氣旌旗擁  
漢官星流千嶂過月出萬松寒倚馬清鐘外新  
霜滿玉鞍

白雲樓

諸郎難得意非是敢沈冥拙宦魚同病清時有  
獨醒千家寒雨白雙闕曉煙青又值高樓鴈家  
家不可聽

送楊子正還濟南

八白雪樓詩卷之六

四

我家白雲渚落日掩孤城讀書草堂上濯纓湖  
水清古來失意事不獨名未成北風散裘雪誰  
見棄繻情

○重送楊生

十年湖上別風雪此相親把酒論時事露衣向  
故人浮名青歲換生計白雲貧但去卧芳草山  
中鴻鴈春

殿卿至

駿馬何當出金高郭隗臺雪中春酒熟書後故

人來白首文章事青雲王伯才誰為一知己念  
子正悠哉

送殿卿

嗟君復失意吾道轉堪疑白雪論先達青雲合  
後時落花寒食過載酒故山期莫以楊朱淚春  
風灑路岐

章行人使潞藩

使者持符下風塵叱馭前諸侯城赤狄列嶂雲  
青天牟麥折年時芙蓉避暑筵相逢多愛客共

八白雪樓詩卷之六

五

賦遠遊篇

十六夜集劉子成宅

羽書三十度飛騎動長安今夜樽前月還同燧  
火看入門清影滿久坐素華寒何處關山引如  
悲行路難

聞砧

未夜盧家婦深閨坐自傷拭砧散明月投梭上  
清霜別恨繁鴛綺哀音急鴈行同袍征戰盡刀  
尺斷人腸

送張比部募兵秦晉諸郡

天威嚴滅虜，使者出秋官。  
白羽徵兵入，黃金結士懽。  
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  
無易行間客，能登漢將壇。

送洮郎中守順慶

見說塞帷灰，千山擁使君。  
嘉陵渡春水，戡蕩轉秋雲。  
郡下平蠻檄，家傳論蜀文。  
病餘銑卧理，能不憶離群。

春日韋氏園亭同元美賦二首

白雪樓詩卷之六

春塢花冥冥，斜陽倒玉鉶。  
風塵猶傲吏，天地此空亭。  
共醉薊雲白，相看燕草青。  
我來吟澤畔，不覺獨為醒。

藉草到流水，看花延落暉。  
客中過寒食，馬上改春衣。  
移席青山出，開樽白鳥飛。  
天涯有朋好，能使宦情微。

夏日同元美徐子旋賈守準劉子成集

張氏園亭得談字

共載杯中物，聊停塵外驂。  
路人終白眼，世事豈

清談高枕夏雲出，空亭斜照含竹間。  
有流水，可以漱餘酣。

初夏同元美汪伯陽皇甫子泉集姚明

府園亭得春字

五柳陶潛宅，猶藏杜曲春。  
綠陰衣上滿，黃鳥席邊新。  
河朔當年事，風流我輩人。  
胡為日車馬，擾擾向紅塵。

送蔡少府之陽武

君歸寒食後，猶及縣中花。  
趨府具茨野，鳴鞭博浪沙。  
大河秋色外，使者白雲槎。  
豈不勞行役，風塵見歲華。

白雪樓詩卷之六

為殿卿悼亡

歌梁塵未斷，舞袖影方閒。  
落月窺珠鏡，青燈照玉顏。  
為雲歸峽裏，竊藥去人間。  
安得招魂術，姍姍步惺還。

答殿卿

故園春草後，書札問同袍。  
海嶽遊當壯，風塵卧正高。  
大名詩裏出，浮世酒中逃。  
顧我仍多病，特



危小吏勞

送獲嘉郭明府

仙舟新出宰秋色渡淇河官屬諸侯貴君才百  
里多政齊吳季重地接衛朝歌漢主愛南服長  
纓送尉佐

晉溪徐山人二首

風塵餘鬢髮天地此栖遲不問家人產寧求國  
士知門無荷蕢過隣有灌園期得道憑烏几菰  
名號鹿皮

自白雲樓詩卷之六

自有浮雲戀非因倦鳥還林光清客夢湖色駐  
人顏歲序高懸榻風塵老抱關不投明月璧甘  
隱大雷山

毛刺史姑茂高齋

武陵看花處二仲得相聞雨白閬天合山青越  
微分書聲散秋瀑翰墨染春雲府檄何年事猶  
餘復鶴群

出郭

出郭隨吾適人家杜曲邊溪流紫去馬山路入

鳴蟬禾黍殷秋作茅茨足晝眠可能祛物役歸  
買汶陽田

張氏園亭

辟疆開別業載酒雨中看亭敞千花暝樓空萬  
竹寒呼童移枕簟勸客解衣冠宿我山窓下聽  
詩坐夜闌

碧雲寺禪房

佛土秋逾淨花臺夜復香一盞醒夢幻孤磬散  
清涼月上梵輪滿潮開天鏡光新詩分妙偈病  
客對空王

自白雲樓詩卷之六

早春元美公實訪茂泰華嚴精舍同賦

招提多病客擁褐世間情法自傳燈得詩先卓  
錫成年光雲樹麗春晝雨花明若許東林住還  
攜漉酒生

十四夜同王徐宗梁四君子集靈濟宮

二首

愛此壺中約人甘曼倩才華燈懸日月仙樹接  
蓬萊青鳥銜詩去金貂換酒回明宵祠太乙方

士漢宮來

逍遙玄圃望清切紫微層月出三山樹春回萬井  
燈無悲田變海但願酒為泥門外金鷄影王孫自五陵

張山人

吾鄉張仲蔚未是蓬蒿人伏臘東籬下漁樵北海濱  
官家還賦役客路且風塵織妾齊紈素關蓬嬌上春

春日

八白雪樓詩卷之六

十

為客淹歸騎思家過斷鴻春衣花發後寒食雨  
聲中生事蓋人問時名與與同自其郎署隱不哭宦途窮

東公實

如何梅發後更憶故園春海上多歸夢天涯一  
病人世情元慘淡宦跡好逡巡莫作鴻冥客青雲未可親

○同元美與諸比部早夏城南放舟六首  
豈悟風塵客還能汗漫遊天涯唯短髮海內此

扁舟處處清時秀人才盡省優百年渾淥醅一  
日且滄洲

最憐行役久為樂未言疲自起投車轡長歌覆  
羽卮江湖青雀舫僚友白雲司醒後驚相問狂  
狂信有之

誰為河朔飲吾願罄交驪杯動滄波色舟空白  
日寒題詩溪鳥過岸憤野人有不是江湖興風  
塵此道難

落日維舟好君其問水濱舉觴遙送烏侍樹醉  
看人各負詩無敵韻驚會有神明朝在城郭騎  
馬共風塵

十一

春歸與不孤勝地此相呼公等稱詞伯余將混  
酒徒山光含浩蕩秋意颯江湖樂事關窮達浮  
生敢自誣

言尋章杜曲與客放船行樹影含衣數溪光溫  
酒清狂來出真態醉裏見浮生所以山公後客  
寥達者名

寄茂秦

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  
爾長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貪病風  
塵動渺茫

再遊南溪同應駕部徐北都賦四首

此日南溪約應徐賦客同攬林千竹下進艇百  
花中天入華陽館雲生碣石宮昔賢何慘淡吾  
醉任鴻濛

覆席花如待窺蕉鳥似知到來拚共醉坐久見  
吾詩吏跡江湖傲仙才日月欺幸逢休沐出不

八白雲樓詩卷之六

十二

顧尚書期

宴遊無俗吏休沐有殊恩碧草堪同藉紅塵可  
重論溪聲留倚杖山色取當樽夙昔疑吾醉維

舟尚在門

花鳥從春過嬉遊到夏偏白雲行酒上清吹起  
舟前世路身何得吾徒賦必傳寧須千日醉不  
擬衆人憐

郊行二首

稍似武陵溪人家綠樹迷桔槔茅屋上荷篠前

門西清吹生衣袂繁陰散馬蹄紅塵祇只尺城  
郭意多悵

並馬未央前有雲過灞川時逢黃鳥住欲就綠  
陰眠宜豈登臨拙名非紫牘傳風塵朋好在回  
首汶陽田

東元美二首

偃蹇寧知病今如藥暴何清齋山雨至高枕夏  
雲多詞賦芳顏妬風塵壯志過相憐誰最久把  
臂此蹉跎

八白雲樓詩卷之六

十三

久矣夜朝謁深惟傲吏情臨風看玉樹消渴望  
金莖迺照虹蜺出浮雲駟馬行慚無枚叔賦起  
爾前門城

夜過元美二首

眼底誰同病天涯好自親放歌依日月縱飲向  
風塵世態搖知已時名走衆人朝來君莫懶漢  
主憶詞臣

病即科頭出狂仍枕腹眠禮非因我設汗不受  
人憐興盡銜杯外言深把燭前開門看墮月

馬問朝天

夏日同元美子與子相天寧寺送別公

實二首

宴坐入天近清齋僧夏深出門成遠道駐馬向  
祇林益愧風塵色相看湖海心惠休能怨別為  
擬碧雲吟

西域黃金地南訛大火天贈言迴白雪寒色動  
青蓮幻跡抽簪外浮名把袂前古今皆涕淚去  
住各風烟

白雲樓詩卷之六

十四

○夏日同元美子與集子相宅

佳客堪常見幽期暑亦過披襟度風雨把酒出  
星河懶拙元相藉文章敢自多夜深忘白羽玉  
樹倚蹉跎

○東子相二首

已負西山約將無惜壯遊懷人當落日卧病復  
清秋時事君高枕風塵我敝裘加餐看物理天  
地一虛舟

楚客秋多病羈心私自憐各天散朋好八月見

烽烟白露寒砧下青楓過鴈前豈應裁恨賦寫  
任故人傳

即事四首

羽書秋色外飛輓海陵迴日上犁庭議時難度  
漠才物情奇士過天造異人來側席勞明主黃  
金正滿臺

即今難授鉞誰可靜胡塵談笑存能事艱虞失  
衆人大軍歸掌握王者自經綸不復憂驕悍如  
林護北辰

白雲樓詩卷之六

十五

使者晨馳壁奪歸平虜章自天懸斧鉞擇日設  
壇場萬馬中原集諸軍上苑旁主恩無可報一  
戰取名王

天子何神武乘秋欲破胡儒臣環甲冑大將解  
兵符叱咤風雲合艱危日月扶北瞻陵寢色  
蔥蘢近皇都

賦得屏風

虛屏漢宮裏有女白頭吟色倚琉璃怯秋來湘  
水深歡情張畫燭愁坐掩清砧莫為蒼蠅誤君

王在上林

○寄元曼

寥落文章事相逢。白首新微吾竟長。夜念爾和  
陽春把酒千門雪。論文四海人。即今燕市裏。擊  
筑好誰親。

贈子與

握手論文者。春來限各天。即今行樂處。不似舊  
游年。神物風塵裏。時名我輩前。豈令徐孺榻。白  
日此長懸。

白雲樓詩卷之六

十六

汪員外移水部時城京師汪為植

聞有金城役。檢茲水部才。中原憂被髮。使者詠  
于鵲。睥睨燕山接。風雲瀚海來。懸知胡騎遁。天  
子宴蓬萊。

漫澤沱

澤沱來不極。脫色蕩孤城。擊楫中流過。寒帷下  
吏情。天銜紆岸轉。日上大波行。獨在知津後。風  
塵見雁纒。

廣陽山道中

出峽還何地。杉松鬱不開。雷聲千嶂落。雨色萬  
峰來。地勝紆王事。年饑損吏才。難將憂旱意。涕  
泣向蒿萊。

趙州道中

獨往何為者。栖栖意不歡。寒帷秋雨過。伏軾夏  
雲殘。潦水陰相積。薰葭晚自寒。大夫方跋瀨。天  
步屬艱難。

吳舍人喪內二首

楚妃色殊衆。不獨下堂悲。鼓瑟瀟湘夜。秋雲未  
可持。河流雙露掌。月出萬年枝。屬有將雛曲。能  
無泣鳳池。

白雲樓詩卷之六

十七

無泣鳳池

可憐御溝水。見此白頭吟。病客思江郡。詞臣在  
上林。春風動花樹。秋月散清砧。唯有陵陽淚。知  
君抱玉心。

○別汪正叔員外

幾年金虎署。與爾結交歡。傲吏狂生似。詩家鮑  
叔看。春光燕樹合。雨色薊門寒。各挾臨岐淚。風  
塵去住難。

○懷魏順甫

白雲同署客相念意悠哉  
交道蕭朱失文章屈  
宋來風塵還傲吏案牘豈時才  
不見黃金駿秋高前北室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四首

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  
河勢中原圻山形上  
黨來白雲橫塞斷寒峽倚  
天開搖落清秋色多  
懋作賦才

不盡寒雲外青峰落照多  
秋陰生大鹵木葉下

白雪樓詩卷之六

渾茫巨壑藏風雨飛梁挂  
薜蘿重關三輔地躍

馬意如何

振衣巖木下倚杖白雲層  
落日懸孤塞清秋變

馬陵千峯寒自出大澤  
莽相仍左瞰邢襄郡分

符憶股肱

秋色自冥冥風煙接井陘  
關門開落日山路出

寒星太寸方采障清時敢  
勒銘杉松迴朔氣哀

壑未堪聽

答明卿病後見寄二首

薊門搖落後楚客病如何  
秋色高金掌西風滿  
王珂開樽鴻鴈至染翰  
五雲迴應憶山陽會踈  
狂阮籍多

吳生何偃蹇稱病不朝天  
侍從官非拙浮沈世  
所憐黃金燕士裹白雪  
郢人前自識銜杯趣逾  
有結機賢

寄元美二首

宿昔神仙省青雲向爾親  
償金聊玩世抱玉故  
詞人氣色高題柱文章  
老斲輪別來多所憶即

白雪樓詩卷之六

十九

病上林春

豈不為同舍于時魏重名  
佳人誰獨立大將爾

橫行病起高詩興春光美  
宦情懸知思遠道落

日薊門城

○即事四首

浮雲如浪跡春色且邢州  
磬折人堪老蕭條客  
自愁孤城山下出大陸  
日西流請郡終何意風

塵復倦遊

天涯看薄宦何以異漂蓬  
才豈分符後名非薦

疏中黃塵落白日，白羽揮春風。聞道漁陽戰，方

論衛霍功。

懶慢終疑傲，和光意遠哉。元龍無客禮，方朔有

仙才。疾苦寒帷過，風塵領郡來。那須論往事，作

賦伯堪臺。使者殊旁午，吾生自不辰。文章看長物，道路竟

雨傍行春。

○寄宗考功二首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十

別離如昨日，豈厭廣陵濤。春色漁陽滿，烽煙解

條欲二毛。

春色還堪起，青雲固可披。振纓人不病，把袂客

能詩。奏事明光殿，掄才藻鏡司。稽康猶自嬾，早

○寄嚴卿二首

人情原慘淡，世路故蹉跎。意氣彈冠少，風塵按劍多。客居深雨雪，春夢遠漳河。賴有西山色，猶

堪載酒過。

燕山為客地，莫共酒人居。吾輩詩名大，其徒劍

春興二首

短髮黃塵裏，浮生白日徂。詩名堪自見，經術敢

相誣。薦列終才吏，逢迎豈壯圖。有年輕召杜，不

病足江湖。

二十一

素懷將能事，文章敢具陳。眺梁看此物，隱几過

重送許永寧二首

絕域天應斷，揚波海未平。浮雲隨薄宦，華髮繫

微名。傳檄西南定，褰帷漳瀾清。看君鏡外理，經

術晚逾成。世情今可見，此謫竟堪陳。偃蹇難容汝，文章不利人。清秋炎海外，落日大荒濱。莫更埋銅柱，功名老漢臣。

○ 郡齋送張肖甫二首

前門相憶處，豈不問加餐。卧理非吾意，詩名向爾看。白雲尊酒盡，山色郡齋寒。莫惜重投轄，秋風道路難。

送君何所有，城上太行山。落日堪相憶，浮雲未可攀。俱言張翰去，得御李膺還。莫自悲秋色，能摧壯士顏。

○ 閣夜示茂秦四首

相逢殊不惡，久別竟誰驩。貧病它鄉老，交游古道難。開樽山欲出，說劍雪逾寒。如此蕭條色，高齋爾自看。

白雲樓詩卷之六

二十二

為客今猶在，浮名信已勞。病來衰紙筆，老至惡綈袍。卧聞風塵過，銜杯夜色高。舊知江夏守，不厭襦生豪。

病起看時事，歸心不可裁。著書官欲罷，問字客還來。月出橫堪滿，霜清角自哀。相憐成白首，明日阻三臺。

把袂今何夕，高齋雨雪清。詩才君矍鑠，酒興我

從橫同病無，交態相依豈世情。春來微渤海，陳對引王生。

寄元美四首

我昔朝宗日，君亭使者軒。並驅皆上駟，相遇復中原。草昧詞人起，風塵國士恩。別來春色滿，無處不銷魂。

若問除書意，君何異積薪。姓名常借客，踪跡竟疑人。為郡空高第，當朝各要津。拂衣吾所欲，不避風塵。

白雲樓詩卷之六

二十三

漁陽春欲盡，漢使未堪愁。邊郡多豪俠，風塵一壯遊。浮雲寒大漠，白日澹幽州。莫更觀遼海，蕭條正北流。

何悟淹為郡，風塵日以難。宦情疎自解，人事拙相看。高枕西山色，清齋大麓寒。期君秋月滿，從此掛吾冠。

○ 夏日行部遇明卿于與於廩陶邑

何來漳水上，早晚發長安。放逐吾曹在，風塵此道難。孤城高自卧，萬事醉相看。莫擊鄒陽劍，霜



飛五月寒。

郡齋與元美賦

握手今何夕，高齋共此樽。衆人方睥睨，二子向乾坤。經術從吾淺，詩名得爾尊。當時楊馬輩，誰復在金門。

送元美二首

吾曹天地在不惜，帶風塵意氣能無合。文章自有真齊名，他日事側目。此時人為別，還秋色樽前。白髮新。

白雪樓詩卷之六

二十四

把酒論離索，寒帷送友生。白雲高大麓，秋色重孤城。偃蹇還詩句，蕭條自世情。贈君無趙璧，落日片心明。

黃河

復就三秦役，還為四牡歌。北風揚片席，大雪渡黃河。才豈諸郎少，名非一郡多。儒官明主意，吾道好蹉跎。

關門雪望

西來千里雪，斜日滿函關。秋水何當落，浮雲自

不還。積陰高紫氣，寒色壯泰山。似欲欺雙鬢，蒼茫到客顏。

發長安

此處看春色，蕭條客自禁。風塵為郡過，踪跡抱關深。不盡傳經意，難言作賦心。故人多道路，薄宦有登臨。

涇州

迴磴層雲上，孤城返照間。人煙趨白阪，睥睨走青山。芻粟浮涇下，旌旗度隴還。時看乘鄠吏，車

白雪樓詩卷之六

二十五

馬出蕭關。

秋日四首

薄遊寒暑換，仍自滯孤城。華髮看人事，浮雲識宦情。拂衣驅病色，懸榻避時名。但欲眠清晝，相嘲任友生。

此物還堪惜，何官不可休。驅馳如昨日，藥餌更清秋。名已千人廢，家徒四壁愁。南山歸自好，沮溺本同流。

倦游非一日，乘興復三秦。多病難為客，浮名喜

中人未堪沈淖。何以走風塵。祖帳東門外。賢哉二老臣。

還柳明日事可奈。簿書勞棄置。看同病風塵。避二毛。酒如涇水濁。枕對華山高。不是清秋色。何人見反騷。

五日和許傳湖亭燕集二首

城頭片雨懸。客醉嵒湖邊。酒柰榴花妬。人堪桂樹憐。五絲還令節。雙鬢抵流年。莫踟王孫草。淮南賦已傳。

白雲樓詩卷上六

青樽臨北渚。一為故人開。此事成今昔。浮雲自往來。花間移枕簟。鏡裏出樓臺。忽就投湘賦。深知賈誼才。

和致知白雲亭醉歌

狂殺王門客。空亭日嘯歌。那知珠履散。自愛白雲多。短髮明秋水。長裾曳芰荷。獨憐枚叟在。不復厭菱波。

元美以家難羈京作此為唁四首

馳騁滯泥日。功名與宦情。高堂一為坐。世路遂

相輕。行乞還燕市。悲歌復薊城。佩刀風雨夜。堪作箭中鳴。

一自抽簪後。漂零見此身。通章尋悟主。懷刺更依人。寒入綈袍色。愁生黍谷春。不因家難劇。君豈在風塵。

海內論兄弟。蕭條二子才。一時稱病罷。萬里拂衣來。雨雪人高卧。蓬蒿客自回。偶然占劍氣。夜夜向燕臺。

聞道周旋地。偏承老父顏。素饘時在側。賓客稍

白雲樓詩卷之六

二十七

君間。函谷更封出。夷門執轡還。莫憐公子淚。亂漫洒燕山。

春日閑居十首

即令關請謁。何用乞江湖。僻性終難狎。浮名本易汙。杜門人事過。歌枕歲華徂。薄俗還堪畏。崎嶇比宦途。

白日移高枕。青山答放歌。病癯宜偃蹇。老自厭婆娑。禮數諸生絕。交遊二仲多。江湖春正滿。更欲混漁蓑。

藥餌休官頗蓬蒿謝客深濁醪殊解事高枕自  
知音老大翻陵勁文章豈陸沈浮雲終日在蕭  
灑竟何心

五殺功名薄雙龍羽翼乖風塵凋短褐雨雪閉  
高齋慘淡幽人色飛揚壯士懷少年何太苦妖  
冷事形骸

奉使談經日單車西入關掄才牛口下得士鳳  
毛間白雪千人失黃河萬里還即今高卧處猶  
不戕嵩山

白雲樓詩卷之六

二十八

乞歸君已見削迹我何求交態疎能變時名久  
自休中原來病色萬里入春愁不是忘機客還  
驚海上鷗

結舌論文地甘心養拙年朱門人自老白雪調  
空傳世路蓬蒿外浮名燕雀前中原二三子夙  
昔共周旋

病起獨登臺春光萬里來浮沈還我輩俯仰見  
人才華髮風塵過青山雨雪開浮雲堪倚杖落  
日好銜杯

深寒桂濁酒落拓恣狂生彭澤差聞道高陽橫  
得名罷來詩慘淡卧久興凄清日對春湖色澤  
漫煩濯纓

五柳嵒湖濱先生隱是真文章堪側目潦倒竟  
全身何必論交地長須縱酒人即今東蹈海斷  
不混風塵

夏日東村卧病十二首

平生偏伏枕暇日是抽簪病著青山色愁高白  
雪音雲霄懸出處踪跡間浮沈不必名俱毀方

白雲樓詩卷之六

二十九

知二仲心

放歌知帝力縱飲見天真絲筆風雲老青樽日  
月新詩驚歌麋客酒讓采薇人即使妨幽事何  
須傍隱淪

自甘成獨往誰復病相憐金盡論交地囊餘解  
擯篇清齋芳藥餌華髮媚林泉不必憂生事深  
耕種休田

不謂幽棲處還堪抱膝吟大雲千里駐片雨二  
胡陰暑逼藤蘿涼生枯栢深鮑山終日在知

已媿黃金

未同踈雨至、勿翦夏雲繁、片華搏前出、雙流樹  
杪翻紅顏、辭上國、白眼入中原、慢世吾何敢、風  
塵且避喧、

拂衣先達、惟高枕、故人疑世路、衙門左、軒車負  
郭、遂少年誇解事、薄俗諱言詩、何處堪遙集、悠  
悠未有期、

每逢荊湘飲、輒憶廣陵濤、起色含佳句、流光逼  
濁醪、興緣知己盡、名豈能官高、醉肉看如此、何

白雲樓詩卷之六

三十一

論長二毛

空林風雨過、滿灑一樽開、香竹俄蠲疾、漂蓬敢  
負才、杜門辭問字、落日罷登臺、不是憐嵇阮、誰  
堪把臂來、

夜半忽風雨、層樓四望孤、雷盤華不注、電劃大  
明湖、雲霧連屏疊、蛟龍抱劍呼、飛揚天地意、垂  
老見吾徒、

何物子虛賦、深承漢主知、一逢揚得意、千載遂  
同時、諫獵功名薄、爲郎日月私、閒居堪避事、稱

病足遼遠

更聞人間世、誰堪出處同、江湖星自客、詞賦日  
猶工、物色餘爭席、生涯見轉蓬、延陵皮相士、竟  
失袂裘翁、

白頭明日事、君不見交情、千載論知己、中原命  
友生、青雲高病色、滄海傍詩名、一爲彈冠誤、徒  
令國士輕、

秋日村居八首

隱几憐清曉、開軒命濁醪、西風行薜荔、白露綴

白雲樓詩卷之六

三十一

蒲挑、氣逼蟬聲苦、天含鴈影高、壯心堪自見、秋  
色正滔滔、

病色還相假、秋光盍自開、清羸堪傍竹、潦倒重  
銜杯、返照湖邊盡、浮雲海上來、即今知九辨、無  
處不悲哉、

秋意長西北、蒼莨望裏分、青含仙署雨、白動帝  
鄉雲、岳宇終難達、巢由故不群、江湖三十載、搖  
落好誰聞、

南山伏枕前、北渚濯纓邊、林薄秋逾厲、雲霞曉

自鮮談詩成白首把酒望青天萬里中原色蕭條此地偏

不必知名姓中原一病夫柴荆存古色藥餌泥窮途落日懸魚笱西風纏轆轤生涯君自見百畝白雲湖

高齋清自掩遙夕病相看片月花間淨明河樹杪乾流螢含火著宿鷺抱霜寒何限同袍意江湖生渺漫

白雲不搖落湖上長悠悠世事銜杯過人情把袂休秋光寒自老日色澹相愁况復多風雨蕭條傍倚樓

白雲樓詩卷之六

三十三

搖落唯高枕風塵且閉關醉來雙白眼病起一青山交態元難作詩名已自閑有人湖海上無事馬蹄間

冬日村居四首

高卧堪人事幽棲豈世情老松寒更拙片竹冷逾清擁褐江湖色鳴琴雨雪聲懶心常近傲不笑學莊生

百年長藥裹三徑且蓬蒿華髮拙替短青山伏枕高漂零知濁酒兩雪見綠袍似解冥鴻意翻然愛羽毛

寒郊不可望蕭瑟掩柴扉宿霧含霜苦斜陽帶雪微清齋宜病色生事合漁磯欲奏滄浪曲江湖此調稀

遙夜憐幽獨南山傍戶庭泉流霜下白野色海邊青風亂將殘燒寒踈欲曉星偶因樵唱起延眺及林坳

白雲樓詩卷之六

三十三

寄華從龍比以魚橘見致

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廬

月

不是山中月誰能坐鬱陶蟾孤憐凍影兔老愛霜毫暈金波動寒侵玉樹高為題團扇句十里寄同袍

和殿卿神道寺見貽之作

花宮妙唱、絲筆通高僧說法、從初地談詩出  
上乘、五言爭刻燭、一字了傳燈、玄度前身是風  
流、益可憑、

同許右史遊南山宿天井寺

古寺馬蹄前、荒山斷復連、階危孤石倒、屋響亂  
泉懸、喬木堪知午、迴峰半隱天、不因許玄度、難  
此得攀緣、

龍集寺

雙林窺整險、一徑入雲愁、峰落青蓮色、燈懸白  
日幽、香臺高枕出、澗水閉門流、聞道群龍集、明

白雲樓詩卷之六

三十

珠自可求、

錦陽川九峽寺觀許右史碑

名山諧夙好、况復近吾廬、嵐影浮斜照、茲川錦  
不如空林雙樹老、寒塔九章疎、一片頭陀石、新  
文六代餘、

元日

五十、江湖客風塵、一事違漁樵、供藥餌、雨雪偃  
荆扉、白髮詩篇苦清齋、病色微平生、拚縱酒、今

日不知非、

立春前夜齋居殿卿携具見枉

茅簷殘雪在新月、况當門春動、西園盖寒空、北  
海樽詩篇、開自遣交態老、難論似覺行厨色、能  
清病客魂、

立春日齋居對雪憶元美

齊君何所作、春雪是佳期、年華淺、光含暝  
色遲、鳴絃流豔曲、拂簡映新詩、此夕山陰客、扁  
舟興可知、

白雲樓詩卷之六

三十五

藥生初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錢許右

史

論交三十載、此地重尋盟、夏臘高初度、人天戀  
遠行、青蓮澄筆彩、白馬識經聲、曾是春山夜、談  
禪對友生、

逃暑

無處堪逃暑、高樓坐夜分、河流纏宿霧、電影迸  
重雲、執扇含冰彩、珠簾網露文、漢宮多貴幸、何  
以答南薰、

暴雨

西來氣甚惡，夏至此何祥。  
雨伏千崖怒，風迴萬壑長。  
雷聲盤暗牖，電影繆空梁。  
少選虹霓出，園林媚夕陽。

白雪樓詩集卷之六



白雪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趙戶部出守淮陽

仙郎起草漢明光，幾載軍儲事朔方。  
五馬新蘇淮海郡，三臺舊署度支章。  
行車衆秀隨春雨，閣花深對夕陽。  
時憶上林詞賦客，鴻書遙下雲長。

○崔討馬山池燕集得無字

主家池館帝城隅，上客胡如漢大夫。  
十里芙蓉迎劍鳥，一樽風雨對江湖。  
橋邊取石鯨飛動，臺上吹簫鳳有無。  
向夕不堪車馬散，朱門空鎖月明孤。

送彰德陳使君迎侍浙中

帝里初分郡檄回，便迎青鳥建章臺。  
東方千騎風雲下，南國雙帆河嶽來。  
公子西園池上燕，使君秋憲府中才。  
鄴天露冕行春日，更許何人托乘陪。

○送郭子坤下第還濟南

華省栖遲白髮新。因憐失意轉憐春。樽前病起逢寒食。客裏花開別故人。賦就有堪生顧盼才。高堂合老風塵燕。臺郭隄君家事不。擬驂騑不致身。

○送王郎守安慶

花滿胡姬春酒樓。使君五馬五驂驄。明光起草推高第。三十專城領上游。天柱西懸江漢影。海門東控帝王州。到來紆畫思。同舍萬里風煙白鴈秋。

白雲樓詩卷之七

○送豐城杜少府謫滇南

共惜投荒萬里天。當朝起草事空傳。主恩綠髮神仙尉。客夢青雲侍從年。盤水秋帆開瘴癘。黔陽春樹隔風煙。孤臣自有豐城劍。遙夜思家向斗邊。

酬谷明府見寄

清時詞客滿公車。獨向漂零嘆不如。老去已拚常縱酒。秋來何意爲裁書。薄遊更自淹華省。多病惟堪返故廬。共道子雲長筆札。知君近日五

候疎

○秋前一日同元美茂秦吳峻伯徐汝思

集城南樓

萬里銀河接御溝。千門夜色映南樓。城頭客醉燕山月。笛裏寒生薊北秋。胡地帛書鴻雁動。漢宮姚姁婕妤愁。西風明日吹雙鬢。且逐飛蓬逐遠遊。

送孫郎中守承天

鬱葱佳氣漢江邊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

今上龍飛北極年。過幸沛宮三日飲。裁眉郢曲大風篇。仙郎珂散蓬萊月。太守帷開橘柚天。明到爲存湯沐邑。須知父老借才賢。

劉員外家宸翰樓

君家司寇此樓居。奕葉承恩片帖餘。

帝自經筵傳翰墨。人從冊府見圖書。雲烟統檻生春色。牛斗開函散楚墟。弦誦只今諸弟滿。韋賢相業好誰如。

送劉員外使黔中



特制萬里越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分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白雲使者乘軺過，金馬祠官擁節迴。為泛昆明謬上苑，今知漢主自雄才。

送大司寇顧公之金陵

聞道銅標護百蠻，當朝共擬伏波還。來持滇海中丞節，入領西曹法從班。曳履青雲高北斗，迴車秋色照鍾山。顧期門客江城滿，草奏時時達漢關。

白雲樓詩卷之七

四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銜杯昨日夏雲過，愁向燕山送玉珂。吳下詩名諸弟少，天涯宦跡左遷多。人家夜雨黎陽樹，客渡秋風瓠子河。自有呂虔刀可贈，開州別駕豈蹉跎。

送瑞安劉明府

劉楨詞賦不群才，百里新承漢寵迴。吳地青山飛鳥下，大江秋雨掛帆來。白雲堪贈神明宰，海色遙臨睥睨開。到日自逢花滿縣，更憐春樹接

丁巳

送許元復還姑蘇

前門鴻鴈滿高秋，張翰思家罷遠遊。入洛故人名下士，度江寒夢雨邊舟。客來白髮誰相憶，賦就黃花不可留。與發鱸魚堪自釣，吳楓搖落未須愁。

署中有憶江南梅花者，因以為賦

欲問梅花上苑遲，座中南客重相思。開簾署有青山色，對酒人如白雲枝。驛使書來春不見，仙郎夢斷月應知。偏驚直北多烽火，昨夜關山笛裏吹。

白雲樓詩卷之七

五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望西湖

孤亭遙上翠微重，檻外空林何處鍾。秋到諸天開薜蘿，湖連雙闕散芙蓉。雲光忽落龜窟雨，色飛來鵝鶩峰。自信登臨能作賦，肯令陶謝不相從。

送江伯陽出守慶陽

中原萬騎卻胡兵，客領銅符塞上行。大漠清秋

迷隴樹黃河落日見秦城邠人自美西羌俗漢  
守誰高北地名邠吏可能無薦達還令介子乞  
長纓

送黃侍御按滇中

去矣乘風瘴癘開西南萬里壯遊哉登臺越得  
山形合攬纓昆明秋色來周禮職方天外盡漢  
臣封事日邊迴征蠻幕府今凋落安得樓船下  
潯才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自香樓詩卷之七

六

九河水流何濺濺君去春花車馬前入幕官僚  
清宴夕揮毫渤海白雲天相將牛酒勞從事未  
少魚鹽給俸錢此去陸沉無不可于今斷北靜  
烽烟

除夕

幾年仙省白雲間此夕歸心醉裏閒九塞烽烟  
連北極千門雪色照西山還知傲吏能違俗未  
擬浮名好駐顏長孺淮陽今不薄春花或恐滯  
燕關

元日早朝

禁城春色引朝天接跡瓊龍近法蓮雲裏金蓮  
通御氣宮中玉樹隱祈年西山亭障遙臨朔朔  
漠旌旗滿護燕聞道至尊歌白雪小臣還獻鄴  
人篇

早春得汝思蜀中書

萬里誰傳錦字迴楚天搖落正堪哀揚舲巫峽  
江聲合立馬岷峨雪色來西極使星遙入部中  
原人日好登臺莫言羽獵誇胡後不致揚雄作  
賦才

自香樓詩卷之七

七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

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凰樓青春開府  
西陵色到日登臺北鴈愁寒雨遠分荆楚望白  
雲無盡漢江流共知人世悲難合儘得隋珠莫  
暗投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得開字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眺西園未擬還客久高吟  
生白髮春來歸夢滿青山明時抱病風塵下短

謁論交天地間，聞道鹿門妻子在。祇今詞賦且燕關。

送大中丞王丈赴山東

天下軍儲飛輓來，中原胡虜戰爭回。漢柱舊題驄馬使，名家接武佩刀才。按章時拂風塵入，憲府秋臨海岱開。主恩偏憶嚴城日，什二東秦保障哉。

○答宗考功齋居見贈

金莖夜擢建章高，漢主祈年祀事勞。仙吏詩授金莖夜，擢建章高。漢主祈年祀事勞。仙吏詩授。青玉案，故人秋卧白雲曹。此生湖海供多病，何物風塵抵濁醪。中散近來疎嬾甚，更無書札到山濤。

呈大司寇何公

漢臣韋氏有玄成，舊德中朝曳履聲。曾持滄海節，摠戎親破綠林兵。重膺執法臨天座，自失流言荷帝情。千載雲蒸龍變日，更期文劍署高名。

再呈何公

幾年開府漢中丞，去後功名何武稱。荆楚軍信遶海過，潢池兵氣向秋澄。尚書北斗天喉舌，司寇西曹帝股肱。耆舊即今推濟美，清朝劍履坐相仍。

春夜同元美子與子相過公實

西山落日照金莖，北闕春陰覆禁城。湖海百年今夜酒，風塵五子異時情。和來白雪俱高唱，自附青雲起大名。不獨諸郎開象緯，真人應更為東行。

八白雲樓詩卷之七

九

送萬言卿明府之長興

逐虜將軍度漠回，黃金猶自滿燕臺。請纓慙我為齊客，製錦多君更楚材。城上春雲天目出，簾前秋色太湖來。弦歌暇日能相憶，花裏新詩過馬裁。

送范敬甫之閩中

共看驄馬使君賢，開府東南日月偏。海嶠秋陰分越樹，人家雨色散閩天。朝廷記憶江城久，詞賦知名水部前。還擬主恩頭白裏，時危相贈

祖生鞭

五日同子與子相過公實時公實在告

空堂隱映石榴枝花裏幽期白晝閒染翰風雲  
隨上客開樽雷雨過西山賦成敢避能驚座酒  
罷何妨善閉關况值懷沙千古怨那堪騎馬獨  
醒還

韋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四首

肯酒新豐解佩刀相逢意氣為君豪孤亭晝敞  
杉松色亂石青含薜荔高自向風塵偏勝蹟豈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

今湖海傲吾曹從他挂樹山中發招隱何勞更  
反騷

其二

華髮文章愧不工獨憐諸子調相同西京矯矯  
多奇氣東海泱泱自大風三署仙郎携酒後一  
時詞客此亭中白雲寥廓迷幽薊聯袂談天碣  
石宮

其三

幽亭斜日亂松聲下有滄浪可濯纓求友花間

黃鳥出垂天城上夏雲生梁園作賦千年事河  
朔銜杯萬古情莫恨風流吾輩晚鄒陽未紹漢  
時名

其四

韋曲高臨漢苑開城南連騎紫宸回閉門流水  
花間過倚檻青山席上來客難似矜能避世子  
虛誰見不憐才若論承寵無先後安得吾曹共  
酒杯

送張元諭廣都謫常州別駕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上

賦就黃花別季鷹還從遷謫問飛騰懸知漢柱  
名當藉况復凌刀事可憑寒雨大江臨楚望千  
家秋色暗襄陵關關城外逢搖落何限吳山客  
裏登

送吳人陸之箕

客有登臺賦遠遊蘭門金盞坐高秋惻憐岐路  
無知己不向風塵為白頭木落毘陵看過鴈月  
明張翰倚扁舟未將簪綬論多病草色姑蘇到  
自愁

送李司封謫廣陵

明光起草羨青春，服藥求仙笑此身。  
白首雲霄空薦士，黃金湖海未逢人。  
廣陵鴻鴈來秋色，寒雨江楓度逐臣。  
見說故園湘水上，嬾將詞賦吊靈均。

送王侍御

看君繡斧秣陵迴，烏府遙應接鳳臺。  
寒雨鍾山千木下，白雲秋色大江來。  
時危攬轡中原出，日近封章北極開。  
當道狐狸何足問，邊城今有到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二

都才。○同元美子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

鍾字東順甫

域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相從。  
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  
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  
向來信宿藤蘿外，杖底西風萬壑鍾。

同子與登湖上臺

大漠蒼蒼鴻鴈迴，中原極目思悠哉。  
白雲雙闕

湖邊出落日，西山樹杪來。  
詞客百年相對酒，秋陰萬里共登臺。  
側身戎馬過逢地，城柝朝聞角暮哀。

十五夜子與明卿見過

日落青梧白露生，倦遊詞客鳳凰城。  
千門過鴈來秋色，萬里銜杯對月明。  
上苑寒高金狄掌，西山影靜羽林兵。  
解顏今夕無烽火，二妙何當罷請纓。

○同徐興二子弘法寺臺眺望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三

搖落偏驚祗樹林，白雲鴻鴈亦蕭森。  
何知潘岳淹郎署，但許燕山壯客心。  
欲雨諸陵來朔氣，西風千里動秋陰。  
悲哉聯壁登高賦，徙倚荒臺見古今。

○送大司寇應公歸台州

搖落黃金駿馬臺，都門供帳亦賢哉。  
炎荒想見乘軺出，北斗旋聽曳履回。  
秋色白雲生海嶠，主恩華髮卧天台。  
西曹官屬銜知遇，東閣清時好再開。

○送殷正甫并引

正甫檢討有河洛之後蓋濟南諸君子出錢馬走行也問誰治祖則逮尉史張嵐氏問誰相禮則大司農官爲洪遇伯時問誰贊事則許殿卿邦才將試於大宗伯至也正甫則稱便臣哉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即今日里黨可謂多賢司馬長卿自漢庭遊梁鄒陽枚叔間相得驩甚也乃比部李生

白雪樓詩卷之七

十四

以贈言

中州一望氣雄哉北極風塵使節開卜洛自存宗社計遊梁更見長卿才春晴嵩少雲邊出雪盡黃河天上來在昔孝王誇授簡何當置酒向平臺

徐子與席懷梁公實

共指金莖雪色間鳴珂當日滿朝班即看徐孺能懸榻豈謂梁鴻更出關薄宦天涯成白首故人江上買青山嶺南梅樹今堪折贈我寧無驛

使還

○懷子相

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樽感歲華卧病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春來鴻雁書千里夜色樓臺雪萬家南粵東吳還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

○朝退同子與望西山霽雪懷南海梁公

實廣陵宗子相

騎省秋來數二毛還將白雪向君樺千峯曙色

白雪樓詩卷之七

十五

開金掌並馬寒光照錦袍空翠欲浮仙閣動晴雲猶傍帝城高初疑大廈梅花發忽憶揚州八月濤

歲晚贈子與

南國鴻書杳不聞相看梅發尚離群天涯薄宦堪知我世上虛名好誤君杪歲西山逢雨雪懷人漢苑見春雲往時載酒楊雄宅諸子談經坐夜分

人日與伯承集子與宅得胡子

新知握手鳳城隅，莫嘆春來滯宦途。萬里風煙人日過，十年江海客星孤。漢宮戴勝傳王母，前北登高愧大夫。曾是舊時行樂處，解貂同醉酒家胡。

○張駕部宅梅花

仙郎雪後建章迴，清夜西堂擁上才。笛裏春愁燕塞滿，梁間月色漢宮來。即看芳樹催顏鬢，莫厭寒花對酒杯。共憶故人江北望，因君罷賦倚徘徊。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六

○宣武門眺望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闕遙臨碣石懸。漢苑春生多雨雪，薊門晴色滿寒烟。五陵佳氣蓬萊外，大漠青山睥睨前。夙昔黃金收駿馬，高臺空在有誰憐。

送范大澈

十載風塵道路難，天涯金盞俗相看。自憐華髮馮唐老，誰問綈袍范叔寒。病起清樽開雨雪，歸來春草徧長安。故人海上悲搖落，擬共秋濤把酒看。

釣竿

葛天山房

少宰山房北海隈，千林窈窕白雲開。倚窗河勢鉤盤出，拂檻秋陰碣石來。魯國諸生紛受易，漢庭多士滿題才。臨流重憶乘槎客，濯足還登萬里臺。

寄子與

薊門春散紫宸班，千里襟懷動客顏。秋到白雲生漢署，雨來寒色滿燕山。仙郎書札遙相憶，傲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七

更風塵且未還。天上即今看舊好，誰憐曼倩謫人間。

寄吳舍人兼呈徐子與

薊門春酒別同袍，念我風塵解佩刀。楚客久無鸚鵡賦，令人殊有鳳凰毛。書來月色漳河滿，北望秋陰漢闕高。行矣舊遊還自愛，偉長今在白雲曹。

寄正叔

十年裘馬向飄零，一郡風塵出漢庭。塞北風煙

春浩浩、薊門山色樹冥冥、懷人西署秋雲白、對  
酒踈燈夜雨青、莫道楊雄長寂寞、桓譚已見太  
玄經、

趙州贈許使君

山雨蕭蕭曙色過、異鄉攜手問蹉跎、豈緣知己  
朝廷少、自是詞臣岳牧多、宋子城高臨太陸、漢  
王臺迥出浮沱、風塵行役君須見、能得花前不  
醉歌、

送熊比部還順慶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

歸去嘉陵江上春、檐帷不復厭風塵、巴山漸出  
雲連楚、劍閣迴看雪照秦、歲晚江湖多病跡、時  
危裘馬倦游人、明光起草君無薄、漢主恩深侍  
從臣、

送申職方還魏縣

山中春色樹漂零、澤畔行吟見獨醒、縱使馮唐  
淹省署、還如汲黯在朝廷、漳河雨雪檐帷黑、大  
漠風塵燧火青、憶爾時危曾抗疏、至今諸將說  
龍庭、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

層樓落日倚蹉跎、明府高軒載酒過、檻外秋陰  
開大陸、簾前樹色散漳河、關門紫氣臨燕趙、風  
雨青山入晉多、我醉欲裁王粲賦、故園戎馬近  
如何、

郡閣懷王徐二比部

曉漏鳴珂謁建章、春風載酒出長楊、詞華並數  
西臺妙、握草同稱大國香、玉樹月明堪自倚、金  
莖秋色坐相望、故人爲郡逢搖落、日夕看雲憶  
帝鄉、

白雲樓詩卷之七

十九

郡齋與吳舍人賦

漢臣春散建章宮、此地相逢嘆轉蓬、落日開樽  
漳水上、清秋擁節太行東、微官愧我潘生拙、作  
賦多君楚調工、朋好即今三署滿、故人猶滯右  
扶風、

送顧天臣還姑蘇

落魄看君旅食年、風塵裘馬竟誰憐、歸吳擬著  
潛夫論、入洛還携贈婦篇、少室夏雲憑檻外、太



河秋色挂帆前，故人為客遙相念。垂老浮名前北天。

郡城樓送明卿二首

西來山色滿城頭，東望漳河入檻流。傲吏歲時頻卧閣，故人風雨一登樓。離王粲逢多病，著作虞卿老自愁。君到長安相問訊，誰憐五月有披裘。

其二

徙倚高樓問索居，故人湖海意何如。樽中十日

白雪樓詩卷之七

二十一

平原酒，油粟三年前。北書大麓夏雲當檻出，石門寒雨過城疎。明朝遠道空相憶，那得仍停使者車。

於郡樓送茂秦之京

把酒高樓眺暮春，孤城落照濁漳濱。自憐白髮常為客，誰道青山不負人。西署詩名千氣象，中原宦跡任風塵。元龍未下當時傲，湖海看君意轉親。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四首

太行山色倚嵒岵，絕頂清秋萬里看。地拆黃河趨碣石，天迴紫塞抱長安。悲風大怒飛泥拆，白日千崖落木寒。向夕振衣來朔雨，關門蕭瑟罷憑欄。

其二

西嶺秋高大陸前，馬陵寒影踏遙天。群峰不斷浮雲色，絕嶂長留落日懸。地險關門衝急峽，山奇削壁掛飛泉。何人更遇青泥板，有客空歌白石篇。

白雪樓詩卷之七

二十一

其三

西來山色照邢襄，北走并州擁大荒。巨麓秋陰沙渺渺，石門寒氣雨蒼蒼。天邊睥睨懸句注，樹杪飛流掛濁漳。搖落故人堪極目，朔風千里白雲翔。

其四

千峯郡閣望嵯峨，此日褰帷按塞過。落木悲風鴻鴈下，白雲秋色太行多。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九河。回首薊門高殺氣，羽林諸將在

橫戈、

答元美病中見寄并示吳舍人

短髮青春照濁醪，因君忽憶廣陵高。  
金莖渴秋色驚看玉樹高，伏枕風塵雙白眼。  
書湖海一綈袍，何人更為憐同病。  
楚客參差長鳳毛。

早春寄元美

薊門霜雪意何如，回首風塵見索居。  
病後五陵春草色，愁中三輔使君書。  
時名轉益潘生拙，世

中書樓詩卷之七

二十二

事能今阮籍，踈最好拂衣。  
江海上故園，戎馬重躊躇。

○登邢臺

郡齋西北有邢臺，落日登臨醉眼開。  
春樹萬家漳水上，白雲千載太行來。  
孤城自老風塵色，傲吏終慙岳牧才。  
便覺舊遊非浪迹，至今鴻鴈門回。

趙州道中憶殷卿

憶爾擔簦出牧年，風塵誰識使君賢。  
政成神雀

猶堪下，興盡冥鴻遂杳然。  
樹色遠浮疎雨外，人家忽斷夕陽前。  
重來此地逢寒食，何處看春不可憐。

○真定邸中重憶殷卿

客舍題詩日已曛，當時此地重離群。  
青樽夜倒渾沈月，紫馬秋嘶大陸雲。  
春色那堪愁裏望，書何意病中聞。  
依然趨府諸年少，不見風流許使君。

邢城西樓

白霄樓詩卷之七

二十三

使君杯酒郡城樓，倚檻高臨落日愁。  
河朔浮雲連巨麓，太行春雪照邢州。  
自憐叔夜常多傲，魚那相如故倦遊。  
畫省少年人所羨，風塵豈亦念淹留。

○郡齋

金虎署中誰大名，我今出守邢州城。  
折腰羞自強人意，白眼堪無宦情。  
世路悠悠幾知己，風塵落落一狂生。  
春來病起少吏事，擬草玄經還未成。

春興

東南殺氣日相縈，重憶先朝海晏年。  
使者自歸沈璧馬，將軍誰起謨猷船。  
旌旗愁動昆明色，大鉞高懸薊北天。  
坐使越裳來白雉，更追驕虜過燕然。

寄劉子成

書札清秋問解攜，郡齋吟眺楚雲低。  
大夫持憲臨諸粵，使者徵兵出五溪。  
白日自流荒徼外，青山不盡夜郎西。  
于今萬里看銅柱，何意中原厭鼓鼙。

懷元美

白雲何處一開尊，山色看君滿薊門。  
落日蕭條迴朔氣，清秋悵蹇向中原。  
舊知太守齊狂士，不佞扶風漢大藩。  
病渴自銜金掌露，將因著賦乞文園。

懷明卿

清秋羽檄薊門城，楚客登臨短髮生。  
已厭風塵多病色，何妨侍從有詩名。  
憐才欲薦雲中守，抗

疏先論海上兵，此日主恩深顧問。  
還如方朔在東京。

懷子相

薊門秋氣動鳴珂，蕭瑟東南海賊過。  
亂後人才掄欲盡，器中啓事草如何。  
裁詩漢署青天色，伏枕燕山落日多。  
豈亦念余經術淺，明年投劾罷京河。

懷子與

登高作賦大夫哉，搖落江南重可哀。  
染翰白雲天目出，振衣秋色太湖來。  
吳中父老紛相難，海上樓船戰不回。  
再入承明君莫厭，薊門猶有故人杯。

懷順甫

西曹群少舊相求，載酒燕山幾壯遊。  
紙筆憑陵迴落日，白雲蕭瑟坐高秋。  
風塵混合中原色，江漢長懸萬里流。  
自是歲星人不識，于今彈蹕守邢州。

懷公實

明光起草自高名，復羨梁鴻出漢京。白日顧瞻  
雙鳳闕，青春卧病五羊城。人間已見新詩滿，海  
上還聞大藥成。應笑舊時同舍客，風塵請郡愧  
平生。

送張肖甫出計閩廣二首

聞道天書出漢宮，君才博望遠相同。少年章奏  
郎官裏，大海樓船使者中。度嶺春陰生白瘴，及  
聞秋色暗青楓。懸知諸將平胡日，聖主先論轉  
鉤功。

白雲樓詩卷之七

其二

司農飛輓七閩開，芻粟如山百粵來。落日中原  
看倚劍，清秋大海傍登臺。三城羽檄單于過，十  
道軍儲使者迴。郎署即今多顧問，誰憐魏尚有  
邊才。

真定道中遇伯承戶曹

滹沱水合大風鳴，馬上寒雲護北征。我自朝天  
稱四岳，君還謁帝入承明。黃金結客樽前盡，白  
髮先春雪裏生。握手不須悲物役，梅花搖落故

園情

○真定大悲閣

高閣峻嶒倚素秋，西山寒影掛城頭。坐來大陸  
當窓盡，不斷滹沱入檻流。下界蒼茫元氣合，諸  
天縹緲白雲愁。使君趨省無多暇，暫爾登臨作  
壯遊。

初至京與元美明卿子與分韻二首

邢州計吏入長安，春色西山雪裏看。天地容吾  
常落魄，風塵對爾一加餐。重來省署青雲隔，不  
散關門紫氣寒。握手依然無長客，可知千載和

白雲樓詩卷之七

二十七

歌難

其二

北風吹折九河水，五馬如龍度李膺。把袂中原  
來氣色，開樽碣石倚憑陵。明堂大集周方岳，列  
郡深慙漢股肱。詞賦祇今吾黨在，將因顧盼一  
先登。

○除夕元美宅

蓬萊佳氣舊霏微，把酒千門朔雪飛。綰綰綈袍

回夜色縱橫絲筆動春暉。何來天地愁相向。自信風塵意不違。漢主明朝還受計。君看五馬賦金歸。

送陳北都使關中

西曹詞賦有陳琳。南去其如草檄心。百粵大雲搖海色。九峰寒雨壯秋陰。將軍盪寇功名薄。使者銜恩日月深。華髮抱淹三輔吏。風塵何處不蕭森。

留別元美輩四子

白雪樓詩卷之七

二十八

華髮西來謁帝遊。風塵莫問使人愁。但看詞賦青雲色。不盡江河白日流。杯酒千山迴大漠。春花五馬入邢州。黃金愧我無經術。歸去冥鴻未可求。

送明卿滴江西

海上風塵未罷兵。如何嚴助厭承明。故人慘淡浮雲色。逐客蕭條白雪情。落日掛帆彭蠡澤。清秋伏枕豫章城。詩篇已側當時目。不必兼傳抗疏名。

○將歸郡。簾元美出使畿內。作此為別。西方千騎至朝宗。使者銜恩下九重。握手白雲生鉅鹿。離心落日滿盧龍。青春上苑還堪醉。我輩中原未可逢。雄劍有神君自愛。莫令風雨暗芙蓉。

○郡齋同元美賦得河字

孤城高枕日蹉跎。使者乘槎自九河。亂後故人京洛少。秋來山色郡齋多。詩名更向風塵起。傲吏還能意氣過。我亦平生難盡興。開樽無奈子猷何。

白雪樓詩卷之七

二十九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其一得秋字

開軒萬里坐高秋。把酒漳河正北流。自愛青山供使者。誰堪華髮帶邢州。浮雲不盡蕭條色。落日遙臨睥睨愁。上國風塵還倚劍。中原我輩更登樓。

其二得寒字

搖落高樓此對君。天涯不復有離群。銜杯大撻來秋色。倚檻邢臺過白雲。樹杪人家漳水出。城

頭風雨太行分。極知今日同王粲。賦就還應都下聞。

與盧次梗登大伾山

河朔風塵萬里看。空亭天外一憑欄。夕陽忽送孤城色。高雪遙臨白馬寒。何處浮雲吞大澤。于時熱氣滿長安。我來欲著浮丘賦。此地因君老鵝冠。

於黎陽送次梗之金陵謁故陸令

蕭條杯酒對銷魂。河朔諸生爾獨存。書上梁王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十

還。寢獄賦成揚子不過門。大江雨雪千帆出。連業風流六代論。雄劔自憐為客意。左驂寧負主人恩。

懷慶道中雪

飛雪長驅使者車。太行愁色滿天涯。虛傳梁苑平臺賦。真作河陽一縣花。流影風前迎劍氣。寒光樹杪澹人家。問津明日知何處。千里西來有漢槎。

崆峒二首

風塵問道欲如何。二月崆峒覽勝過。返照自懸疏隴樹。浮雲忽斷出涇河。長城雪色當峯盡。大漠春陰入塞多。已負清尊尋窈窕。還將孤劍倚嵯峨。

其二

誰道崆峒不壯遊。香爐春雪照涼州。浮雲半插孤峯色。落日長窺大壑愁。萬乘東還靈氣歇。諸天西盡濁涇流。蕭關祇在藤蘿外。客子風塵自白頭。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十一

平涼

春色蕭條白日斜。平涼西北見天涯。唯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欲投萬里封侯筆。愧我談經鬢有華。

寄元美四首

風塵萬里一蕭然。病起相思到各天。忽見南山青草色。還成北海白雲篇。登樓何處逢多暇。開府于今實少年。不是漢庭容汲黯。如君意氣好

維憐

○其二

聞君雨雪到青州。春盡鴻書未可求。莫問彈冠  
千載事。徒令把袂故人愁。浮雲萬里中原色。落  
日孤城大海流。自昔風塵驅使吏。還能伏枕向  
清秋。

其三

紫塞春風散羽書。使君高枕見離居。人間不識  
胡名馬。門下猶傳海大魚。開府少陽還氣色。登  
入白雲樓詩卷之七

望東獄復何如。遙知醉後吳歌發。落日蕭條薄  
望諸。

其四

不盡青山帶落暉。美人何處送將歸。城邊澠水  
寒如酒。馬上浮雲曳作衣。春到他那還健食。時  
危薄宦豈雄飛。自從二子中原別。回首風塵萬  
事違。

上郡二首

高城窈窕四山開。西北浮雲睥睨迴。鼓角疑從

天上落。輶車真自日邊來。防胡尚惜秦人策。射  
石猶傳漢吏才。聞道朝廷思猛士。羽書飛過赫  
連臺。

其三

叱馭何來絕塞遊。獨看山色向新秋。人家漸出  
層崖樹。客路高盤斷壑流。朔氣忽隨風雨至。孤  
城長傍夕陽愁。五原子弟輕烽火。馬上談經半  
白頭。

元美望海見寄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十三

白雲東望十洲開。苦憶玄虛作賦才。大壑秋陰  
生蜃氣。扶桑日色照樓臺。波濤漢使乘槎過。風  
雨秦王策石來。縱有三山何可到。不如相見且  
銜杯。

酬順甫見寄

仙郎春思滿漳河。天上雙魚寄楚歌。自隔青雲  
知已盡。誰言白雪和人多。山城薄曙輶車發。燕  
府先秋羽檄過。磬折路傍君不見。漆園為吏傲  
如何。

杪秋登太華山絕頂四首

華頂蒼茫四望開。正逢蕭瑟氣悲哉。黃河忽墮三峰下。秋色遙從萬里來。北極風塵還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君王傑問仙人掌。願上芙蓉露一杯。

其二

縹緲真標白帝宮。三峰此日為誰雄。蒼龍半樹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十四

其三

太華高臨萬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振衣瀑布青雲濕。倚劍明星白日寒。東走峰陰搖砥柱。西來紫氣屬長安。自憐綵筆驚人在。尺尺天門謁帝難。

其四

徙倚三峰峰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蓮花直撲青天色。玉女常含白雪愁。樹杪雲蘿沙漠氣。岩

前日。暈漢江流。停杯一嘯。千年事不擬人間說。壯遊。

○人日答汝思

濁酒初開栢葉新。醉來高枕任風塵。十年關塞愁中客。此日江湖病裏人。青鏡欲催潘鬢改。綠花空翦漢宮春。即今萬事抽簪外。唯有浮雲傍角巾。

○再寄元美二首

黃金臺館鬱蒼蒼。遊子高秋摠斷腸。萬里浮雲生渤海。千山朔氣壓漁陽。風塵不老江湖色。宮闕新懸日月光。安得與君燕市裏。和歌長在酒人傍。

白雲樓詩卷之十

三十五

○其二

中丞遼海罷登壇。公子紅顏復掛冠。自有綵袍憐范叔。誰從長缺見馮驩。上書北闕風雲壯。灑淚西山雨雪寒。憔悴儘堪知國士。相逢應作少年看。

寄汝思



高秋諸將欲橫行，薊北先開細柳營。萬里旌旗連殺氣，千山鼓角動邊聲。指揮士馬中原合，談笑風塵瀚海清。此日漢軍俱望幸，滿朝應重亞夫名。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春生仙令鵲鵲袍，風雪寒帷擁佩刀。忽憶鳴珂雙闕迥，飄然飛鳥五雲高。朝堂不改燕山色，計吏寧分漢主勞。為政只今多異蹟，須知帝力到秋毫。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十六

題少方伯徐公明月軒三首

傲吏高齋海岱開，長留明月照池臺。白雲湖上秋何處，鴻鴈樽前客自來。寒色玉壺堪徙倚，流光華髮與徘徊。西園諸子俱能賦，獨讓應徐下才。

其二

應憐明月滿長安，永夜憑軒萬里看。秋水乍疑湖外合，白雲猶似署中寒。統枝鳥鵲星霜色，一曲關山道路難。此興庾公曾不淺，南樓參佐幾

人歡。

其三

湖上風流畫省新，堪多明月少紅塵。長懸素魄銜金鏡，不減清光抱玉人。當戶雲生屏自倚，拂牀星動劍相親。看君如在楊雄宅，擲管玄經合有神。

送俞按察之湖廣二首

簷帷十載使君東，開府還當楚地雄。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重瞻執法臨台象，自

白雲樓詩卷之七

三十七

許論文見國工，有客僅能鸚鵡賦。莫令才子嘆漂蓬。

其二

攬轡江湖萬里清，使君三楚舊知名。陽春不是尋常調，明月堪償十五城。行省重臣推掌憲，中原多事盛談兵。遙憐佐吏耽秋色，不淺南樓夜亮情。

送張直卿再遷三楚參政

誰言才子竟漂零，十載功名滿漢庭。前後兩曹

推起草風流百粵譚談經重來方岳分荆楚此  
去江湖識歲星明主賜環今日事武昌楊柳  
幾回青

元美以吳紗見惠作此謝之

西施浣紗江水中下機便入吳王宮憶昔紅顏  
銷白雪凄然素手弄秋風新裁薛荔忽無色更  
集芙蓉應未工知君贈我視縞帶願言不忘披  
裘翁

除夕

白香樓詩卷之七

三十八

夜色蕭條雪滿庭唯應濁酒見漂零開門忽散  
真人氣滄海還高處士星一自依游旌謝客蓬  
因移疾罷傳經春風明日長安道依舊王孫草  
又青

答寄華從龍戶曹

起草當年漢署才毗陵尺素為誰來山中鴻鴈  
三秋色江上浮雲萬里臺摠是風塵淹伏枕空  
將日月老銜杯清時仲蔚非無意謝客蓬蒿更  
不開

○神通寺

相傳精舍明公開千載金牛去不迴初地花間  
露洞壑諸天樹杪出樓臺月高清楚西峯落霜  
淨鉢鐘下界來豈謂投簪能避俗將因卧病白  
雲隈

贈符臺卿李伯承出使東藩二首

漢宮春色照蘭臺符節分曹右掖開司馬長卿  
詞客卓東方曼倩侍臣才海濱城闕浮槎下天  
上風雲擁傳來無那故人常伏枕論詩還為一

白香樓詩卷之七

三十九

衙杯

其二

春風紫禁日朝天帝寵東藩奉使年直省月  
臨三殿出輶車星度九河懸綈袍忽動青雲色  
華髮逾驚白雪篇莫道故人霄漢少如君侍從  
摠堪憐

寄贈漢陽楊明府

方城仙今日為群各把銅章百里分江漢至今  
稱楚望風流何必城諸君東臨黃鶴飛雙鳥西

接蘭臺見五雲早晚主恩誇羽獵滿朝誰不薦  
雄文

○贈李明府督諸廣川奉送 景王之國  
帝寵親王出牧年途迎東道借才賢郎官舊列  
星辰上朱邸新開日月邊千乘旌旂分羽衛九  
河春色謾樓船知君不廢鳴琴興應教選操桂  
樹篇

○和李明府春日馳鸞庭閣之作  
百里弦歌大岱東美人為政後誰同河陽縣東  
花常滿北海樽中酒不空製錦還看成麗句裁  
班忽憶舞春風何妨問後憑雙鳥擬送王喬入  
漢宮

○敬太史正甫至自太山為贈  
明堂天子昔登壇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迫鮪  
三觀動靈輿木散五松寒白雲忽向封中出玉  
牒誰從僊臺看此日滿朝求禪草相如早晚入  
長安

又作此問正甫

上宮春色自何年阿閣神房幾洞天  
三秀草懷中曾擬四愁篇射牛漢蹟今猶在紫  
馬吳門似杳然七十二家論祀典還朝可奏聖  
人前

送吳峻伯之楚

才子風流滿禁林傳經海岱主恩深諸生自  
紀銜魚事千里誰知相馬心王氣日隨江漢轉  
方城春壓洞庭陰憐君宦跡偏形勝四十參藩  
豈帶淫

人自書樓詩卷之七

四十一

送朱大中丞召拜少司空還朝二首

執憲登臺海岱東銜恩入拜少司空長安近指  
迴車日闔闔遙分曳綬風北斗秋高玄武署五  
雲春滿建章宮懸知魚藻歡無極漢主從容問  
畫熊

其二

八月仙槎海上行司空謁帝鳳凰城漢庭經術  
還高第畫省風流自列卿視草星辰堪動色按  
章朝野盡知名况逢麟閣多賢日非復當年折

檻情

送崔中甫入對

才子乘春集帝京，燕山宮闕五雲生。按圖自動  
千金色，射策還高片玉名。清問從容天下事，朝  
廷經畧海方兵。一時得意諸年少，莫學終軍浪  
請纓。

酬朝城張明府和御史中丞蘇丈秋興

見寄

聞君為縣武城傍，花裏絃歌不下堂。佳政日來

太白舊樓詩卷之七

四十二

多薦甄美，名年少滿詞場。揮毫色動郎官宿，拓  
簡光搖御史霜。千載並傳秋興賦，可知潘令在  
河陽。

○送劉侍御歸臺四首

使者乘秋入建章，曉排閭闔侍君王。猶衣忽動  
雲霄色，白簡猶含海岱光。自許風霜知列柏，還  
將諷諫托長楊。大東好袖看如此，况復徵兵事  
朔方。

○其二

才子高名八使中，登車千里競稱雄。西臺入奏  
聞天語，東海陳詩見國風。伏柱久推三楚駿，還  
朝爭識五花驄。極知未盡澄清意，獻納猶堪龍  
漢宮。

其三

蘭臺使者出長安，風俗三齊攬轡看。今日殿中  
玄武仗，須君柱後惠文冠。彈章氣借山河壯，執  
法秋臨節鉞寒。儻值東封陪扈從，舊游偏奉六  
龍歡。

太白舊樓詩卷之七

四十三

○其四

繡斧東來按部年，一時風裁萬人傳。烏臺高傍  
黃圖起，青嶺遙依紫極懸。三殿直聲推許國，九  
河秋色送朝天。正逢宣室齋居日，羨爾持書捧  
御筵。

送謝中丞還蜀二首

微垣法象切三台，御史中丞憲府開。參執廟堂  
刀筆吏，兼提郡國羽林材。煙塵部索臨東夏，節  
鉞朝恩壓外臺。直擬賡平谷明詔，誰知投杼自

天來

其二

元戎幕府檄書成，抱鼓春風遂不鳴。  
東觀齊名推李杜，西臺獨坐見汾清。  
君王更宴中山篋，談笑堪銷渤海兵。  
暫去恐非高卧日，佇看安石起蒼生。

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二首

使者清秋擁漢槎，五雲回首望京華。  
傳經南國推高第，執憲中朝爲世家。  
紫氣欲臨滄海日，白雲長對暮春花。

白雲樓詩卷之七

四十四

絲毫先動赤城霞，還按終帳駐諸公。  
爲報西施剡浦雪，

其二

儒臣本詔外臺居，况復揚波海晏如。  
門下美才收竹箭，月中高士羨桐廬。  
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地書。  
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垂老不曾踈。

羅山甫自晉祖齊見困鹽官誓詣京

師揚家南還遂有此贈

十載青雲跡漸疎，風塵作客意何如。  
服車垂老偏知驥，彈缺從工不爲魚。  
游子千金堪買賦，佳人五色漫裁書。  
江南薊北俱搖落，那得樽前憶故廬。

重送山甫

短髮蕭蕭日影孤，清秋行色又皇都。  
百錢杖底猶懸否，片刺懷中好在無。  
老去它鄉惟藥物，愁來佳句滿江湖。  
只言例從尋常事，不是燕山舊酒徒。

白雲樓詩卷之七

四十五

送何戶曹之金陵

江上層臺繞鳳凰，石城秋色正蒼蒼。  
黃金不厭東南氣，紫闕猶懸日月光。  
帝謂何郎終傳粉，人傳荀令本含香。  
即今起草從容處，轉餉風流海一方。

春夜許使君集送江生過謁李伯華太

常江善鼓琴因句及之

君家綠筆美名齊，客裏瑤琴重解携。  
抱膝自高梁甫調，絕絃空老雁門啼。  
冰開華館三魚集，月

出春城五馬嘶，近報太常深作事。相逢應共醉如泥。

送方山人

紅顏裘馬客京華，十載春風上苑花。忽尔壯懷生海嶽，翛然清興滿煙霞。已拚白髮投詞社，肯惜黃金盡酒家。最是子雲甘寂寞也，因奇字識侯芭。

送許右史之京二首

春林彈禪鳥嚶嚶，花裏聞樽送友生。華髮我堪

白雪樓詩卷之七

四十六

雙別淚，綈袍君自一交情。白雲欲贈湖中色，紫氣遙臨海上城。明日已拚車馬絕，不妨書札報柴荆。

其二

少年車馬日紛紛，老去誰應更識君。酒態美如嵇叔夜，詩才清似沈休文。曳裾忽動梨園雪，飛蓋兼亭鄴下雲。試向樽前看過鴈，春風那不含離群。

夏日藥生過鮑山樓

長白山人本種田，談經半住嵒湖邊。携來滿甕春薇酒，乞得諸生月俸錢。倚檻四高滄海氣，銜杯一望縹雲天。尋常鷄黍休嫌薄，不淺交情二十年。

過吳子玉西山草堂

玉函山色草堂偏，恰有幽人擁膝眠。樹杪徑迴千澗合，窓中天盡四峯連。綠陰款款滿桑籬，月白首重論竹馬年。就此一樽無不可，因君已辦阮家錢。

白雪樓詩卷之七

四十七

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

春山遙上翠微連，忽出藤蘿一徑懸。削壁雲霞開五色，中峰日月隱諸天。浮瀝並結金龕麗，飛甍雙銜石甕圓。莫怪驪珠君已得，寒秋元自有龍眠。

輿轉運諸公登華不注絕頂

中天紫氣抱香鑪，復道金輿落帝都。二水遙分清渚下，一峰深注白雲孤。岱宗風雨通來往，海色樓臺入有無。不是登高能賦客，誰堪灑酒向

平蕪

魏使君過宿鮑山山樓分賦

層樓風雨一登臨把酒重論十載心楚客豈須  
疑白壁鮑山堪自見黃金寨惟上國風雲滿伏  
批中原日月深忽憶明光曾共被那知萍梗到  
于今

○使君重過山樓分賦得空字

使君千騎又從東此日登樓作賦雄樹杪平湖  
元在地簷前疊嶂半浮空煙霞色借雙幡動牛

白雲樓詩卷之七

四十八

斗光搖一劍通自入鹿門常謝客誰能濁酒過  
龐公

和魏使君扶持游太山

中天洪蕩啟天門上帝樓臺拱帝孫五馬並臨  
吳觀重諸峰獨讓夫人尊秦松忽借蒼顏駐海  
日遙銜紫氣也可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  
崑崙

○李伯承謫亳州

十載風流寵漢庭一時才子見漂零便從天上

來真氣縱落人間亦客星肯借陽春迴綠綺自  
愁明月按青萍江湖我輩看猶在差可扁舟問  
獨醒

得元美兄弟書

愛弟何因與太豪逾令四海羨吾曹金莖並擢  
青雲秀玉樹雙銜白雪高江上錦翰排藻疏吳  
門練影散縹緲知君難作池塘夢春色看人引  
濁醪

答元美

白雲樓詩卷之七

四十九

閭閻城上有高臺海色蕭條對酒杯千里驛驢  
堪自老孤飛鴻鵠一何哀秋風忽傍扁舟起明  
月遙含尺素來白雪驚人操不得因君此曲暫  
徘徊

答王敬美進士

江左風流迥自分中間小陸更能文五花欲就  
龍為友千里高飛鵠不群亂去東南無王氣愁  
來西北有浮雲只今年少稱才子屈指詞林已  
到君

謝魏使君題白雲樓

白雲新題照畫閣，絕此對盤桓。楚宮一選  
江天色，郢曲長飛海氣寒。纔夜朱絃，滿自語  
雲綵筆，老相看使君。不是元同調，千載陽春和  
者難。

寄右史

聞君天上聽吹噓，薊北春風滿素書。東壁僅  
分未照何門不可曳，長裾即看投散官逾穩。莫  
笑憐才術太疎，諸子當時堪自見。于今意氣有  
誰如。

寄汝南徐使君

美人爲政有輝光，太守能名讓汝陽。此日單車  
俄罷郡，青春五馬暫還鄉。君才堪自風波老，上  
意元從雨露長。篋裏謗書休苦問，恐令年少識  
行藏。

○吳使君自建寧移邵武

十載徘徊侍從群，銅符更向七閩分。且疑落鰓  
終遷客，也自風流一使君。五馬忽驚龍渚氣，雙

幡猶畫慢事雲。已知才子官難起，無那吳郎雅  
好文。

南樓

南樓暇日坐崢嶸，白髮從他出裏生。海近雲霞  
常繞力，山迴風雨動連城。綵毫一散中原色，濁  
酒偏含我輩情。千載陽春須此調，少年休說是  
虛名。

白雲樓

伏枕空林積雨開，旋因起色一登臺。大清河抱  
孤城轉，長白山遶近。迴無那愁生成，懶慢可  
知陶令賦歸來。何人定解浮雲意，片影漂搖落  
酒杯。

抄秋同右史南山眺望二首

青樽何處不蹉跎，白髮相看一醉歌。坐久鏡中  
懸片華，望東城上出雙河。杉松半壁浮雲滿，砧  
杵千家落照多。縱使平臺秋更好，故人猶恐未  
同過。

○其二



回首飛鴻碣石標。清霜處處錦林凋。層岩倒映  
平湖淨。積翠斜連粉堞遙。四海交游空老大。一  
時賓客更蕭條。病來苦愛觀濤賦。不分梁園此  
見招。

白雪樓詩集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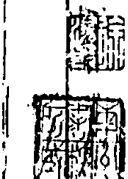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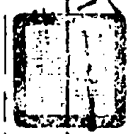
入白雪樓詩集卷之七

五



白雪樓詩集卷之八

五言排律



送固始申明府還縣

百里絃歌邑。春風獨在茲。旋歸瞻日遠。留借見  
天私。復送仙鳧去。言趨竹馬期。渡河驚月早。行  
縣麥秋遲。楚國先賢傳。梁園上客詞。知君才不  
忝。遙以慰相思。

送李太守之東昌

諸侯辭北極。千騎向東方。十稱天府風煙接。  
帝鄉地形來海岱。漕輓自徐揚。春滿絃歌邑。花  
明太守章。射書延上客。照乘得高唐。旆息解刀  
劍。人和下鳳凰。軒帷寨雨雪。郡閣卧星霜。治行  
無經術。諸曹借寵光。

送宋守少府之蒲城

別離有楊柳。折贈擬琅玕。古道千人失。時才一  
尉難。清秋開少府。紫氣指長安。梅福稱仙伴。蒲  
城得吏歡。河聲公檄靜。嶽色訟庭寒。鴻鴈雲中  
出。芙蓉月下看。三秦至豪傑。兩漢數衣冠。馮翊

今遺邑何輕佐幕官

○答謝生盤山詩

愛爾躋攀處寄踪滿報章山盤元氣出寺抱翠微藏拂石搖天影披花帶雨香千峯回白首萬壑步清霜鼓角開榆墮旌旗塞草長陰風來大漠秋日下漁陽海色秦城外邊聲漢苑旁飲因臨望代遂得紀金湯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

醜虜休南牧朝廷議北征惺中新授律天下大徵兵使者持符出君惟抗疏名黃金秋突元白羽日縱橫嶽雪三花秀河水萬馬行將軍邊劇孟公子得侯贏屠販多豪傑風塵鬱戰爭有時皆左袒無役不先鳴寧久燕山戍終期瀚海清過梁投賦筆更爲請長纓

送林章之郎中識嶽南海

舊識于公傳新知陸賈才漢章雙鳳下越郡五羊開旌節看山駐棲船截海來長安天北望使者日南回訟府藩堪掛刑書竹可裁明珠滿合

浦應照不然灰

送祠部莫郎中貴州提學

薊門一相送楊柳未堪攀亦是文章地寧虛供奉班西南天欲盡羌笮日多艱鼓棹過三楚傳經到百蠻春雲蒸赤水秋雨瘴青山早就中和頌諸生憶漢關

題歐職方鵝山泉高齋

聞君讀書處乃在薊山阿水色開窓檻泉聲散薜蘿濯纓秋雨至把釣夕陽多白壁澆田出寒汎沒羽過風塵無燕息賓客有羊何一自從王事空為勞者歌

集元美宅送汝思吳峻伯袁履善三比

部

別賦吾能作還銷客子魂上林又黃鳥何處此青樽帝舍徵兵日人銜祝網恩星榆散使者春草待王孫于役分江徼相思共薊門風塵異南北莫向鴈書論

○賦得邊馬有歸心

飛將驅天虜，乘秋踏大荒。三軍呼驃騎，一戰蹶名王。急難才堪老，橫行勢可當。嘶聲悲漢月，顧影淨胡霜。撫轡陰山上，鳴鑼瀚海旁。何如春草色，踐蹠向長楊。

○得殿卿書兼寄張簡秀才

久客踈歸計，吾徒足醉眠。風塵猶逆旅，服食豈神仙。老母須微祿，郎官亦冗員。時名非我意，詩句衆人傳。難肋堪誰棄，蛾眉幸自全。羈情驚歲晚，法署向秋懸。竊笑吹竿輩，深慙抱甕賢。青雲

白雲樓詩卷之八

四

浮世外，白服貴，游前流，俗終違，性佯狂，始入玄。所甘才太拙，敢望病和憐。寄字存加飯，興言問着鞭。支離如昨日，飛動與當年。直覲亡胡虜，殷憂切御筵。逐臣收佩玦，大將與兵權。報主謀安出，和戎議已偏。乘輿空汗血，錦綉被腥羶。惟慙今何事，京師未晏然。乾坤多壘後，仕宦畏途邊。海岱生瑤草，朋從拾紫烟。伊余方物役，回首劇門天。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

祖席陳瓜果，征衣理薜蘿。雲邊看露掌，花裏出星河。仙吏揮金碗，佳入罷錦梭。新知天上少，秀句鄴中多。踈拙時名棄，歡娛病騎過。秋風吹鬢髮，落日渡津沱。七首荆卿贈，刀頭桂客歌。明年見牛女，能不憶羊何。

○碧雲寺

飛塔標龍藏，長橋柱虎溪。五王開壯麗，二梵樹菩提。淨土黃金布，香臺碧玉輝。經過初地變，徙倚上方迷。杖底籠清磬，崖間散御題。屢疑窮紺宇，復道出丹梯。天樂遙來近，祇林日下低。水流僧舍下，雲起佛堂西。深愧雕蟲技，難同怖鶴棲。慈燈懸廣劫，處處得摩尼。

白雲樓詩卷之八

五

香山寺

往時占紫氣，馬上看香鑪。不是尋幽到，其如發興孤。迴標臨北極，秀色攬西湖。樹杪諸天出，塔前衆壑起。花臺驀地起，風鐸蔽簷呼。月抱蟾蜍石，星搖舍利珠。玉毫侵瀑水，金相湧浮屠。妙偈傳從竺，高僧至自胡。法輪皆帝力，下界復神都。

行幸當年事人王握大符

經華嚴廢寺爲厲火所燒

醜虜殊猖獗諸僧坐播遷無方起寂滅有地入  
烽烟境壞秋原上門空暮雨邊虛聞金作葉真  
見火生蓮星影凝雲光學蓋懸焚身香篆  
泣照鉢燭龍然莫辨沉灰劫猶傳冥酒天至余  
餘淨土不復一燈傳

○人自同元美子與公實集子相宅得寒

字

自書詩卷之六

六

年華開此宴春色又長安得日人相勞披雲客  
共歡貼屏皆錄勝佐酒尚幸盤北鴈先花發西  
山過雪看文章投壁盡心事斷金寒不但蕭朱  
輩論交自古難

初春四首

物色看如昨愁時獨不醒春陰含雨白日氣宿  
霾青國士紆三表王師壓二庭獻俘當祖社制  
勝本朝廷使者行飛輓將軍議勒銘誰憐劉子  
駿心事有傳經

其二

橫海樓船下平胡羽檄飛五雲高王氣三殿敞  
春暉卜相敷文命徵兵出武威風塵終混合日  
月此瞻依薄宦無工拙浮名有是非陸沈吾豈  
敢疎嬾世人違

其三

使者歸朝疏將軍捕虜才乾坤百越震烽燧九  
邊來國步艱難過天顏駘蕩開紫宮春窈窕華  
省日徘徊白石飯牛客黃金圖駿臺終看成遇  
合未可怨無媒

自書詩卷之八

七

其四

蘭北看春色羈情坐鬱然官猶膠柱在名豈盪  
竿傳汨沒終何事文章自有權薄遊多難後知  
已衆人前踈拙容高枕風雲讓着鞭客朝安用  
解執戟至今憐

○五日同子相遊天寧寺

四海攜名士彌天得上方綵絲還令節白馬自  
開扉揮拂靈花裏難經祇樹傍燈輪侵月出塔

影入雲藏淨土修幽事清齋復妙香幻知看綬  
見靜欲厭詞章薜荔來風雨杉松接渺茫人間  
空競渡未解問慈航

立春日子與

舊游離別盡病客尚文園此地看春色唯君大  
雅存揮毫當北斗握手向中原風昔為郎意平  
生知己恩紫氣臨燕塞青山擁薊門豫愁分袂  
日花裏倒芳樽

燕京篇

白雲樓詩卷之八

燕京豪俠地杯酒為君陳雙闕西山下諸陵北  
海濱薊門行雨雪黍谷變陽春騶衍初臨碣荆  
軻故入秦黃金來駿馬白壁售佳人定鼎還先  
帝千年正紫宸

哭陶侍御

伏柱稱仙吏彈冠即謫臣逢時隨八彥挽轡獨  
東還抗疏惟安漢危言屢借秦龍光回造化正  
色上星辰夢已摧高真穴井批逆鱗孤臺遙向  
夜五柳黯傷春白鶴還來客青鸞豈避人朝廷

存折檻道路指埋輪擎隼才何健神羊氣不馴  
分陰空自惜浮世轉難陳風裁登車罷霜華掛  
劍新群鳥哀就老列栢采為新鸞鶴匡君意飄  
飄出使身廬山彭澤外落日九江濱

哭公實六首

逝矣梁公實清時隱漢關扁舟浮大海健筆誌  
名山豈悟風流盡猶言洗沐還文章憎白髮服  
食誤紅顏禪草來天上玄經出世間縱為華表  
鶴羽翮已難攀

白雲樓詩卷之八

其二

客有燕山至傳君喪海隅含香情不厭辟穀事  
還迂詞翰家長技經綸國大儒天心曾爾輩雪  
涕自吾徒精氣乘朱鳥浮生過白駒所悲無舊  
物此道失前驅

其三

實流其爾崇單闕乃為灾偃蹇非關病文章未  
盡才他人紛項領之子渺塵埃白日中原墮高  
秋大海迴自逢雙鶴至誰叱五羊來欲掛延陵

劍風雷不可開

其四

一虛郎署問竟看帝鄉期此日名堪定千秋事  
可知賦寧為異物人已不同時白君應妬還  
丹我自疑索裝高叶盡推結舊遊悲坐識藏舟  
理行令荷鍾隨

其五

從此微言絕何當大夢醒人間矜意氣地下關  
精靈虛室還生白遺編竟殺青浮名沅景過夫  
子望秋零同舍悲離索投詩哭蒼冥山陽風雨  
夜隣笛地地聽

其六

嶺南秋慘淡海上日蕭森不王衣冠氣云亡雅  
頌音操斤臣贊少題柱主恩深此物何陵替斯  
人乃陸沈衆方疲道路爾歎久山林所以生腐  
贈終難託素心

郡齋同元美賦得高字

風塵如昨日千里得同袍秋色隨佳句浮名避

濁醪故人滄海遠使者白雲高小郡常懸榻君  
家自佩刀飛揚鞭耳約慘淡簿書勞別後看多  
士元龍未似豪

宿華頂王井樓二首

王井通溟海朱樓冠削成夜傳潮汐到樓斗  
牛平虎魄侵燈出蓮花傍枕生拂盞雲髮暗映  
掌月珠明犯座人間象浮槎世上情不悉更漏  
絕石鼓自能鳴

其二

不寐芙蓉冷幽棲薜荔驚靈胡秋蟲鼠毛女夜  
妖精暗穴龍蛇走深林虎豹耕星連碁石布雨  
共洗盆傾霜絕千尋鎖風邀五舌笙豈因臨帝  
座呼吸變陰晴

冬日王給事出示許中丞苦熱詩卷

最秀中丞句尤奇苦熱篇開函迴白雪展卷失  
寒天硯石猶堪礪壺冰豈自堅蠹魚冬不蟄螢  
火夜應然才是洪鍾縱名將汗簡傳歌來採絲  
翁寫罷撒青氍藻筆還生色雲箋更雜烟五言

如挾纊一字解纏綿病暍南風後魂銷大雅前  
霜臺三十載就日片心懸

和殷卿咏梅篇

忽報探梅句深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  
江天影落青樽裏花生綵筆前新妝素練白  
雪洒繁絃南國書堪寄春風病獨憐更慚清思  
減不及兔園篇

七言排律

○郡齋同元美賦得明字

白雲樓詩卷之八

十二

落日千山短髮明蕭條轉見故人情時危小郡  
微求少秋到高齋卧理清豈謂文章妨遇合深  
知偃蹇負平生論心對我杯中物握手看他世  
上名遂使浮雲愁大陸何來二子在孤城風塵  
如此仍為守愧爾新詩滿帝京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五陵佳氣薊門東此地車書四海同葉令遠為  
朝會使漢家新起建章宮君王受計當天月  
朔香衣出禁中臺史莫疑鳧屨至都人已識馬

能工三齊郡國推高第百里絃歌播大風清問  
即求封禪草好因文似薦揚雄

白雲樓詩集卷之八

白雲樓詩卷之八

十三

白雪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絕句

寄殿卿

一作山中客蓬蒿自滿廬舊將誰獨往新著復何書

別意

朝來送歸客復此長河湄立馬折楊柳已無前日枝

山中

白雪樓詩卷之九

君去何時歸山中春草夕莫將白雲廬不及紅

塵陌

贈元美

共擬懷人作先成幼婦篇微音知者少佳句法誰傳

寄題宗秀才茂登池亭二首

笑此杯中物從他世上名黃金結客盡誰識濟

南生

窓中采蓮舟落日菱歌起坐見浣沙人紅顏照

秋水

渡易水贈伯承

七首腰間鳴蕭蕭北風起平生壯士心可以照寒水

郡齋同元美賦得饒字

三載邢州客看人道路傍風塵君自見誰愛樓與狂

酬郭子坤感懷四首

懷壁如明月連城未肯開君王終見賞且為守

白雪樓詩卷之九

蘭臺

若問浮生事風塵病裏過開樽看漸少伏枕似還多

何來雙鬢雪五月鏡中寒便欲煩君鉅蕭蕭不可看

不須婚嫁畢始作尚平遊五嶽年年在浮雲處虞愁

戲呈子坤三首

聞君携愛妾辛苦事求仙自繡浮丘鶴長齋子



晉前

家有秦臺女青雲路不遙但愁明月夜天上喚吹簫

丹甌幾時開妝成倚鏡臺不須嘆竊藥本自月中來

病中贈殷卿二首

年來殊不病那得似維摩玄度談名理支公奈爾何

王毛掇金杵誰知擣藥年豈應天上住不有病

白雲樓詩卷之九

三

神仙

冬日四首

熊梓江湖上行吟雨雪寒不逢漁父問誰作楚

臣看

日澹平陵城寒高華不注北風湖上來雪片大

如鷺

客來堪自見酒盡且須酤不是南山色貧家一

事無

風雪不出門苦吟何時已沽酒坡中還先生擁

褐起

立春二首

絲花可憐色為報漢宮春今日文園客依然四壁貧

駘蕩還春色蕭條亦世情不然三徑裏豈愛蔭

元卿

漫成二首

有酒但須飲無世不可避方其潦倒時何與傍人事

白雲樓詩卷之九

四

翟公既罷官人棄理亦賤殷勤莫署門交情不

必見

桃花嶺

一度桃花嶺煙霞處處新縱迷源上路猶似武陵人

陵人

丁香灣

平潭澹不沉寒影群峯集斜陽一以照彩翠忽

堪拾

春日自戲

自從移疾後誰謂主恩疎每及山林士天顏滿  
薦書

殿卿示樂府序小詩報謝

知音千載事君適賞心同從此三都賦人傳左  
太冲

白雪樓詩集卷之九

八白雪樓詩卷之九

五

白雪樓詩集卷之十

七言絕句

遊仙曲

一聽黃竹駕歌鐘人醉春臺十二重琪樹花開  
巢孔雀飛池水煖出芙蓉

寄龔翁

白雲潮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君在幾峯  
秋色適何人共結薜蘿衣

惆悵詞

八白雪樓詩卷之十

休將翡翠綰金針不折芙蓉綴玉簪誰見雲中  
雙比翼空傳月下兩同心

送殿卿

莫辭杯酒薊門春匹馬明朝客路新陌上少年  
君自見相逢誰是眼中人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五首

洲邊戍士題鸚鵡坡上公孫擁驢驢到日夏雲  
生七澤愁時秋色滿三湘

馬上春風白接羅花開應醉習家池鹿門耆舊

何人在今日襄陽異昔時

漢江春水竟陵東江樹蒼蒼繞沛宮父老只今猶望幸君王按劍顧雲中

洞庭仙使日相乘君自扁舟似李膺江雨茫茫江草徧不知何處是巴陵

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峯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

與元美集李郎中賦示謝生

仙郎歌動白雲秋酒滿金樽月滿樓借問西園

人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

飛蓋客座中誰不似應劉

送吳郎中謫獄江西三首

春風躍馬出長安送別江南路渺漫共說豐城龍劍氣到時還向獄中看

廬山北望楚天分君去揚帆入絳雲草色秋迷彭蠡澤不知何處弔番君

三十三峯淦水陰中藏玉筍白雲深自從歸去神仙尉秋草茫茫不可尋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五首

翩翩白馬度秋風共醉胡姬酒肆中舞劍吹笳歌出塞送君朝發薊門東

落日銜杯薊北秋片心堪贈有吳鉤青山明月長相憶白草寒雲迥自愁

風色蕭蕭易水寒荊卿七首入長安憐君更向江南去此地何人意氣看

青楓搖落氣悲哉客有將歸張翰才東望三吳秋色裏掛天帆影大江來

碧天無盡白雲孤到日扁舟落五湖不見薊門秋草色愁心明月滿姑蘇

人白雲樓詩卷之十

三

雪後憶元美

雪後千門月色開故人遙憶子猷回鏡他已盡山陰興半夜還須載酒來

送子相歸廣陵七首

茂陵消渴卧詞臣搖落秋風白髮新漢主豈無金掌露馬卿元是倦遊人

相逢杯酒薊門關腰下并刀明月環開匣贈君當落日能令秋色滿燕山

少年裘馬結交場壯歲功名竹帛光海內昔

看意氣人間白雪見文章

薊北青山照別巵請君聽我秋風辭揚州十月

梅花發江上春光好贈誰

白雲無盡楚天寒鴻鴈蕭蕭楓樹丹揚子月明

愁裏度蕪城雨色夢中看

廣陵秋色雨中開繫馬青楓江上臺落日千枝

低不度驚濤一片雪山來

廣陵城上秋瀟瀟濤聲欲來風色驕聞道疏天

白雲樓詩卷之十

四

三百里不知何似浙江潮

再別子與四首

徐卿寵送酒如河半醉當筵楚調歌握手燕山

春草色絨書西省白雲多

馬上垂楊綰別愁樽前斜日爲相留明朝何處

風塵更回首青雲是舊遊

薊門山色雨中開三月漁陽春水來愁殺故人

看錦字白雲秋樹滿燕臺

知君起草建章宮每見徵書問畫熊在昔漢臣

多願郎黃金先賜右扶風

別吳舍人三首

舍人書札五雲開應笑風塵減吏才池上鳳凰

今不見何因得下郡城來

檐帷明日罷朝天擬向風塵避少年君自楚人

諳故事于今白雪有誰傳

薊門春色送歸愁楚客思家屬倦遊借問何人

賦搖落白雲依舊洞庭秋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五

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馬上白雲

隨漢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漢兵圍合左賢王吹角千山夜有霜君試孤奴

城上聽豈堪秋色滿漁陽

西出君庸大漠開胡塵遙暗白登臺愁看塞上

蕭條色落日秋風萬里來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

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

別子與子相明卿元美四首

青雲如舊滿燕關病容風塵且自還到日郡齋  
春酒熟城頭何限太行山

使君千騎自東方回首春雲五鳳凰此日主恩  
曾下淺還容長孺卧淮陽

槐為風塵去住難黃金臺上醉相看儵然落日  
離歌起忽爾燕山白雪寒

莫道休官意不真三年為郡苦風塵青雲縱有  
憐才客白眼終非解事人

於郡城送明卿之江西四首

人自書樓詩卷下

六

江上青山滿謫居還家莫戀武昌魚君王日下  
求賢詔憶爾還開諫獵書

青楓颯颯雨淒淒秋色遙看入楚迷誰向孤舟  
憐逐客白雲相送大江西

長安二月絳垂楊為爾踟躕五驢驢今日故人  
投轄地况逢山色滿邢襄

高齋秋色滿西山梅福當年此抱關君到豫章  
勞問訊漢家遷客幾人還

郡齋同元美賦得橋字

山色秋停使者輶孤城何處不蕭條請看襄子  
宮前水依舊東流豫讓橋

懷元美

瑯琊山上越王臺秋色高臨海色開莫向中原  
看落日浮雲萬里為君來

懷明卿

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卧不須  
窺石鏡秋風憔悴侍臣顏

懷子相

越王城上點銷魂萬里秋風動薊門君自平生  
稱國士南遷豈負信陵恩

懷子與

青山忽送七閩秋大海遙連百粵流落日孤城  
風雨合寨惟何處不堪愁

寄伯承

才子含香滿玉墀仙郎賦就幾人知只今西望  
空相憶揚馬風流自一時

寄茂秦

誰惜虞卿老去貧平原食客一時新懷中白壁  
如明月何處還投按劍人

寄順甫

江漢秋風萬里生浮雲不見鄂王城于今楚調  
無人和憶爾還高白雪情

寄余德甫

使者銜恩入楚天秋風吹動豫章船孤帆遙掛  
浮雲色而望長江落日邊

答殷卿

入白雲詩卷之十

扁舟歸去五湖春愁見紅顏掌上新明月自開  
歌舞地秋風憔悴捧心人

答元美

蕭條鸚鵡賦初成偃蹇當年一櫓生屈指中原  
餘子盡非君誰見孔融名

汝思見過林亭二首

五柳陰陰逼酒青一杯須見故人情明朝馬上  
聽黃鳥不似樽前喚友聲

自買南山種秫田幾回留客甕頭眠與君今日

拚沈醉莫笑陶家乏酒錢

五日與殷卿遊北渚二首

青樽盡舫惜湖濱風俗遙傳楚逐臣潦倒只今  
君自見那能長作獨醒人

五月五日榴花杯故園故人北渚來君今不飲  
紅顏去那有長絲繫得回

酬殷卿長史夏日過飲四首

蕭蕭風雨北堂寒客似高陽復罷官君但能來  
長夜飲不妨人作酒徒看

入白雲詩卷之十

本

故人深愧子雲才風雨茅廬晝不開寂寞已甘  
車馬絕君今載酒為誰來

白雲湖上華陽山那得相看不醉還明日蓬蒿  
三徑沒誰憐長史在人間

美酒新開琥珀光還堪潦倒故人傍已拚十日  
平原飲怕爾能飛五月霜

九日同殷卿登南山四首

滿天鴻鴈雨紛紛濁酒黃花把向君莫道龍山  
高會後風流今少五參軍

茱萸美酒玉壺殷此日逢君一醉還愁見孤城  
秋色裏不知風雨遍空山

處處登高白髮新年年陶令罷官貧蕭條豈少  
東籬菊不見當時送酒人

黃花蕭瑟雨中寒搖落東林木葉丹不是故人  
能載酒祇今秋色好誰看

秋日東村偶題二首

西風蕭瑟病相如高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  
多變態還將秋色到茅廬

人自雪樓詩卷下

卷十

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  
情知縱酒非生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九月八日東村送元美

濁酒枯魚自不貧黃花況復席邊新  
明朝縱及龍山會那得長逢落帽人

和答殿卿冬日招飲田間二首

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  
城中年少空相慕說著高陽慙不知

白雲湖上北風寒茅屋蕭條兩鵝冠  
我自能憐

華不注推窓君試雪中看

寄慰元美二首

幕府千山薊北青朗陵賓客夜充庭  
即今無恙荀文若著膝猶堪當一星

少婦紅妝玉筋寒清秋銀燭對闌干  
無情最是它鄉月不就仙郎掌上看

王中丞破胡濙防凱歌四章

匈奴十萬寇遼陽漢將飛來入戰場  
直取單于歸闕下論功那更數名王

人自雪樓詩卷下

卷一

萬里橫行大破胡沙場西北漢軍孤  
不因驃騎能深入知有陰山瀚海無

再領樓船護海濱三持節戲掃胡塵  
怪來長得君王寵自是麒麟閣上人

中丞萬馬下榆關拂海旌旗破虜還  
幕府秋陰連殺氣散為風雨暗燕山

春日聞明卿之京為寄

十載浮雲傍逐臣歸來不改漢宮春  
摩挲金馬宮門外誰識當時諫獵人

寄懷元美

塞北江南萬里長  
各天兄弟正相望  
誰將匹練吳門色  
哭作燕山五月霜

仲鳴蒲桃

萬顆蒲桃照玉盤  
西施乳滴露華寒  
故人更比相如渴  
不向金莖夜夜看

寄元美七首

薊門城上月婆娑  
玉笛誰為出塞歌  
君自客中聽不得  
秋風吹落小黃河

自書樓詩卷之十

十一

白雲何處不漫漫  
欲寄綈袍前北塞  
依舊西山秋色裏  
知君此日轉愁看

匣裏龍泉北斗文  
携來燕趙客如雲  
自言此劍千金買  
不是窮交不借君

聞道紅顏鏡裏新  
還堪客子鬪青春  
秋來縱帶風塵色  
猶似行吟澤畔人

江南風雨夢扁舟  
前北燕花傍酒樓  
無那故人搖落盡  
教君何處不悲秋

落魄相看逐客情  
風流又似棄繻生  
路傍年少

從他問不必停車說姓名

漁陽烽火暗西山  
一片征鴻海上還  
多少胡笳吹不轉  
秋風先入薊門關

重寄元美三首

十載交遊滿帝都  
五陵年少避呼盧  
只今惟有張公子  
匹馬時時過酒徒

南冠君子繫京華  
秋色傷心廣柳車  
此地由來多俠客  
不知誰是魯朱家

北斗闌干南斗低  
啼烏三匝鳳城棲  
萬年枝上秋風起  
飛入中丞署裏啼

自書樓詩卷之十

十三

哭子相四首

故園秋色廣陵間  
閩海悠悠自不還  
縱使蕪城愁易老  
那能長客武夷山

清秋不盡客依依  
夢裏關天掛劍歸  
莫向延平津口度  
恐驚風雨二龍飛

楊子江寒月影孤  
秋風吹落射陽湖  
故人歌罷臨江淚  
湖上明珠竟有無

大江千里日滔滔  
秋色遙看入夢勞  
莫道故人



枚叔少悲君已厭廣陵漣

答潘潤夫病中見贈二首

高秋伏枕峭湖濱  
憔悴誰憐似楚臣  
怪爾紅顏青鏡裏  
潘郎本自玉為人

湖上青山對濁醪  
故人遙望白雲高  
愁中那得無秋興  
賦就看君已二毛

張明府見惠榴柿二首

牀頭春酒百花香  
醉裏誰知柿子黃  
想道故人消渴久  
秋來為摘滿林霜

白雲樓詩卷之十

十四

誰遣明珠掌上來  
秋風吹籠石榴開  
若非金谷園中樹  
定是河陽縣裏栽

湧泉庵

錦陽川上女僧家  
紅樹蕭蕭白日斜  
弟子如雲人不見  
可憐秋老上蓮花

輓王中丞八首

王忠三遺謨  
三邊驃騎功名城  
虜年不謂漢軍能  
失利猶堪起冢象祁連

司馬臺前列柏高  
風雲猶自夾旌旄  
旖旎不是

君王意莫作胥山萬里濤

旌旗海上似雲屯  
大將登壇國士恩  
白馬只今成過隙  
千秋匹練曳吳門

鐵馬蕭蕭日色黃  
邊聲殺氣滿漁陽  
誰知一夜旌竿折  
搖落中丞柏上霜

三月漁陽大出師  
君王按劍捷書遲  
鼓聲不為將軍起  
豈獨封侯是數奇

莫道江南夢裏遙  
白楊明日便蕭蕭  
門人盡愛傷春句  
不擬招魂與大招

白雲樓詩卷之十

十五

昨夜烽烟海上青  
猶聞麾下取龍庭  
一時雄劍無精彩  
遙指燕山落將星

幕府高臨碣石間  
薊門丹旆重裴徊  
沙場入夜多風雨  
人見親提鐵騎來

別元美二首

北風吹鴈鴈群呼  
泗水西流白日徂  
不見浮雲千里色  
知它何處是姑蘇

白雲愁色滿吳門  
疋馬孤舟不可論  
一自河梁携手後  
至今猶有未銷魂

戲贈張茂才二首

自愛花枝掌上紅  
蛾眉如月綰春風  
須知粉黛隨時變  
多恐張郎畫未工

張郎新製合歡金  
醉擁紅顏燭影深  
別有洞房雙玉妾  
妾吹簫自和白頭吟

送徐汝思四首

天涯明日故人疎  
莫向樽前嘆謫居  
最是孤臣偏雨露  
君王不問篋中書

漁陽幾載傍胡塵  
此日驅歌濟水濱  
白首談兵

白雲樓詩卷之十

十六

君自見何須更問  
請纓人

青樽華髮對銷魂  
匹馬孤城日色昏  
愛客更為長缺引  
一時回首孟嘗門

主恩千騎入防秋  
幕府遙臨上谷愁  
今日故園遷客淚  
誰知不是為封侯

和許右史秋日王函觀觀伎二首

瑤臺十二玉闌干  
月出名花映掌寒  
自是仙人君不信  
只今誰得醉中看

青鳥翩翩錦字通  
玉簫秋冷玉函宮  
情知洞裏

如花女共指風流  
許侍中

秋日許郭殷見枉鮑山山莊

玉臺春酒石榴殷  
此日山中林見往  
還堪是樽前幾知已  
那能不愛叔牙山

與三君登樓

誰憐王粲懶登樓  
病起漳南對客秋  
自喜賦成多麗句  
因知座上有曹劉

和許右史初度村興之作

一瓢春酒望青天  
誰識箕山武仲賢  
我亦潁陽

飲牛客猶堪擊壤  
共老年

九日示殷卿

林頭濁酒浸黃花  
門外蕭蕭五柳斜  
此日登高人盡醉  
誰知秋色在陶家

山中簡許郭二首

山中酒熟住山中  
早晚羊何詣謝公  
莫道白雲

飛日在及看秋色  
向丹楓

金牛谷裏樹蒼蒼  
一八千峰但夕陽  
浪跡莫愁難問訊  
題詩多在朗公房

送子與五首

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豈意故人  
搖落後逢君五馬入長安

十年高卧白雲寒頗借新知錦字看不是眼中  
人漸少那能相憶使君灘

澹帷何處傍風塵握手江湖白髮新此去更沽  
燕市酒不知誰作和歌人

中原北望九河分太守揚帆入五雲莫按腰間  
鹿盧劍明珠今日便投君

人自霄樓詩卷之十

宋

王帛徵賢謁建章穎川軒蓋有輝光君恩儻許  
留京兆不必重來下鳳凰

殷卿別業二首

負郭田荒勸客耕隣家酒熟任逢迎只今何異  
吳門卒枉殺梁鴻變姓名

林頭詩草日生塵架上長梧嬾着身自許開門  
無一事春來擬作緯蕭人

觀獵二首

胡鷹掣鏃北風迴草盡平原使馬開臂上角子

如却月當場意氣射生來

十月霜清紫兔肥浮雲不競鐵鵄飛半酣驅逐  
諸年少盼子城東看打圍

酬許右史九日小山見贈四首

南山秋色照東籬又是陶家載酒期彭澤罷來  
無俗客何妨不許白衣知

我愛淮王上客賢小山那在鵲湖邊開尊共泛  
金花酒散帙同吟桂樹篇

人自霄樓詩卷之十

十九

生雙鬢更折茱萸揜向君  
湖上青山遠郭斜翠微深處半人家誰知不解

登臨苦醉殺猶堪藉菊花

過劉簿山齋

萬壑千山入戶重秋來三徑少人蹤不知君在  
蓮花府得似芙蓉第幾峰

宿林泉觀

盥漱焚香坐翠微煙霞猶在芡荷衣惟來不作  
人間夢一夜寒泉拂牖飛

寄謝茂秦

老去長裾滿淚痕，秋風又曳向何門？可知十載龍陽恨，不道前魚亦主恩。

東村同殷卿送子坤赴選三首

青雲明日羨翻飛，應念陶家獨掩扉。君最往還知五柳，何曾送客解依依。

短褐憐君久遠遊，如今白壁好誰酬。座中楚客曾三獻，幾說連城決出流。

老去看花上苑春，憐君不厭草堂貧。預知疎鶴

小東樓詩卷下

愁無主，更屬南隣卧病人。

寄元美四首

楚客龍泉照雪霜，曾携上國獻君王。奈何一閉

豐城後，紫氣空干北斗長。

憑將白雪寫朱絲，揔是人間此調悲。縱使霓裳

君莫管，古來能得幾鍾期。

自握明珠掌上愁，夜來寒色動隋侯。可知按劍

人相視，任是銜恩未可投。

樞下長風萬里生，誰憐汗血老無成。若教一奉

瑤池御八駿，如雲不敢鳴。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四首

山中伏枕白雲天，江上新詩錦字傳。轉向故人

三致意，君家兄弟有誰憐。

博物張華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

豐城劍，已識雲間陸士龍。

十載論文畫省開，君家二妙日趨陪。那因見和

池塘句，始羨風流小謝才。

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中原莫恨

小東樓詩卷下

論交少，海內今無驃騎名。

汝寧徐使君十首

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長在景夷臺。已知千載

無枚叔，誰愛風流漢署才。

使君為政雜風騷，遠郡青山照彩毫。不是賦成

相倡和，那須更署范功曹。

天子分符漢省郎，風烟汝潁更相望。府中但得

平輿吏，他郡從教下鳳凰。

鴻陂東注汝陽城，太守乘春出勸耕。童子但須

騎竹馬夾車休唱芋魁羹

水如垂瓢抱城流西望千山入楚秋帝謂使君  
終長者寒惟不必更閩州

高齋卧理簿書閑掾吏裁詩日往還片月不離  
桐柏水白雲偏傍弋陽山

高蓋峻嶒駕楚雲驂驪五馬五花文漢庭此日  
推經術可是尋常作使君

千騎如雲汝水濱銅符散見一時新身為漢主  
分憂吏何必龔黃好讓人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十二

三河名郡鬱如林治行看君結主深但使便宜  
長得請守臣無意賜黃金

解道文章老自知中原病客重相思故人寥落  
看如此再領專城豈後時

寄吳明卿十首

平臺秋氣鬱蒼蒼落日登臨一斷腸若道予虛  
今未就當年誰遣客遊梁

梁園高宴日紛紛帝子風流雅好文若使平臺  
賓客在已知詞賦不如君

高齋咫尺小蒙城三載逍遙傲吏情不是春風  
常入夢誰知蝴蝶等功名

秋色蕭條傍謫居體中今日定何如從他幾載  
風塵吏不作平津相府書

長吏應憐道路傍三年叅佐有輝光縱書下考  
關何事不必詩名入薦章

楚桂鸞侍至為顏勸酒能歌雉子斑醉後休論  
官不調古來遷客幾人還

睢陽小吏因逢迎醉後參差故態生莫倚甘泉  
曾獻賦君今久已罷承明

二十三

來自廬山五老峰梁園賓客更相從已知無意  
二千石出處何如邴曼容

短髮風塵老更繁青雲何日見飛翺由來逐客  
人迴避遮莫詞垣與諫垣

梁苑無人秋氣悲吳門四首淚堪垂知君不盡  
平生意海內窮交更有誰

送殷正甫內翰之京十首

咸池一奏合宮成帝自垂裳拱玉京多少侍臣

調六宮須君共作鳳凰鳴

春風忽送漢臣還并入承明供奉班惟得文章

成五色朝朝染翰近龍顏

君王賜宴柏梁臺七字新詩漢體開首倡自天

酬不得曲終還賴歲星才

漢家詞客滿金門誰解凌雲感至尊一出千虛

名便起長卿無日不承恩

詔遣詞臣集漢都明年羽獵大誇胡共憐執戟

人猶在莫問長楊賦有無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十四

十載風流侍從臣歸來依舊帝城春金華殿裏

談經客半是同時獻賦人

帝寵詞臣弄彩毫蓬萊宮殿五雲高自憐一日

成三賦不分傍人賜錦袍

紫禁清秋五夜開金莖玉樹少人攀不知帝遣

神仙吏更直蓬萊第幾山

依舊春風滿建章重來擗管對君王即看應制

偏承寵何處新詩不擅場

東觀風流著作郎滿朝誰不羨恩光賦成清思

如秋水一片霜毫灑玉堂

促殿卿之官四首

春色平臺散客愁淮南桂樹小山秋身為二郡

風塵更借問何如此薄遊

聞道相知滿帝京時來不得避功名縱今再補

王門客恰好逍遙遣宦情

白雲湖上酒家春坐愛青山誤此身詩句近來

多遠與那能不作宦將人

夙昔分符結主歡今來相國豈微官也知合有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十五

抽簪日且向山陰雪夜看

酬許使君讀鄙詩見贈二首

江湖幾載避風塵病裏詩成白髮新不是使君

相唱和一時同調更無人

莫道西施寵寂深館娃宮女正如林何人不解

矜顏色敢向君王更捧心

少年行二首

胡姬十五堪當曉美酒青絲白玉壺君但携來

成一醉知他誰是霍家奴

裘馬翩翩出建章青樓白日擁紅妝  
絕開春酒茶蘼色說甚金盞露未嘗

早夏示殿卿二首

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  
主人把酒聽黃鳥黃鳥一聲酒一杯  
湖上青山遶屋斜簫條重枉使君車  
到來縱遣柴門閉只在東隣賣酒家

許使君見過林亭二首

解衣沽酒豈辭貧散髮狂歌也自真  
林下依君看亦得誰言嵇阮便無人  
濁酒自酌還自把先生寄傲南窓下  
門前五柳漸看長使君時時來繫馬

謝中丞枉駕見過兼惠營草堂贊四首

夾戶春風五柳斜  
遙籬秋色醉黃花  
南山只在茅茨外  
人道柴桑處士家  
車馬紛紛滿四隣  
中丞不厭草堂貧  
自從一為蒼生起  
高卧如君更幾人  
結屋臨湖八九椽  
白雲秋色共蕭然  
若言長者

無車轍何得中丞乞俸錢

林頭一卷太玄經  
湖上千山閉戶青  
儻憶故園能載酒  
貧家不讓子雲亭

送潘令之邯鄲四首

春滿邯鄲十萬家  
若為潘令闌繁華  
請看如玉叢臺女  
豈讓河陽縣裏花  
為政風流不下堂  
漳河春色動官牆  
遙知茂宰鳴琴曲  
彈作羅敷陌上桑

趙家和璧舊知名  
千載秦人說箇生  
莫道君才非百里  
酒將高價抵連城

自營詩卷李

二十七

邯鄲出宰氣何雄  
佇日徵書奉漢宮  
梨錦但令成五色  
如花豈羨鮑家聰

山齋牡丹三首

醉把名花掌上新  
空山開處幾迴春  
西施自愛傾城色  
一出吳宮不嫁人  
西山風雨錦溪寒  
春色沈沈醉牡丹  
不是故人栽麗句  
那能蕭瑟病中看  
青山繚繞樹橫斜  
中有柴桑令尹家  
白髮幾迴

能載酒春風何處不看花

過殿卿山房詠牡丹二首

相國園亭種牡丹枝枝風雨怨春寒主人車馬  
城中慣知傍誰家錦障看

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樽堪自對殘春即令解語  
應相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訪劉山人不值二首

主人三徑草堂斜稚子開門勸吃茶自有白雲  
看好客不妨紅葉滿貧家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十八

南窓狼藉半牀書階下蒼苔罷掃除似是隣翁  
邀作社不然應釣錦川魚

贈鄭將軍之銅江四首

漢將承恩意氣多樓船十道下祥柯憐君本自  
山東妙更許何人繫尉佗

銅柱遙臨幕府高武陵溪水日滔滔桃花不及  
驛驢色併與春光照錦袍

白羽如林漢主分萬山遙護長官軍大銅江上  
門生笛不是南征不可聞

射策當年捕虜才提兵又度百蠻來秋霜已避  
橫戈氣春屬應同結陣迴

答殿卿問疾

斜陽殘雪照樓中忽在新詩字字工無那主人  
便伏枕年年不肯讓春風

戲問殿卿止酒狀

昨夜春風吹酒香牀頭薨薨菊脂黃當爐笑  
如花妾底事壽涎若箇長

樓上

白雲樓詩卷之十

二十九

白雲湖上白雲還濁酒新詩日日閒無那滿樓  
春雪色教人常對玉函山

聞鴈得元美兄弟書却寄

春風忽送鴈行迴病客新銜白雪杯一度三江  
聲自苦君家兄弟寄書來

止酒

五柳先生漉酒巾蕭然東壁掛青春遠公此日  
應相笑也學蓮花社裏人

答張秀才簡病中見寄二首



一瓢春酒一魚磯羨爾江湖老布衣此日故人  
誰問疾柴門深閉雪霏霏

裘馬翩翩自昔時誰憐華髮卧茅茨世情一薄  
如春雪不是窮交那得知

送金台鄭參戎二首

征南幕府百蠻遙擬勒功名寵聖朝此日漢家  
銅柱在何如海上赤城標

帝遣樓船護海鄉旌旗十萬下東陽何來劍氣  
轅門上夜夜遙看婺女光

金台樓詩卷下

三十

答殿卿過飲南樓見贈二首

二月城頭柳半黃金枝嬌媚掛斜陽已知不及  
春醪色自起開樽喚客嘗

南樓客後憶離群湖上銜杯弄白雲也道酒如  
春水薄樽前無日好無君

和許長史王函宮携妓二首

玉函宮裏列紅顏美酒清歌醉不還春色自應  
天上好那嗔長史出人間

清都花發彩雲深片月高懸玉樹林此夕應逢

春女醉新詩偷得鳳簫吟

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漢家高宴柏梁臺千載風雲擁上才誰得似君  
珠履貴親承咳唾九天來

曾遊上國和陽春華髮重來一曲新身自楚臣  
誰不識蘭臺賓客更無人

一片燕山紫氣中漢家城闕前門東即今  
天子招賢地非復當年碣石宮

五雲西北望京華玉帛年年出漢家此去但承  
人自雲漢請東車

明主問不訪才子更長沙

乞得梁園出漢關那將春色動離顏惟愁不見  
鄒枚苦賦就無人解往還

萬國稱藩拱至尊一時詞客出王門但教日奉  
西園宴莫道應劉不是恩

金輿山下小清河河上朱樓疊素波此日為君  
西北望浮雲不似客愁多

桃花美酒鳳凰樓公子乘春作宦游寒食不知  
何處過提無風雨亦堪愁

胡姬十五漢宮妝  
夾道楊花撲酒香  
處處紅梅堪繫馬  
莫教春色斷君腸

春風忽斷鴈行疎  
染翰青雲照錦裾  
知爾已傳招隱賦  
相思更寄挑中書

秦女腮前桂葉垂  
那堪春色鬪雙眉  
君家自種淮南樹  
處處淹留好為誰

春光明日是長安  
楊柳青青傍酒寒  
也自道君為客好  
那應猶作故園看

宿開元寺示諸子

白居易詩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年前住此峰  
白雲流水見相從  
那知此日東林會  
更聽開元寺裏鐘

重寄伯承

桃花不似玉顏紅  
顧影揚蛾入漢宮  
纔說長門人便老  
黃金無賦買春風

答嚴御潞河旅次見憶之作

十載蕭條作逐臣  
長安明日更逢春  
那能不醉新豐酒  
且自江湖憶故人

錦陽川途中醉歸答劉山人

錦溪人醉接羅斜  
邀客看花右史家  
右史未歸休下馬  
長安城裏正看花

答右史於鄆城見責牡丹者因憶故園之作二首

上苑繁華此一時  
牡丹偏媚漢宮姿  
故園春色無人賞  
零落空山只自知

長安何處買花還  
玉女窓前兩度攀  
可惜漢宮都不管  
一枝春色借人間

六言律

白居易詩卷之十一

三十三

郡齋同元美賦得遺字

城上西山點點齋  
中秋草離離風塵微  
祿相誤踈拙除書自遺落  
日故人對酒白雲仙吏裁  
詩蕭條回首何處徙倚論心此時

六言絕句

同元美賦得寒字

秋風華髮相看落  
日青山自寒薄  
宦何如濁酒故人誰在長安

醉示元美

拂衣不免達俗縱酒還堪達生偶爾故人握手  
看他豎子成名

三言

郡齋同元美賦得陰字

漳之潯大陸陰天落落日駸駸誰為郡此滯淫  
君在坐倍蕭森嗟波及邈陸沈酌我酒聽長吟  
秋無色風雨深山欲出薜蘿侵淡相視卧獨臨  
滄海夢在雲心來何處別至今重握手一知音  
孤城夜楓樹林漂短髮問抽簪

白雲樓詩本

三

肥城縣知縣萬鵠

平原縣知縣



白雲樓詩集十卷

江蘇周厚  
甫家藏本

明李攀龍撰攀龍有詩學事類已著錄此集刻於  
嘉靖癸亥猶在滄溟集之前前有魏棠序又有擬  
古樂府序二篇一為歷城許邦才撰一為攀龍自  
序蓋當時特以樂府相誇然而後來受詬厲者亦  
惟樂府最甚焉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四卷

〔明〕李攀龍撰 宋祖駿 宋祖驊補註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宋光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滄溟集  
選四卷》提要

李滄溟先生文集序

余簿書鞅掌四十餘年矣文翰之事乃所幼習公餘未常間吾業也素閱有明文集取雲古雅典茂雄博浩瀚滄溟李先生為日新吳至子春秋文在素三之集齊魯之士四方靡然從之用晦而明亦揮戈之力也第返景所照漸于下春縣車戰國僅如長庚秦大則薄虞淵矣漢建元

輦為月出之光倬彼雲漢三五  
其章衆星麗之文亦為盛東京  
而魏而晉則寢明寢滅唐復霍  
然宋漸不振胡元蝕之豈曰不  
極然淪於蒙谷而拂撲桑門

啟明者出

國家斯如長夜而旦矣百餘年  
來愈益斌、李獻吉輩幸際其  
盛亡慮十數家軼輓近而力修  
古詞然其旁引經術尚稱說宋

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  
于修詞靡遑焉習流日波余不  
敢知乃有不與獻吉輩者知其  
異于宋人者寡矣

世宗壽考作人綱紀文學之生

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滄溟

間李于鱗其人也雖齊魯之文  
學其天性固然所以得就于大  
方非固縱之多聞者乎自髫年  
與今少保殷公輦游鄉人率目

為狂生乃輒以古人自許比講  
業闕下王元美與余輩推之壇  
坵之上聽其執言惟謹文自西  
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  
盟視若金匱罔渝或謂李氏之

卷八

序

四

在于今豈下漢司馬者哉司馬  
攘臂而馳李氏亦接踵而起者  
也于鱗則曰擬議成章日新富  
有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  
吉輩者少保以其詞賢獻吉且

又不獨為文士豈如其詞也者  
而於獻吉是賢乎元美傳之曰  
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  
有味乎言矣嗟夫自唐虞來千  
餘載而周以文盛變于秦乃

卷八

序

五

來其孰如周胡元之章也甚密  
豈日息于淵谷乃拙于大明繼  
周之文其在茲乎李氏嗣興倘  
後死者于今為烈則聞于鱗起  
者居多矣于鱗且願杜門加我

年如獻吉材具而賦可以敵  
相如事具而記可以追子長尋  
陵而上之取裁于六經其志甚  
壯蓋駿、乎未知所稅駕也乃  
辱以晚成屬余敢不爰、乎

卷八

序

六

尚論千古直將旦暮遇之自漢  
而下千五餘年擅不朽之業以  
明

當日之盛孰如于鱗者所成不  
既多乎哉張肖甫序其集既具

余為之重鋟盖有感于鱗應夢  
日之祥而生故揚摧以欣然則  
是集也遠貽

右文之日不將郁、而于斯為  
盛者乎

卷八

序

七

友人吳興徐中行撰



重鈐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集題辭

余當髫髻時即不揣有慕古之好若夫明集雅尊故  
為祭酒每研吮攻苦恒以才不逮志為恨旁引曲證  
有得必書殊費數年筆力未破一膜疑闢竊負悅已  
之稱寧云對人之寶迨夫是本一出寓目忽狀故物  
印心互相發明遂啟藏拙之篋令兒祖駿祖驊恭同  
補漏與有成功則是註也雖未能盡傳李公之神而  
庶幾解余不謬矣爰命梓人崇大以張洛陽紙價  
諸同志敢曰附青雲施後世也耶吾特述吾好

浪集

題辭

田宋先廷稗脩父謹識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目錄

一卷

賦

錦帶賦

誌序

青州府誌序

擬書

擬秦昭王與齊湣王書

序

序

目錄

送袁優善郎中獄廣西序

送萬郎中章甫獄湖廣序

送靳子魯出守潁川序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送王元美序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送襲懋卿序

送宗子相序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劄遼序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送濟南郡丞陳君上績序

送魏使君入朝序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布政使序

○二卷

序

目錄

二

國

序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江

左叅政序

送蒲城宋簿字序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送大叅羅公虞臣之山西序

送楊玉伯序

選唐詩序

送趙處士還曹序

比玉集序

沈封君七十序

按察李公恩榮永慕序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殷毋太孺人序

邢毋朱太恭人序

大方伯瓦公太夫人序

許毋張太孺人序

序

目錄

三

劉毋茹太孺人序

記

德王冊國記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歷城令賈君記

劉公樂峴亭記

重修肥城縣孝里鋪記

三卷

記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內丘縣學田記

張氏瑞芝堂記

齊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滄漢

目錄

四

霍長公傳

長興徐公敬之傳

杜長公傳

晉陽王次翁傳

何季公傳

汪從龍傳

張隱君傳畧

武母太恭人傳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

郭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

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明太學生墓誌銘以茹墓誌銘

滄漢

目錄

五

明處士裴公墓誌銘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郭

氏合葬墓誌銘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公

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翟淑人墓誌銘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明故封孺人賈毋魏氏墓誌銘	明孟宜人墓誌銘	四卷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劉處士墓表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目錄	明故任處士墓碑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祭文	祭三原王公	祭縣令鄒君	祭尚書韓公	祭良醞署丞馬君	祭楊少司寇封君
-------------	--------------	---------	----	----	--------	-------	-----	------------------	----	---------	----	--------	----	-------	-------	-------	---------	---------

祭畢封君文	祭趙隱君文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祭尹商衡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何考公太孺人	祭徐恭人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目錄	青州杜公家邦廷愛卷引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爲太恭人乞言文	乞歸公移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華渭諸生策	李淑人六節解	題太恭人圖	王氏存司稿跋
-------	-------	------------	------	---------	---------	------	----	-------------	----	------------	------------	---------	------	----------	--------	--------	-------	--------

書

報董學士

報顧給士

與樊侍御書

報宋侍御

與汪正叔虞部

報允方伯

與宋按察

報賈守準

雜錄

目錄

與邦孝廉

與青州林使君

報王崇義

與謝九式

報張幼子

報歐楨伯

報襲克懋

報襲克懋

報魏司士

報周司士

報劉少司馬

與王中丞

與劉按察

與蔡按察

與殷按察

與李愈憲

與宋愈憲

報吳道卿先生

二首

雜錄

目錄

報王按察

報徐愈憲

二首

報楊愈副

報方憲副

報陶睢州

報傅愈憲

報歸德潘別駕

報謝祥符

報張省甫

王世貞

從如水如雲見上後冕註漢書明德馬后好儉嘗曰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起馬者車如流水馬如

龍傾視者持觴笑畫投袂鵲起鵲起羣然而起也浮游近縣遇言千里遇行也有千里之行思美孟姜在濟之濱濟水名濟水草神招魂桃匪我愆期之文也衛風云白日兮西南馳言青春年少易過將與日月俱逝握君手兮淚愈滋恨車今來何遲忽目今調笑客復易中兮思想移其來之遲速以目送絢洞房羅幃張其來之遲速以目送朱顏發娛光視目曾波些些未亦配若娛戲始容與以微動兮體陟陞而精湧始容與以微動兮體陟陞而精湧今旋靡迤而態暢今旋靡迤而態暢爾乃下裝金恣歡情況酒日夜極飲

所管欲只四句之縱所管欲只四句之縱胡鴈鳴兮憶故鄉胡鴈鳴兮憶故鄉重燭然而且留重燭然而且留控急却即被圍射書則紛難立控急却即被圍射書則紛難立回驄迅赴媚子頻還回驄迅赴媚子頻還救血相對灑涕救血相對灑涕慘子祛兮蒼玉映相余佩今贈王孫慘子祛兮蒼玉映相余佩今贈王孫原九城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禮浦原九城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禮浦

幅

須史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幡而

佩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諸燕市之俠

韓文燕趙自古多慷慨豪傑之士故謂燕市之俠俠

者以財力交結人也又荆客傳荆軻嗜酒與狗屠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此亦謂

之俠風縷繡於輕颯繫陸離之長鉞

也長鉞劍名陸離光澤貌也容今遂今朝朝獵獵

原涉江帶長鉞之陸離今遂今朝朝獵獵

垂之貌小雅朝朝佩玕不以其長遂朝朝長貌佩玕

以遂王為佩也於是引如霜今并刀剖五色今紛繡

參并刀并州剪刀也如霜言利也杜詩并刀快

參并刀并州剪刀也如霜言利也杜詩并刀快

若彩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

之彩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

垂傷鵲尾五色尾有毛如虹霓小於鵲傷鵲

此帶置懷袖今天地長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黃河

絕耳言女如束素郎亦青衿詩青衿子衿雖縷思

之乍分展離緒之可尋縷思離緒離緒情緒如卷良會

今終合將永結今同心楚人語聲故楚於是紆

領徘徊引踵遷延紆謂轉屈北望引踵謂舉趾欲

行徘徊遷延皆似有欲行之意相

於音動

粉水鳥也

塞斯

如傳敵國靡從因還痛一逝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

近往也芳華謂青春驅征輪今不顧望行塵今需市

江淹別賦驅征馬而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

不顧見行塵之特起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

其人去已不見此脉脉居人街掩遊子馬嘶夢還

難舍之情方構於胸脉脉居人街掩遊子馬嘶夢還

以空逐形恍恍以長睽則恍恍睽遠不得相隨無此

物今準疇昔欲往從之誰為攜此物指錦帶古詩

欲往從之河無梁

集 110-622

青州府誌序

天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即古齊郡北海其事則詩書周禮春

秋國語史記管客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

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之際意在斯乎。有能終明世數命本太史公自序語蓋太史公以作史記自在此亦以作

爽鳩氏爽鳩氏少昊之司冠也晏子書景公飲酒樂曰古而無屯丘樂

伯陵囚之蒲姑氏囚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

夷鳩氏之樂亡三疆里天下尚文方沈國印

也君何得焉 先生祖理天下尚方之京國子步人等

營丘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邑矣置丘分頁并康不常近

方是以與尚父爭國晉休否今令在宗不官所

常故按作二十有二國與倍華表受治賜最自天子

史記管仲對楚子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命五侯九伯汝寔征之以火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  
并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隸註田和青立夾獨

侵者踐履所至得以征伐之境界也。曰牙言一挂。牙

澤之遇涉言王于屬紆平之侯等于澗澤求爲諸侯  
許之遂立爲齊侯列於周室乞今覲賢懸佳審屏有

其孫威王稱王以令於天下 主之親王而中法人之

司庶長更迭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此言和執事世藩屏王室若

郡國司長更迭而至亦更迭謝事鄉舉里選明經射

策之制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

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使不襲襲有射者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爲言技也計策者

顯問以政事終義今召書之而觀其文辭  
定其高下但此謂射策只是今之對策耳  
焚感守虛

釋冤振老景公問晏平仲于匡齊野也君盍去冤棄之獄使歸田

去公行之三月而榮感還  
龍聞馬山之陽乃龍天

是使管子曰管子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在

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入虜懷也

而動天下七論丁寧。下卷月表作星背炎。羊王。夏。出。

之道也。上諭行事不遠。明良有鑒。聖訓益深。以爲

維青州西至岱也東嶽曰岱山  
 滎齊二水名俗傳禹治水功果石鼎數里之

其波若漆故謂之溜水左傳云有汾澮以流其惡

管子春秋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爲之奈

何管子曰請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前  
行今未能一歲而郊之民益富商賈之民益貧桓公

問故管子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犀象之  
汁肥流水則蠶蛇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

水上之樂也賈人畜物而賣爲餽賈爲聊市未幾易而委舍其守列枝蠹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充

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鬻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太公報政禮從其俗

人何爲不貪乎桓公曰善



此亦見其

緩濶達錄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齊世家  
齊簡公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  
人民多歸齊齊國強盛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搖故其  
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搖故其俗寬緩  
勇於特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國中具五民  
五民士農商工賈一云游于樂六十牧豕固陋性成  
其俗不使歸故有五方之民六十牧豕固陋性成  
方願罷西南夷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為而曰齊人

多詐也史記公孫弘齊魯川國人家貧牧豕海上年  
六十徵入對策武帝擢為第一拜博士遷左  
內史擢為御史大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言齊  
人多詐而無情實嘗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  
被此詐也是時適西南夷東置滄海北海築朔方之郡  
弘數諫願罷之於是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  
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今日見采金之路之  
日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卷上

齊書卷之

六

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唯其從之罪作

山川風俗志采金齊海見贈王雞鳴犬吠鼓擊肩摩

元美序

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殺所生

克服其政亦既富彊管子畫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

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非殺之

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為之奈何

管子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

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越若較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

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絲蠶子燕牧馬于魯

之價吾已見之矣公曰善絲蠶子燕牧馬于魯

齊景公用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

辟蠶桑秦牧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

戶口吉

南多山谷登降之萌民上斷輪軸下采杼栗  
齊世家齊宣王十四年齊宣王問於管子曰  
之氓幾何千室以報吾齊齊無恥而南反報曰南  
之萌而為食其稱貨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  
其出之中伯伍也其餘鹽絺海物維錯語出禹貢  
物海魚也魚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息生三者相  
類錯雜非一類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息生三者相  
成以官山海鹽而主山海之利即升葵丘壯冠裳之

會齊桓公冠裳之會十入石室探文字之原泰山有  
典藉圖識之處然余讀鄭元水經註蟠溪中有石室  
高深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當  
指此為是其曰探文字之原者齊自太公始也賢者亦有此樂美作石田

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奉命二而

出政治之位史記齊宣王問於管子曰齊國以清淨為治及入

為漢相壹遵蕭何約束民歌中國授室群萃州處以

之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中國授室群萃州處以

就聞燕言必敬義何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農工商若

開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開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若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左傳要

夫是故士之於桓為士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左傳要

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堯之五吏安用鯢膳

神用享誌薦信所言皆寔也堯之五吏安用鯢膳

書桓公問吾欲藉於鬼神何如管子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吾請立五廟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獻落泉魚以為脯醢以為報若此則澤魚之正百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

似蛇四星

婦人

之以禮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

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

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

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

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

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

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筭為哉觀孟嘗君

之於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墜者未為失之

之於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墜者未為失之

之於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墜者未為失之

之於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墜者未為失之

之於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墜者未為失之



其環轉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守數精

明倉公可謂近之矣史記大倉公名齊太倉長臨菑人

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郎生望

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

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懲二城

陽大夫自取杜滅管子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

令召城陽大夫而謂之曰子大夫變龍被絳繒繒繒

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

位杜其門而不出由是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

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梁丘相驚過而能後是從

末滅梁丘相據相常皆景公幸臣景公嘗言

者後改也末滅言其罪可貳等崔慶之惡失之侵霜

作外傳崔杼慶封皆齊亂臣夫之侵霜言君失之於

也易係辭臣弑其君于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蒼頡篇起自上世斯文也蒼頡七章秦丞相李

蒼頡受歷傳學三篇并為蒼頡篇蒼頡多古字俗師

外孫之子杜金匱藏於王府金匱石室皆藏惜韶樂

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陳敏仲奔齊故

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望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

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門庭驅之趨驅之韶樂方

作至則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拂天而舞曰不圖盡美

卒章之至於斯也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耳亂樂之

也君子有道懸之間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棟於

云景公遊於紀得金匱發而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

無反勿乘馬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

其錄也勿乘馬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

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馬馬則毋互不肖于側

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曰有以亡也要問之文學

君子有道懸之紀有言注之不亡何待乎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儒林傳夫齊魯之問於文

以明為形惟以常為體精氣相挾假合為物情則然

耳君子存之不棄遺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

卷為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

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同馬

少卿書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後之覽者神而明

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

有成者也韓退之送石處士序於是東都之士咸有

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為

序數句已見篇首

序作轉顧叔拾法

序作轉顧叔拾法

序作轉顧叔拾法

擬書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要讀此書纔見此公才識

秦昭王

名則一名使人於齊湣王

湣王策作閔曰宋

王

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隔

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

之

宋王無道云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文戟

矣

有之謂果有爲木人事見祥而不爲祥乃爲禍先

是有雀生

驪國東江東呼鶴於城之陬偃使史

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

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愈自信欲霸之速成

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驪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

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答地斬社稷而焚滅之

曰威服天下鬼神

宋世家別成弟偃攻襲別成別

成敗奔齊

自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

三百里西敗魏軍

築獻臺於宮中

之

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

流地命

名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稹賀之曰王之賢過

湯武美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

民

春秋宋王築爲巢帝鵲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

射之血墜流地名曰射天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

武美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

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

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註蔡帝當作謙臺

藥與謙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藥帝耳

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

石萬石皆斤兩之數也文選云鍾千石之鍾立萬石

之萬石皆斤兩之數也文選云鍾千石之鍾立萬石

宋王射天答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其臂彈其

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齊王

遂與兵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

醫破癰潰瘻也

莊子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

於宋見莊子而令其長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愈多子豈張其壽耶何得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瘻

於高既成謂之曰既微且癰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

人而用之也

巧言詩既微且癰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

微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譏諷則大且多如此是

必有功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八哉言亦

不能甚多也

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

曰此冠側注者

沐音泰行  
音帝  
韓王作類  
其肘擊然

謂下邪偷呢按韓王曰通頭上世春秋只云  
過願承視無負海子想即韓王負海之國也  
言恃負海之固而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  
又不仁心不可測也  
此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今  
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  
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美意副或  
伴倍潛王沉湎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於  
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於  
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韓王名赫其臂其曰爾赫之  
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魏哀王之父哀王之臂急而  
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韓襄王名赫也何乃為人所搏也韓  
不愛驪笑乎通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  
一頻一笑弊袴豈待嘲笑哉吾必待有功者韓昭侯

慶音止

一頻一笑弊袴豈待嘲笑哉吾必待有功者韓昭侯  
祖此引其祖之事以議襄王韓昭侯  
望之不似人君以議其子哀王也  
尺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秦國策無奈寡人  
何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夫昔六晉之時智  
氏最強智伯出外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  
今乃知水之可以亡國也冷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  
以灌平陽魏桓子時韓康子康子復魏桓子驂其踵  
肘足接於車上智氏分其地國亡為天下笑今  
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弱於前賢此乃方其用肘  
足時也願三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  
然美柳柳氣喘有鼻息出入之貌字見莊子有吾問  
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者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然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何得更擊狗馬西走

沐音泰行  
音帝  
韓王作類  
其肘擊然

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今且不得躍吾治中言汝結好  
為援今且不能出吾韓國之內也國策或謂趙王曰  
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  
則擊馬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必移於趙矣  
莊子今大治鑄金金端躍曰我且必為鑄鉅大治  
必以為不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  
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  
攫之乎莊子韓魏相與爭侵地子率子見昭釐侯曰  
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  
君將攫之乎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率子曰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竟何益哉昭釐侯  
曰善乃今得所為趙武靈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韓昭侯  
也韓昭侯聞此言也  
口上橫也  
綽綽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  
綽綽黃金師比綬不弄紱綬以綵縵命曰仇王惟肖  
毋郵原過告襄子襄子齋三日剖竹有朱書曰趙毋  
郵余霍泰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  
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于後  
世且有從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髮髭髯大膺大胸  
脰下而馬左袂界垂危有河宗北滅黑龍面朝拜  
受三神之命漢書  
錫爵當作貝以貝飾帶也錫冠以錫飾冠也漢書  
我二書幸傳云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錫冠也漢書  
賜周紹胡張承冠其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廷師比  
史記晉觀漢書作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師晉  
也掩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法冠曰柱

後惠文一曰：編身冠柱高五寸，以纁為異，常以鐵為卷，在衣色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漢制侍中、中常侍皆冠之。始亦為從長，至國谷關然無奈其以文冠加髻附蟬，始亦為從長。

聖學 兩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亦似惡聞王之臭也。國策魏哀王遺楚懷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東而為之宮室，薛其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嘉其不妬，鄭東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于美矣，雖然，惡于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鼻，新

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東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東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東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今則之，毋使逆命。臣昔者岐陽之遇，爾為刑，爾為刑，爾為刑，爾為刑。

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爾國語之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故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茹，設望表，與鮮卑

之廣爾父乎？臣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過也。

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而土色者，忍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愛也。註：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士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愛，故能忍醜。其玩寡辱，○齊伐燕時，虜子噲子之殺之，并臨子之其玩寡

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鼓。鼓，即論語播鼓武之鼓。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鞭箠，使見按。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喙足以為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楚世家楚

我觀兵於周郊，問鼎大小，輕重。周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國戰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也。乃復為魯平公公子。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

鮮其冠，今王可謂耳。果鮮其冠，鮮其冠，鮮其冠，鮮其冠。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登，裸為禮，而界反裸音果。爐音畫，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隣

者，百車轡螺蓋，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此之謂也。依魏賦則當音轡，果依說苑則當音轡。○史記鄭食其欲見沛公，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澠酒其中，與之言，言大罵，未可以儒生為。衛嗣君，名樂，名曰小侯。史記史家衛昭公時三晉疆



學音  
准同

權音  
准同

李十

學音  
准同

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如本  
求與役為燕姚之好而反得宜公醜惡之人也故宋  
王以此日者趙氏襲衛衛既行求救於魏今其勿令  
戲嗣君也

加鳥說亦足而不至中山君城中有山故號中山  
此其淮頰權衡犀角偃月不知其姬陰簡美也中山  
姬名陰簡國策中山可馬喜見趙王臣問趙天下  
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謹  
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者以臣所行多矣未嘗見人  
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  
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犀  
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准頰權衡犀  
額也權衡犀角偃月又為西周武公名東周  
也犀角首偃月額骨也

而輪偃偃不知也臣氏春秋故宋未亡而東家猶  
家被發宋父公冢在未亡而莊公冢拍遷二公厚葬故  
城東因謂之東冢亡何惠益見偃日有道於此使  
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

冠無頰之冠以示勇呂覽惠益見宋康公曰寡人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  
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臣子新論宋康王為無頰之冠畫  
以示勇事類賦云鄙宋康之不勇傷于路之結縵  
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夷血於其上  
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赤色曰殷左則笑曰吾  
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為人

學音  
准同

權音  
准同

李十

學音  
准同

學音  
准同

也國策燕伐齊齊軍破走滑王走莒淖齒數之曰夫  
十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濡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濡衣者天以告也而王  
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滑王於鼓里大王  
象偃於臺下偃日摔之擊之曰尚伴偃邪尚詐偃邪

昔蘇代言齊王長至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  
謂爾哉蘇代謂燕王晉曰齊王長至也而自謂  
謂爾哉長至年長也二毛老人頭半白黑者不忍禽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血亦漸汗趙武靈王傳位  
父偃以饑其口饑汗也以血曰視爾相法當饑飽今  
姑血食哉此孰與雀鼠史記趙武靈王愛少子何  
隣長子章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討未決章遂作亂公  
子成李兌殺章因圖王父宮今宮中人後出者棄

中人悉出王父欲出不得又不得孫卿之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宦殺爵子也生受哺者謂之  
殺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  
之後史記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宋師大敗  
如呂錡集矢爾目也左傳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  
項伏弋以遂召倪侯命群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  
一矢復命傷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向三發寡人

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史記漢王與項羽戰敗馳去漢  
共載飲藥之灌嬰常收竟載之徐行而雍樹乃馳往  
有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而者大人以而向之小兒  
抱大人頭似懸樹也余謂而雍樹不可寒人象仆於  
曉想是初載徐行而雍抱之乃馳也



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  
臍矣臍以大夫稱之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  
非絕臍而絕經經也臍足經也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飲羽謂  
矢入其箭鏃也漢書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  
為矢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  
入木人者即前所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  
襄無道命齊構我皆其臣樽里疾之謀樽里疾秦惠  
相武王嘗謂秦王使構齊伐宋臣已命工為樽里疾  
血賜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癭軼請以一矢陪之無  
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賜夷血出如雷

多餐戶師而復來子罕樂善也此言子罕之後更有  
如華元之聘曰贈腹其人哉子罕姓戴氏戴公子孫  
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鞅既  
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宋世家偃淫於酒婦人  
皆曰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  
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數句見篇首勝天註一日登蒙澤  
之臺見朝涉者鍬其脰美而偃者至使人止偃者  
曰是其脰肩肩何為者哉置之轍臺之下使以  
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國策罵國老諫臣為  
之背樂朝涉之脰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  
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病而死見詳前不獨  
乃為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矣  
楚王使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而往見楚王  
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以宋信乎王曰然墨  
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  
乎王曰既不得宋且有不得宋且不義則何為攻之墨子曰甚  
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匠也  
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  
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  
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楚輕不攻宋此言守備  
廢散人也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昭王書止此齊  
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  
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年表云  
偃魏地也三國盡分其地矣

序

送袁復善郎中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下大司馬兵部尚書而下王職方獄也兵部有職方司

外說誅丁的天子既誅下大司馬兵部尚書而下王職方獄也兵部有職方司

之百官當秋論報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吏則職

方逮諸闕下簿責不服矣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者為奏移章司寇奏使刑部吏將覆劾之時天子

卷一

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

何得測焉元元善而

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

名先

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

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此句言優善之愛君也

地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請誅錯以謝天下

上曰從軍中來聞吳楚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

反數十年矣矣怒創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

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

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

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

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拜鄧公中慰夫北虜

卷一

劉我人民大司馬亭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亭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

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言可憐見虜

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得奴既

大為賊虐僂蹙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

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場之政自辱執事之臣

受為匈奴報怨名無他言職方無罪雖無此司馬

望之心若又誅職方是向奴既虐吾民而去朝廷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

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憤憤無鄧公之見

也憤憤昏即前職方訊章訊考問也所麗大辟法大

死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詰吏傳張湯見

罪求求官顧人臣將順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為

之不欲阿意辟患無鄧公之見也以上言百官當

下推按事者為奏移章司寇之意言職方之罪已足

成案何不可委而乃奏移章司寇者正以人臣當將

順天子受畿內百姓惡匈奴懷詐之德意揚主上痛

復謀國之臣即有最戚赫怒人何得謂之明不欲阿

百官論報之意余聞大司馬訕訕不受人言北虜寇

獄言正  
獄也

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  
乘障吏為障敵以杆寇謂之候城即亭障也所謂乘  
障吏及時伺北虜出沒入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  
得識奏矣言即此數語職方及移檄諸道二事優善非

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葉街傳無氏筆乘云陳湯  
以下宜縣首葉街發更即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

雖遠必誅考之三輔貢圖葉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  
有葉街即故宋謂街也對秦漢宮云顧斬三人頭竿  
之葉街正以葉街在波故欲斬首懸之以伐其狡  
謀而絕其和耳陳克勤平逆頌吉神就磔飲若懸等  
葉街關關都人快觀又正德中成江西擒獲劉盜王  
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葉街以正國法此於發葉  
向所交涉而引葉街之文乎此論亦不可不曉故錄

孝

孝  
孝也

孝  
孝也

以廣職但今文三司使議欲少緩行答於庭法吏固  
多是借用耳人入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効

從末減以胃

天子黨惡之怒而為無益不批鱗者哉言優善非不

時天子怒甚法吏人人危懼至今使人念之心動

逆解者哉韓子書夫龍之為靈也可援伸而騎也然

逆解者哉韓子書夫龍之為靈也可援伸而騎也然

即宰相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舖出見焉一日而  
名重公卿間矣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韓詩外傳

周公誠伯也子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恐失天下之士吐哺出見欲見賢之急  
也宋文獻公傳賦弱冠至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  
京師一日而名重公卿間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  
千勿操作  
千手  
廣東西二省粵越同  
昔王然干風  
諭漢王入朝而

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千以越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喻漢王入朝漢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  
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千以越破及誅南夷  
使者夷卒元封二年天子孫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  
以兵臨滇滇王始舉國降廷勞漫靡莫二國與滇王  
同姓又云使者孤疑相杖今思田疆宗岑氏為大詳  
遂莫敢發相杖相杖依倚也  
同為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言今思田亦有  
意與負固無異負固  
負其險固不服也  
戈船下屬將軍出零陵下灘水

孝

孝  
孝也

孝  
孝也

桂林郡無害也言南越呂嘉反漢使戈船下屬將軍  
子與獨屬漢也南越尉佗傳呂嘉以太子與幼王太  
后與獨屬漢也南越尉佗傳呂嘉以太子與幼王太  
是天子曰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是如今樓船十萬師  
往討之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

下灘水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屬將軍出桂陽  
或下灘水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屬將軍出桂陽  
兵下灘水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屬將軍出桂陽

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厲一作瀨瀨水  
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厲一作瀨瀨水

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言今苗夷  
處  
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言今苗夷

江黔鬱之間前按六宛傳漢時越人降漢者名遺事已見  
徒又云發天下七科捕皆罪人也出雖蒼梧秦王助  
師用罪人悉勾踐敗吳取攜李法也

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言呂嘉反漢使

召茵豪使出為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

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

彼雖休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

福明矣我樂人于貨而譯者緒衣我日尋干戈而敵

人受覆師之罪彼見兇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

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

禍福豈不甚明我身屢犯法而他人反受其罪是中國

色衣日耕衣去髮日髡帶鎖口銜左傳非當使者五

歲獄獄期彼豈亦不憐憐恐免者得直而吾樂人于

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於愛書不折

片言

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今繫者由我遂

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是裔之志而制其命

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

緝重阻絕

輻重阻絕

輻重阻絕

輻重阻絕

輻重阻絕

輻重阻絕

輻重阻絕

即卑陶此蓋以咎祿美履善也言劉刺猶夏之獄且  
能聽斷此中惜小獄苟不能斷何以稱聽獄哉淑善  
也問訊囚也春頌淑履善論囚畿中時為越石父於  
問如卑陶在泮獄囚履善論囚畿中時為越石父於  
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想履  
受盧生獄中上書而脫其罪故云為越石父於黎陽  
盧生要傳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  
左野囑之載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言廣中  
歸延為上客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言廣中  
類王職方意優善必能脫其罪也

卷十

送萬郎中章甫獄湖廣序

李卓

李卓

送萬郎中章甫獄湖廣序

在大司寇部官屬余與章甫為同舍郎史記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其同舍郎金去旦夕從事舍中也今歲天下大獄

獄謝正獄也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湖廣古楚地則謂余

日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

切造對按簿責之周勃世家獄吏乃書牘皆示之廷

簿擊類則亦讀讀之吏所執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

類也簿責見履善序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傳張湯

法輒取亦不視其人與情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喜

覆案之意為是案緒衣載道而特奉盈犴犯罪者衆也緒衣見前序

獄周禮凡囚者上罪犴序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鞠者非一

吏繫者非一日酷吏傳杜周為廷尉詔獄益多二千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

掠定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文致文

而致之於法及音翻覆奏使從輕也所謂有罪者則

其辭又不與罪案辭與罪不徒受恥吏挾法舞文人

有智愚即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觀下

復有不可信者矣言不獨貪吏舞文者不可信也人各有智愚文掩辭辭遂掩意雖卑

案不欲覆効且數代去人情究久不得直則不復樂  
生不復望生自號呼其冤則上以為犯已而又被  
近刑上忍而刑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也  
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完膚庭有  
尺筭亦彷彿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為鉗戮  
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為是固亦將謂一  
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它吏者云爾言彼民自知必  
心知其冤欲為之脫罪彼且為積威所劫驚顧不敢  
出一語也夫此囚豈不為鉗甚苦又豈不愛其生所  
以不出一語者正謂刑獄已成此有司亦與他吏無  
異爾緩刑書云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禮記  
王制云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此猶百不有一然已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猶百不有一然已  
足以損吾照覆之明之自明矣此獲益之難照傷吾  
見牛之仁而況大猾元惡大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  
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辜功獄貨非實惟  
有辜功也獄貨謂微而得貨百金易字千金易辭而  
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百金易字千金易辭而  
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於論報  
也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終年造佞者或遠  
其

家乃出而就則出言而投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  
為單辭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其供辭證皆在  
也師衆也五辭謂于五刑之辭也又云明清于單辭  
註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尤難必  
明不蔽清不汙表裏欺玩厚貌其示人辭色且懼且  
疑詳同為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  
哉周禮小司寇以三聽聽獄求民情一辭聽二色  
心果無惡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  
若其視聽不亂心若其視聽不亂心若其視聽不亂心  
効不服以咎掠定之章大者註一刀筆吏足矣烏在  
其為奉  
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世家贊蕭相國何於秦  
故吏皆以刀筆隨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  
猶得各識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二千石官以其  
罪名當報之而報成獄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  
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  
奏傳所當比律今以聞開故云如此則用某律如彼  
則用某律而奉宣  
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  
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

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

天子

事言奏而得報可也王溫舒傳奏行不過二

桔槔

坐解園徑立出行皆民以不寬忠愛獲致

辟雷雨

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坼不亦已煥快勝任

乎

易三地解而雷作雷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不當

無論網漏吞舟之魚與被軋而為圓斷離而為

後之人

愈益自嫌不肯變縣道官不復讞二千石官

二千石

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冤者繫囚圍

苟可以

有生孰不引頸從極線中日夜望司寇使者

至也我

乃各責如舊章又以咎掠定之使無有從出

之塗哉

且楚自辰沅而南湖廣辰州徭峒之亂頻年

用兵

器穰偷生而無積聚而己不為積聚乃多貧也

民散

久矣殷

王中興

奮伐荆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彼殷武

人救之

高宗楚然用武以伐其國也因言天命降監

只在

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屢矣惟賞不僭刑不濫

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今之臣子奉惟

天子威靈

何可不敬由獄也周書立政周公若曰太

事告之

太史官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

培植

基本以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

問也

漢書云穎川弘農可問河其在衛尉稱貴重臣

即互相

援庇而豪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

得就

舍中按之也其罪有父不能字厥子字愛也

乃疾

厥子而遽除不疹者見其疾疾子乃疾厥子

而訟

欲殺之會逮獄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其猶若不

敢深

發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

衛尉

蓋若有讓焉若有責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

始也

輔也刑正以輔教之所不及及諸中常侍太

陰托

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

也

官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

干請

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可謂不畏彊禦

矣

仲山甫不侮於寡不畏彊禦推此心以在外江

海之間

可得信乎有不可信者矣之句



送新子魯出守潁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快快失志也快不快侯亞夫出景帝曰送之傷錫類中匱而親不害主恩侯亞夫出景帝曰送之傷錫類中匱而親不害主恩

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義遠也三秦勿報焉遂往守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義遠也三秦勿報焉遂往守

潁州云潁州知州屬鳳陽府轄兩縣余惟子魯論天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畫之且爾不聞其兄潁州知州屬鳳陽府轄兩縣余惟子魯論天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畫之且爾不聞其兄

言易鄉魯間哉結髮稱田生田生傳云言易自雷田生傳云言易自雷易孔子子辛商瞿傳易有司以與計偕上時即首易孔子子辛商瞿傳易有司以與計偕上時即首

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人生十年曰弱冠所守地凡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人生十年曰弱冠所守地凡

三大郡各著異績南陽河豫章西諸卿大夫若父老三大郡各著異績南陽河豫章西諸卿大夫若父老

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

子魯自惟難兄弟李方子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願子魯自惟難兄弟李方子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願

於當世卿大夫若父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蒞一邑愛於當世卿大夫若父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蒞一邑愛

然唯知己者之私與而未以信衆人汙不阿弟乃敢然唯知己者之私與而未以信衆人汙不阿弟乃敢

禮之若是可謂賢矣然棲棲五年求一諸郎復倪字首就簿書吏凡州縣官司案牘皆辭

人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謂卒人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謂卒

無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進士作州官卒為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欲有所用其下也子魯實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欲有所用

其未足也故不薄於其官季布傳贊太史公曰以楚身獲典軍塞旗者數夫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楚身獲典軍塞旗者數夫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

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三年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為欲致三年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為欲致

諸其大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敵於轉餽諸其大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敵於轉餽

京師庶民將不安其田里而興嘆息愁恨之心則淮京師庶民將不安其田里而興嘆息愁恨之心則淮

潁之間運道揚淺可慮也揚淺可慮也不通可慮云即詩所謂

揚之水白石粼粼水清淺而石見之貌民將放水而歸而放言而放之強於晉如白石粼粼然見於水而歸而放言而放之強於晉如白石粼粼然見於

不安田里意似合未知是否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不安田里意似合未知是否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

侈師旅之後黃次公字霸為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為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字霸為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

時參考陰伏使姦人去郡盜賊日少黃次公字霸為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參考陰伏使姦人去郡盜賊日少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守南院序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

也。國家建官分職以六卿治相事。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無改焉。無論其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間使斟酌元

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

上而郡縣吏莫能欺罔。其次者即所為侍

御之率也。其為侍御固皆養抗直於憤激

出論議於諫諍以耽視百寮斥逐官邪而指其佞

為上此有素重臣厭其心而後不可為重者也。豈

猶以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言諸侍御

猶以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言諸侍御

其在南都為猶外也日夜思入就列以近

天子耿光。耿光德之光顯也。而畫立

不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御又以情跡疏逃。寡所

援附。輕其優惡之心。據職言事。無人乎王側。不觀人

至則忘其忌諱。或太銳意。不無有害忠厚之風。和平

之體此又可幸以意而不可以辭者也。諸侍御以公

賢於

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濠厓人之亂與所前

後撻制諸蠻夷至今威行楚廣間而

社稷有其利得賜爵為新建伯天下所謂稱於施報

之務也。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登進士授兵部主事

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盜

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自慮難王受之亂以病

疏辭不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旨謂其不佞

命離職蘇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大難方折而削奪

隨之使抱不賞之懼何以勸人臣具危授命乎。不賞

高而為眾所忌故也淮陰傳刺通說韓信曰當是時臣聞勇畧震王者身危而功高天下者不賞當是時也孰陳力大義以救之用兵科給事中犯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士大夫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也

以一譚疏便足重周御史其曰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也

王伯安既以計逆藩封伯旋復奪爵周廷時為兵科給事中頌其寬坐謫未幾召用而伯安卒復封周公名益重○宋史唐介劾文彥博通官掖以得執政在宗怒貶介美州別駕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曰唐子方已復入為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所以即工有苗時異矣象刑惟明先生蓋深念焉

廣中事與伯安時捷刺諸夷諸夷率服者異矣故深有意乎象刑之治也廣中事與伯安時捷刺諸夷諸夷率服者異矣故深有意乎象刑之治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註即就也象示也象刑示人以常刑也禹言內侯牧外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幸不肯就功帝當憂念之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畏服乎人也蓋有苗先生今以都御史居南都何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聞震而喪七豎何則聲所及者大而有形者可玩也

易震卦震驚百里不喪七豎震動百里而主祭者能不失其所主之重也此借而及言之謂聲所遠播者能使人畏而形有所恃者反使人不畏也

聖天子方明肅紀綱而朝廷多法家拂士即有愾

原缺

淫匪葵之臣欲為不善湯誡無從匪葵無即指淫法度言惻淫雖能欺諛飭避幸眾人呢不識已於此然不能不畏吾議其後於彼而欽手屏氣顧忌不為也於此不愈重耶言置公於北廷近君矣然其用有及諸為不善者縱能掩近臣耳目不能不畏先生蓋歷公之議其後而不敢為此聲所及者大也

蹈閭廣治人有效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諸於法律故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術故足謀王斷國所謂身兼數器也此所謂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者也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南區化文正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進退有常而從容自得也

是行也聲所及者為大哉收應上文

收攝緊

達周復聖書卷四

四五

第百六十三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右布遷楚子蜀中左轄行矣

此今奈何重以遺體為萬里行唐書狄仁傑為州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邠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既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山西平陽府會族有以

外戚在潘王府者風公不宜備宿衛公欲

自言於

上頃之乃奉聖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參

政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為母狀

聞以致於太夫人者因知太夫人方公之奉聖書按

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

且已矣祗祿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

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為吏故當奉記上謁中

丞臺若御史臺故猶云例也下煩謁長官曰奏記

之籍請都亭奏記責苛禮或性難縲恭則見以為

有負不遜相如傳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

相如有負不遜相如傳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

則又從旁督過請以摩切我摩切猶切今且

已矣與其得罪以為太夫人憂言不如勿往河南勝

其及也又孤突諫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猶有今名與

益也身自侍從而出不能更安用文章為章經術潤

飾吏今且已矣有如制詔河南按察副使某厭承

之屬勞侍從之事間者濶焉久不聞問

所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

守臣職承明之璽出為郡吏又下問

願奉三年計是詔許四留侍中承明

存中筆談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上堂承

明並參贊在侍與學士同職學士爾豈猶敢具以出

以下工文皆請其間皆謂翰林

居于鄭對耶

已出按察河

君猶子事父母安得謂為老父憂吾既已飭諸掾史

以重書行事臺中何自督過之也

卷之

兩臺雖微公遂之河南歷今官暫詣平陽又屬歲八

問章

月稱觴為壽太夫人公又將顧復不能去

奇書

聖天子餘歡稱觴為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

蜀中

外臣即位已極則人將易之

易字聲

能父潤於錢穀為也

同

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為

虞四岳之臣受國厚恩

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

夷使歸附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

為忠臣何以異王陽為孝子

折坂而道惡為辭

且吾恃粥食飲幸無哀

憂焉

方賴鍾釜之餘自持養即七十何

是

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

易官潤之而愈辦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

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

行矣即有為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

天子盛德事以效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矣

蜀都益州地引宣布詩事正巧合之

王襄欲宣風化於蠻夷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

卷之

升十釜為鍾

方伯重臣視內三公誠不失職裨益稱

是

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

易官潤之而愈辦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

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

樂職宣布詩選如事者令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

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為之計則祭祀必祝

之曰必使長守位也

安君太后少子也太后不有大臣強諫皆不聽太后

明謂左右有復言者長安君為實有老婦必唾其面

太后王體之有所謂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寵

而行曰日飲食無節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寵

不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

婦不能太后之色必醉立師公曰老婦恃寵

少不肯而臣哀痛定請之願令補黑天之數以衛王

官太后曰敬諾半歲而太后曰夫亦愛其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與甚對曰老婦恃寵

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若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也燕后之

也持其踵為之泣合悲其遠也亦氣之美已行非弗

思也祭祝必祝之使勿死非計久長有子

孫相繼為王才哉太后曰然主師公曰今三世以前

至於趙之為趙趙之為侯者其能存者乎曰

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

近者禍及身患者父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

善哉哉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

尊長安君之生計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

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

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然則公必勿曰

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效於

太夫人前耳余唯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為

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 聖書按察

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遵此事矣

李于麟傳于麟權

學政時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麟使屬文

于麟不辱曰副使而屬詞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

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

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麟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

何為特請于告故事外巨無子

告者僅于麟與何仲默二人耳然于固陋輒自投効

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

之言公必不至此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父溺錢穀

為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濶之而愈辦者

才也 華是力量 母之教為得其大者云

即所謂蒸豎

開已見大意

思的意

李先余未奉序

空

編 二五七

許毋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夫殿卿名則殿卿

乃三顧余廬中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

宿為宿再宿為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

信過信為次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李生狂生

也人皆以余為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

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窮巷以弊席為門

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為

之俊傑相命序白首呻吟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

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柄鑒不相入

家也按于麟傳云于麟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

君邦才少保股公士德結髦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

山東學奇于麟文權諸首然于麟益厭時師訓詁學

問則并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

下麟狂生狂生于麟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

狂者即此傳可以識殿卿相與之樂矣孟荀傳持方

柄欲內鑿鑿其能入乎廷方柄是時也固鑿其孔也

謂工人鑿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辭

云以方柄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難鑿而不入也謂戰

國時仲尼五刑以仁義于世主猶方柄圓鑿然也

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

員如瓠瓜矣此句余復每過殿卿即縱酒談笑上嘉

不索道當使胥靡刑人蓋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

自給乃代胥靡索之則其說即位要帝養子良

解使人圖其乘受必得傳說立以為相高宗

嘉靖股和商道便與胥靡轉相之云云胥靡尚

善養老乃西歸於國於周之西伯將出獵于所

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罴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

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

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

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獻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同以與于下及射

鉤賁之役左傳齊景公秋晉仲召忽率公子糾奔

白召自晉管仲將兵適齊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伴

地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鮑叔薦

管仲於桓公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瀆於死

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

使人請於魯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襲三浴

之桓公親迎於齊郊授以政卒霸齊之賁駟見送陳

即中守苟富貴無相忘也耕戰耕之望上恨恨久之

彰德序苟富貴無相忘也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里古樂府賦驥伏櫪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

則又以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為殿卿言向從兒游





以卽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

殺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

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殺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卽

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

鼎而食以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

戰時又何可爲也

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

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

祥善事乎

也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

公歸自鄭州

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

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結之而不以無爲解

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爲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

中君幼不知也久之郎中君登第既爲理河南郡

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

親首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

學正耳

注東晉書

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業報  
不得加掃除不得致實自強意其田廬被兄弟共質  
為人所不嫌也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  
鄭州耕且讀耶不猶愈于汙萊乎此言已所以勸  
也來草穢也言田不獲治半言汙而高者然亦謂  
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質以為辭又誰  
不曰殆不可復者即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為伯也者  
守田廬方不足質之名為惠也今誰窺其橐中束脩  
之餘豈資之哉此言此輩想必曰吾本為伯父守此田  
廬特力不足則質之以贖朝夕耳是

亦吾伯之惠也

亦吾伯之惠也今縱為宦囊薄吾誰能知其有誠以  
無但束脩之餘諒亦不啻豈資彼數年教授哉誠以  
若貌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貌幼小  
其若之何周紀周公輔成王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  
以使彼輩謂若為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此  
言已所以勸復之意此輩聲言將不利於小子故吾  
勸稱質勿辭者正欲使彼謂此小子尚未知何如今  
而外田廬異心而生變也若既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  
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賈子孫憂而空支市禍  
以為報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

也他年

也他年  
也自取其資  
月限其資之

亦吾伯之惠也

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即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  
不為理屈矣此段言已所以勸復之意今若且之郡  
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抒夙憤  
何不可者即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  
者以其貌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復之而又為折  
券曲相唱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聲  
於兄弟若兄弟之子

亦吾伯之惠也

於兄弟若兄弟之子  
為孤兒之故質則贖質則歸矣此言已所以勸復之意今若且之郡  
全言非經後終無反圖之日子乎今若且之郡  
也如此則汝河樂唯是更為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  
乎使親屬有此言唯是更為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

亦吾伯之惠也

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  
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此言已所以勸復之意今若且之郡  
贖之今汝河樂唯是更為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  
廬相遺此吾宗常事且蓋以顯先學正三大義為不  
當利言而即行即吾命若堊從母路匍匐樞樞  
之禮上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  
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也此言已所以勸復之意今若且之郡  
三大義是孺人之行也一子成父志君子曰今之  
所謂母德以義相勸因其子以成其夫大夫婦人之  
性視田廬橐中獨其子所有耳誰為兄弟若兄弟之

無傳可述  
編年錄卷三

子乎孺人倚其田廬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  
間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衛子之周也在為理時河  
南太守柱為王所持柱太守名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  
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哉此余所謂材母云毋既  
封太孺人以改元隆慶七十歲余為鄭君廉夫為郎中  
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卷三

劉夢錫太孺人

七

五



記 泰華山記絕佳但未讀其形勝未敢強解以  
俟知者

德王冊國記 卽濟南德府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 今王楊王蓋

先懷世子幸之遂使為家令焉以屬 今王懷世子

德莊王見奏 英宗第二子 憲宗之弟也國濟南 傳子 德懿王祐密水 懿王生 懷世子厚教 則 長子也立未幾卒 懿王薨乃冊 懷王庶長晚 今王嘉靖朝追封懷順世子為德王

為世子且卒矣 懿王又薨房闈嬖臣閹官各欲

立所親倖以及時締王為己力取富貴又時締王謂 乘此時締結

均當先之以 榮求禍報 示恩論議洵洵 今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

卷二 德王冊國記 主 臣 四百八十一

懿王喪見 今王入哭宦者某乃為 王曰李御史

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此 李御史必如此說王其辭焉 王其辭焉孤孺子以 至孰能說之是教王辭御史

允王寵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使者憂孤不得其

承先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

父先王之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

孺子何敢因以為利其孰能說之說音說孰能解脫 我為無罪乎句法

全祖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待亦不可失也孺子其 哀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

哀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

以爲實又之謂可又司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  
之公子重耳之客曰君惠賜口臣重耳身矣父死不  
得與公之客曰君惠賜口臣重耳身矣父死不  
他志以寄有義者而不拜其起起而不拜其  
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  
秦人是歲册 今王矣 德子公儀仲子之喪禮弓免  
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而自立行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王  
狀者言其不其嗣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自  
失矣 見其容貌辭氣與言者六相左實誼潘王子孫  
贊然自失蓋驚異之不自持之貌

長生

德王

王

王

生長闔牖不習見民間事不習接賓客復幼冲氣識  
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 事權安得不在左右一說  
但知罪之輕重在鼎則棄禮徵書此謂王但知懷  
使今之人在左右而日與之習仰也更詳之  
世子既卒所以爲 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 禮子卒  
無適子有度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卜人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和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和子曰孰有執  
龜爲有知也 禮子兆者正 今王又無外家彊宗其  
惟不沐浴佩玉乃得吉兆  
府中事一切受 懿王宮監裁抑此蔽如民家子養  
詩此彼彼有屋蔽蔽方有懿王此小貌蔽歲時不  
蔽實陋貌此借以狀其卑小與民家小無異

長生

德王

王

王

得朝 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言 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言  
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 先世子舊恩  
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身  
爲之 卽此便見 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  
將爲亂則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  
有以要息也 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歸  
太子奔新城而自縊又謂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難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獻公卒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  
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  
君言矣不可以貳里克殺之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  
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  
之權遂以狗於國中豈爲負先君言哉 晉國語秦穆  
耳於翟又甲夷吾於梁夷吾出見使者曰中大夫里  
克與我夫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畝君苟輔我吾  
必遂矣亡人苟入請得入河外列城五秦納之是爲  
荀息公惠公入遂背秦將而殺里克○此言當里克要  
吾此易與耳使荀息亦以百萬田許里克侯得立然後  
謝絕不與而殺里克以狗國中亦未爲失先君之蒲  
信也 左傳傳龍且曰吾平生知信信爲人易與耳蒲  
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 履鞮國語作勃鞮 其曰不  
敢以貳心事君則謂文公猶公子夷然受於驪姬豈

卷五

論焉有足稱者矣

德聖冊圖記

志

仲三

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為非有似蒲霍之事者不可也  
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卻之謀然事以危焉  
驪姬既誅殺太子申生公又使人夜伐蒲霍耳驗  
世而走校斬其社遂出奔翟及重耳入立是為晉文  
公呂甥却而受偏將焚公宮而欲晉侯寺人披知其  
謀請見公公使人讓之且辭焉曰蒲成之役君命一  
宿汝即至其後余從從君以田晉黃汝與惠公來求  
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社  
猶在汝其行予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  
是視我知為敵公惠公視君不過為蒲人外人而已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會秦伯于王城公官人曰由是而論管者  
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姓顧字伯剛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

矣拾作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

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頌明處士顧公愚從

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自

有子游之文學政成比義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

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居庸關又

之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居家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

所自起猶是不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為文學

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為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

學子游始子游吳人即今南京蘇州府蘇州有子游家子游既學於中國

歸而南北之學立子特以文學學理理朱子云吳公

之學得其精華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

易之魯世家六史公曰余聞孔子謂曰甚矣魯道之

魚斤又索隱讀作閭閻音銀不通繁欽賦云洙泗

而飲焉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物老孔子作春秋筆

得之不能贊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焉行不

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失其流異耶正澤



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乎孰大於是

此又勿語

名不虛傳於文學牛不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

游與之矣藝文志成帝末或言孔子衣養徒三千人

何以稱嗜飲食偷儒燁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

唯書聞

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賤儒乎

彈荀子作彈荀子十二子篇正其衣冠

齊其顏色嚙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偷

儒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

游氏之賤儒也此介石書院所為偃之室

此句巧從以二君子者

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為未敢一日忘其黨

云爾王頌信伯頌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為四世

主神廟記

主

二頁上

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 青州兵備副史王君城頽神碑記

君既以聖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

也則之往部中丞臺請城龍水名曰是淄萊新益邑

之間一都會哉都如水所都之都謂聚也天不

弔百姓弔問恤之意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

逞子弟揚竿如林逞過秦論斬木為兵揚竿為旗

而貧固自喜以為父老憂四方亡命奔亡之徒嘯而

過市有業輒五升於篋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

釋擔一呼為皆制挺又安可誰何利兵而誰何

夜行者難也一云誰謂誰責而問之亦通

數十年來真氏姚氏九為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成

者謂戍守以荼毒我百姓焚劫我廬舍可法似左傳

殄滅我骨滑殺我兄弟殄滅我骨滑殺我兄弟

擾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惜不畏明也言肆無忌憚

遇寇虐憚不畏明至今一妖女子三勤我王

師剪滅此而後食註見前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

縣為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梓鼓之鳴如出宇

下言其即於聖書又得臨龍水上以春秋耀吾軍

士言勅書亦使得臨龍水上練兵以耀軍威也豈其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大槩言龍穴不城使寇竊其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章矣命仲山甫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解也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聖書詩豈不懷居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昔在庚戌少司馬王公之城潞水上抗虜乃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是爾家常吾二人將有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則君遂營焉曰此曰王公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此言其必石城非不倍於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此言石城之利也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効於君算後官錢九百餘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水門出南北城下因鑿爲池又甚百姓忽自有之矣

此段正見所  
以委王公  
之意

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忽自有之猶言若固



冠詩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頽文姜事且三

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

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者二又不者

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耳不旋官三不旋官三

敢對其各如匪行邁謀是用不旋官三不旋官三

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

各是其是無時三其責而決之者倘不行不邁而徒

生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

後可責在人百數十年來冀民姚氏凡九倡亂一妖

女子三勤王師下論所湯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

爲十城然遂以棄之言兵與所費不止可築十城而

職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

供億於某所今足待變矣豈爲計哉此又見長吏之

云無分文君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悖君

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一藩與參表表一水誠爲重鎮先是

蓋止雁門一兵備整飭雁門兵

整飭奇嵐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

備駐奇嵐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

寧道駐奇嵐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

理糧儲道兼管屯田一清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

出而分區監督焉一分守冀南道駐汾州府一分巡

府分區各分區城而監督之三十七年改雁門爲

雁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

爲岢嵐兵備以偏寧老營岢嵐河曲四守備西

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將一遊擊等兵馬

岢嵐兵備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

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此以三守備

平兵備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

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此以四守備一參將等兵馬

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

裏大同鎮亦通遼虜之互市右衛水口等處直屬南

魏朔應諸州之道大同府有朔州應其於要害視三

關有輔車之義此句要之地在武安在彼為害

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直道直道二道字皆

而虜得以探疏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數密也

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言其遠

將註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為倍道晝夜不

思為兼行如此則健者少疲者多健者先惟是席國

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匈奴傳黃將帥席中國廣

則雁門一道崑崙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

撤閭閻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見藩籬雖

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一屯田一驛

傳一若冀南分守冀南河東分守河東一道諸

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

將一游擊十一守備亦唯雁門崑崙二道相信而服

三書

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蕪之

愈數而愈疏文道政分於多門權錯於旁實提十羊

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

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攻羊曰圍邊外開曠之

注雁門以雁平注崑崙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

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防河防

夷天子之命曰簡書即厲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言其

也亭障見烽火優游言其遲緩也邊境有急則於高

無益按察副使序豈所謂明刑而槩制乎時已權

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雁門崑崙之間亦猶雁門

崑崙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

城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微功非

其約不聲援為德言各守其境辟耳目之於視聽不

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視聽為耳

能視能聽亦使朝廷得以資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  
不守以其所守提無倖實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  
言惟各守其境亦得以嚴切罪而以所守備者按責  
其所不守者不以向者之不服服習徘徊觀望愈  
數而愈疏愈實而愈虛也此省真寧若清軍者七道  
寧武兵備道之不可無設也  
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  
八百里而勞佚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指  
使宿使備指麾賈誼通今旁內之執如身之使臂凡  
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此豈偏見一時之利  
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如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  
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如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  
將直當之與大同兩掖椅角相逐街尾相隨十四年  
戒子駒支曰辟如補鹿晉人角之諸戎椅之庭角謂  
禦其上猶執鹿之角椅謂抗其下猶度鹿之足街尾  
謂一軍當前則一軍繼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  
武乎顧謂首尾相顧與常山蛇勢意同與偏頭雁門  
翼擊而來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孫武于九地  
者譬如卒然卒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明形擊  
是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明形擊  
制以回視聽新旗鼓為之全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  
旗所以一人出繕入計入繕為邊長者貽數百年  
之耳目也

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言設寧武道之便凡三  
形勢制是一可張偏頭關雁門關之聲段一可張大同之聲勢  
勢一可自固其勢為邊圍利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  
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  
沈公明形勢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  
少方伯奏留之豈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  
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  
不任與無人同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相場同等不可  
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是二公者  
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  
通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  
所踈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應上沈公所謂其人也  
司馬惠書笑談以著此書藏之空山傳之其人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一東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濟南所供億

轉置送迎舉以取集皆取給郡大夫以上暨有事

境土者令咸賓下之之禮而已歷多山磽

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災厲荒歲

且邊圍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捕逃罪奔

摩就募國庫臨苗甚富而實車較擊人道路使者相

望疲命於簡書史記秦伐趙趙求救於魏平原君使

張公德政碑記

問書問書策命也古者無紙凡期月公循循各如

績一若不欲有為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此

張公德政碑記

正當與他沃壤也邑舊以律占租後必先以簿

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邑民苦於征役多逃亡不列

公治第坵畝履原隰高平曰原視土之嫩惡以

登上下其賦勿一以收責多肥瘠不辨俾參稽各無

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今參酌考實上

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而汙萊為子孫憂汙

見劉毋弟太僕人序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

土臣絡繹於邸宇晨走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疲

諸編戶費用一取給諸民如歲數十家以分聽其

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

六七入出會之即同歲數十家以分聽其

若相與起戮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任席為幸而不

知其產蕩然矣就任席言若得代則縣幸得戶戶轉

趨傾覆以積倉為累不饑為諱民惟恐以殷實此

計得一蠟臍臘臍相祈庶幾無斯役臘臍皆十二月之

祭走阻增者報百弘治間加緡八伯金伯金民車且

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三百金樂清之塗

罕較擊夫車牽相擊也先南陽府屬朱公首平算

事列諸兄弟之邑其邑歲入與縣同者謂得裁伍

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雖城五百金

公實始定更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

精書治

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逮上計則什器儲待

待也亦得轉相為用冗壞即移置勿有廢棄焉法

甚便以約吏會即今之官辦不復舉長物責邑人值

而橋索所美餘需索之也五六十十年敝政一朝嘉興

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其正易輯市野喁喁庶見弘治

之舊其工請所供者其工賦易為輯地無遠篇文三

郡大夫以上今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卑百

姓晝日晉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儀度安明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公去程

德政

者三

意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長上聲

留權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言

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官以自為已

精書治

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

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

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

哉公名淑厲太原之孟人府五縣辛丑進士其詳

具恤民錄云

歷邑岱畝絲泉則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地汙來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

茹太孺人序

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

泉麻維樂沮洳汗萊廻錯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允濟懲茲勵已

雖貫則仍弗憚改爲

動若疑

善將安施

其上下

民禁沃田之厚稅

世業莫溼

會既詒我肆

肆絡繹齊郊載人節使

然至齊皆求遂其所

修王章斯墜

給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爲累

之憂矣

巧合後漢帝時朱暉治臨淮有善政民歌

列邦我獲受賜

支又借漢之張堪以領縣尹張公亦巧合後漢光

桑無附枝麥穗不岐

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子勿違農時什器儲待來工肆成秋歲上計昔緇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世宗

今歲來工肆成謂官自辦不取之民元十器儲積

以無復備索美餘資緣爲奸故也

無私幣用克有經

日若大國今三藝鄉

鳴底新多制

晝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

從此分四載宦邸窺園無跡

年不窺於舍園

寄命百里視諸一堂

視遠而百里若

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

霸皆循良

吏故比之謹庠申義父母爾師

七士鴻漸于遠

翻封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爲儀

所重鴻飛導諸公歸無所於汝信處

之網也

周公也

飛則遵諸夫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汝信處而已

蓋願其且留於此無遠迎公以歸歸稱最銓階揚  
則將不復來東上而使我心悲也  
**續當亭** 更部曰銓部銓稱也稱量天下之人才也  
曲禮天子當寧而立註兩維云門屏之間  
謂之寧人君視朝所立處蓋時立  
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寧而立  
**相臺繡裳其忘**  
東土漢朱博傳其去朝去暮集名朝夕鳥因名鳥臺  
又名鳥府又名相臺漢百官志御史有繡衣直指  
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置來年東方盜賊並起  
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發兵擊斬之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蔽帝甘棠**  
受天之祐召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伐其條幹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  
布又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  
其樹而不忍傷也下武  
詩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不朽者仁以報召杜**  
元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愛民如子人號召父  
後漢光武特杜詩為南陽太守政治清平人以方  
召信臣曰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

歷城今賈君記  
蓋聞之為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為用也  
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為用也公既治歷城  
踰年而使者及於絳絳屬河南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  
何輒駕而返請留弗許謂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  
爾于斯役相隸蒞相承也諸徭役征賦唯是百姓兆  
民焉是出征賦皆出於民而為之今以賦諸其間俾各有  
藝極藝法也極中也謂貢賦多少準則中正之法也  
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會徵召也會集或征或藝極  
不惑而後用之左傳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  
是平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秋以有司者豈有賴焉  
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利百姓兆民惟正是供言無逸慮以庶邦皆供正職於常貢正  
數之外無而令無即於縣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  
豈敢為是匪經非常以侈厥度亦惟是役亦惟是莅  
功今典籍輕重布之功今謂課公而著之於今也典  
太史公曰余讀功今至於廣漢常也謂常法之籍也儒林傳序  
官之路輕重布之言各有差等也爾敢何異之有更  
于土者皆然也句法本國語晉文公定襄王王勞之  
以地辭請隨馬王弗許曰昔我先王規方千里以為  
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



有寧乎以謂及天之無... 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 孰不欲也... 庶幾諸長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 長吏實欲之以委諸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憤以

之虞雖轉於溝壑亦所不辭... 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大衆其未可棄也... 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既已父母子弟將自至... 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 既以藝極則侵渙不行而貧者勸後蓋嚮然於我有... 各相爲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在此猶尚逋逃... 而使即事於繁... 之爲也若不然我去而收其田里爾安能知之... 邑田以舉百姓兆民無能爲逋逃之故豈徒爾與



有榮施榮名彰施也左傳政王曰申成一人之榮乃  
歸絳蓋公為歷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  
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憊焉不敢有輕焉之  
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通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  
諸進士郭子重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  
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失陳也詩來游

卷三

歷城令賈君記

朱

王百

劉公樂峴亭記

樂峴亭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湖廣襄陽府襄陽縣已乃謂御史  
君曰昔爾先大父祖曰之除新鄭河南開封府新鄭縣雖介然  
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縣丞佐今  
子豈其事長而我伐使以馮人殺伐其能豈其行意  
而人稱功以加我樂功而使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不  
能不微功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  
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羊祐杜元顓杜預之為人今  
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樂峴之意

此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

獨如嚮之人哉嚮之人吾所為營峴者峴山在襄陽

羊祐鎮襄陽好遊峴山祐卒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  
地歲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望淚碑劉公慕

故亦營此以若效爾大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

為樂耳若汝也以汝能善繼爾大父之志於不窮而

位於桓公曰使管夷朱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

指夏口徐楊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斥卒

如所言何策之明也羊祐本傳祐請伐吳曰期運雖

清書  
功也

卷二

續  
意

為國非不險也及進兵之日乘勝第卷今江淮之險  
不如蜀關承結之果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  
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海內而更阻  
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直指夏口徑詣  
建康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而議者  
多不同惟社預張華贊成其計及平吳一如所料朝  
廷聞吳已平群臣皆上壽武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  
元凱既激漁清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  
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  
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之何計之遠也通目晉大水  
頃詔以水災

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是皆踪  
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是皆踪  
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山川之所動盪敷業之  
所肇造策之所為明計之所為遠以是得於峴有此  
故得樂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者若能無  
意二子於此乎樂峴亭之意  
正有祈於此今天下南結於越北構  
於胡蜀粟膠滯飛輓繼絕此亦羊杜一時南結北構  
見送王中  
不得相繼取給如膠之滯如繼之絕今何以明策  
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書嚴育嘉謀嘉  
獻則八告爾后  
即使持節監胡若越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

卷二

續  
意

以使者行水唯是南北交樞力百倍吳書何所出何  
以繫尉它伏中行而督之背南越傳南越王尉佗者  
南越人也秦時尉佗南  
海龍川今至二世時南  
海尉佗書行南海尉事  
尉佗秦  
使絕新道乘兵自守即  
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尉  
佗秦  
已破滅即擊并桂陳象  
神自立為南越王通乘  
黃屋  
左肅稱制與中國同及  
孝文帝使陸賈往說之  
乃頃  
帝遣宗室女為單于閼  
氏使臣者燕人中行說  
傅公  
至說不飲行漢使之說  
曰必我行之乃為漢使  
者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  
親幸之於是說單于叛  
漢  
每漢使至欲辨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  
願漢  
所輸匈奴繒絮米穀必  
備善則已若不備則不  
試以  
秋熟以騎馳驟而稅穡  
耳○賈誼疏陛下何不  
試以  
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  
于之  
行說而督其背縣官之  
費歲且鉅萬萬謂乾溢

不常仰給遂誡平章書  
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渾清零桂  
不啻涓委水淺通  
不通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  
無為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  
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  
左傳楚  
夫人鄭曼曰大夫其非泉之謂夫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府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且莫敢而告諸天之  
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二君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  
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何為不樂哉言二人有大  
功故得以有  
峴之樂汝能有二人之大功於國家杖屨不具眺望  
吾亦得因汝而有峴之樂何為不樂杖屨不具眺望  
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

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為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

則吾能但未知汝能為羊叔子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

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

如我與卿者多矣皆運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我百

前哲今聞今堂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藁乃當如公言

耳陵谷功名相為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為矣

賦自叙其功德勳之於石一沉莫水之中一樹峴山

之上曰安知陵谷不變遷乎

為此其辯在唐何之說于中也

上心居乎觀閣之下奈何勝于曰此未幾忘富貴耳

重生則利輕中山公于年曰雖知之未幾忘富貴也

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不得乎

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矣

承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為自勝者

婉矣為峴而樂庶乎縱之

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也

其功也預見王渾王濬爭功每謙退不伐曰武非吾功

春秋左傳集註蓋曰疏廣我師也

不辱即目父子俱乞出處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

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鼉之喻余於是知公不豈

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

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託龐公於二君子矣

卷五

鍾公集卷五

五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按察使周公為參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  
肥城縣舖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夫公慨然顧

今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

乎漢郭巨字文舉其妻產子三歲其母食其孫食

汝埋子于再育無再得遂掘坑三尺得黃金一釜

上云天賜巨官不得奪矣得取及母幸聖於孝堂

山廬墓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

生以時習禮其家予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

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

而賓客使者之所假道乎

何以崇大如公寢也

者之辱在不佞何

車馬馬士文伯讓之曰故邑以政刑之不修冠盜克

所館以無無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繕葺

會時事達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不致除弊亦不致

暴虐以重將肥之福小介於長清平陰之間

平陰克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也

州屬縣

場

卷八

以自辭疆場三句見左傳昭元年趙武之言謂疆場  
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愁者舍於隸人舍如隸驅

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場之邑在彼

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大諸侯之館如公寢今銅鑲之官數里而諸侯舍

以重罪也敢請執事乃錢君謝不敏

已報上既得可其營造自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視

先大夫諸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虔矣以慈諸大

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饗侯者為導

送迎曰導國語單子曰周之秋官有之曰司馬

國之賓至則以長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

勞望孝里而歸之視遠如邇

不欣焉望楚而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為盟主業孰與

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

傳矣而猶是舖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

為功無亦曰二邑之高狹自愛曾不遺一釐者踴躍

又何執事之不聞矣錢君既修縣城稱保障

原缺

原缺

熊曰三卓爾不群

牛之義 一附之附全邑任之何役此也有膏腴

道之心無論五領之為踰備矣傳外垣也踰備出淮

公蓋嘗憂之謂今吳江錢君曰南京蘇州此焉不

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

之金湯謂若金城湯池之固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參政行部過肥

子即肥城亦以為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司徒掌後量功

命日計工畧基趾也行其廣狹分財用築作之具具

餼糧餼乾糧也三月而集成不愆于素所處之期堞

凡若千所為堞若千云之方丈日堵三堵日一堵

上句法本左達今左為艾艾城圻圻便便人人事事

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

遠邇器基趾具餼糧有素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

司事三句而成不愆于素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

蓋猶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為小按察使

周公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守不為小言城守關

尹為令尹城郭沈尹成曰無亦堅乎若教勢肩至于

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工境猶不城郭今土數圻而郭

是城不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牛也地險山川丘

險以守其國與其動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

土堞之如塗塗附塗泥也附者也言如於泥塗之上

見詩天之陰雨亟漬亟隕隕亦義孰若延石之永逸

角弓篇

也是攝守禦而徵餘自帝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

而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詩

印篇苦夫成城舊婦傾城周公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

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見上王公維休維威肇自中

丞周公居東于宣于藩借周公居東為東人所愛

又山東匪除于庭而力于原除治也不惟庭中政

最巧合匪除于庭而力于原事修治且巡行原野

而致力于城築之事左有今知發大物是憑此又

今錢君知發周繆漏戶百堵斯興增見上註詩縣

車以築城綱繆漏戶百堵斯興增見上註詩縣

言售厥賦用在不疑匪良執事一簣之屬早

彼嚴邑何幹何植植幹皆築牆之木柱立幹而後

嚴險之邑而有此城以何者為幹何三人同此乃

者為植實乃三人同心以城之也三人同此乃

成此城易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

內丘縣學田記

是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群而廢禮由群邪也觀觀法也群聚也左傳今豈徒

俎豆之義始諸飲食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飲飲黃梓而土

鼓猶若可以致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貧不棄其敬於鬼神

惺不掩則其類泚曰吾何有於為士也貧不棄風俗之道士為政

風俗關於士習故曰士為政猶云其權在士也立傳羊斟曰嗜昔之羊子為政今日

之事我今尚何敢謂無恒產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

業已祥使日巧焉焉占果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

卷三

內丘縣學田記

四

內丘縣學田記

為士也已詳見沈到廷七十序白首呻吟語言既

無賴於余往按部內丘北京順德府內丘縣李于麟特為順德太守故按部至此

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黃金

事名矣事見重修肥城孝里舖記嗚呼曩今巨時能自託於上何

至欲殺其子以食母為孝也今又何敢謂內丘之無

能為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足

耕業匍匐有喪詩凡民有喪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

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不至使貧而為之宴喜於

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愉快於為士不至使嘆何則

卷三

內丘縣學田記

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虞芮所棄特備用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執用其地者讓

畔行者讓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田人所

耻我等小人不可以復君子之志何往是田也凡八

區東南北壇地各十二畝是祭山川邑屬壇地一畝

是祭無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宋家舖地八十畝東

四里舖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畝凡二百五畝余始

按圖得之想是清既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

日廢禮也應上詳士於禮及不乃命以為學田而具

卷三

內丘縣學田記

五

內丘縣學田記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書名相傳以為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華盛

也事類賦謂華華之瑞芝白虎通曰王者德潤平

女有別則賓達潤達生於房一名連達象后紀有節

也又曰華華者其枝平王者政令均則生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華盛也宋書瑞芝志曰漢在元

文帝元嘉中雙蓮同幹瑞芝應圖曰其蓮為華漢在元

封芝生甘泉官帝作齊房之歆以薦郊廟封二年其

泉官內產芝九莖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

推賢有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人於斯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等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

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今則趙禹張湯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其餘不可勝紀是所謂九莖連

葉同復此都芝房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

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

各異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皆至方綺夏之徒

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

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

大之憂史記秦時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用里先生

山深谷遠避辟秦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焉

歸馴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拘於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乃隱商山不出以則碩人之過美阿碩人之過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注考成也樂盤桓之意言成其

卷三

張氏瑞芝堂記

本

七

卷三

失智過也詩人美賢者隱處則謂之賢而碩大寬

廣無取賦之意雖獨而希希歌德自管新願不於於

此若將終夫芝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

身之意也芝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

萌之矣奚愛甘泉商山哉言得靈秀之氣則生何擇

芝玄氣之精生於腐朽不者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

為芝生於濕地者為菌芝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

事忤逆瑾意三挫之不偃也奸蕪既難草口難風

紀茂遂言劉瑾既誅而風裁亦隆赫也凡曰不偃既

茅等字皆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

軒轅氏紀有草生于庭使豐本遠條世麗東土豐本

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豐本遠條世麗東土豐本

之實蕃衍益升椒聊且遠條且益椒樹似茶更有刺

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且歡辭遠條長枝也

言椒之蕃盛而采之益升因歡是椒也其條遠矣謂

其枝遠而祖孫奕葉棧樸之英十人天雅棧樸篇咏

實益蕃也德而人心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晬晬弗

道謂謂盛貌晬晬光士林榮之中和漸於家而以率

國則人瑞者乎朱鄭仁表德性中雅居家接人與待

卷三

張氏瑞芝堂記

七

集



覆夏屋者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

黍黑黍也即秬黍和鬱金香草釀酒以祭者又謂其

東方朔造此水還將穀以獻武帝帝以授陰升井

肉肌理柔滑龜祥帝集於遠乘之上主賜書文云

帝王又云龍得各龜者財物歸之家必昌大巨富

鹿瑞格物論也獸多屬十二辰及八卦惟鹿不屬一

番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

也一發五靶猶云中必疊疊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

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

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

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

勉強是即真即不欲宮童效異又何限崔魏遠迎之

地山之數石者遠迤邐崔魏謂土則中丞公之後興

乎子含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

聖天子方肇玄極綏明賜

瑞之賜也嘉靖二十三年秋八月王中丞內苑嘉禾生

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零璽靈黍五出者一〇三十

九年總督胡宗憲蘇芝草五白龜二上悅命龜曰

玉龜芝曰仙芝禮部因請謝玄告廟許之〇四十一

年四月癸酉縣散官王全進五色龜〇四十三

五月乙卯上夜坐庭中御膳後忽獲一桃明日復有

一桃降其夜自苑生二千未幾壽鹿亦生二千群臣

上表稱賀又四方貢芝共一百二十本何多瑞也

天下日濡旱麓之教

名麓山足傳德果而小楷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

第樂易也若于指文王退何通此亦咏歌文王之德

躅盈庭芝則有哉

公於子含曾大父行也

矣澤欲剪矣

不守者屢矣

直以肯世業

有邑武王豈不仕治厥厥係謀以燕翼子廷邑草名仕

王遷鑄之事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

肯如肯堂煥然若見祖宗章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

振簪紱之餘響

永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芝是中丞之土未敝

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應上王君德至於地且

挽顧聖天子綏明賜意

東疆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疆劉村人

北京其定府冀州棗疆縣

村東南去邑三十

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

某所建也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倉而藥

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倉而藥

餌起之

此助疾病者察倉即倉公也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此助貧者

此助病者

卷三

東疆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土

卷三

卷三

東疆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土

卷三

卷三

王衡家太子  
家春秋八

為一間右家令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通  
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  
處其中也有處其中則棲託之迹重而流移通逃欲  
為不逞者沮於嫌忌之勢矣棲託謂建三官廟可以  
棲託而託以固守望也

卷三

陳劉將軍建三官廟記

五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傳不全載 只輯首一段 輯贊

王公字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

東晉王導封始興公謚文獻至宋左司諫續徙分水宋王績乃晉

之孫也公之曾孫至元夢聲為崑山學正因家焉故崑山改

太倉崑山縣名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武宗毅皇帝王倬以進士顯名為南京兵部

右侍郎即輅子也倬生惇舉進士選御史不由行取  
而選御史

卷三

王公傳

五

數異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官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世宗肅皇帝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

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為

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

代也不及任滿時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即安陸州世

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

人人魚人殘害之意晉書祖逖曰吾貴人所不知而舍

入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為百姓治之不及貴人

問去聲  
少聲也



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以楊照大破之獲首八百有奇功施邊境高父子策定城池功施邊境高父子嗾削臣父功狀嗾削臣父功狀而壅

先帝嘉靖拊髀之明家安在對二王父趙人上曰昔

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

為列侯聖明通鑑

林塞於虜為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

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慘慮敗則潛師出塞

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

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為

狎戰而高得持之惟為萬所特威寧王越封以汪

直與俱出塞氣奮人至同功一體有功德封二句奴

功不深漢紀薛公曰韓信彭越三人者同功一

體之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人也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勃深相結以制諸呂二宋史岳飛敗兀木于朱仙鎮

元木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乃止時秦檜方欲和金一

名下十二金字牌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名飛還遂殺飛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今山西汾州既少孤而母太

淑人李年二十餘歲古規西河地以故失不為儒太淑人

常恨之恨不得使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

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鼎

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遠太淑人存也本傳

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邑庠猶日呻吟

呻吟見沈封如病軀之就屢使其父母飽瓜童而

進退維谷言進退皆窮也坐自朽腐是為從

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甘

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

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然

濡與群處即相顧惜之意莊子魚之然耻夸昆

之於人富飲飭小人母得夸昆也言天方震

達直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昆以求舉雖狎必以

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

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貴有與馬且年

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閭中里閭無異布

衣時曰吾幸未憊疾困庶幾與里閭故舊遇諸塗何

可使其引避而輒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儻哉莊子冠冠冠冠如而夫者一命而品命而

兒爲不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介山名在西河今屬山西汾州介休縣

豈之推之後耶言祿者左傳僖廿四年晉侯賞從

晉之多賢由今汾州

來遠矣子夏既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

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周紀魏文侯

家食不輟粗糲安步里閭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

極一旦使之俟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美品列而

後御味備而後舉厭美厭苦之厭與上不厭厭字異

坐校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晏茹藿自以味之極

率乎率有自意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伐檀之風

焉蟋蟀唐風蟋蟀名唐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

非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毋固曰身既隱矣焉用文

之見上然以有激將來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

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意蓋因以爲訓也既已三

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迫斯可見雖曰

未學謂之學矣此意實悅應傳其斯以爲實行君子

哉然則可謂爲行君子矣得其子而益顯也伯夷傳

得伯夷傳

行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得伯夷傳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

字敬之徐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

好去聲

授弟子室中非其好也

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

今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令千里誦義爾

即當效譽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

卷三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卷三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徐公敬之傳

而彼皆藉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婿行皆魚肉之矣

也以前籍藉也魚肉殘割之意其傳魏其侯黃安

後皆魚肉之矣

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

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

從為吳相辭行兄子種為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

今苟欲勃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

時說王母反而已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

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召外家宗人

及里中父老日高會大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

會數問其金餘尚有幾趣買供具日里中少年豈不

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

既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厄

不見也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

口不忍獻百金

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之禮公子則行辭讓

自言畢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百金

安留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

也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堂關開掃除其一為

求盜亭父

捕盜賊也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

金人說說曰太橫矣僂不聽朱乃瞋目視公曰





川千載行即雖汙邪且不失焚牧其中獨奈何棄百

世之利不爲乎河邪下地田也受乾草也謂民取焚

河渠書故盡河渠棄公既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

地民交牧其中耳重公門外時時以千旌來鄭風千旌在浚之郊

施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

外謂之郊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而來浚之

郊以見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句法本史記

賢者序西門君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

失廉頗傳趙使曰廉即有從季子中行來者與許夫

人爲夜灑掃早帳具至且不倦魏其傳武安侯欲使

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蓋中行未遊京師所

帳且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史記鄭當時年少官薄

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蓋當時有才余爲郎署中時中

德皆祖父之輩與爲友也行輩也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

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

百頃田何不成也言民既煩苦不爲何不自與家大

人謝曰吾聞興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

事也句法似衛霍傳贊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

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故大將軍謝曰

彼親附士大夫招賢勉不肖者人至之柄也人臣奉

法遵職而已可與且吾邑長老居間者終不語今長

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

長者如此可法似游俠傳趙陽人有相先者邑中賢

夜見先家先家曲說前請乃謂從家曰吾聞維陽諸

公若此間多不聽吾言今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

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待我

去今維陽豪居其間乃聽之居居間謂兩邊和輯之

也

卷三

徐公敬傳

主

徐公敬傳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郵人也浙江寧波府郵縣附郭以文無害試補奉

化縣功曹史記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

也漢書云河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在家人時嘗稱詩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句見文王有聲詩註云貽遺

本簡以潤澤生也燕安翼敬也子指成王也言豐

平遺其孫謀以安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

無事矣曰信斯言也予幸逮事王父母父母王父王

又以勤勞父母予奚賴焉其為王父母供具服飲食

之視父鎬父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三

三用供具三用供具所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已自盡者

而不知其所由辦也長公既收弟仲於維揚次弟賈

客死而以其喪歸葬而為季有室以託姊子想是為火弟娶甥

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孤葬不能喪者如其

弟仲郵族筐篚賄賄至無暇日不為厭焉凡器而筐

而賄賄之具仰給者多不以為厭也筐篚竹器盛禮

賄賄助也賄賄也所以助生送死則至意也賄賄曰

之也玩好曰賄賄以玩好之器物數陳而長公出入邑

星少年輒自避避之所謂解出入人皆過而與之言則

趨晉書敬也婦姑勃瑳不出相閣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

不使王彥方知也之意其為人仰慕長服如此功

穉爭閤也相閣門限也莊子至無空虛則婦姑瑳瑳

言窄小之屋婦姑常在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

其妾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

大義而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

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每往問疾必有人

傳意以解於眾執火竟夕身傳七劑七劑也劑湯劑也

以此無間處眾始服長公遂節云再補蘭谿縣江金

爭功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

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

如此先是長公值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微亡者

值遇遺金而拾之也微即郭解傳解使人亡者至謂

微知賊處之微謂暗尋訪也亡者亡金人亡者至謂

長公曰案中裝都料也將輸縣而先門門未開假寐

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遠矣

然此其地也言拾金者去亦已遠不可長公曰此其

地固在索之豈遠乎即舉以昇亡者亡者捐十金謝

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

也還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實行

不可及也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

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意

司則移長公以具獄謂獄已成也移長公覆按長公覆而轉

見其冤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登之反翻同謂翻長公

曰意司豈少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

命也我苟屈於郡守成案不咎之不猶愈於殺人以

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徵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

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為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機越今浙江地機機詐也謂信與詐也

賢者惑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護之可與立哉

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德我又何可啗

以利也史記沛公曰秦將買人子故有是驛更不難

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德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

吏者今無美夫今無美夫程明道為郭縣主簿與通

秋猶其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一日運使以告伊川

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一主簿以至簿敢言運使不

老不能即是此意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

省中新進士皆擢各部觀政此觀政余時為郎下何

使君補鄧州河南南陽府余尋出為鉅鹿郡北京順

守順德占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今北京大名

郡鹿也同知在漢為郡都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史必直使

君與使君相勞也相慰勞不雅已聞次翁為人翁名

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山西太原府陽嘗補郡弟子員

不就以贊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晉陽之義

焉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為孔道大道也往來次翁

乃簿正厨傳厨飲食筆使諸走走謂從役走卒也筆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約客至當御者往輪

當直者往給其役勿遲緩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

使者應乎烽火益往來給應之多未嘗一日詣對

幕府夫言其材足以辦不致罪責也李廣傳廣從大

長史持檄將軍擊匈奴軍迷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

道收急責廣諸幕府對簿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

漠障塞尉譏客出入一水旁流懸崖峭壁連天津黃

崖嶺東垣古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

箭中倖纔二金笑曰腆厚矣一抱關吏何功於

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質焉旁引成

事而已宋書王仲武事之可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

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

翁魁梧美髯長者昆崙魁梧壯大之意留使君余以

少不視產而長翁乃善賈長翁次乃翁撫長翁子

則無不若已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

然有過未嘗不譙責讓之豈爲第五氏哉言已與

一及十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以不

可謂無私晉陽王太金傳即晉陽長老亦言翁依儻狀依儻豪俠

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

睚眦受累讀此誤睚眦也睚眦睚眦也睚眦睚眦也

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居間謂居中

然計畫之耳不必

人人嘗施焉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

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徵謂訪問之也如今一應時

祠官方貴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

則使君從鉅鹿之所爲時于鉅鹿次翁屬在鄧也後

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鳳翔太守移蘇州太守蘇州

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

不視產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塾學以教授

一日越人表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

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裴去裴業使從裴業也

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視曩倖箭中二

金實腆矣應前倖纔二金笑曰腆矣蓋薄廉吏何

不可爲哉漢廷熹中碑書所載叔教事與史記不同

薪一日莊王置酒爲樂優孟乃言孫君和楚之功即

使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

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

吏常苦貧獨不見孫叔敖孫叔敖孫叔敖孫叔敖孫叔敖

子而加封焉余惟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重之

誠日莫途窮奮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

所爲而棄官則又從而極窮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

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復用之而竊輕富

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

迹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夜亦徒爲罷去耳。  
 身已隱矣。安用名高。左傳之推曰身既隱矣安用文之愈避跡愈著。  
 夫又遑恤我後乎。遑恤我後是三者故皆不出於  
 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  
 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言次翁抱關  
小吏耳無罪可逐無名可高無復進可觀則何得以三者誣而稱之也

何季公傳

歙書

歙書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即周穆王時偃王  
 者徐子。偃王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于孫  
 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  
 稍遷歙之傳路。歙州府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  
 遷休寧。縣名亦屬歙州府凡五世爲兆義兆義生政。  
 景皇帝時用鹽筴起。同謂以煮水爲鹽之策起家今  
 鹽商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見顧  
 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磨著。以復是瓦解之術也。  
 何以稱少。有聞智。即百金。不猶當奇勝耶。皆季公言

謂即以百金歸而營于里中。便隨手盡何以計。外有  
 錢財則聞智巧以求勝也。不如再往居塞。雖百金猶  
 愈於身爲賤役。錙積錄累以奇勝耳。○傳于貢廢著  
 驚財於曹魯之問。廷物貴則賣之曰廢猶棄也。賤則  
 買之曰著猶積貯也。漢書亦作貯。又天纖悉筋力治  
 少。有閭閻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又天纖悉筋力治  
 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  
 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販脂辱處也。而雍  
 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伎也。而鄧  
 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  
 此皆奇勝之所致。遂迄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  
 生季公。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  
 俱徧遊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率。相矜以賈  
 傳洛陽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又宣曲任氏之  
 先爲督道倉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價。

銷叙好

卷三

也

望上

當之聲

初亦已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公通於其間高門出  
弗衣食公事不異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  
率故富而咸謂李公有家約也不約即先是公父舉  
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  
乘矣凡郡縣志皆謂之乘取晉二兄之亡也公慨然

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棗中裝託我  
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無息業謂蓋終其身無私

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陝西華昌又勸之往曰無

念爾祖又王詩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廷無使我得稱

長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

何季公傳

李

也

卒以卓異聞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覲御

史君所為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還休寧營萬安

里而老焉左傳魯麗公將遜桓公位縣大夫舉賓射

必迎公為賓公彊為出竟不再然閭里暮之親功大

小功服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為鮮

也舉火謂待其賜濟而後得炊爨以食也晏子書晏

不足于衣食者妻之之黨無不乘車者毋之黨無

之以聞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公以季子金孺

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

河丞所視二兄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事如姑汪

孺人所也妻視二嫂亦如姑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

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

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為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

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俗尊大之

以貴倨傲人也貽吏傳輒謝人雖賓射不再出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記鄉飲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

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禮記射

之序也彼竊借龍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

何季公傳

李

也

先後父子以仕顯者有道哉先後非前後乃先之

意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賈誼傳子貢結駟連騎

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

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

也傳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

好行之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

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汪從龍傳 韓首段 輯贊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南京歙州府歙縣。其先汪率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邑之潛川。徽州府績溪縣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為從兄。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計至日計輒往傲而輒以行。傲備備也。輒畫傲乃焚觀禰諸積錫相襲也。路費乃焚棺索也。輒乃焚觀禰諸積錫相襲也。用盡乃焚棺索也。輒乃焚觀禰諸積錫相襲也。骨骸諸積什襲甚固。橐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

本主

汪從龍傳

手小 卷四十八

於舟。龍輒夾繞舟。舟且覆者數矣。眾計無所出則偏索舟中諸非常物為鮮。蓋意有珍寶非常之物故龍夾繞舟也。有髮几澤可以鑑者十具以沈。猶是也。髮赤黑漆色也。几短案之几言髮漆之几其光澤可以照人如鑑者沉之江而舟湧如故。有丹砂煥如燦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銅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燦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着木底鞋若皮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而眾愈益恐泥出穴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而眾愈益恐時道壽偃伏莫敢動。即再索舟中念與櫓俱沈耳。尋失光所在。此亦一念誠孝汔濟眾弗察其所負者枯可以孚豚魚者。

骨矣

季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見苦為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越世家陶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味其弟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味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受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及起為吏權稅泰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數不下鉅萬誠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從龍以太學生為官權稅泰山供客間泰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宮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宮構具署後數十

本主

汪從龍傳

手小 卷四十八

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噴噴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宮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為用。即諸雖欲學吾術。豈吾之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貨殖傳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其智不能守其謙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南京陽府徙金陵今南京

再徙吳門今蘇州府家世服賈云賈事也隱君即嘗

挾策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終不欲數數佔

果間佔果也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

息利息也借一信而償兩倍謂利之所生息喜曰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傳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

而觀然我則不服頃之乃如京師與燕趙游閒公

子為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跕躑踰六博翩翩

未厭也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操長袂躍

富厚也利從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

將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君嚴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

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朝廷何以稱焉傳由此

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也節隱居嚴而胡為

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傳子楊朱曰違違爾

後之餘樂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傳子楊朱曰違違爾

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傳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

抵毘陵

懸囊覆諸地鎮主記記諸故人所齋問遺其家者某

若干并委之無吝色盜以君雍容睥睨故久立微

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既已裝單單同橐舉夫

無已述將在睂睫焉不腆千金由將不足以免之即

逢豪視詘要撓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逢豪視詘要撓腦腦受子事強暴之國難事之煩煩其

不翅若自其手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貨殖傳曰  
 食之者欲節衣服與用事僅僕同苦樂又陶朱公善  
 治生能擇人而任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  
 與貧交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  
 所已責不可勝數官施謂備嘗其貧苦而明細施予  
 其券而然終不為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為用既已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少年間屬有天幸關智智勝爭時  
 之愈益慕鮮之行爭為用屬有天幸關智智勝爭時  
 時會繇是兄弟滂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貨  
 傳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關智既饒爭時註未有錢財  
 則竭力營作以生之少有關智既饒爭時註未有錢財  
 饒足錢財乃還時爭利也居閒田地之樂歲時祭祀  
 依者以財力來輔人也

進醪飲食被服自通也進即博進文進之謂高祖紀  
 住賀蕭何為主吏王進註主吏功曹也王進主賦歛  
 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蕭聲轉為進  
 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禮器篇周族六尸曾子曰  
 周禮其猶醪與註醪飲錢共飲酒也錢之所飲皆均  
 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目為昭穆次序行旅計之  
 禮如世俗醪飲之均平也貨殖傳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起塾於家日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懸耻則無所比矣

灑掃治具度可供十人者使三千侍酒於前庶幾賢  
 豪長者適我哉塾門側之堂治具治飲膳之具也  
 具候晚尤好山水往往在虎丘石湖間蘇州有虎丘  
 武安晚尤好山水往往在虎丘石湖間蘇州有虎丘  
 中有洞庭為廚傳廢置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即其方

返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一於舟廢一於車  
 謂惡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三動鼓角用動鼓廢  
 置也一瑟於堂一瑟於室一瑟於室中相去雖遠而鼓  
 動也

李于鱗曰王生往為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  
 奇士也父之仲子以諸君所為隱君者列傳言屬余  
 余觀所論大隱君者梅子真臯伯通之倫與梅子真  
 通即隱居不仕舍梁鴻於無下者亡論封股薦母  
 稱篤行君子即弱冠避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  
 所取焉烏氏保一鄙牧長今安得抗禮萬乘事貨殖

氏保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物間獻遺或王戎王什  
 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焉牛秦始皇帝今保此  
 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夫保節及稱倭夷犯郡時隱  
 人牧長禮抗萬乘豈非以富耶及稱倭夷犯郡時隱  
 君傾身佐縣官之急縣官天子也平準書富商大賈  
 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為閭  
 里幸見何季公傳雍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  
 具庶幾賢豪長者適我仲子故奇士其所由來遠哉  
 仲子故奇士應贊曰仲子之奇士以  
 隱君交游多賢豪長者也故曰由來遠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太恭人傳 不可草草讀過 太似司馬遷

武母并陞人 北京真定 姓畢氏 處士宗伊季女也 其

先莒州學正忘其名 以直言顯 湖廣參議

孝行表里門 以孝世 臨漳訓導居仁 稱經師也

以文學 母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義 內則禮記

女子閨訓 歸邑處士用之 遺腹三月而用之 年

纔二十有四 既彌月生子 彌甫 誕發語辭彌月終

十月之期 凡三十二年而彌甫舉進士 除長清縣令

卷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

武母

山東濟南人 爲吏部主事 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 又一年擢太常少卿

而母封太恭人 是時母年七十有一 五年而王用三

錫蓋殊遇也 易師卦三爻辭 先是彌甫在諸生中 母

年五十有司 上言節婦狀 先是彌甫在諸生中 母

先帝令表母里門 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

身相勸也 託孤爲難焉 綱紀晉屠岸賈滅趙朔之族

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 嬰曰死

他兒歷山中 嬰出杵臼曰子爲其難者 吾爲其易者 乃取

善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 嬰與俱

唐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且實告乃族 一寡

婦人而提六尺之孤 義不辱則設髮膚以柱求者 此

無已感慨經溝瀆自謂永訖 永長訖蓋也 此計

盡無復之耳 季在替夫婢妾賤人感慨而目殺者非

無論形骸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 卽身亡而孤存亦

爲無以自免也 受其孤而使有所不可知 猶爲重遺

之矣 殺身則誰撫其孤 其孤之成 既阻薦饑餓匍匐

据薦饑饉年仍薦而至也 虞書下民阻饑拮

兄輒貽不淑 淑善也 蓋亦天所不能奪也 衆方用暴

卷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

武母

以孤爲辭是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 將何

所不至也 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 言爲夫立孤自其

能奪衆方用暴而我苟以立孤爲辭是我示以孤

之爲累而誨之使謀害其孤將何所不至也 武母守

節此便見有母才 彌甫又爲余言母家代自有節

婦蓋其天性也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不成也世八皆謂守節可相勸可相勸而成也而敗烏在其為天性哉靡摧折也言或待人勸勉乃守節倘或有人摧折之此非天性也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其義氣孤苦至可憂者姑自苦者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姑靡之而不敗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姑靡之而不敗

卷三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女太安人尚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今踰年傳者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主則如服焉皆作不而自苦者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族長靡之姑註不以扶助德美為榮龍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若義鳥不以扶助德美為榮龍也曰婦何家不可居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袞經而猶未置焉見欽史則

錢唐

卷三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靡之而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美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美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鮮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言此三者皆難者曰姑且老可喚貌諸之謂何難者之言謂姑老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孤業以托之於季子若又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子若曰是可相勸而或也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耶或立其子雖靡之不敗矣今

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為一訖計乎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卷三  
後漢書  
里八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郭氏合塋墓誌銘  
行實不輯 輯誌銘

志曰今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

御史再按畿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初直隸真定縣知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從幸承天除道漕運河漕有司造州為梁覆土其上列檣屬之而大駕以渡蓋自知縣時腰畫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廖再入寇遂皆以提聞賜俸一級永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某及秦池州知府柯某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解遷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毋太恭人仕

卷三  
墓誌銘  
中光

宦至二千石出守太郡遷留踰代民遷道而留者分

泉西徵秉憲一友知太原府三年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兵備凡一年歸濟南

十有五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蒂一

第沮於自效無所謂不可覲非常之遇於總墨之外

而槩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總墨謂常法也可

是為銘銘曰

莫致之其孰寔之莫昇之其孰寔之寔貶其胡載

是器是容是幟是從有是器局乃能容物有

能獲上治民寧睹焉是託勿適焉是獲顧之意適

專主也寧從容收  
功勿專主必獲  
約不劑能格不制才庶有開於  
將來  
約繩約也格資格也皆位不配德之意但後幾開格於其子以報若德耳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輯畧 凡三設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慧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  
士會食采於范故曰范武子又曰范會其子孫因以范姓 恭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美元末有名思溫者自東平兗州府東平州避亂於郡之天馬山濟南府有天馬山因家焉是為濟南始祖云思溫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娶馬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龍鏡頭於牖拖尾於堂者莊子乘公子肩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諸生咸辟易走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注言人馬俱驚惶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君不動但曰我獨何覲焉頃失二龍所在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可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樓之則諸生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由是咸奇君三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獨喜益自負高祖紀高祖斬蛇有一老蛇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二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託負恃也自恃斬蛇事十二舉子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士君既征羌羗平時拜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西寧道征羌平之屬北虜旁塞

鳳音

鳳音

鳳音

鳳音

鳳音

鳳音

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往風其

王俺答不亥名曰君移部乃直武威今陝西直州是直武威

厭人耶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候

望寒苦父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

首見殺如以幸不屯備南山即所請朔方奇士亡慮

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此地漢以前為月支匈奴所據武帝始立張掖武威

合將焉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彊也

即諸羌願合陜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虜無

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頃之君輒出莊浪陝西則屬

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黃羊地名抵黃羊則君

在焉虜乃引去

余往在關中今陝西聞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

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羌虜一何

雄也起於卓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

舍堂吉而就黃羊乎乃趨紅崖羌果至迎擊之大破

其衆二月海復戰于紅崖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

戰其酋長焉爾定數輩而羌平屬北虜旁塞君以

策却之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

往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崖是役也斬首數十級并斬

青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算云事聞尚書上其功

未報明年以他向令以一儒臣卒謫去何以自見乎

奏請免其官初以歲吉士授編修未幾分校天下士謫開州判官

身身猶使制於唇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執執耳

故當叶龍祥哉龍祥即上二龍是為銘銘尸

孰是倚而伏之孰是踣而復之言其語與其結於

口也寧結於結於虜猶可禦也結於口不可也

也也法本武王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也也助助盟盟小事小事曰曰詛詛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紹字孟宣其先東疆人

代祖士賢徙爲歷城人

父福公生頤

秀美顏辭正德庚午偕計遊京師

壬辰領牧定州

良去者

而善者安

生卓某者道定

富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至

橋而去乎曰人有棄子

爾享轉於公之境哉

獄唯二囚繫焉登上考去

得半牛

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

知會朱仙鎮盜起

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

翼攻之

翼賊果嚮扶溝

蓋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子也

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

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

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

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

七萬餘緡是時公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

徐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自將軍以下皆



韓書

興成親期六月又省此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

見公治河有給理之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

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轡焉秩得比二千石也詩註禮

卿駟馬左徐漢元卿則二千石以右駟太守駟馬

而巳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駟故五馬為太守

美稱通齊間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為太守增一

馬故為五馬晉義之守會稽庭立五馬時人榮之

禮書見錢塘而毋夫人李且卒歸治喪比禮亦懸車

名孝公示節婦贊

日縣軍謂賜隱日弦誦吟嘯音節也誦口誦歌樂之

於家德軍不出日弦誦吟嘯音節也誦口誦歌樂之

篇章也吟嘯吟詠而嘯歌也又

王世子篇春請夏訪太師詔之檢古書文帖泊如者

忘其嘗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

吏部曰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

選郎

信何景明亦善公即雨雪逢人日江湖問客星

詩人日見西清詩話都人劉克嘗與客論云元日至

人日未有不陰時此意唯子美與克會耳起取書示

客日此東方朔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

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

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盛陰則災少陵意

天寶亂離四方雲擾人物俱災也客星即使星非嚴

牙陵之客星後漢書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

觀采風謠二人當到益部校館吏李邵舍邵曰二君

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到益州分野摺紳至今傳

何以知之邵曰前有二星到益州分野摺紳至今傳

誦之因知孟宣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

與後進薦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

剛直使酒不好面

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尊大如

矣自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

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六十樂天今

已矣公安此丘貽後祉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存道新安潛川人也

先曰汪華家績溪

公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徙潛川叔敖子若容若思

從子若海皆舉進士若海即嘗為江南經制使勸進

康王者也

汪公墓誌銘

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

來吳越間即哀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

公屬公早孤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

歸視息什倍彥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為行之

以僅一孫故不欲公遠行既行賈而歸息乃什倍

又欲之行然公以後幸任人為賈不使身行矣

計不下席奇勝者不當如是乎

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嘗相得轉轂殆百數賈

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

貴之樂賈奴人之所思也

貴之樂賈奴人之所思也

貴之樂賈奴人之所思也

商賈之利遠矣

貸故人胡輔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

且五年矣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為致前地也

地記

地記 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氏後與其三

垔等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雖以千金請罪客

曰以存道之義爾何不令居間辭之也詳見三

公既脫吳之厄固奴畜之乃暮夜持金來卻之曰

吾往即嘗為商賈之事何至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

給事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

明珠行公所公心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

謂客曰即吾兒受賕法曰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

不去今且以爾往論殺杜夫是時使公藉令楊比部

君名何不可哉乃大梁人愈益稱說公初公年六十

時會病以句曲山人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

如昔時然一切不關家事矣乃謂楊君治生者之於

養生殊塗哉無論愚者多財為害即賢者稱明積著

之理見晉書傳始亦莫不走利如驚傳其在閭巷少

人作嘉嘉家鑄幣在使兼并借交報仇墓逐幽隱不

乃所樂觀萬貨之情見張隱一人操息繼至輻輳通

卷三

汪公墓誌銘

空

七

卷三

汪公墓誌銘

空

七

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愈衰乎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  
即擇人而任時至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  
公以嘉靖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  
配太孺人方氏如孺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  
生先公卒一中即比部君余同年進士二誠國子生  
二人皆太孺人出也銘曰

孫兮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有利于子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此見公之

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壩上之後束臺金鼓皆朝廷

一倉令執聚軍國持平分可自致效甲成尊

以長史

此見公之

功曹除除補上倉大使必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

客是以倉令則以甲甲自給焉之見以可因分自致

且是役也實軍車之役也惟謹東臺較於與新執

殿不與金鼓然德已黃縣取給家原用諸弟轉執

此見公之

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陳說利害使之

自解之為從容

居一策改小真村巡檢屬有尉賊阻

君捕之君乃率卒往遇賊賊格鬥停焉十數輩賊蓋

悉眾拒我君卒不交賊三之一遂為所獲生君于中

卷三

趙君墓誌銘

全一陳

卷三

趙君墓誌銘

全三陳

十一

直兵在臂句兵在頸眾而視之不動也已乃從容為

陳說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尋辭事聞諸二千

石無不壯君之為人者錄書交最不次遷矣亡

何轉棄官歸濟南則上君世鄉舉于鄉之歲也君子

曰解官之難於解冠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

往耶奚自致有二也

言有節操乃能禦敵又按狀君

蓋記棄官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身與太公恬焉

顧所謂諸弟奔走徑賦者不以疲于棄官自諉

太公

父也歸而奔走往賦如故不

可謂孝友為政克明大

諒者哉結髮諸掾積歲試為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

可以為難矣

又謂客吾已試為吏無卑者去不為吏

無以余聞之殷少宰從游之士

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焉蓋稱舉德性今觀將仕君

之為人所繇來遠矣是為銘銘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斷而危可罹行之既

舒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山西路安府長子縣蓋曾大父

士誠始遷曲周焉北京廣平府曲周縣大父文名以高年起民

間賜爵一級父景岩名爲郡功曹時則生君以曹吏也君

爲兒時嘗問母郭氏卽兒年及母母笑若哉曰是時

爾且以纍龍梏輦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終日不嬉

戲弱冠以訾訾同財也入爲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健弟

高渭南李文進之屬

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卽以茹彊仕何國

今肅君以知惠誌銘

空山陳

夏、秋、冬、春

家不可爲曲道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及被徵

諸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疵纖趨以得人情

日者邊司馬季主曰今公所謂賢者皆爲可羞矣惴  
卑疵而前鐵趨而言註卑疵里賊也鐵趨猶足恭惴

惴焉猶日懼以冒於罪罟罟以罟魚也無不包藏

機心狙伺事會此非夫色厲而內荏者耶吾卽何異

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

言逐事出長短今日廷論局趣致轉下註局趣  
微小之貌駿馬只使頭於車轅下隨得而已進退皆

將伏尺箠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願

以其言賈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予卽

毋外孫趙氏者。毋緼綵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

田二百畝趙氏何憂孤乎以余觀於以葬山居耕田

而得食不責羽儀矣不責者不以一是而責節也易漸卦其羽可爲儀吉起

而爲吏身諛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汙辱哉用

居上爲右試官

又恐比周賓正傳比周賓正以宋尋色註謂各旅請之賓人未賓請之正余謂賓

正只是宮之尊者人皆  
賓禮之所謂賓僚是也  
爲姦觸大罪怨及朋友  
雨無王詩

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然在道以從君則見怨于友

諛佞安可爲也念爲婢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

王康君以茹素誌銘

六十一

危而毀成倖直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

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與夜故善爲言於楚莊王郊

地無立錫之地貧民困甚三月後復三訪三山  
至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兼數責餘田不顧

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賄枉法爲姦獲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爲之念焉廉吏奉法守職言死不

故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三施方今  
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地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銘曰君子之屯不亨通之意以保其

身有孚于哲人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illegible]

明處士襲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為縣官輸租廣川

縣是主計吏以輸者填委謀署處士牒以捐之遣

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賦稅即一旦出門

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乃竟自請輸租

也父之又為縣官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

中繼相屬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

之美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猶為暴藏孰與易之金而

囊中裝焉便也逆旅人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

卷三

襲公墓誌銘

本

本

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

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

豪長者馮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美處

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即

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隆之天猶意猶之露食也

且馮君不難指困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

乃為具三十斛

買償之馮亦不知為處士粟也

其命求無益於得即當壓糠覈奈何欲啖來飯亦卒

然喪七著覆地上爾

食於野野人以麥飯予之行數步得麥飯

地野人饑欲再予之播種額曰命當饑饉

亦食糠覈耳

此口約腹裁雖一錢們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

愈急世間守錢虜計取錙銖至老不休謂不肖子父

視產稱貸悉統麗游飲

作荒反笑其父繼宛其逝矣即倒囊入息於子錢家

逝也子錢家謂出錢借人而奴子母之息者唐風

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子

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

愈深而意愈憂矣

市乞轉溝壑令里開咄然相戒寧極慾於生前耳

嘗不慮及是乎

祈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

祈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

祈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

祈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

德合羽  
音韻賦  
淑上聲  
音韻

其所以持者狹而欲若奢故策之  
廢之婦此不過是曲背老婦笑行  
老嫗有疾而或廢棄者謂  
以馮身狐祥厲鬼  
而頻行爲祟者特依身于爲妖之狐惡厲之鬼而頻  
行爲祟以求食耳周國語內史過曰

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實有美德悼于丹朱丹朱  
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註夷亡協合馮依儀匹也秦國  
策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  
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鬼神狐祥無

襲公墓誌銘

突

六百四十三

所食彪安能以八尺軀磬折於前甘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行哉駢語補言跪拜而背羹曲如磬之

謂或面斥其名或稱述其行檢如數其罪而切責之也項羽紀羽召見諸侯將入韓門無不勝行而前莫敢仰視脉脉斗慙見上張明也

之東巫祝女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

今者臣來過於漢土古土偶人與柳栢相與語栢樹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廷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澼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

人降雨下溜水至沛于西處士其先喪強人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author's nam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啗音淡

州人六世祖諱全者始徙章丘焉章丘縣屬齊國而成  
而士達子而彥祥子而子整而昇祥子昇卽處  
士父也生卒子孫不載銘曰

不啗於人寧聽於神不啗不爲神所啗也豈貴顯命於神乎豈貴遺錢不取而

宜爾子孫拔擢

兮  
斯利訖訖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提公集德

林一百六十四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廣東南雄府保昌人

建炎中有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徙家番禺焉廣州番禺縣

高祖諱明廣曾大父諱緣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

饑盡輸其家粟數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

富人助貧民者籍欲為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

溝壑之身從父母之邦奪長吏振民之權游俠傳郭

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即事梁無異舉舉

卷三

李公墓誌銘

林四十七

即事公不聞有唐弟既壯則從公言田宅公即聽所

欲為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弟所為田宅

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易之此見公司勳君

封吏部考功司主事之千公之長孫既舉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

公輒稱下堂之疾謂不出雖足瘳猶有憂色曰君

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加故人腰者直此耳漢紀

公與光武同遊學相友善及即位帝使人以物色訪

之三公而後至即車駕幸其館與道故舊因共偃

卧光以足加帝膝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

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去

至城府義不可無趨走孰與下堂之傷邑長

吏使使問公年七十爵一級公曰自垂髫至今日兒

童垂兩一屨之民終不能束帶見長吏矣陶潛傳潘

史曰當束帶以見督郵潘曰吾不能為五使又言邑

長吏既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屨之氓何知事何所

欲言其長者如此此見公性尤不喜靡麗司勳君嘗

為市一褐自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乃

見西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

詩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此則幽王褒褒姬以致亂

之詩言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主

卷三

李公墓誌銘

主

不為應故

孫不載余惟人情少而自見苦為生難者必重棄財

見汪從何公不擇與弟田宅又聽易之即令公之弟

蓋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國語敬姜教子曰夫民勞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嚮義勞也微有廢著之形此

材淫也春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微有廢著之形此

家逐逐日月取之其欲逐逐則祖若父之產將在

他人公何以稱孝友于兄弟以為雖數易之亦猶是

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實嘗言司勳家



如此因爲銘銘曰

我履我卽其儀不忒是以有友德言我之所行我度而其心一故其儀無差忒而有孝友之德也詩在我室兮履我卽兮又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卷三

李公墓誌銘

主

墓八十

明汪次公暨吳稚人合塋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睡毗奴名曰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梃詬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

罷之而里中壯之美白梃之謂梃也奴蒲伏即匍受杖乃白

及犬馬惡駭者父疾爲侍卧起湊旬輒

瘳父乃大驩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菜

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買從公

卷三

汪公墓誌銘

三

姓有可姓有可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

諸郡部使者視鹽菜必召公畫便宜使公計畫其孰便而宜於行者時東海

有司乃藉公爲鹽策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

爲劉氏祭酒汪次公禮飲酒必祭先有先也故稱祭酒尊

也也浙江古越地漢置會稽郡後爲越州唐中貴人景

之守浙也欲賂於公而誣之法家於諸鹽商欲

賈督亡逃至括則獨疏次公名括公曰奈何以

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公曰奈何以

我殺季乃自詣更景目而誰之

公曰飲賢豎汪玄儀也

且夕且千金為壽不忍須更貴人耳

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

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

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

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于支家言我

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

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自首乃錐為二

子虜也

美烏令乃大喜曰

轅齒壯則良發軔雁行吾懼其泛駕已

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

御則致千里

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

御則致千里

御則致千里

孺人者歛之長林人

公而歸

公行孺人為治室中

產十餘家

錢不與筆

餘家家屬孺人矣

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

與勝黃氏

有符咒能使之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學謂公父曰何

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

之帝所乞丈夫子界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恥

夫

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

如世莊子附贅懸疣出乎形骸而侈於性

左傳成十年晉景公夢大厲史記又謂府君謝矣曰

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初矣

祖宗精與吳子夫

孫音石府主石室

一月舉之。公所請者界勝黃氏也。公之府之官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予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葢鞋綸如諸母為也。三胎餘非翠之歲裝莊莊羽飾貌此言繁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前門夫言綸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局歸諸母必攝絨縵國日歸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不若于賈謂後吳氏中廢孺人偏存諸

母而置其事云。言於不校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越有平倭功仲曰道某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塋公而孺人附中丞公請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新文即今徽之績溪傳洛陽即同列財力相君編戶之民富相傳過邑不入門則財力相君乃所至為鹽菜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請吏玩孰甚焉。不保名而自稱守太守救之不恡有玩弄官意大哉修業而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向法見

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見張是以能白首刀雖為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傳賈三之廉賈五之羅知取而不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耶。奇勝謂用智至其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性然也公傳至其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性然也公傳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燬其酷烈如焚而身是颶之見取於子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二人道同言作之迹以仇茲丘。實天作之善匹以仇儂於此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輟孺人行實 輟誌銘

推官

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孺人父是四川保寧府通判豈在

義善

視具嫂不知也見敗母太孺人序公既與孺人脫身出無家則愈益服勞節約以佐公更造再造即公意所欲

義三

太孺人郭氏墓誌銘

主

墓誌

既禮

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尺筆禁乎既禮及就養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既廩

傳言

學官時若更修小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曾祖衡以永平訓導入為德莊王經術不失家世也教授尋進審理正贈其父旺如其不願爾有此矣此善成

聖廟

余惟師學廢則六經無顯門東海孟卿家世為禮乃更使其子喜從田王孫受易孰若公家四世守曲臺之訓曲臺人釋褐而傳入說王者稱贊命之儒衡以

義善

義三

義三

義三

太孺人郭氏墓誌銘

主

墓誌

永平郡訓導人為德莊王教授既之國與藩體王上其績天子聖書勞焉尋遷密理正且四十載既致仕王自以師傳舊恩為畫像其四大臣一時出門下而儼然論石渠之署也其五大

入之喪。宗人喪焉。總者以功。功者以暮。豈為人人悅之哉。宗人感公睦族之德。絕麻三月者。則服小功五。至其教檢討。君通經術。不失家世。夷然富貴之際。美事。見前段。好老莊諸家言。而不惑於釋氏。又何較然於晝夜之說也。斯古稱同德者乎。公既博涉群書。官而尤精於易。數往復奇中。嘉靖庚子。屬且省試。先期調檢討。君始吾以兄幸。得計吏中。如大父成化。與子時。足矣。顧安得遂至。如曾大父為第五人也。然亦以十月二十日。遂矣。援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吉太。諸人臨亦謂。檢討君即吾不起。勿微福於釋氏。此之謂同德。易繫辭。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陰陽也。乃為銘銘曰

大儒人郭氏墓誌銘

今

謹

神明之胄。家是承既。竄乃復以儒興。神明之胄。成湯子姓之裔。後以國氏為氏。廣乃復者。其在武定。有廢碑於郭莊之。祀或稱將軍。若千戶。則金元以來。已為武定人也。有曰從善者。於公為高祖。夫嘗避亂蜀漢之間。高皇帝之興也。歸而處于今之永利。潘禮華修崇舊恩。于時大臣駢作門爰在中葉。潘德敷因心則友。貌諸孤。事俱見前。因心非勉。張也。皇天鑑維此王。季四心則友。其太史駿發世厥經。取諸襁抱乎。兄則為其教。王庭。翰林官皆謂太史駿發大興起也。世厥經謂期其決科而鶚火式靈開氣先宜爾子孫萬斯年。為王之神也。今野駁氏祖湯致曰鶚火式靈開。南宜爾子孫萬斯年。受天之祐。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公

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歿之八年。為隆慶己巳。乃仲子子賓。字卜得。

璽墩上阜。璽墩地名。將以其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附之。

也。則謂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墓域曰兆。亦先。

族人鬻之。先君子贖之。而幸族人營壘其側。以次當

陵元故祖塚上為非順也。元故祖即任元。乃受塚前。

隙地而先太宜人之偏在焉。日偏。且十餘年危受水。

患然既以杜鬻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則法也。謂乃。

方公墓誌銘

全 碑四百

今所請為誌誌諸璽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紘。名。至隋有惠誠者。為歛令。子淑。許。名。因家焉。歷宋居環山。地。四傳曰。十七者遷忠堂。地。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繼祖。繼祖生重榮。重榮生貴質。貴質生永寧。永寧生富清。娶朱氏。是生公。公生恂。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車馬。所居纓蔽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當送戍于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往役里中。蓋二十餘年。又不以任二弟。視二弟生產不知。

其不及也里中而賦必先輸以代置者具計而置者  
 舉子錢已之賦必先時輸納育食利能輸者辭曰以  
 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爲利乎（禮立公）  
 對素使曰父勉之謂何又因後有賊里中競勸惟恐  
 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  
 公先輸之矣率爲置義庄里中召父老以社伏臘有  
 事焉歲時會父老於社夏月代常慕大父之爲人身  
 布衣而邑令朱君使攝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予  
 敢望哉居常慕大父爲人言大父一布衣耳能然結  
 林有訟者使邑令推重里中稱平豈予所敢望全其  
 地各以公居間解之居間居中開爲全其  
 道地和解之也  
 家矣而里中父老若子弟盡由是無復身速于有司  
 也公生八十年以子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  
 外郎主事明年辛酉正月九日卒父老奉主于社矣  
 隆慶改元子賓遷刑部浙江司郎中  
 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子賓姚自太安人加  
 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真父曰道轉母謝氏二  
 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已九十  
 餘每飯必爲太宜人祝曰吾願而年若余而子若孫  
 若余而子若孫之婦視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五而字

方公墓誌銘

全一 畢四、三十

方公墓誌銘

全三 恒

上而嚙河受水不難數千里送戍于邊而難厝於坏  
 土（縣實王徽一坏之土）安在其爲堪輿家言哉斯足  
 有子賓矣佐賦公家而里中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  
 受其此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者邑令拱手受  
 成不以重乎生自本業沒秩于社中（初祭也謂公沒）  
 也太宜人自以祖姑之視之也誠諸子自食（其力可）  
 謂無德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二）亡狀（不孝）  
 卒于大梁署中子賓臨輒隕涕（三）以不逮二親之  
 永訣也（千）子賓年于河南（五）資來臨其喪（六）少保  
 永訣也（輒）目傷已獨宣（七）之不得與父母永訣

公又云余往江陵過總部方公為工部時視權且滿  
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時以工部出納黃抽分之權  
大梁署中時為河南按察司副使何以異二陵視權時也其清  
永訣大矣以清的文場今名是為銘銘曰

防者助明也

倚音原

卷三

社是饗而兆以食祝是昉而誠以息仲氏克  
諧以慰其永懷公生二千伯氏良朋維  
倚上阜之九然彈九黑子之地將安逃乎  
手之豈曰無瑞林之干今不如於焉即安今干水  
日無衣七兮不如于之永安且吉兮

金

三

翟淑人墓誌銘

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

餘慶

上何曲以備乎殷公以翰林檢討起為春坊右贊善  
學士尋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計一歲而三  
遷焉天子恩乃淑人有今封命下三日卒于京  
卿得年四十有六公以積勞論惟壘上特降文諭祭  
禮部移遺司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為工部下司  
營壘北起祠堂各如儀式美已而聖慈問勸乃復  
賜金錢道過喪期供職信乎濟南父老皆謂  
尹恭簡夫人以後未之有此也吏部尚書前太  
簡其妻亦加傳贈太保尹曼謚恭  
贈卹賜祭方淑人兄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于

卷三

翟淑人墓誌銘

金

三

友于無相賣焉而太淑人身女畜之淑人之父翟公  
年淑人來歸蓋贈公與太淑人女畜之卒于濟南居五  
而使兄事侍即公又三年稱冢婦矣念奉質共修  
之義恩結於心即不能輒為公置妾鬱鬱令失志乃  
淑人勸日益力蓋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輒  
為公置妾矣既生子又輒為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  
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  
慮者後為大耳淑人既貴正不難於樛木之風周南  
詩註言后妃能遠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  
而稱後之二南有樛木之風樂以君子則  
福優綏之美而南出木斯公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

召南羔羊之皮素經五冠退食自公受蛇委蛇註小  
日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曰也蛇  
蓋以絲飾裘之名退食自公退自公朝而食於家也  
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而精意啓沃無貳命也乃心沃  
朕心左傳解揚曰義無貳信無貳命不然入則鄉唐虞之閔大道王  
法納乎

聖德出則參家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  
公不忘夙夜所爲慮於太淑人者以奪於黽勉自效  
淑人與有譏矣狀安得謂內有益友焉十月之交電勉從事不敢  
惟是上所降諭祭文固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

卷三

翟淑人墓誌銘

全六

計首行告  
喪也

女士哀訃忽聞君之於臣分其大哉惟是淑人國猶  
賴之豈爲幸乎而榮寵得諸上者不一而足也淑

婦編高  
獨

人少食貧猶云忍梁肉粗糲而綺縞疏布以粗糲當耐安貧梁肉以粗

差至

色必先宗人太淑人外家次諸翟以爲差自稱家

細首述

婦至有母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

蓋四十年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紉就  
業淑人躬秉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歲寢疾恭人  
夙夜祝北斗自代啖茹永單茹菜也所食者蔬菜之屬所衣者單布之衣

三歷寒暑朝夕上執饋數進必鮮見後劉處士墓表數見愈益鮮註  
下至厠湔浣不以委諸婢若君尚無恙建爲郎中則論身自浣滌後與侍者不取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制有曰茂昭孝敬存于勤儉茲其槩已銘不載

卷三

翟淑人墓誌銘

全

兆百五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既聘于潘屬翁鐸疾

革急也檀弓云暫詣視粥藥不起輒留事承德君

後以子貴封時年十有五歲耳蓋諸嫂不敢以其少易之

承德君尋報府為王中使收租東阿陽穀間

兗州府東平州出者率半歲太安人奉姑李即無不

如承德君在母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年

生三子子雨即卿令子震邑諸生子覓行

人戶部員外郎承德君出者率半歲即三子又無不

以事父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已未以戶部君

封太安人王辰卿即君迎養邑中北京廣平府邯鄲縣明年戶

部君左遷汝州河南汝寧府走邯鄲道謁太安人

文帝幸鄴陵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

走邯鄲道也註慎夫人邯鄲人也走音奏趨也一云

向也而太安人某月日卒矣汝州君復走邯鄲道與

邯鄲君執紼東也紼引棺索也余惟太安人為婦

時十有五歲耳又暫詣留向猝不及奉無違之訓承

德君又季子乃使季無夙夜行役之感是為倚其子

於堂下豈不難哉倚任其所事於婦如其蓋五十年

三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併事母是兼理天道也

人情嚴父而怙愛於母非其道承德君出者率半歲

何以使三子有今日非其道言言非三子有遠則夫

又不然豈其備百行集眾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

令以為太安人願乎必不能矣據邯鄲君狀太安人

性喜施好聞善言叱咤不出於柵柵門限也曲禮正

寢之夕大風仆屏屏風也當行并遷路廟備日

周官官人為井井田記并井所先是安人見二紫衣

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謂壠值召芻於道莽然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公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南京鳳陽徙

長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四世而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

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古圖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

其工無二無與見者謂吳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

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

相發若輟若起父益奇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贅

壻也館塔於其家謂之贅比於子如人死贅是猶若

不欲遂適之承德君故儒俠財力來輔人也好客

日推解不視生產淮陰侯傳韓信謝蒯通曰太安人

又為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

我家藉我家見長雖日推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與

里中豪獻牛酒為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

夫也父之承德君遊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

日操作供具以為常至嚮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

不知其所繇置矣汝寧君徐子與為河南於承德君

為季子昵不令就外傳於外學書計於外傳教學之

稍長猶自授章句即情弗忍問也太安人

顧熊讓不少貸汝寧君亦父事太安人

每夜呻吟呻吟見則太安人以機杼相機杼

刺膏刺膏稱寢刺膏汝寧君嘗言比叩

佔時聲嘗若從機杼中出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

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論

丙辰遷郎中克江南治獄使者刑官出便道兩詣

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漢書萬不疑為京兆尹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冊縣問不疑有所不平必論誦其

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其他時必論誦其

愛書狀如目前愛書汝寧君既再

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愛者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

語自當而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既再

補郡汝寧太安人乃從長興來亡何謂曰我先

不至汀州福建汀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守古二千

石祿甚厚自吾為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居非命所

當託謂過於即不任饗徒以疾為爾憂若猶是齋廚

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為汝寧者數

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真不日循吏云屬內考汝

寧君有所中有牛傳當左遷解郡歸遂循不欲行者

卷之三  
月二日

二年太安人乃曰吾老啖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若水上何至使王長君兄弟遺百金裝署曰

太安人甘臙之費乎受之何辭也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刺客傳嚴仲子奉

卷之三  
月二日

八歲某年月日汝寧君以祔 承德君之壙顧諸山

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

宗考功臣誌中宗臣字子相號方城汝寧君名中行

考功誌稱汀州君誌曰古賢毋性自有之乎抑因其

子以立名迹矣汝寧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

者已不得如舊優僥之用春秋斷詔獄言用不侵其

帝時男子成方遂更賜人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

貌甚似南人子方遂利其言與得富貴於是乘黃犢

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騰

視至若與嚴發言京兆尹馬不字受僥後到叱從

吏執縛曰昔刺賊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易之曰公卿大臣當用兩

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又不得非期自表效

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經術家世儒者哉太

安人誠以二母自視而計是乎二母謂范孟博之母

母教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密齊名亦

復何恨見上語雖怨而不怒然一何決也太安人所

云乘時白見冤狀勉圖功名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

彼云爾又何辭氣纏綿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

而知禮性自有之美是為銘銘曰

豈惟夫是躬亦惟予是相豈惟予是荷亦惟予是  
 儀豈惟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惟逸斯敗營提斯  
 蹟成何有何下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卓彼明  
 淑於焉貽穀蹟亦敗也與蹶同義穀善也貽子孫以善道也

明故封孺人賈母魏氏墓誌銘

余為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同為郎故得聞孺  
 人孺人生十歲處士君父於御史君有貺命矣貺

況賜也逾年而孺人不幸瞽處士君且將篋采返焉篋采

聘禮也納采之禮古有御史君為父封君言彼初固願有家也

封君諱璿孺人卒歸御史君曰從容請御史君置妾

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戶部君為御史君兄方置妾

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也御史君在

武皇帝時建元正德九江盜起自擄孺人破之西

又忤九江府提督也魯馬魯漢紀荒涉山屬清江為州里乾清宮災奉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

又忤

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呂太史相

誌中孺人一處士女又瞽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

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

古人所難宋劉廷式初議婦人年極五年及第

言廷式謂曰成禮女家辭曰女子既為婦人不能奉

箕箒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

生遂無所歸吾先許之矣雖瞽負吾初心哉竟娶

之與偕老生二十皆相繼及第此亦古大所難者

復歎魏家兒稱爲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

雖自贖贖病乎御史君攜家人宦遊

數千里外垂上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捫內顧也守準

言孺人自鍾美御史君使慮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日

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卽僕

若婢或不告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爲誰責

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日革屬衡孺人曰是兒弱

冠成名矣索筆卧中書進士守簡上守準

準二十歲果爲計遊京師凡五上卒爲進士除主

事比部舍中見推官元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

中也寤而生守準傳蓋公寤王異蓋厥昔私奇之矣

守準每下第來孺人爲口卽金鑪事不兆可忘而

父所授簡上書乎嘉靖丁未就養京師又謂守準

今而後汝毋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

無憾也日數爲守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

盧牀前持騎過故人官長身出刺囊中與袖同刺

客來僦舍內共持一案飲

令朝退卽讀書終日坐何至如今出入列驛

從大筵自謂以事請之驛道來呵咤儀更次且顯

者門駐蹕吏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三進見張隱君

爲姓名尺籍上使者持之無不如左券拜帖手本之

家索賧金高會會見張隱君傳高無訕

者病也足三及門而聞人駭焉取日交錯戶外爲聞

嗚呼孺人匪德爾娛而家愉匪爾須而宗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訐訐哉言孺人若若爲之所何能使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如手不釋

之狎之狎宜人適殿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

諸生中又數不第乃宜人力貧支德甘茶習夢忍耐

無難色退言也從之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

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言夜深矣此時即其無乃

孟母據機時耶傳傳安寢夫念之其苦也屬

長君復啼於澗間索殿卿意給之曰而汝

父且至為而懷果飽汝何啼也且勞且給達旦

矣一日大匱太宜人如其不能飯日食尚宜人乃捐

一空篋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間上食進食宜

人嘗在辱太宜人躬為糜至辱所哺之未竟而淚

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辱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然

為剪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為隣媼遺也其所

曲事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為諸生不能具衿屨風

幸宜人染緝

疏無成之不辨其非帛而曳革

也殿卿守趙州有裴橐將賓而去者曰某

家金用為壽耳因叱之曰奴速

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無不笞戮於庭者

蓋憚於殿卿焉後裴橐家伏辜余實在邢州屬郡

推君郊李君聽其獄廬廬於宜人

矣先見之明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

人去母宜人為若朝夕殿卿在側宜人

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之德勸中官

某氏子弟又有裴橐將勿逐者珠珥直千金矣

宜人遽曰安用此棄主諸首豈以為有廉吏未必

有廉婦乎德王府里萬里矣勢有萬里之隔稍

受賄犯法不食也管子書後殿卿市一珥示宜

人珠之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實非

自簿計緡筭衡量焉有者出於有簿之意其歲人皆

太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見之癸

集 110-717

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周府在以宜人從明年宜

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勅諸婢妾不絕即諸婢妾無

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治家嚴還濟南者三年封

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

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

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

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麟孫男二人一適周娶保定府

知府陳朝孫女朝周未聘女丑人一適太學生史本

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繼子谷某餘

未聘殿卿名邦周府左長史刻之入宜人郡

之德平人山東濟南府名某氏下某年月日

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公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知

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男理

宜健女理陰教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閭之

於宜人見謂自健也夫力貧支德甘茶習聚備所不

堪一無難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宜人而困于捐館剪

結而不變于裝橐千金即不變于裝橐千金而家人

稍入簿計緡筭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宜人而憚

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

整肅家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摩所

而尼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左傳僖三十三年曰

其妻之敬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相待如賓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子甥婦也髮髦于甥尚也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何首信項容齋曰內則言三髮象幼時髮兄生三月

剪髮為髻男角女髮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小兒用一帶連髮髻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卿自狀宜人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也德宜人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炊兄弟姊妹妻妾皆為笑之口用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工商逐什二以為為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平漢書朱買臣家貧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去買臣笑曰汝苦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如公等終歸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畫錦堂記云蓋士方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易而侮之者季子不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有匍匐乞憐後車命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土千金叱裝橐唯恐其汗已毛及其館于甥於髮髦而脫然無疑於愛

必不能如此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

彌衣鞞于裏予大敝而予先敝衣未敝而裏先敝彌予衣鞞桑弱也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心悲痛之是為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乎視其夫大誼用意此焉攸藏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三終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四

濟南李攀龍 于鱗父 著稿

莆田宋光廷 釋脩父 校閱

男 祖駿 祖驛 爾逸父 補註

墓表

徐給事中墓

公諱以字希文舉 明成化進士 月十授鄞縣令

公諱以字希文舉 明成化進士 月十授鄞縣令

起者萬計夏七月用璧天

辛寧真 龍見于雲 侯等丁境內之山川蓋以山川百

雨能興雲 雨踵公至 高之景山為徐州刺史境連旱

雨故也 嵩出巡處甘雨 日某等是公百姓獨不遇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

邑遂以有秋 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乙巳復大旱乃

再雪而雨邑每火公不憚勞 景伯命齊濡帷幕營從之三年司鐸官火于服

風以反 出而行之後從火氣所向而為之備 出必直風

向火叩頭遂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



麥伍量之可多寡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

中如按其橐中二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

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堰壩也潯洩惟時

陣下陣城上女牆言是皆骨在城下也輒屬吏某

所樹斫為棺塋焉而後去所斫類此詰朝家壘

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骸骼赫然也此見公

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

茲以淵藪通津課阻之弗聽也蓋募兵恐徒為無賴

云謂前識先見也韓文公初行先理動之日聽獄常數

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尅期入逮

若固在焉此即唐太宗縱囚法上縱囚回家期性敏

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

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蔽政如匪潯衣

之於體潯衣見後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

卷四

歲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夫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

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償之又若謂不敢以下

民徵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言令如神明勿公卒聽

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賙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為戶

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

之永豐縣人鄧人薛晨時為郡諸生嘗館於其

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夫凡以令

身自出之也王傳子座曰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胃子

而雨火而反風者天耶歲一歉家相勸效急公上而

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謂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

澤無已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為

迂而益為斥守益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鄧之儻

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乎

才盡露于鄧故卒至德昭元年子年曰內然未有

為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遺時自奮美不得不盡也

才不特數者哉言才有余而數不足

卷四

徐給事中奏集

三

四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基其先崇陽之南谷人唐武昌五世曰榮四者始亡命宜春二西袁州宜春縣亡命有罪而亡命逃死此漢史張儉亡命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黃生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譽貴為縣功曹縣處士曰趨縣諸兄裝齋之矣其言得諸兄心嘗為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護送伯兄家春而謂伯彼且謂紹其廉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為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

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且謂伯兄曰人皆謂

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且謂伯兄曰人皆謂誦義且無窮也盛裝而歸以傷廉名且萬一道塗不虞起境都盡也就使無不虞之事亦恃有兄耳假今不與伯兄俱往蜀而往他處則道塗中緩處士嘗侍疾於父鐸所侍疾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患苦噬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

苦噬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視之方載玄猿啖之病旋已也載玄猿肉可止喉痛崇陽故無猿乃處士走索猿自禱三日不得猿到膚進矣即三日得猿

矣即三日得猿肉以進耳有此孝心遂得猿南谷

劉處士墓表

去縣可十里所處士嘗夜為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即馮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率用濟河矣母李且哀恃粥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母嗜食不為愛兒所不恤父恩兒為也陸賈傳賈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父恩公為也賈謂其子以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我一歲中往來汝家及過他客處率不過再三過間或時時來見汝必令鮮美作食慎無以不鮮美之物久恩我為也不鮮當作必鮮不為愛兒所當作何倉公傳公孫光曰吾力盡矣不處士為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為安公所

劉處士墓表

時竊藉其名以行其欲攘其隣善田即詳伴為隣人券而行錢處士家願得率布一諾率布傳曹丘模日得黃金千斤不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為如得率布一諾率布傳曹丘模

為之安用我為即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空署名無益我終其先胼胝手足重繭關草萊且溉且糞不汝直也沽曰甌窶拓之不餘稽力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窶積勞至膏沃旅亞庫錢鍾言其先人勤苦然喜有此一區之地拓之不取受其力積數年之功乃變曉春為膏腴肥沃之壤而率其旅亞之長幼具農器以耕之周亞侯旅亞旅散載南畝侯維也亞仲叔也旅眾子弟也始戰事也言男力長幼齊力

惟書集  
仙田食

卷四

碎碎同  
難言懷老

相去聲

肘書集  
梓書集

於后耕也又三序乃錢鍾在觀鍾艾証序具也錢即  
徒具農器以治其新舍計候出倣載如趨仕宦所載  
而將忽見其收成也計候出倣載如趨仕宦所載  
見上証言計其東作之候出而始事翹首望納稼期  
於耕如趨仕宦之途言急於耕也翹首望納稼期  
不啻欲堰苗起言望之切也爾風十月納禾稼謂  
子時時行饁田畔往來見土壤愉悅無不視若錦  
惜若肌臂俛有拾仰有取自獲世勿離農畝也饁  
也農夫婦子皆來餉耜耨者雅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是也納錦肌臂皆珍重愛惜之意俛育拾仰有取二  
句見賞賚傳自一日挾偽恭數其齒責收之當令彼  
負其耒耜安從適乎以上言其先入治田之苦耕稼  
之勤望歲之殷自祝願世世勿  
離農畝奈何欲一旦責收其先是嫗某亦有田十畝  
王當使彼負耒耜安往乎  
所屬豪亦欲辟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  
無取也所急謂有難則急救之游俠傳郭解曰是人  
敢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又不受  
取處士夙昔好堪輿家喜談地理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  
書肘後爾蓋自食伎術行道間千里傳稱實不持一  
錢相冢書即地理書又術家有肘後經即此也言從  
故千里不齎處士取胡毋生子繒女為程伯驥妻繒  
糧糈米也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為郎復與同舍比部中  
刑部

難言  
難言

卷四

劉處士墓表

七

郎也此部見推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毋論與  
官汪公墓誌銘里間浮沉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昵苦排難解紛各  
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能使邑中豪亦以義匹婦  
賂遺不忍以其身為溝壑指不受遺券事身為溝壑  
彼以我為非人也利客傳譽勾踐曰曩者吾得父母  
而事與不得於父母孰愉快哉得謂得父  
母權心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北京直隸元有浙江行省

平章政事者家錢塘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葛領相傳馬平章

遺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塋西湖卽

智果寺東墓也庸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

事國初改理問始徙湖州之德清浙江湖州府安吉縣

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景暹配姚氏

生二子次卽公公復徙仁和籍焉杭州府仁和縣蓋馬氏中

哀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

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德清豪易

與也錢塘仁和皆杭州府附郭縣并邑浩穰木陸之

會故曰都會實殖傳浙江南則越亦江東一輪

生知時信焉易與耳泉曹林枋公則屬產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

雖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能廢千金之產能致千金

之產者也使藉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資殖傳宛

治爲業連中駒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

之驕與名然其贏過常心於繼志家致富數千金

故南陽行賈者手足之謂何而又嫌兄以爲利法孔氏之維客

卷四 馬公神道碑

哀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

也謂瓏與元計算錙銖也句注本卽依外家何必

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

聘享經師內交諸友行修東修將幣將奉一聽通政

君所爲羔雁玄纁無不映焉羔雁賢也取卿之義玄纁

幣也淺絳曰纁文選其自奉苟無匱而已自奉則儉

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

京師已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

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

少卿尋改今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

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謂通

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知在天上以爾

韋布之微衰然于大夫後爲王吉士然服飾盛貌

庶常吉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閣宋史蘇易簡爲翰

堂之設虛傳其號乃於紅綃土御書飛白四字曰玉

堂之署以賜本院掛於玉堂之上方知貴矣玉堂者

聚集天下名士爲群王之堂著作既而冠柱後立西

臺漢官儀御史周官也爲柱于史冠一名柱後以鐵

其門北開取蕭殺之義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

真定獲善見賈母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

卷四 馬公神道碑

哀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

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譽彰如林三輔之役想是當提督陝西學政也今之陝西如林即漢三輔之地漢分京兆扶風馮翊為三輔思

思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乎爾而再詣京師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為我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游及再詣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什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顯庸諸長者皆封君也言諸封君之子或出補郡或罷官罷而諸封君不能存二三獨我尚在而

馬公神道碑

十編

晉書

爾驛致大位有顯庸爾周國語尋以卿貳待年南都哀王曰以制制天下言顯庸也用儲大體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欲豈但金陵之勝哉吾欲爾書也說盛不但愛此金陵勝地地理志金陵古稱金陵吳楚威王以此地有天子氣埋金以厭之曰金陵吳孫林所謂東以赤山為成阜西以長江為黃河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曲阜龍蟠虎踞經緯四方根柢三吳為東門荆蜀為始西戶蜀廣為南府通江溯淮海是金陵之勝也始吾為爾行修將幣羔雁玄纁唯里開少年方姍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者爾自爾有今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即張太孺人二子長即通政

馬公神道碑

十一

林四王

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娶禮部尚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蒼孫三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一曰鳳娥公事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女兄姊也嫁於胡家少時受權而繼仕之公尤德之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願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公之伯景昌者公伯以進士為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我我欲立汝為後評事公沒而族人訟焉公不為後也族人爭分其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之以為常公為汝壻于張其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為養而卒塋之其厚倫理篤恩義出于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之矣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廢千金焦勞中興自奉菲劣腆于修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此方其三命而於車上儼時也車上儼見二不挾郡邑大夫謬恭以為尊重相如傳司馬相如與臨叩令王吉相善相如德游之臨叩臨叩謬為

而間執少年姍笑者即計田宅明積著作  
 為焦勞非劣得志而為之何所不至矣積著即又不  
 然悼俗之懷與拯物之具為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  
 事如蓋公董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漢書膠  
 蓋公黃老言明於治道郡國事有不便者輒縱橫陳  
 闕大郡邑大夫日造請者以十數曹參為齊相使人  
 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躬  
 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蓋公焉躬  
 致千金子孫息之就大卿貳乘此大權坐失觀變之  
 術貨殖傳曰圭榮觀時變今之君子吾見亦罕矣而  
 足不路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饗其盛為  
 名高耳見封君特為名高不屑為厚利也韓子所說  
 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  
 而遇甲賤必棄遠矣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為解  
 而辭不就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驪  
 頗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  
 而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不載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此吳  
 不朽此處士者家本平陰平陰山東兗州府東大父讓以  
 起法之上墓皆在平陰徙家濟南自大母趙氏始  
 濟南山讓生鸞為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  
 東府府讓生鸞為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  
 城張氏歷城濟南府縣生處士處士生毀齒而張卒九歲替  
 齒之時韓詩外傳男八月生齒八事父與繼母翟氏  
 歲而鄭齒註鄭調條二音即毀齒曲禮二十曰弱  
 躬自負薪米比弱冠父又卒子如也冠子如子然獨  
 貌稍試為功曹掾而文無害功曹掾即主吏掾掾以  
 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註持法者或以已然非其所  
 意私怨陷人謂之害無害無深文巧法也然非其所  
 好尋罷去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酒人如酈生  
 酒徒是也刺客傳刑軻然時時為里中少年論事動  
 厭足其意少年率伏處士有大畧凡再葬父毋繼母  
 如初葬儀而賓客之會葬者視初葬什倍美性嚴潔  
 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汙生四十又四年而卒  
 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姜氏校尉琳名大  
 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五歲姜孺人生  
 有遠度度量弘一乳不育輒為處士置丘氏丘氏一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模而貌

徐恭人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王府

微也言其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綢不具言其貧無

明年余補郡諸生有宅一區大恭人遁遷而窮其餘

以糊口者三糊口寄飲食也立傳鄭莊公曰寡人盡

則枯槁詭合細靡銳村鬻諸市類即細微至餘亦

竹器以供食也梧巷居陋之屬欲娶生類合金同朝

馬養父售焉殘無常飽美恭人佐太恭人賃縫日賃

賃縫為人井臼宴然不火箕帚不消隔言畫劉毅

西余既廩諸生間恭人嘆嘆猶若不能適晦朔恭人

東修以上上太恭人雖微必劑以復進始余與廬州

別駕郭君為諸生同筆硯南京廬州府別駕通判之

為長史掌兵馬漢因之又治中別駕王衆聖文書局

六典後漢置別駕歷代皆有之通典從刺史行部別

乘一車故謂別駕蜀志劉先主任龐統為治中別駕

分紀隋文帝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置

卷四

徐恭人

夫

卷四

徐恭人

七

孟

上績得封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

疾投効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再擁

婦也越在田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內二十有

二人與焉與焉謂已得與而余以一執臬吏按察司

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俱隱之誼梁鴻與妻

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

哉恭人生五十四年乎人模耳大恭人雖莊臨

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踏若失太恭人意



紫香蕊  
陽香委

卷四  
推音疑

案古校字

萬意然自訟惠惠本辟之而反及之命耶不宜死  
 然耶性弱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  
 祝艾家姑舉火乎作赤人女蓋白首啣哺不恤其子  
 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為養饜飽也貴餘食  
 已若過飽而猶勸之食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  
 與余語禮婦有請事於夫必闔妾重言事必直致其  
 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過不少假  
 云嗚呼妻欲惠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撲於室  
 之相忘也孟德曜五光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  
 志七日不答乃出推布於懷中何其惠也孟光貌醜  
 嫁擇配必如梁伯鸞者鴻聘之出簾綺中綺縞粉黛  
 以害其意七日不答乃作布衣麻屨鴻乃笑曰詩  
 所謂綈衣綈巾聊樂我員然作使伯鸞梁鴻偃蹇已  
 是也遂同隱於伯陵山  
 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恭  
 人豈獨為勝耶猶之儀言其舉案之敬特外貌耳未  
 和敬如賓每食舉案齊眉莫敢仰視焦滿園時解案  
 字都作已案便謬矣不知古書有通用假借者如孟  
 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無乃默然  
 玉案二案字即古抗字也詳見焦氏筆乘  
 低頭就之乎蓋德曜有憂患之心矣恭人于二人曰  
 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

氏女曰采女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  
 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  
 鯨氏女一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  
 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殤未成人卜是年  
 十月四日塋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  
 步

卷四

徐恭人

九

孟目王

祭文

祭三原王公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爲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

與爲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

發廩廩不啻報章王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府有異政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章

益已汲長孺之倫漢武時河南失火上使汲黯往視黯曰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

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

而釋之以及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庶蠲

賦稅公乃獨持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

而不億其麗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

縣某家官田多歸下戶時朝廷命王恕以南京兵部

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恕乃高

田稍增之公私便焉乃闢三塘勾陂與繼川不爲

診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

夷荆棘王師爰獲渠魁搗其巢穴脅從罔治書云繼

而實維襄陽海是儀法襲逐

珍玩公乃匪敵是求叩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

卷四

祭三原王公

王

王

斯憚乃沒郭英雲南鎮守太監錢能信勢合縱遣其

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問啓途遣一囚以兵尾其後

將近邊英始知其請先自守關者因歸英邊吏嚴

議命王恕巡撫其地恕既至即令按察司楊英治之

英懼起并免沒其寶石王敬用寬好不至是稱肅

僚維周之翰矣妖人王臣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貢

採藥於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橫索貨財搜取奇

玩官民並受其害復拘蘇岸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

欲得賄賂諸生陸完輩同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

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發乞誅

之詔械二人至下獄敬克淨軍斬臣林俊下獄於永

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言敢諫之

士成化惑於僧繼曉淫術發內庫銀數十萬折毀民

居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

林俊疏諫上怒下使獄摘雲南王恕言俊盡忠秦紘

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

淑別惡之風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貴累不法總

社稷之事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恕上言切直太

人而已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爲而不

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爲公秉鈐

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春先是太監懷恩以直道繼

卷四

祭三原王公

王

王



祭縣令鄒君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裔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

係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言世能取愜於適意可流

動而不居矣言有道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

浩鬱鬱鳳翔虎視振俗障流宗盟士類并掘簪履高

山深泉周作孔述聖熄明愆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即

空言之徒競羨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言如杜詩卓

魯陽城言如卓經綸散於理絲之綸理之也左傳治

民以德不聞以亂以變調寓於解爭弄九而兩家之

解月二邑風雷千里懸浦在庭漢劉寬浦卧轍當

軌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謂之曰吾徒得君惘原

爾民見祭王三優游吾心既觴且味言弦必琴言游

成絃歌而治密昔十俊參名三齊驚羽閑于驚鴻談

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飾治於遐方覲功立而脫組綬

綬歸也卑官勿羞賴乎就愚事典義便躍以往趨執

一於是守關萬夫樞要肆侮螺岭斯貌螺即螺藏細

螺岭桑上小青蟲也詩依彼古常毒甘羣小我遠我

歸匪祿伊貞句法本詩載色載笑匪怨伊教來故嫉

諛者必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託

於尼止既韜已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語云美服令

人進以冠紳退而韋布非軒冕之避榮耻衮職之未

昭言其自各彼名辱而羣躬顧簪裳以載路仰茲

令操立懦廉頑奚其為政敦朴以還言其節孰云矯

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翼垂雲伏林未

起邦間卓稱喜難於子末言其子之賢

祭尚書韓公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蚤除銓曹諒殄是聖

明于朝黜幽于室地震陳言極時得失乃謫平陽

才浮于秩大獄讞訊潘王迪吉擢僉大臬

愈多異政組彈洗冤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暨

歛手亡何詔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皇平盈金

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參冀北叱馭而走

人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

驅此羣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

何有雖才應猝氣亦足徵

帝嘉武功再陟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

則莫敢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

于深于堅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勅法惟明薦賢

尋以高第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

稱是良哉既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

某仰止匪今懿厥前修撫填西郊文獻是

求徒論出處之大較而景餘烈以為休何斯人殄瘁

逝者如流也

祭尚書韓公

卷四

主

集 110-732

祭良醞署水馬君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穀穀善也士不化於豐邑

豐邑見系國何賴於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

之憂也意承考也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夫武有不繩之憂

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為可繼而奚樂無疆

之恤哉有無窮之美亦言無疆也唯君有祖早

振文囿翕然儒宗德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

為朋友皆如同陵之巨視其君百言慶也或曰願公

而為三也唯君則孫毓茲仁厚聿服清條宗廟

用耐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

耐金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之士見其容儀

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為大賢之胄子矣孰

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蜀馬良字季

事嚴而駢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敢謂秦無其人

無人謀適不用也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

舊也茲何可使不久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楊少司寇封君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慷悲

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

是亦為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庭尉刑部司空工部二茲

民命三丞栢臺御史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

屬毛離裏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發婦者盈貫至

今漢陽誦不疑為長者漢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

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加之投所選於父

老者一錢愈使山陰謂劉寵為廉吏太守及召還者

一錢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一致九十

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伏勝濟南人故

尚書至漢文帝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見錯

往受之勝因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顯能言尚

四子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為樂荀淑有

不獨凌明有家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

野者嘆王畿之多耆舊皞皞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

覆某等方觀維橋之向榮楊少也梓子也世說云伯

殯葬無以而俯以告商于商子曰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誰不撫燕翼末終而遡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祭楊少尉祭封君

三一

七十

祭果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無凶歲服膏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譽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彥方

北秋南不失其時也又至有序無論君子之至是故兄弟謂之雁行謂其有長幼也

鄉善者之入吾黨莫不見聞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淳朴於式微得者舊於草莽也爰有譽髦實生膝下

用謀貽於弓冶

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其

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教

書足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

鯉也過庭由也折獄道同者友家同者

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而父考終木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趙隱君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

技好詩乃求千斯倉之求萬斯箱言收成之後木稼多也則求君以處之求車以載之壯修

於忠信之義而無怠穢服服事也言勤千里則美處

不愆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廬城諸豪負勢任利父

老有三害之耻周處少無賴鄉人苦之謂之曰吾鄉有三害如猛虎有長蛇并汝為

三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遂巡言事言其化橫山

眾弟雄才偉智間巷有二難之謠陳元方于長文與父功德谷於祖太丘曰元方難兄季方難弟時謂之二難每親於身靡弗徐行

肅侍協恭飭志言其化旱乾水溢指國而授長吏周

求糧於魯肅肅有窮困米指一國與之困員倉也卽郡庭微辟亦跡所罕至

歲時伏臘秋遊而聯羣幸詩賓之初筵左右秋秋記

有序儀有逮妣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

之盛也之而淳懿概乎人情聘魯貴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丘

之隱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老人八十有三

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悅賈貴民二賈賈好問三瞻岱高士及麓而仰

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之遂為榮我

田既臧于耦其耘大雅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周頌

千耦其耘千耦其耘徂陽徂畛千言多也耦



並耕也。耘去苗間草也。或曰：「言就爾居百堵皆作。」

見歷城尹。重如雲興。悅懌有穫。西辭：「德政碑記。」築不

日成。堅茨是恪。金堅茨。注：塗墍。堅。飾也。茨。蓋也。素封

比湯沐。不仕之人。自田收。委之。給其利。比於封

黃髮詢廟堂。老人妻曰：「黃髮。庶估用篤。多男且良。」

慈為龍。今過其歷。荀淑。字慈。荀爽。字慈明。荀爽。字慈

雛皆鳳。世謂之祥。倣載南畝。侯旅克諧。周頌：「侯亞侯

吉。無懷氏以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侯。維也。倣。始

遺存。生以也。載。事也。言長幼齊力于始耕也。儻于東序。寔殷

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從吾游。崇心累迹。嚴君

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邇洪深於濬源。常慕

斯無懷氏之民。古帝有無懷氏。此言。而誦其有道者

之言。今其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

不忘者存邪。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禮記：「祭統：『三有曲禮三千曰古是常。』

造。二句見大。吾黨與。裁。嗚呼。世古。披。誰者。章甫。衆

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子大人。蒙正於

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往。惟可語也。性

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憤自動。困不使

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在背。禮記：「夏楚

威也。夏。覆也。楚。荆也。覆形具楚形。方以二。儻也。通家

舊好。道尊情愛。儻殷正。毀齒就外。灑掃應對。餘義替

齒之時。禮十年出就外。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

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使接跡。朝廷之間。以縱觀

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肩函丈之地。歸然。師席曰：「函

左右。舉問答一丈之地。欲其解說之便也。歸然。高大

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受業

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王。靡

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按察。僧惟詞之垣。翰

民生於三均茲爲義聖大夫樂成曰民生於三事  
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搢紳布列海內之才未量  
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爲邦焉入乎其  
室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嗚呼哲人既萎來者  
之悲嗚呼哲人既萎來者之悲又安能無惜  
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如斯哉

卷四

祭張先生遺文

主

祭張先生遺文

祭尹商衡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  
狙習有實匪數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恃良  
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數彼乃鼓擊負入克棟  
斂擊二句言負債不佐賄使氣揮金廢籍捐賢溺愚  
脫然若釋其志愚而多事其過營一意而務就傾  
千緡以勿惜荷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放獲關東大  
伙平生雖賦詠三悲賦音又蔡謫曰締好閱閱聯姻  
地言自人奉目相親經年若教之地  
郡伯曰在土曰在左邦族稱鉅邑豪避席交不和衷  
莫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微施而廣隙故譴衆以  
倨辭嗽羣快而取慚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儒策  
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貴取  
順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奉身  
宴安鳩毒匪阨不爲害疾剝及膚慶不至額不爲利  
置心冥曠飄落自斥不爲害疾剝及膚慶不至額不爲利  
中道女畫則已視紛俗如汚已以生寄爲旅客夫雖  
稟資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至適則豈不與彼身爲  
物累心爲形役戚然若不終日惺然若不得懸隔乎

祭殷檢討太孺人

孺人名族世家

降淑自天。別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既

觀止思輯用光

中葉伯嫂是將

具蠶織曰常

為養琴瑟靜好既翕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後

我儉孰終有餘益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于厥初唯

是君子夙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

問是饋何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糞土可捐非義

變彼檢討孩提自奇

且其必盛于以轉哀弱不好弄而壯有為

德輔如毛一錢勿持既就外傳歲五更師

在昔三遷異代同慈既官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

赫我以委蛇

寵至不疑順取逆守工拙半之祿即非廉

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將棄而適用事可已而競時

蓋自乳哺勝衣無非無儀

詩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其則不違誘以其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

然為大儒必隱然為名公元本所撥孺人聖功攀龍

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則偕計自公退食上靡曰不

詣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足一身墮簞六藝

孺人蓋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其麗也

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謀

其在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

徽音是道

祭良醴署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殷檢討太孺人

祭何考公太孺人

某等聞諸母儀訊之女父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

室之文何如二子緹縈之於父子乃自諸賢上書釋

其父而其雖值離亂義則身全雖在負汲稱考而

貌祀與夫杞梁華周男下五乘之賓鍾離宿瘤治禪

二王之美鍾離文生暨宣王后貌也醜諫王以四

子○齊閔王出遊三亡是傳新臺罷絃教招直言立太

故對曰妾受父命於桑不受教於王王命後事

載之女曰父安在堂安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安用之王使使理之受教而遂三王命後事

卷四

祭何考公太孺人

早

聖

卷四

祭何考公太孺人

聖

聖

聖

入蜀悼王陽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

以道為解而以忠臣招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為九

折見見大方伯三年理官巴人去思而武所居無

常見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

令聞天終使待銓衡有懷俎豆之教雖人序三選註

見經綸者思機杼之功問曰學何所至矣曰自若

地母以刀斷我髮問故母曰子之復以讀孟母開

聖學若吾斷髮紉手而遂聖學不息復以讀孟母開

聖之烈而益彰我鄉魯君子之風矣某等能不悼泣

德之云亡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卷四

祭何考公太孺人

聖

聖

祭徐恭人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登達是期  
御窮登達是期  
 不諫不疑中含辨慧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  
御窮登達是期  
 服兄矣糟糠受福不那見一鍾於孔哺  
 殆匪子而靡親尸饗勤學孰百其身如可謂今謂  
 壹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後人巾櫛委勝託息茲  
祭徐恭人  
 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受福不那如可謂今謂  
 于以効我為勞孔多代終有慶違恤其他撫遺  
 孤而對泣奈蘊結之云何如可謂今謂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公居東與  
 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空尚書  
公居東與  
 東則濟南之摺紳先生若郡邑弟子摺紳見李張  
 不曰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父居此也既而莫  
子弟便依  
 不曰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父居此也既而莫  
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不曰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父居此也凡五  
 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  
 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周居東之時東人喜得  
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  
 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遵之子  
遵豆有踐  
 邊豆有踐則法也我東人同表也之子指其妻而言  
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取  
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  
 遺愛東人也曰汝陳時臬勿庸以天

恭  
帝

卷四  
朱公

卷四

存  
存

教  
教

御  
御

以少而封註云時是果法庸用次就也周公命康叔  
言其能以法教民是法與事然猶已不可也  
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之命  
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之命  
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之命

是周公之所命也而必以不惟者成而必以幸  
由典常以明德訓民如商老成人者汝當大其心而  
遠思之以爲訓民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  
遵邊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  
甸撫萬邦永康惟無斃也無斃爲言遺  
愛也公爲按察務業而必於用訖于民業典

必於用惠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厥邦惟正  
猶日存諸摺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  
無失迪知之士大詰曰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惟  
然後舉郡邑而顧治之靡保匪蕃靡釐匪臬非可以

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斷斷注  
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斷斷注

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  
雖無耆成尚有典常二句應上文然句法本詩經  
是爲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  
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摺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  
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  
今貌祀亦於是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  
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  
摺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  
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

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選不以歸以習不以異  
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卷四

朱公

聖

集

青州杜公家邦延愛卷引

夫去聲

蓋公為青州山東四年于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

舉所為縣者狀人職相得也相人與職所移牒若條為

記惻然奉宣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既

傳相勸課傳相勸課惟恐詣曹對簿負太守共理効者使謂將

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如一日而治行稱長

者四境之內雞犬相聞鳴加和吠加應也而謂無以

致家大人之教行蓋下為不欲以治行自引諸令長愈益

勸課百姓愈益勸課百姓置於租役置於租役司御史中丞臺交相勞

也而薦書也而薦書擢至至謂難舍而至也且以遷行且以遷行猶之謂

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八云公且

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致

其教奈何為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州

而太公問為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無

長物事無長時無餘剩之物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

見爾大父為龍江驛至為按察使覆大獄而不難於

反郡太守謂郡太守征蠻之役幕府交檄從軍自隨

為聲

籍功曹籍功曹舉五十金裝界諸亡者御登

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乃得見爾大父

於于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大人之教於此

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不知也然而察

廉諸令長其自繁以不取如將不啻亡者裝交錯就

檄獨賢檄獨賢載路不遑暇食猶為守臣四年於此且以遷

行更念諸為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職或不相得吾

所移牒若條為記法度具是相緣為姦動必廢格吾

豈敢知之哉間丘先生有後平何為至今不祀也

似齊國策趙后問鍾離子似齊國策趙后問鍾離子聞丘先生者嘗見齊宣王

而稱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

不謝焉不謝焉無租不拜又賜無役又不拜曰願君選良吏

臣得壽焉使民以時役無煩苛臣得富焉臣得富焉租稅者所

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於吏幸

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為久也選良吏以平法度

斯租稅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窮時此

不二石所恃以為

聖天子圖其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

天人之教一証為龍江  
有通典者  
 更欲以良吏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  
 其計可以為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  
 言也乃諸令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與去聲  
謹志

卷四

杜余美那修業未引

史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此為門生賀太史耳特變其題以示新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  
 歸濟南府屬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  
 曾大父衡為永平郡北文學官徵授德莊王經誼府  
 史永平後進皆從文學德邸中又王之國蓋  
 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峻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  
 許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以莊敏文簡二公從京  
 戶部尚書謚莊敏少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三人皆許進之  
 子詒讚則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中丞夔  
 學於殷峻  
 兄弟龍南京兵部尚書妻左僉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至今諸齊言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  
 稱山東大師大師見送今幸詣家願以相累豈無意  
 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廢推讓未遑乃不得已  
 於父老而許之為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謂允  
 積至數十人攝哀臨藝是歲省試得中鵠繼  
 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諸生則業  
 謂禮經多不受受它經正夫各為持論如其家不  
 能難即他經非本經此公亦辨論有理如其習某經  
 之家即習某經之家亦不能難之以所不知



說如字

三已書無

卷四

長春

許氏即上許

然亦咸得以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駙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即嘗聞之張先所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即更它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裕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乎。即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相為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已時。國家設科射策。二三弟子視以為祿利之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弟子員。即久効高第。取右試官耳。日者傳云。執空文以調。吾業既與。王上用居上為右試官。

恬然為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孰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効高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即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昨師孰甚焉。吾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即若許氏。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欽然在與受之間。簞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一何醞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

經書更無

論鄉唐虞之悶道以陳于王前以為

卷四

長春

許氏即上許

猶曰。今朝廷大儒。骨鯁自首者。又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弟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以効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為揖遜。猶未失為是也。身為揖遜。而後乃今儼然總五經之耿論。鄉唐虞之悶道。以陳于王前。以為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實使自得之。其相為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知之也。在昔有漢。既以玄成為淮陽中尉。玄成常賢。三弟者二句。俱為而孔次孺。尋以詹事遷。霸世大儒。忌爵太過。懼德不堪。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天下自主器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為。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讓。即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從。守師傳。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勸豈為中廢無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為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為廸功君遺孤滄漢父名寶太恭人年

二十有八歲襁抱二弱弟稱未亡人夫死妻稱祖母

楊暉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

予太恭人志也數數欲奪其大恭人即傾囊中一勿

問之唯朝夕糊餽粥是命正考父鼎名曰饔於是

希者曰粥言饔粥於是鼎之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

生即不忍此三子賢食嗟來食相與僕輩轉溝

壑也質質垂首喪氣之貌檀弓點數為食於路以待

卷四 為太恭人乞言文 五

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言我豈愛死特地

不忍此三子食嗟來食及被釜楚卒轉溝壑也地

下有言此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尚有辭矢靡慝

唯三子焉言我若死云夫問我三子安在托

手○詩之祖母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

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癰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浣

前傳藥底革而豫至疾將革而宗黨無不難者蓋八

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敬

則於朋徒然恒以憂失諸君子漢高祖微時與賓

無厭厭厭然恒以憂失諸君子客過其立嫂食嫂

即位獨不封其子太上皇言之乃封其子為漢侯侯

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即磨髡奴何異也髡奴

髡奴者無異又何得享亮賓先是有謂不肖不能力

穡服賈者兄嫂意難久居矣遂廢著出分發各做別

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夕母子煦煦相哺也何法

孔斌曰遂在處堂于母取濟西田自灤水用易岱畎

元年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有不

秋何賴哉書苦囊腹巴力穡乃因貸息沒入富農還

廬學官傍屬不肖查讀廸功君書伏臘行經師脩脯

簪耳取給焉至十二月自行束脩於經師不肖奇寒

卷四 為太恭人乞言文 五

猶言偃罔所掄錄又家徒四壁立四壁立徒空也家

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太恭人困于女紅讀作最辱

并辭勿恤為之指手至胝龜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

事註龜背之文如拆不龜手者冬月以此藥塗手則

手不裂如龜背之拆也并辭水漂也統綿絮也造綿

絮者臨水打成以此藥塗手則手幸日一針飯即再

殫必鮮飽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二弱弟

在窮閭與備保雜作自賣奉菽水備保南方奴婢賤

備保雜作蓋七年不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

器於市中將養稍稍以束修比既稟有儋石儲太恭人已戒令

得養稍稍以束修比既稟有儋石儲太恭人已戒令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九州之地元有九品大氣焉舉絕陰純陽之氣

誰舉而幹維焉維綱也維綱也天畫夜轉隅隈安

處天地廣大隅隈衆豁谷丘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

何所牝牡淮南子曰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厥上左旋

下焉取夫右轉周禮曰左陽右陰清濁攸判夫

何墳何衍墳分也衍長也天輕清地重濁地何何得

以寧今孰發焉孰發之使何致以位今孰捐焉孰則

其宜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爾雅曰東至秦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鈺北

雍何傾覆豫何逢長南北順隳孰知其里

多長也南北順而長孰知其里數之胡遵迹既化而

厥壤爰止廣厚何圻條忽焉圻裂也○莊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

合山岳之氣而生草木陽伏不出厥出安居陰遁

不蒸厥蒸何如冬月陽氣伏而不蒸穀洛何關何

神爭明國語周靈王時穀洛之水閉發王官王欲壅

執政無乃實有所缺以滑二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

官王辛塞之左傳梁丘明嘗使

王至大亂梁山何朽何帝不饗伯宗伯宗路遇

終人問曰聞梁山崩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苦何國王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

綬徽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子晉何諫后何庸見伯

宗何告侯何從見氣何以復何所播政胡臣事是修

而代終以慶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地

按此文全學屈原天問今附錄天問于後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

薈間誰能極之馮翼惟諫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

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

當東南何汚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

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

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

施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覽在腹女岐無合夫焉

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閭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蒼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鵲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

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

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  
 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  
 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滂東  
 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稟  
 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亢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  
 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日安  
 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  
 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泮

九衢泉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  
 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旣堆焉處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隆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鼃飽啟代益作后卒然  
 離蜃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而無害厥  
 躬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啟稟資商九辯九歌何  
 動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  
 射夫何但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婆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檉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  
 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蕭霍是管何由并投而  
 魑疾修盈白蜺嬰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  
 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苑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戴山  
 朴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  
 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鰥竟不姚告二  
 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  
 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吳復迄古  
 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綠鵠飾玉后帝是  
 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  
 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響何宜玄鳥致胎  
 女何喜該秉李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

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者曼庸何以肥之有  
 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  
 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  
 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  
 極何乞彼小臣而告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  
 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  
 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足周  
 之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  
 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氏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拇夫  
 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街何號于  
 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友側何罰何佑齊  
 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  
 弼讒譖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  
 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中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  
 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水上鳥何燠之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  
 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  
 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  
 戰何所急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  
 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闡夢  
 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維帝何  
 饗受壽永多夫何父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微  
 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免  
 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  
 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  
 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父余是  
 勝何環穿自間社丘陵爰出于文吾告堵敖以不  
 長何試上自于忠名彌彰

問華渭諸生策

陝西山河四問潼關在陝西華州華陰縣東左黃河於般函其猶

重捷也捷音捷關捷也與捷同在昔疆秦建瓴山東

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如拾地山東諸侯合從而來

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為解言道險則不可行俛仰之勢

異也山東地卑故曰俛秦地高故曰仰過秦論云當以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今天下為

家

聖天子封域般函不異宇下京畿視般函猶合下耳山以東何

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

羌往往窺西河玉關塞詳見上卷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

國出乘障矣乘亭障以守禦即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

竊發其中鼓采金驚鹽亡命之徒見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以為

有司者難難留難也拒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

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陝西漢中府則

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陝西西安府而稱屯

潮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

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華陰渭南二縣皆屬華州

不為之利而

其明發念亂父矣何以告我

集 110—750

李淑人大節鮮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于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母既以孫貴

受封故不得乃中永狀之曰勤萃幽苦精白貞純用八個字德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

哉方其夫以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藐渺小也左傳跂予望之謂家遠故予望之

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顧顧念也詩業以黽勉孰與効以大果之為成仁也左傳畢萬滅魏

卷四

李淑人大節鮮

李淑人大節鮮

萬魏以為大夫下僊曰果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量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夫後魏斯為諸侯

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即安者

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匍匐拮据貌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惟茲子遺

子遺言無復有半身之遺也牛乳在疚左傳哀公諱疾疾用勤勿恒為勞即庶幾將來瘡痛

甚矣周南我馬瘠矣我僕痡矣瘡馬病不能進也而痛人病不能行也此借瘡痛以形困憊之意而

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形相拒毀體自絕始為

慘哉瘁矣壅閼血壅閼深也血清靜也鼠憂不

陽艱憂幽憂也陽陽同不如在晦冥視聽玄黹雖猶

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凡事俱獨其

所為啼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

也幽美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

不得舍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

惠逝者拂亂煩冤此茶毒苦矣茶苦菜也味苦氣立孤難於殉葬善後優於捐軀即梓曰所謂死

卷四

李淑人大節鮮

李淑人大節鮮

大蓋亦其質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為潔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為行

也宛潔美而猶有立名之心則猶有華采非白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

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

白矣作色表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

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

殉葬自奇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婦一朝舉之矣又

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以撓之

平貞美激於始絕而哀於已事與操具猶言而身亡



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致厥美不遺  
純美屹屹乎大節也哉唏息相屬命脉以之神明之  
胄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  
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  
三臺大績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  
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為名而意自慊  
不解於慈非以為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  
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致厥美不遺  
純美屹屹乎大節也哉唏息相屬命脉以之神明之  
胄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  
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  
三臺大績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  
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題太恭人圖

攀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  
謂曰豈為太恭人言不其一則競謂曰當為太恭人  
張某復用似不似其一則不特謂曰是為太恭人也  
杜氏愷所為圖杜初為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  
有所似太恭人者此初圖在四圖之外曰而移之第  
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今稱杜氏第  
三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及第二圖  
成即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

無不似者之為工然必相形而後真得焉可以無似  
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無所具列列女傳無不善畫  
者莫能圖何哉史記田橫贊云田橫之高節賓客慕  
屬所莫能圖何哉漢圖休屠王關氏於甘泉宮其子金日  
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詳見史稱稔侯篤敬武帝以  
封國

其似必漸哀於每見非其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潛  
然不能自已輒不得以禁中為鮮乎潛然出涕言禁  
中非流涕地但以其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  
似故輒不能自已

中非流涕地但以其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  
似故輒不能自已

今圖蓋依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柅侯侍闕氏為羈屬痛哉乃逮今

闕氏音嗣脂何文后傳稱

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能飲撫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艾亦訓老即未已之意彼即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漢金日磾七葉珥貂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也

卷四

題太恭人圖

李太

王氏存簡稿跋

王氏即王叔野先生名維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司馬

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已立矣

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

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

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

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

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即今翰林且三十年為文章其

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

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

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貧殖傳貧富之道莫之奪假令祭酒為文

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

錄者也司馬遷傳贊云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

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

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為文章而引於

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

卷四

王氏存簡稿跋

李

林

使全座

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

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

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

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

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

所取祭酒者如此也二公謂宗伯孫公御史鄭公

卷四

王序存前稿

半

林百

書

報董學士

其不佞始借計來京師言借計吏與來即海內諸摺

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

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史記非附青雲之士烏能

聲施後世哉青雲士謂古聖賢立言傳世者非登仕

路也自唐人用青雲於登科詩中其誤遂至今不敗

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

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

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史記

卷四

報董學士

主

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

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比部註見於多拓落

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東漢朱暉治臨淮有善政

季吏畏其威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

民懷其惠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

復下里自好者為之下里字本國策宋王曰客有歌

者數千人中屬而和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

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

之治是豈獨為愛某也頃當淫潦為沴自京畿千里

淫貴庚陰陽  
集也其意  
雨為災也  
得同然於人

位格可格結

李齡蔽野而禦人白日白晝雖有溝壑子道又無以

使務去

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

不能飭厨傳稱其意飭厨傳稱過客之意也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漢書作嚴

諱吾丘壽王五丘復姓名壽王字子惠二人與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並在武帝左右嘗

從去聲

為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

莊助為會稽太守即其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

卷四

固答賓獻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揀基而

其拮据為甚國風子手拮据言鳥之官無蓋藏仰給

隣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

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周頌

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

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

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為至今不錄乎法

本國策已見青

州公選受引奉睹疏草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

賢愛君之度卒抑邪佞指斥王巧又何謬謫國士之

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為廬陵縣屬江西吉安府昆陵即

方新昭茲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願少湏臾

為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言致念無以成大君子

聲氣久矣安得論及千里之外而龍以紀述以重不

習不能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邪

子游姓言名偃吳人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所與齊魯間知名之士不佞之於論學

卷四

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聲裡盛典均之不可不具

列而借以答貺命云嫌以孤陋自請竄笑而置之矣

執事幸憐察焉

與樊侍御書

攀龍狂愚為郡無狀無善值將上計中者耽耽言欲

然夫武曰令反顧猶攀龍所及知也他如彌縫積

者豈能盡萬一哉攀龍固有不報之德於執事者如

此而執事竣役一郡國更復然疏中也言上保本

愛人寧復有已時邪即平仲脫驂史記晏平仲傳

經中吳子出遭之坐鄭莊推轂鄭汲傳鄭當時字莊

史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兼之美假令史遷而在

其賜者乎攀龍殆無能為報矣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史記顏淵雖為學附驥尾而行

孔于而彰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厚高誼軍鮮儼

卷四

焉蓋猶及見家宰許公所試足下泰疏扼腕時事侃

侃骨梗之風以今觀之登臺履轡登清西蜀漢范滂

之矣詩惟其有之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為壯之

壯其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與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契闊隔遠之意今豈併胝為勞也詩

改歲聞足下在桑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幾

然以梁上獨存也賦云惟靈光審是將

無令僕病悻乎悻音計心對之章霍光曰田延年誠

計京師為十日之飲秦昭王與平原君與足下大德

肝膽鮮綬去矣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情氣凌人豈為

暴貴者乎時者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聞不可三

日不見元美也子相宗臣明卿倫字亦諧風好足下

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人哉公傳遊於酒徒弟辱

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枕唯日不

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下前

卷四

報允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

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致使海內一

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干旄之私旄

佞亦復不獲望見顏色更學清燕徒日就于孤陋奈

何免自棄之謂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

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以安堵借意言得此所為賜不

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為郎時嘗過殷正甫即相與誦

足下以至今日幾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情  
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及面謝不敏幸爾屬辭極無  
以榆揚太夫人萬一不能盡萬亦特有嚮往我公者  
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  
置焉

與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風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  
者屬領周大職方今兵部有職方司掌地圖峽四夷歸化之事于時胡越  
匪茹匪不度量深入為寇也簡書可畏又云豈不

而不出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  
事為人也即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汲  
孺之在朝廷言其難直而造事蜀中為壯遊邪四  
不佞亦既祇役三秦按壤大邦咫尺德音  
愈覺形穢矣王武子稱衛玠曰與吾甥並不知驚情  
何以自致惟執事者有以教焉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兄耶范曄曰  
戀戀有某數年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何矣雖德氣

素甚高即一言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馮唐曰一言  
以法不佞如其狂恣四出顧無異視骨肉此其知遇  
豈時俗見乎某有心即一值守準載未嘗不縷縷所  
為我聞有命者無隱也詩我聞有命宦迹不居動輒  
如新不居無守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詩莫捫朕以  
大庇入關校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某其尚有  
戒單懷安堵亦惟某為守準賴焉周書邦之杌隉  
樂懷亦向一人之慶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  
殆係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於所任一人之

與邦孝廉

某不佞即雖栖棲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  
焉可謂獨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  
遇耳彼何為逐逐為富貴容也貨殖傳游閑公子飾  
貴容也非必賡仕即旦與計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汨  
於拮据拮据借鳥之治巢手而執事獨自堅也間有  
不自制則名為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善學  
原思邪原思即原憲獨介自守史稱其讀書  
與青州林使君

長子璧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詩父毋自棄以來日違長者墳

惟千旄之寵儼然辱而臨焉千旄見前報所謂從天

而下矣趙汝說亞夫曰將軍何不出武關抵洛陽直入府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其惟鄙陋仰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

四境之民也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

于芻蕘詩先民有言無亦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

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之矣謹輯數語以示其雅

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無由而因以冒僭踰之罪

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置之無恨矣若所謂罪則

卷四

三言無

三論其不敢以不佞從它郡中奪諸賢大夫君子權

創讓與修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

待此而後發又所謂其體則然哉愛人以德禮子

日君子愛人以德細是所懇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所懇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

雄古所著述可收之藝文者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報王崇義

其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

塵中為五斗米盤折道傍陶潛不肯為五斗米折腰

卷四

東

腰俯伏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臥淄澠之士也

與謝九式

僕也情天何足與言詩而辱足下誼甚高即未能

一和已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

錦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詩彼彼織女終日

工似之章祖藏之絢然盈目何以得此於執事然不佞聞之

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

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

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寧拙漸近自然斯公輪當

卷四

巧而不用者也此借公輪以此或有當於足下哉

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盡技矣無

千里也然後乃今芻蕘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張幼子

父不聞問日以耿耿耿耿小明不寐貌也曩讀計

書見君家伯季交尊同輝為踴躍焉蓋謂兄弟同登

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懸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報張幼子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  
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蘇代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  
於市者無所不顧其言一且而馬價十倍也所謂一顧之力也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哀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  
蓋嘗為信宿之好一宿為宿再宿為次落落爾十年不遺  
一字書落落猶疎闊也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  
斯至今置之未為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南論交海  
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孔子遺程本於途傾蓋如故何以槩

卷四

報歐楨伯

今

竹山先生

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  
回豈彼倖倖干瀆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  
千里齊書謂曰千里同竿竹簡讀木簡言但  
相勞問也于小大之智不離苟宜竿讀但  
足下已游于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  
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  
右乎 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遽移  
然謂門牆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屣楨伯  
何貴焉漢蔡邕嘗客壙門聞王粲至倒屣  
迎之謂漢所倒屣也蓋敬之甚不佞所為  
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風流如此道不就因謂之

郭有道生明足下總用事黃君即青水自許誰能  
易之楊誠齋三書此於藍田書於藍田出乃余所謂  
楨伯必哀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兼到其白雲  
樓黃河中岳 長陵陽翠師子南內等篇尤為雄麗

蓋耻為輕便專求與象正盛唐諸公擅美當年盛唐  
即杜

生有言指徐子與不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  
美情也公貴過化言梁公不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

依河山之感言交情之久而如山如而願足下自愛不

卷四

報裴克憇

全

淺

報裴克憇

先別計已耳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魂  
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為野人質邪見上勿謂風  
昔之驪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備所為疾內屬裴  
子之屬  
呻吟發屋久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千城又奈何今  
歲為田疆作解事頗有獲倍諸老農家黍飯七石酒  
本是足琴書靜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曹  
公之屬  
日見其壯見孫惟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  
曰孫仲謀見子豚犬月故今人誦仲謀兄子曰豚犬



渴簡不知其不可也

克懋視予豈不聖世一逸民

之放達者乎八月間幸太學克懋觀光

茲曠典勉之必提秋開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

廷試褒然為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官藻鏡愈精

矣

報襲克懋

許殷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

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望意

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天馬未填溝

壑言未及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

如調世然如玩弄調不為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

焉高引以身寄之即不佞不恤矣所即命駕之浙

蓋為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

徵夢卜云爾

積薪

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為

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之也而尤急于愛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

陽喬所謂無因至前

收將棄久斯玩玩斯至矣而後不佞得以絕類離羣

疎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於處以是為豫待也此

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者不使槩聞不佞乃今

一以安焉與盡而返耳

報魏司士

曩唯欲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驪焉一

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非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

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

報周司士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則如

孔邇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

車駕出謁美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

以匡不逮用錫貴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

與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

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政令井棠之下而尤急于愛

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之也而尤急于愛

非疏之薦章為羣公望

可以其相之志而棄其志之

豈其微也

一節之方見前不然中丞大夫所臨豈少

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衰然在列此何能忘之既已

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豈但

吐握之節哉

一節之方見前亦惟平成不續

既建百世之利胼胝自慰

言勿過天下人才幸甚某

不勝私願矣

言勿過

卷四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汙不至阿所好惟是

朝廷大計其在于今

獨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盼身掃平而填禦之

南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龍光門下之士

而某誦義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

閱邸深遠

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相聞其力由是也

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之心

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眾論加以夙望驟然

已辭詳法具足服眾論加以夙望驟然

就盛則雖某愛莫助之

仲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而識者固

豫上公泰山之安與

國偕休矣不佞自廢越在田

野孔通干城幸蒙餘庇

詩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干城又奈何不忍一日擁

雪之後吹噓及之

武有可用之才而可為干城又奈何不忍一日擁

於是也承命為序拙陋無以奉大典藉候起居云爾

唯左右笑而置焉

與王中丞

唯是我公選

今上改元之會

慶隆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專

國體養一代作肅之體以中正大觀為當朝重

易曰日嚴入賀上謁西臺聽公臨飭

臨飭見送改憲度

耿耿職用儀庭爽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燕閒吐鋪

延納一卽溫厲故舊不遺丞承在幸未及繼見已於

事而竣矣

長上聲

聲母

長上聲

長者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為欲私之者  
意蓋閱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于公  
而薦寵下輩若是乎勿亦延擲海內得士自喜若所  
謂王大參兄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  
光靈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高才異閭揚馬後賢麗  
澤交映擁之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  
不稱休休之臣哉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為鄙數千里託僚友焉

長上聲

與劉按察

全六明

得足下不以為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與

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縈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

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

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內顧而安焉

賀之後選舟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

情見者儼然因為不佞此行所借以為重不在一參

政而在大篇美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與蔡按察

與蔡按察

長上聲

聲母

長上聲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  
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  
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  
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  
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於越萬里  
於越即越地自開府作鎮三年無楊波之警得周公  
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夫周成王時越東氏重三譯  
不揚波三年矣意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  
者中國有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

長上聲

與殷按察

全七

大四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

于浙之役越且甚焉將進而越且則公實在此不

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

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即辟眾而言時事動見于

里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

公蓋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之末光謂近君也其

於出參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刻以此公為舉首

與殷按察

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廁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爲某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形穢見與宋按察書則不佞雖僭亦不失爲知所嚮往之効敢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入 賀捐餽既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違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顧已竣委所委任者已竣事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右秉憲矣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田間戀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與李愈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宋唐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唯是其才奈何卓有成效如公者乃輒報罷而單及遺逐以疎未試之虛名即世之見或以軒輊軒後重也輕前重也而秉憲一方大監羣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奈公何然上之諸臺使者大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

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知已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余爲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即使精明之氣蓄而爲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舍館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官情漢章帝欲封馬援馬援辭曰臣聞將軍不伐功伐而欲先營外家之封臣之志也臣當舍館弄孫尚記不佞叨轉時惟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參藩矣云遲也愛我哉即有冒進適重余過亦弗願之矣是役也已於事而竣東還視母恐風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高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與宋愈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法云汝陳時臬事臬者當方面乃崔公分藩而守境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如大牙之相制也郭公坐而爲保釐王不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席幾無大戾乎然早績異政既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

顧借之書 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隙是職而賒  
間開之累

報吳道鄉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嗜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括廷士類而士

亦不復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美間聞

廣平盧公拊髀當朝拊髀拍股骨也漢文又未嘗不

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 國家何憂胡虜也

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

家超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湯云君

卷四

報吳道鄉先生

牛

四

知彰萬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絕迹不行也孔

夫之望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意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意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意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意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意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意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各

與吳道鄉先生

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

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師席曰函丈函客

及此而示衆以謏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追其罪也

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樞承已見不獨薄羈之畏人

者抵省百冗愈增憤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

質均之太器鳳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千

霄鳳毛五采千霄謂樹木高翁撫之膝下經學相難

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書云若老

法厥子乃弗肯堂乃肯構言父作室既底定廣狹高

下其子不肯爲之室基況肯爲之造屋乎引此言其

志而或堂構也孫輩留神推哺餉以珍果韓信曰解

使預含餉之慈加于骨肉曷敢忘焉

報王按察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謂河南即雖不敏而所願

大賢相承以蓋積愆者未敢以衰毀忘焉顧何幸乃

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

奉雄篇泱泱大風風也哉泱泱弘大之意唯公高

集 110-764

才視此末役

才視此末役，謂筆過之所願，嗣音惠示，時借顏色，必

不負警言之報也

不負警言之報也。謂書無言不報，謬承查公推藉，加

以門下蔽愛，即鄙拙見以為可耳

以門下蔽愛，即鄙拙見以為可耳。謂其某蓋

嘗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

嘗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丰標清

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

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

佞嚮往同之，其為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為銜

佞嚮往同之，其為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為銜

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

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許史註於疑口，而心跡未

雪得無不遺憐察否

雪得無不遺憐察否。吏旋附候不恤綱縷，音羅呂與

報徐愈憲

報徐愈憲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

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

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南邱中者下車繞數日耳

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

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意竟以不返

悲驪懸絕，能不重某隕越之悲

悲驪懸絕，能不重某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

愍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為如貫之誼也

愍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為如貫之誼也。伯氏吹簫及

報徐愈憲

報徐愈憲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

驢入則稱慶于堂上為樂不遑而論相勞也

驢入則稱慶于堂上為樂不遑而論相勞也。蓋謂有

人焉儼然在哀服之中

人焉儼然在哀服之中。禮記云：「父母之喪，寢苦枕塊，食飲之中，雖一日

之雅苦塊依依

之雅苦塊依依。禮記云：「父母之喪，寢苦枕塊，食飲之中，雖一日

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

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性自厚德

不敢不知已

不敢不知已

報楊憲副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暗而非其慘然者

乎猶幸朝廷之寵某得以階葬先母槩大事

乎猶幸朝廷之寵某得以階葬先母槩大事。以已

母而行壻祭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

母而行壻祭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

起家秉憲以長我臬中

起家秉憲以長我臬中。按奈法司非少傳公乎大德

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

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其自意竟

不能一日待優任之吉而湏更供役以効積愆也

不能一日待優任之吉而湏更供役以効積愆也。河

南按察使越四月乃辱慰勞追及賻惠

南按察使越四月乃辱慰勞追及賻惠。賻助也助車

馬曰賜所以助生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

馬曰賜所以助生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

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

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哭則不歌某

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隗始也

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隗始也。郭隗謂燕

報方憲副

報方憲副

某不佞自筮任以至起家所辱諸僚友未嘗不睦然

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父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

公焉而事之托不佞于大誼于浙之後如殷中丞一

人入汴更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忘之顧不佞所嘗

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言得我

也妙冬先慈大襄夏成也大襄成其差之大事也深

惟遙庇改歲病勛也方圖開問而使貶儼然下存既

追祭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爲荒隴寵榮賜見報不

佞薄劣無以掄揚爲報乃勤稠疊如此自惟有以成

公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懷不敢以遂其經經奈何然

汗赧殊甚愈難稱答統祈憐矜

報傳愈意

孤不佞州中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即夙

在陳之遇驩若平生三接之寵餅疊用罄酒珍

紙間出多酒于欵洽向也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

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計乃辱悠恤南荆之將

人知之歎曰恤恤乎秋乎彼乎恤不遠千里遣使臨

使憂思親秋愁臨親悲悲危貌

蔡重之腴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形于朱某薄劣何

敢有是於長者乎

報歸德潘別駕

不佞孤業已遠慈所由以扶極乞濟者乞幾也言將

此借用之其大節也天實不爭而公匍匐於河

上詩凡只有交執縛用勸勸使喪之索致兄弟之誼

者故人乎羣賻臨奠惻然此心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墓裡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

者誼爲棺槨遠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過其行

式用也過速也言述於行無道路留俾不肖孤得以

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爲勸賻賻則稠疊賜賜見報儼

然臨焉爲我心惻食爲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

平

報張肖甫

改元之歲先妻喪事矣莫事見報方帝命尋下乃

先太恭人捐簪珥而嫡邸走也于浙之後蓋奉檄之

情張奉墓毛義名往侯之府檢遺志以義字安陽



卷四

不至泰嘆曰賢者固不可渡江周旋元美于與二君  
測往之喜為親也

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念邈矣西土之人非滇則粵  
王秉台能以歷日欲矣西土之人○廣安得厚集焉

會壇王帛旗鼓以快平生說不朽某亡論 凡六  
東黃西古百粵地雲南古為滇國

月自藩入 賀再晤二君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  
動即舉酒逢酌亦惟二三兄弟遇騷騷生色如從楚

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奇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  
奇所以不與黨乃二三兄弟翩翩維新之會耻且羣

征因以自兆俾免間耳過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  
聞去聲

豈為遺憾哉在昔學士大夫擬拾聽說掩其不技如  
也 跳音修也 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不自知病癰矣言如病中

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又何  
話皆深究即轉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自負

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  
恒嶽北嶽也在北京真定府定

合轍迹元美此相為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  
州

伎孤於汴中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莫憫勞備  
楊子聲 楊子聲 楊子聲

至寵錫大享某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  
楊子聲 楊子聲 楊子聲

響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  
伯仲當是餘姚孫鍾等兄弟

竊念之大賢登典當自難乎其為後也乃足下高才  
復與羣從兄弟嚶鳴聯翩嚶鳴木丁丁鳥鳴嚶也益光

來胃則 三朝一世家矣  
三朝謂正德嘉靖隆慶世

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得其人  
都督同知鈺陞子禮部侍郎鄧綬刑部侍郎鄧綬布政使

焉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錦太常少卿鑄鏡子進直暇詠言侍朝也 輒蒙不

與趙仲鳴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惟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  
三秦拂衣者前已見非敢為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

抵浙趨元為勞辟之桺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  
鹿之性終戀自知此態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美可

奈何歸思之方永也  
芳草即此意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

父真敢抵齒固矣  
齒而談也 齒而談也



傳

敢抵齒於我穰且孫子者也

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鮮燕罷晉西破楚耳

何顛而然哉

師敗晉之晉是也

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

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瀼瀼

池功不且乎天下乎不佞實為偉之想見其為人

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設施者閩廓深遠

卷四

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

明矣

施設者尤非懸度

其行

也

蓋在吉甫宴喜之秋

功如

與汪中丞雅歌相和

樂多受福

和去聲

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幸何

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珎而注屬如此

又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

無過焉

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朝披觀長者驪

如平生不常款接謬辱清裁愈益瞻注不佞至自拜

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云高美漠南宴然

卷四

近年以來其在于今

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獫狁來威

荆而獫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

不佞與里閭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

則有聞問起居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

祉

已

報劉都督

始以前汎視海奉接顏色乃茲果役矣契闊何如

波宴然見與不揚波意厥功大哉東道之便不佞敬

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感述焉向再辱諭欲

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驪馬騰暇而校獵豫下畢

役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人幸割鮮以犒從者即若不

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觴上克雅歌之清實以効

別忱凱旋矣有嗣請不次

未四

報劉都督

一百

廿三

又

日過朱司空抵掌談足下今之大將也惜乎置之海

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起騰即投石超日饗士

為樂耳此公平生愛才一時知名無不延納今已

入補當為足下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益可徵

也何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乎掣肘

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

麗歌舞飲帳中何如不佞罄折貴人門也罄折俯伏

報李參將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廢人也仲山甫之為

德焉詩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約也不指

不自孤扼腕言天下士願交驥公父矣在陳傾蓋雅

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夫方愧大梁

署中猶尚淺乎其為縑衣之愛也鄭桓公武公相繼

曹致聘惠焉致貨財助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與黎都司

貽我來牟句見周頌貽遺也來小麥年大麥言公蓋

未四

報黎都司

一百

廿三

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管之酌言管子有酒乃沾汗

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黃石公記曰昔良將

念之與其矜南之奇也寧北而仰處斯又不佞託於

長者哉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良結綠良其步驟符采人盡奇

之不必卞樂矣伯樂識馬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

若齡華髮之年蓋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含諸而敢貪

若齡

天功爲已力乎漢書禍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復不數

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光武曰郎官上應由是以躋

崇揚烈載錫之光爲不佞重皇美詩云則篤其豐載

也言王季既受太伯之讓則王修其德以厚周家之

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蓋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

使得以藉多賢豪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

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詎然卽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

姓以爲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美旣以緒

餘成政老子其緒餘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矣但

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也

與劉希臯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子錢謂用濟屢空贖

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白居易致仕家居結

而高臥不堅復此婆娑言其勞瘁也甚愧夙心矣

報邵令

蓋旣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句見皇矣詩墉城

以爲壯哉縣也今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

不佞察其氣已足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

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諸葛公曰識時八章

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臺以柔遐邇大體

具是美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新進左武自專之

淺見左武輕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預防未然

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目前節用之微

名者自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嫌爲解諸子所不及也

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視而使天

勢在我耳趙簡子知無恤賢又欲試之乃召諸子曰

常山上求無所得無恤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無

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

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不任望蜀之

意云光武曰人苦不足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

皇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

由以克乎不出的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酈曼容薄游

自喜乃復渡江興盡力勉遁思謂懷爾優游力勉遁

母決也適思去意地此以賢者欲去不可留故抵浙

言其不可過於優游決於去意而終不我顧也抵浙

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臥之不堅丁躬自瘁夫  
何尤焉丁富也當花之身而自取勞瘁將郊別馳戀  
不任長者十年登然之愛圖報無時耳莊子去國十

與吳明卿書

明卿無恙其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  
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  
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為袒跣相醉耳即袒  
足亦可相對飲春來殊憶明卿度幾握手河山之間

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

元美輩為能太骭體於俗態而已骭體高允好直之

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焉往而不

三黜即三黜又奈何明卿何

與宗子相書

不佞近奏績書即考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  
吏安能為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  
旱之後水蝗薦至雖其卧一日為多漢武帝出巡

守黜不飲行帝曰吾術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  
得吾之重卧而治之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一進一退也  
為荷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萬分中有一分  
向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

足下之愛次者

足下之愛次者憐憐為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  
郡守頭顧可知謝永嘉曰三十作郡三年不調意同  
於棄奈何贖贖無所取材差強足下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函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

州太守奉職無似因園空虛言微無四人也一日治

讀十日為布衣之飲秦昭王與平原君為十日之

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

雷雨乃歎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

行宮枕太  
行山名  
行宮枕太  
行山名  
行宮枕太  
行山名

景祐皆微漢  
據劉盤也

颯頽飛沈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穎縣晚山書  
晉陸氏之夜之  
居歷如王山  
之所煩

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苑口不祿是時也曾替牧皮爲末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與畫驪駒在道驪馬深黑名駒

二袁馬也驪駒連詩客飲去歌之其辭云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居

必音水木  
名也

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情旋亦自失也

與余德甫書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新木之警蓋室被火也何

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毋者竟

以不起徐恭人生駒是歲卒句法本檀弓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毋匍匐裏事爲

卷四

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哀服驅之人禮之

申杜門十年忽睹弔客食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闔戶

夫見人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莊子妻死惠子

聾  
予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亦甚乎莊子曰人  
且偃然寢於巨室我數數鳴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

郭使君古之遺愛弟曰古之遺愛也郡百姓之

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

邪卽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

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苧今以篋足下焉外律

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與余德甫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

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產蕭

索將若不能俯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憂然無一凡

語乃知足下自有事不著常情卽所欲不遑暇

顧今亡論足下心跡山川勿舍行將風夜卽由是置

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不韋厄

此百六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一元臨于元陽爲旱陰爲水卽一元百六爲元故

品下六  
之會  
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  
進退維谷  
亦有言

卷四

窮也言上無門君下有惡俗是以逞過苛窮也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

有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音孔膠某七年杜

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

哉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吟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

道足下度幾無疾病何媿快至此極也

與許幾卿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祿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

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就館謂就館舍而生產也。

爲足下更產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

河嵩之英取用弘多矣三傳其英取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

忌不與我為天門日觀之游三傳其忌不與我為天門日觀之游

惠姑領俟之襲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為故足下何

慮焉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甘一貧博士奈何近數

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

殊尊適工神明垂應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

所不似以致其似為遠有所隔乎正甫方獲主器易

而間政不寧賀者在堂爭者在門每有良

朋況也永歎二句見宋詩言當之難之時雖有良朋況也永歎

不佞適讀薦章知足下以其人相為力不淺也不

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

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臬法也按察司謂之臬臺獨安得濫與二

十人之列必不然矣

附錄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王世貞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

業日相與賡續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

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

為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

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

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重書乘傳以條課秦

博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

鱗此本入鱗視學政所由秦封自非子秦始而孝公幾祀矣

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此襄

而賦西戎從役者之宋人傳諸軍黃鳥穆公以于車氏之

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脩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

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

教漸焉秦王吞誅大雄首采李丞相斯言焚詩書尊

法吏天下頌音頌不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

種樹家言耳更觀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

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此序秦文漢興治馬上馬  
漢興初開中上取天下亦欲而自栢梁以來武帝起詞賦稱西京

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長吳丘壽王褒雄諸大夫

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

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此言文衰於平

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闢六經而道路子史未

央官駁婆駁婆漢武帝立并幹之瓦猶一二存者

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二華遠蹶終南太乙高

蟠而補天欲澧吐瀉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師古曰

秦四得百二者一萬人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此言秦地狹

然吾聞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

辭而關中士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張揭即揭蓋庶

幾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寔為之師倡之獻

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哀也彼所謂師者訓詁

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能舉二戴何鄭以博甲乙第

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

倡也此段言獻吉之雖然千餘年來磅礴積氣不

得決楊公亦小振之亦難能哉此一轉言楊公于麟

亦人所難能

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束以吏事且於文非  
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閤不出而西河之濱踐響而思  
奮者比比

今上以秦故選于麟非少于麟有所不足益以秦山

川今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

者眾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壘如甍如璋如

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牖開明也壘唱而

得小戎諸篇也刪書而取可以警者知其為于麟功

矣此段言于麟

湯賓尹曰關中故秦地秦不與中國之盟舊矣及始

皇并有天下焚書坑儒士不師古而吏是

師然其碑制與金石銘猶然文也奈何至

今日第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

已哉是在有以倡之獻吉能為倡而未必

有其柄今之假于麟以柄也其大有造於

秦已夫





力窮數道考鍾鼓擊鐘鼓於堂行玉行有玉佩聲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爲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朱四

內靜王辭母李氏序

百四

贈李于鱗序

王元美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齟齬音倚劾皆齟也田勝

已者此其常云日前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

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陝西慶陽府漢為北地郡李生獻吉也

其次爲仲默又次昌毅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

二君子晉江王道思二君子固蟻伏林野其聲方握

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

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言有小人共排退之勿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

生干暴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鱗所非是寧不

春陽

內靜王辭母李氏序

王元美

側目怪且指詈哉此段言世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

人卽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鐘鼓有海鳥

有卒其亂者雅之亂卽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

聲固已中人膏肓乃心上膏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

鱗哉此段言于鱗嗟乎吾以爲千古所獨喻者此耳

子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而恩者無以致其效

且使所爲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蓬累

而行乎宇宙之間汎洋自恣適已並足而又何難焉

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  
固當仲默沾沾氣弗克克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麗  
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  
不雅馴二君子卑卑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  
當于鱗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  
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濶希心好間一趨  
于鱗不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暗其所鼓動而  
傳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  
不得志于今則欲信之後指學者既不得志於今庸

真後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  
與骨皆已朽矣奈之何其持而勝之此段言于鱗不勝二君子者以  
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  
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  
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言司馬氏徒為  
變模寫相後也正見其為吾笑不答嗚呼古之為辭  
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托辭以今之為辭者辭不勝

跳而匿諸理假理以六經固理區數也言為理已盡  
窮也代不乏司馬氏司馬文傳于當令人舉遺編而  
躍如胡至今竟異哉言司馬文人蔡子而稱六經  
具在則理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  
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辨固皆史變體也其  
名不曙音署日初所辭苦而要之理亦究矣此段言  
君言于鱗誠文以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今

諸生相聚而嘗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  
風俗要塞繼修其民人音結與物土膏瘠  
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督  
明也而班氏稍能審於文敘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  
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以人所不能明者  
因利巧中肯出吳公吳公治平趙漢張下哉天地  
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應文人  
稱焉守句自喜宜不子何以一時政事在而驕吾千萬年傳之

年于萬 吾故舉之遺于鱗即二君子之徒移目吾例目  
吾且甘之矣此段言于鱗長於文故事乃其餘事

卷四

不置于鱗居

五十二

李于鱗先生傳

王元美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  
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  
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為于鱗獨著此段原于鱗名之獨著于  
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貨事德莊王為郎善  
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昔李郎母夢日  
于鱗九歲突入懷而生即聰明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  
張影相弔也影相弔也旦辭繼母繼母也不足以資修  
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  
弟子與今左長史許今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誓誓  
亂日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  
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誥學間側弁冠不而哦若  
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  
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此段言為博士時已  
其辭時歸以古文非狂于氣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  
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  
試獲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  
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



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  
界中寬二邑方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  
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  
千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遼河  
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取泉浮于河達京師緩  
急一策也時頗難之滿三載贈郎寶如子鱗官母張  
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  
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  
時離之思以實友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

卷四

一百一十一

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憚曰副使而屬  
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  
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排承東歸吏部才于  
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告者休  
子告者在官有功  
最洗所當得也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  
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山  
西揖鮑山曰它無所瀕也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  
千石千旄屏恩巷左納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  
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

從靡閒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間之  
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  
及它文益工不經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  
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即孔融小兒楊德祖楊脩也此  
衡之言彌衡與劉善常割據稱之曰大兒  
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吾其季孟  
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  
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權甚自是諸公  
推轂于鱗者相踵徐州與治漢善敘事皆據實而  
推轂于鱗者相踵徐州問文法變幻俱見作手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卷四

一百一十二

嘗視海道策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  
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  
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煥  
煥象表者不虛負也哉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

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

莊

玄亭

邵康

杜門著書

班

而生寥寥者豈一千鱗也哉藉令台鼎足重季生彼

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

月經天光彩常鮮先嗚呼何恨哉

陳眉公曰元美與于鱗善亦心相許也于鱗亦云當

元美見予時於稠人廣衆之中心知其爲

予故其創獲之語尋鮮人不得獨元美能

解之至今人亦知有于鱗先生者寧非其

身雖死自有不死者存耶

大司

了二日

李滄溟集選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李攀龍撰宋光庭所選光庭莆田人始末未詳

王李二家皆以詩擅長文則不逮詩遠甚攀龍之

文尤不逮王世貞光庭乃獨選其文可謂不善持

擇矣每卷之首皆題曰補註李滄溟集而書實無

註亦不可解